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11

續家範集



3 2285 6930 1

繡像海上繁華夢後集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巫楚雲入門梅嫁 | 潘小蓮落院賣娼 |
| 第二回 | 探消息有意辱殘花 | 覓枝棲無心逢冶葉 |
| 第三回 | 女總會楚雲尋阿素 | 花烟間如玉訪蓉仙 |
| 第四回 | 打野雞出賣楊梅 | 父麻雀何來竹笋 |
| 第五回 | 因羞憤投師習賭 | 借事端毆客拆梢 |
| 第六回 | 周策六曲院尋妻 | 平戟三行臺訪友 |
| 第七回 | 求代死淑姬烈士 | 賦悼亡名士傷心 |
| 第八回 | 平戟三感友勸游 | 杜少牧別兄訪學 |
| 第九回 | 賈維新飛揚跋扈 | 甄敬士道學風流 |
| 第十回 | 圖繁華藥業賽燈 | 軋藝闌梨園串戲 |
| 第十一回 | 柳穢穢邀吃留頭酒 | 花好好誤執下脚錢 |
| 第十二回 | 打討人憑寫狠心 | 冤空子賭鴉毒眼 |
| 第十三回 | 騙開鑽天花亂墜 | 約游園餓火通明 |
| 第十四回 | 大資本一塊金磚 | 小輪贏兩張匯票 |
| 第十五回 | 金子富一敗塗地 | 周策六滿載回鄉 |
| 第十六回 | 麥前出手辦賸徒 | 富羅迎頭打大姐 |
| 第十七回 | 許行雲耐心服禮 | 夏爾梅受氣發標 |

繡像海上繁華夢後集

目錄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五回

忿跳槽夏爾梅賣老

杜少敬苦勸夏爾梅

落帳房笑詔受逼

半夕話喚醒柳纖纖

許行雲央媒說嫁

夏爾梅做一月老公

賣田產弟兄反目

牙疼咒少愚受魔

空搗鬼返魂無術

全骨肉謝幼安執言

坐花樓淫姬弔膀

妓嫖妓擺酒鬧奇聞

救吞烟手忙脚亂

謝幼安託諷蛙蟲

十棧酒主人多似客

顏如玉議捆柳纖纖

柳纖纖求救濟良所

惡鴛二打花好好

怒翻檯金子多作威

花笑桃痛罵周策六

借乾舖少救擔驚

一場和跌倒花好好

錢少恐瞞母治游

金子富借三分重債

施家教母子成讐

心虛病阿珍打鬼

畏見娘落魄有由

看戲文屠少霞感舊

開菊榜伶隱標名

強遇強游園約慶戰

鬪吃酒眼笑眉開

金子富狂鬧蟋蟀

雙下脚冬至大如年

夏爾梅思娶花好好

花好好被辱迎春坊

賭鴛三賣葉秦秦

第三十六回

周策六兩案并發

夏爾梅一病深憂

第三十七回

平戟三治疾發箴言

夏爾梅臨終授遺囑

第三十八回

一封書羅姬脫籍

三尺法惡鴟游街

第三十九回

顏如玉九曲橋發瘋

巫楚雲百花里絕命

第四十回

百回書總結繁華夢

一本戲演出過來人

繡像海上繁華夢後集

第一回 巫楚雲入門悔嫁 潘小蓮落院賣娼

漫道繁華夢易醒。重將殘夢動恹恹。補直細把前書續。結果須從此集聽。

欲藉指迷成反照。不嫌影事記零星。癡仙願破癡人夢。再作登揚柳敬亭。

古語繁華夢癡仙。著海上繁華夢新書初二集。自謝幼安感夢游中起。至桂香香嫁謝幼安回蘇止。凡六十八回。已將新書作一總結。其間如杜少牧、游治之、鄭志和、屠少霞、夏時行、饒守愚、鄧子通、潘少安、白湘吟、賈逢辰等。或已回頭。或已落魄。或已隕命。巫楚雲、顏如玉、花豔香、花霜香、花小桃、阿珍、阿素等。嫁的嫁了。跑的跑了。死的死了。多已歸結清楚。那有後集可做。癡仙二集起筆之時。早經說過無從再續。不料踏書出版之後。有許多愛看書的。多說這一部書看得恰到好處。著書的為甚要緊把他結了。況且海上繁華。日新月異。花間影事。層出不窮。何不再著一部後集出來。大家看看。豈不甚好。并於世道更是有功。癡仙聽了這話。因又技癢起來。想起全集書中。巫楚雲、顏如玉那一班人。雖然一個個多有下落。俱祇虛虛幾筆。彷彿做文章的。做了一個虛冒題兒。就是謝幼安娶了桂天香回去。美滿姻緣。雖甚令人豔羨。却恨花難久。好月不常圓。娶得四載有餘。那年蘇滬地面。時疫盛行。天香竟亦適了其厄。以致幼安異常抱恨。被平戰三等幾個好友。勸他與杜氏弟兄。重到上海。閒游散悶。彼時得見楚雲如玉等人。種種結果。正是天然。的後集稿兒。故此不惜精神。又做起這四十回後集書來。即從第二集結末一頁上。說的巫楚雲誤嫁周策六。不上三四個月。把手中所有吃盡賣光。無可奈何。逃了出來。改名依舊為娼。這幾句話入手。先把巫楚雲的事情。周策六的家世。細細表他一表。接入前書。且請看來。正是

欲將殘夢重收結。
引得癡仙又著書。

善後集的本旨發明。言歸正傳。話說巫楚雲刁鑽半世。懷懂一時。不合誤受周策六之騙。把他認做有情有義的好人。況且品貌也好。年紀甚輕。家裏頭又沒有正妻。入門之後。正如花燭夫婦一般。何等不歡。那些不妙。因此上一心一意的嫁定了他。臨了兒隨着少叔。還說調頭到平安坊去。騙了一百洋錢。一隻打黃金表。起初住在昌壽里內。那房間正是顏如玉嫁潘少安。問策六借的。糊表得甚是清淨。少安被鄧子通槍斃。顏如玉冒認屍妻。發堂擇配。生了毒瘡。送入醫院。那房間遂空了下來。如今楚雲住在裏頭。自己尙暗暗欣幸。當初雖與少安要好。沒有嫁他。不然。像顏如玉那般的鬧出事來。這還了得。怎如今日嫁了策六。一雙兩好。天久地長。此乃是前世有緣。今生得合。誰知進了門兩個多月。所有開門七件。以及房租一切。策六並沒拿出過一個錢來。多是用着楚雲。并且每天還要取些零碎洋錢。三角五角的。供他零用。一日策六在綢緞莊上。剪了一件元色外國緞袍料。一件銀槍海虎絨馬褂料。又向楚雲取洋楚雲因手中的二百多塊現洋。與少叔那邊騙來的一百洋錢。不知不覺。看看將要完了。未免有些疼惜起來。對策六道。不是我有錢不給你用。俗語說。坐吃山空。靠着我一個人開消。我手裏頭有幾許現蓄。你曉得的。自從進了你的門口。沒有問你拿過半個錢兒。你想每月裏房租多少。柴米多少。菜蔬多少。你用的包車夫。我用的梳頭娘姨。粗做娘姨。工錢多少。你每天零用多少。我與姊妹們往來。看看夜戲。吃吃大菜。坐坐馬車。開消多少。實不相瞞。這幾天手頭空了。你也得弄些洋錢出來使用。不可靠在我一人身上。策六聽罷。涎臉答道。我動身到上海的時節。沒有多帶錢。所以你進得門來。一切費用。多是你的。你說坐吃山空。這話果然不錯。何況上海花消甚大。我想我們再住幾天。還是回到常州家裏頭去。一則省些用度。二來你既然嫁我。常言說。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住在上海。也不是個了局。不知你意下如何。楚雲躊躇道。回常州有何不可。但我沒細問過你常州的住宅。可是自己祖遺房屋共有多少。家中既沒正室。還有何人。

策六道。祖居的房屋甚大。共有五進。祇因前年鄰居失火。竟被燒毀。現下祇剩空地。出租與人。是清靜。楚雲點點頭道。既是這樣。我自然嫁雞隨雞。跟着你回去也好。但你今天剪的綢緞。洋錢怎樣設法。策六道。你當真手頭空了。綢緞是剪斷摺縐不退換的。沒奈何。祇好問你要件東西。當他百十塊錢。待我付去。并且我們要回常州。至少也須三四十塊錢。盤川。必得預先布置。你想可是。楚雲道。盤川那得不。要三四十塊錢。够麼。策六道。我們東西不多。諒已够了。楚雲道。我房間裏一房紅木器具。客堂裏一堂紅木桌椅。廂房裏一廂房外國棹凳。怎說不多。策六道。這些物件。我還沒有告訴過你。多是向店家租的。我們倘要動身。祇消叫店家取去。房裏頭祇有一張小榻。一牀被褥。一條老虎絨毯。一隻鞋籃。與籃裏的茶壺。煙袋等零碎物件。乃是我其餘。餘廚房中碗盞一切。多如金玉。進來時所買。如今少安已死。如玉發堂。要搬也好。搬他回去。此外便是你的箱籠各物了。楚雲聽罷。怔了一怔。道。什麼說你在上海。祇有這點子隨身行李。策六道。我在上海。既無家眷。又沒抵樁娶你行李之外。要甚別的東西。所以多在常州。並沒取來。楚雲因他說得尚還近理。半疑半信的道。既然如此。盤川果可減省。我們竟揀個好日。動身回家去罷。免得在上海多住一日。多費一日。說罷。勉強在衣袋內。摸出一隻少枚。處騙來的打簧金表。交與策六。叫他去當一百塊錢。除付衣料之外。餘下的留做盤川。決計一同回家。策六收了金表。諾諾連聲。出門而去。因典當裏近來洋表鑽戒等物。一概不當。故將此表賣與一個珠寶掮客。賣了一百二十塊錢。除去開消。綢緞莊帳目。交還楚雲三十塊錢。祇說把表賣了七十洋錢。綢緞莊付了四十。楚雲那知他暗中吞價。收了洋錢。當下叫他取本黃曆。揀個吉日。動身。策六揀了三月二十。楚雲即令收拾一切。並將房屋退租。到了十九那天。叫娉粧店與外國傢生店裏的人。將所租各物搬去。所欠租金。少不得也要由楚雲算給。家

中車夫及梳頭粗做娘姨的工錢。也是楚雲一開發清楚。叫他們去另尋生意。那三十塊錢。早又完了。雖然小官箱裏。尚有二十多塊。從前用剩下的餘錢。祇恐途中不夠。又在手上除下兩隻金戒指兒。令策六到銀樓裏去換了三十塊錢。雇了一隻小無錫快船。講定船錢。二十日一早登船。搬下去的物件。策六祇有一批。連如玉買的酒盞廚具在內。楚雲却有六隻衣箱。一面大着衣鏡。兩蓋保險掛燈。並保險棧燈。桂花自鳴鐘。洋鏡。桶件一切。足足扛了四積。小官箱。由楚雲自己拿下船去。策六滿心歡喜。估量着這四積物件。倒還不甚值錢。那小官箱裏有的。是首飾。插戴。至少也值千金。一到常州。便多是自己手中之物。楚雲却還在睡裏夢裏。滿心嫁了策六。回至常州。終身有靠。巴不得立刻就到。豈知不到還好。一到碼頭。上岸。不但岸上沒人迎接。祇由策六叫船家喚了一乘半舊不新的轎子來。擡及至擡到家中。下轎。祇見出來一個二十多歲的婦人。滿臉殺氣。在客堂裏一坐。楚雲認做是策六的族嫂。正要上前叫他。那婦人又豎起身來。往內便走。楚雲收了一個沒意思兒。心上好生不解。恰好策六已到。船家扛着箱籠物件。跟隨進門。策六分付扛到樓上邊去。回頭叫楚雲。同上樓。楚雲無奈。祇得跟了上去。但見一共祇有兩間樓面。一間大些。已經做着一個臥房。方纔看見出來的那個婦人。正在房內。尚有一間甚小。祇得兩探壁脚地位。排了張牀。怎麼能够再放別的東西。那扛上來的衣箱等物。却多放在壁脚半邊。堆了一地。楚雲見了。始知有異。頓時面罩重霜。慌問策六這些物件。爲甚放在這裏。策六假作沒有聽見。並不答他。楚雲又問。策六始有氣無力的答道。這便是你的臥房。不放東西放甚。楚雲聽更不是路。接口駁道。你在上海說道借的房。屋共有三間。如何祇有兩間樓面。裏房住的是誰。你快與我說知。策六尚未回言。房裏邊那個婦人。提起了破竹喉嚨。高聲說道。我把你這瞎眼的爛污貨。你喜歡漢子。跟着他走。也打聽打聽家裏頭有的是誰。今天方纔問起。已經來不及了。難道要我把正房間讓你不成。楚雲方知周策六家有正妻。分

明入了圈套。這一氣直氣得手足如冰。一句話多說不出來。祇將策六一把衣襟緊緊扭住。口口聲聲的說他不該害人。定要與他拚命。好個周策六。眉頭幾縷。計上心來。高喝一聲。你放了手。有話好講。又附着楚雲的耳朵說道。你莫要鬧。我告訴你。房裏的雖然不是我正室。祇因向來夫婦不和。我已當他死掉了。所以與你說沒有正妻。並非騙你。如今既已到家。你與他自然勢不兩立。好歹住上幾天。我們另找一所房屋。搬出去住。豈不很好。今天却祇能委屈你些。不要鬧罷。楚雲估量着他這幾句話。又是花言巧語。沒聽信他。依舊扭住衣襟不放。兩眼中却止不住流下淚來。裏房的婦人見了。又發話道。我們好好的。一家人家。誰要你。莫惹動了我的性子。立時叫你滾出門去。楚雲不聽此話。還可聽了時。怨極生怒。那無名火也直冒起來。止住了淚。放下策六。舉步要趕進房裏頭去。拼一個你死我活。却被策六兩手攔住。乘勢把他勸下樓去。在客堂內說了無數好話。又上樓把妻子勸住。說此番要楚雲回來。爲着他有幾個錢。並不是愛他這人。我們將來夫妻。仍舊是好夫妻兒。莫要與他尋鬧。且看日後便知。真個是一張床上出不出兩樣人兒。周策六妻子的爲人作事。真與他丈夫一般。聽了這一番說話。又見扛上來的幾口衣箱。十分沈重。楚雲自己。尙拿着隻小官箱兒。沒放過手。知道內中必是些貴重之物。遂當時微笑幾笑。翻轉臉來道。既然你有此緣。故爲甚並不早說。但他有多少東西。三兩個月裏頭。一齊弄到了手。便不許他再住在家。必須設法出門。否則我可不依。策六道。到了那時。不要設法。定然自去。你請放心。說罷。喜洋洋重復下樓。來勸楚雲。再把暫住幾天。另尋房屋的話。講了又講。并說。若然我當真與妻子要好。哄騙着你。爲甚今天進門。我不叫你與他行個禮兒。也不叫你稱呼他一聲少奶奶。可知我心裏眼裏。早已沒有這人。可恨的是花燭夫妻。不能走開罷了。如今你嫁了我。將來搬出另住。老屋裏便可從此不去。你我就如花燭一般。爲人須要有些耐性。難道你幾天工夫。多忍耐不住不成。楚雲起初祇顧哭泣。並不理他。直聽到不

要他與婦人下禮。也不要叫應婦人。並往後定要另屋居住。與花燭無異。覺得尙還有些道理。始慢慢的收住了淚。回說。事已如此。但憑於你。若要我叫應婦人。與他下禮。本來是萬萬不能。策六道。說過不必。何必多疑。既然你心下明白。且與我一同上樓。把箱籠收拾收拾。莫要丟掉東西。楚雲萬分無奈。勉強隨着策六上樓。略把衣箱安頓妥貼。在床底下擺了兩隻。床頭上擺了兩隻。尚有兩隻。暫放在窗口半邊。當了一隻。樣子把檯花自鳴鐘等。一齊擺在上面。着衣鏡保險燈。沒有掛處。鏡子戳在床後面板壁之上。保險燈卸去磁罩。放在床櫃裏頭。楚雲見了這種局面。又止不住流起淚來。十分裏懊悔。到八九分兒。尙有一分。祇因還痴望他另行借屋。或有出頭之日。故而尙未死心塌地。那裏曉得進門之後。一連住了一個多月。幾次催策六找尋房屋。策六祇說一時沒有。那婦人却隔着房間。終日裏指東罵西的。吵個不了。每天的火食零用。策六依舊不攸分文。逼着楚雲拿出錢來。楚雲回說沒有。策六見物就取。非當即賈。楚雲也不知費了多少口舌。落了多少眼淚。一日策六忽稱有個朋友。要賣去一處住宅。祇要二千洋錢。共有房屋兩進。上下八間。甚是幽靜。若然買了下來。自己住了後進。那前進尙可借給人家。最爲合算。祇恨手內沒錢。要叫楚雲想法。楚雲道。你又來了。莫說我並沒有錢。就算有些衣飾。現被你拿着開消。若然買了房子。平日的用度。甚樣。你也須子細想想。策六道。用度有甚難處。我已托朋友在無錫地方。尋了一個紗廠生意。每月五十塊洋錢薪水。祇因沒有把房屋尋好。放在此。心不安。故此還沒有接定。若然果把這房子買了。我馬上就要到紗廠裏去。常州離無錫不遠。或是每月回家一次。或是寄錢與你使用。你想好也不好。楚雲冷笑道。你是個不做生意的人。怎的這般機巧。一有生意。就是五十洋錢一月。誰來信你。策六道。你不信麼。現有一封無錫寄來的書信。在此。你且去看。說畢。果在衣袋內摸出一封信來。楚雲接過一看。信裏寫的。正是要叫策六早日動身。管理紗廠各事。薪資每月洋五十元。不過信面上並沒有郵政

局與信局圖書。疑心策六自己所寫。看了又看。一言不發。策六道。你真非因信面上沒有郵寄圖書。動甚疑麼。這信是紗廠裏托個朋友。在無錫代寄來的。我斷不哄騙着你。騙了你。叫我一世不得做人。楚雲道。那無錫朋友是誰。現在那裏。策六道。此人姓包。名喚燦光。他的哥哥。名包龍光。曾在上海堂子裏頭。花過大錢。很有聲名。諒你也還記得。燦光現到常州。住在東門裏面。要賣的那所房子。包是他說起的。楚雲聽包燦光是包龍光之弟。信是他寄。房屋也是他說。合起來倒覺有些意思。暗想策六或者真有其事。何不明天叫他請包燦光來。當面問他一問。若使此事果真。拚着把插戴衣服。一齊不要。講定房價。買了下來。策六好到無錫貿易。將來不至吃盡當光。一無結果。若是內中又有圈套。必有些馬脚露出。決計不去聽他。因躊躇了好一刻兒。始說明天可能把包燦光請他到來。我有話說。策六道。請他有何難處。雖你是個女流。我與燦光情同骨肉。你與他見何妨。但是請了他來。那房子不論買與不買。必得還一個價。也使。我臉上有光。不叫燦光空走一回。楚雲道。那個自然。你今天何不與他約。策六說聲曉得。心下暗暗歡喜。立刻離了家中。尋見包燦光。把楚雲明天請他會面的話。述了一遍。原來是策六定下暗計。串通燦光。好騙楚雲拿出錢來。以待他兩手空空。趕緊走路。楚雲那裏得知。到了明日一早。燦光打扮得十分氣概。去尋策六。一見面便說無錫紗廠。昨天又有信來。問你究竟去與不去。廠中需人辦事甚急。倘然你心中願就。最好先到無錫一走。遲了恐怕自己就誤。策六道。無錫那有不去之理。但我要到無錫。必須先將房屋之事辦妥。方可動身。所以今天請你到來。一則商量屋價。二則可有圖樣。給做眷一瞧。燦光道。圖樣現有。屋價却二千元。不能減少。中費在外。口說着話。舉手在衣袖中。取出一張圖來。遞與策六。策六接過。交與楚雲。展開同看。見圖上邊畫得甚是明白。一共兩進房屋。每進四幢。天井也甚寬敞。後進并有高大廳臺。楚雲看了。甚是合意。不由不着了道兒。低低的叫策六還他一千六百塊錢。中費在內。燦光回稱効力。

不周。屋價須要足二千。中費我們自己弟兄。可以商議。楚雲因又加了二百。燦光尙要他加。楚雲私對策六道。道。再加。我實在手頭不夠。你須貼補些兒。策六始與燦光暗遞個眼色。求他且與賣主商量。燦光會意。答應下了。起身告辭。策六要留他午膳。燦光回稱不必。且俟到賣主那邊商定了價。午後再來。倘然賣主允了。須要先付幾百塊錢定洋。必得預備纔好。策六連聲稱是。送了燦光出門。回身與楚雲端整定洋。楚雲祇因沒有現錢在手上。除了兩隻金鑲鑽戒指下來。叫策六變得多少。先付多少。策六拿了出去。不多時。取了二百塊錢回來。說是向朋友處抵借來的。楚雲怪他太少。策六道。常州不比上海。這東西沒有人要。二人正在講話。燦光又來說。一千八百塊錢。屋主已允下了。中費却不能在內。雖然我並沒轉手中。股中金可以不取。那失股是少不掉的。必須再加數十塊錢。不知你意下如何。策六道。數十塊錢有限。索性費你的心。求賣主讓掉了罷。我現有二百塊定洋在此。煩你帶去。交與賣主。寫張收據回來。十天內。一准出屋。交價。燦光假意爲難。道。數十塊錢雖小。不知我講得下講不下來。你我既是至好。且待我竭力說去。祇要他收了定洋。往後的出屋交價。就好辦了。策六連說諸事費心。向楚雲取了洋錢。交與燦光。央他今天就去。順便再給一個回音。燦光道。就去不妨。再給一個回音。今天我尙有別事。祇恐來不及了。寫個字條來罷。策六道。如此也好。當下商議定妥。燦光携洋自去。策六在家守候回音。到得傍晚時候。有人送了一封燦光的信來。說房屋之事。已經談妥。附呈收據一紙。又定期出屋。據一紙。乞卽察收。明後當圖鴨叙云。策六接了這信。連收據及出屋據。與楚雲看過。又要預備付價銀洋。楚雲在枕頭邊取出那隻小官箱來。內中共有一對珠花。一支珠押髮。三支珠騎心。一支金押髮。五支金騎心。兩支金荷花瓣簪。一支翡翠押髮。三支翡翠騎心。一對翡翠蓮蓬簪。一副珠圈。一副翡翠小圈。一副金鎖片圈。可惜那珠花上的珠子。光彩老了。并且不甚圓正。翡翠押髮的翠色。甚是呆滯。看來不很值錢。連別的簪插等在內。大

約祇值一千左右。策六檢點一過道。你尙有一支珠兜。如何不見。楚雲道。珠兜上的珠子。是租來的。所以我嫁你的時候。還了人家。祇戴了三粒帽珍的那隻兜兒。難道你沒有瞧見。策六綳眉道。既是祇有這點子物件。怎能變得一千七百塊錢。楚雲向手上一指道。尙有這對八兩重的手鐲。與箱子裏那些衣服。也可抵得幾百塊錢。策六道。衣服你要穿的。論理不能變掉。目今頭痛救頭。且等我買好房屋。到了無錫。尋出錢來。再做新的。也是一樣。但你這般賢德。不知我周策六是幾世修下來的。將來倘有好日。決不忘了你今日之情。說畢。叫楚雲把小官箱依舊收好。大家安睡。又在枕頭邊說了無數甜言蜜語。騙得楚雲十分情願。到十二分。一宵易過。明日爲始。策六把所有飾物。拿出去逐件變賣。一連三日。通共變了一千二百多塊洋錢。祇有衣箱未動。第四日的早上。燦光來說。無錫又到了一封要信。交與策六。拆開觀看。乃是廠中催他即日動身。面訂一切。若再不來。定當去請他友。免誤服務等語。策六看過。尙未開言。燦光便極口叫他依信快去。不可失此機會。策六道。機會自不可失。祇恨做眷尙未安頓。怎能一時起行。燦光道。房屋已經買定。可算得安頓下了。我想你還是先到無錫一走。且俟把生意弄妥。回來交價入宅不遲。策六假作猶豫不決。將話訴知楚雲。楚雲因這幾日。又深信策六。并念做生意是男子渡養命之源。既甚十分迫切。不能叫他不。祇問他去了幾時可回。策六說。至多半月。少或十天。一定便回。那時所買之房。定可出屋交價。你我搬遷進去。然後再往廠中辦事。楚雲沈吟半晌道。既祇十天半月。望你早去早回。但這屋價洋元。你出了門。放在我處。裏房那個潑婆看了。定要眼紅。你看怎樣纔好。策六道。虧你想得周到。屋價不妨先交燦光帶去。萬分穩妥。楚雲道。可要他代出一紙收條。策六想了一想道。收條不能叫他代出。你不曉得我這紗廠生意。正是他的荐保。千把洋錢的事。怎能信不過他。要他立起字來。楚雲見說得有理。點了點頭。又問此洋幾時交他。策六道。你既許我動身。明天就要起程。今日交他最妙。楚雲遂在枕邊將

洋如數取出。點一點。共是一千二百三十二元。留下三十二元。作爲零用。把一千二百元交與策六。分三次攜下樓去。付與燦光。說無錫去。明天一准動身。這是屋價洋元。暫存尊處。連前付過定洋二百。尙少找洋四百。且等無錫回來進屋之時。付清燦光開言。將洋收下。絕不推辭。祇因爲數多了。要叫策六送他一同回去。以便攜帶。策六滿口答應。同他取洋出外。藏頓好了。回家。假意收拾行李。依舊一個鋪蓋。一隻鞋籃。別無他物。當晚尙向楚雲溫存了足足一夜。天明時趕緊起身。不知到那裏去。喊了一個挑夫。挑了行李。別了楚雲。并到裏房婦人那邊。低低的說了幾句話兒。出門。聲稱向無錫而去。這一去便杳如黃鶴。任憑楚雲望穿雙眼。不見回來。看看半月已過。仍是消息全無。此時始又漸漸疑心起來。因聽策六說燦光住在東門大街。好容易央了一個鄰居婦人。陪着同去尋訪。要問問他有無音信。那知尋來尋去。大街上並無此人。直尋至昏黑纔回。竟爾不知下落。心中好不納悶。正疑一定又入了策六圈套。却從這一晚起。裏房那個婦人。借着他出外找尋燦光。說他往街上賣驢。千驢貨萬驢貨的。罵個不了。楚雲回他一句兩句。他更槌棹拍凳的。鬧得不像樣兒。幾次要請策六的親友到來評理。一日楚雲耐無可耐。索性與他挺了幾句。那婦人竟動起火來。趕出房門。打了楚雲兩計耳光。楚雲大哭一場。細算策六動身的日子。已是將近一個月了。不但人影不見。連信多沒一個兒。包燦光也不知去向。不是又受了他的哄騙。還是怎的最恨的。更要受那婦人惡氣。怎能忍受得下。越想越是悞恨。又想手中那些東西。多已變賣盡了。祇剩衣箱未動。這是重笨貨兒。眼看着不能拿動。可算得兩手已空。似此嫁人一場。真是做了一個惡夢。還要住在此間做甚。倒不如趁着此刻。尙有幾塊零碎洋錢在手。趕緊出門。到無錫去找策六。找得着與他拚命找不着另尋別路的好盤算。一夜念頭。眼多沒有合過。天明定下主意。趁那婦人不曾起身。輕輕溜下扶梯。揆出大門。一心投奔無錫而去。可憐他常州從未到過。出了門。怎曉得西北東南。免得逢人問信。

問到了一隻無錫航船。搭船到了無錫。尋了一天紗廠。誰知蹤影全無。看看天色夜了。要尋一所客棧歇宿。偏偏無錫地方。一家沒有。不覺又驚又氣。又惱又愁。驚的是今夜住宿何方。氣的是策六不該欺人太過。惱的是自己失眠。嫁了這樣的人。愁的是手頭寸草全無。往後怎能度日。頓時千思萬想。被他想出一個人來。乃是從前藍肖岑做的恩相好錢寶玲。被肖岑漂得不亦樂乎。上海站不住腳。現在蘇州開門外棋盤街爲娼。何不暫且尋見了他。有了住處。再作計較。遂急匆匆尋問到蘇州去的小輪船兒停在那裏。豈知小輪已開過了。沒奈何。又趁了一隻蘇州航船。腌腌臢臢的去到蘇州。尋至棋盤街上。祇要看見是個院子。便問上海下來的錢寶玲。可知住在那裏。却見蘇州局面。與上海大是不同。棋盤街上的妓女。直與上海雛妓一般。料想寶玲必不在內。後被他尋到一條街。叫楊樹衙。門口有塊潘小蓮書寓。又一塊上海回蘇錢寶玲書寓的牌子。暗喜這裏是了。闖進門去。果見寶玲在房內梳頭。彼此見面之下。寶玲見他神色悽惶。衣服也不甚整潔。心中好生不解。問他爲甚弄到這般模樣。楚雲把不合誤嫁策六。如何離滬。如何被騙。如何出門。如何赴錫。如何到蘇之事。略略述了一遍。要在蘇州就闊幾時。求寶玲作主容留。并問院中共有幾人。本家是誰。寶玲道。此間乃是住家。並沒本家拘束。你要暫住幾日。祇要姓周的不來尋事。我們要好姊妹。住任何妨。若問院中共有幾人。乃是兩分人家。樓下是我。樓上是潘小蓮。此外沒有人了。楚雲道。那潘小蓮可是也從上海搬到此地來的。怎的我記不起這個名字。難道是有甚姊妹改名不成。寶玲搖頭道。他不是上海來的。向來也不吃堂子飯兒。此節尙是初次。故你不認得他。說起他的家世。你却一定曉得。並叫你詫異起來。楚雲道。詫異怎的。寶玲道。待我來說與你聽。正要附着耳朵細細告訴。與他樓上潘小蓮。聽得寶玲到了一個姊妹。敘談得甚是親熱。雖是蘇州口音。說的却像是常州事情。并且從無錫下來。要見他是個何等樣人。下樓走進房來。恰與楚雲打個照面。楚雲連忙立起身來。寶

玲道。這便是樓上的小蓮姊妹。楚雲因把頭一點。向着小蓮微笑一笑。含含糊糊的叫了一聲。小蓮也含着笑。點了點頭。說聲請坐。楚雲把他子細一看。祇是二十多歲年紀。一張瓜子臉兒。面龐甚是嬌嫩。眉目也甚秀媚。祇嫌兩頰太露了些。身上穿的衣褲。多甚十分素淨。頭上繫着一根白頭繩兒。腳上穿着一雙四寸大小的元色布鞋。分明是戴着孝服。不知他死了怎人。還是歡喜這般打扮。祇因妓院裏滿身縹素。本來不足為奇。故而不在心上。小蓮也把楚雲看了又看。私問寶玲。從前他可曾到過上海。叫甚名字。現在由無錫到此何事。寶玲祇回了一句。前在上海名巫楚雲。小蓮聽了。頓時兩頰通紅。像要起身迴避的光景。被寶玲一把扯住道。你要避面怎的。如今是俗語說。一條跳板上的人。我有話替你二人同說。你且坐着。正是

莫言觀面非相識。

替訴傷心共可憐。

要知潘小蓮果是何人。為甚聽見巫楚雲名字。要想避面。寶玲與二人說些甚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探消息有意辱殘花

冤枝樓無心逢冶葉

話說巫楚雲到了蘇州。尋至錢寶玲家。說起樓上的潘小蓮。恰好小蓮下樓。彼此見面之下。小蓮問起楚雲來歷。寶玲把名字說知。小蓮聽了。坐不住身。立起要跑。被寶玲一把拉住。說有話講。原來潘小蓮不是別人。正是二集書中被鄧子通把洋槍打死的潘少安之妻金氏。自從少安死了。到上海領了棺木回去。又因顏如玉不合冒認屍親。當堂告了一狀。把他發入善堂。當時曉得少安除了阿珍之外。有兩個最要好的妓女。一個如玉。一個就是楚雲。雖然三處地方。處處俱不花錢。却被他們把少安纏住在申。以致臨了兒性命不保。真是啣恨入骨。祇因少安此案。並沒有楚雲的事。所以尋不到他。祇在心上記下這人。後來扶柩回鄉。年紀輕輕的人。怎耐得孤單況味。并且少安在日。因他每天在上海尋花宿柳。好久沒有回

家。私下早已結識了一個惡少。此人姓白。名喚慕義。面貌甚是俊俏。心腸却甚是狠毒。本是個著名水販。他見金氏有些姿色。勾搭上了。早存下個不良之心。祇因少安在申。不敢下手。及至聞他已死。此時膽大起來。等到金氏盤桓回來。用言語打動於他。叫他改嫁。金氏楊花水性。又喜上無翁姑拘束。下無兒女牽纏。正好自由自主。遂聽了慕義之言。居然嫁與爲妻。誰知慕義並不是愛他人才。其實欲圖價賣。嫁了一個月不到。托稱蘇州有事。騙他同到蘇州。賣與一個鴉婦。名喚阿寶。足足得了四百塊錢。從此把他送入火坑。這真是潘少安的眼前現報。那阿寶買了金氏。因自己並沒妓院。所以在楊樹弄借了一所房屋。與錢寶玲同住。家。央客人替金氏取個名字。這客人曉得金氏來歷。戲替他取了潘金蓮三字。諷他是個淫婦。金氏却也不知。又說不出潘字犯了從前的夫姓。不許用他。祇說金字犯了母姓。請客人改去一字。客人遂把金字改了。小字叫潘小蓮。自從進院之後。生涯倒也不甚寂寞。與寶玲不相上下。寶玲起初也不知道小蓮這段細情。因見他一舉一動。先時多是良家模樣。知道他是初入花叢。細細盤問於他。小蓮尙淚汪汪的。一時不肯實說。直至同住了一月有餘。彼此甚是要好。始漸漸的吐露出來。於是潘小蓮的去跡來蹤。多在寶玲一人肚裏。此番楚雲到蘇。提起他的名字。看見小蓮要走。想着少安當初在上海的那一節事。因把小蓮扯住。說如今大家是一條跳板上的人了。我有句話。替你二人同說。小蓮脫不得身。漲紅了臉。依舊坐了下來。楚雲却不知內中有甚緣故。急急動問寶玲。寶玲把小蓮前後事情。先細細的告訴一番。又把楚雲近事。也向小蓮訴知。說你們二人。真是一般的受人毒害。以致弄到如此地步。如今聚在一處。便是一家人了。不必再提前事。正好做一個患難相交。莫要稍存芥蒂。纔是小蓮聽了。並不作聲。楚雲聽說小蓮是少安的髮妻。不覺呆了一呆。因曾與少安私下要好一場。未免見了小蓮。覺得有些難以爲情。後聞寶玲相勸之言。樂得順水推船。也向小蓮安慰幾句。並着寶替他歎惜一回。把白慕義罵

了一場。說他壞良心。不應壞到這般模樣。小蓮聽在耳中。甚是感激。漸把當初懷恨他的意思。消滅下了。怎禁得寶玲更在一旁善言解慰。二人竟你言我語的。彼此親熱起來。講了好一回話。直至傍晚方散。楚雲就從這一日起。就闌在蘇州寶玲院中。真個光陰如箭。一連住了半個多月。其時端陽已過。天氣漸熱。楚雲身上的衣服。沒有更換。向寶玲借了一件夏衫。常州周策六那邊。却不知怎樣的。並沒點風聲到蘇。楚雲自思眼前雖與寶玲要好。住在此間。並無說話。究竟沒有白吃他一年半載的道理。況且房間裏尙有娘姨大姐。看了不像樣兒。想起小蓮借的樓上房屋。共有三間正房。小蓮祇用了兩間。空起西面的那一間。沒有用他。祇擺着一幢箱子。一隻小榻。與些零碎東西。做了阿寶的臥房。何不與他商量。把這間房騰將出來。貼他幾個房錢。讓給自己做了房間。更托寶玲找個捐洋錢的。捐些洋錢。就在此間混他幾時。混得手頭有了些錢。再作區處。豈不是個救急法兒。因此定下主意。先與寶玲商議此事。寶玲聽了。竭力慫恿。并說捐洋錢人定找得到。叫小蓮通問房間。每月貼還他的房錢。也是容易的事。當下即與小蓮說知。小蓮告知阿寶。果然阿寶一口允許。並因楚雲生得人才出衆。問他要擔多少洋錢。若是一百二百已够。不必到外面尋人。手頭現有。情願借給他用。照例三分起息。另外拆些分頭。倘要用個做手娘姨。也可代找。并且梳得好頭。楚雲聽了大喜。當下就央寶玲做個居間。向阿寶借了二百洋錢。做些衣服。辦些插戴。又央阿寶找了一個娘姨。把房間收拾起來。因蘇州不比上海。沒有出租木器的店鋪。托他借了些棹椅等物。買了一張椴木大床。一頂白洋紗蚊帳。以及藍緞床幃。湖色縐紗帳眉。一切勉強鋪成了一個房間。恰巧二百塊錢。正覺不多不少。諸事端整已畢。自己取了一個名字。叫做雲鳳。令招牌店做了一方招牌。掛將起來。居然在蘇地爲娼。頓時哄動了蘇州地面無數遊人。多說他品貌既好。曲子又精。應酬更是圓到。蘇州可算得一個頭等妓女。那名氣竟漸漸的紅將起來。客人一日多似一日。楚雲更有一個絕妙

的招徠之法。每日到了二三點鐘。不是坐部馬車在青陽地兜兜圈子。出出風頭。便是喚隻燈船。在山塘上游玩。有時更請寶玲小蓮同到杏花春吃餐香菜。德花樓吃次夜膳。並向大觀麗華等各戲園包廂看戲。藉此招蜂引蝶。買弄他的風騷。果然這手法使得很有意思。每在這種地方有些客人。帶着進門。揀好的巴結着他。不好的冷淡些兒。由他自去。祇有青蓮閣等書場。不肯去。說書場上的客人。上海還靠不甚住。何況蘇州寶玲與阿寶。見了他這般手段。聽了他這些議論。十分佩服。到十二分。阿寶叫小蓮留心跟着楚雲。隨處學些本領。長些見識。楚雲因寄人籬下。要想討好阿寶。不惜盡心教導。不多時。竟把小蓮也教成一個名妓。那生意日有起色。一日有個客人在天香園鬚兒戲館叫局。那局票上寫的是個二字。小蓮因從來沒有此人。料想是個生客。到得戲館一瞧。果然沒有見過。因看他舉止闊綽。品格軒昂。招呼一聲。坐了下去。開口問了一聲尊姓。那人含笑答稱我二少。就住在閶門裏頭。不必問我姓氏。往後自知。小蓮聽他是本處人。一定有些來歷。不再動問。那人却盤問小蓮到了蘇州。已幾時了。同院共有幾個姊妹。可有從上海下來的人。小蓮一一說知。那人聽畢。不問別的。祇問雲萬的年歲面貌。小蓮動了疑心。恐怕是常州有人到此。探甚消息。不敢實說。因含糊敷衍了他幾句。看了一齣金桂英金素英的月華緣。叫小大姐裝過水烟。托稱家中有酒。起身先去。臨行說聲二少停刻請來。那人點了點頭。仍舊看戲。不俚便走。小蓮出了戲園。回至院中。急與楚雲說知此事。深怕此人散了戲館。倘要前來。楚雲聽了。起初也疑策六尋到此地。雖然講的說話。小蓮說是蘇州口音。他本來各處鄉談。多能諳得幾句。有心打着蘇白。也未可知。繼問此人的面貌舉止。策六斷沒這樣大方。又恐並不是他。心上好難猜測。後想既被策六害到這般模樣。是他也罷。不是也罷。且等這人來到院中。看事做事。發付於他。有何不可。故叫小蓮放心。想來斷然沒事。又讚小蓮見機。不肯把實話告人。這是做信人的第一秘訣。莫說有些關繫的事。

就是沒甚關繫。當着客人面前。也是少說幾句的妙。二人談談說說。天已半夜多了。那人並沒到來。各自回房安睡。次日午飯纔過。小蓮在房梳頭。楚雲甫經起身。樓下相幫的。喊聲客人上來。喚得有人在樓梯口問潘小蓮的房間。是那一間。阿寶忙叫小大姐出房去看。正是昨夜在天香園叫局的二少爺。與一個四十左右年紀的客人。因叫了一聲二少。裏面請坐。領着進房。楚雲在房中聽得甚是明白。急在房門口向外一窺。不覺暗暗的吃了一驚。原來進去的並非別個。乃杜少敏與謝幼安二人。自從幼安娶了桂天香。與杜氏兄弟。並錢守愚夫婦。回轉蘇州。天香性情和爾。舉止端凝。合家大小。無不捧舉着他。說他不像個妓女出身。齊氏更把家事一切。分半與他掌管。天香部署得井井有條。幼安心中。十分歡喜。這幾時常在家中消受園房豔福。並沒出門去玩水游山。錢守愚却回家之行。得了一場走頭傷寒。醫藥無效。一命嗚呼。果應了幼安之言。其子少愚。父死之後。不免用錢撒漫。比不得守愚一生。除在上海入了廩道。很花些錢。其餘一錢不肯輕使。這也是守錢虜子孫的通病。凡是祖上一錢如命的人。出的子孫。必定揮霍無度。那些錢聚久必散。有個盈虛消長之理。雖幸初時尚有其母嚴氏管束。不能夠十分暢意。然到得不能管束的時候。自然整千整百的浪用起來。把守愚老夫婦半世心血。幾乎一齊送掉。這是後話。我且慢提。那杜少敏却自上海回家。已醒綺夢。盡悟前非。莫說再不想到上海遊玩。就是蘇州地面。也不去問柳尋花。評紅護翠。少甫回到蘇州之後。要往杭州料理地。尙恐少敏邪心難絕。綺障常纏。故托幼安格外留心勸導。及至杭州事畢回來。見他依舊毫無邪念。始知沈迷悉破。操守已堅。漸解防維。默深欣喜。一日。少敏偶至留園閒玩。在四面廳。矚茗。忽見假山石畔。有個女子經過。打扮得十分嬌豔。遠遠望去。那面貌舉動。竟如楚雲一般。心上動了一動。暗想他那得到此。正要抄將過去。看個清楚。這女子早已走了。當下回轉家中。恰在路上。遇見幼安。從滄浪亭訪友回來。少敏把在留園好像看見楚雲之事告知。幼安早有友

人說起這節。楊樹弄到了一個妓女。名喚雲廝。與上海來的錢寶玲。常州來的潘小蓮同居。怎樣色藝雙佳。與他講起上海事情。十分熟悉。也像是上海下來的一般。疑心是楚雲改名到蘇。他與錢寶玲本來相熟。故而住在一處。今聽少牧說起此話。更疑一定是他。祇因深怕少牧又起情靡。所以打斷他道。天下人面貌相同的甚多。怎見得就是楚雲。即使當真是他。想你被他籠絡够了。再要提起此人。則甚少。牧道。不是楚雲也罷。若使果是此人。我並不是有甚留戀。祇因他當日欺人太甚。故想羞辱他一場。使他置身無地。早雖姑蘇。豈不是件快事。幼安道。留戀果然不可羞辱他。却也不必。這是你當初自願受騙。不能够怪他一人。天下事已過即了。何苦與這班人鬧。甚是。非着實的勸了一番而散。少牧却究有些少年真氣。就從那日爲始。留心定要探訪楚雲消息。又一日在德花樓飲酒出來。可巧楚雲也在德花樓應局出來。因他走在前面。少牧僅見了個後背。愈看愈覺相似。要待轉至前面看時。已經出了大門街上去了。因此止住了步。動問櫃檯上經管叫局的人。此妓叫甚名字。櫃檯上人回稱。這是楊樹弄的雲廝。目今蘇州地面。算他最是有名。二少爺近來不甚出外。所以認不得他。少牧點頭記下。出了德花樓。就往楊樹弄兜了一個圈子。果見有家門首。掛着塊雲廝招牌。并有錢寶玲潘小蓮兩個牌子。暗想錢寶玲在上海認識。潘小蓮不知是誰。諒沒見過。何不叫一個局。盤問盤問這雲廝的根由底細。一定盤得出來。故而昨天把小蓮叫到天香園去。細細問他。小蓮却誤認做常州有人到此。不肯直說。竟然沒甚口風露出。少牧依舊莫破疑團。是晚因天已夜深。看完了戲。趕緊回家。小蓮與楚雲防着他去。他却並沒有來。今天一早去尋幼安。把德花樓天香園兩處之事說知。定要同他到楊樹弄一訪下落。幼安初時不肯。後因少牧一定要去。並說倘然果是楚雲。此種人放在蘇地害人。何不趕緊叫他到別地方去。也好少害蘇州幾個子弟。知他心中果已透澈。決不像在上海的時候。一見了面。便又着起迷來。始轉口答應了他。留他在家吃過午膳。一

同到此。因是初次不認得小蓮房間。故在樓梯口頭動問。由小大姐接進房去。楚雲既在房門口看得甚是清楚。不由不心上着驚。爲的是當日騙得少牧。自知太過。今日見面。用怎言語去敷衍於他。真覺難於啓齒。何況幼安娶了天香。聽說二人十分恩好。相形之下。更覺得自己所做的事。見不得人。心上萬分羞愧。回轉身。在靠窗的一張交椅上坐下。定了定神。忽然轉了一個念頭。暗想做妓女的。怎能够怕見客人。算我當初不合騙他。也是他自願上鈎。並不是強搶硬劫。犯下罪名。今既來到蘇州。少牧幼安。俱是蘇州人氏。早晚終有見面之日。既然他們今日到此。何不索性梳好了頭。走到小蓮房中。與他二人見面。看他。有甚說話。況且少牧這人。最易受騙。憑着我巧言舌辯。再把他騙到個意亂心麻。倒可在此人身上。很很的再弄幾千塊錢。也未可知。怎的在此呆着。主意已決。忙喚娘姨趕緊梳頭。恨不得立刻走了過去。誰知梳至一半。小蓮進房。說方纔來的兩個客人。多說與你認識。叫你過去坐坐。看來並不是常州下來的人。像是在上海做過你的。他們上樓的時候。不知你見過沒有。楚雲道。我已在房門口見過。一些不錯。是上海做過我的。你且莫把真話與他們說。等我梳好了頭。馬上過來。小蓮答應自去。楚雲不慌不忙。將頭梳畢。搵好了粉。畫好眉毛。點好口脂。戴好花朵。其時是八月天氣。中秋將到。殘暑未消。身上穿了件粉紅汗衫。外罩一件新做的湖色外國紗單衫。這紗甚是稀朗。襯出滿身肉色。好似沒穿裏衣一般。更故意的把香頭鬆開。裝做怕熱樣兒。下身祇穿條白洋紗褲子。足上拖了一雙湖色縐紗蝴蝶頭小拖鞋。真覺得異常妖豔。裝扮已畢。移步出房。先在小蓮的房門口。叫了一聲二少。又叫了一聲謝大少爺。方纔扭扭捏捏的走進房去。在少牧身邊一坐。臉悽悽的打了一個照面。微微歎一口氣。說二少想不到今日見面。我楚雲盼望得你好苦。說畢。將身倒在少牧懷中。像要流出淚來。這一下是楚雲使的金鐘罩兒。要把少牧心腸先行罩軟。方好見景生情。再用花言巧語。去欺哄着他。若是從前的少牧。見了他這般妖態。聽了他那

般情話。少不得又要入他圈套。疼惜他。憐愛他起來。如今却換了一個人了。看見楚雲這樣做作。急忙將他一推。立起身來說有話好講。何必如此。楚雲倒收了個沒意思兒。一時沒有話說。幼安却暗佩少牧真有定識。且看他往後如何。少牧見楚雲半晌沒話。反笑微微的動問他道。怎樣你盼起我來。聽說你已經嫁了策六。姓了閨了。又到蘇州做甚。你且說給我與謝大少聽。楚雲因少牧的說話。來得斬截。又見第一個金鐘罩罩他不住。知他已經悔到極處。軟話是不中用了。還是換幾句硬話與他說去。頓時將臉往下。一沈。說二少你這句話。乃是那裏來的。我被姓周的包了一節。把我帶到常州。如今一節滿了。姓周的沒力量再包。自然又要出來。因與樓下錢寶玲認識。故在蘇州暫住。却並沒嫁過策六。從來說傳來之言不可深信。二少你莫去聽他。并且以後休要這樣的說。須知我聲名要緊。若言怎樣盼你。本來我曉得你住在蘇州。自然一到蘇州。就想差娘姨相幫前來相請。爭奈記不起你的住處。所以並沒有來。你與我鬪嘴怎的。難道我口是心非。半點子懂不得好歹。一些沒想着你不成。少牧讓他一口氣把話說完。伴笑答道。原來你被策六包了一節。並沒嫁他。如今重墮風塵。真還記念着我。這却甚是難得。但包你與娶你不同。爲甚動身之前。說要調頭到平安坊去。楚雲道。那是怕你聽見我被人包去。心中一定着惱。不得已暫瞞着你。明知後會有期。且待忍過一節。與你說明未遲。這正是一片苦衷。你也得體諒些兒。並非我當真嫁了策六。有心騙你。那纔是我的不是。今日見面。受你說話。沒有分辯。少牧聽罷。依舊伴笑答道。當初我怕我着惱。今日可知我心中甚樣。纔之周策六娶你也罷。包你也罷。與我姓杜的並沒相干。祇問你今日到蘇。像我當日一般的人。已經過了幾個。我想蘇州地面。比不得上海人多。祇怕驚不起你大刀闊斧。施展神通。心上也得放明白些。我姓杜的與你相識一場。古人說君子交絕。不出惡聲。今日前來。並無別意。話已說完。你且回房去罷。我們在此路坐。也要走了。楚雲不提防少牧勸透痴情。講出這一番話來。直如

兜頭澆了一桶冷水。從頭頂冷至足心。那有說話答他。面孔却紅了又白。白了又紅。真覺得無地可容。小蓮與房間裏的娘姨大姐。見此情景。不知爲了何事。也俱呆若木鷄。到底小蓮的撫着娘阿寶。吃這堂子飯。已是久了。有些見識。聽了少收那番口風。看了楚雲那般面色。明知內中必定楚雲有萬難對人之處。急須想個解圍之法。因一溜烟跑至外房。叫粗做娘姨傳下話去。令相帮假喊一聲有客叫局。阿寶問叫的是誰。相帮回稱雲厲。阿寶又問那個客人。叫到那裏。相帮答稱姓黃。乃是船局。阿寶遂在房門口關照一弊。楚雲方得借此起身。對少收幼安說聲請坐。向外便走。二人把頭略點一點。回稱你去。少收在身畔取出四塊洋錢。放在樓上。兩塊說是昨夜在天香園叫的局錢。兩塊是今日算了一個堂唱。叫小蓮收下。小蓮尙不敢收取。阿寶知道這戶客人。下次是決計不來的了。急忙跑進門來。口中雖說二少爺怎的這般要緊開消。手裏却把四塊錢取了一齊放入衣袋之內。少收看着好笑。與幼安使個眼色。起身回去。按下慢表。小蓮阿寶照例送二人至樓梯口方回。楚雲却坐在房中。並沒出來。呆呆的絕不作聲。阿寶回至小蓮房內。叫娘姨把楚雲喚過房來。問他與姓杜的究竟爲了何故。兩下裏意見不合。楚雲把在上海當日之事。略表一遍。講了幾句良心話兒。說千不該萬不該。是將嫁策六的隔夜。尙問他騙了一百洋錢。一隻打黃金表。難怪姓杜的今天發恨。雖幸他脾氣尙好。並沒翻臉。但我住在蘇地。從今有人知了底細。萬一傳揚出去。必說我心術不好。手段太辣。又是個嫁過了人重出來的。祇要這樣一謠。生意決難起色。雖有幾戶熟客。拿得住他。可使他不聽外面浮言。無奈爲日未久。熟客不多。並沒個花得三千二千銀子的人。將來開消一切。怎靠得住。因此我想過了中秋。另到別處。再作計較。正要與你們大家商議。不知可是離開蘇地爲妙。阿寶聽了。尙未回言。恰好錢寶玲因開房間裏人。說起楚雲今日來了個尷尬客人。嘔了一肚子氣。不知是誰。上樓探問。楚雲一見。便把方纔那一番話。一一訴知。要叫寶玲決個主意。寶玲沈思

半响道。若論姓杜的爲人作事。平時甚是大方。今日雖然如是。往後不見得與你爲難。住在蘇州。料然無事。若怕風聲傳播。俗語說人口難瞞。蘇州地面又小。一句話傳了出去。幾於通國皆知。你料以後生意有礙。慮得不爲無見。但你要往別地方去。不知是個甚麼地方。楚雲道。地方自然上海最好。既有熟客。又有阿娥姐等許多熟人生意。自然做得出來。祇慮日子太近。策六那喪良心的。不時在上海往來。倘然遇見了他。曉得我又在妓院爲娼。他不說害到我這般地步。反說我當日爲甚不別而行。拿住了這個題目。與我爲起難來。雖然並不懼他。究竟不甚安穩。若除了上海一埠。無非是天津漢口兩個通商碼頭。尚可去得。又恨沒有熟人依附。怎能前往。真是爲難。阿寶道。大小姐真要出碼頭去。我看天津很好。凡從上海去。的。聽說很有幾個。手頭多了些錢。我有個結拜姊妹。名喚珠姐。在侯家后開着一個極大院子。上節幾次。有信到蘇。叫我與小蓮同去。我因路遠沒伴。回絕了他。心上却甚是願去。過節倘要前往。我們很可結伴同行。不知你意下若何。楚雲聽了。心中大喜道。阿姨此話可真。更不知上海下去發財的人。是那幾個。阿寶道。我到天津久有此心。誰來哄你。若問發財的人。聽說是杜素娟。花豔香。媚香。幾個多在珠姐院中。楚雲道。素娟在上海辦了戲子。生意清得不像樣兒。如何到了天津。竟又發起財來。豔香媚香兩個在上海嫁過揚州鄭志和遊治之二人。我曉得的。且與我甚是要好。後來聽說有了不端之事。捲了許多銀錢。首飾出外。鄭遊二人。托了個姓平的。告過公堂。要拿辦他。一向沒有下落。如何也在天津。阿寶道。正是二人因私讒了兩個戲子。跟着他們到津。不多時上海有行文到彼。查查甚緊。兩個戲子。怕有禍事。吃不住了。把二人拋在天津。依舊出門唱戲。帶出去的銀錢首飾。多已浪費盡絕。二人無奈。改了名字。一個叫花惜。一個叫柳飛飛。多投在珠姐院中。起初一節的生意。並不甚好。要想重到上海。又打聽得官事未了。不敢出頭。後來做得久了。漸漸的紅將起來。如今已聲名大噪。不想再到別處去了。聽說手中多也沒有。每

人足足的俱有二三千金。算起來尙祇一年不到。你瞧快麼。楚雲羨慕道。原來如此。我們倘然真個同去。不知將來怎樣。但須先給個信。關照珠姐。叫他差人到蘇州來接纔好。阿寶道。目今已是八月初了。寄信去等他來接。最快須要二十多天。那時中秋已過。下節的房屋怎樣。我想當真若去。祇要先寫封信。咨照珠姐一聲。叫他留起兩個房間。這是最要緊的。我們中秋一過。立刻收拾動身。等到動身的前一兩天。再發封信。叫珠姐算定船到之日。差人在碼頭上接。你想可好。楚雲聞言。連稱妙極。阿寶說一定百定。馬上就要叫帳房上來寫信。寶玲向楚雲一指道。他一肚皮的字墨。寫不來麼。要甚帳房先生。但你們多到天津去了。留我一人在蘇。冷清清的很不願意。倒不如隨着你們。也到天津走走。不過像我這樣的人。到了天津。不知生意可做得出來。阿寶道。你在蘇州很好。想是說罷了。像你這般的人。倘然真到天津。那生意慮他則甚。寶玲道。我倒並不是句頑話。你們瞧蘇州生意雖好。做了兩節。無非每節做個開消罷了。並不會多幾個錢。再看蘇州地方。雖是府城。却不是通商大埠。來的客人。有幾個手面闊綽。用盈千累萬的人。所以再做幾年。祇怕也沒甚好處。若照這樣想來。豈不是索性大家收了場子。退了房間。同往天津。混他幾時的好。阿寶聽寶玲也要同去。那口風甚是決絕。急忙接口說道。倘然你真肯同往。我們現要寫信。何不就央大小姐寫在信上。叫珠姐多留着一個房間。楚雲也慫恿他道。索性大家同去最好。我當真馬上寫封信去可好。寶玲聽二人多叫他去。略再思忖。一過道。說去定去。你竟寫信是了。楚雲點頭答應。叫娘姨到紙店裏去買了兩張信紙。一個信封。取出現成筆硯。磨得墨濃。吮得筆飽。當下寫了一封書信。念給阿寶與寶玲小蓮聽了一遍。阿寶說他寫得甚是周到。贊不絕口。楚雲又問明住址。開了信面。封好了。口叫相幫的立刻寄到郵政局去。少時天已黑了。各人出局的出局。有客的有客。彼此散去。阿寶暗暗關照房東。把房屋先退了租。却再三叮囑院中男女相幫人等。叫把到天津去的事情。一概不許走漏消。

息祇說下節仍在原處。並不調動。怕的是收帳爲難。及至中秋一過。各人將局帳收清。楚雲子細一算。這一節的生意。除了還去房間裏借的洋錢。並一切開消之外。多了幾件衣服。一房雜木器具。一百多塊錢的插戴。那現錢却一些沒有。因把插戴留下衣服器具。攜帶不便。變了二百多塊洋錢。收拾已畢。與寶玲阿寶擇定二十動身。把娘姨相幫。一齊辭掉。又先發信到津。屆期阿寶到戴生昌輪船局去寫了兩張房船票子。先到上海。共是楚雲阿寶小蓮寶玲四人。大家俱祇帶了一副被褥。一隻衣箱。沒甚行李。兩間房艙。甚是寬敞。二十的傍晚開船。二十一早。已到上海。並不耽擱。當日換了招商局輪船。一徑赴津。在途深幸並無風浪。三日後安抵津門。各搭客紛紛上岸。阿寶等望着有人來接。誰知望了半日。人影俱無。楚雲心下犯疑。問阿寶這是什麼緣故。阿寶也覺有些詫異。回稱莫非信局誤事。發的信沒有收到。楚雲道。難道兩封多沒有收。那有此事。阿寶躊躇道。收到了信。怎的不派個人來。其中定有別情。不免待我先自上岸。找到那邊。問個明白。寶玲道。你天津到過沒有。上岸去找得到麼。阿寶道。天津雖沒到過。上岸去定找得到。否則我們住在船上。怎的楚雲道。既然如此。就煩你走一次罷。我們在船上等你。阿寶遂整整衣衫。理理鬚髮。上岸而去。約有一點多鐘。乘人正等得有些心焦。祇見他同了一個人來。寶玲並不認得。楚雲小蓮一看。乃是阿珍的姊姊阿金。楚雲他鄉遇故。甚是歡喜。小蓮與阿金認識。乃是少安死後。小蓮到上海收領棺木。阿珍姊妹。多在縣署過堂。所以見過一面。暗詫他幾時到此。祇因想起前情。那面孔又不免紅紅的一句話說不出口。楚雲覺着急。與他使個眼色。暗叫他不可如此。一面與阿金講話。問他怎樣來到天津。阿金道。說也話長。自從我妹妹阿珍。爲了鄧子通闖下大禍。連累我一同拘入縣衙。阿珍問了監禁三年。期滿遞解的罪名。刻下尚在監中。我因此事。並不干涉。當堂釋放。祇憐我姊妹遭了這場官事。阿珍出不得頭。我也過不下了。沒奈何。找了一個熟人。來到天津度活。耽擱在侯家后珠姐院中。卸他

照應照應院子裏的事情。多虧珠姐待我甚好。住了好幾個月。真似嫡親姊妹一般。不料七月裏珠姐得了外症。死了。男本家姓王。名八。本要將這院子收掉。後見我人尚誠實。遂把院中各事。一齊托我經管。所以至今住在天津。不知你怎樣到此。楚雲一頭與他講話。一頭看他耳上的那副珠圈。頭上那支珠押髮簪。粒粒多是精圓珠子。手上帶着一對金鐲。幾隻嵌寶戒指。估量着必定是珠姐死後。辦了男本家了。故而有此氣概。既然辦了本家。那院子就是他開的一般。一定能作得主張。因把自己經歷之事。略述數語。接着問他。中秋前在蘇州曾發過兩封書信。見過沒有。阿金道。書信多會看過。房間却沒有留定。祇因珠姐死了。我與寶姐不熟。不曉得來的姊妹。乃是何等人才。配住甚樣房間。所以沒有定下。今天也荒唐得緊。沒人到碼頭來接。真是說不過去。直至方纔寶姐上岸。與我說起信上寫的雲厲是你。真是我們院子裏的好運到了。如今又見寶玲阿姐與小蓮阿姐。多是人才出衆。停回上岸之後。當叫他們讓出六個最好的大房間來。每人兩個。包得你們往後的生意。定有起色。楚雲寶玲同說一聲多仗你金姐照應。阿寶也替小蓮謝了一聲。其時岸上歇着五部東洋車子。走下幾個人來。乃是院中相幫。喚車前來迎接衆人。阿金先叫相幫。把各人的衣箱鋪蓋挑上岸去。纔親自陪着楚雲等登岸。坐車而去。楚雲等進院之後。果然阿金替他們騰出六個大房間來。安頓住下。隔了一天。揀個好日。掛起牌來。三個人的名字。多沒有換。依舊是一個雲厲。一個錢寶玲。一個潘小蓮。那楚雲的房間。正在花艷香的左面。寶玲的房間。在杜素娟對面。小蓮的房間。在花艷香前面。六個人同在一處。院子裏的生意。一日熱鬧一日。更算楚雲最好。做到一年光景。竟多了千把洋錢。多是砍斧頭砍下來的。到得將近三年。雲厲的名氣。愈是大了。不但寶玲小蓮及不得他。連素娟與豔香姊妹。也俱減他幾分。手中着實多了四五千銀子。比在上海嫁策六的時候。更是有錢。自己想不到尙有今日。正在十分得勢。忽一日。阿金與男本家。差人叫楚雲等多到帳房裏去。

慌慌張張的說道。壞了壞了。我們這飯吃不成了。今天故請你們商議商議。可要大家各自走路。楚雲等一聽。不知爲了何事。彼此大吃一驚。正是

莫道異鄉能久戀。

不防平地起飛災。

要知天津出了何事。阿金如此着急。要叫各人星散。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女總會楚雲尋阿素

花烟間如玉訪蓉仙

話說楚雲等在天津侯家后阿金院子內爲娼。屈指三年。生涯大好。一日阿金忽與男本家王八。在帳房內邀集院中諸妓。說天津不能再做生意。要叫大家各散。楚雲等聽了大驚。急問爲了何事。天津不能再住。阿金道。你們難道還不曉得麼。北京近來出了拳匪。男的名義和。女的名紅燈照。說什麼扶清滅洋。專與洋人作對。聲勢甚是洶湧。朝裏頭的官長。不知如何聽信了他。一處處設壇練拳。聽得王府裏頭。多有那班拳匪。說練會了拳。有鴻鈞老祖。王禪老祖。二郎神。齊天大聖。等許多神道。附身護法。刀劍不能殺他。槍礮也不能傷他。鬧得個京城裏不像樣兒。漸漸散布各處。燒毀教堂。殺傷教士。搶奪財帛。凶惡異常。天津的城廂內外。也那一處沒有匪黨蹤跡。現在更與官兵通同一氣。聽說燒了蘆溝橋琉璃河長辛店一帶鐵路。前日更被一枝官兵。殺了一個駐京東洋欽差衙門裏頭的書記生。惱了京城裏各國欽差。紛紛打了電報回國。頓時調集各國兵船。馬上放到天津。今天聽說已多到了大沽口了。大沽礮臺上的統領不要他們進口。大約不日必有一場大鬧。這是方纔有個官場中客人來說起的。此信千萬萬確。你們想天津如何再能住得下去。豈非還是趕緊逃命的好。楚雲等聽完此話。彼此多嚇得面無人色。戰戰兢兢。一些主意多拿不出來。有幾個膽子小的。更嚇得啼哭不住。楚雲連忙指住他們道。這不是哭泣的事。金姐既是這樣關照。那信息又是靠得住的。不是謠言。我們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要走還是快走的好。莫

要開起仗來。那時再想逃命。恐就難了。寶玲道。你的話果然不錯。但我們一時三刻。走到那一處去纔好。楚雲等思半响道。拳匪的事情。鬧得大了。凡是近處地方。現下各村各鎮多有。我也早有客人說起。逃去真是自己送死。祇有上海。聽說尙還沒有。又是各國的戰外公地。不許在那邊交鋒打仗。想來最是安樂。要逃自然逃到上海。不知你們心上甚樣。阿寶道。上海去我沒有熟人。還是仍到蘇州可好。寶玲搖頭道。蘇州也要從上海去的。既然到了上海。再到蘇州做甚。若說你沒有熟人。我與楚雲多有。儘可同去不妨。小蓮對阿寶道。他二人既肯同我母女前往。且等到了上海再處。豈不甚妙。阿寶點頭稱是。衆人正在議論。猛聽得半空裏轟的一響。阿金叫聲阿呀。莫非是大沽口今夜開了仗麼。正要叫相幫出外探聽。又聽得轟轟轟一連數響。阿金連喊完了。這不是砲臺在那裏開砲。還是怎的。霎時間各人慌做一團。楚雲問大沽口離此有多少遠近。王八道。離此一百二十餘里。楚雲道。既在一百里外。那砲聲聽得到麼。阿金道。夜靜了聽得出來。小蓮渾身抖戰道。砲子可要打到此地。阿寶安慰他道。砲子決打不到。莫要這樣着慌。阿金道。砲子雖然斷打不到。祇怕一開了仗。明天街上邊亂紛紛的。躲不得身。又恐鐵路上停了火車。怎能到得大沽。各人你言我語。這一夜那個敢睡。鬧至天色微明。楚雲等趕緊回至房中。收拾衣箱行李。端整逃到上海。阿金與杜素娟。也要跟着同去。麝香媚香。因上海出不得頭。決計與院子裏別個姊妹。逃往德州。彼此商議已定。想要動身。但見有幾個相幫。從外面跑得滿頭臭汗的。搶進院來道。你們的東西。拿不得了。要走祇好大家走個光身。我們在外邊打聽得明明白白。昨夜大沽口的砲臺。已經被各國洋兵攻破。如今洋兵進了口了。街上邊亂得不可收拾。凡是拿着東西逃命的人。多被團匪紛紛搶奪。一個個性命難保。你們還要大包小裹的往那裏去。衆人聽了這一番話。真嚇得魄散魂飛。誰敢再去顧惜物件。慌把箱籠等一齊棄下。祇帶些細軟值錢之物。硬着頭皮一擁出門。相幫又說鐵路已經不通。河裏

頭的小船。也沒有了。轎子東洋車。更不必說。逃出去祇好聽天由命。但願到了大沽。纔好指望生路。衆人一聽。更覺得苦不堪言。又見街上邊逃難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不知其數。沒一個不叫苦連天。罵着官府。爲甚要信用拳匪邪術。闖此奇禍。鮑香媚香。行至中途。因聽人說上海尙有三個名妓。就是賽金花。林黛玉。花翠琴。也多往德州去的。撇了院子裏的姊妹。拚命趕着他們。做個同伴。有些靠傍。那知趕了兩天。趕不上他。却遇見了一大羣的拳匪。竟把二人擄去。將身上的金珠首飾。一齊搶掉。又把渾身衣服。剝去。不能行走。好容易向逃難婦女。每人討了一件破衫。一條破褲。遮羞。方纔隨衆前進。一路上乞討度活。這一下。比了鄭志和游冶之當日。在上海沿街賣唱。更是羞苦萬分。真個是現世惡報。後來到得德州地面。打聽得賽金花等。多已走了。可憐德州。從未到過。舉目無親。又是亂離時世。那裏有甚活命的所在。可以投奔。竟流落在德州界上。雙雙窮餓而死。一言結過。往後不提。再說楚雲等出了院門。由王八在前。引路取道到大沽而去。一共是楚雲。寶玲。小蓮。素娟。阿金。阿寶。連王八。乃是七人。一口氣走了三四里路。楚雲小蓮的兩隻脚。纏得最是纖小。疼痛難行。又沒有打尖地方。祇得暫在路旁歇息。王八着急道。今天最好須要趕到楊村過夜。趕不到。祇怕路上不妥。大家祇好熬些痛楚。上緊撻路。決不可這樣慢騰騰的。倘有三長兩短。這是性命交關的事。不是頑的。楚雲小蓮聽了。彼此攢眉叫苦。略略喘息一回。沒奈何。起身再走。又行了二三里路。祇走得脚尖腫漲。寸步難移。頭上邊的極汗。一陣陣如雨點一般。阿金阿寶看了。過意不去。一人攙扶着一個。勉強又走了三里之遙。但見一片荒郊。人蹤稀少。正到了個前不把村。後不着店的地方。衆人心中。好不害怕。猛聽得一聲呼嘯。曠野裏跑出十數個人來。一個個身繫紅帶。手執刀槍。正是些鬪禍拳匪。衆人一見。祇嚇得魂不附體。大家喊聲不好。要想奪路狂奔。各匪已一擁上前。好似鷹拿燕雀一般。把七個人一齊拿住。內中有個爲首的人。各匪多稱他大師兄。稟請將衆人怎樣發落。

那大師兄說。姑念他們多像是逃難女子。搜搜他身上有甚違禁東西再說。且慢傷他性命。衆匪答應一聲。把楚雲等按倒在地。遍身搜索。搜出金珠首飾無算。一齊拿至大師兄面前。又指着楚雲說道。這女子穿着一件粉紅色外國汗衫。下襯白洋紗小褲。指着小蓮說。他繫着個白洋布肚兜。也是白洋紗襖褲。指着素娟說。他穿的是白洋紗衫。指着阿寶阿金說。他二人多是洋布小衫。指着王八說。此人身上有洋煙一大盒。洋烟泡十數個。更指着衆人說。他們的襪子多是洋布所做。那大師兄把雙眉一豎道。有這許多違禁東西。與我一概洗剝下來。衆人聽了這一句話。真個是頭頂上失去三魂。足心下走了七魄。尚不知犯了何禁。一個個伏地求饒。各匪不容分說。先從王八動起手來。把他的烟盒烟泡取去。王八沒了洋烟。就是沒了性命。那裏肯放。略與各匪爭奪。被一個三十多歲的匪徒。踢了一脚。站立不住。向前一磕。面前正是一條田溝。撲通一聲。一個倒栽葱跌入溝內。溝水雖不甚深。祇因行倒撲將下去。先吃了幾口穢水。連救命多喊不出來。眼見他手足在水面上擡了一回。再擡不動。直僵僵的竟是死了。楚雲等更嚇得面無人色。見各匪來洗剝衣服。誰敢撐拒。由着他們任情擺佈。剝個精光。那大師兄尙算大發慈悲。凡是洋貨衣服。迎着洋烟烟泡。一齊用火燒掉。不是洋貨的。給還穿着。饒了各人性命。趕他們快快逃生。楚雲等正如九天裏得了恩赦一般。拿到衣服。不論是哪一個的。急忙穿在身上。穿好了。正想飛跑。忽有幾個二十歲上下的拳匪。因見楚雲等俱各有些姿色。動了邪心。不肯放他。一人拉了一個。不知要拉到那裏頭去。祇聽遠遠的有一陣馬蹄聲響。又聽得槍聲大作。那大師兄大聲喊道。不要是洋鬼子來打我們了。我們人少。不要與女毛子胡纏。快些走罷。各匪始相顧着驚。撇下衆人四散逃去。楚雲等見拳匪去後。彼此放聲大哭。阿金更因王八已死。哭得甚是哀慘。少停。果見有一大隊洋兵到來。聽得婦女泣聲。勒住了馬。子細瞧看。知是遇了拳匪。雖然言語不通。有個洋兵。向楚雲等打個手式。問那班拳匪。逃到那裏去了。楚

雲會意。用手向逃去的地方亂指。各洋兵點點頭兒。如飛拍馬追去。隱隱聽得放了幾槍洋槍。估量着必是尋到各匪。在彼圍殺。阿金尚信各拳匪有槍斃不入的本領。深恐洋兵不是對手。此地不可久留。急與衆人一步一跌的拚命奔逃。最苦的是各被拳匪刺去襪套。赤着雙足。更是難行。也是諸人命不該絕。奔了一程。遇見了一大羣逃難良民。也望大沽去的。楚雲等把被匪剗奪之事訴知。求他們挈帶同行。那些良民憐他們多是婦女。答應下了。并有些鄉下婦人。給了幾雙大布的破襪套兒。與各人穿。說拳匪最恨的乃是洋貨東西。想你們多穿洋布襪套。故被剗掉。往後不可再穿。內有幾個有些見識的人。說拳匪那裏是惱甚洋貨。無非借着這個名目。可以渾身搜索。但看金珠寶貝。不是洋貨。他們爲甚也要拿去。洋錢是外洋鑄的。他們一到了手。爲甚不肯拋掉。說得衆人多稱有理。這日楚雲等隨着大衆。逃到楊村。露宿一宵。明日始到大沽。離却了虎穴龍潭。不過每人盤費全無。祇剩了一雙空手。怎能够搭得輪船。到得上海。尙虧王八有個表叔。姓湯。也在侯家后開堂子的。這日不先不後的。也逃到大沽。路上沒遇拳匪。手頭甚是充足。阿金與他認識。說明了被難情由。問他借些路費。那湯叔說你們借了盤川。可是到上海去。阿金回稱正是。湯叔一口應許道。我現在也到上海。替你們各人多寫一張船票。是了。但不知這幾日可有輪船。阿金道。我一路聞聽人說。招商局輪船不開。其餘沒有停輪。既蒙允許。就煩你趕緊寫去。旁邊逃難的人說道。此時此刻。要去祇管下船。還要買甚船票。阿金聽言之有理。遂與湯叔等同到碼頭。問明白了往上海去的輪船。不管他人多人少。一齊擠下艙去。但見船裏頭已坐得滿滿的了。連個鋪場多找不出來。衆人此時得了性命。顧不得船中擠軋。眼巴巴祇望開船。直望至開出大沽。到了烟臺。驚魂始定。楚雲等商議到得上海。先在那裏暫住一住。依素娟的主見。要到久安里尋找舊日本家。寶玲道。我們去得人多。端陽已過。本家那有許多房間。找他也是無益。楚雲道。不但如此。我們多是一雙空手的了。找到本家

之後。一個個要問他拿取帶擔。那有這等力量。我看上了岸。還是先借客棧。慢慢的大家分找熟人。找到了再定行止。纔能够各有定處。湯叔道。大小姐說得不錯。上岸一准借棧的好。就是我了。上海。堂子是開不起了一時也沒有生意好做。須要尋找弟兄們設法。倘然有甚機會。那個大小姐肯挑我吃碗飽飯。我還可以掙得三百五百塊錢。做個帶房間的。祇要你們能分頭辦事。不要幾個人仍舊併在一處。就好辦了。楚雲等點頭稱是。因此船到上海。各人上岸之後。多借在洋涇浜客棧裏頭。所有船錢棧錢。俱由湯叔暫出。言明一做生意。大家加利奉還。楚雲到了棧中。先央湯叔去尋從前跟過他的阿娥姐來。與他商量諸事。豈知阿娥姐現在買了一個討人。叫花月香。住在兆富里中。生意甚好。更因楚雲當初嫁周策六的時候。勸他不聽。平日裏又愛做潑少安等恩客。見他有些怕了。倘然接了他的生意。深恐舊病復發。又恐在常州走散之時。有甚不明不白。莫要被姓周的知道。到上海尋起事來。故此楚雲滿心要投奔於他。他却冷冷的祇說手頭沒錢。搨不起帶擔洋錢。一口回絕。倒把楚雲鬧了一肚子悶氣。祇因事急。依人沒奈何。耐着性兒。臉上一些瞧不出來。祇盤問他舊時姊妹。與那些娘姨大姐。那個境況好些。阿娥姐道。你出去了三四年光景。他們嫁的也有。出碼頭的也有。嫁了人又出來的也有。得法的却並沒幾個。祇有包花小蘭的阿素。嫁了賈逢辰。一場大火。燒得精光。逢辰竟被燒死。人人多說他爲甚這般命苦。那知是他好運到了。自從逢辰死後。他又嫁了一個山西客人。此人姓甘。排行第四。人人呼他甘四。年紀六十多了。手頭很有幾千銀子。乃是放印子錢積起來的。阿素嫁他。本來看着他幾個錢兒。果然不到半年。甘四死了。他家眷不在上海。阿素把銀錢私自運掉。發信到山西去。叫他家。上上海收屍。可憐姓甘的家裏。雖然曉得甘四在日。有些積蓄。無奈毫無憑據。那能向阿素發一句話。領了棺木回去。因見阿素年輕。說山西地方甚苦。叫他不必跟去。任憑改嫁。阿素巴不得有此一言。遂堂堂皇皇的出了甘姓。如今並不嫁人。

姊了一個烏師。住在九江里內。有吃有穿的。好不逍遙快活。每天必到二馬路一個女總會內。又又麻雀。夜間或是看戲。或是聽書。並没人去管束於他。你想想阿素這運交得。可是好麼。楚雲道。男人的總會。我在上海之時。已經有了。女總會却沒有聽見。可是新近起的。阿娥姐道。女總會乃是幾個女眷。合借了一兩間房子。每日在那裏叙叙。並不像男總會。頗有照會。乃是私的。楚雲道。總會裏有的是什麼人。阿娥姐道。公館裏的奶奶太多。凡是愛頑的人。祇要有熟人牽引。多可進去。楚雲聽了此言。暗暗記下。然後把別話岔開。及至阿娥姐去後。看見天色尚早。急與湯叔商量。再借了二十塊錢。叫他往衣莊上買了一身紗衫褲。餘下的。兌些角子洋錢零用。湯叔買了回來。楚雲穿換好了。又兌了一角洋錢零錢。叫了一部東洋車子。到二馬路女總會去尋阿素。路上問了好幾個信。方纔問到。見一共祇有兩幢房子。却收拾得甚是精潔。總會做在樓上。那時候並沒碰和。不聽見骨牌聲響。楚雲恐阿素不在。立住了腳。不敢上去。恰好樓上走下兩個人來。前面的二十多歲年紀。打扮得甚是嬌艷。不認得他。後面一個。正是阿素。楚雲急忙上前。叫他一聲素姐。道。我與你久不見了。一向你好。阿素見是楚雲。想不到他。因甚到此。不覺詫異起來。也叫了一聲楚姐。問他幾時到上海來的。怎樣尋到此地。楚雲說了聲一言難盡。又說我今日特來與你談心。不知樓上可便。阿素道。樓上有甚不便。不過今天沒有碰和。我要與金家奶奶坐馬車去。倘然你沒甚要事。一塊兒同去可好。說畢。向那二十多歲的婦人一指道。就是金家奶奶。楚雲聽了。急向婦人笑微微的點了點頭。口中不知叫了一聲甚麼。那婦人也含笑相還。楚雲瞧在眼裏。知他也是同道出身。料着停回說起話來。沒甚不便。又見門首果然停着一部馬車。那馬夫站在門口候着。不便久羈。因說纔到上海。怎能就要攙擾。你們三個人坐在車上。不適意麼。阿素道。自己姊妹。說甚客話。我們大家同去。遂一手挽了楚雲。一手挽着金家奶奶。登車。往張家花園而去。路上邊楚雲先把在天津遇見拳匪的事。約略

述了一通。賺得二人聲聲叫險。阿素等他說完，咬着耳朵問道：聽說你嫁了個姓周的，同往常州，怎樣的又到天津，遇此大難，楚雲也咬耳朵，把誤嫁策六，如何光到蘇州，如何後往天津的話，訴知。其時馬車已到張園，三人下車。至安壇第洋房泡茶。楚雲見洋房內遊人如織，與四年前一般風景，絕不像北邊有甚亂事。怪不得人人多說上海福地，真是不錯。阿素得到張園，相熟的人很多，有與他講話的，有與他說笑的一半，是些舊日客人，一半是堂子裏的姊妹。楚雲見他沒有工夫，不便再說話，祇得陪他吃好了茶。天光將要夜了，方始起身回去。阿素尙要同至總會，楚雲因有要話商量，懇他回家面訴一切。阿素道：尙有金家奶奶怎樣。金家奶奶道：今天乃是禮拜，我家少爺恐要回來，本想早些回去，你們何不送我到家，再回九江里去。馬車很是便當。楚雲道：金家奶奶府上那裏，金家奶奶道：就在盆湯弄新橋北面德安里內，到了德安里，回到九江里去，不很路遠。阿素道：回去是先要走過九江里的，但你一人寂寞，我們先送你回了公館，再叫馬車送我家也好。遂分付馬車到德安里金公館去。馬夫答應，加上一鞭，如飛而去。不多時過了新橋，至德安里弄口停車。金家奶奶要邀二人進去，略坐片時。阿素說天不早了，楚雲尙有話講，我們後天再來。楚雲也是這樣的說。金家奶奶遂含笑下車，說聲再見，孌孌婷婷，進弄而去。阿素叫小馬夫送他進了公館，方纔拉轉馬頭，仍過新橋，向南取道大馬路，往九江里去。經過盆湯弄內，見有一家花煙館，門口有個煙妓，倚在門邊，與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子講話。那女子衣衫不甚整潔，面貌更是黃瘦。楚雲一眼望去，彷彿是顏如玉，急問阿素看見沒有。阿素道：看見什麼。楚雲回頭將手一指道：那花煙館門口與煙妓講話的女子，你可瞧見是誰。阿素遠遠一望道：此人好似如玉，他在花煙館門口做甚。二人再要看時，馬車走得如風馳電掣一般，早已一些蹤影，多瞧不出來。走完了盆湯弄，便是英大馬路，向西轉一個彎，已到九江里了。二人下車入內，馬車錢是三節算的。馬夫拉車自去，不必絮表。楚雲隨

阿素進弄。祇走了兩三間門面。阿素說這裏便是。舉手敲門。裏面有小大姐開門出來。阿素讓楚雲先進門去。但見房屋雖祇一幢。器具一切。多甚精良。收拾得也頗潔淨。阿素請楚雲樓上去坐。小大姐泡上茶來。見樓上又有個十五六歲的女子。生得十分美貌。見了阿素。操着蘇白。叫聲姆媽。阿素點了點頭。命他向楚雲叫了一聲阿姨。楚雲問此女是誰。阿素道。這是今年正月裏。花了三百塊錢。托人在江西買來的小名喚做阿憐。你瞧他生得可還好麼。楚雲連聲贊道。生得品貌甚好。不知可曾與他學過曲子。爲甚住在家裏。阿素道。曲子已學了十數支了。因我心上有些怕煩。又沒有托得下的姊妹。故而還沒送他到生意上去。楚雲乘機說道。我此回到了上海。倘然重做生意。你可托得我麼。阿素道。托你再好沒有。怕你纔到上海。此話祇怕有些難信。楚雲道。此話爲甚難信。遂把此次來申。費用之絕。意欲投奔設法的話。一一訴知。阿素躊躇半晌道。照你這般人品。這般本領。要做生意。那有不好做的道理。就算年紀長了些。目今三十多歲的人。尙多吃着這碗飯兒。何況你念四五歲。但恨端陽已過。各處調頭多調定了。那一家擠得下去。祇有寶善街桂馨里的後面。新近翻造了許多房屋。把桂馨里改名貴興里。又添了一條羣玉坊的弄堂。又有一條新廣寒小弄。聽得人說。羣玉坊尙有空屋。除非借他兩幢。做個住家。雖然開消大些。那生意還做得出來。但是至少須要幾百塊錢下本。這錢那裏弄去。楚雲聽他有了口風。急忙接口答道。祇要你有心照應。果能借到房屋。我就與阿憐合住。開消各人一半。苦我沒有現錢。祇好問你暫借。每月照例三分起息。另外在生意上再給你一股乾分。賺了錢。三節拆帳。你想可好。阿素假意推辭道。我們是要好姊妹。生意上那能拆你乾分。這話不必說起。楚雲道。我借了別人的錢。也是一樣。有甚客氣。祇要你真能够幫我一幫。我已感恩不盡的了。阿素是個利欲薰心的人。又因阿憐正要使他出去賺幾個錢。故此當下滿口答應。叫楚雲不必回棧。就在九江里住下。明天同到羣玉坊去看屋。果然尙有兩幢新造房。

子。沒有借掉。阿素與經租的議明租價。下了定洋。又與楚雲言定。阿憐借了樓下一間。楚雲借樓上兩間。留出樓下一間客堂。停停轎子。坐坐相幫。那房租楚雲須認七分。阿憐名下三分。楚雲應允下了。阿素遂叫他親筆寫了一張借據。借給他三百塊錢。除去還掉湯叔的船錢棧錢。並二十塊買衣服錢之外。餘下的辦些應用東西。可以趕緊進場。楚雲這日。纔回到棧裏頭。與寶玲等說知。已經有了地方。并問衆人甚麼。寶玲道。素娟已與兆富里本家晤面。恰好本節調頭的時候。有個先生看定房間。忽然被客人娶去。沒有調進。空了下來。今天已把他接了去了。小蓮幸虧湯叔找到一個廣福里新開堂子的本家。與他有些親戚。裏頭恰還缺少先生。由湯叔荐了進去。取了一百洋錢帶擔。又由湯叔搨了二百洋錢。明日也要與寶姐一同進院。我和阿金姐。雖還沒有定局。阿金姐聽說永興坊尚有空屋。此刻看屋去了。大約也想像個住家。楚雲道。廣福里永興坊在什麼地方。怎的我耳中不熟。寶玲道。兩處多是新弄。廣福里在滿庭芳街。永興坊在清和坊西首對面。楚雲道。原來又是兩條新弄堂兒。真個是桑田滄海。我離了上海。沒有幾時。竟多出這幾條弄來。但你要到永興坊去做住家。至少必要幾百塊錢。纔能够開得門門。不知從那裏弄去。寶玲道。金姐說有人借他。祇要我出張字據。楚雲道。那就是了。我們到了上海。人人多有定處。終算是做倖極了。祇要大家放些辣手。那消一年半載。天津失掉的財物。怕不在上海收轉他來。二人正在叙談。阿金回來。說房子已經看定。洋錢也由姊妹們答應下了。先借三百塊。不够再借。明後天就可進屋。楚雲佩服他辦得快。足見當初在上海的時候。有些手面。阿金道。這還是借着從前阿珍的力量。不然我那裏有甚麼熟人借錢。況且他們這些洋錢。認的是我不認。寶玲要我出立借據。今天你既然在此。煩你替我一百洋錢一紙寫上三紙。再替寶玲寫三百洋錢一紙的借契。與我。你瞧可是這樣辦法。楚雲道。一些不錯。遂叫湯叔去買了四個花古東來。楚雲一一與他寫好。簽好名字。交與阿金收下。這日楚雲因尙

要與阿素商量用人等諸事。仍回九江里住宿。隔了兩日。諸事商妥。楚雲用了兩個相幫。一個跟局大姐。名喚小玲。一個梳頭的王家姆。一個粗做娘姨。阿素用了一個相幫。一個跟局娘姨阿秀。一個粗做。那梳頭的。因是男裝。每日祇消梳條辮子。不用他了。房間裏的器具。自然是全紅木的。由阿素向傢生店租賃。廚房裏動用雜物。凡是阿素家內有的。搬些出去。沒有的。多叫楚雲出錢去買。各事定妥。揀個好日進宅。楚雲的名字。仍叫雲厲。阿憐叫花小紅。乃是楚雲替他取的。掛牌那日。阿素拉了兩戶客人。一戶就是金家奶奶的少爺。名喚子富。乃前集書中金子多的胞弟。手中很有錢。替楚雲吃了一個雙標。碰了場和。一戶客人姓夏。名叫爾梅。年紀六十多了。臨老入花叢。那與致却比後生的還好。做了無數相好。人家因稱他拉坡馬車。又叫什麼石灰布袋。與阿素新近認識。這天央他替小紅吃了棧酒。托他往後照應。雖然。是小先生。不妨後補。夏爾梅一口應。自此楚雲在羣玉坊。與花小紅合做住家。阿素不時到生意上引蝶招蜂。應酬狎客。素娟在廣福里。寶玲阿金在永興坊。暫且按下慢提。再說前天楚雲阿素。從德安里金公館回至九江里的時節。馬車經過盆湯弄。見一家花煙館門首。有個貌似顏如玉的女子。在門口與煙妓講話。楚雲眼快。看得甚是清楚。關照阿素看時。馬車已去得遠了。沒看子細。究竟是誰。書中也沒有表明。諒來看書的人。必定急要知他一個下落。原來此女非別。正是如玉。他自從潘少安被擲子通洋槍打死。冒認屍妻。案發之後。官判發堂擇配。忽在堂中患了一身楊梅毒瘡。沒人娶他。堂內董事。恐他傳染。不許他住。稟明本官。送往醫院療治。二集書上已經交代明白的了。至於送入醫院以後。那毒瘡怎樣療治。後來怎樣結果。却還沒有詳細。如今須得在後集書內。寫他一番。看書的請慢慢看來。正是

雨後落花狼藉甚。

風前敗柳折磨多。

要知如玉既在醫院調治毒瘡。怎的出來在盆湯弄花煙館內。且看下回再解。

第四回 打野鷄出賣楊梅 又麻雀何來竹筍

話說顏如玉既在醫院中醫治楊梅毒瘡。那天如何跑到盆湯弄花煙館去。內中有個緣故。他在醫院內醫了兩三個月。一來是命不該絕。二來尚有許多孽報未了。所以那萬醫不好的惡症。竟然收起功來。漸漸的瘡口平服。行動如常。醫生見他已愈。關照善堂送回。又住了兩三個月。如玉是個蕩妓。想受得堂中拘束。幾次要想乘隙逃脫。無奈有司事看管。門了還守。脫不得身。因在董事前徵求嫁人之意。求他有人要娶。早遂良緣。董事信他當真。適有一個姓經名季蕓的。要在堂中娶個正妻。遂把如玉許配於他。照例問如玉心中可願。如玉滿口答應。那經季蕓見如玉貌頗不惡。也覺滿心歡喜。竟把他娶出善堂。一樣發帖請酒。彷彿娶婦一般。如玉到了經家。他那裏要嫁甚老公。無非是借着這個名頭。可以騙脫樊籠。早存着個下堂求去的念頭。況見經季蕓家無儲蓄。做的又是小本生意。不勝養家。故此進門之後。終日裏無是生非。與他吵個不了。經季蕓因娶妻不易。初尚十分忍耐。後來如玉愈吵愈甚。不但家裏頭沒有安靜的日子。連鄰舍多一家家鬧得個不亦樂乎。此時犯了衆怒。俱說姓經的娶了這樣老婆。如何度日。經季蕓聽了沒法。略把如玉管教幾句。如玉怎肯受他。兩下裏大鬧一場。就此逼着季蕓離異。季蕓氣憤極了。沒理會他。如玉嘍叨哭罵不休。足足罵了一日一夜。頭也不梳。腳也不裹。飯也不吃。季蕓說他可是瘋了。他索性裝起瘋來。指天畫地的哭笑無常。口中祇說這樣日子。斷過不得。要季蕓給他一個了斷。季蕓看他在眼裏。氣在心頭。說了句照此吵鬧。真難度日。祇好由你自便。如玉好似得了令箭一般。馬上要季蕓寫張離書。以防後患。季蕓負氣道。要走儘走。寫甚離書。如玉心中暗喜。當時告訴四鄰。說季蕓養不得家。要與我離異了。煩你們列位鄰居做個干證。衆鄰人因經季蕓本來是個好人。自從娶了如玉。鬧得家宅不安。如今走了開來。以後或有好日。那個去勸他們夫妻和睦。祇說這是你二人的家事。我們鄰居。怎能干

涉。一言回絕。如玉却算是來清去白。訴過鄉鄰之後。向季蕓說了聲夫妻好似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半癡不願的。又哭又笑。出門而去。經季蕓氣得一言不發。手足如冰。多虧乘鄉見如玉去後。彼此進門解勸。俱說這樣的婦女。要他在家用用。還是走了出去的好。往後不妨另娶一房。諒來比他一定好些。何苦生氣。季蕓始慢慢的想了回來。却娶了他兩個多月。花掉了百多塊錢。別人還是小事。經季蕓終年辛苦。所入幾何。已不免吃了一場大虧。祇好自怨命苦。一言表過不提。仍說顏如玉吵得與季蕓離異之後。出了經家。本想去尋從前跟過他的張家妹。商量叫他掙些洋錢。仍舊在四馬路爲娼。豈知張家妹已經死了。其餘雖有幾個認識的娘姨大姐。聽見他要做生意。起初多肯捐錢。及至見面之時。因他生了一場惡瘡。骨瘦如柴。面貌大非昔比。并且頭髮脫落。二十多歲的人。已像四五十歲一般。怎能警挽烏雲。鬢挑新月。故此不敢上手。多說沒錢。如玉沒了法兒。祇得自願移花作葉。托舊時姊妹們。荐在小桃源。擺妓葉題紅處。做了個打底娘姨。混了一年有餘。辦上題紅的教曲子。烏師在六馬路借了處小房子。兒雙飛雙宿的儼如夫婦一般。誰知不到一年。這烏師又生起楊梅瘡來。不知是如玉傳染他的。還是從別人身上傳染來的。如玉叫他到醫院看治。醫生說初起的時候。服了倒提丸。沒有救了。延了三個多月。竟然一命嗚呼。如玉因病中伏侍着他。過了一身毒氣。自己的楊梅瘡忽又復發。臥床不起。趕緊再往醫院調治。足足醫了一百多天。方纔保住性命。那身子却更是怯弱。面色更是黃瘦。自不必說。葉題紅家不要他了。再想到別的妓院尋些事做。因楊梅瘡是院子裏最忌的毛病。那個要他。那天楚雲阿素從德安里金公館回來的時節。如玉正因無計可思。故想在德安里借所房子。做個野鷄住家。或者尚有客人上門。還可活命。否則怎樣度日。豈知滿弄堂尋了一回。德安里並沒空屋。因此無精打采的。過了益湯弄新橋。更從益湯弄一帶尋去。走過一家花煙館門首。有個煙妓倚在門上。隨口唱歌。如玉病後之人。跑得乏了。走上前

用話與他兜搭。要到他裏面去略坐再走。這煙妓並非別個。乃二集書中錢守愚夫妻大鬧。意欲討他回去的蓉仙。當時蓉仙見個黃瘦女子。與他講話問他何事。如玉道。借問此間左近。可有空屋出租。并說明在樓安里看屋出來。因是久病初愈。兩足痠痛。不能行走。可否暫在裏面略歇片時。蓉仙道。坐坐有甚妨事。若問此間空屋。祇怕一處沒有。你要借他做甚。如玉道。借來想做住家。蓉仙搖頭道。益湯弄是條大街。你要想借住家。還是寶和里長裕里一帶尋去。如玉點頭稱是。彼此又講了幾句閒話。見蓉仙有煙客到來。便再坐。說聲驚擾。起身出門。彼時正是楚雲阿素馬車經過之時。後來如玉出了花煙館。聽信蓉仙之言。叫了一部東洋車。先到長裕里尋屋。雖然尋到一個樓下房間。乃是與人合住。無奈房租太大。祇怕開消不住。不敢借他。後至寶和里。恰好有家人家。門上貼着轉租字樣。也有個樓下房間空着。敲門進去。看時。雖是房屋舊些。也還住得。動問樓上房主。是個住家姪妓。姓呂。名字就喚呂寓。年紀二十光景。本是揚州人氏。操着一口強蘇州白。算做蘇幫。聽得樓下有人看屋。叫如玉上樓去坐。如玉看他貌尚不惡。不過額角太高。鼻梁微塌。便覺得不甚好看。二人見面之下。彼此微笑一笑。攀談起來。如玉問他要多少租價。呂寓說。至少要十四塊錢一月。四季捐每季外加灶間自來水公用。如玉還他十塊。捐錢在內。呂寓不允。說來說去。說定十二塊錢一月。呂寓問幾時進宅。如玉說明後天就要搬來。當下付了兩塊洋錢定租。因見天色將晚。房屋雖經借定。屋中器皿雜物。一事無成。必須向姊妹們去設法。匆匆別了呂寓。仍喚東洋車。到要好些的姊妹家中。東家借了三塊。西家借了五塊。借成數十塊錢。怎够使用。翌日。又挾面求情的。剝了一個平頭會兒。每股十元。一共十股。又是一百洋錢。方能勉強敷衍。買了些房間中與灶間裏必不可少之物。更做了些衣服被褥。免了些鍍金首飾。諸事辦妥。又央人向甯波妝妝店內租了一房甯波傢生。托人尋了一個熟手娘姨。一個大姐。揀個好日。搬將進去。仿着呂寓的名字。改名平江梅。寓在門上。

貼了一條紅紙條兒。日間並沒客人上門。到了晚上。那娘姨站在門口。拉拉扯扯的。拉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進來。裝了一擋乾濕。給了一塊洋錢。半夜後。又由娘姨在街上邊拉進一個客人。衣服甚是靚。年約四十左右。乃是一個缺嘴。右脣上露着半口黃牙。講話時涎沫從牙邊流出。見了令人作嘔。如玉吃了這飯。無可奈何。祇能與他約略周旋。誰知此人色心甚重。裝過乾濕。便想住夜。與娘姨講起價來。如玉那裏肯留。要想像在書房裏的時候。遇見此種客人。放個重差嚇退了他。要他十塊洋錢。娘姨說野雞堂子。那有此種行情。不便開口。竟替如玉說了三塊。那人尙嫌太多。祇肯一塊。把個如玉氣得赤昏。不去理他。那娘姨却是遷就。減做二塊。缺嘴又加五角。娘姨問如玉怎樣。如玉祇顧暗搖頭。缺嘴見如玉不允。在煙榻上坐了片時。向身邊摸出三塊六角錢來。給與娘姨。說一塊開消乾濕。兩塊夜廂。四角是下脚洋錢。二角是點心錢。如今依了你。你收下罷。如玉尙待不允。娘姨咬着耳朵說道。野雞堂子裏的客人。不比長三書房。出到兩塊洋錢住夜。已算是不小了。人家等到三四點鐘。半塊七八角的尙要將就。今天況是第一進宅。怎能够得罪客人。莫說客人動氣。樓上呂寓知道。更要暗中好笑。我勸你不可這個樣兒。噯哩咕嚕的講個不了。如玉真是萬分沒法。祇得暗中連歎幾聲悔氣。答應下了。那一夜說不出的懊惱。真是自出母胎。從來沒有。到得明天客人去了。想起當初在書房的時節。何等鋒銳。差不多些的客人。休想近得身體。萬不料今日弄到如此地步。真個是那裏說起。暗中哭了一回。又想娘姨出外拉客。怎的不論青紅皂白。連齷齪不堪的缺嘴。多拉他進來。將來難保不拉齷齪腿那些真穢之人。祇須腰中有了三兩塊錢。又要逼我同衾共枕。這樣。能過得日子。倒不如今日爲始。自己老老面皮。與小大姐親到街上邊去做些客人。揀好接的接他幾個。不好接的不去引他入門。這權柄便不在娘姨手裏。免得後來討氣。豈不比叫娘姨出去好些。主意已定。起來梳好了頭。沒有頭髮的頭皮上面。剝幾粒松子仁。燒些

煙煤塗得濃濃的兒。粗看尙還看不出來。面色焦黃。無非是多拍些粉。見得白了。修飾已畢。將鏡子照了。又照。覺得人前尙還去得。等到上燈以後。分付娘姨在家內看門。自己與小大姐合叫了一部東洋車子。先到大馬路同安廣東茶館兜了一回。竟被他兜了一個體面客人回去。後來又假做到煙紙店去買物。在路上又兜着了一個上等客人。他見此法有些意思。遂從此每夜裏或是茶館或是街上。必兜幾戶生客回家。除是天公下雨。不想出門。索性在家靜坐。拚着沒有生意。也不叫娘姨出外。那娘姨也曉得第一夜這個缺嘴客人。留得甚是委屈。故而用不着他。却喜生意不惡。每夜必有下腳錢到手。落得在家守門。豈不省力。如玉做了兩三個月。那門口尙還開消得過。但他是株楊梅樹兒。雖然兩次多被醫生醫好。餘毒尙深。一時未淨。所以凡是與他有過相好的客人。身體健壯的還沒有什麼。怯弱的春風一度。瘡毒潛移。真是害人不淺。野雞窠幾變做楊梅市兒。在那裏出賣楊梅現錢交易。一日如玉晚上出門遲了些。大馬路同安安安易安的茶市已經散了。沒有兜着客人。深喜天氣甚晴。月光如晝。遂與小大姐從大馬路抄到四馬路福安居去。四馬路的茶館夜市。比大馬路收得較遲。其時正是十點多鐘。福安居尙茶客滿樓。十分熱鬧。如玉走上樓梯。向四下裏瞧了一眼。還沒定到那一張茶桌上。祇見面前走過一人。將他細細一看。叫了一聲如玉。問他到此做甚。如玉不覺呆了一呆。定睛向那人看時。原來不是別個。却是從前嫁潘少安時候。借過他房子住的常州人周策六。暗想聽得他同巫楚雲到常州去了。難道又來上海游玩。回口叫了一聲大少。并順口說特地前來尋你。策六見如玉這般行徑。明明已做了滿街飛了。因說尋我可要吃茶。如玉乘機兜搭道。怎的不要。二人遂同走至窗口邊。泡了碗茶。策六問如玉現住那裏。如玉道。現住在寶和里內。策六道。幾時起的。如玉道。住得還不到一節。策六道。蘇州的杜二少爺可還來麼。如玉道。杜少爺回蘇州去了。沒有來過。策六道。你在寶和里。可是住家。還是有人包着。如玉道。正是住

家。並沒包客。有人要去。儘可同去。策六道：我有一句話要問你。這幾天正恨尋你不到。今天既然在此。遇着可肯與我同到寶和里去。如玉道：你肯同去。再好沒有。那有我反不肯的道理。遂催堂倌收了茶錢。出了福安居。每人叫部東洋車往寶和里去。小大姐奔得脚快。二人到時。也已到了。陪着進門。泡了壺茶。如玉知策六吸煙。叫小大姐挑了一盒煙來。開好煙燈。親手裝了一筒。遞與策六。策六軟綿綿睡下榻去。一頭吸煙。一頭問如玉怎的落在此地。如玉將涉訟發堂。嫁與經季蕓不能養家以致出外之事。約畧說知。把兩次身患毒瘡并妍譚鳥師一節。一齊隱去。策六聽了。滿口的甚是可憐着他。如玉問策六幾時來到上海。聽說娶了楚雲。可有此事。如今楚雲可在常州。策六道：我到上海十數天了。娶楚雲的那一節事。說起來令人可惱。且我正因此事而來。如玉道：爲甚發惱。策六撒謊道：楚雲嫁了我一個多月。就到常州。我家少奶奶。是很和氣的。真是天神般的抬舉着他。我待他更不必說。要長便長。要短便短。何等受用。不知他有甚不合意處。住了不多幾日。忽然尋起氣來。終日裏與我和少奶奶作吵。我二人耐着性子。忍受着他。算得再好沒有的了。他却滿肚子終不稱心。後來說也奇怪。竟然不別而行。至今毫無下落。我在常州。是個極有體面的人。家中鬧出此事。叫我臉上好羞。故此我與少奶奶。現在搬往無錫住了。無意中打聽得楚雲離了常州。會到無錫。從無錫搭船到蘇。故我曾往蘇州尋過。有人說又到天津去了。天津千里迢迢。我遂置之度外。轉眼三載有餘。近來又聽人說津地拳匪鬧禍。於前月間逃到上海。有人親眼見過。不知在那一家妓院爲娼。我因特地到此。意欲尋找於他。依舊叫他回去。方纔在福安居說有句話要問你。就是此事。不知你見過楚雲沒有。如玉聽他說完。把楚雲大罵一回。說他嫁了策六。有吃有穿。爲甚還要出來。不比自己命苦。嫁着經季蕓。真是沒法。又說在上海沒有見他。祇要他真在此地。待我用心打聽。包替你打聽出來。策六說聲定要勞你。在身畔摸出一隻鑲金表來。瞧一瞧。已十一點鐘多了。假意起身要

走。如玉那裏肯放。留他住下。原來二人在新馬路同住的時節。早已眉來眼去。彼此有心。祇因礙着少安。沒有上手。今天始了却數年心願。策六臨睡時。因見如玉額髮甚稀。問他何故。如玉祇說在經季蕪家中。出來。生了一場傷寒大病。九死一生。所以髮落肌黃。這般憔悴。策六信他真。有此事。竟被瞞過。一宵易度。翌日午後起身。策六對如玉說。昨夜來得匆忙。身旁沒帶現洋。停刻給你可好。如玉道。祇要你有心照應。着急甚的。策六道。此回我到上海。要尋楚雲。大約尚有幾時耽擱。正苦沒有熟人陪伴。往後一定天天要來。旁邊老娘姨道。周大少儘管天天請來坐坐。不過這裏地方小些。說着又微笑不笑的道。最好停刻請些朋友。替大小姐碰一場和。策六道。碰和很好。但要問你句話。不知是少頭錢。老實說這地方我從來沒有碰過。老娘姨道。周大少走的多是長三書寓。怪不得不曉得我們的向例。我們是不一定的。八塊錢一場。也有十二塊錢一場。也有隨着客人着意兒。策六道。也有十二塊錢一場的麼。自然碰十二塊的。停回我邀朋友同來。說畢。起身要走。如玉留他吃飯。策六因一個錢不曾開消。究竟不便。回說尚有別事。晚上再來出門而去。到得天光初黑。果然邀了三個客來。一個是藍宵岑。從前與烏里阿蘇格達及花子龍。施礪仁等很要好的。烏格二人犯案懲辦。花子龍因賈逢辰家失火延燒。其時正患重病。受驚而死。他與礪仁等在火場上搶物。被巡防局勇拘局移縣。訊得是夜之火。乃由藍宵岑酒醉潑翻燭臺而起。復敢乘火肆搶。判責三百板。枷號二月。糊滿巡籍。礪仁等減責二百板。枷號一月。一併遞籍管束結案。這事已四年多了。宵岑礪仁俱是無錫人氏。逃籍後在無錫混了數時。雙雙的又來上海。各人改了一個名字。宵岑喚做囉吟。礪仁喚做僂臣。多在虹口居住。二人與策六本來認識。那天本要一同邀他。因礪仁有事。故祇宵岑到來。如玉見了。也甚相熟。尚有兩人。一個就是包龍光的兄弟燦光。一個姓錢。喚時敏。四人進門之後。先寫菜單。叫了一席種和菜來吃了。宵岑策六又各人過了煙釐。方纔扳位入局。燦光問碰多少底

碼。策六說二十塊底么二。肖岑尚嫌太小。要五十塊二四。錢時敏再三不允。祇肯碰十塊底么半。肖岑道。你們三個人三樣心思。依了那個的好。我看還是二十塊二四罷。說大不大。說小不小。錢時敏依舊不肯。肖岑想出一個法來。叫時敏擲把骰子。若是單點。祇碰十塊底么二。雙點一准二十塊二四。時敏方纔點了點頭。把骰子拿在手中。却仍不肯擲下。燦光在旁笑道。錢時翁也太把細了。輸贏是拿不定的。怎見得碰了二十塊二四。一定你輸。快些擲罷。時敏始勉強擲將下去。是個六點。策六道。沒有說了。二十塊錢二四。我們趕緊碰罷。時敏道。二十塊二四也好。不過我有一句話預先說明。大家多碰現洋。不用籌碼。燦光道。籌碼現洋。豈非一樣。我們這幾個人。輸了錢。難道賴麼。時敏道。不是這樣說的。兄弟凡是碰和。最歡喜的。乃是現碰。若然用了籌碼。便有些不甚高興。況且結起帳來。終有三角五角零頭不算。贏家未免吃虧。你們想此話。可是。策六道。大家多碰現洋。甚好。大不了輸了兩底。也不過四十塊錢。肖岑策六。始俱不再開口。各人扳好坐位。擲好莊家。開碰起來。前三圈沒有大牌。輸贏甚是平穩。到得第四圈上。時敏做莊。策六和了一副索子一色。中風碰出一索暗杠。和的是五索嵌擋。四十八和起翻。兩翻一百九十二。和那中風是燦光打出來的。其時一索已經扛出。時敏見中風又是一種。連喊留心索子。不防肖岑跟手就是一張五索。竟被策六和出。時敏大呼。豈有此理。要肖岑手中剩的是那幾張牌。肖岑已向亂牌裏頭一推。沒有看到。反說時敏太煞疑心。看他怎的。時敏尚未回言。燦光道。時翁疑你。看看何妨。你究竟爲甚要打五索。說罷。把那推亂的牌重新要檢將出來。那裏檢得清楚。肖岑道。我不該應打五索。你爲甚要打中風。燦光把自己手中的牌攤下來道。我是萬子清一色。牌已等三六九萬和了。中風怎能不打。請你看去。不比你無私有弊的交代不來。肖岑聽他說出無私有弊四字。要與燦光翻臉。反是時敏把二人勸住。說不必如此。往後打牌。大家留心一點是了。肖岑始嚙着嘴。把應輸的錢。首先輸與策六。共是七元六角八

分當作七元七角。燦光也解清楚了。時敏乃是莊家。加一倍算。十五元三角六分。應輸十五元四角。沒奈何在身畔挖了五元一張的三張正金銀行鈔票出來。又找了四角洋錢。策六笑嘻嘻的收了。洗過了牌。重新再碰。四圈已畢。扳過坐位。碰後四圈。此時時敏因輸了洋錢。甚是疼惜。并點得策六和的那一副牌。甚是蹊蹺。瞪起着滴溜圓的兩隻眼睛。瞧着他們三個。到底可有弊病。很是留心。策六等也覺他提防緊密。不敢下手。直到第八圈上。策六做莊。拿了一打東風。時敏坐在他的上家。見他又出大牌。心中暗暗詫異。十分留神。到十二分。後來對家打了一張九萬。策六一碰。手中拿着張牌。口裏喊聲一索。要想打將出來。時敏眼快。見他手回裏彷彿尚有張牌夾着。假意把洋蠟燭撥翻。伸手去搶。乘勢在策六的手上一碰。當真跌下兩張牌來。一張果是一索。一張乃是三萬。時敏拿着賊證。急把那兩隻牌緊緊搶住。道。周策六。你的牌爲甚兩張一打。又向檯上細細一瞧。始知這三萬乃是方纔藍宵岑打出來的。策六要做萬子一色。被他撈在裏面。如今要等張了。三萬沒有用處。故與一索一齊發將出來。遂又大聲嚷道。宵岑打的那張三萬那裏去了。這牌還好打麼。策六被他一嚷。這是當壞捉破的事。賊人心虛。頓時漲紅了臉。半句話多分辯不來。宵岑燦光見策六沒有話說。也假意的把臉一翻。道。怪不得大牌多在你處。原來是撈浮屍撈進去的。算起來我們是要好朋友。不應該使這手段。如今沒有話講。不要碰罷。雙雙的將牌一推。立起身來。錢時敏道。和是自然不碰的了。輸的錢難道就罷了不成。宵岑道。我輸十二塊錢。燦光道。我輸九塊五角。時敏道。我吃了一副重莊。共輸二十四塊有零。你們說句公道話罷。這錢可該還我。旁邊顏如玉見鬧出事來。早想上前勸解。無奈策六這個手法。使得真是不靈。開不出口。祇好呆呆的瞧着四人。今見錢時敏逼着策六還錢。始說錢大少不要生氣。周大少這張三萬。或是衣袖管帶進去的。並不是有心撈甚浮屍。你們是知己朋友。爭論甚的。策六被他一言提醒。也說這三萬不知幾時在我手中。自己也沒有覺

得。想是打牌時被衣袖帶進。故而多出一張牌來。這是我的粗心太過。並不是有心弄甚神通。時翁也得原諒些兒。錢時敏並不理他。祇與如玉說道。你曉得我與他是知己麼。他向來不認得我。祇因這幾天我在綺園烟館吸烟。彼此遇見。前天承他請我在九華樓吃了一次夜飯。今天邀我碰和。我見他是個有體面的。却不得情。故來應酬。豈知他頑出這齣戲來。真是笑話。你想我這洋錢。容得他不還麼。如玉聽了此話。知是策六看錯口頭。也覺得啞口無言。肖岑燦光。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也都沒話。錢時敏見衆人裝聾做啞。將手在樓上一拍。大鬧起來。一手拿了一張三萬一張一索。一手要扭策六的髮辮。叫他到外面去評理。急得策六大驚失色。正是

羞顏難掬湘江洗。

笑柄無過滬海多。

要知錢時敏扭住策六。怎樣散場。再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因羞憤投師習賭

借事端駁客拆梢

話說周策六在寶和里顏如玉家。與藍肖岑。包燦光。糾同錢時敏。碰和。誤認時敏是個戶頭。做弄着他。誰知竟被當場看破。拿住了一張三萬。一張一索。要周策六出外評理。策六急得面如土色。那裏肯走。還虧如玉竭力將時敏拉開。又勸策六把贏進的錢給還了他。免得鬧到外面。聲名不好。策六萬分無奈。祇得將贏他的三張鈔票與大小現洋。一齊還了出來。祇扣了三塊洋錢頭錢。時敏將鈔票及洋錢一點。說尙少三塊。策六回稱去了頭錢。時敏道。碰這種黃河陣的麻雀。要頭錢麼。兩塊錢換我一塊。快拿原洋如數還我。如玉見他惡狠狠的。豎着面孔。提着喉嚨。沒些情面。連忙在頭錢內取出三塊洋錢給還了他。說如今是一角洋都不少了。你。莫要鬧罷。時敏取洋在手。始把兩張牌向樓上一丟。對策六說。還我原洋。終算是便宜了你。從今後勸你不要再在外邊出醜。倘然犯在別人手內。叫你好。說罷。袋好洋錢。抖抖衣服。

出門而去。臨行時連宵岑燦光也沒招呼一聲。因已識破三個人通同一氣之故。三人受了大大的一場沒趣。彼此互相埋怨。宵岑怪策六眼光不好。連錢時敏是一錢似命的人。怎能看着他。燦光怪策六手法不靈。怎樣打牌時過門不熟。露了破綻。策六怪宵岑先一副牌打了五索。不該把餘牌推亂。動了他的疑心。他纔留神起來。宵岑不服道。我這五索是從六七索上拆下來的。要看底牌。怎能被他看得。策六道。你不會把六七索預先在檯上邊換去一張麼。你的手法。比我好些。不見得也露了破綻出來。宵岑道。我不防他要看底牌。燦光道。那就是你太寫意了。這副牌上。不是我也打了一張中風。恐他看出破綻。預把底牌掉成一副萬子一色。所以策六和出之後。不等他看攤了下來。使他說不出話。算來你也是老麻雀了。今天怎的這樣大意。宵岑尚要強辯。如玉見三人爭論不已。對策六道。我有句話。講出來時。恐怕你們三位動惱。策六道。我們不惱。有話儘說。如玉對宵岑道。你還記得花子龍。白湘吟。烏里阿蘇格達。那班人麼。那一個不是通天手段。內中花子龍更是出色。聽說白湘吟會拜他爲師。但他沒有拜師的時節。打幾張牌。已經是神出鬼沒。他是做公陽里小花巧玲的。有天在花巧玲家碰和檯面上有個客人叫我。我和局。這客人坐在湘吟的上家。我在檯橫一坐。兩家的牌多看得見。若照每副的底牌。副副多是客人好些。湘吟手中並沒大牌。和下來却中風。白板的多在湘吟那邊。客人說他牌風好旺。我却暗中疑起心來。特地在他背後偷瞧一副。見他豎起來的十三張牌。七不搭八的一些。沒甚好處。不料碰了兩三個圈子。已有中風一尅。發財一對。這牌不知是那裏來的。我竟看不出他。後來不知不覺的。又和了八十和牌。我失口說了他一聲。這副牌打得真是巧妙。湘吟知是露了眼睛。向我咬了一句耳朶。央我千萬不要多言。我因叫局的是個生客。落得在湘吟面上賣個人情。向他點了點頭。始終沒有說破。其實像他這般的手法。利害。說破了也拿不住。甚把柄出來。你們不要攪這頑意。便要攪。必須尋個湘吟一般的人。拜他爲師。

下些苦工。練習幾時。方可出手。若碰一百二百塊的底碼。一場和怕不有三兩底碼子可贏。不就是三四百塊錢麼。十天裏倘然碰了三場兩場。那贏錢算不得了。你們想是也不是。肖岑道。你的話講得一些不錯。往後我們要撓。正該是這樣撓法。切不可再似今天丟骰。策六聽了。歡喜起來道。本來我久有此心。聞聽人說上海地方空手人的頭等飯碗。乃是翻戲。祇要入了他們夥伴。一生可以吃着無憂。更好的是若然撓出事來。被人捉破。同夥的人多肯暗地幫忙。替他花錢打算。所以做翻戲的。從來沒有辦過幾個。祇恨我與這一班人不熟。白湘吟花子龍。手段高強。雖與肖岑認識。又多死了。提他也是枉然。若使二人尚在我。周策六一定拜他爲師。求他傳授秘訣。不但麻雀連牌九搖攤多要好好的學他。一學一來可以兼此營生。二則將來吃了這飯。何等逍遙自在。肖岑道。你當真有這意思。要拜師麼。那班人我那個不熟。白湘吟花子龍。雖然已死。目前的好手尚多。我因眼晴有些近視。不能學習。你如真有此心。我就荐個名師與你。包你學些本領出來。策六道。是那一一個。現今可在上海。肖岑道。現在上海。就是花子龍的兒子。名喚小龍。年祇二十多歲。無論搖攤牌九麻雀挖花。多是活手。乃花子龍親自教的。他本是甯波人氏。向在甯波有名的小輩英雄。差不多些的老輩。那個比得上他。後來因子龍死了。他到上海盤滬。得便做了兩次札局。被他弄了三四千塊洋錢。他見上海局面闊大。比甯波容易下手。故此將柁盤回之後。仍到上海幹事。如今住在新馬路醬園弄內。借着五樓五底房屋。門口貼着公館字條。牆門內停着轎子包車。屋裏頭的棹椅。那件不是紅木紫檀。另外尚有一間大菜房間。冬天生着煤爐。夏天裝着拉風。坐在裏面。好不受用。大菜樓上與房間裏的擺設各物。足值好幾千兩銀子。真是體面。遇到請客。一切多坐在這個房內。所以曉得他的。知道是花小龍的住宅。吃的飯與他父親一般。不曉得的。祇認做這家人家。不是顯官。必是富商。他更見了官場中人。便稱在某省候補。說些官話。見了生意場中的人。他也說是做生意的。講些市

面兩情。因此人家極易受惑。真算得他翻幫裏的頭兒腦兒。你倘然要去見他。我明天一准可以同你前
去。這一席話。聽得周策六津津有味。笑逐顏開。包燦光顏如玉也豔羨不置。大家慫恿策六一定前去拜
師。策六連稱既經有此名師。那有不拜之理。明兒一准去拜。如玉道。但不知怎樣一個拜法。可要花些贄
敬。這個門生帖兒。肖岑笑道。你發歎了。這是什麼事情。要這許多禮數。名目雖是拜師。無非暗裏頭拜他
爲師罷了。面子上乃是軋個朋友。仍與他朋友稱呼。祇消每天跟着他先習眼光。次練手法。逢到有札局
的時候。在旁留心學他的舉止規模。祇要專心致意。那消兩三個月。心靈手敏些的。包管已能領會。再是
兩三個月。便能自己出手。不過牌九裏要看牌筋。或看頭花背花。一切多靠眼光。必須看得爛熟。方可不
容易些。等到牌筋牌花一齊看得出來。已是滿了師了。若然拜師時要用門生帖贄見。難道滿師時尙要
謝師請酒不成。如玉道。照你說來。收了一個門生。有甚好處到他。他肯盡心傳授。肖岑道。你更歎了。門生
教會之後。便可替先生在外札局。幫着先生弄錢。或是門生自做。遇有大注生意。分幾成孝敬先生。怎說
沒有好處。如玉道。原來如此。你怎的曉得這樣清楚。策六道。他與那些人相識久了。自然知道。如今別
話休提。天已不早。我們可要吃些稀飯。大家散罷。明天約在何處會面。同到醬園弄去。如玉暗留策六住
下。叫肖岑明天在此會面。策六把鍍金表一看。假意詫道。怎麼不知不覺的時光兩點多了。老實說。今夜
我不回棧去。明兒仍在此處會晤可好。肖岑道。你有了恩相好。本來那裏肯去。明兒一准我來候你。并且
須要飯後纔來。讓你們多睡一覺。如玉聽了。伸手去擁。肖岑叫饒。如玉在他背上打了一下。肖岑對策六
說。你的貴相好在此打人。策六對如玉道。不要驕罷。快叫娘姨把樓面收拾。買稀飯來。燦光見樓上邊祇
有九塊洋錢和錢。尙少三塊。問策六怎樣攤派。策六伸手拿去一塊。把八塊錢給予如玉。叫他先自收下。
尙少四塊。明後天我再帶來。如玉明知這是一句好看話兒。謝了一聲。收了洋錢。娘姨收去了牌。買上稀

飯。各人吃過。肖岑燦光。各自回去。策六又吸了一回洋煙。方纔睡覺。明天午後起身。臉還沒洗。肖岑已來。策六說他好早。肖岑道。你們兩個人睡。自然不曉得天光早晚。我一個人起來久了。飯也吃了。你瞧瞧。時辰表上是幾點鐘。說罷。在策六的衣袋內摸出那隻鍍金表一看。已是一點二刻多了。催策六快些洗臉。吃飯。遲了恐怕花小龍出去。沒處尋他。策六依言。趕緊洗好了臉。過了煙籬。與如玉吃過中飯。同着肖岑。叫了兩乘東洋車子。如飛的往督園弄去。到花小龍門口下車。祇見轎門停着一部簇新的玻璃窗轎式馬車。兩個馬夫。身穿號衣。一個站在馬前。一個坐在車轆上面。右手拿着一根拂塵。一拂一拂的驅趕那馬。肖岑認得馬夫。也是小龍用的。對策六說。來得湊巧。小龍尙還沒有出去。策六問他怎樣曉得。馬背秋。肖岑認得馬夫。也是小龍用的。對策六說。來得湊巧。小龍尙還沒有出去。策六問他怎樣曉得。肖岑說。馬車尙在門口。策六道。原來他包車轎子之外。還常包着一部馬車。真好場面。肖岑道。馬車何止一部。這轎車是拜客坐的。大約今天要到什麼地方拜客。還有一部亨斯美車。坐了專到張園。愚園等處。游玩。公館裏停頓不下。多停在馬房裏頭。二人一路講話。一路步進門去。祇見有個長隨模樣的人。看了兩人一眼。對肖岑點了點頭。走了出去。策六問此人是誰。肖岑低低答道。這人是道中。現在小龍那邊充作長隨。有人到來。倘是生客。他就接帖通報。若是熟人。便由你自己進去。他見我是進出慣的。所以不來招呼。策六道。此人既是道中。爲甚充做長隨。肖岑道。那是不一定的。越是道中。越是裝神弄鬼的。要人看不出來。所以做上客的也有。做長隨的也有。況且長隨是寸步不離的人。必須彼此道中方可。若用外人。萬一被他看破行藏。那還了得。策六點頭稱是。時已走至客堂。肖岑先行一步。領着策六繞階而過。穿到書房中去。花小龍正從書房出來。策六舉眼看時。見他二十上下年紀。一張削骨臉。一雙小爆眼睛。額高鼻小。眉重髮輕。身上穿一件蜜色外國紗長衫。二藍外國紗單馬褂。手中拿着全玳瑁骨小三十方的油單扇兒。見了肖岑。把手一招。回身復到書房內去。肖岑也向策六招招手兒。跟他進內。小龍請二人坐。

下。先問了策六的姓名鄉貫。次問肖岑今日到此。可有事情。肖岑附耳把策六特來從師之事說知。小龍將策六細細的估量一回。問他向來幹甚事情。到過上海幾次。認識的人多與不多。策六道。向在常州學過錢莊生意。失業已久。上海這次是第二次了。認識的人並不甚多。小龍道。學過錢莊生意。市面上的事情。諒來曉得一二。上海熟人不多。無人知你出身底細。與你交個朋友也好。我看你的品貌。很能充得個錢莊老板。往後竟說在常州無錫蘇州一帶。開着幾處錢莊。并須添製幾套時式新衣。天天在茶樓酒肆妓院煙間戲館書場走動。逢禮拜六或禮拜日。往張園愚園游玩。到得晚間無事。常來我處坐坐。自當有益於你。策六聽了。諾諾連聲。不勝歡喜。肖岑向要與小龍講話。小龍說。日來三洋涇橋。新到了一個西幫空子。今天想去拜他一拜。遲了恐他出去。不能會面。有話明日再談。肖岑知未便耽延。因與策六起身告辭。小龍說。我也要走了。三個人同出大門。小龍拱一拱手。跳上馬車。馬夫拉動絲轡。如飛而去。肖岑策六看他去遠。每人方叫了部東洋車。仍回寶和里。顏如玉家。講了花小龍許多好處。就從這一日的晚上。策六下些本錢。到衣莊上買了幾身新衣。遂天天穿着起來。揀着熱鬧所在。隨意閒走。遇見體面的人。撥唇拌屁的巴結着他。要想抓些戶頭。這且不在話下。一至人靜之後。便去尋找小龍。求他傳授秘訣。小龍先把麻雀裏抽心控角。砌夾四。撈浮屍。仙鶴吃食。等種種過門。教會了他。次教牌九裏的砌小頭。雙劈開。雙別十拍多張。搶過門。拗龍頭。龍種。龍種手法。又教他同道中的許多切口。如牌叫葉子。帶牌進門。叫統葉子。般子。叫急統。又叫急頭。見好戶頭。賭客。叫做空子。亦叫老大。又叫老貴。阿大。老空。阿貴。沒有錢的叫乾血。癆。洋錢叫做梢版。又叫血路。洋錢的數目。十元叫做一寸。百元一尺。千元一丈。拆份頭。叫做劈帳。拆份頭。與知風不在場之人。叫提客帳。份頭。叫做宕頭。曉得賭經的人。叫進門。棧。略曉得的。叫勿進足。有人取巧。跟打活門。叫做趁船。道中人正在動手。忽遇同道。叫雙龍會。動手時。偶然失眼輸錢。叫陣上失風。同

道因等。候空子未來。先自開場消遣。叫做搭棧。又叫紮場面。空子不多。道中人湊數陪賭。叫扮搭客。同道贏錢之後。不肯全數攤派。私自乾沒。叫做揩油。又叫吃油餅。臨場做上風。叫做上盤。下風叫做下盤之類。不一而足。切口學會。又教他擲急統與擲急頭的法兒。急頭是把骰子挖空小半。中間暗藏鐵屑或水銀等物。擲出時。重者向下。輕者向上。急統把骰心挖空。全嵌鐵屑水銀。祇留外面薄殼。擲在棧上。豪豪作聲。故用時祇能一粒。再配急頭一粒。方可掩人耳目。然擲急統的手段。必須練到十分純熟。方能出得手去。所以策六學習了三個多月。纔得略有把握。小龍又替他辦了副牌。教他練習眼光。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瞬息年關已到。小龍又授他搖攤抓攤裏許多秘訣。叫他盡心學習。新年後正是出生意的時候。大局面雖還不便上手。小局面不妨略試。策六心中甚是高興。無奈在小龍處混了半載有餘。從巫楚雲身上騙來的錢。帶到上海。花消盡了。雖然每天跟着小龍。遇有紮局。也會幾次扮過搭客。拆些份頭。不過是十元八元。怎够使用。況且聽着小龍的話。起居服用處處擺闊。事事需錢。更覺得不敷揮霍。看看歲除已屆。各店家欠了許多店帳。沒有錢還。甚是沒法。要想問燠光宵岑等移借。爭奈他們也多吃的空心飯兒。自顧尚是不暇。焉能移借得來。一日因小龍到酒館裏請客去了。沒叫他陪。閒着無事。悶昏昏的走到顏如玉家。其時如玉房中。有個客人坐着。此人姓屈。排行第四。人人叫他屈四。手中很是有錢。却不肯到長三書房內花去。歡喜花在野鷄地方。乃是如玉在同安茶館做起來的。已走動了一個多月。拚命與策六吃醋。如玉因他年紀品貌。不及策六。用錢又不甚撒漫。心中有些不耐煩他。這日坐在房中。策六忽又到。如玉急忙跑至外邊。叫他到後房坐下。故意講了好一回話。沒進房去。把屈四冷了半點多鐘。要他自去。屈四動起氣來。在房中連喚如玉。你在後邊做甚。如玉祇當沒有聽見。不去理他。屈四再忍不住。跑至床背後去。張望。被策六一眼瞧見。借着這個題目。立起身來。喝聲你瞧什麼。屈四也不肯服氣。回了聲瞧瞧。

有甚妨事。策六因近已認識了幾個游手好閒之人。洋場上略有些小手面。見屈四是個單客。又知道他有些書頭毒腦。暗想索性給他個一不做二不休。看他甚麼樣。遂在後房罵聲狗忘八的。不准你瞧。快與我滾了開去。偏是屈四絕不見機。在床背後還罵一聲。想要衝將進去。如玉見鬧出事來。假意從中相勸。把屈四暗暗一拉。竟被他拉進後房。與策六撞個滿懷。策六動手就打。屈四不由不咳嗽起來。策六也大喊屈四不該衝進後房。還要打人。頓時鬧做一團。驚動了樓上呂寓與娘姨大姐人等。多來相勸。策六將屈四一把拉住。說他不合行兇。要扭他到巡捕房去。如玉也帮着策六說。屈四不應打人。弄得屈四有口難分。又怕到了捕房。明天必要解送公堂。毋臺不起。大喊你們不要這樣。有話好說。後被呂寓做好做歹的將策六勸住。如玉假問策六被他打傷沒有。策六會意。回稱脊肋有些作痛。摸出兩角洋錢。叫小大姐快到帶的橋裏衍澤堂藥店買加料寶珍膏去。却睡囑小大姐不必去買。快尋宵岑燦光等到來。好與屈四講話。一面由如玉令娘姨將屈四軋住。不許他走。少停。宵岑燦光俱到。并合了幾個不三不四的人來。大家動問策六姓屈的怎樣行兇。被他毆打受傷。周策六假作呻吟。攢眉縮眼的說道。姓屈的與自己多與如玉相好。今天屈四先來。坐在前房。自己後到。坐在後房。誰知屈四吃起醋來。破口罵人。並沒還罵於他。他竟衝進房來。動手就打。尙虧躲得快。沒被打中要害。祇脊肋上受了兩拳。後虧如玉與樓上呂寓竭力勸。你們想天下那有這種不講理性的人。真是豈有此理。屈四聽策六講完。也要申說幾句。說是策六打他。並沒還打一下。衆人說相打既在後房。你是個前房客人。倘然不打策六。爲甚跑到後房中去。祇此就是先動手的真憑確證。還有何辯。逼着問他。如今打傷了人。還是見官。還是怎樣。內中更有個自稱探夥的人。說這一件事。定須投報捕房發落。不能在外間私自了結。立起身軀。叫二人快快跟着他走。免喊巡捕動手。策六當真跟了便走。屈四却那裏肯去。雖然明知是各人串的圈套。沒奈何避不出他。祇得

向大眾央求。情願給些傷費了事。策六尙睜着眼睛說道。你瞧瞧我姓周的是何等樣人。要你傷費做甚。虧你講得出來。還是與你打官司去。那個冒稱探夥的人也說一些不錯。誰要傷費。還不快走。屈四被衆人逼得極了。又氣又惱。回說就使要去。也須與如玉同去。到底是姓周的打我。還是我打了姓周的。他是一個見證。如玉冷笑答道。吃醋是你吃起的。衝進後房是你。破口罵人是你。伸手打人。怎說並不是你。我這見證勸你不要拉去的好。去了你更沒有便宜。衆人聽如玉講出此話。更一窩蜂拉拉扯扯的幾乎把屈四扯出房去。幸虧肖岑見嚇得姓屈的已經够了。做了一個好人。勸衆人且慢如此。有話商量。將屈四一把拉至後房。先埋怨他既然膽小。不該開罵。後說可憐你是個無用之人。一到了堂。必吃大虧。現在願出多少傷費。我替你解一個圍。調停此事。看他們允是不允。屈四說願出十塊洋錢。被肖岑啞了一聲。說十塊錢。他們怎麼最少須有一百塊錢。方可與你說去。我自己却不要你半個錢謝意。屈四躊躇不決。怎禁得外面策六槌拍的大聲催喝。始答應了五十塊錢。肖岑尙不肯說。後來加到八十。纔勉強一同出房。由肖岑賣個面情。叫策六看在他的分上。可否把屈四罰了幾十塊錢。席費。饒恕了他。策六假意不允。肖岑再三央懇。策六說饒他却也不難。每人須請花酒一席。連我連你在內。一共有十個人在此。叫他快拿一百二十塊錢出來。萬事全休。不然莫想過去。肖岑假裝不便再說。又與屈四商議。屈四無可如何。加足了一百塊錢。策六方纔應允。要他當場盡付現洋。不許隔夜。并說從今以後姓屈的不許再到此地。走到屈四身旁。那有這許多洋錢。要想先付十數塊。其餘寫張字據。明天約個地方付清。衆人恐他翻變。彼此不允。肖岑問他近處可有親戚。寫張字條。叫人借去。屈四回稱親戚雖有。別人去借不動錢。祇能自己前往。肖岑估量一回。道。這麼樣罷。我同你一塊兒去可好。屈四道。你肯同去。包你有錢。策六等尙恐肖岑有失。暗暗叫他莫去。肖岑料定姓屈的沒甚事情幹得出來。大着膽子。一定前去。遂與屈四出了寶和。

里到胡家宅一引小錢莊上取錢。這小錢莊是屈四與親戚拼股開的。到得錢莊門口。屈四進內。肖岑問他。可要跟你一塊進去。屈四求他在外稍待。萬勿聲張。馬上如數拿出錢來。肖岑估着屈四拍事。萬無一失。說聲快去。快來。放下了心。站在馬路旁邊。閒望。祇見燦光等也都來了。乃是策六恐防有變。差他們暗跟着。倘有三長兩短。便好報信設法。肖岑雖怪策六膽小。究竟拆梢是件犯法的事。禁不得屈四是個有手面的。在寶和里衆寡不敵。吃了現虧。一出門口。告知朋友。投訴捕房。頓時拿究起來。這還了得。所以心中甚恨策六辦事周到。衆人在馬路上逛了一回。屈四已經出來。向肖岑招招手兒。果然取出一封洋錢。向肖岑的衣袖中間一塞。肖岑問。可是一百。屈四道。點過數目。一塊不少。肖岑低低的道。此事幸虧遇見了我。算你便宜。你須要心上明白。感我的情。我們緩日見罷。說畢。拿着洋錢。揚長而去。屈四這一下。正如墮吧子。吃了黃連。有苦說不出來。并且。花了錢財。賣斷了一個相好。連寶和里那條弄堂。也都不敢再去。皆因他人太屈死之故。一言表過不提。再說肖岑拿到了錢。與燦光等打個暗號。因策六尚在如玉家中。大家興匆匆的回寶和里去。好分些過年盤川。路上共說屈四真是一個戶頭。這一百塊錢。拿得好不快活。好不容易。正在一路談講。走過新清和坊門口。弄堂裏飛也似的衝出一肩洋藍呢盤水鑽轎子。前肩抬轎的人。走得太急了。些那轎槓。在肖岑的肩上一撞。疼痛難禁。幾乎把手內拿的一百塊錢。落下地來。肖岑喊聲呵哨。一手急忙捏住洋錢。一手把轎槓一拖。喝問抬轎的。可有眼睛。這樣橫衝直撞。燦光等一班人。多是要有事。怕太平的。也俱一閃而上。把那轎子圍圍住。高喝。還不停將下來。胡家宅一帶。最多的。乃是流氓。看見弄口有人圍着。一肩水鑽轎子。曉得轎子裏坐的。定是信人。大家發一聲喊。和調起來。頓時把弄口擠得水泄不通。抬轎的三個龜奴。吃了一驚。大叫。巡捕先生快來。燦光在人叢中。睜眼向轎內一望。暗暗喊聲奇事。忙問龜奴。你們先生叫甚名字。住在那裏。我好像與他認識。祇要說得明白。

我勸藍大少。大人不作小人之過。放你們馬上便走。不必大驚小怪。三個龜奴。見有人動問姓名住址。兩個抬轎的。尚怕他尋到生意上去。不肯巡說。一個照燈的。甚是嘴快。當着衆人直講出來。正是

天涯遍訪無消息。

驀路相逢得姓名。

要知轎子內的信人是誰。燦光怎的認識。再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周策六曲院尋妻

平載三霄臺訪友

話說藍肖岑在小錢莊上把屈四的一百洋錢取到了手。與包燦光等同回寶和里。見周策六去。走過新溝和坊弄口。衝出一頂信人轎子。在他肩上一撞。疼痛難禁。拉住轎槓。與他爲難。哄動了無數閒人。圍圍團團裏。龜奴高喊巡捕。燦光向轎內一望。見轎中坐的信人。不是別個。宛像嫁過周策六的楚雲。暗想這又是機會到了。因向龜奴盤問他里居姓氏。兩個抬轎的沒有開口。那照燈的老實說道。我家先生。名喚雲寓。住在寶善街翠玉坊內。話尚未完。轎內楚雲已經一眼瞧見燦光。暗暗說聲不好。深怪照燈的不該多嘴告訴真言。連在轎中把小脚亂蹬。高喝抬轎的還不快走。與他們糾纏怎的。他們不肯讓路。走幾步就有巡捕。大家到巡捕房去。肖岑聽了這話。好如火上添油。正待動手發作。想將轎子推翻。索性鬧他一鬧。燦光在他衣上一拉。搖頭勸道。不可這樣。這是我朋友做的相好。無心撞痛了你。看我分上。饒他去罷。肖岑不知內中情節。尚還不肯放手。燦光用力將手指一擊。喝聲走罷。恰好其時巡捕到來。驅散閒人。那肩轎子向東而去。肖岑滿心不解。動問燦光轎中坐的究竟是誰。把他輕輕放過。燦光回稱路上不是謔話之所。且回寶和里再說。肖岑不便再問。因與衆人一口氣跑至如玉家中。把洋錢在檯上一放。那面色尚怒匆匆的。甚是不平。策六一見舊閨。可是鬧甚事情。燦光滿面笑容的答道。開了事。全得到洋錢來。麼。屈四那邊平平穩穩的已經了結下了。如今有一樁事。報個信息與你。這你聽了喜歡。策六道。還有甚事。燦

光道。你先把一百塊錢甚樣分派。分給好了。我與你慢慢的說。策六點頭。遂把一百塊錢。自己拿了五十。尚有五十交與肖岑燦光去分。因冒充探夥等那一班人。多是二人邀來。肖岑燦光。接洋在手。各人取了十五塊錢。剩下的二十塊。分與衆人。也有五六塊的。也有三四塊的。彼此歡天喜地而去。燦光等衆人去後。始把新清和坊無意中遇見楚雲之事說知。并說已知改名雲。現住在寶善街羣玉坊內。策六聽罷。跳起來道。天下怎有這樣巧事。我尋了他五六個月。羣玉坊也曾走過百十來次。沒有一些蹤影。不料今天被你撞倒。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了。但他既然真在上海。我們應該怎樣尋他。須與你商量一個主意纔好。肖岑對燦光道。原來轎子裏竟是楚雲。怪不道你不許我與他爲難。想我一生一世。就吃了近視眼的虧處。算來我與楚雲。從前不知見過幾十次了。怎的今天一些認不出來。燦光道。若講從前的楚雲。如今大不是了。我在常州見他的時候。本是個鵝蛋臉兒。如今變做削骨臉了。皮色本甚白嫩。如今也像黃糙了些。莫說你近視眼看他不出。就是我眼光很好。一時間也認不出來。如玉在旁聽三人講的說話。甚是清楚。他與楚雲本有心病。乘機向策六挑唆道。周策六。你本來初到上海的時節。意欲尋到了他。同他依舊回去。如今照包大小說來。那面貌已今非昔比了。不知你還要他不要。要他的快。到羣玉坊找他說話。勸他回鄉。不要的也須拿個念頭。難道就罷了不成。策六躊躇道。不瞞你說。這種人要他回去。再也收他不住。原是說說的了。但他仍在上海做這生意。不與他說一句話。真是太便宜他。所以要商量一個辦法。燦光想了一想道。此事我有兩條主見。但不知你走那一條。策六道。是怎樣的兩條主見。燦光道。第一條是爭氣不長財。你不要他住在上海。馬上投報捕房。辦他個遞解回籍。或是發堂。擇配。多甚乾淨。第二條是爭財不爭氣。不論什麼地方。你可寫張局票。把他叫來。先拿住了他做信人的把柄。然後跟他到羣玉坊去。假意不許他做這生意。鬧一個鷄犬不甯。看他們怎樣發付。尚然他們膽小。

必定來央求於你。那時看事做事。落得弄幾個錢。若是膽大。與你爭長論短。你就假稱赴官控告。到時我與肖岑出場。兩邊勸解。諒來必定有個下場。你瞧這主兒那一條好。策六道。兩條裏自然是第一條來得冠冕。但把他辦了遞解。或是發堂。他雖從此不得出頭。於我却也沒甚益處。肖岑嘆道。你這話講得不錯。損人不利己的事情。幹他甚麼。我想還是第二條有些意思。策六道。第二條意思雖有。祇怕鬧下來名氣不好。肖岑道。楚雲可是你正室麼。人家真正老婆。尚在堂子裏賣娼。不見得羞死了人。何況逃走出來的小老婆。洋場上有體面人。犯着這毛病的。不知多少。並不是你周策六一個。慮甚名氣。并且此事祇要做得割切。楚雲不講出去。還可包着你外間沒人知道。策六道。怎見得楚雲不講。肖岑道。祇消用話吃住了他。怕他講甚。這吃住他的幾句說話。臨時我能替你代說。你可放心。策六被肖岑一番攪撥。又因本有此心。頓時決定了個爭財不爭氣的念頭。當夜就想到戲館裏去叫個戲局。燦光道。戲局不好。而況時候也不及了。且等明天在番菜館裏叫他個大菜局。最好房間幽靜。叫來可以講幾句話。跟他同去。策六道。是那一家。燦光道。海國春罷。肖岑道。我們在那裏會齊。燦光道。五點鐘在大觀樓會齊。走過去最是近便。三人商訂已定。肖岑燦光回去。策六就在如玉那邊住下。這一夜因盤算明日見了楚雲。究竟怎樣去做。弄於他。心中不知轉了多少念頭。竟然通宵未睡。在煙榻上吸了一夜洋煙。直到天色微明。方與如玉上床共寢。及至醒來。早已紅日啣山。天光五點多了。策六慌忙起身。洗了個臉。跑到大觀樓去。肖岑燦光已在那裏開燈等候。吸過了二錢多煙。策六見開有煙燈。眠到煙鋪上去。一口氣也吃了二錢有餘。過足了癮。會過煙鈔。同到海國春去。揀了一個僻靜些的房間。各人點好了菜。策六寫了一張局票。巴不得馬上。去叫。被燦光將局票夾手奪去。扯得粉碎。策六不知爲了何故。問他。他可是不要叫了。燦光道。不叫他會來麼。但你局票上面斷斷寫不得個周字。寫了怕他迴避着你。或是托病不到。或遣娘姨先來探信。你怎樣

連這點子多想他不到。策六聞言點頭稱是。因問不寫姓周的叫。却寫那個。肖岑道。張王李趙。俱是大姓。多好寫得。否則一三三四等熟字。他們也不至起甚疑心。策六遂隨手寫了一個王字。局票交與侍者。叫他差人快去。一面吃些酒菜。老等着他。果然楚雲有好幾戶姓王的客人。見了那紙局票。不知是那個所叫。趕緊到來。方纔踏進房門。看見策六坐着主位。兩旁兩個客人。一個是包燦光。一個也甚面熟。一時却想不起他名姓。不覺心上吃了一驚。要退將出去。已被策六瞧見。喝住他道。是我叫的。到那裏去。快些進來。有話問你。燦光也在旁說道。楚雲你不要走罷。周大少到處尋你。尋得也已够訂。還不快快進來。楚雲見事已如此。想起策六當日種種騙人。受他大害。今日見面。有甚怕他。何不自且進去。索性與他硬挺。看他怎樣。因與跟局小大姐走進房中。在策六的對面坐下。說聲周策六。你從前騙得我好。今天虧你還有面目見人。策六聽他開口。就剝痛癢。到底當初所做的事。對他不住。不覺臉上邊露的一紅。勉強回稱。從前那一件事騙過了。你楚雲冷笑答道。你在常州買的房子。是那一處。無錫去做紗廠生意。是那一家。你告訴我。策六道。房子紗廠。怎的沒有。誰叫你要緊跑走。今日聞我則甚。燦光也道。房子是我的原中。生意是我的薦保。怎會沒有。多是你跑得不好。如今前事休提。今天策六把你叫來。因他曉得你又在上海做這勾當。他是個有體面人。臉子上怎過得下。故此仍想同你回去。不知你心下甚樣。楚雲鼻子中哼了一聲。又將眼睛對燦光一斜道。他還想再騙我到常州去麼。老實說。我手中已沒有錢了。叫他死了這條心罷。燦光道。有錢無錢。請他做甚。從前你嫁過策六。乃是真的。俗語說。嫁雞隨雞。你不該在常州出來。現今叫你回去。怎能不聽他話。說到此句。又走近楚雲身畔。低下頭去。湊着他的耳朵說道。萬一你執意不聽。倘然翻起臉來。怎樣是好。豈知楚雲不聞此語。猶可。聞了時。把臉一沈。高聲答道。他能與我翻得來臉。我不能與他翻臉麼。我的許多金珠手飾。問他那裏去了。算我當初嫁過與他。問他有甚憑據。況且我進

了姓周的門。沒有吃好用好。反把我手內東西。騙個盡絕。家中一些不顧。假稱到無錫謀事。不知跑到那裏去了。拋我與黃臉婆子在家。天天嘔氣。叫我怎能站得住腳。自然到無錫尋他。誰知連影蹤也多沒有。幾害我流落異鄉。好容易挨到今日。仍在上海。他還要與我尋甚麼事。真是豈有此理。這幾句話。喉嚨愈說愈響。策六等恐被旁人聽見。祇顧睜眼向房外瞧看。幸虧這時候番菜館正值上市。各房中人多口雜。夾着叫來的出局。東也唱曲。西也唱曲。琵琶胡琴。響成一片。所以並沒有人聽得。藍宵岑見楚雲不能服軟。暗想此地終非講話之所。與策六燦光使個眼色。立起身來。將楚雲一把。拉至洋臺半邊。假意問他在常州的時節。策六怎樣負心。怎樣騙物。叫他輕輕的細說一番。也使我們朋友知道。勸他差不多些。不再與你生事。楚雲果真一五一十的告訴着他。說了好一回話。相幫的因有轉局。屢次來催。宵岑乘勢說照你講來。當真多是策六不好。現在你既有轉局。我看祇管轉去。不必在此耽擱。倘然策六有甚麼說話。有我擔代。楚雲尙還不肯就走。宵岑手挽手的送他出去。策六假作攔阻。宵岑說他牽玉坊現有院子。有話不妨院內說去。何必在此爭執。策六始不去攔他。由他自去。宵岑既把楚雲用軟騙之法騙開了他。免致張揚。回身對策六燦光說道。此事我有些不靈。停回必得同到院子裏去。給些顏色他瞧。你們想是也不是。燦光道。他既然這樣吃硬。除了給些顏色。本來有甚別法。我們菜也完了。吃杯咖啡。大家去罷。策六遂喚侍者快拿咖啡茶來。各人一飲而乾。又取簽字紙簽好了帳。策六在先。燦光宵岑隨後。同到牽玉坊去。相幫的不曉得三個人是何等樣人。喊聲客人進來。三人因不知道楚雲房間。在樓上還是樓下。不便亂闖。立住了腳。正要動問相幫。恰好樓梯上跑下個大姐來。見三人站着不走。問他們到那個房中去的。燦光說是雲寓。大姐道。雲寓正是樓上。三人遂放膽上樓。見房間裏下着門帘。知道有客祇得在外房坐下。房中王家姆出來招呼。見三個人多甚面生。一一動問姓氏。并問那一位是做我家先生的。先生現在出堂。

唱去了。馬上就要回來。策六道：誰做你家先生。他既然在外未回。我們等他。就是王家姆聽口風不對。正是俗語說丈二長的和尚。一時摸不到他頭路。不覺呆了一呆。口中說聲請坐。回身走至裏房。暗叫相幫的快催楚雲回來。相幫去不多時。楚雲隨後就到。他一進門。就想給策六一個下馬威兒。說聲你來了麼。來得正好。我馬上跟着你跑。口中講話。手內把頭上戴的珠花。臂上帶的金釧。指上帶的許多戒指。一齊拿將下。交與小大姐取進內房。又把外罩衣衫脫去。像要與策六拚命。策六見他來勢洶湧。倒有些沒奈何。他燦光見策六沒有主意發出。在旁提醒他道：楚雲已願跟你走了。你可要報過捕房。然後領他回去。免得將來有甚糾葛。策六被他一提。猛然大悟道：捕房怎的不報。況且他出來了。四載有餘。怎能够要去就去。要回就回。這樣便當。他當真跟了我走。我就同他到巡捕房去說畢。跳起身來。將楚雲緊緊一把拉着便跑。裏邊驚動了王家姆與粗做娘姨。一齊奔至外房解勸。并問楚雲到底爲了何事。這三個客人是誰。楚雲約略說知。王家姆等聞言。大驚失色。一面用好言撫慰策六。一面把楚雲拉至裏房。說當初既然嫁過於他。不可這樣使性。吃了他的現虧。并叫相幫趕緊去尋阿素到來。一則楚雲是他來根。二則他堂子飯吃得久了。有些見識。這事究應怎樣辦法。須得與他子細商量。策六見楚雲被衆人圍進裏房。不好進去。祇能在外面發作。肖岑却在中間充做好人。用言婉勸於他。約有一刻多鐘。楚雲仍在裏房。並沒出來。阿素已被相幫尋見。一部包車。如飛的趕至院中。先到裏房。問明楚雲一切。後在門帘內向外一張。見有肖岑在內。他與賈逢辰從前十分要好。阿素嫁逢辰的那日。肖岑尙往賀喜。吃醉了酒。鬧出一場火來。真是一個最熟的熟人。并曉得他惟利是圖。有了錢。不論什麼事情。多好打話。策六今天同着他來。諒必與他是一路之人。這來意不見得定要楚雲回去。無非是彼此想幾個錢。沒有大事。因此定一定神。叫楚雲不可聲張。自己走走至樓下小紅房內。喚娘姨請肖岑下來。說有要話商量。肖岑問那個請我下去。娘

姨說是娘娘。燦光問你家娘娘是誰。娘娘答稱是阿素姐。從前包過花小蘭的。與藍大少向來認識。肖岑聽是阿素在此。點點頭兒。向燦光附耳說道。此事大約須在這人身上了。結。你們在此等我回話。待我去便來。說畢。跟着娘娘下樓。阿素與肖岑見面之下。先說了些別久的話。漸漸接入楚雲誤嫁策六。說策六已弄到他這個地步。不該再來尋事。要肖岑設法勸他。肖岑道。我自從在大菜間裏勸起。不知說過多少話了。無奈他執意不聽。也是枉然。不信。你問樓上邊大姐娘娘。阿素道。你勸他尚還不聽。再有那個去勸。不知他的心上究竟要甚樣。肖岑道。他口中要逼楚雲收場。心中不知他可要楚雲回去。我們雖是知己朋友。此事有關顏面。也沒有細問過他。阿素道。他如真要楚雲收場。借我們的洋錢與一節的開消甚樣。姓周的倘能拿得出來。我們怎好阻擋着他。拿不出。我們吃虧不起。若是他口不應心。口裏頭要逼他回去。心裏頭却不是這樣。也要他有了題目。我們纔好做這篇文章。藍大少。你想想。也不是肖岑道。楚雲共借你們多少洋錢。阿素道。借的錢尚還有限。目今已是年夜到了。節上的和酒局帳。收了場子。那個給錢。姓周的當真要他回去。這錢也須出在他的身上。我們拿下來好開消人家。肖岑道。這一句話。你講錯了。姓周的並不是討娶楚雲。怎好這樣說法。倘被他耳中聽見。說楚雲自逃出來的。你們不該收留逃妾。大膽賣娼。告到當官。莫說節上的和酒局帳。連借你們的許多洋錢。一個錢不見得還。并且還要辦你們一個罪名。我想此事有些不妙。最好的。是他肯拿幾個錢。叫他不要鬧出事來。那纔是個安靜辦法。但不知他允與不允。阿素聽肖岑說出此話。已把他們的來意拿準。一口許了一百洋錢。央肖岑馬上與策六說去。肖岑道。姓周的雖然沒甚身家。却不見得少了一百洋錢。怎好開口。何不你自己去說。阿素道。楚雲如今手頭沒錢。一百塊尚要問房間裏人借。湊多了。怎能拿得出來。肖岑道。不是這麼樣說。打蛇要打。在七寸裏面。一百塊錢。休得再提。你們當真要我了。這事情。我瞧沒有四五百塊洋錢。斷斷不能過去。阿素把

舌尖一拖道：「肖岑，你與我說頑話了。洋錢不是蘿蔔片兒，怎講得這樣容易。肖岑作色道：「我說的並非頑話。你們拿不出錢，且看策六的手面，聞得他近因尋找楚雲，在上海耽擱久了，結識了不知多少朋友，這回動起手來，暗中必有那忙之人，那時你們弄到個人財兩空，懊悔遲了。我這幾天，因年關將到，老實說，心緒碌碌，本來沒耐煩幹這事兒，你們自己定個主意幹罷。我要樓上去了，免得坐久了。策六疑心，阿素聽肖岑這一席話，講得斬釘截鐵，雖然估定他一半是虛聲恫喝，一半却恐弄假成真，到底做堂子的，最怕的是經官見府，衙門裏的差役人等，辦到堂子案件，那一件不認做發財生意，整百整千的書差堂費，敲個不了，往往官司還沒有落地，洋錢已不知花去多少，所以轉了幾個念頭，未便使肖岑丟手，差小大姐快到樓上去叫楚雲下來，大家商議。楚雲初時，因恨策六入骨，情願與他拚命，不肯拿出錢來。說上海地方嫁了人，又在堂子裏做生意的，不是我楚雲一個，但看林黛玉、張書玉等，那個不是嫁過幾次，又出來的，并且他們每嫁一次，必定溺一次浴，至少捲人家幾千銀子，不聽見有人尋到了他，後來阿素一再開導，說林黛玉等嫁的，不是官場，便是富戶，人人愛惜聲名，自然無事，不比策六是個滑頭，隨便甚麼事情，他多做得出來，又說：「你不肯花幾個錢，受他的累，還是小事，祇怕定要連累房間裏人，你心上怎能過意得去。楚雲沈思半晌，始勉強強強的答應道：「既然這樣，你可替我出個主意，祇要估着我力量來得，我就看房間裏人分上，求個安靜也罷。」阿素道：「你的力量，我豈不知，所以我說過一百塊錢，求藍大少了這事兒，藍大少因為數大小，不便去說，故此叫你下來商量。楚雲對肖岑一瞧道：「這就是藍大少麼？好不面熟。阿素道：「他從前與潘少安也是要好朋友，諒來見過。肖岑對楚雲道：「四五年前，果曾見過數次，諒你已經記不起了。今天這一樁事，一來我與阿素姐向甚要好，二則可憐你誤嫁策六，纔有今日，故願與你們解一個圍。若說一百塊錢，策六斷打不倒，豈不是不說的好。楚雲道：「依了策六，他要多少。肖岑道：「策六也還

沒說要錢。不過我與他是知己朋友。勸他幾句。尙能聽我。但要他壞這名氣。拿你的錢。至少必須四五百塊。不然。他怎肯受領。三人正在樓下商議。忽聽樓上邊一片搥棹拍凳之聲。大鬧起來。原來策六因等候宵岑已久。不見上樓。不知道是什麼樣子。其時裏房的客人已去。燦光與他使個眼色。故在那裏大肆咆哮。房中王家姆與大姐小玲。嚇着了急。一齊奔下樓來。要叫楚雲上去。楚雲萬分無奈。又向宵岑加允了一百塊錢。說今夜拿不出來。明天晚上。准有。央他暫勸策六回去。宵岑依舊不肯答應。直至阿素再三相懇。并說倘然策六決定不依。明天我們房間裏再辦幾十塊錢給他。宵岑始收了風箏。說你們再四央我。我的心腸最軟。且待把策六勸他出去。與他熟商。但我一個人的說話。尙恐不夠。最妙央包大少也幫點子忙。添些好話。方可萬妥萬當。說畢。起身上樓。與策六燦光兩個咬着耳朵。說了好一回話。燦光果然帶着宵岑。同勸策六。暫且回去。有話明天再說。策六要二人做個保人。明兒定要楚雲出院。二人含糊答應着他。策六尙還坐着不走。宵岑在先。燦光在後。拉拉扯扯的擁出房門。下落樓梯。向外而去。阿素等方纔放下了心。與楚雲回至房中。楚雲歎了口氣。痛恨策六。更覺刺骨。祇是無可奈何。阿素問王家姆房中的平大少幾時去的。聽說他本要碰和。分明被這班人一場混鬧。碰不成了。王家姆道。平大少去已多時。他說明天倘然沒事。日間再來補碰。阿素點頭道。這人說一是一。很彀得住。他從前並沒做過楚雲。今天怎樣忽要碰和。王家姆道。平大少我們房間裏人。一個不認得他。昨兒晚上。忽來打了一個茶圍。楚雲先生堂唱去了。沒有見面。他盤問我從前叫甚名字。可是嫁了人。又出來的。我沒有告訴着他。祇說以前之事。並沒子細。現在是從天津來的。平大少坐了片時。也就去了。今天第二次來。偏偏先生又不在家。他要寫請客票。請客碰和。斷命的周策六。那曉得他鬧出事來。阿素聽罷。對着楚雲笑道。原來他有心訪你來的。又與王家姆等說道。這人你們不認識他。我與楚雲先生。向來認得。姓平。名喚戟三。與楚雲先生從前做

的杜二少爺。甚是要好。多是天字第一號的客人。杜二少現在蘇州。沒有出來。他曉得楚雲先生改了名字。又在上海。故來做他。也未可知。此等客人。祇要能做下去。每節用掉三百五百塊錢。算得甚事。看來周策六的那注洋錢。定要出在此人身上。明天他來碰和。你們要格外應酬。周到纔是。王家姆等諾諾連聲。多稱曉得。楚雲却因戰三是個正人。凡是朋友做過的相好。向來並不剪邊。爲甚忽要在此碰起和來。況且在蘇州的時候。受過少敬一場奚落。站不住腳。纔起天津深恐戰三此來。或是少敬得了風聲。有信到申。叫他探訪下落。不見得有甚好處。口內雖然不說。心中却懷着鬼胎。故而祇與阿素隨口敷衍。面上略無喜色。阿素却認做楚雲。皆因策六糾纏。攪着心事。用言勸慰一番。直至兩點鐘後始回。當夜並無別話。翌日午飯纔過。肖岑已與燦光同到院中。尋楚雲與阿素講話。王家姆急差相幫把阿素喚來。肖岑先開口說。爲了你們這一件事。我們兩個人。昨天足足勸了策六一夜。策六一定要人。並不要錢。直說到個舌敝唇焦。方纔吐了句口說。要他安然無事。必須你們拿出一千塊錢來。我與包大少。因爲數太大。楚雲吃虧不起。着實求他看破。好容易說到四百塊錢。休想再說。故此先來給一個信。不知你們心上甚樣。楚雲道。昨天說是二百塊錢。怎的四百。肖岑道。阿素姐親口說的。姓周的二百不肯。房間裏再妍幾十塊錢。分明是三百左右了。燦光道。我與藍大少了這事兒。念你們是堂子裏人。謝儀一些不要。不然也須一百八十塊錢。豈不是四百了麼。你們備齊了錢。馬上就叫姓周的來拿。包你萬事全休。備不齊。祇怕今天不比昨日。必有些顏色出來。楚雲道。假如依他給了四百塊錢。他可寫張了斷寫條的筆據給我。肖岑道。這是什麼事情。他肯寫甚筆據。往後倘有翻變。祇消憑着我二人是了。楚雲搖頭不答。阿素也不敢應允。忽聽樓下相幫喊聲。客人上來。楚雲等疑是策六。大家跑至房外去瞧。誰知是平戰三約了三個朋友。前來碰和。一個是鳳鳴岐。一個是李子靖。一個是熊聘飛。楚雲阿素多認得他。急央肖岑燦光讓至外房。把正

房間騰將出來。由四人扳位入局。楚雲勉強在房應酬。看他們碰了一圈多莊。阿素來說。藍包兩人出外邀策六去了。看來此事祇好這樣。求個安靜。我家中現有二百塊錢。待我拿來借你。尙少二百。你自己把首飾妍湊。不然。我吃不起這個風。火楚雲見阿素如此怕事。不得不點點頭面允。阿素回去取洋。楚雲把新近有個客人兌與他新年裏用的一條珠勒扣兒。當了二百洋錢。剛巧兩處湊齊。策六等三人已到。肖岑燦光。催問洋錢可已措齊。策六豎起了一張瘦骨臉兒。一句口也不開。阿素把四百塊錢。交與藍包二人道。洋錢四百。如數湊足。往後再有甚事。必須你二位耽承。二人接洋在手道。自然多在我二人身上。說畢。將洋交給策六。策六點過了數。將鈔票納入衣袋。現洋籠在袖中。指着楚雲說道。看在藍大少包大小分上。這事便宜了你。回頭對藍包二人說。我們走罷。立起身來。揚長而去。楚雲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看着三人出去之後。懊悔當初不應誤嫁。忍不住流了一回眼淚。王家姆來說裏房的和已碰完了。叫他們寫張菜單。叫夜飯菜。他們不寫。馬上要走。你快進去。楚雲抬身入內。照例說了幾句對不住謝謝的套話。要留四人吃了夜飯回去。戟三回稱不消。把十二塊洋錢和洋交訖。說聲我們緩日再來。同着鳴岐等出院。邀他們到望平街口新開的又一都番菜館去。鳴岐等正怪戟三爲甚做了楚雲。忽然替他碰起和來。要問問根由細底。彼此並不推辭。一同前往。揀了一個座頭坐下。點好了菜。鳴岐最是性急。先問戟三今日何故與楚雲碰和。楚雲是從前少收做的。你向來在花柳場中頑耍。沒剪過朋友的邊。此舉真是奇怪。戟三搖頭道。那個要做楚雲。內中有個講究。待我說你們聽。并且我正月裏還要到蘇州去。探望少收幼安。正是

起到風波知世險。

訂來金石見交深。

要知戟三因甚與楚雲碰和。因甚要到蘇州。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求代死淑姬烈志

賦悼亡名士傷心

話說平戟三在楚雲院中碰和出來。邀鳴岐子靖聘飛。同至望平街新開又一邨番菜館飲酒談心。鳴岐最是急性。席間盤問戟三爲甚要剪少牧的邊。做了楚雲。戟三回稱並無此意。并說還要到蘇州一行。衆人不解。爭問既然不做楚雲。因甚替他碰和。蘇州去更有何事。戟三道。內中有個講究。我自從幼安少牧回了蘇州。酒地花天。不甚涉足。屈指已經四年多了。前天偶有一個朋友。說起羣玉坊新到了一個出色妓女。名喚雲寓。乃是從天津來的。房中尚有個半老青衣。風貌也甚去得。二人滿口蘇話。雖說從天津下來。好像先前曾在上海做過。并且多會嫁過客人。我疑心是鄭志和游冶之娶過的媚香。聽說他們本在天津。莫要近來又到上海。這兩個。當初嫁了志和治之。不多幾時。席捲而逃。志和治之憤驕四出。影嚮毫無。曾央我在上海縣新衙門兩處存下張案。不准再到滬地爲娼。豈容他肆無忌憚。故此滿意要去訪他一訪。若然不是便罷。倘使一花一葉。當真是豔香媚香。定須寫信赴揚。關照志和治之。到申控官重辦。不料蘇州少牧那邊。日前又有一封信來。提起有人從天津到蘇。聽說豔香媚香。與他從前做過的巫楚雲。春間多在津地。後來因團匪作亂。不知下落。剩下上海可有此三人蹤跡。信中又說志和治之。當日在申落魄。皆因豔香媚香捲逃而起。倘使來申。不可不發信赴揚。知會二人。到滬懲辦。稍俾二人當日氣憤云云。我得了這一封信。前日故親到羣玉坊去訪尋雲寓。沒有見面。昨天第二次又去。他又出外堂唱去了。沒奈何想請客碰和等他回來。正呼娘姨拿取筆硯。誰知外房闖出周策六的事來。因於今日補碰。倘然我早知道雲寓即是楚雲。那半老青衣是嫁過賈逢辰的阿素。並不是豔香媚香。你們想這一場和肯碰麼。至於到蘇州去的緣故。一則與幼安少牧。闊別多年。二則我久慕吳中山水。從未到過。意欲去游玩一回。並沒有別的事情。衆人道。原來如此。怪不得我們想不出你是甚意思。鳴岐道。你到蘇州幾時

動身。戟三道。明年正月元宵前後。鳴岐道。元宵後我也閒着沒事。與你同去可好。戟三大喜道。當真你肯同去。我一准過了元宵動身。四人談談說說。用完酒菜。各自散歸。光陰易過。瞬息新年。上海的年景。雖然歲歲有些更變。却也大同小異。不過正月半前。坐馬車的信人。年盛一年。那首飾也越是講究。儘有自己一些沒得。出了重價。向人租賃來裝場面的。至於身上衣服。從前凡稍有名望的信人。這幾天必穿百褶挂念四大紅縐裙。如今却把這條裙子減去。祇穿淺色褲子。愈顯得觸目妖淫。令人有世風愈下之感。戟三等到元宵一過。就想動身。忽然鳴岐感冒時邪。生起病來。患的乃是喉痧重症。急切不能全愈。戟三替他開方調治。吃了七八帖藥。始得轉危爲安。無奈病後體氣虛弱。尚須養息。不便出門。戟三又替他開了一張調理藥方。囑他在家調養。不必赴蘇。自己揀個日子。到招商內河小輪船局。包了一間房艙。收拾行李下船。向蘇進發。午後四點半鐘開船。翌日早上七點多鐘已抵蘇城。戟三上岸。在圍門外馬路上就近借了個來安客棧。把行李安頓下了。先到青蓮閣吃了碗茶。又到德花樓用些點心。方纔進城。問信往桃花塢去。先找少牧。次訪幼安。那知這年蘇地時疫流行。也與上海一般。患的多是喉痧。十人中有八九人不治。十分兇險。少牧一家數口。祇有自己並未沾染。餘俱先後臥床不起。延醫診治。功效毫無。聞聽戟三到蘇。知他醫理精明。心中大喜。急忙迎入內堂。彼此略敘些闊別話兒。就央他替合家治病。戟三絕不推辭。每人診過了脈。說內中祇一三十多歲的傭婦。一二十多歲的厨丁。病入膏肓。不可救治。早些送令回家。其餘俱幸尙無大害。遂各人開了一張藥方。叫少牧但放宽心。服藥後自當日見輕。可少牧感謝不盡。問戟三現住何處。何不見行李到來。戟三回稱已借在來安客棧。不必驚擾。少牧一定要差人去取。戟三說府中有病不便。且俟緩日。并問幼安的住處。離此多少遠近。少牧道。安哥就在前街。離此並不甚遠。但聞他也在患病。不知近日如何。我因家中乏暇。尙未去探問過他。戟三驚道。他得的可知是何病症。少牧

道。也是喉症。并且也不止自己一人。戟三道。喉症本來最易傳染。但像今歲這般利害。却也少有。幼安不知請過甚麼醫生。我很有些放心不下。此症今年有人說忌用涼藥。然用竹葉石膏湯。奏效的也有。白喉忌表書上。說忌用表藥。然用麻黃取汗見功的甚多。總之必須察看病人體氣若何。脈理若何。病勢若何。再三審慎。纔可開方。決不可膠執成見。致誤性命。幼安患此險症。倘然服藥有誤。那還了得。我立刻要去看他一回。明日再行到府可好。少敘聽他要馬上去探望幼安。不便相留。就說既然如此。我替你喚乘轎子前去。免得沿途問信。去過之後。并可仍回舍間叙談。一來稍叙闊衷。二來明晨好替合家覆診。不知意下若何。戟三點頭。口稱使得。少敘遂親自出外。叫了兩名轎夫到家。轎子家中現有。抬將出來。請戟三上轎。向謝幼安家而去。將到門首。祇聽得屋中有鳴鑼喝道之聲。門口豎着兩盞姓謝的黑字高燈。牆門間內站着許多六局人等。亂紛紛的正在那裏料理出殯事宜。戟三不知已到。並不在心。及見轎子停將下來。不覺吃了一驚。急問轎夫可知謝家故了何人。幾時死的。是何病症。轎夫回稱。聽說故的是姨太太。昨天晚上喉症身死。戟三在轎中暗暗跌足道。可憐可憐。姨太太想是桂天香無疑。此人性情溫厚。風度端凝。看來很是個載福之人。却不料這般沒壽。但不知幼安病體甚樣。急須動問明白。若使已經痊癒。不妨進去一弔。倘尙臥床未起。此刻不便入內。祇得明日再來。因差轎夫快去打聽。轎夫答應一聲。去了片時。回至轎前。答稱打聽得謝老爺也患喉症。已經稍愈。不過尙未見容。戟三始略略的定下了心。分付轎夫不必進去。仍回桃花塢杜家。明天再說。轎夫擡上肩頭。如飛回去。路上邊見所備喪儀。應有盡有。那靈柩已從門內出來。戟三暗想天香人雖柔淑。究竟是個妾媵。幼安並不是僭分越禮之人。怎的替他如此排場。內中當有緣故。明兒必須細問一番。轎中一路思量。早已回至杜家。少敘怪他去得太速。急問見過幼安沒有。戟三將謝家故了姨太太正在出殯之事訴知。并說姨太太未知可是天香。或者另有其人。少

枚聞言驚歎道。安哥家內。祇有一妻一妾。那有別人。不知天香得何急病。怎的先時我這裏也沒些信息。並且沒有發喪。戟三道轎夫說起也是喉症。諒來爲日不多。故你並沒知道。若說沒有發喪的緣故。必因安哥病未大愈。無人料理所致。少牧嗟歎不已。其時轎夫已將轎子在牆門內原處停好。由少牧給發轎錢去訖。戟三是夜住在少牧家中。與少牧抵掌談心。講了大半夜的說話。天明起身。替合家覆診了脈。果然一個個藥到春回。那病勢俱減了好些。送回去的一個傭婦。一個厨丁。午飯以後。有人來說。多已死了。少牧更佩戟三指下高明。想起幼安病難略痊。急需調理。自己家中的病人。今日既俱略見輕。不妨陪着戟三。同到謝家一走。因與戟三說知。戟三答稱。同去最妙。二人遂步行出門。取道往謝家而去。我且按下慢提。先說謝幼安自從娶了桂天香回家。天香的溫柔淑慎。不但深得幼安之心。齊氏眉姑也。因他性情和厚。舉止大方。絕不似青樓出身。頗以青眼相待。前集書中早經表過。無俟贅言。轉瞬四年有餘。幼安的長子麒麟。已長成了。天香因未曾生育。愛如己出。誰曉那年蘇地。忽然疫症盛行。麒麟也患起爛喉痧來。幼安夫婦大驚。急延醫生診治。天香也着急萬分。每日在房陪伴。并料理湯藥一切。看看麒麟日重一日。幾致不救。幼安傷感異常。自己也發了一個寒熱。隱隱喉間作痛。飲食不進。其時齊氏照顧麒麟。尙自不暇。怎能再顧幼安。遂由天香一人衣不解帶的盡心服侍。一連三日三夜。誤服了醫生三帖涼藥。腹中內餓起來。口裏狂言謔語。病勢愈見沈重。天香祇嚇得魂不附體。自己雖然無病。那飲食也如幼安一般的水米不沾。到第四日的晚上。換了一個名醫看治。認定此症。必須用麻黃取汗。十分裏方有二三分可救。因進了一帖表劑。第五日身上發了些似斑非斑。似疹非疹的東西出來。那喉間却仍作痛不止。寒熱也並沒退涼。天香慌得無可如何。大凡婦女遇到家人重病。最信的是禳星拜斗。叫喜看香。求籤問卜。種種匪民惑世之事。吳中此風更盛。天香却因幼安不信。不敢私下去做。況且也知道他並無益處。徒費資

財。惟念昔年在上海的時節。曾與幼安同至丹桂茶園看戲。見演的第六本查潘鬪勝。查三大病。其妻割股救夫。竟得霍然而愈。遂起了個割股的念頭。又念幼安患的乃是喉症。飲食不進。割股怎能醫得。不覺分外擔愁。侍病到第六日的晚上。醫生仍用麻黃表劑。幼安服藥之後。伏枕昏睡。汗出如漿。天香認做病勢愈兇。更形憂急。等到人定之後。獨在床前坐了一回。想起自從身入烟花。幸遇幼安娶爲筵室。屈指四年有餘。雖未生得一男半女。幼安夫婦。何等抬舉。如今麒麟病重。不知凶吉如何。幼安又這般危險。倘三長兩短。怎報得謝氏深恩。眼中止不住流下淚來。細想幼安雖不信禱鬼求神。依了我們女流的見。究竟鬼神未必沒有。何不趁此夜深人靜之際。焚香叩告。過往神祇。倘能默佑幼安病痊。自願代他一死。否則亦誓不獨生。當向神前盟誓。以冀挽回造化。立起沈疴。除此之外。叫我身爲婦女。再無良法可思。因此定一定神。決了主意。其時幼安呼呼吸鼻息。睡得甚濃。遂輕輕的移步出房。取了三對香燭。一對點在當天一對灶上。一對乃是家堂。點好之後。一處處虔誠默禱。不知磕了多少壽頭。那額上竟如栗暴一般的瑣腫起來。天香不覺得一些疼痛。直禱到金雞三唱。燭燼香消。天色微明。始防幼安醒來。悄悄回房察視。幸喜他安睡如故。身上的汗已覺得退了。額上熱度。也比日間涼了許多。心中暗暗歡喜。深感神鬼有靈。第七日仍請原醫覆診。醫生始說病有轉機。囑天香這幾天內。務要格外留心。天香唯唯。又問麒麟看來甚樣。醫生也說可保無妨。天香略略放了些心。是晚三鼓以後。依舊誠心叩禱。一連又是三天。幼安喉痛稍鬆。已能略進湯粥。麒麟也漸漸好了。天香喜不自勝。却已十日十夜的並沒安睡。那精神疲乏已極。見幼安病有起色。這夜始在房中小榻之上。和衣假寐片時。說也奇怪。天香願代幼安一死。出自至誠。果然天響其衷。幼安的病體將痊。天香却於是晚大病起來。睡夢中渾身焦熱。喉間作痛異常。把他一驚而醒。暗喉聲不好。起身走至妝檯半邊。拿了一面鏡子。把自己細細一照。見面赤如火。咽喉紅腫。竟與幼安起

病的時候一般無二。急忙將鏡撇下。仍在榻上邊眠將下去。自知這一場病。應了連宵禱告之言。斷斷不起。却喜幼安已能無恙。正當視死如歸。因此絕不聲張。恐防驚動幼安。反爲不美。在榻上翻來覆去。挨到天明。有娘姨進房掃地。始與他輕輕說知。今天身子甚是不適。與少爺一樣。患了喉痧。娘姨聽見大驚。連說如此怎好。必須關照。大少奶奶。趕緊延請名醫診治。天香慌忙搖手。叫他不可亂嚷。驚醒少爺。他是個病後之人。最好使他靜養。不許大驚小怪。那知幼安已醒。語語被他聽得。急問天香怎樣。天香尙想瞞他。回稱沒有其事。你祇安心養病。幼安道。休瞞我。今天你也起了病了。因怕我聞知着急。不肯直說。但今年這個喉症。最是險惡。這不是瞞得過我的事。怎好不去知照大少奶奶。上緊延醫。口中講話。那身子要想掙扎起來看他。天香已在榻上覺察。忙叫娘姨止住。自己強打精神答道。偶然有些寒熱。並不打緊。停回你有醫生到來。央他順便開一藥方是了。何必此刻去請。我祇望你早日痊癒。休要煩心纒好。幼安道。我的病十分中已去了三四分了。怎麼你又傳染起來。這多是服事得我太爲勞頓所致。叫我心上難安。天香聽幼安說出此話。不覺暗中流下淚來。說服事你乃是我分內之事。何言勞頓二字。你休過意不去。幼安道。話雖如此。但願你無甚大病。最妙。二人正當講話。恰好齊氏進房。說麒麟兒今日身熱退涼。痧子已經發透。喉間腫爛。亦已稍痊。看來可保無虞。真是萬分之幸。幼安道。麒麟兒病愈。當真萬幸。可奈天香昨夜又得起病來。我正要叫娘姨告訴着你。快去請醫。齊氏驚道。天香好端端得的甚病。天香在榻上答道。人有旦夕禍福。偶爾有些感冒。諒來沒甚大病。說畢。把手向齊氏一招。將他招至榻前。勉力掙起了上半個身子。附着齊氏的耳朵。將連日幼安病重。每夜焚香告天立誓代死之語訴知。又說今日我果然患了喉痧。自知此病一定不起。這是我求仁得仁。何必延醫診治。我死有何足惜。祇要幼安早愈。報得他娶我之恩。九原自當瞑目。說罷。淚如泉湧。齊氏聽天香說出一番慘話。也不免淚痕盈睫。恐幼安聽見起疑。只得忍

住。寬慰他道。人生生死。乃是大數。那有代得的道理。何況你具此一片好心。鬼神有靈。更當呵護。說甚無須延醫服藥。我即刻差人去請醫生到來。望你還須自己保重。爲是。天香尙欲有言。齊氏伴稱出房已久。恐麒兒欲飲湯藥。停刻再來看你。卸身出外。取了幼安一張名帖。差人飛請看治幼安的醫生到來。先與天香診過了脈。問他病勢若何。醫生回說。比幼安初起更甚危險。務要格外當心。也開了一紙麻黃取汗的表藥。又取吹藥吹過咽喉。并給了一服異功散。一張膏藥。貼在喉間。等他起泡之後揭去。天香見醫生開好藥方。囑他替幼安覆診。并問可能從此就痊。醫生因又與幼安細細覆診一過。回說祇要飲食留神。定可保得無事。天香聞言大喜。祇苦的是飲食留神四字。此後不能自己細心侍奉。一陣心酸。又不免淚如雨下。幸虧面朝着內。沒人看見。醫生立方已畢。起身告辭。齊氏取方。差人撮好了藥。第一帖先煎與天香服下。第二帖煎與幼安。這日苦了齊氏一人。既要當心幼安。又要留意麒兒。更須照顧天香。心下好不着急。滿望着天香服藥之後。也如幼安藥到病除。不至竟應了代死誓言。誰知道彩雲易散。圓月不常。天香的祿命已絕。一樣喉症。幼安服了麻黃表劑。發汗見功。天香體焦無汗。反覺得病更增劇。翌日。醫生加重原方。再進一帖。依然是功效毫無。幼安這天。已能略在牀上起坐。看見天香病重。想起因自己病中服侍而起。不覺心如刀絞。幾次要走至榻畔看他。多被天香叫入止住。不許勞動。到了第三天午後。醫生以連進表劑。邪不外達。症已不治。不肯開方。告知齊氏。趕快另請高明。齊氏慌了主意。再四懇求。始勉勉強強的開了十數味藥。那脈案却寫了三百多字。無非是症成棘手。圖卸肩担的老套話兒。齊氏一面差人出外去照方撮藥。一面微向幼安前露些口風。說天香病已垂危。倘有不測。休得過悲。自己保重。病體要緊。幼安聽了。情知不妙。倚枕嗚咽不已。旁晚後。藥已服下。天香熱勢愈熾。臥不貼席。幼安再忍不住。起身走至榻邊。慰問一番。天香仍言並無大病。祇勸幼安安睡。那喉音却已不甚清楚。幼安好不悲慘。伸手撫

他額上似有膩汗溢出。聽他喉間氣息微微的起有喘聲。料着今晚須分外留神。叮囑娘姨等在房陪侍。自己也強打精神。不敢再睡。果然延至天明時節。天香肝風大動。睜眼見幼安在側。將手緊緊握住。說了聲你自已保重病軀。言畢將手一鬆。含淚而逝。時年二十有七。驚夢痴仙。著書至此。有詩悲之曰。

一現曇花太可憐。

夜深泣寫分釵痛。

淚溼燈前百疊箋。

傷心紫玉竟成烟。

天香已死。幼安幾忘自身尙病。大哭一場。幸虧齊氏進房苦苦勸住。并扶他到自已房中安息。並商量一切飾終之事。幼安因正室在前。諸事不便僭妄。齊氏以天香侍病勞心。甚至立誓代夫一死。此等婦女。豈尋常侍妾可比。故請幼安破格。以次室之禮相待。所有喪儀。除鳴砲外。准用執事。鼓樂。魂轎。容亭。頂馬等類。甚是熱鬧。所以載三。瞧見疑心。幼安並非僭禮之人。何以如此排場。其中必定另有意思。要等見了幼安。問個明白。正是這個緣故。幼安當天香入殮之時。一來病體未痊。二來齊氏恐他傷心。央幾個要好親友。把他陪住在房。不令下樓。直至盛殮已畢。靈柩出門。停頓謝氏宗祠。方與幼安說知。勸他不可過悲。且等病愈之後。擇期安葬。幼安因齊氏此事。調度有方。足光泉壤。天香已死。不能復生。并念天香自己與麒麟兒得愈。祇能略解悲懷。是日祇以看書消遣。不聞外事。看到晚上。齊氏與家人等。深恐勞神太過。勸令服藥之後。早些安睡。那知不睡猶可。睡在枕上。便覺天香生前許多賢淑。不由不悲從中來。覆去翻來。那能成寐。況兼這晚的天氣。又值風雨交作。瀟瀟淅淅。不絕不停。幼安聽了。更增悽慘。因倚枕成望江南悼亡詞四闋。起來援筆寫道。

多少恨。草草短綠驚。一死癡心甘替我。
多少恨。嫁我四年餘。貞靜未曾貽女吐。
多少恨。如卿一憶一傷情。
多少恨。嫁我四年餘。貞靜未曾貽女吐。
多少恨。如卿一憶一傷情。

多少恨。恨汝太情癡。每爲遲歸常不寐。偶當小別便相思。心緒夜燈知。
多少恨。永訣淚如珠。雙手握懷悲絕命。一言觸我保微軀。腸斷五更餘。

寫畢。低誦一遍。淚下沈瀾。把齊氏從夢中驚醒。起身勸勸一回。幼安嘆了這四首詞。傷心過甚。一時那能
慰解得來。幸虧麒麟兒在牀上再三勸父親不可過悲。并故意尋些古書上的僻典動問。幼安始收住了淚。
與他答對。岔了開去。少頃見牀上邊天色微明。那風雨也略略止了。齊氏因幼安父子俱是大病初愈。勸
二人大家安睡。幼安將所填的望江南詞摺疊好了。移步至牀和衣而臥。齊氏替他蓋了一條棉被。尚怕
春寒砭骨。又加上一條五彩絨毯。這多是天香平日侍奉慣的。如今天香死了。不由不齊氏擔心。所以齊
氏想起天香若在。能爲自己替力。也不免暗暗流了許多眼淚。幼安傷感了足足一宵。眼多沒有合過。此
時覆睡。方纔深入黑甜。鼾聲微起。麒麟兒父親酣睡。也就朦朧睡熟。夢裏頭却還勸着父親。這是父子天
性。非不關痛癢之人可比。齊氏聽麒麟兒夢中勸父。低低的喚醒了他。說桂姨雖死。爾父有爾母侍。決不
使他過於悲傷。爾可安心睡覺。麒麟兒點了點頭。始又翻身睡去。齊氏向來起早。因見天已大明。起身梳洗
過了。料理家事已畢。到天香的靈檯上面。親手點了枝香。因天香生前好潔。叫僕婦們將靈檯收拾潔淨。
瞥見幃內壁間掛着一張八寸長天香的古裝照片。想起天香臨終倉卒。沒倩畫師畫得遺容。昨天出殯
時。容亭之內。供的也是此照。必須請人畫過纔是。又想畫家於傳神一道。有幾個十分裏有三四分相像。
何況從小照上摹擬下來。除非是西法寫真。方能够絲毫不爽。何不俾回告知幼安。寄到上海畫去。豈不
甚好。想罷一番。出了靈幃。回至房中。看幼安父子曾否起來。其時日將亭午。幼安已起。悶坐牀前。麒麟兒半
起半眠的陪着。齊氏問二人今日身子可好。可曾進些早膳。二人回說身子尚好。早膳爲時已晏。不必進
了。齊氏見幼安髮辮蓬鬆。自從患病之後。沒有梳過。因在鏡奩中取出梳具。親替幼安梳了一條辮子。娘

姨來報午飯已經端整。齊氏先取粥來服侍。幼安父子用過。然後自己下樓吃飯。正要回至房中。把替天香到上海書一西法放大遺照之事告知幼安。祇見謝義進內。報稱桃花塢杜二少爺與上海來的平戰三平大人。聞主人有病。特來問候。現在書房裏面。不知請主人下樓。還是請二少爺等上樓。正是

深悲桃葉辭根去。

恰幸金蘭入室來。

要知戰三少叔見了幼安甚樣解慰於他。幼安能略減悲懷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平戰三愚友勸游

杜少叔別兄訪學

話說齊氏眉姑在樓下午膳已畢。正要回房。與幼安商量替天香畫一西法放大遺照。謝義報稱杜少叔與平戰三前來探望幼安。齊氏因少叔與幼安是通家至好。戰三雖是初次到此。既與少叔同來。何妨請他上樓。免得幼安大病初愈。不便下樓會客。故即分付謝義。請二人樓上相見。自己暫在樓下略坐。謝義答應自去。引領二人登樓。并先進房報知主人起身相迎。戰三與幼安見面之下。說不盡許多別緒。幼安把自己患病。幾乎不見故人的話。訴知。並問少叔。聽說你家少甫等也沾染此症。不知近日可痊。何以好幾天沒有來了。少叔道。正因家下諸人患病。故而多天未至。刻下俱賴戰哥哥到蘇醫治。可保無妨。戰哥哥日前來。一則聞你有恙。故與我特來探訪。二則意欲索取所服藥方一視。替你悉心調理。三則聞桂姨身死。願向你解慰一番。幼安微歎道。再休提起桂姨。真是出人意料。至於我所服藥方。正要請教戰翁。遂喚僕婦把服過各方一齊取來。雙手呈與戰三。逐紙看過。戰三說。先前誤服涼劑。真是可險。用麻黃的兩帖表藥。下得果甚的當。近三天的調理藥方。依我看來。却又不甚得力。可要另開一方。以期早日復原。幼安大喜道。如此最妙。并向麒麟一指。說小兒也是喉症初愈。亦須費心一診。戰三道。這是極便之事。何言費心二字。遂替幼安診過了脈。在桌上提起筆來。開方已訖。又與麒麟診脈定方。幼安令取天香服過的三

紙藥方與戟三瞧看。說同服麻黃表劑。爲甚天香不救。戟三搖頭道。喉症似是而非者甚多。豈可執一而言。桂姨病中未曾診視。何能懸揣。但古人說。修短有數。此事祇好付之達觀。務須自己保重。爲是。少牧道。桂姨得病。共有幾天。怎的我處一些不知。幼安將自己病重。天香求代。祇三晝夜。身熱喉痛。便爾殞命的話。一一告知。說罷。眼中又欲流下淚來。戟三肅然起敬道。桂姨有此志節。真是可嘉。要到這般倒室。甚爲難得。你更該稍減悲傷。成全他一個求禱之心。方爲不負。何得學兒女子態。可知他泉下難安。少牧也極口贊歎。天香不已。苦勸幼安稍釋悲懷。幼安連聲唯唯。三人談了多時。戟三恐幼安過於勞乏。起身告辭。說明後仍與少牧再來。幼安問他在蘇尚有幾天。就擱。可曾游過虎邱山。滄浪亭等許多名勝。戟三說。自到蘇州。祇因少牧合家抱病。未曾出遊。如今須再稍住幾時。且俟大家病愈。遊個暢快。幼安道。果能多住數天。不論到何處遊玩。倘我精神稍健。定當奉陪。戟三笑道。得你與杜氏弟兄。一同做個鄉導。再好沒有說罷。與少牧握手出房。幼安要送二人下樓。二人執意不許。出了房門。一拱而別。幼安因呼謝義代送。不必絮表。齊氏聽少牧說戟三已去。并聞謝義說戟三開有兩紙藥方。上樓問幼安。今天你父子服那個的藥。幼安道。自然戟三醫道高明。從前我在上海。見朋友中凡有疾病。必定請他看治。真能指到春回。我與天香多曾因病服過他藥。立見奏效。今番若知早在蘇州。請他到來。天香或者有救。也未可知。齊氏點頭稱是。將方交與傭婦。令他速醺謝義。照方購藥。并令生好風爐。以便藥到卽行煎服。幼安自與戟三少牧講了回話。知己相逢。覺得甚是神閒意適。身子並不疲乏。齊氏見他甚不怕煩。遂將欲替天香畫照之事。說知。問上海那個畫家。畫得最好。幼安道。照片放大。上海共有三個法兒。一法是仍用照相機具照放。不論數寸多可放得。一法是油畫。一法是鉛筆寫真。俱能絲毫不爽。鉛筆的更是經久。一任年深月遠。永不走色失神。若說何人畫得最好。記得四馬路大新街。有個安徽人張桐山。最擅此法。他潤格上三十寸。

大的是六塊洋錢。何不將照片寄到上海。請他趕緊一畫。大約一禮拜可以寄回。齊氏道。鉛筆畫的能着色麼。幼安道。一樣可以着色。但是不着的妙。着了色。不免有些俗氣。齊氏道。畫半身的好看。還是畫全身的好。幼安道。半身的覺得動目。竟畫半身的好。齊氏道。如此你。今天可能寫信。馬上將照片寄去。遲了恐神回之日。不及懸掛。幼安點頭稱是。遂當下寫了一封便信。令齊氏將照片取來。用油紙包裹好了。寫明信面住址。立喚謝義送到郵政局。雙掛號。寄往上海。信內寫着此係姪人遺照。務望撥冗速繪。以便寄蘇。懸掛。果然不到一禮拜。已經畫就。連原照仍由郵政局寄至蘇州。幼安父子。這幾日。因服了戟三的藥。身體一日好似一日。幼安已能下樓。接到那張畫照。急與齊氏。麒兒。展開同看。見當真畫得神情畢肖。態度如生。祇歎他少了口氣。幾像個活的一般。齊氏。麒兒。連贊畫得真好。幼安看了又看。想起天香在生。又不免傷心不已。就在這照片上面題了兩首七絕。援筆寫道。

短綠草草四年荒。

散盡天香綺夢殘。

今日畫中留情影。

痴心還當在生看。

似爾知心有幾人。

淒涼對鏡喚真真。

憐卿一半還憐自。

恨海何從着此身。

寫完。淚痕盈睫。幾乎流濕筆尖。齊氏。麒兒。見他又傷感太過。急忙將照收起。喚傭婦交與謝義。送至青陽地鏡架店。配面金邊木鏡。懸掛靈前。八寸原照。收儲箱內。不令幼安對鏡思人。光陰易逝。天香故世之後。神回已過。瞬息五七之期。衆親朋敬他爲人。紛紛致唁。戟三少收。是日也親自往弔。見幼安病雖大愈。與他談論之間。祇要提起天香。便覺唏噓欲絕。知他依然未能忘情。戟三因約明日同游天平山。與他消愁破悶。并觀萬笏朝天。謁范文正祠。後天游滄浪亭。謁五百名賢祠。少收更約再後天在留園設席小飲。幼安知道二人用意。并念戟三到蘇以來。自己臥病在家。尚未稍伸東道之情。故約第四日。在燈船備酒游虎邱山。請戟三便飯。少收與少甫作陪。彼此訂期而別。少甫此時病早復原。所以天平山滄浪亭留園等。

處亦俱同往。第四日，偕至虎邱。幼安叫的是最出名小陳家的大號燈船。備備備備甚精潔。四個人下船之後，船家問可要帶局。衆人俱因曾經滄海，回稱不必。分付將船緩緩開行。沿途淺酌低斟，藉看七里山塘風景。船至虎邱，停棹。四人上岸，經過新建的李公祠，進內遊玩一回。戟三要到五人墓去。幼安說墓在普濟堂對河。船已開透，戟三問真娘墓在虎邱何處。少牧道：就在山上。我們上山去罷。四人遂歇步上山。到得山頂，戟三見煙景蒼涼，動問幼安知是髮匪時蹂躪所致。山側有泉，已難汲飲。山頭有塔，已不可拾級而登。祇在平方無比的那塊千人石上，開立一回，遙望獅子山正在面前，作回視狀，覺得吳諺有獅子回頭望虎邱之語，真是不錯。其餘衆山環列，一望在目。少甫弟兄指着此是何山，離此有多少遠近。一說與戟三得知，衆人瞻眺多時，折至真娘墓側。戟三見後人立着塊古真娘墓的四字墓碑，甚易辨識。說古來名妓甚多，却除了西泠蘇小、虎阜真娘、芳塚一坏，豔名千古。此外尚有何人，可知後世留名人生真是不易。幼安等聞言，點頭感歎。時見滿山雲氣迷濛，天將下雨。幼安急邀衆人入寺烹茶。果然大雨如注，足足下了一點餘鐘。祇見山光滴翠，巖影浮青。比了初上山時，又換却一番眼界。雨止後，天已薄暮。船家來請下船。深幸虎邱並不是高山峻嶺，雨後難行。四人攜手下山，尚還不甚艱險。登舟之後，幼安仍囑船家緩行，并令重整杯盤，復開夜宴。以盡一日之歡。故此回到閶門，已是定更將近。那天遊得最是暢適。少甫見這數日玩水游山，衆人迭爲賓主，自己尚未作東。因約翌日游穹窿山，也是船去。他做主人，穹窿離城較遠，途中必須耽擱一宵。在船剪燭清談，有時至船唇望月，飽看四山夜景，更覺得心曠神怡。少牧游得高興，穹窿回後，索性約游無錫惠泉山，仍坐燈船前往。不趁小輪，路上往來，共是三日。又在惠泉山下停了一日。少牧令船家備了十幾個大盃，滿注惠泉水，并買了許多的惠泉酒，回去餽送親友。戟三也因惠泉是有名的天下第二泉，愛他清冽無比，向少牧要了兩盃，預備帶回上海。四人自游天平山起，先

後一連游了十日。幼安每天與知己徘徊。始把傷悼天香之意。不知不覺的十分中減去五分。戟三因到蘇日久。今見幼安悲懷漸釋。已可放心。故從無錫返蘇之後。告知杜氏弟兄。便欲動身赴申。少甫尚要約他與幼安共游光福。戟三說留些勝地。下次再游。決計後日定要起程。少收知他素性不便強留。因與少甫約他明日在聚豐園常熱酒館。置酒餞行。并與幼安說知。幼安聞戟三動身。甚是惜別。又因杜氏弟兄。明日已在聚豐園定下餞行酒席。自己要餞。祇能後天。不知戟三可能够多住一日。那天故在聚豐園席上。當面約他明晚在德花樓叙別。戟三因輪船開放。必在日間三四點鐘。再四力辭。幼安道。人生難得乃是知己。此次我們分袂之後。不知何時再晤。明兒務必一叙。戟三不便過却。想出個兩全之法。請幼安將夜酒改爲午酒。飲畢後便可下船。幼安大喜。當下點了一張菜單。差謝義到德花樓定好了菜。整備即日午叙。那知這夜幼安在聚豐園。良朋角飲。吃得免過醉了。些酒能爲人合歡。亦能觸人離緒。飲到半酣之後。想起天香在日。每逢小醉歸家。彼必起身慰問。並具茶果醒酒。夜半後更爲煮粥充飢。如今扶醉而回。濟氏諒已安睡。雖有僕婦可喚。那能着意知心。頓覺愀然不樂。將杯向席上一放。幾乎淚湧如泉。因恐戟三等衆人瞧見。託稱酒已過量。不能再飲。伏桌假寐。戟三何等精細。知他又觸動悲懷。暗與杜氏弟兄說知。就此大家散席。並送幼安回去。一路用言勸慰於他。幼安回至家中。急切不能成寐。方纔朦朧睡去。便從夢中哭喚天香。齊氏聞聲大驚。高聲喚醒了他。問他今夜因甚如此悲感。幼安答稱醉後不能自主。齊氏想天香死已逾月。丈夫尚這樣傷心。莫再鬧出什麼病來。心下甚是不安。最妙有人陪他出外去游。玩一兩個月。把悲悼天香之心。冷他一冷。然後回家。方可漸漸的淡將下來。聞得謝義說平戟三明天要赴上海。何不勸他也到上海一游。聽他時常說起。上海尚有鳳鳴岐熊聘飛等一班好友。此去儘可解得悶懷。豈不甚妙。打點了半夜主意。直等幼安鼾聲微作。已入甜鄉。方始放心熟睡。明早起來。正欲用言婉

勸備婦報稱樓下謝義。說上海來的平大人與桃花塢杜二少爺一同到此辭行。請少爺下去。幼安怪二人來得好早。急忙梳洗下樓。戟三一見先問昨夜回來。身子可好。次說今天我與少牧有一句話。要與你說。不知你聽與不聽。幼安道。昨夜回家。賤體尚好。今日有甚見識。當聽的怎敢不聽。戟三道。並非別事。我因來蘇日久。今天必欲赴申。却要與少牧送我一程。同往上海。少牧已經應允。不知你心下若何。幼安聽說話來得奇怪。尙沒答他。少牧道。安哥當真肯去。我一定也陪着同行。不信。請問戟翁。行李已經收拾。幼安詫異道。你昨天沒說起要到上海。怎的忽然有此一舉。少牧微笑道。上回我到上海。是你怕我荒唐。陪我同去。接我同回。此次戟哥邀你到申。是我怕你在申寂寞。故願陪你同去。幼安尙疑他是句頑話。因與他也作真道。再休提起。前次赴申。一去住了一年有餘。累我與府上諸人。擔了多少心事。如今不去也罷。戟三笑道。從前是從前的少牧。如今可知已換了一個人了。莫說一年斷住不到。并且此去尙還有樁正事。祇要你答應肯去。我告訴你。幼安道。是甚正事。何不先與我說。少牧道。我實對你講明了罷。昨晚你在聚豐園飲得有些酒意。心中可又感念桂姨。戟哥與我放心不下。故而送你回來。後來戟哥住在我家。說起你的身體。雖已漸次復原。究竟大病之後。不可過於傷感。要想同你到上海。耽擱幾時。藉散悶懷。又恐將來回蘇之日。途中沒人作伴。問我可肯同去。我聽見了戟哥這話。便與少甫大哥商量。一來陪你做個游伴。二則目今有志之士。喜見新學盛行。科舉將廢。沒一個不躍躍欲試。願習人間有用之學。願讀世間有用之書。上海爲人才薈萃之地。最多新學中人。意欲訪個有本領的。拜他爲師。研究新學。雖不求功名顯達。或不至謗陋貽譏。真是一舉兩得之事。祇慮少甫大哥性情有些古執。不許我易轍改途。那知大哥也因新學風氣大開。且見近來各府州縣設立學堂。俱課實學。吾輩正該銳意維新。不但並未阻我。且謂我此次赴申。當有名師可訪。囑我決計動身。我因定下主意。今日特與戟哥到此。約你一同起行。如今

話已說明。你快答應了罷。幼安聞言。沈吟有頃。道。上海爲人才薈萃之地。此話不差。若說新學中人。上海最多。祇怕精通聲光化電。以及天文輿地格致製造測算等一切真正新學之人。西人中不乏此等名師。華人中一時不易尋訪。豈不負了你一番跋涉。至於因陪我出游起見。上海是個繁華世界。你知道我不甚歡喜。何必勉強。少牧搖頭道。古人負笈從師。千里不辭勞苦。何況上海蘇州。往來甚便。怎畏跋涉。即使竟無名師訪到。譬如我。土次一無所事。也在上海游了一年。若說你不歡喜繁華世界。我豈不知。但子靖大哥與鴨岐聘飛等幾個好友。多在上海。闊別有年。正該去探望探望。并聞京中自團匪擾亂之後。內府裏許多供奉名伶。近日多在上海。小叫天的文武老生。孫菊仙的鬚生。金秀山的大面。朱素雲的小生。孫怡雲的青衫旦。俱是有一無二。你平日最喜聽戲。此時不到上海去聽他幾夜。豈不錯過。再要他們那班名角聚在一處。恐就難了。戟三也道。上海近日的戲。果然各家唱得甚好。不但小叫天孫菊仙等。個個出色。就是鬚生周春奎。時慧寶。大面劉永春輩。也俱是黃鐘大呂之音。不同凡響。更新出了一個武生。名趙如泉。排了一齣三門街好戲。連棧多至三十二本。又有一個小武生。名蓋叫天。年祇十三四歲。演的戲。真是出神入化。并且石路的天仙戲園。新近創了一個小金臺班。共有六十多個童伶。內中有兩個串花旦的一名小水上飄。一名小瑞仙。兩個文武老生。一名賽月樓。一名玉娃娃。一個武生小春來。一個開口跳雲中飛。一個武旦小飛來。鳳一個小生小活呂布。一個小丑小慶貴。也俱是後來之秀。每天在園串演日戲。果然你肯到申。真可徘徊數日。古人說聲音之道。與性情通。借此排遣悶懷。真是一個妙法。你莫三心兩意。准定今天與我們一同去罷。幼安尙猶豫不決。謝義走進書房。附耳說。即刻信局裏由上海寄了一封信來。少奶奶已經拆開看過。請少爺上樓。有話面說。幼安不知是上海那個有信到來。祇得向戟三少牧告一個便。起身上樓。正是。

事逢掃意胸須達。

交到知心語最深。

要知上海何人寄信到。信中說些甚麼。再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賈維新飛揚跋扈

甄敏士道學風流

話說平戟三柱少敘因幼安傷悼天香。勸他到上海去游玩散悶。幼安正在猶豫。謝義報稱上海到了一封書信。少奶奶請少爺上樓說話。幼安不知這信是上海那一個朋友寄的。信中寫着何事。因與平戟二人告了個便。移步至樓。向齊氏索書觀看。原來是李子靖、鳳鳴、岐熊、聘飛、榮錦衣、四人公信。另外并有四分奠儀。他們因平戟三從蘇州有信到滬。說起天香病故。幼安傷悼逾恒。故特發函至蘇慰唁。並勸幼安即日赴申。稍破悶懷。共圖暢叙。寫得情詞甚爲懇切。此外並無別事。幼安看了。甚是感激。惟想此信不甚緊要。齊氏何必請我上樓。內中當別有緣故。因問齊氏道。信中之言。你既看過。諒來曉得他們一個個勸我到上海游玩。原是一番好意。但我沒有這個興致。也是枉然。未知你叫謝義請我上來做甚。齊氏微笑道。也因你傷念桂姨過甚。要勸你出門游玩幾時。上海李家大伯等既有信來。不知你可要前去。今天正是平家大伯動身。倘去儘可做個同伴。故叫謝義請你上樓。幼安道。不但平家大伯今日動身。杜家二叔也要前往。他二人正在勸我同去。可巧上海又有信來。這幾個知己朋友。真可謂所見略同。齊氏聞言喜道。平家大伯杜家二叔也多勸你到上海去麼。古人說。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如今人人勸你出門。怎可這般之興。趁此時光尚早。待我曉謝義與你收拾行囊可好。幼安意猶未定。齊氏再三婉勸。并說桂姨已死。不能復生。然後桂姨那般人品。上海或者還有。此去不妨再娶一人。幼安歎息答道。青樓中有幾個像天香一般的人。此事談何容易。往後休提。說罷。又要流出淚來。齊氏急以他語岔開。惟堅勸他決計出門數時。藉慰岑寂。幼安始唯唯答應。齊氏遂喚謝義上樓。整理行裝。并叫他跟隨赴滬。幼安取了子靖等寄來

的那封公信下樓。與戟三少牧看過。並將齊氏也勸他出門散悶的話告知。說現在已令謝義收拾衣箱行李。准定停回在德花樓用了午膳。一同動身。平杜二人滿心歡喜。因戟三尙要到元妙觀前稻香村茶食店內買些瓜子茶點。到上海送人。故與少牧辭了幼安。同到元妙觀去。幼安約二人轉邀少甫。稍停在德花樓叙晤。二人諾諾而別。幼安送出大門。回至樓中。見齊氏已令謝義將衣服鋪陳。一切料理定妥。先叫他挑至少牧家中。會齊平杜二人行李。少時一同下船。幼安甚感齊氏用情。在房中叮囑了些別後家內各事。又須勞你留神。此去多或一月少或十天半月即回的話。齊氏道。出門之人。行期難定。縱在上海多住幾時。祇要你心中快樂。家中有我料理。不須記念。并且麒麟兒近來俱漸長成。不必掛懷。幼安點頭稱是。夫妻二人講了好一回話。謝義已挑送行李回來。說報時鐘已十一點了。少爺可要到德花樓去。早些用膳。早些下船。幼安遂別過齊氏。又分付了麒麟兒幾句上緊攻書。凡事必須聽母管教的訓言。起身下樓。齊氏送至樓下。諄囑他途中保重。麒麟兒送出大門。幼安逕到德花樓去。命謝義到桃花塢邀平杜諸人。那知甫至德花樓門首。戟三與杜氏弟兄也已不先不後的到了。四人遂相將入座。不請別客。堂倌照了幼安隔日所點菜單。逐一上菜。酒至半酣。少甫道。今天這一席酒。本是安哥替戟哥餞行而設。誰知安哥今天也要動身。論理應該我做主人。爲二君餞行。要呼堂倌寫帳。幼安因定菜在先。執意不肯。酒畢用飯。謝義來報行李已與杜府僕人挑下碼頭。船票先由杜二少爺寫好。乃是東大公司輪船。幼安命他先下船去。看守物件。自己因天光還早。出了德花樓。在馬路上散步一回。少牧問謝義此次可是帶他同到上海。幼安道。本不必帶去。因我病體初愈。家中恐我無人服侍。不甚放心。故而帶他同往。戟三道謝義到過上海沒有。幼安道。未曾到過。尙是初次。戟三道。幸虧他。不甚呆蠢。帶他去。不至費事。幼安道。因慮到了上海費事。上回我與收弟到滬。故此沒帶下人。四人一路講話。不知不覺的已近衙門。

始在路上喚了一部馬車。到盤門輪船碼頭。時已四點多鐘。輪船將次開行。少甫送他們下船之後。附着少敬的耳朵叮囑了幾句。此次到申。必須自己隨處留神。不可再似前番沈溺之言。又說偷然訪到名師。寫封信來。說不定我也要到上海一行。少敬連連點首。祇聽小輪上鳴的放了一聲汽管。少甫起身。與戟三幼安話別。幼安告謝義送他上岸。少頃。輪機鼓動。船已開行。少甫回家。不必絮述。謝義於開船後進艙。替主人與戟三少敬把行李打開。鋪好被褥。小心伺候一切。及至翌日。船到上海。收拾各物。俱由他一人當心。比上次謝杜二人到申。覺得萬分便適。輪船既抵滬埠。幼安少敬。仍欲借住在長發棧內。免得攪擾人家。戟三那肯依他。親自上岸。叫了三部小車。令謝義將行李發到岸上。裝載好了。又喚了三部東洋車。不由分說。與謝杜二人坐着。徑往英大馬路集賢里公館而去。到得里口下車。戟三陪二人進內。喚家丁平吉。幫同謝義將小車上行。行李一齊起入。並令他到李公館去請子靖速來。更往狀元樓叫了一席菜。王寶和叫了十斤京莊。整備洗塵。幼安少敬。進得公館。見戟三雖然出門日久。收拾得甚是精雅。几案之上。絕無塵跡。壁間掛的書畫。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書房內兩壁。廂黏着無數名人的倡和詩詞。真個是篇篇錦繡。字字珠璣。內中有薛濤箋寫的十數首。申江妓習竹枝詞。那書法如龍蛇飛舞一般。尤甚挺秀。二人正要凝神細看。忽聽得門鈴聲響。戟三知是子靖到了。出外相迎。二人也跟了出來。知已久違。彼此見面之餘。自然說不盡許多闊別。談了一點多鐘。子靖要幼安少敬把行李搬到他公館裏住。戟三笑道。上次安哥與少甫大哥到申。住在你處。此回是我邀他們出來的人。怎能被你留去。休得作此妄想。何況你處我處。總在這集賢里內。朝夕俱可過往。豈不一樣。子靖未及回言。幼安道。承蒙戟哥盛情。把我們留在公館。且俟稍住幾日。後天再行造府不遲。子靖道。如此當以半月為限。半月之後。一准住在敝處。暢敘幾時可好。戟三又微笑道。半月一月。是說不定的。誰叫你上回把安哥留住。沒令他到別的朋友家中住過。那

是你自己不好。各人談談說說。狀元樓叫的酒席已來。戟三分付擺在客堂裏面。又令平吉去請了鳴岐錦衣騎飛三人。他三人聽得幼安少教至申。一個個歡喜無量。先後到來。戟三見客已齊集。就請衆人入席。幼安坐了首位。少教第二。餘人挨次坐下。席間衆人說起天香身死之事。大家感歎一回。共勸幼安此事祇可付之遼觀。不宜過於哀悼。幼安聞衆人提起天香。又不免觸動悲懷。零露鬱悶之色。戟三見了。急請他猜拳行令。不令攪起愁腸。幼安遂打了一個通關。次及少教。因方纔在書房裏見桌上邊有一副西廂酒籌。令平吉取來行了一次。鳴岐說戟三尚有副西游記酒籌。一共二十多枝。乃是唐三藏、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並牛魔王、羅剎女、紅孩兒等許多妖怪名字。那個掣到了孫悟空。須在席上尋取唐僧。尋到了方能完令。尋不到須要再尋。最怕的是誤尋了牛魔王等妖怪。那妖怪要與孫悟空賭拳賭酒。悟空不能迴避。却祇要尋到了豬八戒、沙和尚。便可做個帮手。代酒代拳。此令甚是有趣。今天何不頑他一頑。少教道：二十多枝酒籌。今天席上連主人祇有七人。怎樣行法。戟三道：這却不妨。妖怪能多能少。可以抽掉數根。祇用唐僧師徒四支。并牛魔王、羅剎女、紅孩兒是了。遂喚平吉馬上取來。當場檢出七支。納入籌筒之內。攪和一回。請衆人隨手掣取。餘籌一概不用。少教巧巧掣了支孫悟空。喊聲完了。不知那一個是我師父。叫我怎樣找尋。衆人聞言。相顧微笑。戟三更狂笑道：誰叫你要到上海訪尋尋師。如今你快尋去。鳴岐等不解此語何來。大家動問戟三。始知少教此來。一半陪着幼安散悶。一半要訪求新學名師。多說這酒籌掣得真個好巧。少教向衆人默視一回。見子靖拿着酒籌。滿臉含笑。疑他或是唐僧。就說聲可。是師父在此。子靖將酒籌一擲。說你尋錯了。可知俺牛魔王的本領。且與我搽十拳。放你過去。少教笑稱不好。第一個就尋到魔王。祇得與他搽了十拳。互有勝負。少教又指着錦衣。問他可是師父。錦衣掣的是沙悟淨。籌上註明尋到沙僧對飲會面酒一杯。幫同尋覓唐僧。少教道：原來尋着了一個帮手。這到還好。

二人照令飲了杯酒。共指着鳴岐說道：師父在這裏了。鳴岐把酒籌向桌上一放。大笑答道：誰是師父。來來來與你們打一百拳再說。少牧取籌看時。是紅孩兒。錦衣說他返老還童。鳴岐叫平吉快取酒來。滿滿的斟了好幾大杯。要與二人搗拳。二人俱因量窄。要他換斟小杯。鳴岐說小杯也好。一舉兩杯。一百拳共是二百杯酒。二人那裏答應。說去說來。減做一舉一杯。打到五十多拳。錦衣已不勝酒力。由少牧一人打。完。口口聲聲的祇說師父。究在那裏。弟子的酒。實在已吃不得了。引得席上諸人齊聲大笑。還好唐僧的那一支籌。乃由幼安掣得。見少牧果已大醉。微微以目示意。少牧始尋到了他。飲了杯圓滿酒。完令。戟三。尚要與飛合擺五十杯裏通。衆人不能再飲。大家用飯散席。少牧因這尋師的令。吃了苦頭。飯畢之後。笑說尋師不信這樣艱苦。不知我此次到申。將來可有名師尋到。并問鳴岐平日交友之中。有無新學中出色人才。鳴岐笑而不答。少牧又問衆人。錦衣道：講求新學皮毛的人。上海真是車載斗量。若試他真實學問。却除了平等自由革命流血幾句新名詞。咄咄逼人之外。有幾個抱負不凡。真能有益民生國計之人。譬如前數天。我在新廣寒賽月娥家飲酒。席上遇了個滿口侈談新學的人。那人姓賈。本名味辛。改名維新。年約三十左右。並沒到過外洋。也沒識過西字。習過西語。却把髮辮剪了。充作洋人模樣。是晚席面上。幾乎祇容他一人說話。說什麼。目今老大帝國的國民。一個個天生的奴隸性質。眼簾裏實在瞧不得他。有人問這些國民。可有個挽救的法兒。他就說。除非建獨立旗幟。自由鐘。以革命為宗旨。以流血為義務。不惜犧牲一身。力行民族主義。方可。人問從前凡講新學的人。說的乃是保皇。為甚現在忽講革命。他說。從前是從前的黨派。現在是現在的時代。你們的腦氣筋裏。真是模糊得很。曉得什麼。這一席話。飛揚跋扈。說得席上的人。大家不敢開口。剛巧有人叫從前大拉斯做過的西合與楊小蠻出局。賈維新欠過小蠻局錢。小蠻懂幾句外國話的。與他操着西語討錢。賈維新一句聽不出來。咬着耳朵問他。小蠻暗

暗好笑。附耳與他說了。他忽暴跳起來道。我們研究國民界問題的人。不甚研究生計界問題。少了你們幾個局錢。你敢把我甚樣。反把小蠻鬧得個不亦樂乎。幸虧小蠻有些耐性。并因所欠不多。並不與他鬪口。當場冷笑數聲而去。賈維新揚言尙要打掉他的房間。與些顏色他瞧。我們這一席酒。實在吃得乏味極了。彼此不歡而散。賈維新席散之後。尙啣着半檯雪茄煙兒。演手演腳的賣弄他許多學問。旁人聽得真不耐煩。惹得溜他一個乾淨。杜少翁你想這一輩子的人。我們與他攪得來麼。少牧聽罷。詫異道。怎的新學中有這樣不成器人子。靖歎道。正因有了不成器的。纔把新學攪得壞了。此輩真是新學中的極大罪人。卽如我們今天幾個知己。那一個歡喜守舊。不願維新。無奈遇見了那一班人。令人脹得頭腦都疼。實是不敢惹他們。你這從師念頭。我看棄掉了罷。要從還是從個有名望的西人。不論聲光化電。格致製造一切習一個專門之學。并習些語言文字。將來却是大有用處。幼安點頭道。此語正與我在蘇州勤身的時候一般用意。真可謂所見略同。少牧一團高興。被衆人你言我語。減去了一大半兒。從此並不十分在意。錦衣鳴岐聘飛三人。暢談良久。因各人尙有正事。起身告辭。子靖住得甚近。這天又沒甚事情。戰三留住了他。不許遽去。復至書房中與幼安少牧談心。少牧想起方纔壁間見的那竹枝詞。沒有細看。不知是何人所作。問起戰三。戰三道。此人姓甄。別號敏士。也是吳中人氏。祇因自幼作客在外。所以吳人不知道他。爲人內外圓足。當得道學風流四字。却又西學湛深。各國的語言文字。多能譯讀得來。與我尙是初交。我甚欽佩着他。可惜今日午間。沒有提起此人。否則儘可請他一會。幼安道。這人現住何處。我們明日可去訪他。戰三道。他因避塵。住在西門外斜橋落鄉。馬車東洋車可以到得門前。明天我們去訪。少牧道。此人的書法甚好。我與安哥已經見過。那竹枝詞。正要看看時。子靖大哥來了。沒有讀得。此刻天已昏黑。惜乎瞧不出來。戰三道。你要看竹枝詞麼。這又何難。遂喚平吉點上一枝洋蠟燭來。照在壁間。請

幼安少收觀看。二人同聲吟道。

申江妓習日堪嚙。聽我新詞唱竹枝。第一令人心好笑。先生大小儘由之。不抱琵琶唱橫公。豈真個個啞喉嚨。分明自己裝身分。推說連宵傷了風。藍呢轎子快如梭。撻髻龜奴吹喝多。官眷算來無此闊。棧街直撞滿街過。椽皮車子悄無聲。獨坐偏偏假撇清。郎自出錢休要去。同車不許坐廬生。褲子何須獨許多。再加飄帶四圍拖。明明巧借紅裙束。尖字人兒混得過。豈竟宵宵不脫空。人人弄得臉兒紅。紅顏莫說增嬌媚。幾與猴猕兩股同。八字眉兒兩把刀。算他新樣學時髦。令人一見心驚怕。娘子軍容殺氣高。羅姬覆額髮鬢。老大年華便不堪。底事一般長寸許。帽簷露出影翹。並非嬌小掌中身。肩胛擗來人上人。不願旁觀齊失笑。這般醜態甚橫陳。片言不合便爭強。可畏胭脂虎太狂。似此花叢多惡習。何堪涉足到歡場。胡家宅似大園場。過往行人打獵忙。贏得滑頭新切口。洋錢別號叫洋槍。厚粉濃脂樣入時。沿途僕僕走西施。算來也是行方便。方便街頭急色兒。滿街夾道強遮留。不管行人願與不。減價招徠遷就甚。一元二角有虛頭。講到成功夜已深。居然就此賦同衾。鱈魚蝦米潮州麵。買得歸來做點心。

幼安吟罷。笑不可仰。說他這幾首詩。首首多是本地風光。難爲他描寫得來。少收道。此人的風流兩字。不消說了。較哥却道他道學風流。我想風流人斷難道學。道學的斷難風流。這話不免令人疑信參半。戟三笑道。你看了這幾首妓習竹枝詞。覺得他筆端輕薄麼。他從前做過鼎豐里寶齋仙館的。有寶齋仙館感事詩四首。看到他第四首結句。便知道學風流四字。此人真是兼而有之。更有十六首靜安寺消夏竹枝詞。後半寓意。也是他真性流露之處。感事詩的稿子。我處並沒留存。却還句句記得。消夏竹枝詞。可惜已記不起了。不然我可一首首背與你聽。子靖道。感事詩你能背麼。消夏竹枝詞。乃是他前數年的舊作。新

近替我寫了一把扇子。今日恰巧帶在身旁。可以給你們瞧。少牧聞言。就要索他扇子來看。子靖因也要聽他的感事詩。先叫戟三背詩戟三途微微的想了一想。隨口背將出來道。

記得相逢三載前。重陽時節菊花天。乍窺橋樣雙鴻暈。試聽歌喉一串圓。豈是有心尋燕燕。偏教無意遇娟娟。情絲從此纏綿住。淺笑低聲總可憐。幾度瓊筵花底開。纖纖親捧夜光杯。酒因量窄常防醉。謎爲心靈索共猜。私語唱唱留意許。閒愁脈脈上心來。痴郎莫說情禪懺。留得情根未易灰。有時同駕七香車。踏月名園笑語譁。露冷替僕披錦袷。風尖呼婢障輕紗。荷蘭水潔消煩渴。冰雪湯涼沁齒牙。待聽曉鐘歸去也。終楊夾道一鞭斜。暮雨瀟瀟不肯停。夜深薄醉倚銀屏。坐嫌宵冷何妨睡。歸怕途涼況未醒。莫道無情春寂寂。最難相惜意惺惺。大家守着身如玉。翻笑牽牛織女星。

戟三把四詩一口背完。子靖說他記性真好。少牧聽到大家守着身如玉。翻笑牽牛織女星。那兩句結句。說天下難道又有第二個坐懷不亂的魯男子。祇恐未必。子靖道。別人我也信不過他。甄敏士却有些意思。因他住在相好那邊。並不隱諱。并且一樣開消下脚。一樣也有小貨。祇是同床各夢。不曾接雨濼雲。我曾問過他幾個相好。俱是一般聲口。真是天生奇性。幼安道。妓院裏頭住夜。想穿了本是同床各夢的最好。一免遺留骨血在外。二免沾染隱疾毒瘡。三則妓女一有相好。往往竹槓亂敲。斧頭任砍。欲娶不得。欲斷不能。甄敏士的潔身自好。大約即此用意。然在情慾關頭。能勒得住心猿意馬。此人真是不凡。足當得風流道學四字。渴世上甚是難得。少牧始點頭稱是。暗暗欽佩敏士爲人。戟三因感事詩已經背完。向子靖索取扇子。給幼安少牧看。消夏竹枝詞。二人將扇展開細視。見書畫多是敏士一人手筆。書的是雙行小楷。畫的荷淨納涼圖。筆致甚是秀逸。始知他不但能書能詠。并還能畫。有鄭虔三絕之才。少牧就燈下。下與幼安共誦他寫的靜安寺消夏竹枝詞道。

暮鐘幾杵夕陽低。如織遊人一線齊。車水馬龍飛也去。鞭絲搖曳落花西。輕裝越顯好多姿。鵬扇涼鞋樣入時。爲愛透風兼寫意。新裁衫褲白生絲。墨晶眼鏡戴平光。口內香烟撲鼻香。坐相學來時派好。半假半倚軟郎當。同車有女貌如花。一路溫存笑語譁。樹隙偶然斜日漏。輕移小扇替郎遮。幾陣香來水香香。蕩人心魄醉人腸。此身如在羣芳園。縱不風涼也道涼。白洋紗褲不穿裙。外國紗衫薄似雲。猶畏炎威故噴氣。脂香一陣送郎君。別有男妝耀眼光。翩翩絕似少年郎。梳條鬆股天津辮。坐愛通風睡愛涼。出門先到味菴園。社盡炎威滌盡煩。順道一游難久待。笑他北轍又南轅。去去恐園結構新亭臺。花木淨無塵。湖山石畔多涼爽。小坐移時最可人。或品茶經或酒經。茶嫌味苦酒難醒。阿儂最喜荷蘭水。笑向檀郎乞一瓶。迴廊曲折畫闌斜。照相清幽景足誇。爲願長留春色在。泥郎倩影寫名花。冷落申園熱鬧場。十年境地感滄桑。始知熱客多趨熱。雖說乘涼豈爲涼。少焉新月印蒼苔。連騎揚鏢得意回。有興即來閑便去。興濃夜半更重來。得得蹄聲耳畔過。橡皮車去快如梭。夜深風露瀟瀟下。不怕秋來感冒多。今宵如此復明宵。精力銀錢暗暗消。那得父兄嚴管束。替官申禁夜遊條。勸破繁華心地涼。車塵馬足笑人忙。不如高臥南窗下。夢醒裝林暑盡忘。二人朗吟一過。愛不釋手。少敘是過來人。讀了這幾首詩。更加對景掛畫一般。暗想當初夜夜出游。真是何苦。本欲做幾首悟痴詞。喚醒游人。不料此人先得我心。況且那一枝筆。既善寫景。又善言情。在於自己之上。此後這悟痴詞可以闔筆。幼安賞識他通體繪影繪聲。風世處能得風人之旨。非率爾操觚之作。足看了三四遍。平吉請用夜膳。方將扇子交還子靖。堅約明日必往斜橋。一同訪他。子靖滿口答應。大家用過夜膳。子靖回去。戟三又與幼安少敘講了回話。方纔彼此安睡。翌早子靖已來。時祇七點多鐘。幼安戟三起身未久。少敘尙未起來。因怪他來得好早。子靖道。昨夜不是說到斜橋去麼。我已套了兩部馬車。

同來。要去早些的妙。太晏了恐敏士出去。豈不自走一回。說罷。催少牧起身。洗過了臉。平吉進過早點。四人同出大門。登車而去。子靖與幼安一車。戟三與少牧一車。少牧想起前次到申。曾在斜橋看過高昌廟的賽會。甚是熱鬧。途中因問戟三。近來此會可還出賽。戟三道。上海的賽會。踵事增華。莫說高昌廟。比前更是年盛一年。新闢的金龍四大王廟。又有個大王會。也與高昌會不相上下。民間以有用之錢。作無益之事。不知是何取議。說來真是可歎。少牧道。大王會今年賽過沒有。戟三道。大王會也在清明賽賽。如今已四月初了。你要瞧上海熱鬧。這幾日西人正在跑馬。明後天我們瞧去。一路談談說說。馬車已到甄敏士門首停車。正是

半村半郭騷人宅。

宜雅宜風處士廬。

要知敏士在家與否。幼安少牧見了怎樣投契。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闖繁華藥業賽燈

軋熱鬧梨園串戲

話說少牧等馬車到了甄敏士門首停下。戟三車上帶着平吉。幼安車上帶着謝義。先命二人下車叩門。裏面有人開門出來。平吉問甄大少爺可在家麼。我家主人與三位客人來拜那開門的是個小廝。回說少爺現在書房。待我通報。少停。祇見敏士出來。謝義呈上謝景石杜繼勳的兩張名片。敏士接來一看。並不認得。平吉代說這二位是蘇州到此。特來拜望大少爺的。敏士說聲不敢。急忙搶步出迎。少牧等已走將進來。彼此見面之下。作了個揖。讓至客堂坐下。小廝送上茶來。幼安少牧說了幾句仰慕清才。特來趨訪的話。敏士謙遜不迭。並向戟三子靖說。小弟有何學術。敢蒙謝杜二兄錯愛。少牧舉眼細看敏士。見他生得一表人才。異常瀟灑。幼安看敏士的那所住宅。房子祇有三上三下。那天井却甚是軒敞。種着幾本芭蕉。并有個紫簾棚兒。屋後更有一方天井。種着幾竿修竹。映得窗牖上綠沈沈的。別有一種幽靜之致。

可見他天懷雅淡。自與流俗之人不同。敏士雖未見過謝杜二人。却因戟三從前提起少甫起的九秋詩社。有二人在內。并會讀過幼安的龍華塔題壁詩。心中甚是企慕着他。所以一見如故。頗覺十分契合。要留四人在家午膳。少牧因初次識面。未免客氣。托故力辭。戟三因斜橋乃是鄉僻地方。叫菜不便。也說要叙且俟緩日。敏士始不復強留。子靖閒談之間。說起西人今年跑馬。難得天氣暢晴。今天已是第四天了。飯後我們可要到華商跑馬會去看個熱鬧。順道往張家花園游玩一回。少牧道。華商跑馬會在甚麼地方。上次我們到申。好像還沒有這個名目。子靖道。就在馬立師路跑馬廳旁。本來是近三年起的。每年春秋兩賽。任人入內遊玩。却須按日先買游票。方可進去。少牧道。就在跑馬廳旁。看得諒來清楚的了。我上回在馬車上看過。但見人頭攢動。灰土飛揚。跑的馬却遠遠望去。瞧不出來。真覺得甚是乏味。如今有了這個所在。看跑馬的有與多了。敏士笑道。少翁等要去跑馬麼。華商跑馬會果然甚好。我却還有個極便地方。也可去得。戟三問他何處。敏士說是觀盛里口吳門林寓。他樓上的那座洋臺。正在跑馬場邊。憑欄俯眺。一覽無遺。要去豈不甚便。并且正好去用樓午酒。暢叙一番。使我略伸東道之情。真是一舉兩得。戟三尚未回言。子靖連呼此舉甚好。叫幼安等不必推辭。敏士聞言大喜。子靖遂喚馬夫進來。關照他們配好了車。拉敏士與幼安三人一同坐了。少牧仍與戟三同坐。徑往吳門林寓而去。敏士這日的意思。請少牧等觀賽是賓。叙歡是主。所以一到林寓。便寫請客票請了錦衣鳴鼓。聘飛到來。圍圍一席。直飲至紅日西斜方散。席間幼安少牧二人。與敏士談今論古。果然敏士胸羅經史。學貫中西。不特少牧驚爲當世奇才。幼安亦異常折服。暗與少牧說此等人。師事有餘。不可僅當他一個朋友。少牧連聲唯唯。所以此次重游上海。少牧將來不知增了許多學問。長了許多識見。俱由敏士處薰育而來。暫且慢題。再說幼安自到上海。與少牧住在戟三公館之中。每日裏有子靖等一班好友到來。不是出外去游園觀劇。便在公館

裏以詩酒陶情。有時更下局圍棋。碰場麻雀。消遣悶懷。因此住了二十餘天。果把幼安悲悼天香之意。淡了好些。惟花叢中不甚涉足。一則因幼安自天香死後。屬意無人。二則少牧雖已悔悟。究防他邪心重起之故。何況載三與二人在蘇州動身之時。原說到了上海。看內府名伶孫菊仙小叫天等的好戲。并三門街等全都新戲。這幾天一連看了小叫天數夜。孫菊仙數夜。玉仙戲園趙如泉三麻子排的全本三門街。恰好從第一本起。每夜連樓接演。共有三十二本之多。看全他便須三十二夜。所以晚上邊別處不去。祇由乘人輪請在玉仙觀劇。看看端陽已近。幼安意欲回蘇。當與少牧說知。定期五月初一動身。共向載三告別。載三那裏肯放。說三門街已經看至一半。怎的便要回去。留他過節後返蘇不遲。及至端陽已過。三門街新戲演完。子靖忽要幼安踐初到之言。往他公館裏再住幾時。看春仙戲園汪笑儂排的黨人碑。瓜種蘭因。桃花扇。邱鳳翔夜來香排的笑笑笑各戲。幼安却情不過。好的是蘇州疊接家信。家中甚是平安。並無別事牽掛。故與少牧從五月中旬起。住在子靖公館裏頭。又是一個多月。更被鳴岐接去看丹桂夏月潤。夏月珊。小子和。林步青。新排的全都女君子。與孫菊仙。七盞燈。小子和。小保成的兒女英雄傳。竟致動不得身。光陰荏苒。已至中元。各行號并各處公所。舉行盂蘭勝會。香烟繚繞。鐘鼓叮噠。甚形熱鬧。南市的各藥材行。除建醮外。更有賽燈之舉。紮齊各種綢緞燈彩。並向寧波都天會中。賃來無數香亭龍船樓閣等物。定期在滬南裏外馬路裏外鹹瓜街及城廂一帶遊行。哄動了合上海的紅男綠女。爭先快觀。舉國若狂。其時榮錦衣已將家眷接到上海。住在小東門內天官牌坊。打聽得此次賽燈。共分二日。第一天遍遊城外。第二天傍晚入城。須從公館門首經過。屆期因請幼安少牧進城觀燈。幼安因上海每逢勝會。無論何處。人多嘈雜。何況城中街道窄小。更是不堪駐足。要想不去。無奈少牧甚是高興。祇得勉強陪他。錦衣又約了子靖。載三等一班好友。并命榮升到聽月樓酒館。喚了一席豐盛酒筵。預備衆人看過了燈。

即在公館夜膳。是日城中游人雜沓。天光尙未昏黑。大小東門的兩處城門。已擠得幾乎水泄不通。雖有守城兵與巡局裏派出來的團防局勇。手執簾條。沿途彈壓。不許行人駐足。並驅逐游手好閒之人。故在人叢擠軋肇事。爭奈人多勇少。怎能驅散得來。所以幼安少敏。甫進城門。已覺渾身是汗。及至走過了察院場。更覺人山人海。一步路多跨不開來。正在進退維谷。祇見正中忽然分出一條路來。原來指手畫腳的來了兩個西人。也因進城看燈。走至此處。街上的人不敢擠他。讓開條路。由他走去。幼安少敏。始得借著這個機會。走至四叉路口轉彎。向天官牌坊而去。恰好遇見載三子靖。遂同至榮公館。款門進內。錦衣延入客廳。祇見鳴岐敏士聘飛三人。先已到了。都說今天路上。真是難走。幼安把在察院場西首被人擠住。幸虧遇見西人。始得讓開的話說知。深慨中國的百姓。祇知欺侮同類。一遇外人。便俱氣沮。真是敝俗子靖道。你們幸遇西人開路。我今天若沒載三。怎能擠到此地。鳴岐敏士同聲說道。我們也幸與聘哥同行。否則在城門口的時候。正有一個扒手。被人扭住毆打。看的人擠在一處。莫想進得城來。少敏聽罷。戲問平煞二人。究有多少氣力。又說。載哥聽得有人講。你能把數十個錢疊起。以兩指捏住兩頭。那兩頭的兩個錢兒。碎做幾片。中間的錢。一個不碎。可有此事。聘哥猶記前番在第一樓遇見劉夢潘之時。一枝象牙烟管。禁不起你三個指頭。捏做粉碎。想起真是令人佩服。二人微笑答道。古人尙德不尚力。講他做甚。少敏笑道。古人尙德不尚力。今人却有些尙力不尙德了。若講尙德二字。方纔便應行人讓道。那有這般的擠軋呢。說得衆人一齊好笑。榮升來報燈已來了。請各位靠出外觀燈。各人遂步至門前。定睛瞧看。但見魚龍曼衍。說不盡極目繁華。燭光萬道之中。照得街衢雪亮。渾如白晝一般。那燈一隊隊一對對的過個不了。內中以涼傘燈爲最多。也有是紙剪的。也有是紗紮的。窮工極巧。奪目鮮明。其次九連燈。也有是紅木玻璃的。也有是綢絹糊成的。夾著許多龍船鳳船。笙簫迭奏。鑼鼓齊鳴。又有許多紙紮樓閣。裝着金

山寺、新安驛、回荆州、芭蕉扇、泗州城、鬻髮代首、盜仙草、戲牡丹、黃鸝樓、等種種戲劇。更有一座和尚打野鷄、一座吃花酒。最是令人發噁。越閣以外。並有九節黃龍燈一條。七節青龍燈一條。絲竹數班。香亭數座。看馬頂馬數匹。以及人扮的鹿鶴獅象各一頭。測字算命相面醫生等數人。俱甚形容盡致。並有紙糊的大力鬼王。各種鬼卒。殿以地藏王紙像而止。各燈俱有社名。乃協勝社、大興社、普安社、平安社、秋雲社、慶雲社、昇平社、老文化同慶社、廣安社、得勝社、太平社等。每社的藥材行。乃是元豐、恒泰、同泰、來儀、大茂、泰記、萬茂、裕和、慎成、益元、慎大、義成、立成、正昌、義隆、同豐、振嘉、廣生、合利、乾泰、永泰、永豐等二十餘家。足足過了一點餘鐘。方纔過畢。少牧看得最是有興。幼安敏士却有些不甚耐煩。看到一半。先已回至客廳。在那裏靜坐清談。及至衆人看畢進內。少牧問二人幾時來到客廳。幼安回稱將有半點鐘了。少牧知道二人情性一般愛靜。今天街上太鬧。怪不得跑了進來。錦衣見衆人俱已入內。分付榮升擺好酒筵。即請入座。席間少牧說起燈景。動問錦衣。不知此舉前數年可曾有過。爲甚上次に到申。沒人提起。錦衣道。此舉聽說已有十數年了。後因市面不佳。各行不甚起興。故而中止。近數年藥業生意。甚是獲利。因又重舉起來。但向年祇在城外游行。進城却是今年初次。少牧道。每年除了藥材行養燈之外。尚有別的燈麼。子靖道。正月裏尚有營兵養的龍燈。却甚粗俗。從前開得久居上海的人。說起大關上。每年有涼傘燈出賽。最爲精巧。如今已二三十年沒有了。少牧道。今夜的燈。不是也有涼傘燈在內麼。果然最是好瞧。載三道。涼傘燈。破石鎮製得最好。前年正月裏張家花園到過十數盞。多是紙的。足當得嵌空玲瓏四字。尚有牌坊一座。盆花燈三十多盆。大小花籃燈數盞。俱極神工鬼斧之奇。可惜那時你不在上海。沒有瞧到。少牧道。這些燈現在那裏去了。可還再到上海。載三道。據說是到美國聖魯伊斯賽會去的。大約上海未必再來。衆人談談說說。酒過數巡。幼安因恐夜深。城門將閉。欲與少牧起身告辭。錦衣笑道。上海的城門。你怕關了。

不好鬧麼。祇要花了一角洋錢。隨便你甚麼時候。有多少人。俱得進出。何況我公館裏。包着三節照會。更是便當。不然。我近來陪着你們夜夜在城外聽戲。怎樣進得城來。你們祇管開懷暢飲。倘恐夜深之後。城中黑暗。街道難行。我叫榮升相送出城。有何不可。子靖等也說上海門禁甚寬。晏些不妨。二人始重復坐下。幼安道。錦翁方纔說起聽戲。我們接連的不知有幾十夜了。記得這回到了上海。幾乎夜夜在戲館裏頭。旁人見了。宛似入了魔道一般。算得與致真好。戲三道。我人陶寫性情。本來無過絲竹。何況難得孫譚等許多內廷供奉名伶。俱在上海。又有三門街兒女英雄傳。笑笑笑。那些好戲。怎能不看。敏士笑道。你們愛看孫菊仙。譚鑫培。並新排的新戲麼。明兒我偏請你們換個眼光。你們可要去瞧。少敏道。可是圓明園路的外國戲。滿庭芳的廣東戲麼。外國戲必得敏哥做個翻譯。方能曉得他的戲情。廣東戲聽說有兩個女伶合串。一個叫做奇仔。一個叫做美玉。廣東人甚是賞識。我們南邊人祇恐有些看他。不來。敏士道。並不看外國戲。也不是廣東戲。鳴岐道。想是什麼地方新到了東洋戲。或是電光戲了。敏士也說不是。錦衣道。一定是泥城橋馬戲場的馬戲。這却甚是好瞧。不但馬匹甚多。各伶人的馬上功夫很好。并有虎豹獅象羊犬等獸。多能做戲。又有一齣水戲。男女各伶。紛紛下水。真是好頑。敏士仍說亦非馬戲。衆人一時想不出來。鳴岐大笑說道。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難道是法蘭西馬路茶館裏頭唱的雷波戲麼。此戲與從前禁的花鼓戲彷彿。虧你請人瞧去。敏士道。那有此事。你們俱想錯了。我請看的是胡家宅羣仙鬚兒戲園的鬚兒戲。明天有幾個妓女上樓客串。故請你們同去瞧瞧。幼安道。鬚兒戲多是女伶。若講聲容樣步。怎及男伶老到。但羣仙的那個女班。却非別家可比。前回我曾見過。鬚生郭少娥演的打嚴嵩。節義廉明。天雷報鐵蓮花。大面周處。金處的雙包案。花旦金月梅的紡棉花。林鳳仙的紅梅閣。花四寶的翠屏山。武生陳長庚的白水灘。還有開口跳七齡女童的三上甲等戲。真是超羣軼類。與尋常各女伶大不相同。此次

到了上海。祇因看了孫譚等並連棧新戲。羣仙尚未去過。明天一准同往。敏士道：你說的幾個女伶。可惜有兩個不唱戲了。幼安問他是那兩個。敏士道：一個是花旦金月梅。已在煙臺嫁人。一個是武生陳長庚。在杭州逃走。不知下落。幼安道：月梅嫁人。名花有主。祇要綢繆美滿。嫁的是一個如意郎君。乃是梨園中女伶的極好結果。陳長庚却如何逃走起來。女班少此武生。真是可惜。少牧道：月梅長庚不在羣仙之後。如今花旦武生是誰。敏士道：花旦中月梅雖去。尚有林鳳仙、花四寶、小蕊仙諸人。武生大約必須添聘王家班到申方可。少牧道：不是王桂祥、王慶祥、王福祥那班人麼。我在蘇州也曾見過他們的八蜡廟。花蝴蝶、各戲。果然串得甚好。可見女伶中也大有人才。敏士點頭稱是。少牧又問方纔說的明天有妓女客串。不知道是那幾個人。可是初次登棧。還是先曾串過。敏士道：登過棧的也有。初出棧的也有。登過棧的是林黛玉、翁梅情、胡翡翠三人。明天黛玉串的是海潮珠。梅情是目蓮救母。翡翠是李陵碑。沒有登棧的乃羣玉坊一個十六七歲的雛妓。名字喚花好好。串的是富春樓。大約唱椰子花旦。戲三道。黛玉等我們多會見過。那花好好不知色藝如何。敏士道：花好好我有朋友叫他。見過幾次。若論他的品貌。固在中人以上。若問他有甚絕技。平時不聽得有人說起。所以我們明天瞧去。衆人聞言。齊稱使得。錦衣因敏士等祇願講話。席上的酒。多已冷了。喚榮升換過熱酒。要幼安等大家行令猜拳。飲個盡興。幼安等這一夜的興致。却也不淺。直飲到時交三鼓。方纔散席。錦衣命榮升點了一盞燈籠。送衆人出城。此刻城中已路僻行人。與日間進城時大不相同。沿途雖有幾盞天燈點着。却半明半滅的不甚大亮。燈光下有的是犬。東也一條。西也一條。見有人來。搖身亂吠。煞是可惡。衆人幸有榮升相送。否則此等夜路。難得走的走不甚來。暗歎與租界上真有天淵之別。榮升送衆人到了城門。喊聲對牒。又說是榮公館送客出城。那守城兵因他每夜跟着主人進出慣的。聲音聽得出來。並不再問。祇高聲向城垛裏的委員報了聲。榮公館拍的一

聲扯開門上鐵扭。便把城門大開。讓衆人出去。蔡升尙要送至城外。替衆人叫車。衆人共稱不必。始說了聲。各位老爺慢些兒請。回身自去。幼安等緩步出城。那知城裏頭祇有他們數人。城外趁城門進去的。却不知其數。看見城門一開。一窩蜂的擁將進來。守門兵絕不攔阻。由着他們直撞橫衝。倒把衆人嚇了一跳。乾三微歎。說此種門禁。設他做甚。中國虛應故事。最是令人可笑。可歎。聘飛撲。嗤微哂道。你還沒瞧見城頭上與城壕裏幾個鐵鎊砲。沒一個不是土花斑剝。那些守門弁兵。絕不去揩擦。揩擦。却每日把自己吸煙的煙槍煙燈。擦得很潔淨的。這纔令人真是可笑。真是可歎呢。各人一路談講。出了城門。一過吊橋。便見地火通明。電燈朗照。真覺別是一個世界。路上邊往來車輛。雖已夜深。尙還絡繹不絕。每人遂喚了那東洋車。各自回去。鳴岐因敏士住在斜橋路遠。是晚留他與幼安少敘。一同在公館住下。不令回南。翌日敏士想起靜安寺西首曹家渡地方。有個花園名水雲鄉。雖然地址不甚寬大。却喜濱臨黃浦。風景絕佳。午後因央鳳公館家丁。喚了兩乘馬車。請謝杜二人與鳴岐同往游玩。果然水天一色。頗堪洗滌塵襟。可算得熱鬧場中。一角清涼世界。與別的花園不同。四人隨處徘徊。直至夕陽欲下。方纔緩轡而歸。馬夫問到那裏停車。敏士回稱到胡家宅。鳴岐詔道。我們尙未夜膳。便去聽戲不成。敏士笑道。胡家宅有髦兒戲館。難道就沒有酒館了麼。從前長樂意的舊址。如今開了一枝香。番菜館。乃是一品香。分出來的。我們尙未到過。今天何妨試他一試。鳴岐道。原來到一枝香去。這番菜館開得還不多幾日。怪不得我一時想不起來。二人在車中閒講。馬夫因天將薄暮。車上邊沒有帶得燈燭。趕緊加上數鞭。如飛的到一枝香門首。停車。敏士給過車資。分付馬夫自去。其時天已昏黑。一枝香正當上市之時。四人入內。隨意揀了一個座頭。每人用些酒菜。敏士因沒向羣仙預先定座。恐怕去得晏了。沒有坐處。匆匆的簽過了帳。與幼安等共到戲館。果然包廂已一間間被人包去了。正真的前三排。也俱定個乾淨。鳴岐問案自道。你們園

子裏的生意。這樣很好。案目道。不瞞爺們說。今天客串上棧。林黛玉胡翡翠花好好每人包了幾個包廂。又定了十數張桌子。遂覺得擠不開來。敏士道。如此說來。四排上的正桌。可還有兩張麼。案目躊躇道。爺們若祇要一張。尙還設法得來。倘要兩張。對不住。祇能在五排上了。敏士見案目當真沒有法兒。祇得令他在第五排的正中。騰出兩張空桌子來。請幼安等將就入座。又寫了四張請客票。去請戟三子靖聘飛錦衣。那知四人已到。正在包廂裏尋找敏士。被敏士眼快瞧見。急忙招呼他們下樓就座。那時戲樓上演的是周處、徐處、洪蘭芳、二進宮。尙祇第二齣戲。以下是郭鳳仙、賽勝奎的泗洲城。花四寶、小連奎的蓮翠花。郭少娥、金處、打鼓罵曹。林鳳仙、小蕊仙、拾玉鐲。到第七齣起。纔是客串。衆人一齣齣看將下去。究竟郭少娥金處的戲最爲傑出。林鳳仙、花四寶、兩個花旦。鳳仙婀娜多姿。四寶飛揚蕩逸。此中自判高下。及看到客串上棧場上跳過加官。先串的是李陵碑、胡翡翠扮楊令公。出棧便有許多做翡翠的客人。大聲喝采。爭擲賞洋。那戲也還串得不即不離。恰到好處。因他向來並不唱戲。終算是難能可貴的了。後來林黛玉串海潮珠。班中老生左筱雲陪串崔武子。這一齣戲。黛玉的唱工。蹺工。色色俱佳。棧下邊賞洋如雨。一封封的擲將上去。喝采聲更如八面春雷。不絕於耳。少敏說。他有此技藝。不愧名妓二字。海潮珠演畢之後。是花好好的富春樓。衆人祇道這一齣戲。排在結末。必定異常出色。像孫菊仙小叫天一般的。可以壓得住棧。豈知纔出戲房。走的那幾步路。已一僵一僵的。令人見了好笑。雖然一樣。也有客人連聲叫好。紛擲賞洋。却比翡翠黛玉減色多了。後聽他開口說了兩句說白。又輕又嫩。甚是法場。棧下看客。止不住譁噪起來。有幾個一哄散去。祇有末包廂一個年紀二十多歲。生得獐頭鼠目的人。與西面包廂內一個六十歲左右。髮鬚皆蒼的老頭兒。尚在那裏叫好。不迭。少敏看這年老的不認得他。那年輕的甚是面熟。一時却想不起是誰。因與幼安說知。正要細看此人。忽然人叢裏擠進一個小大姐來。與少敏裝煙。勸他轉

局。正是

鴉聲不絕真堪詫

蝶使何來試漫猜。

要知包廂裏喝采之人是誰。那裝煙的小大姐。跟着那個信人。要勸少牧轉局。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柳纖纖邀吃留頭酒

花好好誤墊下腳錢

話說少牧等在羣仙鬚兒戲園。看林黛玉、胡翡翠、花好好等串戲。花好好一出。便覺怯場。萬萬比不上胡翡翠。與林黛玉更有天淵之別。各看客紛紛散去。祇有末包裏一個滑頭滑腦的少年。與西包裏一個蠢頭蠢腦的老頭兒。還在那裏連連喝采。少牧看這少年。雖甚面熟。一時却想不起姓甚名誰。因與幼安說知。正要子細看他。忽然人叢裏擠進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大姐來。手中拿着一支金水煙袋。向少牧嘻嘻的笑了一笑。叫了一聲二少。便取煙袋裝煙。要他轉局。原來少牧此次到申。雖然比不得上次迷戀花叢。却也並沒將煙字戒絕。遇有花酒應酬。一樣隨衆叫局。不過大先生做得悔了。不敢再去請教他們。因做了一個新清和坊的雜妓。名字喚柳纖纖。年祇十四五歲。天性甚是聰明。面貌也甚齊整。叫過五六次局。却並未到他院子裏去過一次。乃守着戒煙戒走的一句俗語。那夜纖纖因有客人叫他戲局。坐的是東面包廂。來得還不到二三分鐘。看見少牧也在樓下看戲。故叫小大姐下樓裝煙。少牧却還沒聽見他。問小大姐。你家小先生現在那裏。小大姐將手向東面樓上一指道。就在這包廂裏面。少牧抬頭一看。果見纖纖與個四十多歲的客人。一同坐着。那纖纖的隔扇。尚有一個信人。好似巫楚雲一般。不覺心中暗暗詫異。因與小大姐點了點頭。叫他與纖纖說去。一准轉局下來。小大姐歡喜自去。幼安聽少牧忽要轉纖纖的戲局。心中大不爲然。向他附耳說過。牧弟。你這一個局。真是何苦。莫說近來你不甚叫局。戲局大可免得。何況戲都完了。還要轉他做甚。少牧聽罷。將手向樓上一指道。你瞧得出纖纖隔扇坐的那個人麼。

我並不要轉甚戲局。要叫他下來問這個人。幼安順着少牧指的那間包廂子細瞧去。但見纖纖的貼隔扇果真坐着一人。面龐宛似楚雲。比前已瘦削多了。遠遠望去。一時間認不准他。那纖纖却因小大姐上樓說知少牧轉局。見戲樓上將要完戲。向客人微笑起身。急急轉下樓來。少牧讓他坐定。不去問他別話。祇問隔扇坐的是甚麼人。纖纖笑道。隔扇坐的自然客人。問他則甚。少牧道。客人坐在你的右邊。我問的是你左邊那個泡綠茶碗的。信人。你可與他認識。纖纖又笑道。你可是看上他麼。我偏不與你說。弄得少牧也好笑起來。說並不是看上了他。因我從前做過一個相好。彷彿是他。如今已三四年沒有見了。所以問你一聲。可知他叫甚名字。纖纖搖頭道。既是三四年前的相好。爲甚不叫娘姨裝煙。可知是你看錯無疑。若要問他叫甚名字。他從前名喚雲寓。現在改做花笑桃了。客人叫他阿雲的。也有叫他花笑桃的。也有。如今話已說明。你可放得心了。少牧聽得雲寓二字。已知定是楚雲改名。那花笑桃三字。不知是那個人。客人替他戲改。隱寓着桃花依舊笑春風之意。但纖纖說的既是多年相好。爲甚不叫娘姨裝煙。那句話。甚是有理。想起做他的時候。在他身上。也不知花過多少銀錢。今夜怎如陌路一般。未免氣往上衝。又惱又悔。正要再問纖纖那花笑桃可有客人叫他。還是自己獨看。戲樓上富春樓已經演完。戲館散了。花好好進戲房之時。末包廂那個喝采的人。尙如怪鳥般的喝了聲。其音銳而且長。引得滿戲館人一個個看着這人好笑。纖纖也向他微微的瞧了一瞧。回頭叫小大姐拿金水煙袋交與相幫。別了少牧要走。少牧向外一望道。今夜戲館人多。門口這樣擁擠。怎能走得出去。你且不要着忙。待他們散掉了些。再走不遲。纖纖撒嬌道。本來誰叫你到戲館散了纔來轉局。有心請我看戲。下回早些來叫。今天沒有話說。你須陪我一同出門。到我院子裏去坐一刻兒。我還有句話要與你商量。少牧道。有甚說話。此刻好說。夜已深了。明日來罷。纖纖微想一想道。就是要告訴你花笑桃那一席話。不是兩三句說得完的。此刻怎叫我

說少牧微哂道。要告訴我花笑桃的事情。用不着商量二字。小孩子家這樣口滑。織繡轉口道。告訴了花笑桃的下落。自然尚有別話商量。我的口一些不滑。停回你曉得了。幼安見織繡纏着少牧。定要他去。雖然是一個難妓。究竟十四五歲的人了。少牧天性鍾情。莫要又在這孩子身上着起魔來。因與他一連使了兩個眼色。叫他莫去。那知少牧一心要探聽楚雲蹤跡。俗語說心無二用。竟然沒有瞧見。反問載三等可肯同去。略坐一回。織繡道。祇要你肯去了。朋友爲甚不去。快些走罷。說畢。手攜手的向外便行。又令小大姐招呼幼安等衆人。一同前往。衆人祇得跟了出來。少牧叫織繡坐轎先去。織繡道。此地到新清和坊。祇有一些的路。坐甚轎子。陪着你們走走。豈不甚好。少牧見織繡年雖幼稚。却喜他齒牙伶俐。情意纏綿。暗動了憐惜之心。要趁他天真未漓。用話去打動於他。不使名花終悲墮。此乃少牧情禪激透。故能邪念冰消。有後文半夕話。喚醒柳織繡之事。旁人當日那裏得知。所以幼安等這晚。雖然又替少牧捏着把汗。少牧却甚處之泰然。到了新清和坊之後。大家進得院去。祇見院裏頭燈燭輝煌。庭心中更設列着一班燈籠清音。少牧站住了脚。問織繡可是燒打唱路頭。還是院中有人生日。織繡笑而不言。祇挽着他往內走去。小大姐代答道。不是燒打唱路頭。不是有人生日。今天乃小先生受髮吉期。故而這般熱鬧。請二少與各位大小房內去坐。少牧對織繡道。原來今日是你留頭。何不早說。織繡涎臉答道。早說了怕你不肯進來用酒。如今既已進門。諒來這一棹酒無可推辭的了。請你點菜下去。好叫廚房端整。少牧笑道。你方纔說要與我商量句話。可就是這一句麼。織繡也含笑點頭道。正是這句。我是個小先生。沒有別話商量。倘你要想商量別的。用過了酒。還請你找花笑桃去。敏士聽他說話活潑潑地。說他真是可兒。又問少牧從前究竟做過花笑桃沒有。少牧道。說也話長。待我叫他們擺好酒了。大家坐下細講。遂叫小大姐分付相幫。快擺樓面。菜單不必點了。祇揀清爽些的便好。小大姐答應自去。與相幫料理。那消三兩分鐘。酒已

擺好。請衆人入座。織幟循例向各人敬了杯酒。清音呈進戲目。請少牧點戲。少牧賞了兩塊洋錢。叫他們在外面隨意唱去。不必進來。織幟見衆人尙沒叫局。令小大姐送上筆硯局票。由少牧從首位甄敏士起。逐一書寫。敏士叫的是新廣寒桂枝香。子靖是百花里顏小紅。鳴岐是西晉芳沁春閣。聘飛是羣玉坊解語樓。錦衣是兆貴里花婷婷。載三是西安坊醉月軒。幼安是同安里金菊仙。少牧寫完。看了一遍。見祇有幼安叫的金菊仙。前次到申見過數次。其餘多不認識。雖曾問過衆人從前做的那些相好。一個個嫁的嫁了。收場的收了場了。纔做了一班新的。但那沁春閣解語樓醉月軒這些名字。都是新名詞。所謂特別商標。並不是信人名姓。可見四五年間。青樓中的風氣。又是一變。看完。又數了一數。共是七張。交與小大姐交代出去。織幟故問花笑桃叫了沒有。你把局票點清楚了。少牧微笑道。正要問你花笑桃的下文。他現今住在那裏。織幟道。住在羣玉坊內。少牧道。可知他雲寓之前叫甚名字。織幟道。你與他既是相好。雲寓以前的名字。該要問你的了。怎樣問起我來。少牧道。你方纔在戲館中說的。曉得他來蹤去跡。那有不曉他原名的道理。織幟格支一笑。道。你上了我的當了。這是我要哄你來吃一椀酒。沒有這一句話。恐你不來。故說曉得他的底細。其實我知道什麼。你心上當真有這個人。用完了酒。可到羣玉坊去罷。不要盤詰我了。少牧聞言。大失所望。反笑自己果爲織幟所愚。席間敏士不知少牧與巫楚雲的前情。細問少牧。苦苦訪問那花笑桃。爲了何故。少牧將前次到申如何做他爲始。直說到後在蘇州曾與他搶白一場。聽說到天津去了。刻下又在上海。今夜在戲館見了。可惡他連水煙都沒有裝。真是豈有此理。說着。恨恨不已。敏士聽畢。笑道。照你說來。那楚雲是個無情無義。又刁又滑的人了。這種人本來要他親近。豈的斷掉了。豈不乾淨。何況金盡交疏。乃是青樓故智。你的金雖沒有盡。却在蘇州與他搶白過了。可知再不肯在他身上花錢。這交情焉有不疏之理。我輩風月場中。視之當如行雲流水。不可黏滯。你既是個過來之人。

往楚雲這節事情。不打聽他也罷。何苦再要去自尋煩惱呢。這幾句話。把少牧一番惱恨。說得瓦解冰消。暗想這纔是當局者昧。旁觀者清。既與楚雲斷却情絲。還要探訪他的下落則甚。更不合因他沒有裝煙。生起氣來。真是何苦。遂不知不覺的把這一條心撇了開去。是晚席上。竟不再提楚雲隻字。幼安等深佩敏士善於措詞。能使少牧片言覺悟。織織却因後房又有吃酒的客人到來。跑了出去。這些話沒有聽完。及在後房坐了片時。重至席間。各人叫來的局。已經到了大半。正在那裏唱曲搭拳。十分熱鬧。遂也不說起了。祇坐在少牧身旁。問他可要代酒。少牧見他到後房去了許久。因問可是又有吃酒客人來了。織初說沒有。後言酒却尚有一種。朋友先已到了。主人尚在別處翻檯過來。你們儘管從從容容的飲幾杯兒。少牧既知果然有酒。怎肯留連。等到局齊。便即散席。幼安叫的金菊仙。來得遲了些兒。連曲子多沒有唱。敏士與菊仙向來認識。知他串得好戲。因說今天為甚不到羣仙去串一齣兒。當比花好好強他十倍。少牧笑道。花好好的串戲。真是勉強。却怪尚還有人喝采。實是奇事。若使菊仙上樓。那些喝采的人。祇怕喝得連喉嚨多要破了。菊仙微笑不言。織織却笑答道。你們曉得花好好串戲的原委。與包廂內兩個喝采之人的來歷麼。那花好好是羣玉坊院子裏的討人。他撫著娘名喚阿珍。聽說從前是個大姐。嫁了客人在新馬路鬧出一場人命。遞解過的。如今日子久了。又到上海辦了個人。在羣玉坊開着這所院子。不知從那裏去買了個花好好來。今年十七歲了。每日裏非打即罵。管教得他甚是可憐。近來阿珍又辦了一個烏師。遂教好好串起戲來。今天聞得林黛玉胡翡翠上樓。那烏師與戲館說知。把好好也去。軋個熱鬧。排的戲本在翡翠之後。黛玉之前。幸虧戲館中知道好好的戲。壓不住人。不能排在這個地方。始把他改做送客。唱了結末一齣。那兩個喝采的人。西包廂年紀老的。這人姓夏名喚爾梅。很有家財。乃是做花好好的客人。很肯花幾個錢。不過他犯了俗語裏人老心不老的那一句話。相好做得太多。好好尚算

是小先生平時不甚走動。背後每說很想與他梳攏。阿珍得着了這個風。故意奇貨可居。每逢夏爾梅到院一次。必令好好敬他一次。竹扛身體却不許他稍碰一碰。今夜因好好登樓串戲。德惠夏爾梅包了一間包廂。裝個場面。又叫他多擲幾封賞洋。喝幾聲采。助助鋒銜。夏爾梅性命是難。纔在那裏極聲叫喊。并不知道賞了多少洋錢。真是冤桶。末包廂那個年輕的人。聽說姓周。有些無錫口音。不知叫甚名字。乃是一個滑頭。每天在戲館酒館妓館大菜館厮混度日。遇見了美貌些的女子。便試他吊膀子手段。吊上了想人倒貼。今天在那裏怪聲喝采。想是好好登樓的時節。被他瞧見滿頭珠翠。甚是值錢。故而轉他念頭。却沒子細。好好是個討人身上多是阿珍的東西。阿珍甚是凶狠。林想動得分毫。真是野鳥想吃天鵝肉呢。你們想好笑不好笑。少牧聽他一口氣將話講完。詫道。你說阿珍三四年前犯過人命。辦過遞解。這人從前可知他跟過的先生是誰。那個姓周的無錫人。可是常在上海。還是新近來的。你怎樣曉得他是個滑頭。織織道。阿珍從前包過一個小清信人。叫葉媚春。因我與好好二人甚是要好。是他說的那無錫人去。年沒有見過。大約是今年纔到上海。若問爲甚曉得他是個滑頭。因他也曾叫過我幾個堂唱。有人說起這人是吃空心飯的。吊膀子很有名氣。叫我不要做他。所以知道。少牧聽罷。對幼安道。這樣說來。阿珍遞解復來。仍在上海造孽。不消說了。那姓周的。我方纔在戲館中見他。面貌很熟。想不起他姓名。如今說起姓周。又是一個無錫人。從前不在上海。今年纔到。定是周策六了。怪不得在大庭廣衆之間。奇形怪狀的做得出來。真是個無耻之徒。幼安也說定是策六無疑。但想此人來在上海。一定又要像賈逢辰計萬全一般的害人不淺。却比賈計二人。更是卑鄙醜態。上海偏有這一班人混跡。所以弄得是非百出。變詐多端。真是地方上的恨事。少牧點頭稱是。戟三等見他們話已說完。紛紛起身告辭。金菊仙其時尚還沒去。要邀幼安少牧二人。同到院中略坐。幼安答他夜深不便。叫他自回。敏士因時光已經兩點鐘了。那晚仍與

謝杜二人一同住在風公館中。明日回家。按下樓提。再說羣仙戲園末包廂那個喝采的人。柳穠穠說他姓周。少敬幼安。便俱想着他定是策六。果然想得一些不錯。祇因他自從去年與藍有岑包燦光。向楚雲詐了四百洋錢之後。草草的將年關度過。正二三三個月。正是花小龍紫局的時候。跟了他扮過幾場搭客。分到二百多塊洋錢。頗可敷衍過去。四月起小龍有人邀他到漢口去了。策六便想自己上場。怎奈本領尚嫌不濟。恐防弄巧成拙。像從前白湘吟一般的鬧出禍來。不敢下手。祇得跟着小龍的幾個羽黨。東混一場。西混一場。又混了數十多天。分的錢却比小龍在上海少了。莫說每天坐馬車吃大菜。不啻連吸洋煙。有時身無半文。祇能拿幾件衣裳。向典當小押當押錢使用。看看終非了局。想與肖岑燦光商議。再去尋找楚雲。無如楚雲這兩節的生意。漸因人老珠黃。不甚起色。聽說已經欠了一身的債了。尋他也是無用。不見得再肯拿出錢來。心中好不焦急。一日在煙間裏頭吸煙。獨自一人睡在榻上。無精打采的。呼過一筒。又是一筒。吸了兩個大匣。身邊沒有煙錢。叫堂倌記在帳上。堂倌勉強答應。臉上邊很不自在。策六見了。發不出話。祇能忍受着他。忽見迎面來了個人。向來是做小馬夫的。這天穿得滿身羅綺。到煙館中來尋人。策六曉得他新近吊上了百花里一個妓女的膀子。此妓復是有錢。那人遂有這般寫意。因動了個癩能到貼世間樂事無雙的念頭。暗想自己年紀尚輕。面孔也甚白淨。當初所以騙得楚雲。難道今日不能再騙別個。何不下些苦工。尋幾個有錢的信人。試他一試。祇要那緣湊合。便可吃着無愁。比賭錢更是容易。在煙館裏每日延挨日子。恁的故此就從那一天起。所有身上衣衫。穿得更是華麗。并洒着滿身香水。胸前衣鈕之上。香噴噴的插一朵鈕子花兒。頭上那幾根劉海髮。留得長長兒的。把伽羅香研得十分光亮。臉上邊每逢洗面。必用香肥皂打了又打。髮辮上每到出門。必用刨花水刷了又刷。足上向穿滿面鞋子。換了一雙繡花面兩條條的。口內常含着口香糖。或是豆蔻。藉解洋煙氣味。一天天除在賭

局賭錢煙間過癮之外。必在酒樓戲館妓院花園。賣弄他的俊俏風情。果然有一班淫蕩妓女。看中着他。非常要好。祇恨財星不旺。沒一個有錢的人。可以每月貼他一百八十塊錢。儘着受用。仍慮不敷揮霍。這日聞得林黛玉在羣仙串戲。他想吊黛玉勝子去的。吊得上一定有些好處。故此到得甚早。坐在末包裏頭。等到黛玉出樓。不知喝了幾十聲采。誰料黛玉不在心上。賺多沒有向他瞧過。策六受了個沒意思兒。心中甚是懊惱。後來看見花好好上樓。沒知道他是阿珍的討人。認做自己身體。遂把吊黛玉的念頭。移到好好身上邊去。連連的喝采不迭。并因一定要他聽得。故把聲音逼得又銳又長的比衆不同。令他易於入耳。真個好好在戲樓上聽見了那種異聲。舉眼向包廂裏頭一望。忍不住微笑一笑。其實好好是個討人。阿珍何等兇狠。即使策六品貌生得甚好。男子中有一無二。也不敢動甚邪心。那策六却又錯了念頭。以為這一笑有了他的意思。不覺喜出望外。看他富春樓演完之後。等着戲館散人。坐在包廂內動也不動。痴想好好可遣娘姨大姐上樓招呼。誰知等到人已散完。自來火電氣燈一盞盞的息了。並沒一個人來。始一步一步的走出戲園。尚恐好好因一時卸妝不及。不能差人至樓。須得在戲館門口守他一守。且看他出來時有甚舉動。故在羣仙對門的階沿石上。假做瞧看明日戲牌。站着不去。足足站有半刻多鐘。始見好好有戲館裏人送他出外。一共男女三人。第一個是教曲子烏師。第二個就是好好。第三是個三十歲左右的娘姨。走出了戲館大門。烏師喊東洋車送他回去。好好立在門前。眼俱沒斜一斜。策六祇道站得遠了。瞧不見他。應該站近些兒。因急走上數步。相近好好身旁。又微微的咳嗽。有心打動於他。雖然好好覺着便是末包內喝采之人。却一些兒不在心上。依舊像沒有瞧見一樣。策六此時好如熱灶上的螞蟻一般。在好好身邊旋來旋去的旋個不了。可恨烏師已將車子叫到。好好即與娘姨登車而去。策六失所望。在街上邊呆了一呆。忽又想起這叫車子的烏師。一定是教好好串戲的先生。他有

先生在旁，那得不裝些穩重出來。怎得與人兜搭。我不要錯疑了他。何不索性也叫部車子，跟着他到院子裏去。看他甚麼樣。豈不甚妙。難道在戲館裏白白的喝了回來。在街上邊白白的等了他一番不成。主意已定。立刻叫了部東洋車。不講價錢。祇叫他跟着前邊的兩部車子跑去。車夫答應。腳裏邊緊上一緊。果然被他追上。同至寶善街羣玉坊口停車。好好由娘姨給了車錢。雙雙進弄而去。策六因沒帶零錢。又捨不得給車夫一個八開。祇得向小錢莊兌了八十個錢。給了車夫三十。急急匆匆跟進弄堂。好好已經走至院子門口。要進去了。策六忍不住搶行數步。跑至好好背後。舉手輕輕的在他肩窩內一捏。開口說道。你今天串得好戲。好好沒防備着。倒被他嚇了一跳。急忙回頭看時。策六已撥轉身來。二人恰恰打個照面。策六搭訕着那張削骨臉兒。口中連稱是我。好好定一定神。見又是末包廂那個喝采之人。因他衣服華麗。不敢怠慢。微笑問道。既然是你。因甚嚇我。策六道。我與你頑笑罷了。誰來嚇你。且問你可是住在此處。好好回稱正是。策六道。我與你一同進去坐一刻兒。可使得麼。好好未及回言。那娘姨天花滿面的道。大少真要坐坐。進去何妨。待我引道。說畢。領着二人入內。相幫見了喊聲客人。房間裏又走了兩三個娘姨。大姐出來。各人向策六一瞧。不認得他。說了聲裏面請坐。問領進來的娘姨。這位大少尊姓。娘姨含笑答道。這位大少。是在戲館裏聽小先生唱得好戲。特地來訪小先生的。連我也未曾問過姓甚。須得小先生去問他。停回做了堂唱。好好聽了。忙問策六姓甚。策六回稱姓周。好好又問府上那裏。策六道。家住無錫。公館在上海新馬路。好好道。周大少今夜在羣仙看戲。共是幾位。策六道。是我請客。一共五六個人。他們多回去了。我因愛你梆子唱得很好。特地前來訪你。下回遇有應酬。想來叫幾個局。不知你來與不來。娘姨在旁答道。大少照應叫局。那有不來之理。既然愛聽小先生的曲子。今天諒須唱個堂唱。開頁簿面。小先生還不快唱。待我去喚拉胡琴先生進來。策六聽娘姨要他替好好做個堂唱。這是要難為

兩塊現洋錢的。看好好進得房來。一些沒有主權。諸事俱聽娘姨調度。像是個討人身體。沒甚看想。不要好事不成。反白白的送掉兩塊堂唱洋錢。這是何苦。因即止住他道。堂唱不必唱了。這是你們做真正客幫客人的法兒。像我們常在上海的人。並不是算小這兩塊洋錢。覺他花得沒有趣味。今天我想請幾個朋友叙叙。就在這裏吃一樓酒。豈不比堂唱好麼。好好聽得策六擺酒。認做他是個花錢的客人。連說如此甚妙。便與房間裏人說知。要他們喊將下去。房間裏幾個娘姨。一個個多是老手。見策六舉止浮滑。沒一個人肯與風火俱異。口同聲的答道。周大少替小先生吃酒。再好沒有。祇恨今天夜已深了。廚房裏沒有現成酒席。備辦不及。明日如何。策六不防乘娘姨回出這句話來。又見好好呆在一旁。一句口多不敢亂開。十分裏猜到他九分。九定是討人。往後斷沒念頭可轉。今天既已說出吃酒。焉有空回白轉。連一樓酒都誣他不成的道理。況且不知他的撫蓋娘是誰。住在小房子內。還是住在生意上頭。若使住在院中。何不叫他出來。看是個何等樣人。祇要弔得上他。但看好好那些插戴。此人手中一定有錢。豈可當面錯過。因微微的冷笑一笑。對好好道。我本來是個生客。一進門便要擺酒。難怪你們不甚放心。且把你家娘喚他出來。我有話說。好好道。我娘住在小房子內。大少認得他麼。策六暗裏套出口風。便又冒他一冒道。怎麼不認得他。他的小名從前叫做阿阿。好好道。是阿珍姐。策六道。正是阿珍。我一時呼不起來。好好道。周大少怎樣與他認識。策六道。我們無錫幫中有人與他。很是要好。這話已好幾年。好好道。無錫幫中的人。可是姓潘。策六被他提醒。知道是嫁過潘少安的阿珍。便說正是姓潘。名喚少安。我與他情同骨肉。你問阿珍便知。如今你可信得過我。這一樓酒不要擔甚心事了。快些與我喚將下去。好好聽他果與阿珍認識。又與房間裏人商量。房間裏仍舊不肯做主。說娘姨不在這裏。知道姓周的說話真與不真。好好弄得沒有法兒。答應了恐怕菜錢有甚差池。阿珍定要責打。不答應。又恐姓周的真是好客。阿珍又

要說他做生意不帶眼睛。這一頓打也是不饒。左思右想的盤算一回。想到一樣是打。不答應得罪了姓周的。眼前恐防尚有禍事。答應了倘然姓周的是個好客。說不定尚有後望可圖。還是答應的好。故此放大了膽。親自叫帶房間相幫進房。說周大少在此用酒。快去備棧菜來。一面請策六寫請客票請客。策六隨意請了些狐羣狗黨坐了足足一席。直吃到鐘鳴三下始散。相幫進來收拾棧面。策六假意伸手在衣袋內一摸。又撲嗤的笑了一笑。將手向好好一招。對他附耳說道。今天真是笑話。出門時我帶了二十四塊洋錢。方纔在戲館內賞了你十二塊。又是胡翡翠四塊。林黛玉八塊。俱叫案目把紅紙封了。擲到戲棧上來的。不知不覺這幾塊錢已經完了。我自己還沒有曉得。如今吃了這一棧酒。雖然酒錢可以併算。那下脚是要現開消的。我的公館又遠。長隨車夫。又一個多沒有帶來。請來的朋友。又俱散了。這四塊錢沒有別法。祇有與你商量。可替我暫墊一墊。明晚一准送來。不知你意下如何。好好聽策六口中說得天花亂墜。屢裏頭連下腳錢俱拿不出來。不由不心上大驚。一時沒話回他。又恐被房間裏人看破。必要向阿珍前搬動是非。這事真是愈鬧愈壞。因思酒已被他吃了。這下腳錢當真沒有。怎樣過去。幸虧日間曾向夏爾梅說。今天到戲館串戲。必須開消後場。問他要了五塊錢。一張鈔票。乃是私的。房間裏人多沒知道。何不索性替他墊上一墊。祇要關切他明日自己送來還我。不可交與別人。姓周的難道竟會一去不來。斷不見得。因而呆想片時。在貼身的小衣袋內。摸了那張鈔票出來。向策六衣袖中間一塞。策六會意。收了票子。將手裝做在自己衣袋內摸出。放在檯上看。是五塊。叫帶房間相幫到帳房裏去找一塊錢。帶房間相幫不知就裏。謝了一聲。取票自去。找出洋錢。交與策六收了。起身要行。好好因尚有說話囑他。咬着他的耳朵。講了好一刻兒。方纔送他出門。正是

未必姐兒真愛俏。

奈何惡鴿錯生疑。

要知策六去後。五塊洋錢明日可還。阿珍怎樣曉得此事。疑心好好。毒肆打罵。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打討人惡鴿狠心

冤空子賭龜毒眼

話說周策六在羣玉坊花好好院中飲酒。向好好借墊下脚洋錢。恰好那天早上。好好推說開消戲館後。場向夏爾梅討了五塊錢的一張鈔票。藏在身邊。遂把此票借與策六。開消過去。臨動身的時節。好好怕他明日差人送洋到院。故與他咬了幾句耳朶。叫他千萬自己拿來。不可大意。策六滿口應承而去。好好自以爲這五塊錢。借得神鬼不知。祇望他明日親自來還。將來那槓菜錢。也可以放心得下。堂簿上多做一個花頭。多了一戶客人。這是在做先生的場面。那裏曉得天下事。若要不。除非莫爲好好向夏爾梅抄的五塊洋錢小貨。起初房間裏人。果然一點不曉。祇因借與策六。露了眼睛。不覺翻江倒海的鬧出一場禍來。原來房中那些老手娘姨。自從策六進門。見他生得油頭滑臉。定不是個好人。所以大家留着倍心。不肯給他酒吃。後見好好被他冒名。說起嫁過潘少安的事來。少安是無錫人。姓周的。也住無錫。自然曉得此事。何足爲奇。好好不應聽他。把他嘗做與阿珍向來認識。入了圈套。內中更有個黃家姆。年紀四十多了。從前也曾開過堂子。買過討人。祇因兒子不好。自幼好賭。把幾個造孽錢。賭得精光。堂子開不起了。討人一齊賣掉。阿珍把他雇在院中。托他管理各事。此人曉得潘少安在日。有個姓周的朋友。名喚策六。爲人甚是刁鑽。後來少安死了。把巫楚雲騙往無錫。不知捲掉了多少東西。現今楚雲又到上海。聽得人說。尚被他詐了許多錢去。雖然沒見過姓周的面貌。深恐就是此人。正要暗地開照。憑他說得甚樣。莫去理他。會向好好使了幾個眼風。叫他到外房去。與他說這緣由。却怪好好沒有聽見。反自由自主的叫相幫進房。喊菜下去。心中大不爲然。及見策六吃完了酒。並沒下脚。拿出祇與好好咬耳講話。估量着必定與他借墊。暗想策六看錯了人。一個討人身體的先生。那裏有錢。且看他甚樣散場。誰知好好

暗暗向自己身邊一挖。好像挖出一張紙來。塞在策六袖中。策六透過了個門。假意在自己衣袋之內。取了五塊錢一張鈔票出來。黃家姆驚奇不已。急忙溜至外房。與衆娘姨共議此事。說明天必得告訴阿珍。一則將來這樣菜錢。我們不擔過失。二則好追究好好這五塊錢。是那個客人給與他的。三來杜絕好好私做恩客。這是我們房間裏人的干係。衆人商議既定。回身復至房中。祇見好好還在那裏咬着姓周的耳朵。不知講些甚麼。姓周的祇顧點頭答應。袋好了一塊找頭洋錢。眉花眼笑而去。黃家姆更是犯疑。當晚一句沒話。到了明日。黃家姆抽一個空。到阿珍借的法蘭西馬路寶豐里小房子內。告訴此事。原來阿珍自從鄧子通槍斃潘少安。鬧成命案。拘到當官。奉判遞解回籍。不准再到上海。起初的一二年。風聲甚緊。不敢出頭。後來日子多了。私自到過上海數次。尋找他姊姊阿金設法。仍想住在上海。誰知阿金到天津去了。沒有會面。直至天津圍匪鬧事。阿金逃回上海。替錢寶珍在永興坊借了房子。做了住家。方纔姊妹相逢。阿珍說知仍要在上海度日。托阿金尋所房子。擺隻碰和樓子。招接幾戶客人。阿金因租界上耳目甚多。辦過遞解的人。諸多不便。沒答應他。祇問他眼前的景況甚樣。阿珍說遞解時已弄得身無半文。現今住在蘇州。開着個私門頭兒。尚可過度。無奈上客不多。一個月做不到百把塊錢的生意。除去開消。所餘無幾。故想重到上海。纔能活動些兒。阿金道。既在蘇州開着門頭。必有客人來往。我倒有個主意在此。何不向客人告一個幫。借他幾百塊洋錢。買個十四五歲的討人。帶着他同到上海。也與我一般的做個住家。一定有些指望。你自己不便在生意上住。儘可到法蘭西地界另外借所小房子兒。結識一兩個靠得住些的人。不愁不能度日。說不定一年半載之後。很能多幾個錢。不知你意下甚樣。阿珍聽了阿金的話。因他講得甚是有理。立刻回到蘇州。向平時走動的幾戶客人。東也借些。西也借些。湊成了三百塊。托了一個著名蟻販。就是把潘少安之妻金氏誘騙到蘇。賣與鴛婦阿寶。改名潘小蓮。爲娼的白暮義。在

蘇州西鄉買來一個女子。此女父親姓秦。名喚檜孫。早年故世。母親王氏。祇此一女。乳名阿嫻。甚是鍾愛。不料王氏患了癆症。也亡故了。阿嫻年方十六。尚未適人。出落得恁態苗條。肌膚更是白皙。遂被一個族房中不成材的叔父。覬覦他人材好看。父母又薄薄的。有份家事。遺下。假稱與他擇擇。騙至蘇州。由白慕義爲媒。賣與阿珍。一共花了二百五十洋錢。阿珍看阿嫻眉目如畫。臉上更有兩個笑窩。身軀不瘦不肥。雙足甚是纖小。將來的是一株搖錢樹兒。不覺大喜過望。遂在蘇州收拾動身。來到上海。先托阿金在法界寶興里內借了一所房屋。以作存身之處。阿嫻寄在阿金院中。使他學習酬應。并請了一個天津烏師。教他留心學曲。不到半年左右。阿嫻居然學會了十數支京調。阿金遂與阿珍拼湊了三百多塊洋錢。在公陽里借了一個房間。取名花好好。做了住家。言明賺下銀錢。三七開拆。阿珍七分。阿金三分。祇因阿金羣玉坊有事。兼顧不來。阿珍又不便在院。所有院中諸事。故托黃家姆代爲照管。上半節的生意。究竟是個雜妓。不甚起色。下半節遇到一個山西客人。看上了眼。很肯花錢。黃家姆打合阿珍姊妹。把好好做了大先生。得了二百洋錢。一副五兩重的金鐲。這事張揚開去。凡是轉好好念頭的客人。知道他已經大了。那一個不碰和吃酒的極力報効。黃家姆指揮好好。有錢的不論妍媸老少。一概留他。抄到小貨。交與黃家姆轉交阿珍。阿金分拆。一個錢不許隱瞞。沒錢的冷落着他。不要他來走動。從此好好交起桂花蓮來。這下半節。一共留了十幾戶的客人。節上算。除淨開消。多了七百多塊洋錢現錢。五百多塊洋錢的金珠首飾。阿珍阿金分好了帳。大喜過望。黃家姆因他督率有方。另外提給他一分謝洋。以示鼓勵。祇因房間祇有一個。客人日多一日。漸漸的騰不轉來。黃家姆關照阿金。必須趕緊調頭。阿金與阿珍說知。恰好阿珍新近辦了個天津烏師。此人向在妓院教戲。手頭也有幾百塊錢現蓄。說起羣玉坊有所妓院。就在阿金院子的東面。那男本家生病死了。女本家開不起來。要想盤頂與人。何不把他盤了。好好替他在

樓上留去三個房間。足敷應用。餘多的樓下房間。包與他人。或者招上兩個影妓。試他一節。這羣玉坊地。址甚好。不可錯過。阿珍因與阿金商量。竟把他盤了下來。共是一千五百塊錢。下本。阿珍名下七百。阿金三百。尚有五百。乃由阿金向烏師商借。好好果真住了樓上三間。樓下的包與兩個北妓。一個叫楊柳青。唱得好大鼓兒。同一個叫蓋桂芬。唱得好鬚生。多是那烏師招接來的。曲子也是他一人所教。好好既開妓院之後。諸事仍托黃家姆留心照應。黃家姆見烏師教得好曲。又知他并會串戲。因此德意阿珍。令好好也拜他爲師。學習演戲。倘能登樓客串。必可哄動客人。阿珍聽了他的說話。遂叫好好拜師習戲。纔有昨夜在羣仙上樓之事。黃家姆約了多少熟客。前去看戲。知道他們必有賞洋。心中好不得意。所以跟着好好回到戲館。誰知好好所串的戲。不能動目。出場未幾。各看客紛紛散去。賞洋也不見甚多。黃家姆一場掃興。坐在戲館裏頭。覺得臉上無光。遂等不得他串完。先自溜回院中。假稱有點頭痛。在小房間內。癱炕上面睡覺。周策六與好好回來。他還睡在房中未起。沒有知道。直至策六擺酒。衆娘姨關照了他。方纔跑進房來。見策六斷髮不住。暗地裏連使眼風。阻擋好好。怪他粗心。沒見後來吃完了酒。反借給姓周的五塊錢一張鈔票。不知這票子是那裏來的。心中疑上加疑。背地裏與房間裏人說了一回。好好前當晚並沒話說。怕他做了準備。這日到了阿珍的小房子內。自然從頭至尾。把此事細訴一番。要阿珍到院中去管教好好。第一禁止他以後無論何事。不許自做主張。第二盤詰他這紙鈔票。是那個客人所給。爲甚沒有交代出來。第三究問他借給姓周下脚。可是實圖姓周的年輕貌好。小小年紀。私做恩客。問他下次可敢叫阿珍必得放些辣手出來。切不可姑息了事。那知阿珍不曉此事。便罷曉得了。不用黃家姆教他管教。這一頓打也斷不能饒過好好。無奈事有湊巧。這天阿珍因感冒風寒。四支無力。起不得身。聽了這一席話。祇在床上咬牙切齒的將好好罵個不了。叫黃家姆快把好好叫到小房子來。我自法管他。黃

家姆道。話雖如此。今天你既然起床不得。叫他到來做甚。且等病體好了。明後天責問不遲。阿珍道。這小早死的如此大膽。怎能容到明後。你且把他叫到。更與我喚阿金前來。我雖沒有氣力打他。阿金他是阿姨。況且生意上有三股拆帳。難道打他不得。黃家姆喜道。阿金姐我見他因花小紅不肯盡心學曲。打過一次。乃在床上邊把衣服剝去。打的果然有些辣手。此事儘可托他代你之勞。也不枉我報信一場。但願管得他好好兒的。將來生意上多幾個錢。大家多有益處。待我立刻去把二人喚來。你在床上靜養片時。阿珍點頭稱是。黃家姆遂先至花小紅院中。喚了阿金。說明來意。遊了個功。次到好好院中。祇說阿珍有病。叫他回去有話。好好不敢遲延。急與黃家姆坐了部東洋車。趕到寶興里內。一進門。即見阿金板着面孔。橫着眼睛。坐在房中。不覺暗吃一驚。不知爲着何事。祇得進房去。戰戰兢兢的叫了一聲阿姨。阿金應多沒有應他。好好又走至阿珍床前。叫了一聲姆姆。其時阿珍睡在床中。聽見好好到來。伸手就是一記耳光。喝聲你昨夜幹得好事。打得好好倒退數步。心上邊亂跳一陣。半句話多不敢回他。眼裏裏的眼淚已水汪汪的。整將出來。却又不敢滴下。祇得忍了進去。阿珍打了一記耳光之後。阿金便接口道。你今天身子不好。莫要動火。待我問他。遂把好好叫至面前。將如何在戲館中遇見姓周的客人。如何一同至院。如何撞做主張。由他吃酒的話。先自盤問一遍。次問他姓周的沒有下脚洋錢。爲甚要你借鈔票與他。這鈔票你是那裏來的。爲甚沒有交代與黃家姆。好好聽他問出此話。恍如大冷天兜頭灌了一杓冷水。那身體頓時寒戰起來。抖個不住。明知無可隱瞞。祇有將實話答他。說鈔票是夏爾梅給的。借與姓周的。出下脚洋錢。並不敢私做恩客。他說今夜一定送來。阿金叱道。夏爾梅給你鈔票。甚是幾張。除了借給姓周的五塊。可還有麼。姓周的要吃酒。房間裏人不答應他。你怎敢大膽答應。眼睛裏還有人麼。好好道。夏爾梅給我鈔票。祇此一張。姓周的要吃酒。房間裏人沒有答應。我本來也不敢做主。祇因他提起與姆姆認

議。并曉得嫁過一個姓潘的客人。故而不敢回他。不信。問黃家姆便知。阿珍聞言。在床上說道。怎麼姓周
 的。他曉得我嫁過姓潘的客人。黃家姆冷笑答道。這是小先生口齒不緊。被他一句句冒出來的。問我則
 甚。阿珍咬牙切齒的恨道。我因在潘少安身上鬧出事來。纔不敢住在生意上頭。處處瞞着旁人。怎麼你
 這小早死的。被人三言兩語。一齊冒了出來。可惡到這個地步。怎能容你。金姐快替我著實打他幾下。做
 做他的下次。并問他夏爾梅那張鈔票。是甚麼樣的。恐怕不止一張。阿金連稱真是該打。便伸手去剝他
 衣服。好好慌做一團。哀求饒恕。阿金那裏聽他。叫黃家姆相幫。把身上衣衫。脫個盡絕。下身那條縐紗褲
 子。也剝掉了。祇剩一條洋布襯褲。叫他跪在地板上面。阿金尋了一個雞毛揮帚。打倒拿在手中。那帶柄
 是藤條的。遂把他當做刑具。從上身揪至下身。不知揪了幾十藤條。祇打得好渾身青一條紅一條的
 疼痛。難禁口中連呼饒命不絕。阿珍怪他叫喊。恐被驚動四鄰。令黃家姆把口掩住。再打。接連又是二三
 十下。好好此時。聲息都無。祇在地上亂滾。阿金覺得手癢了。方纔住手。把藤條在他肩上一按。遍問下次
 可還再敢胡亂做客。并與客人要好。提起阿珍前事。好好泣稱再也不敢。阿金又問鈔票究竟幾張。夏爾
 梅怎肯給你。好好道。鈔票實祇一張。打死再沒有第二張。乃向夏爾梅誑稱開消戲館後場。問他要的。以
 後也斷不敢了。阿金聽罷。哼了一聲道。諒你還敢。怕不要了你的小命。但你既向夏爾梅取過洋錢。別的
 客人。不見得沒有取過。這錢多到那裏去了。說畢。拿起藤條。又要打將下來。好好慌道。別人實是沒有取
 過。這回乃是第一遭兒。阿媽可憐我再打不起。饒了我罷。阿金心中。尙還不肯恕他。因究是阿珍的討人
 問他。可要再打。恰好來了一個救星。乃夏爾梅隔夜許過花好好坐馬車到張園遊玩。午後夏爾梅套好
 了車。來到院中。不見好好。問起房間裏人。說在此地。因差相幫的到來喚他快去。阿珍因夏爾梅是一戶
 有錢客人。不便拂了他的興致。始令暫時免打。以後再有此等事情。定當處死不饒。阿金方將雞毛揮帚拋

在桌上。說聲便宜了你。叫黃家姆與他穿好衣褲。洗了個臉。擦去淚痕。重施脂粉。粧扮得仍如花枝一般。一點看不出遭過一場毒打。仍叫黃家姆陪回院去。臨出門的時候。阿珍阿金。更一同禁住他不許在客人面前提及受打之事。並叮囑黃家姆。說停回姓周的。倘然來還五塊洋錢。逼他把菜錢一齊交出。最妙否則問明他住在新馬路那條里內。多少號數。差相帮暗暗跟他一眼。以後可以上門索取。倘這五塊洋錢今日不還。那一棧菜一定編入漂字號裏去了。祇有隨處留心。祇要遇得着他。或見他昨夜同樓面的朋友。也可設法討去。黃家姆諾諾連聲。陪着好好出門。阿金見好好兩眼紅腫。眶中隱隱又有淚點。溢出。重復叫他坐下。把白洋巾將淚抹乾。不許再出。叮囑他停刻夏爾梅。倘問兩眼因甚紅腫。祇說昨夜串戲回來。有客碰和。一夜沒睡。今天因探母病。路上吹了些風。以致迎風流淚。切不可露出責打口風。露了一句半句。決定不依。好好含悲答應。阿珍又教他裝出滿面笑容。始令與阿金及黃家姆一同出外。阿金回到自己院中。好好自相幫的。搨着與黃家姆回院。同夏爾梅乘馬車到張園而去。祇因這一下打得怕了。難爲他出了寶興里後。勉強飲悲爲喜。見了夏爾梅。一些破綻沒露出來。深恐黃家姆看見。再要攪動是非。難免又遭毒手。這是做討人的萬分苦處。也算是好好見機心上。却因爲了姓周的。吃下這場苦楚。滿望晚上邊還了借洋。收了菜洋。完却此事。不致日後或恐再受打罵。那知從張園回來。望起。直望到二點多鐘。連蹤影也多沒有。黃家姆與房間裏人。絮絮叨叨。說了無數抱怨的話。好好祇有逆來順受。不敢稍回半句。等到人定之後。睡在床上。撫着日間被打之處。自怨命苦。暗暗飲泣一夜。睡不成寐。深恨姓周的。真是害人。不淺。不知這菜錢。將來甚樣過去。暫且慢提。若說那姓周的。却從那晚吃酒之後。曉得好好是個討人。沒有念頭可轉。雖然他撫着娘。阿珍嫁過少安。知他有幾個錢。吃了一場官司。已經完結的了。近又買着一個討人。諒必又甚得法。但恨自己並沒少安般的俊俏。不易上鈎。況又不住在生意上頭。吊

他更是費力。因將那念息下。祇在好好身上騙了一樓酒吃。到手了一塊洋錢。終算那晚不會白走。心上却感似此一天天的混將過去。弔膀子沒弔着個有錢戶頭。賭錢又沒有空子找到。儘扮搭客。每天怎够開消。前數日家中妻子更有信來催寄家用。甚是緊急。怎樣獲他又想起花小龍自到漢口久無消息。不知他幾時回來。必得此人到了上海。方可求他個法兒。這幾天久沒到他家中探信。明兒何不去問他一問。因此挨過一宵。翌早即到新馬路去訪問小龍。恰好小龍甫於昨夜回申。策六見了大喜。問他漢口去了好久。其樣得意。小龍含笑說。做了五千多洋錢生意。除去開消。淨餘三千左右。尙算有些出息。問策六上海近來甚樣。策六搖頭道。上海自從你去之後。並沒大宗生意做過。大家祇能敷衍罷了。所以人人盼着你來。小龍向策六渾身一看道。你近日可有什麼空子。爲甚這樣打扮。策六道。空子沒有遇見。身上穿的衣服。乃是借錢做的。可是做得大時道些。小龍竊眉道。我們翻幫裏人。串官場的也有。串富紳的也有。串宦家子弟的也有。串大商鉅賈的也有。串一點一劃貌似誠實之人。引人相信的也有。却從沒有串過滑頭。像你這般服色。頭上這一頭前劉海髮。腳上這一雙京式花鞋。全是滑頭樣兒。祇可以吊得膀子。怎能够覺得空子。難怪我去了許久。一個空子多沒遇見。即使當場遇見那空子。若是規矩些的。見了你。也遠而避之了。怎想引他上得來船。下得來水。不是我今日說你。倘你喜歡女色。注意在倒貼上面。你儘管這般打扮。若是有心去覓空子。大家弄些梢板。必須即日改過。纔是。雖然空子裏也有年紀甚輕。歡喜這樣打扮的人。不妨迎合着他。究竟這班年輕之人。大半有父兄師長在前。錢財上毫不來權。尋到這種血路。那尺寸也是看得見的。說不定做進了尙要嘔吧。這是何苦去枉費心思呢。策六被小龍這一席話。正是對症發藥。說得他恍然大悟。暗想怪不道近來遇見有場面人。滿意去巴結着他。偏偏這人不見巴結。原來有這緣故。爲甚自己想不到他。因滿口連稱明天定當改過衣裳。情願尋覓空子不已。小龍

道。你肯將衣裝改過。我看你的面貌。很充得個富家子弟。但須將真名隱過。另外起個別號。并且莫說出原籍地方。深喜你口才來得。能操各處方言。以後覓到空子。不說與他同城。須說與他同省。引薦個省中。有名的人。認做本家。先使他深信不疑。然後花些本錢。請他吃酒游園。或是送些禮物。天天去親熱着他。等到親熱上了。那時你來告訴了我。再有別話囑你。怕不弄他一千八百塊錢。真是易如反掌。你須努力幹去。策六聽了。一句句牢記在心。小龍又道。我在漢口。已將小龍名字。改做筱農。此回重到上海。擬再改做笑僂。以後有人提起筱農笑僂是我一人。那小龍却祇同道之人曉得。外人面前不可亂呼。你須記着。今兒我第一天回來。須往外間拜幾個客。使他們知道已回。你回去端整改裝。明日來罷。策六諾諾連聲而出。當下即到石路衣莊上。去除了一套寬腰大袖些的袍。又到寶善街鞋子店。買了一雙旗圓式。素緞面鞋子。回至寓中。叫了個剃髮匠。把劉海髮剪去。祇剩半寸不到。留在頂上。不用刨花水刷他下來。一條鬆三股辮子。打得緊緊兒的。又把辮線上長鬚頭兒。剪短了些。料理已畢。換好衣衫。向棧家借面鏡子一照。果然俗語說裝龍像龍。裝虎像虎。比前換了個人。棧家見他忽然改做這樣打扮。問他何故。他說今天鄉間到了一個至親。這人甚是固執。見我衣服入時。說好人家的子弟。不可這般打扮。令人見了瞧不起來。逼着我立刻改去。我因他是個會長。又自小受過他的教訓。不敢違他。祇得權且聽從。其實穿了這長大衣服。真是難看。額上沒了一團長劉海髮。覺得光禿禿的。很不像個樣兒。你們看是也不是。棧家那個去管甚閒帳。順着他講了幾句現成話兒。說道。親戚真個太覺古方。怎把此事放在心上。策六這一天。却因改裝之後。人家見了打樣。並沒出門。翌日一早起身。又到新馬路去見小龍。小龍喜他當真改過裝束。留在家中。吃了一餐午膳。并借給他五十塊錢。當做覓空子的資本。說不够不妨再借。將來做到了錢一併算還。策六不勝之喜。便從那一天起。一心一意的尋覓空子。好得有了五十塊錢。除寄了幾塊家用。

之外。餘下的足敷茶樓酒肆戲園煙館並車錢等一切零用開消。無奈足足寬了一月有餘。雖曾覓到三四個人。告知小龍不是資斧有限。沒甚想頭。便是久在上海想頭不動的人。心中好不納悶。一日從寶善街廣福里經過。見弄口停着一部簇新的橡皮輪馬車。駕車的是匹金山大馬。又高又肥。甚是氣概。車上坐着兩個馬夫一般的身穿藍羽毛號衣。頭戴紅纒涼帽。一個說今天不知可到張園。一個說張園今天不去。聽說要到愚園去了。二人正在說話。弄堂裏走出一男一女兩個人來。男的年紀三十左右。身穿藍色外國緞夾袍。竹根青外國緞馬褂。女的乃是一個信人。面貌甚是熟悉。一時却想不起是誰。看他們同上馬車。馬夫揮動鞭韉。如飛而去。策六看了片時。記起這部馬車。天天停在張家花園。聞說坐車的人。姓金。甚是有錢。但看他今天與信人坐在一部車上。沒個娘姨大姐陪去。那資格甚是不淺。不知花掉了多少錢哩。可能想個法兒。與他兜搭一下。或有機會可圖。也未可知。因此進得弄去。先訪那信人名字。方可下手。誰知不訪不知。訪出此妓是無錫人。姓潘。名喚小蓮。因他面龐宛似潘少安的妻子。不覺呆了一呆。當時定下主意。這晚到番菜館去叫局。把小蓮叫到席上。先盤問他的出身家世。雖然小蓮半吞半吐。一時間盤不出來。策六却已曉得他是少安的妻室無疑。因他與楚雲認識。不但並沒說破。并且把自己的籍貫名字改掉。祇說是浙江人。名喚竹一。把策字截去下半。六字截去兩頭。小蓮雖曉得少安在日。有個周策六的朋友。在上海討顏如玉。與他同住一處。祇因沒見過面。不認識他。見他舉止一切。尚屬大方。不把他當做滑頭看待。策六也絕不提及金姓客人之事。吃完大菜。小蓮因有轉局。說了聲對不住。先自去了。臨行時叫跟局娘姨與策六說。停回可到院中坐坐。策六點頭答應。這夜却沒有前往。次日又在戲館裏叫了一個戲局。到十二點鐘之後。方去打了一個茶園。正房間內先有客人在彼。正是那姓金的。策六假作不知。略坐片時便去。小蓮千對不住萬對不住的。叫他明日再來。策六說明日我想邀幾個朋友

到此碰和。不知你房間可得空閒。小蓮運稱得空。囑他明日早來。直送至樓梯口始回。策六遂連夜到新馬路去。將此事告知小龍。問他明日這一場和。可要去碰。怎樣能與姓金的會面敘談。小龍略想一想道。既然有此空子。我有兩個主意。要他會面不難。第一個。明日前去碰和。他如不在房中便罷。若在房中。一定要他讓出。引起他的火來。看他甚麼發揮。小蓮定要央求着。你就訪問此人來歷。訪明了。馬上自己收篷。祇說此人很有聲名。又是你院中佳客。我們不妨邊就些兒。就在外房碰罷。那時小蓮必然感你。向姓金的說你好話。往後你再揀着姓金的在院。偏去吃酒碰和。花些下腳本錢。不够問我來取。却須每次讓姓金的估着正房。你在外房。要使小蓮與房間裏人。心上邊過意不去。你就對他們說。照此姓金的天天在院。我又不時想來走走。房間十分不便。怎樣是好。他們見你和酒甚多。是個好客人。又和氣。沒點子與人吃醋。若然姓金的是個沒甚脾氣之人。必定設法使你會面。往後較為便當。彼時併了房間。天天聚在一處。豈不大妙。姓金的倘是個有脾氣的。他們不敢出此主意。那就要用第二個撥草驚蛇之法了。策六道。何為撥草驚蛇。小龍道。你有天探着姓金的。倘沒到院。先去佔了正房。留心等他到來。仍舊假意讓。他却須走得匆忙。與他撞個滿懷。故意在足上邊輕輕的踏他一下。却不可使他動怒。趕緊賠個不是。把洋巾替他拂拭灰泥。問他。可會踏痛。并叫房間裏娘姨大姐。快拿鞋刷出來。那時姓金的見你這樣小心。又知道你平時避讓着他。踏這一脚。乃是無心之過。必定不來責你。反有幾句安慰話兒。那時你就趁勢與他交談。漸漸的親近上去。那有親近不上之理。你想是麼。策六聽罷。十分佩服。到十二分。遂准定明日約了肖岑。燦光同去碰和。尚少一人。小龍那天沒事。自願湊數。順便看看姓金的是個何等樣人。可能下得來手。正是

使到明槍猶易躲。

射將暗箭最難防。

要知姓金的究竟是誰。策六等與他怎樣會面。如何算計着他。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騙開礦天花亂墜

約游園饒火通明

話說周策六轉着廣福里潘小蓮院中金姓客人的念頭。約定在小蓮處碰和。與花小龍商下妙計。揀着姓金的在院之時。一同前往。要他讓出正房。姓金的定然不肯。然後讓他估個面子。并好籠絡小蓮將來。併了房間。可以彼此會面。否則須用撥草驚蛇之法。不怕姓金的不入圈套。策六大喜。邀了肖岑燦光。當晚即去。如法泡製。果然不出小龍所料。姓金的坐在房中不讓。聽說外房有人碰和。他也請客碰起和來。并且一種兩場。甚是熱鬧。策六假意向小蓮發話。怪他昨天怎樣說房間空着。小蓮賠了許多不是。說這兩場和。乃是今天爆出來的。周大少有心照應。可否在外房委屈一下。策六躊躇半晌。問他房內的碰和客人是誰。倘然是個熟客。我尙是第一次兒。不妨讓他一下。若然一樣生客。他碰兩場。我難道碰不得四場。房間定須讓給我。小蓮回稱乃是熟客。策六問他姓甚。小蓮老實答稱姓金。策六用言冒上一冒道。我久聞你有個姓金的客人。每節必有三四十個花頭。可是此人。小蓮點頭稱是。策六向小龍等一望道。不知此人叫甚名字。作何事業。我們可認識他。小蓮道。名喚子富。家中很有房產。不聽見做甚生意。小龍接口道。他可還有個老兄喚做金子多麼。小蓮道。一些不錯。小龍道。這樣說來。真是一個有名之人。你做到了這種上客。每節怕沒有一千八百塊錢生意。怎能不巴結他些。小蓮微笑道。一樣客人。那有巴結着姓金的不去巴結別人之理。花大少不要多疑。小龍道。這倒不是疑心的話。我要勸周大少今天這一場和。就在外房碰罷。莫要與姓金的嘔氣。緊你爲難。小蓮道。周大少倘能體諒。自然最妙。策六瞧着小蓮道。我怎的不體諒你。祇是簡慢了請來的客人。肖岑燦光開言。同聲說道。裏房外房。一樣碰和。說甚簡慢。我們在外房碰也好。下回碰第二場。再到裏房去不遲。小蓮說下回一定裏房。這回對不住些。遂勸策六答應下

了。叫房間裏人快把桌子擺開。點好洋燭。起過手巾。服伺各人入局。小蓮坐在策六身旁。看他碰了一圈多牌。策六放出滿臉和氣的樣兒。一些不與姓金的作對。小蓮方纔放下了心。到裏房去應酬子富。却甚感激。策六沒有脾氣。及至外房四圈碰畢。重扳坐位。小蓮又出去坐了片時。以後便有客人來叫堂唱。出門去了。直至策六等八圈已完。房中整頓稀飯。方始回來。問策六輸贏甚樣。策六道：輸了一百五十塊錢。小蓮駭道：你們碰的多少底碼。策六道：今天幸是一百塊底。若碰二百塊底。便要輸三百了。小蓮道：原來碰得底碼甚大。且俟下場翻本。策六道：一百幾十塊錢。算得甚麼。這幾天我真是捨了輸票。不到半個月。麻雀裏輸了二千多塊錢了。翻他怎的。小龍道：這數日真個你輸得狠了。必得翻一場。本明天仍在這裏可好。策六尚未答應。小蓮道：明兒一准仍在這裏。我替你碰。看可再輸。肖岑道：如此甚好。你與他先。把房間留下。小蓮道：房間明天一准空着。你們瞧罷。衆人閒談一回。吃過稀飯。各自散歸。小蓮叮囑策六。明日早些到此。策六諾諾而別。出了廣福里之後。趕至新馬路。尋小龍說話。問他方纔說的金子多乃是何人。金子富可能下手。小龍道：金子多乃洋行買辦。很有名望。很有資財。子富既是他的兄弟。聞得二人尚未分產。有錢是一定的了。但子多在洋行辦事。此人頗有手面。并聞情性不好。下手時必須格外留心。不可鬧出事來。所以明天又約你們碰。和探探他的動靜如何。總得隨機應變纔好。策六道：明天早去的好。還是依舊晚些。小龍道：自然愈晚愈妙。讓他估着正房。我已關照肖岑燦光。叫他們夜間十一點鐘到齊。碰的底碼。面子上說每底二百。暗中仍舊祇碰頭錢。不做輸贏。你須備張西貝的莊票在身。輸了錢當場交出。使小蓮與房間裏人傳到姓金的耳朵裏頭。曉得你很是有錢。這是騙空子的第一妙法。你須記着。策六唯唯受教。時已天色將明。小龍遂留他住下。再授他些運動之術。翌晚。等到十一點鐘已過。方纔同至小蓮院中。肖岑燦光先已來了。仍在外房坐着。問策六爲甚求得好遍。小龍道：我們先在尙仁里碰了。

場和。故此晚了。策六道：你二人是幾時來的？怎的不到裏房去坐？小蓮代答道：藍大少包大少也祇纔來。我早間將裏房空着，偏偏一個不到，認做你們不來的了。如今却又有了客人，真是好巧。策六微笑一笑，對小龍道：我說房間決定不空，你瞧甚樣？小龍道：今天我們自己來遲，不能怪人，仍舊就在外房碰罷。并且夜已深了，最好祇碰四圈，尚可回去睡覺。策六大笑道：碰四圈不但我們好睡，小蓮也可到裏房去睡上一覺。我們體郵人家，本應體郵到底，竟碰四圈最妙。小蓮聽了，把策六瞧了一眼，說你講什麼？心中却又感激着他。小龍遂叫房間裏人快起手巾，匆匆入局，果然碰了四圈便住。策六足足輸了一底，乃是小龍贏的，因取出三百塊錢，一張莊票，交與小龍，問他要了十二塊頭錢，說尚餘八十八塊洋錢，存在你處。明天再算。小蓮見他這等有錢，愈當做是戶好客。房間裏的娘姨，見四人和已碰完，端上稀飯菜來。小龍與宵岑燦光使個眼色，推說夜深不吃，先自回去。策六也要走了，小蓮一定要他吃些，因復坐下，喝了四五杯酒，一碗稀飯，和小蓮說起姓金的天天在此，往後倘然我也天天到來，彼此甚是不便，必須想個法兒纔好。小蓮祇說以後祇管請來，有甚不便，沒露些通融口風。策六遂不往下說，吃完稀飯，起身便走。小蓮尚要留他略坐，策六說明日再來。小蓮送他出房之後，回至裏房，與娘姨們議論這姓金的怎樣闊綽，怎樣體貼，真是難得。金子富在旁聽了，祇喜他不與自己吃醋，餘語並不放在心上。不過曉得姓周的也是一戶有錢客人，不敢輕視着他。策六自從碰過第二場和，每夜等十一點鐘，金子富到院之後，接連打了三個茶圍。第四夜又吃了樓酒，多在外房，沒進裏房一步。小蓮甚是過意不去，祇因姓金的性氣不好，不敢惹他暫讓，也不便使姓周的與他併了房間，免得每天迴避。曾在策六面前着實抱歉。策六知道第一個法使到極處，不靈的了，必須依着小龍，再使第二個妙訣。一日因於十點鐘時，獨自一人溜至院中，此刻金子富尚還未到，小蓮出外堂唱去了，遂在房中坐着。少頃，小蓮回來，見策六今天坐到房間，與他

說說談談。十分歡洽。約有一個鐘頭。祇聽樓下相幫喊聲二少上來。策六知是子富到了。向小蓮託稱有事。馬上立起身來。往外便走。小蓮留他不及。跟着他送將出來。剛剛走至屏門。子富自外進內。策六自內向外撞了一個滿懷。策六有意在子富的鞋尖之上。輕輕踹了一脚。口中連呼阿呀。忙向袖內取出一條雪白的白絲巾來。俯身替他拂拭。并呼小蓮快叫娘姨拿個鞋刷出來。又問子富可曾踏痛。自恨齒莽不已。子富雖與策六沒會過面。每夜一個裏房。一個外房。那面貌已看得熟了。知他平日沒吃過醋。這一脚乃是無心誤踏。又賠着這樣小心。怎能與他翻得來臉。因把眉頭微纒一縷。口說不妨不妨。小蓮已與娘姨取了鞋刷。跑將出來。動問二人何事。策六自稱莽撞。在娘姨手內取過鞋刷。要替子富刷鞋。子富見了。道聲不敢。叫娘姨把鞋刷接過。裏房去刷。并請策六進房略坐。策六此時好如奉了令箭。一般。心中暗喜。臉上裝做不應該鬧禍模樣。跟進房來。重新賠了一個不是。親替子富將鞋脫下。交與娘姨刷去灰泥。看他穿上。又問此刻足上可疼。子富回稱沒甚要緊。但請放心。策六此時放出笑臉。假做不知子富的名號籍貫。細細問他。子富答明。還問策六。策六說名喚竹一。原籍浙省。與子富同鄉。子富問他浙江何府。策六隨口說是湖州。并引些湖州地面姓周的富家望族。問子富可曾會過面兒。子富說沒有會過。策六遂把年長的認做伯叔。中年的認做弟兄。好似背了一本宗譜。說得甚是熱鬧。子富聽了。竟信他是個世家子弟。頗甚看重於他。小蓮見他們講得投機。暗喜二人併了房間。從此每夜少了許多心事。因向策六插趣道。周大少你天天迴避二少。今天偏因迴避着他。奇巧不巧的踏了一脚。避他不來。却結成了一個朋友。也是緣分。但你方纔驚了二少。難道不替他壓壓驚麼。小蓮這一句話。一半乃是戲言。一半要策六吃一椀酒。策六正好乘機結識子富。焉有不聽之理。遂含笑說。正要與他壓驚。可馬上替我喊個雙槓下去。子富聞言。連稱不必。策六連稱叙叙何妨。立刻遂寫請客票。去請小龍官岑燦光等那一班人作陪。移時人

人俱到。祇有小龍來了一張回帖。說因有事心領。策六不解何故。祇得入席。子富自然坐了首位。餘人挨次坐下。那檮酒乘人吃得甚是高興。宵岑等更向子富獻盡了多少殷勤。子富覺得策六這班朋友。一個個霽然可親。心下更甚暢快。酒闌即便散席。子富小蓮要留策六稍坐。策六推說夜已深了。明日再叙。匆匆竟去。子富更喜他善體人情。沒些酸意。真是一個花叢君子。此種人不可多得。不妨與他做個朋友。暗中已經着了道兒。策六自從出了妓院。急尋小龍。說知已與子富晤面。并問他今夜怎的不來。小龍微笑道。今天我輕容易見得他麼。你們儘管人人會面。我須留在後日再見。并要他先來拜我。方可說罷。叫策六附耳過來。說了好一回話。令他從明天起。如何辦法。并叫他搬了一個上等客棧。借了一間官房。以便姓金的往來。策六依言。明日當真搬了個棧。晚間又到小蓮院中。與子富閑談。子富那晚正要替小蓮碰和。策六自願坐了一股。恰碰了個沒有輪贏。和畢。子富與策六答席。策六固辭不獲。也吃了一個雙樓。盡歡而散。自此策六每天與子富親熱。遇到碰和吃酒。必在一處。知己萬分。策六看他入彀多時。一日閑話之間。說起自己沒有弟兄。萬事少人扶助。要與子富換帖。結個異姓金蘭。子富滿口允許。翌日竟先送了一個帖子過去。上寫着如小兄金滿堂名字。并三代履歷。策六接到大喜。寫了一個如小弟周節名字的假帖。連三代也是假的。又備了一件時花外國緞馬褂料。一件漳緞袍料。兩箱茶藏呂宋烟。一打三星勃蘭地洋酒。連帖子一并送去。當晚又在小蓮處請了一個雙樓。藉叙譜誼。喜得子富樂不可支。那交情又深了一層。小龍見時候到了。關照策六舉事。策六遂揀了一個日子。在番菜館特請小龍赴宴。央子富前去作陪。說這位花笑翁。是從奉天下來辦礦務的。小龍這日。故意裝出許多架子。一到番菜館。大模大樣的便呼點菜。不甚去理會子富。吃完了。祇說有事。匆匆便去。也不與子富招呼。子富是個愛人奉承。怕人冷淡的人。心上未免有些不甚自然。策六覺得與他說道。子富哥不可生氣。這位花笑翁。並不是奚落着

你。因他天生的直爽脾氣。見了人不會客套。其實却是一個好人。與我也是生死至交。此回奉天辦礦。乃是官督民辦。姓花的是個巨商。下了三十多萬銀子股本。尚嫌不夠。故至上海招股。虧他手面闊綽。不到一兩個月。聽說已招上十多萬了。我也搭上五股。每股一千銀子。已經交了三千。尚有二千一時不便。沒有付去。今天故此請他到來。一則當面寬個日期。候我家下寄來。二則股本交齊之後。想托他就在局中謀個現成差使。蒙他一口應許。派了個駐滬採辦事宜。你想此人爽也不爽。子富沈思道。中國的礦務。無論官辦民辦。往往半途而廢。利少害多。你是個很聰明的。爲甚上這股本。策六搖頭道。古語說事在人爲。若不是姓花的棄托得住。我怎肯附本下去。況且你不知道開采的這一個礦。非煤非鐵。非錫非鉛。非銅非銀。乃是最好的一座金礦。周圍二百多里。共有鑛苗無數。姓花的曾與鑛師一同往勘。帶了幾塊鑛石出來。一塊塊內含金質。見了真個令人詫異。將來那有不能起色的道理。雖蒙有心關會。這是你疑心錯了。子富始不復再言。當下各自散去。隔了三日無話。第四日。策六忽向子富說。家中銀欸未來。要與他暫借二千銀子。籌解鑛本。三日卽還。子富正在猶豫。忽然來了個長隨模樣的人。說是新馬路花公館來的。手中拿着一張花稜的名片。說主人今日接到奉天電報。有要事商量。請爺快去。策六接了名片。回說立刻就來。竟把借銀之事打斷。別了子富。便行。子富不知爲了何事。且自由他。等到上燈將近。策六笑容可掬的。又尋子富說道。今天我有一件巧事。特來找你商議。子富問他何事。策六道。我早上不是因家信不到。要問你借二千兩銀子。後因花公館來了個人。叫我快去。沒有說麼。卽刻家中已到了信了。并匯有五千兩銀子出來。足敷應用。不必再借。誰知花笑翁接到奉天電報。催他日內趕辦。鑛工中應用各物。需銀一萬左右。笑翁因所招鑛股。俱已滙往奉天。手頭並沒留存。祇有自己的四五千盤川在申。一時够不上數。故要與我商量。那時我這封家信尚未接到。祇得勉強敷衍。約他明日回話。如今有了銀子。恰恰是五

千之數。除將二千解去股本。尚有三千。何不由你出面。暫借與他。一來可以取他拆息。二則將來開工之日。又可向他要個掛名差使。每月弄他一百八十塊錢。一人一半。作為零用。也不枉我二人結交一場。有禍同享。不知你意下如何。子富是個向在上海的人。久聞上海有等翻戲。借着開礦。或設立公司。同創店業。代謀善事。一切誘人入阱。雖與策六換了盟帖。十分要好。究竟為日未多。並非老友。早問問他借銀。不免暗地提防着他。所以一時未允。今聞策六有了銀子。不要借了。并且尚有二千。要他出面。借與姓花。取他利錢。日後更可謀個差使。每月領取薪銀。自己不必拿出一個錢來。這種舉動。覺得有利無害。斷不是翻戲作為。故此一口應許。策六滿心歡喜。約定明早同坐馬車。往拜小龍。並將五千兩銀子。即期滙票。親手交與子富。央他到票號領銀。分作三千一票。二千一票。二千的藏在自己身邊。交作股本。三千的由子富收下。交與小龍。作為借款。子富見了滙票。心上愈信姓周的真是有錢。一句不打詭話。當下遂把此票收起。翌日當真向票號劃作三千一票。二千一票。等候策六到來。將二千的交代與他。三千的自己袋起。即呼馬夫配好馬車。一同前往。到得公館門首。策六叫馬夫至門上通報。少頃。開門迎接入內。却不見姓花的出來。子富暗想。他架子好大。祇見來了一個家丁。向策六彎了彎腰。說主人現在客廳會客。請周少爺與金老爺書房稍坐。策六道。會的是那個客人。家丁道。是四川來的何大人。將快去了。策六點頭。遂令他在前引道。與子富步入書房。子富見屋中收拾得異常華麗。那書房更是精緻。家丁伺候二人坐下。即有值茶的送上茶來。子富看了。他這等排衙。暗詫差不多些的官場。尙沒這樣闊綽。私間策六姓花的如此有錢。可知他有甚功名。沒有。策六笑道。目今有錢的人。那個不有些前程。何況笑翁辦了職務。天天與官場往來。他功名是浙江候補道。乃是我們的老公祖。不過沒做現任罷了。子富聽他是個道臺。心中愈覺欽敬着他。不移時隱隱聽得喊過一聲送客。小龍衣冠濟楚的走將進來。頭戴明藍頂花翎大帽。身

穿剪衣馬褂。足登薄底時式京靴。一進書房。向子富拱了拱手。策六點了點頭。口中說聲放肆。便呼家丁進內伺候。更過便衣。始又與子富將手略拱道。足下甚是面熟。記不起那裏會過。策六代答道。這就是金子翁。那天我番菜館請客。有子翁在座。你怎一時想不起了。小龍道。一些不錯。曾在席上會過。恕我記性不佳。真是冒昧得很。不知今日枉駕。有何貴務見教。策六附耳把來意說知。并將自己的二千銀票。先自付上。又叫子富把票子取出。雙手遞與小龍。小龍接票在手。說股銀自當收取。這三千兩借款。方纔四川有人到來。知道將有五萬銀子匯申。大約一禮拜內必到。這便怎樣。策六假意呆了一呆。又與他耳語數四。小龍方將銀票收下。對子富道。承蒙子翁見信。祇得暫存敝處。一俟四川銀子到申。即當奉趙。不論十天八天。當奉一月子金。至於差使一節。局中人浮於事實。已無可位置。幸喜足下在申日久。各洋行中必有至親好友。兄弟的愚見。往後倘有購辦機件等物。擬托子翁經手。不支薪水。祇取佣金。不知子翁意下如何。子富聽要叫他購辦機器各物。深喜胞兄子多。現爲洋行買辦。最是合宜。不覺笑逐顏開。連稱如蒙委托。敢不効勞。甚是歡喜。策六從旁代謝栽培。小龍既將銀子收下。親手出了一紙借條。交與策六。轉交子富。策六說何須如此。小龍道。大丈夫銀錢之上。最要分明。收了銀子。那有不出借條之理。將來四川匯款到申。還了原銀。即將此條還我。便了。策六始依言收下。交與子富。藏在身旁。便要起身告辭。小龍問二人午後可得空閒。我們約個地方夜膳。晚上同到張園。看放潮州餸火。聽說這餸火製得甚好。我還沒有見過。自今天已涼了。今夜放過之後。必須明年再放。可肯陪我瞧瞧。策六道。張園的餸火。共有徽州潮州東莞本地四種。內中以潮州東莞兩種最爲出色。笑翁有興往觀。弟等當得奉陪。停刻在廣福里潘小蓮處恭候可好。小龍立起身來道。如此最妙。家丁們便喊送客。二人與辭出外。小龍送至大門口方回。策六與子富上了馬車。途中問他你瞧花笑儂這一個人。究竟可好。子富道。此人真甚光明磊落。再好沒有。策

大笑道。你當初可是錯疑了他。子富道。實是疑心錯的。祇因上海地方。良莠不齊。一時難別所致。策六道。久聞上海有等做翻戲的。最會粧神弄鬼。人家一時瞧不出來。難怪你動了疑心。提醒着我。這纔像個知己弟兄。以後你有甚犯疑之處。儘管與我說知。大家小心爲妙。子富道。那個自然。但花笑儂既是正人君子。此刻可以不必防他。二人沿途敘話。馬夫問到那裏停車。子富叫他到一品香。請策六吃了中飯。大家閒着無事。便到廣福里去。與小蓮並娘姨。寶姐又小麻雀。等候小龍。直等到八圈又畢。紅日已西。方纔到來坐也。沒有坐定。便請二人。到新開番菜館三台閣去。子富意欲就在小蓮院中擺檯花酒。請他小龍那裏肯依。策六道。花笑翁素來說一。最是爽快。他既有心請着我們。真是恭敬不如從命。遂一手拉了子富。往外便走。並分付自己馬夫。與小龍的馬夫。叫他們將車放到望平街去。停着。並不乘坐。步行到三台閣。用過夜膳。方始上車。風馳電掣的往張家花園而去。見園門掛着幾箋紅燈。有人在空地上擺着兩張桌子。招呼進去的人買票。并有巡捕看門。小龍叫家丁買了票子。馬夫揚鞭進園。至安遠地門外。停輪。三人下車入內。祇見遊人如鱗。多在草地上泡茶。洋房內甚是寥寥。三人也想在草地上揀張案子。却已坐得滿滿的了。園丁見有人吃茶。在洋房內端了一張外國茶檯。三把外國藤椅出來。放在太湖石畔。子富嫌他太遠。園丁道。看放餞火。遠些的好。近了怕有火星墜下。小龍點頭稱是。三人遂坐將下去。園丁泡上茶來。策六見時候尚早。讓花金二人敘話。自己走至各處閒玩。見老洋房外荷花池畔草地之上。新近高高的搭起一座木架。架上有一條自行船。有人上船乘坐。收取小洋二角。那船轉動機關。自高而下。恍如琴箏離弦。直瀉入荷花池內。潑得滿池水沸。與當年飛龍島一般迅速。不過飛龍島乃在陸地。這船却在水邊。膽小些的。不敢試他。看的人却圍着不少。策六閒立片時。繞過荷花池。到彈子房內。看人打了幾盤大彈。又到對面一個東洋茶篷裏。閒看一回。要想再往海天勝處。看今晚可串髦兒戲沒有。但聽得耳

邊起陣花炮之聲。知在那裏放餞火了。急忙回至安壇地去。早已放去幾個花筒。一套三星獻瑞。一套水漫金山。子富問他那裏去了。這許多時候。策六說遇見兩個好友。在彈子房打了三盤彈子。輸了一個大柴東道。故而耽擱久了。小龍怪他打甚彈子。還是餞火好看。子富也說今夜的餞火。果然甚好。其時架上放的是第三套。唐元宗遊月宮。接第四套是郭子儀上壽。火光裏七子八塔。一對對的在那裏拜跪。看的人齊聲喝采。第五套是非洲戰事。兵船上砲火轟天。放的多是花筒月炮。更甚熱鬧。第六套是座寶塔。從平地起約有四五丈高。共凡一十八層。一層層塔簷之上。然着無數明火。無數左旋右轉的太極圖。塔心更有紅綠電光放出。照耀得滿園澈亮。真是大觀。衆人正在看得高興。不防塔尖置着許多九龍。一條條射將出來。初時直入雲霄。未幾便火星亂迸。墜下地來。坐得近些的人。怕他墜在身上。紛紛往後亂退。那時人叢中忽然擠出一個人來。與小龍招呼。小龍直立起來。叫了一聲煦翁。請他下坐。子富策六見了。也多立起身來。有分教。

漫天佈下迷龍陣。

驀地相逢縛虎人。

欲知來者是誰。見了小龍何事。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大資本一塊金磚

小輪贏兩張滙票

話說花小龍、周策六、金子富、在張園安壇地洋房外草地之上。看放潮州餞火。看到那座寶塔高轟雲霄。乃是第末套了。塔尖之上。放出無數九龍。一條條飛入半空。甚是好瞧。少頃紛紛墜下地來。看的人恐防落在身上。大家退避不迭。小龍等幸聽園丁關照。坐得稍遠。並沒要緊。這時候却從人叢中擠出一個人來。與小龍招呼。小龍一見。叫了一聲煦翁。站起身來。把自己的交椅。讓與他坐。周金二人。因也立了起來。金子富細看此人。年約五十上下。已有微鬚。身軀甚是肥胖。臉上戴着副又大又圓的茶晶眼鏡。身上穿

的衣服。也甚寬腰闊袖。足登厚底鑲鞋。像是個外路來的。那舉止甚是傲慢。小龍將交椅讓與他坐。他竟一屁股坐了下來。問小龍幾人同來。小龍向周金二人一指。說共是三人。這位是周竹翁。這位是金子翁。那人向策六一望。說貴姓是周。又與子富說貴姓是金。二人答稱正是。還問那人上姓。小龍代答道。這位就是四川來的何觀察何煦仁翁。你們沒有會過。子富方知早上在花公館拜客的那個何大人。即是此人。且聽他們說些什麼。祇聞何煦仁問花小龍道。笑翁看了餘火。可是回公館去。還是有甚應酬。小龍道。今夜並沒應酬。煦翁可有煦仁道。那就好了。我昨晚在兆富里聞樺香家點了棧菜。尚沒客人。笑翁既然得暇。可肯一同前去。小龍道。承蒙煦翁見招。那有不去之理。但尚有兩個敵友同行。可否緩刻即來。煦仁道。就是這周金二公麼。何不大家同去一叙。周金二人連聲道謝。煦仁道。這棧酒乃是逢場作戲。並非有心請二位。有甚作客。祇要有了四人。我們便可吃個方檯。不請別客。豈不甚好。子富尙要推辭。小龍在他衣袖之上。輕輕的扯了一把。同至一株柳樹底下。低低說道。這個何煦仁。便是早間到公館裏來拜我的江蘇候補道。原籍四川人氏。爲人甚是豪爽。沒點子官場脾氣。擇友却甚謹慎。從不肯輕易結交。今天請你二人飲酒。是他格外看重你們。不可失了興致。況且此人現在謀着一件購辦軍裝的差使。今天早上與我說起。已有七八分了。子翁結識了他。倘他差使到手以後。兜他二三十萬銀子的軍裝生意。那價錢甚是可觀。豈可當面錯過。你想是也不是。子富聽煦仁謀着軍裝差使。子多行內向做軍裝。日後兜得到這種生意。真是大有出息。可圖更落得結識一個貴人。說不定尙有別事可爲。故而當下滿口允許。小龍大喜。遂與他回至草地。見了煦仁道。金子翁已願奉陪你了。周竹翁是向來無可無不可的。大約也一定不致失興。策六道。笑翁子翁既然同去。又承煦翁錯愛。敢不遵命。煦仁含笑起身道。本來吃棧花酒。客氣甚的。我們說去就去。大家走罷。此時園中餘火。本已放畢。游人一哄散去。策六呼園丁付給茶資。小龍

早已給訖的了。四人遂出了張園。同下馬車。到兆富里開樺香家飲酒。煦仁嘗真不請別客。席上邊談談講講。子富見他起初雖似高不可攀。後來甚是有說有笑。覺得與姓花的舉止略同。俱是世故深沈。不肯遇了生人。便覺一見如故。真乃有些身分。暗中甚是欽佩二人。因此這一棧酒。飲得甚爲歡洽。直至二點多鐘始散。翌日策六在小蓮院中備席。答請煦仁。仍請子富小龍作陪。第三日子富答請。也在小蓮院內。第四日是小龍的主人在公館中備了一席盛筵。特請煦仁子富二人。邀策六肖岑燦光等作陪。一連數日徘徊。衆人把金子富牢牢盤住。寸步不離。莫說別的朋友。每天不令作伴。連嫡嫡親親的胞兄金子多。也好幾天沒有會面。子多有些詫異。一日乃是禮拜。親到小蓮院中尋見了他。問他這幾天爲甚事情。弟兄數日不見。子富說新近結識了兩個朋友。一個是浙江候補道花笑儂。現辦奉天礦務。一個是江蘇候補道何煦仁。現在省中謀幹軍裝差使。將次到手。他二人與我十分投契。說不定即日有購辦機器軍裝之事。託我經買。很可大大的賺注佣錢。故而沒有工夫。子多微想一想。道他二人的公館。住在甚麼地方。與你怎樣認識起的。子富道。花笑儂的公館。在新馬路。何煦仁在珊家園。局面俱甚闊綽。若問與他怎樣相識。何煦仁是花笑儂的好友。花笑儂是周竹一的好友。我與竹一。新近換帖。故此認識。子多道。那周竹一是何等樣人。你與他換起帖來。子富道。竹一是湖州人。頗有家私。爲人最是和氣。也做潘小蓮的。天天常在這裏。不信。你問小蓮。子多道。不是我再三盤你。祇因上海壞人甚多。交友一道。稍涉大意。最易入人圈套。故願你凡事謹慎。爲是。子富笑道。你的說話。我明白了。無非防着他們。或是翻戲一流。起初我也甚是留心。現今却不疑他了。遂把姓周的有銀子三千交代自己。借與礦局。由姓花的出立借條之事。說知。并言此條刻在我處。姓周的當我是正人君子。這樣肝胆相託。我怎當他是個小人。疑什麼心。子多本來也是個利欲薰心的人。聽了這番言語。也覺照此想來。果與子富有益無損。況且子富兜到軍裝機器。必

在自己行中購買。正是個絕大發財機會。遂也滿心快活起來。暗思子富得遇貴人。真是有幸。並不再去盤詰於他。其時祇聽樓下相幫喊了一聲客人上來。子富料是姓周的到了。正好與子多會個面兒。誰知上來的乃是照仁。一進房便問小蓮。周大少可在這裏。小蓮說已經來過。現在出外去了。照仁道。可知他是那裏去的。子富代答道。他去找花笑翁說話的馬上就來。照翁可要略坐等他。照仁道。等他也好。始在煙炕上坐將下去。看見子多在旁。動問子富此位是誰。子富道。這是家兄子富。又向子多說。這就是何觀察。何觀察。照仁道。原來就是令兄。恕我兩目近視。進來時沒有招呼。金氏弟兄同稱好說。照仁又向子富問道。令兄不是在那一家洋行裏頭做買辦麼。本來我正要同你前去會他。前天說的軍裝差使。昨兒已下了札子。有張軍裝單子。要煩令兄議個價碼。今天恰好會面。正是再巧沒有。但不知這洋行是甚行名。子多道。做洋東名喚麥南。行名也是麥南。何觀察需甚軍裝。這單子今天可在身旁。可否取出一觀。照仁道。單子沒有帶來。軍裝尙還記得。乃後膛鎗一千支。號衣褲一千套。并砲子鎗子號旗號鼓號筒各物。未知貴行可能代辦。價值可否比衆便宜。子多道。倘蒙觀察照顧。敝行定當格外克己。明天請將單子交與舍弟可好。照仁含笑。交與舍弟很好。但將來買成之後。兄弟處怎樣講句話兒。子多道。觀察有甚分付。可與舍弟說知。敝行自當遵辦。照仁把頭一點。說明天一准把單子交來。子多尙要問他此項軍裝辦來何用。解到那裏。交納。忽見娘姨寶姐送上一張請客票來。乃是花笑儂請子富到公陽里羅雲秋家。碰和寫明竹一已到。叫子富代邀照仁。立候入局。照仁道。我正因忘了羅雲秋的名字。纔到這裏尋竹一的。既然竹一先已去了。我們就此走罷。子富道。就去甚好。子多見二人起身要行。不便講話。祇得向照仁告辭。說緩天當與舍弟至公館拜訪。細談一切。照仁說了一聲請字。三個人一同下樓。出了廣福里。子多回去。子富照仁到公陽里。與小龍策六碰了場和。子富仍回廣福里去。住在小蓮院中。照仁與策六使個眼色。

同至小龍家內。把方纔在小蓮處遇見子多之事告知。說此人久在洋行。必定精明練達。不比子富是個執袴。今日雖被我捉購辦軍裝之事誑住了他。祇可誑得一時。倘再日子多了。恐怕有些不便。急宜下手爲是。因此特與你們商議。小龍聞言。含笑答道。本來這幾天很可下得手了。祇因金子富這個空子。要多弄他一二萬銀子。我們各人資本太小。弄不到他。所以定下一個障眼妙法。打造一件東西。一時沒有打好。纔被他緩了下來。今天這東西已經好了。明天便可動手。你們可要瞧瞧。照仁道。是甚東西。我們見過沒有。小龍道。你們諒還沒有見過。說罷。叫二人在書房暫坐。自己走至樓上臥房之內。拿下一隻小鐵匣來。約有一尺見方。放在桌上。甚是沈重。打開匣蓋。祇見金光耀目。乃是八寸長三寸厚的一塊千葉金磚。一層層多是金箔裹成。拿在手中。約有三百兩左右金子。算他每兩易銀三十五換。共值銀一萬餘兩。二人呆了一呆道。此磚怎樣使用。小龍道。此磚表面看來。純是金葉。其實祇有外層的二十多兩。乃是真金。裏面却是鉛質。那個看得出來。金子富是個有錢之人。尋常一千二千銀子。未必在他眼內。假票子假寶石等物。又哄不得他。祇有這件東西。乃是見所未見。看了一定動心。一動心必下重注。纔能引得他與會起來。與會一起之後。我與他合做上風。他仗着稍長膽大。那有不肯之理。彼時給他個斬關手段。怕他不倒餓篋囊。但我雖然有了這塊金磚。又是二三千現銀下本。你二人尙手無兵刃。怎樣殺得來人。也須想個法兒纔好。二人聽罷。暗佩小龍真有心計。又被他提起自己。不持寸鐵。何能與姓金的對壘交鋒。多要問小龍借本。小龍對照仁道。你祇要有了幾百兩銀子。已經够了一則局面闊綽。姓金的信得過你。二則動手之時。扮的乃是贏客。何愁沒有本錢。祇有策六。住在棧房裏頭。姓金的雖是知道有錢。那錢不在上海。前幾天滙來的五千銀子。二千解了股本。三千托姓金的借給我。如今再有甚麼大票銀子。在手。必須裝點得有些意思。方纔沒有破綻。否則姓金的豈不動疑。那疑心使他動得的麼。策六沈思半晌道。

這却如何是好。小龍將他瞧了一瞧道：看你甚是聰明。這一點子邊門，怎的想不出來。你託姓金的借給我三千銀子。我不能把這三千銀子還與姓金的轉還你麼。那時你有了銀子，不但姓金的決不疑你，并且還深信我說一是一。借票上寫着半月即還。果然並沒過期。況且他更曉得這筆銀子，乃是四川匯下來的。先前說過共有五萬，動手時必更想着我。你想當初借銀的法兒，使得好麼。策六聞言，佩服得五體投地。照仁也連贊妙算不已。小龍遂約定明晚舉事，就借還姓金的三千兩銀子爲由。叫策六請子富在三台閣香來館會面。還好銀子，照仁出面。邀衆人至兆富里開樺香家飲酒入局，并邀肖岑燦光同扮搭客。除去照仁不必輸錢，其餘各人，不論多寡，必得輸掉些些。二人唯唯答應。當晚各自散歸。明日小龍備了一個卽晚六句鐘，番酌候光假座。三台閣的帖子，叫人下到子富那邊。子富給了一張回片，說定晚間准到。却不知爲了何事，急尋策六問他。策六說不多時，也有請帖到來，問過下帖之人，據說沒有事情。請的況祇你我二人，並無別客。大約爲了破局內機器之事，急須購買，故欲與我二人斟酌。也未可知。否則那得沒有別人。子富點頭道：此話有些意思。停回我們早些同去。策六道：同去甚好。此刻鬧着無事，何不先到瑤家園拜訪照仁。他不說今天有張軍裝單子交代你麼。交代了好去尋找令兄。商議價目。順便問問他機器行情。時刻姓花的談起之時，豈不有些把握。子富讚他說得有理。遂喚馬夫配好車子，雙雙上車，同到何公館去。誰知照仁拜客去了。沒有會面。走了個空。子富要先找子多問他。策六說沒拿到軍裝單子。何苦尋他。我們還是廣福里去坐一回兒。晚上見了笑儀，看他要買那些機器。明兒尋見照仁，取到單子。再尋令兄不遲。子富始分付馬夫，將車放到廣福里去。二人在潘小蓮房內談了回心。天已黑了。策六叫子富先差馬夫到三台閣去看新馬路花公館內的花大人。來了沒有。少頃馬夫回說：姓花的到已多時。二人遂一同前往。見了小龍，閒談數語，點好了菜。策六便問今日相招，有何見諭。可是奉天

又有來電催辦機器。小龍道。奉天這幾日並無電報。機器雖須購辦。怎奈連日事冗。大約明後天必須有煩二位。今天因何觀察在四川匯下來的五萬銀款。已經到了。前承金子翁見信。借與敝局三千銀子。本約半月即歸。故邀二位到此。請將此款收回。說罷。在衣袋內摸出一大捲鈔票。一百兩銀子一張的。也有五十兩銀子一張的。也有。共是三千零三十兩銀子。雙手交與策六。點過了數。轉交子富。說三千乃是本銀。三十兩乃是拆息。子富自視策六口中。連說笑翁爲甚。這樣要緊。策六暗暗使個眼色道。笑翁最是說一是一。他道半月即歸。怎肯過期。富弟你收下罷。但這三十兩銀子拆息。笑翁未免太客氣了。小龍道。這是有言在先的事。有甚客氣。不過我尙有一張借條。未知子翁可在身旁。子富道。不知笑翁還銀。沒有帶得。待我取去。小龍止住他道。彼此多是君子。明日還我何妨。我們請用菜罷。遂呼侍者起菜。每人吃了盆湯。祇見門外闖進一個人來。說你們原來在此。累我叫馬夫尋得够了。小龍等見進來的乃是煦仁。大家起身招呼。問他從何至此。并呼侍者添了一副杯叉。請他點菜。煦仁笑道。菜不必點了。我因今夜聞樺香那邊又有檀酒。要請你們吃去。祇道你們在廣福里。差馬夫去請。據說已經出去的了。又差到公陽里。羅秋雲家尋找。秋雲說今天你們沒有去過。弄得我發躁起來。親到廣福里盤問小蓮。究竟你們現在何處。纔曉得多在這裏。不知吃過幾道菜了。吃完了我們同去如何。小龍道。問去有何不可。你須先在此間隨意點幾般菜。用畢大家同往。否則我們尙有三四道菜。怎等得及。煦仁揚眉道。怎的尙有這許多菜。既然如此。我陪你們吃些也好。遂點了一客杏仁茶。一客荷花卷。一客櫻桃梨。多是些吃不飽的。席間策六說起。今天曾與子富到公館拜候過你。煦仁道。聲失迎。又說今天因四川匯有銀子到申。午後到花笑翁那邊去了。故而不在公館。不知二位到寓。可有事情。子富道。一來與觀察講安。二來請問觀察那張單裝單子。煦仁道。你們要瞧這單子麼。昨天原與金子翁說此事。拜託他的。今天雀裏頭又來了一角公

事尚須添改一切。叫我將原單繳回。當俟添改好了。一同購辦。大約尚有數天耽擱。將來定須費心子翁昆仲。決不再向別家購買。是了。小龍道。託了子翁昆仲。本來很難得住。我也要託他們購辦。局中機器各物。真是萬妥萬當。煦仁道。怎麼說你局中的機器。至今尚未辦麼。這倒要趕緊些了。不要誤事。小龍連聲道。是。語次。煦仁連催侍者。快些上菜。菜畢之後。連咖啡茶多沒有喝。促令小龍簽好了字。大家一同出門。徑向開樺香家而去。到得院中。見房間內門帘下垂。煦仁認做有了客人。站住了脚。面色頓時改變起來。樺香笑道。房裏的人。難道你不認得麼。還不快些進去。藍大少包。多少等得你不耐煩了。人家請客吃酒。祇有主人等客。那有客等主人的道理。煦仁始知是宵岑燦光。放下了心。與衆人一擁入房。藍包二人見了煦仁。問他爲甚此刻纔來。煦仁把到三台閣找尋子富等三人之事說知。回頭與樺香說客已齊了。樺香即呼相幫進房。擺好檯面。請衆人入席。煦仁要各人多叫幾個堂唱。熱鬧些兒。遂每人叫的多是雙局。小龍更叫了四個。煦仁自己也是四個。這一席酒。吃得分外起興。從十點鐘入座。至十二點鐘未散。煦仁似乎有些酒意。要與小龍賭起錢來。小龍也像有些醉了。問他怎樣賭法。煦仁說搖攤最是爽快。可惜沒有骰子搖缸。小龍道。搖攤沒有骰子。推場牌九可好。骨牌諒必有的。煦仁問房間裏娘姨大姐。可有骨牌。一個老娘姨說。三十二張的沒有。倘要挖花牌。却是現成。揀他一副出來可好。小龍道。揀出來豈不一樣。待我先做上風。煦仁止住他道。挖花牌裏揀出來的。這牌一定七大小。容易記認。怎做輸贏。倒不如拿出幾個錢來。我來頑場抓攤。你們隨意猜打。不論一塊兩塊三十二塊錢。俱可下注。沒有封門。你想好麼。小龍道。沒封門。你端整着多少本錢。煦仁微笑道。一千八百塊錢。諒還輸得。不知够了沒有。小龍道。你有一千八百塊錢。可輸人家身旁。沒帶現洋。這便怎樣。煦仁道。不帶現洋。小些也好。小龍在身旁一掏。掏出一個洋紙信封。內中袋着封信。兩張蘇州來的匯票。每張多有一千兩銀子。問煦仁這可够麼。煦仁

將票子一瞧道。你說沒帶現銀。這是那裏來的。小龍戲道。這是匯票。不是現銀。煦仁笑道。匯票現銀。有甚分別。可惜你這兩張票子。不拿出來便罷。拿出來要姓我的何了。休想袋着回去。小龍也笑答道。那是說不定的。我與你何妨。試一試。煦仁笑逐顏開的道。試試甚好。立刻遂喚房裏把樓面收去。擺開桌子。叫娘姨把跟去那個管差的喚上樓來。問他身畔可有現錢。那管差伸手在衣袋內一摸。摸出一把錢來。數一數。祇有十多個青錢。其餘多是當十銅元。尙嫌不夠。又問樺香取了幾十個錢。一隻茶杯。一隻牙筷。更把煙盤內那隻刻磁的小煙盤兒。當做寶匣。將錢放在裏面。用茶杯向上一罩。坐下做莊。小龍忽說兩人對賭。像甚樣兒。要把煦仁放生。煦仁發起急來。叫策六與肖岑等也隨意打些。助助興致。肖岑說身邊祇有幾十塊錢。並沒多帶。燦光也說祇有二十多塊現洋。三十塊錢鈔票。策六向子富一望。與他走至外房。在三千零三十兩內。問他取了三十兩銀子鈔票。說餘下的仍舊放在你處。倘然你也有與不妨多少打些。試試財氣如何。子富口中唯唯。心中見他們忽然聚賭。雖是酒後高興。究防着有甚圈套。故而跟着策六進房。站在他的背後。閒看。不敢下注。煦仁見了。問他可要打幾下頑頑。子富祇說未帶現洋。煦仁並不再開。當下開起手來。煦仁一連輸了二百多塊洋錢。這莊不要做了。因小龍贏得最多。叫他接下去做。小龍依言坐了下去。誰知也是瘋莊。那攤路被人摸得甚是清楚。不多時已輸了三百多塊。策六暗暗埋怨子富。這樣好打的莊風。爲甚不肯出手。看着人家贏錢。不瞧我三十兩銀子本錢。已變成一百多了。子富此時看他們果然一無弊病。又因喝了些酒。瞧着人家個個贏錢。不免有些眼紅。漸漸心熱起來。跟策六打了一記五十兩銀子的青龍單。小龍見子富動手。頓時歡喜道。金子翁本來說其沒錢。方纔還你的三千兩。那裏去了。直到此時下手。煦仁道。怎麼說子翁把銀子放在身畔。不肯打麼。雖然上海地面良莠不齊。達到賭局。小心爲是。不要遇見什麼翻戲。受人做弄。其實我們這幾個人。疑心甚的。這是你太把細

了。子富被二人你言我語。咬定他有二千銀兩在身。又說不出這是姓周的銀子。祇得微笑說。並非把細實因輸不甚起。故此不敢動手。照仁尙欲有言。小龍道。不要說了。大家來做記輪贏。說罷。把攤盆揭開。用牙篋將錢照例四文一數。共是二十文。恰是青龍。又是小龍輸的。小龍搖了搖頭。將銀配過。重新再做。子富與衆人再打那消一刻多時。小龍的二千銀子兩張匯票。輸了一個罄盡。子富不知不覺。竟贏了一千五百多兩。照仁除去做莊上輸的翻轉之外。也贏了八九百兩。其餘的人。個個輸錢。連策六也除掉贏錢。輸去一百多兩。皆因檯面上。子富與照仁打得最大。餘人俱祇十兩八兩。莊家每每吃小配大。以致祇有二入贏錢。小龍既將匯票輸去。立起身來。散局口內自言自語。怪着這一場錢。乃是酒後高興出來的事。賭得沒有交代。又對何照仁道。你愛頑錢。我們緩天不妨再頑一場。索性大家多帶些錢。做個輪贏。照仁道。祇要你約定地方。斷無不來之理。照仁向着子富一望。道。當真再斂一場。不知子翁可到。子富是個贏家。怎好回他不來。答稱一定奉陪。小龍又問策六肖岑燦光。三人也說一准俱到。小龍大喜。說明後天擇定地方。再當關照。即呼房間裏把賭具收去。當差拿出來的那幾個錢。交還當差。餘下的自有娘姨收拾。照仁開消了樺香一百洋錢頭錢。這晚並不上家。小龍肖岑燦光。先後辭別出外。策六乃與子富一部馬車來的。自然一同回去。子富要把小龍交他的三千兩銀子。付與策六。邀他到潘小蓮家賒坐。策六因夜已深了。說道。銀子何妨權寄一夜。明日來取。到得廣福里之後。不肯進去。跳下馬車。獨自回棧。子富無意中贏了這許多銀兩。雖然本是個有錢之人。究竟銀子愈多愈妙。得着了這次甜頭。那得不財迷心竅。上起那班賭棍的鈎來。正是

魚已吞鈎難擺尾。

象因有齒致焚身。

要知金子富怎樣受害。這班賭棍弄到了錢。怎樣結局。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金子富一敗塗地 周策六滿載還鄉

話說花小龍與何煦仁周策六等定下誘兵之計。在開樺香家賭了一場抓攤。金子富贏了一千五百多兩銀子。散局之後。子富要邀策六到潘小蓮處賭坐。把小龍交下來的三千兩鈔票給他。策六推說夜深不便。明日再取。跳下馬車。不肯進內。獨自回棧。子富祇道他當真回去了。誰知他走到寶善街上。喚了部東洋車。如飛的往新馬路去尋找小龍。商量第二次下手事情。祇見煦仁肖岑燦光等大家多在那邊。看見策六進來。問他姓金的路上可有說話。策六道。一句沒有。不過要把三千兩鈔票給我。我說夜深不便。寄在他處。明日再拿。故。而沒有取還。小龍點頭道。不取最好。使他明天自己送來。越見你信得過他。自然他更信得過你。策六道。疑心是看來沒有的了。但不知你下一場幾時動手。小龍道。這是什麼事情。怎能够拖得日子。明天就要動的。策六道。可在公陽里羅秋雲家。小龍搖頭道。若是一千八百塊錢。堂子裏尙還可以做得輸贏。多了祇能在公館聚局。一來外邊太覺招搖。二則日後倘有不測。堂子裏乃是局賭。公館裏可以算得書房賭的。局賭與書房賭不同。即使鬧出事來。也覺立得够些。衆人齊聲道是。策六又問明兒怎樣一個賭法。小龍道。今天賭的抓攤。明兒自然仍舊。不必再換牌骰。但姓金的久居上海。並不是新到客幫。却須步步留神。不可被他看出破綻。本來我想把金磚與他看了。合他共做上風。拿得穩。沒些痕跡露出。現想你們做下風的。俱沒巨資。如何下得重注。反覺少了敵手。所以我製下一副夾錢。等到動手的時候。要他與你合做上風。不是他得八成。你搭二成。便是他估七成。你得三成。那攤須他一人獨做。我做下風重打。你祇在旁幫花。於開寶時。檢點錢數。共是幾文。喝報進出。青白。依注收賠銀子。瞧着我們外間愈打愈大。你該與他商量。叫他做記進寶。或是出寶。等到揭開的時候。你把牙筷留心。在夾錢合筭之處。挑他一下。那錢頓時化作兩文。變作非青卽白。他怎曉得其中變化。還認做匆忙之際。數錯了。

錢。一定自己恨着自己。這銀子却已輸得不得了了。够賠由他儘賠。不够賠逼他出立借據。我來借銀與他。那時你再把他抱怨一場。就此散局。送他回去。我們等你回來劈帳。劈好了帳。尚有說話囑你。且等臨時再講。怕他輸掉了錢。尋到那個策六道。夾錢怎樣挑得他開。即刻揮香那邊。可有此錢在內。小龍道。揮香那邊。乃是煦仁使的飛錢。內中有幾個錢極薄。可以用手法飛得開來。所以我二人做莊。祇揀打着重注的人。一定使他贏錢。乃是暗中飛動之故。這手法甚是不易。並非一朝一夕之功。祇有我與煦仁可以使得夾錢。雖然也要手法。却比飛錢容易。待我今夜教你說罷。起身走至一個紅木書厨半邊。開了厨門。伸手向抽斗內取出一包錢來。一共五十多文。順治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多有。夾着元通寬永等幾個光背黑錢。對策六說。你先瞧瞧那幾個乃是夾的。可能瞧得出來。策六一個個拿在手中看了又看。一些看他不出。小龍又在抽斗內取出一隻銀鑲筷來。輕輕的在一個寬永錢上一挑。果然又化出了一個錢來。策六等俱呼奇怪。宵岑認做光背的多是夾錢。向小龍手中取了筷兒。逐個去挑。那能挑得開來。小龍含笑說道。天下那有這樣刻板文字。祇揀光背的製着夾錢。接過他的筷子。又挑了一個康熙錢出來。策六訝道。怎樣的乃是夾錢。如何一挑便挑得開來。小龍道。薄的乃是夾錢。最易認識。若問怎樣挑得開來。兩錢黏合的背面。微用鐵屑黏成。這支銀鑲筷內。鑲有磁石。所以一挑便開。借着磁石的吸力。說穿了其實沒甚奧妙。但恐挑動時手法不靈。說不定連下一錢也翻動起來。人家看見。豈不敗事。這還有個遮眼法兒。至於也有人說。可以不用鐵屑。無須磁石。也能黏合。也能挑動的話。這却機關百出。問他們不肯實說。不知真否有這套錢。有這手法。或是欺人之談。在可信不可信之間了。策六道。怎麼叫做遮眼法兒。學他可還容易。小龍道。遮眼法一些不難。祇消挑錢的時候。口中吸着一支香烟。或雪茄烟。濃濃的噴他一口。自然氤氳氳氳的散布檯面。一時間看不出來。策六撫掌道。此法甚妙。遂在小龍手中接

過銀鑲筷子。揀薄錢挑了幾個。也有一挑便開來的。也有連下一錢果然一齊翻動的。也有連挑兩挑沒有開的。小龍說他筷子拿得太直。教他帶斜些兒。策六依言。又挑數個。比前略覺靈動。煦仁嫌他究有破綻。動手時必得先用遮眼法最妙。策六唯唯受教。小龍將錢收起。當晚尚須黏合。明夜應用。煦仁深贊小龍真有心計。製出這副錢來。比子龍在日。真是跨窰。小龍謙遜幾句。因見夜分已深。囑衆人不必回去。就在新馬路住宿。翌早備了一張即日申刻潔尊候光的知單。把昨晚在樺香處同棧面的那一班人。一齊寫上。下書席設新馬路本公館。叫煦仁等在單上各人簽了一個到字。或是陪字。然後差人去請子富。子富寫了謹知兩字。小龍因這兩個字。寫得甚活。來也可。不來也可。防他不要昨夜贏到了錢。暗中參透衆人作事。或被旁人提醒。今夜托故不來。那時偷鷄不着。反而折了把米。豈不是椿話柄。故遣策六趕緊回棧。看子富可會到過棧中。倘然遇見了他。千萬用心盤住。惹惹他晚上到來。並令多帶現銀。若然沒到過棧。遇他不見。必須四處找尋。切不可使他與外人作伴。免致功敗垂成。策六連稱曉得。馬上叫了部東洋車。趕到棧中。一問子富已經來過。并在帳房中留下一張字條。說在三台閣番菜館吃飯。請他快去。有話面談。策六大喜。把字條在懷裏一揣。如飛的跑到三台閣看他。子富已經吃好大菜。一個人坐在洋臺上閒望。一見策六到來。問他可會用飯。策六說。今早起來。到上海浦候了一個朋友。有些小事。此刻纔回。老實說。尚沒吃飯。子富叫他點菜。策六點了客來路、牛尾湯、燒拳鷄、紙煨鴿子、吉利蝦、波羅飯。分付侍者快做。又叫子富陪他喝杯皮酒。再吃些菜。子富添了一客牛茶。一客生梨攀。二人對酌談心。策六問子富。今天花笑儂可來請客。子富道。已有知單來過。約在公館裏頭。策六問他去與不去。子富道。昨晚有約在先。怎能失他興致。況且他輸得很了。今夜總想翻些。策六微笑道。你說他昨夜輸得很麼。此人向來好賭。聽說他在奉天的時節。一夜輸過三萬多兩銀子。昨夜這點小數。怎在他的心上。今夜動起手來。必然甚發。

我瞧他風頭不好。說不定比昨夜還要多輸幾倍。我們不去便罷。若去必須多帶銀兩。一人贏他幾千。不可當面錯過。好得他家資豪富。輸掉些儘管不妨。子富咋舌道。他在奉天輸過三萬多麼。但他既有大負的日子。難道沒有大勝的時候。今夜莫要盈千累萬的大勝起來。我們還是少帶銀兩爲是。策六格支一笑道。你說姓花的有大輸。必有大贏麼。這話果然甚是有理。但你不曉得姓花的賭錢。祇有輸胆。愈輸愈是撒瘋。瘋了便不肯出手。所以斷斷勝不得人。我與他交情久了。深知他賭錢的脾氣。停回你可放大了胆。與他見個高下。最好你做上風。我來搭些股分。祇要莊風好些。包你姓花的一千八百兩打將下來。若是莊風一低。至多祇打一百八十。不信。你可瞧着。姓藍的與姓包的。輸贏本不甚大。姓何的雖然大些。看他昨天做莊。輸了二百塊錢。便要讓與人家。後來姓花的是個爛莊。並沒重打。最多祇有一二百兩銀子。輸贏。可知也不是個潑賭的人。我們懼他怎的。子富被他這番說話說得也甚近理。聽在耳朵裏。頭。那心坎上不覺有些發熱起來。吃完大菜。邀他到泥城橋自己家中。把昨天小龍交下的三千兩鈔票。點過數目。交與策六收了。又將借條檢出。袋在身邊。以便停刻交還小龍。策六收下這三千鈔票。含笑說。今天我就把這三千銀子。要贏他九千回去。博一個利市三倍。你若九千帶去。包你有二三萬銀子帶回。子富道。九千不太多麼。究竟我們偶然戲賭。不可輸贏過鉅。我想也帶三千可好。策六道。姓花的是個有錢之人。不贏他。却贏那個。依了我的主見。真是愈多愈妙。若是風頭得利。儘管贏他過去。倘然稍有不順。不妨趕緊停場。把銀子仍舊帶了回來。你想妥也不妥。子富聽到這句。暗想銀子帶在身旁。賭不賭果然由我。落得多帶幾千。見得手面闊些。遂在帳桌旁邊的鐵箱內。取出幾個錢莊家的往來摺子。親筆寫了幾張字條。喚個親信家人。到莊上去。出了五千銀子莊票回來。一共五張。每張一千。另外又帶了三百多塊洋錢鈔票。五十多塊現洋。整頓已畢。策六看自鳴鐘上。已經四點多了。慇懃子富出去。子富說爲時太早。策

六道。我們到山家園看看煦仁。昨天他也是贏的。問他今日去也不去。子富道。他知單上寫着一個到字。焉有不去之理。我們到了那邊。與他同去也好。透喚馬夫配好車子。先至山家園何公館。會見煦仁。談了回天。煦仁講了許多某督撫是他至親。某藩臬是他換帖。某道憲是他患難故交。某京官微賤之時。曾問他借過多少銀子的話。好似背了一本履歷。多甚有根有蒂。又說這回的軍裝差使。乃是撫憲因親親之誼。調劑我的。不然。怎得到手。今天省中有人來說。那單子大後天一准可以發回來了。又添了一千枝後膛快鎗。一千套號衣號褲。并且說不定還要定造幾尊大砲。乃是各軍營改習洋操所用。真是一個優差。不但我的出息不小。就是承辦的行家。那生意却也有得做哩。祇把個子富笑逐顏開。滿心歡喜。煦仁將那片大話講完。見家人掌上燈來。天光早已夜了。策六問他今夜花公館請客。不知可去。煦仁道。笑僕請我。怎的不去。但他今夜請客。諒因翻本起見。我瞧他賭裏頭不甚精明。怎能贏得人家。幸虧遇見了我們這幾個人。大不了祇有幾千輸贏。沒有要緊。停回賭過之後。我們多是知己朋友。倘然他贏了。便能。若再輸掉了三千五千。大家須要好好勸他。一勸叫他以後不可再賭。上海地方。不比別處。不要賭出了名。被做翻本的知道。翻他三萬五萬。這却不是頑的。你們想此話。可是。周金二人連稱不錯。子富更暗中欽佩。煦仁熱心待友。有些意思。又因聽了他這番說話。更見得笑僕賭錢裏是個戶頭。愈加不去留甚麼心。策六見時候已差不多了。催着煦仁一同出門。煦仁說同去狼好。三個人遂出了公館。各上馬車。飛風的往新馬路而去。途中巧遇宵岑燦光。坐着兩部包車。也到花公館去。煦仁等的馬車較快。先到門前。下車入內。宵岑燦光隨後也到。小龍留衆人在書房小坐。分付家人在客廳上排起酒來。這菜乃廚房自辦。甚是豐盛。席面上的碗碟杯筋。多是銀的。小龍請衆人入席。子富見這副銀檯面。十分精緻。問小龍照式共有幾席。小龍答稱共有四席。乃前數年在東省辦的。子富更認定他真是有錢。飲至半酣。煦仁說酒已够。

了。花笑翁倘要翻本。我們早些入局。早些散場。明兒我有要事。必須一早起身。夜深了。身子有些吃耐不住。小龍笑道。說甚翻本。無非大家頑一下兒罷了。煦翁既然有興。先請做莊。煦仁道。客不佔主。今夜那有我。我做莊的道理。還是你來。策六也叫小龍做莊。小龍遂與衆人回至書房。叫家丁們排開桌子。隨意取幾十文錢來。煦仁問。可是仍舊抓攤。小龍道。昨夜抓攤裏頭輸的。今天自然仍須抓攤裏翻他轉來。煦仁道。倘然今夜再輸。你便怎樣。小龍道。再輸了。下次我便不賭可好。煦仁道。這句話你應得心麼。本來我們正要勸你。因你賭得太滾。往後總宜少賭爲是。小龍點了點頭。將身坐下。又喚家丁拿上一隻洋漆圓盤。一隻刻磁的大鷄缸杯。一隻銀鑲筷子。小龍抓了把錢。在盤內一放。將茶杯蓋好。放在當檯。說你們打罷。這裏頭一共有多少錢。連我自己也沒有知道。煦仁道。做的人尙還不知。難道我們打的反能猜得出來。且來胡亂試一記兒。遂打了十兩銀子青龍。策六子富。合打了二十兩淮門。肖岑打了五兩銀子白虎。燦光道。出門上沒人下注。可曉得俗語說。出門有利。我來打五兩罷。小龍見衆人打好。噤了聲。開將磁杯當衆揭去。拿起那支銀鑲筷來。把盤內的錢細細一數。一共二十一文。進門上金周二人的二十兩銀子。應賠他三十六兩。吃了煦仁十兩。肖岑燦光十兩。尙輸十六兩銀子。搖搖頭說。看來又是一個壞莊。一出手就要賠錢。煦仁道。第一記看得出什麼莊風。再開第二記罷。小龍賠好銀子。將錢收過。重新抓了一把。放入盤中。等衆人下定了注。仔細一看。祇有金周二人押的仍是進門。并且每人添了二十兩銀子。餘人互有更調。爲數仍祇十兩五兩。及至揭開看時。進門上着了一記復寶。又是莊家輸的。以後一連開了十攤。金周二人愈打愈重。有時煦仁等也跟着他攻打一門。以致小龍結帳。共輸了二千二百多兩。起身將莊讓與煦仁。煦仁也不推辭。一樣開了十攤。衆人沒甚進出。小龍因打得最重。莊家每每揀吃重門。故又輸了一千多兩。此時假裝發恨。向衆人告了個便。到臥房內拿了那塊金磚出來。打開鐵匣。放在檯中。說那

個再做十攤。我做這塊金磚不着。輸掉了從此立誓戒賭。策六一見。急與子富使個眼風。把他勾出書房。站在天井裏頭。附着耳朵說道。這一下姓花的賭出火性來了。今夜不贏他三萬四萬銀子。還有那裏可贏。我們可要合做十攤。取那金磚到手。至少有二三百兩金子。你想可好。子富此時贏得甚是高興。且不出小龍所料。看見了那塊金磚心中大動。因說合做十攤甚好。不知多少銀子下本。策六道。少了贏不動。他必得一萬纔够。子富道。可是每人五千。策六道。我祇有三千銀子出來。你曉得的。雖然此刻贏了些些。五千湊他。不滿還是你本錢足些。分個二八成罷。子富定要他搭個四六。策六答應了個三七。子富點點頭兒。便要往外。策六扯住他道。你不要忙。我還有一句話要與你說。子富問他何話。策六欲言又止。子富催他快說。策六道。這一句話不告訴你。恐你停回贏不來錢。告訴了你。又恐你口齒不緊。露出風聲。你須當天發個重誓。纔得放心實說。我也要發個誓與你聽。子富不解道。是甚說話。彼此俱要發誓。策六道。這樣罷。今天這一場賭。我有個法兒在內。一定要贏下風三萬二萬銀子。你得了這個法兒。不許去告訴第二個人。我也不與第二個人曉得。不論何人漏洩。俱得瘟病而亡。你想此誓發得可公。子富愈加詫異道。此誓發得果公。但內中究竟是甚法兒。快與我說。策六道。花笑儂的賭錢。越吃他越重打。已與你說過的了。停刻你動手之時。看他打到二三千數目了。你把攤錢抓得少些。暗暗的數明一下。告訴着我。倘然打得不對。不必說他。萬一被他打中。我還有個手法。可以把盤內的錢飛去一個。旁人瞧不出來。豈不穩穩贏錢。這是你與我交情深了。纔肯合你共做此事。若是別人。聲名有關。怎肯下手。你想這樣一樁事。情大家可要發個誓麼。子富聽罷。又驚又喜。驚的是策六有此手法。並沒做弄自己。喜的是今夜這場大賭。金磚定可贏他。一連說了幾句。應得發誓。決不走漏。二人尚在講話。小龍已差人尋至外邊相請。策六對子富把嘴一斜。相將入內。小龍問二人在外做甚。策六笑道。我們見了你這塊金磚。要想贏你。故在外

邊商議。小龍道：可是你二人合做上風。不知拚着多少輸贏。策六道：一萬銀子够麼。不够。我們再添。照仁問他共做幾攤。子富回說十攤。小龍問策六怎樣股分。策六說子富七成。自己三成。小龍遂將銅錢並洋漆盤磁杯三物交與子富。又把銀鏤篋交與策六。催子富快做。子富笑微微抓了把錢放在盤內。將碗罩好。看衆人下注。小龍是五百兩銀子青龍。照仁一百兩進門。肖岑是三十兩的進龍穿。燦光是十兩進白穿。策六在旁喝了聲開。把銀鏤篋將錢一數。共是十六個錢。應賠小龍肖岑兩個的錢。吃了照仁燦光。雖然吃小賠大。子富毫不在意。等策六賠畢之後。做第二攤。但見小龍祇仍在青龍上打了一百兩銀子。復寶。照仁却在白虎上打了二百。燦光肖岑每人打了十兩出寶。那進門上沒有人打。策六揭開寶盆一點。乃是二十一個大錢。恰恰中了個空。將銀往內如數一擄。說辭很好。子富見有些風頭。覺得異常膽壯。再做第三攤輸贏。這回各人多打得大了。姓花的是進寶上一千兩。照仁是白虎上三百兩。肖岑燦光是青龍上合一百兩。巧巧又開了一個出寶。衆人大噪起來。第四攤小龍將金磚仍在進寶上打了二千銀子。照仁跟着他打了五百。肖岑燦光說我們大家打記齊心寶罷。也在進寶上每人打了一百銀子。策六其時吸着一枝香烟。揭開時依着隔夜所說。微微的嘖了一口。使個手法。果真開了一記進寶。應賠銀七千五百六十兩。除去第二第三攤贏進銀一千七百多兩。實輸銀五千八百餘兩。策六目視子富。子富會意。第五攤上。不慌不忙做了九個錢。仍是一記進寶。暗與策六將手指一彎。關照着他。策六把頭微點一點。看小龍在進寶上依舊打了一千銀子。照仁反打了二千。向着小龍嘲道：花笑翁因方纔莊家賠了一記。這回又不敢打了。所以你贏不得錢。不瞧瞧我這一下打了多少。小龍彷彿被他激起火來。說你會重打。難道我偏不會。遂向金磚一指。說我打四千。策六問他此話可真。小龍道：那有戲言。策六又瞧肖岑燦光。這回也每人打了二百。多是進寶。回眼向子富一看道：這回下注大了。吃了不必說他。賠起來莊上不敷。

我們怎樣。子富恃着策六會使手法。含笑說不够自然添本。策六道添本也好。因口內香烟將次吸完。濃的呼了幾口。一手將香烟棄掉。一手揭起磁杯。把銀鑲篋將錢在盤中點動。子富眼見他挑了一個出來。那時口中噴出餘煙。不絕如縷。檯面上人似被香烟蔽住眼光。一個沒有覺察。心下十分大喜。誰知煙散之後。細數盤內的錢。仍是九個。並沒缺少。小龍等始齊齊的喝一聲着。子富祇驚得目瞪口呆。手足無措。連喊了兩聲阿呀。策六也似面色驟變。將銀鑲篋在檯上一擲。歎了口氣。對子富說阿呀。怎的照注賠錢。算小龍四千該賠一萬一千二百。照仁二千。該賠五千二百。肖岑燦光兩共四百。該賠一千一百廿兩。應共輸銀一萬七千五百廿兩。莊上祇剩四千多兩現本。尙少銀一萬三千餘兩。問子富身旁可有子富此時。一句口也開不出來。小龍等催着快賠。策六怒容滿面的把子富一把拉出書房。問他爲甚麼樣。自不小心。把十個錢數做九個。以致挑掉一個。奇巧不巧的恰是進貨。論理這錢該你一人獨輸。旁人不能認帳。說罷。將挑出的那一個錢。向子富一擲。責他這樣糊塗。真是豈有此理。子富竟被他說得無言可答。萬想不到內有夾錢。眼見他挑掉一個。仍是九個。祇認做真正自己粗心。誤數了錢。連累姓周的白費心思。更要賠掉幾千銀子。理上真覺講不過去。祇得連說這錢該我一人認賠。但恨今日手頭沒有。這便怎樣。策六道。一萬七千多兩銀子。爲數大了。祇有四千多兩賠人。如何過去。子富向手上一指道。這三隻金銅鑽戒指。一隻是一千二百兩兌來的。一隻是九百兩。一隻是八百兩。更向大指上除下一隻玻璃綠翡翠戒指。說這是七百兩兌下的。又向胸口邊解下一隻打黃金表。一根赤金表鍊。兩個金洋錢的表。說這東西。諒值銀五百多兩。可否一共抵銀五千。明日取贖。策六纒眉道。就算抵上五千。有了七千多兩。尙少八千有餘。如何設法。況且我們是書房賭。笑儂照仁。怎樣要你身上東西。我想此刻時候尙早。你又冇馬夫在此。何不寫張字條。差他回至公館。先取些現銀到來。再少待我向花笑儂借上幾千。緩日歸

還。笑說諒無不肯之理。你想可好。子富躊躇道。現銀家內不多。祇有三千左右。須向子多取去。倘到錢莊出票。晚上斷出不來。你瞧取了三千兩銀子。到來够麼。策六道。錢莊晚上不能出票。那是說得出的。祇要再拿到三千現銀。見得你並不是家內無錢。不過一時不便。比了把鑽戒等抵押體面許多。尙少一萬銀子。我一准替你向笑說去。倘然允了。最妙。不允。再想別法。子富萬分無奈。祇得回至書房。親筆寫了一張字條。叫馬夫趕緊回家。找尋子多取銀。叮囑他不許說在此賭錢。祇說有人因急用要借。馬夫答應自去。策六代子富向小龍等說明取銀情節。并言晚上不能向莊家出票。倘然不敷過鉅。祇能向那位暫借。若干綏日歸還。小龍等俱不做聲。子富覺得甚是沒趣。祇望着馬夫早回。取到銀子。再說。少頃。馬夫回來。帶上二千七百兩銀子鈔票。三百兩銀子現洋。另外尙有一張子多的回條。子富接來一看。上寫着頃交馬夫帶上銀三千兩。深夜需此。不知何用。明日務望到行中一晤。有話面談。于乞于乞。暗思這是子多起了疑心。故要明天問個底細。遂一手將條袋入衣袋之中。一手把鈔票現洋一指。交與策六。央他去怎樣分賠。策六接銀在手。先把肖岑燦光的一千一百二十兩。煦仁的五千二百兩。如數賠去。祇剩小龍一萬一千二百兩。樓上僅有一千兩現銀不到。策六向小龍說道。此事祇能與你商量的了。金子翁並不是沒有銀子。怎奈今晚輸得很了。一時間活動不來。可否先把零數付訖。暫借你一萬銀子。緩天加利奉還。小龍面有難色道。論理金子翁會借給過我三千銀子。今日焉有不肯。無奈爲數太大。況且又是賭款。不比別項銀兩。最好給些信物與我。祇算向我暫抵。綏日贖歸可好。策六不便再說。子富聽姓花的要信物作抵。此時祇想脫身。急把鑽戒班指金表等物。一齊拿將出來。說這些物件可能作信。小龍瞧了一眼道。信物不拘多少。雖然不值一萬。料想子翁不多數日。必要來取。暫請留下也好。回頭對策六說。前天我給金子翁的那張三千兩借條。尙沒收回。今天料必帶在身旁。請子翁交還了我。另外給我一張一萬兩的借

條。仍請你做個居間。約日還銀。策六聞言唯唯。問子富那張借條帶來沒有。子富說帶在身旁。即將此條檢出。交與策六。轉交小龍。當場毀去。策六向小龍要了一張素紙。叫子富立好借據。約期一月還銀。連鑽戒等一齊交與小龍收了。策六又將檯上現銀。細細一點。祇有九百多兩。也叫小龍收下。尙少二百多兩。說定明日再找。諸事料理停妥。子富無精打采的便要回去。小龍勸他道。勝負乃是兵家常事。子翁休得煩惱。明後天不妨重整旗鼓。再頑一場。煦仁等也是一般解慰。策六更附耳說。今天一共輸了二萬有零銀子。我該拿出六千。將來花笑儂的一萬兩抵款之內。你祇要還他七千。其餘我來認帳。最好索性再弄幾千現銀。當真大家再弄一場。子富也附耳答道。你方纔說第五攤上輸的銀子。歸我一人獨認。怎的還要你拿出錢來。策六歎了口氣道。這不過氣極的時候說說罷了。那有兩人合莊。一人獨輸之理。何況你我要好弟兄。子富聽了這些言語。心中反甚對不得住他。滿意緩兩天設法弄到銀子。還清小龍。大大的再做一場輪扇。當晚別了衆人回去。策六恐他途中昏悶。送他同去。小龍暗囑策六把子富送到之後。速來劈帳。尙有要話。不多時策六果然坐了部東洋車。如飛的趕了回來。小龍已將贏帳劈好。是晚一共做進子富八千三百多兩現銀。除去隔夜輸與他一千八百多兩。淨餘銀六千五百餘兩。作爲四六分拆。小龍四成。策六三成。煦仁成半。肖岑燦光合得成半。尙有鑽戒等物。恐他或來贖取。一時不便俵散。堅囑策六此後每日必須仍與子富作伴。糾合他再圖翻本。一則鑽戒等可以贖去。又能弄些現銀。二則盤住了他。免與外人講起不便。且等過了一月半月。此事冷場。然後慢慢離他。方無後患。這是我們最要的秘密。切不可銀錢到手。使與他不甚見面。最易壞事。必得牢牢記下。誰知策六口雖答應。心中却因幹了這樣樁大事。自己名下。祇分得一千九百多兩銀子。不甚高興。怎奈鑽戒各物。又多在小龍手中。拿他不來。當時因起了個騙上加騙的壞念。端整把鑽戒等詭到了手。遠走高飛。那時連銀運物。足值六七千銀子也。

不枉設計一場。故而喜形於色。小龍當場一點子看不出來。煦仁更讚他方纔那個挑錢的法兒。使得真是巧妙。第四攤不必說他。第五攤上不但把子富瞞過。連我們自己人。見開的正是進寶。爲甚去挑開夾錢。變了出寶。暗吃一驚。後見將錢飛出盤外。纔知你恐姓金的識破機關。故與他說明作緣線由。使他個死心塌地。九個錢挑開來。飛掉一個。仍是九個。若做了八個錢挑開兩個。飛掉一個。也是九個。真是意想不到。會與小龍說起。可算得青出於藍。小龍也讚他這個手法。使得不錯。策六此時亦頗自負。當下拿了劈帳銀子。與煦仁肖岑燦光等各自散歸。一連兩日。雖與小龍等依舊每天晤面。小龍問起姓金的甚樣。策六祇說並無舉動。其實子富那邊並沒去過。第二日的一早。忽尋小龍。說子富已向朋友處借了一萬多兩銀子。明天要來翻本。今日先要贖回鑽戒等物。叫我快快拿去。小龍詫異道。鑽戒等抵在我處。爲甚他自己不來。策六道。內中有個緣故。祇因前天輸了這許多銀子。他弟兄沒有分家。連日被子多查問。花在那裏。子富咬定借與朋友。並沒說起賭字。子多要討借契來看。是我替他寫了一張。搪塞過去。今天又查起他金表金鋼鑽戒指。在家中大鬧。子富故差馬夫叫我前去。要把這幾件東西贖回。我叫他自己同來。他說子多在家。不便出外。并且也不便取銀。央我先把東西取了。等子多過一過目。待他到了洋行裏去。馬上便可拿出錢來。借契放在你處。少停還了銀子。再取。你想妥是不妥。小龍躊躇道。空契要他何用。這東西祇怕脫不得手。策六道。我也是這個主意。但他銀子真已借到。我曉得的。不把東西與他。明天怎再弄他的錢。這麼樣罷。你將戒指等交代與我。待我和他一同去見子多。好使子多過目。與他弟兄解圍。等到過目之後。此時已是九點鐘多了。子多一定要到洋行辦事。我馬上逼着子富同來。或帶銀子還銀。或者叫他仍將各物留下。這事在我身上可好。小龍沈思半晌。方纔應允道。既然在你身上。你須速去。速回。千萬不可脫手。纔是。策六道。自然立刻便來。那有平空脫手之理。小龍遂將鑽戒金表班指檢出一一

交與策六。祇把借契留下。約定策六午前回話。策六接了各物。說聲去去就來。急急匆匆跑出大門。喚了部東洋車。飛也似的。回到棧中。收拾行李。滿載而還。竟向無錫鄉間而去。不想再去。做弄子富。也不想闖下這騙局。怎樣收場。直要到惡貫滿盈。將來三寶義秦。方纔重到上海。後書交代。此後却急壞了花小龍。何煦仁那一班人。恐防策六一去。金子富識破機關。當時告發。個個驚心。正是

騙中有騙人心險。

防不勝防賭害深。

要知周策六去後。怎樣案發。辦得花小龍何煦仁等與否。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麥南出手辦賭徒

富羅迎頭打大姐

話說周策六與花小龍何煦仁等。翻了金子富八千多兩現銀。價值五千兩之金鋼鑽戒指、金表、翡翠班指等物。因分帳時策六祇分得一千九百多兩銀子。心中很不滿意。設計向花小龍騙取鑽戒等物。一溜煙跑回無錫。這一跑姓周的鴻飛冥冥。一時間那裏尋他。却急壞了花小龍何煦仁等那一班人。原來做翻戲的。翻了空子的銀兩。須看那空子是何等樣人。倘然真是客幫。上海地方。並無親友幫助。一定幹不出甚事來。翻了也就完了。若是有些親友。有些勢力的人。防他事後有變。有兩個絕妙的過門訣兒。一個是他們翻幫裏本有包攬詞訟與風作浪之人。叫他去尋那空子。說穿他着了翻戲的道兒。問他可要報官控告。包你拿回錢來。空子聽見拿得回錢。一定歡喜。便把此事托他。那人隔了一天。向空子回說。做翻戲的知我出場。伏了輸了。現願打個折頭。還你多少銀子。勸你不必涉訟。你瞧這樣了結可好。空子允許。便罷。不允。開導他道。老兄這銀子是賭裏輸的。一定告到當官。究竟同賭同罪。未免體面有關。況且公堂對簿。不費九牛二虎之力。說不定一准替你追比原銀。即使追了出來。衙門使費一切。斷斷少不掉的。那時也十追九不足了。一樣追不足錢。算來還是和平了事爲妙。一來免得張揚開去。賭字的聲名不好。二

可實實惠惠的拿了這銀子回去。並沒人分用你的。比打官司似尙合算。你想是也不是。那空子經了這番勸導。自然心平氣和。落得收銀了結。輸了一千八百。拿還了三百四十。這銀子算是拾回來的。從此化爲無事。賭棍翻進的錢。除掉嘔還了三折兩折。其餘可以安然分用。永無後患。這是萬安萬靈的妙訣。尙有一法。便是小龍交代策六。一個半月之內。仍須盤住那空子的身子。看他手頭有錢。尙好翻他一次。若然已沒有了。漸漸問他索取欠款。使他自已無顏遠避。日後也可斷然沒事。如今策六變心。不聽小龍說話。反騙了鑽戒等物。跑回無錫鄉間。小龍盼到日影西斜。不見策六回來。情知有異。急差同黨四出偵尋。並至棧房訪問。始知已於午前動身。不覺大驚失色。逆料策六既去。金子富必定動疑。東督事發。即在目前。忙邀煦仁、肖岑、燦光。到來商議。煦仁等一籌莫展。惟有痛罵策六。不應這樣散場。小龍說罵他有甚用處。他既走爲上着。我們再在上海。難道是聽吃官司。看來也是大家各散的好。且等避過一年半載。息了風頭。再作區處。并因策六由肖岑引進。曉得根由細底。燦光更知道他住居地方。叫二人趕緊往無錫一帶找尋。自己與煦仁兩個。因除了上海碼頭。還是漢口容易立腳。連夜收拾動身。往漢口而去。叮囑肖岑。倘然尋見策六。與他同到漢口。尋不見。眼前且自由他。日後慢慢與他算帳。暫且按下不提。再說金子富自從那夜大負回家。臨行之時。雖由策六等衆人善言解慰。究竟輸得多了。心上甚是懊惱。那晚睡在床上。一夜天。眼多沒合。翌早起身。祇望策六到來。與他商量翻本。那知候了一日。並沒有來。晚上到小蓮院中尋他。小蓮也說沒有去過。認做他或是病了。第二日親自到棧探病。順便與他叙談。誰知又沒在棧。不曉得是那裏去的。心中好生不解。等到第三日的午後。再到棧中訪他。棧家回說。已於早上算清房帳。動身走了。不免有些詫異起來。細問棧家。可知他動身何往。幾時回來。棧家道。起初說是天津去的。後來又說煙臺。不知究往何處。也沒說幾時回來。子富當下愈覺疑心。一步懶似一步的走出棧房。想到廣福里。

問潘小蓮。可知他動身之事。這日恰是禮拜。路上遇見子多，與洋東麥南，坐了一部亨斯美馬車。到張家花園而去。子多在車上看見子富垂頭喪氣的，那副樣兒，甚是不好。又因前夜差馬夫拿字條取去三千兩銀子之後，雖然住在一家，沒見過面，聽得家中人說這幾天有些失張失智，不知爲了何事。故呼馬夫將韁繩暫扣一扣，在車中把手一招，問他今天可到張園。有句話要問你。子富見是子多，走至車旁，回說張園今天不去。有話晚上敘談可好。子多道：你此刻有甚事情，一個人意欲何往。子富囁嚅道：我要去找竹一，與他三天沒有見了。今日定要尋他。子多聽周竹一三天沒有見面，恰好取銀的那夜，也是隔了三天。料着有甚變故，暗替子富擔驚。路上不便細言，祇說既然如此，你去尋見竹一，一晚間在家等我，也好尋不見。千萬到張園一行。我在園中候你。子富點頭答應。馬夫見二人話已講完，揚鞭自去。子富急急匆匆跑至小蓮院中，要尋小蓮問話。那曉也到張園去了。走了個空。房間裏的娘姨大姐問他姓周的下落，他們不甚底細，沒奈何回至家中，坐了馬車，趕到張園。一則子多本來約着二則小蓮也在那邊。正是一舉兩得。進園門，即見小蓮從安壇地出來，像要上車回去。急忙攔住了他，問他去得爲甚好。早小蓮說今天來尋個客人，聽說這客人現在愚園，故要走了。並不是就要回去。子富道：尋的可是竹一。小蓮道：尋的不是竹一，乃是個過路客人。竹一有三天不到我那邊了。正要問你，這幾日可曾見他。爲怎不來。子富聞言，明知事有蹊蹺，心上邊品的一跳，口中回說：這三天，也沒見面，聽說已經動了身了。不知是那裏去的。方纔故到院中問你，知你在此，特地尋來，誰料你也不曉得他。真是奇事。小蓮笑道：怎麼說。周竹一動了身了。爲甚動身，前沒些口風露出。這話我却有些不信。子富道：我今日曾到他棧中去過，乃是棧房裏人說的。怎的信不得他。并且走得指東話西的，沒有地方，更是古怪。你猜他究竟是那裏去的小蓮，始着驚道：如此說來，當真去了。別的並不打緊，我那裏尚有十樞柴錢，五十多個堂唱，一個錢沒有開消。節上邊可

要累死人了。聽說他是湖州人氏。要跑一定跑回湖州。不見得到別地方去。但我爲了這幾個菜錢局錢。將來尋到湖州不成。子富見他發急。安慰他說。漂掉你的局帳。看來竹一尙不是那一輩人。你且不要焦悶。待我慢慢尋訪於他。小蓮不語。在馬車邊呆呆的立了半晌。子富催他到恩園尋客。何不快去。天光已不很早了。始勉強上車而去。子富進安壇地尋找子多。尋不見他。祇道已經走了。從後面抄將出來。恰遇麥南的馬夫。在草地上溜馬。說買辦現與洋東並密司得富羅。在老洋房酒間裏飲酒。尙沒回去。子富遂尋至老洋房裏。果見麥南和一個三十多歲年紀的外國人。吃得醉醺醺的。甚是高興。子多在旁陪着。面孔也已紅了。看見子富進內。問他可曾尋見竹一。這幾天爲甚沒有出來。子富尙未回言。麥南見是金買辦的兄弟。起身拉了拉手。滿滿的斟了一大玻璃杯。釐司該。遞與子富。又把自己酒杯。在杯口上碰了一碰。更指着那外國人說。這是密司得富羅。也把酒杯與他碰了一下。請子富快飲。子富却不得情。乾了半杯。富羅一定要他吸完。子富心中納悶。喝他不下。被麥南看了出來。動問子多。可知道他有甚心事。怎的十分不快。子多遂細細問他。究竟今天有甚事情。這樣的垂頭喪氣。子富估量着瞞不過去。把與姓花姓何等衆人。怎樣賭錢。怎樣先贏後輸。怎樣開了一記進寶。怎樣不够賠銀。叫馬夫深夜來取。怎樣把鑽戒等抵銀一萬。怎樣姓周的忽然不見。一句句講將出來。子多連連頓足道。照此講來。姓周的那一班人。明是翻戲無疑。我先時也曾叮囑着你。叫你隨處留心。怎的鬧出這場禍來。莫說你與我尙沒分產。輸了這許多銀子。怎能對得過我。併且你怎樣對得自己。這是那裏說起。語罷。氣往上衝。那面色也頓時改變起來。富羅聽不出中國說話。不知弟兄二人。講些甚麼。但見子多面有怒色。認做子富與他口角。想做個和事老人。乘着酒興。嗚嗚的唱起歌來。震得二人耳朵欲聾。意欲打斷他們說話。麥南在申日久。子富的話句句聽得出來。知是受了賭棍所愚。此時略有幾分酒意。心中大爲不平。急呼富羅不可唱歌。我們有

話。誰知富羅唱得高興。手舞足蹈的那裏肯停。麥南無奈。祇得把弟兄二人。將手一招。招至洋房外草地。上面探着中國說話。對子富道。你方纔講的那一番話。我多聽清楚了。分明你吃了大虧。那班賭棍真是可惡。我想姓周的雖然走了。姓花的與姓何姓藍姓包的。讓還多在上海。不知你可要辦他一辦。他們既是同黨。祇要捉到一個。必然曉得姓周的下落。怕他逃到那裏頭去。子多聞洋東肯替兄弟出場。辦這樁事。真是求之不得。不覺喜出望外。連向麥南致謝道。倘然真得辦倒他們。我等弟兄感恩非淺。子富也握手道謝不已。麥南道。論理我是個外國人。不合多管閒事。可恨近來那班賭棍。往往無法無天。當替地方上華人除害。重重的辦他幾個。使他們以後不敢。金先生休要着惱。明天我可替你寫信告去。或在公堂動張稟單。一定要捉到姓周的那一班人。始已捉不到。斷不干休。金買辦你想是麼。子多一口氣說了五六句的也斯。子多尚要與麥南說話。聽得酒間內。咯啣幾响。麥南撇了金氏弟兄。急忙跑進裏邊。但見富羅已吃得酩酊大醉。在那裏獨自一人。擲杯爲樂。已將樓上酒杯。碎個罄盡。又要拋棄酒瓶。園丁望着不敢攔阻。麥南見他醉了。深恐擲在旁人頭上。鬧出事來。拍了拍手。接過酒瓶。替他向窗外空地上一拋。說聲今天吃得有興。叫園丁連碎杯在內。開了簾帳。給過了錢。挽着富羅出外。同坐馬車送他回去。子多叫他坐在子富車上。有話明天再說。子多諾諾連聲。看二人上了馬車。自己也與子富上車回家。那晚弟兄二人。多沒出去。講了半夜多的氣話。子多把子富抱怨不了。從此起了一個分產念頭。後書交代。此刻慢提。一宵易過。次日。子多到行辦事。子富起身。吃過早點。也到行中尋找麥南。央他依着昨日的話。寫信控告。麥南雖然昨天酒後答應了他。今天酒醒。甚悔多事。祇因話已出口。子富又是子多的兄弟。子多在行辦事有年。看在他的分上。更覺得不便回絕。祇得勉強出了一封書信。交與子多。叫子富附了一張稟帖。當與代報官。懇請從嚴究辦。官場見是洋人代稟的事情。當下急如風火。把稟單立刻批准。簽稿並行。

樣差拿究。牌面上乃是花笑儂、何煦仁、藍曠吟、包燦光、四個。限三日務獲。周竹一因稟內說他是湖州人。已往湖州。另外派差關提。上海的原差。接到這樁公事。見是一萬多銀子的賭案。認做是大買賣到了。馬上向原告訪問被告住處。照例往盤年領事公館與巡捕房兩處簽過了字。便要動手拿人。因原告祇曉得花笑儂住在新馬路。何煦仁住在山家園。藍包二人沒有清楚。祇得從姓花的與姓何的下手。尋至新馬路。意欲先拿笑儂。那知乃是一所空屋。大門上貼着一張簇新的召租。分明已經搬開去了。原差吃了一驚。動問四鄰幾時搬的。可知搬到那裏。四鄰說前日纔搬。不知何往。看他們衣箱行李。一件件編着號數。像是出遠去的。曾問他底下人。說遷往奉天。未知是也不是。原差無可奈何。復至山家園去拿煦仁。一般的也是空屋。整間左右鄰居。多說這何公館。甫於上月搬來。祇有一主一僕。並無眷口。鄰鄰人家。從未會遇過。聞前。前天不知何故。忽又搬去。真是可疑得很。原差見這所房屋。乃中國人的產業。要想找尋房主。限在他身上交人。誰知業主雖是華人。經租也是洋商出面。斷斷尋不上他。在路上邊呆了片時。覺得無計可施。回衙動了一張差稟。呈明花何二人逃避。藍包二人急切不知蹤跡。情由。求請本官展限。一面密遣差夥。暗暗打聽。乘賭棍下落。并向原告訴知。叫他也差人四下偵訪。以便一有消息。立刻拘拿。金氏弟兄知道花笑儂等俱已逃走。海闊天空的一時怎能緝得到他。祇盼着湖州去的差人。或能把周竹一移解來。申。就可在姓周的身上追究。羽黨那知足足候了半個多月。動靜毫無。不得已又托麥南寫了封信。催促本官。隔了一天。有回信到行。說湖州回文已轉。並無周竹一其人。現已飭差廣捕。一俟獲案之日。定當重辦。決不稍寬。麥南將原信與金氏弟兄看過。各人歎了口氣。無可如何。這件案遂一天天的闊了下來。子多因連懸麥南出了兩封書信。說不過去。一日。在兆富里相好柳青清家設了席酒。特地請他。麥南雖是洋人。吃花酒甚是歡喜。問子多請的是那幾個人。可有別的西人在內。子多道。請的華人是賈維

新與子富兩個。西人是密司得富羅。共祇五人。清靜些些。麥南道。富羅的酒性不好。前天在張家花園大醉。回去時馬車之上。幾乎跌將下來。沿途不但高聲歌唱。并在馬夫手中。搶了一根馬鞭。任意揪打。路上的東洋車夫。把他也當做馬匹。叫他快走。以為笑樂。有時更鞭及坐車之人。幸被我奪了下來。並沒肇禍。然已大受其累。這是酒能亂性的壞處。今天千萬不可使他多飲。免致胡鬧。子多道。原來富羅酒量有限。酒德更是不佳。停回決不叫他多喝便了。二人談談說說。時光已五點多了。行中沒事。麥南因新近購了部電氣車。同子多坐了。先到大馬路寶德。各人吃了一瓶洋酒。一客點心。又到黃浦灘兜了一個圈子。纔往兆富里去。麥南關照車夫。晚上邊電氣車不要用了。叫馬夫配馬車到來。車夫答應自去。二人進了弄堂。子多在前。麥南在後。同入柳青青家。青青見了個外國人。難為他曉得洋人規矩。立起身來。握手為禮。麥南甚是稱贊。子多叫娘姨拿請客票來。寫了兩張中國字的。去請維新子富。一張外國字的。去請富羅。稍停子富先到。謝了麥南兩番出信之情。麥南說勞而無功。此案大約一時難破。不得不遷延時日。祇要幾個裏捉到一個。那時我再發信華官。包你重辦。并為地方除害。做戒做戒他們的後來。子富又稱謝數言。但見門帘一揭。又進來了個年輕洋人。麥南見不是富羅。呆了一呆。子多起身招呼。并與麥南說道。就是方纔講起的賈維新。原籍本是中國。現已改了洋裝。乃是個新學中人。麥南聽了。甚是敬重。認做他既改西裝。必諳西語。與他講了幾句套話。誰知賈維新祇說了請請兩字。其餘一句答不出來。麥南暗暗詫異。再問他向在何國讀書。習的是何專學。賈維新更半句不懂。瞪起了兩隻眼睛。望着子多。央他繙將出來。子多祇得繙了一遍。賈維新回說在中國學堂讀書。沒有到過外洋。習的是普通學。要叫子多譯作西語。麥南已一句句聽得甚是明白。也操着中國說話答道。不必繙了。我能聽得出來。原來閣下沒出過洋。向在中國讀書。賈維新聽他能講華語。自己反說了兩聲也斯。麥南聽了。甚是好笑。又打着外國話問他。

現在改了西裝。可要出洋游歷。賈維新又答不上來。請麥南仍講中國說話。麥南微笑。從此祇操華語問答。賈維新又滿口自由革命的滔滔不絕。麥南覺得有些厭聞。叫子多催請富羅到來入席。偏偏富羅自己已在西安坊許行雲家宴。客棧面未散。一時脫不得身。等有兩個鐘頭。賈維新祇把麥南鬧得頭疼腦漲。暗想中國近來百度維新。若多像了賈維新那一班人。焉有用處。無怪守舊黨瞧不起來。要拚命的施着阻力。阻止新機。子多見麥南與賈維新講話。漸漸有一句無一句的不甚理會於他。知道心中厭惡此人。急把別話岔開。與麥南操着西語。評謗了他幾句。他仍一點子沒有覺察。依舊滿口胡柴。沒有停過半句。麥南真有些耐不住了。催子多快擺檯面。不必再等富羅。子多祇得叫房間裏人排好了席。寫好局票。又寫了一張西字催客票。到西安坊去催請富羅。一面先自入席。麥南坐了首座。空出第二座。等候富羅到來。賈維新坐了第三子多弟兄在左位相陪。柳青青斟過了酒。叫房間裏娘姨把子多昨天馬車上帶來的榮司格開了兩瓶。每人面前倒了一玻璃杯。賈維新見了榮司格。甚是喜飲。一連乾了三杯。多是一口氣喝的。頓時有些醉意。口裏頭說話愈多。奇巧不巧。麥南叫的出局。又是西合與楊小蠻。從前與榮錦衣等在新廣寒賽月娥家飲酒。有人也叫小蠻。因賈維新漂過局帳。這天席上問他索討破過口的。賈維新揚言定要打毀他的房間。小蠻見機散去。賈維新說了一番大話。房間並沒打掉。今天又在席間遇見。小蠻操着西語對麥南說。這人不是好人。漂人家的局錢。還要口出大言。向人尋事。真不要臉。好笑他外國字多不識。外國話一句不懂。偏偏裝着洋人嚇中國人。真是削盡了真正洋人的臉色。大家莫去理會於他。麥南也操着西語。回說此人真是一個敗類。不知金子多怎樣認識。明天我要勸他。不可與此種人往來。壞了自己聲名。賈維新見小蠻和麥南兩個口操西語。向自己指指點點的講個不了。猜着小蠻沒甚好話。臉上青一陣紫一陣的要與小蠻尋蚌。又怕麥南迴護。不比在新廣寒是中國客人叫的。沒甚手面。

見了假洋人。有些懼怕。不敢幫他。祇得假裝不曉。滿滿的又斟了幾大杯。藥司格。勸着金氏兄弟。喝酒。子富酒量較淺。喝不下了。賈維新拿着酒杯。要灌。聽得相幫的喊聲。金大少朋友進來。但見門帘揭動。七跌八跳的。又來了一個洋人。一手拿着一根木棒。一手脫着一頂帽子。進房。將木棒在檯上拍的揪了一下。又把帽子向炕塌上一擲。口中大喊。大嚷的高叫。蜜司得金。密司得麥南。乃富羅在西安坊許行雲家。吃得大醉而來。麥南見他已經醉了。目視子多各人。拉了拉手。請他坐下。子多拿了支雪茄烟與他。並不請他喝酒。賈維新却把那杯。要灌子富的藥司格。攆過來。轉敬富羅。富羅十分得意。接來一吸而乾。賈維新又斟上一杯。麥南暗暗皺眉。恐怕富羅這樣的喝將下去。定要鬧禍。問子多。一共拿來多少瓶酒。子多說是半打。已經開了四瓶。尚有二瓶未開。麥南叫他把這二瓶藏去。俾回富羅與賈維新。再要開時。祇說已沒有了。不可使二人再喝。子多點頭。分付娘姨。將餘酒藏入後房。不料賈維新見富羅的第二杯酒。又已喝完。高喚房間裏人。再開一瓶。娘姨回說。酒已完了。賈維新把眼睛一豎。說完了。快再添去。娘姨道。外國酒這時候沒有添處。不比紹興。賈維新道。番菜館裏少麼。時候尙祇十點鐘不到。怎說沒處去添。快叫金大少寫張字條。取去。娘姨不敢再說。祇得暗問子多。怎樣。子多假意寫了一張字條。說差相幫取去。停刻叫相幫的上樓。回說。番菜館已經打烊。過個門兒。也就完了。娘姨依言。交代下去。富羅其時坐在席上。已醉得前仰後合的。瞪起了兩隻羊白眼。睜着那條破竹喉嚨。不知喃喃的唱些什麼。賈維新在旁。祇顧拍手。富羅得意起來。立起身。攆着維新。要他一同跳舞。大凡酒醉之人。不論喝的是什麼酒。靜坐着沒有要緊。一鬧時。湧上心來。本來祇有七八分醉的。便醉到十分十二分。不是嘔吐狼藉。便要尋是生非。富羅每逢狂醉。嘔吐是不會的。專一與人鬧禍。麥南見他和賈維新跳了一回。正要止住他。不許再跳。剛巧許行雲出局到來。跟行雲的大姐阿彩。甚是時髦。見了他這副醉態。有些看不上眼。鼻子裏嗤的笑了一笑。

口中操着蘇白。說了句阿要狠形。富羅不知他講些什麼。那面色却瞧得出來。見阿彩撲嗤冷笑。分明是瞧不上他。頓時酒性發作。火往上衝。不問情由。伸起那巨靈般的手掌。劈面就是一掌。阿彩沒有防備。躲不及。祇打得粉頰上五個指印。立時紅腫起來。尚不知爲了何事打他。將手掩着面孔。大呼外國人無故打人。放聲號哭。許行雲也嚇得呆了。立在一旁發怔。祇央金子多快勸富羅。并問他爲甚打人。子多見富羅大撒酒風。急與麥南上前勸阻。不防賈維新見富羅打人。幫着他。也與阿彩尋事。阿彩見又是個酒醉洋人。不能與他講甚理性。祇嚇得往外飛奔。霎時哄動了合院中。與街上邊的男男女女。俱一窩蜂擁在天井中間張望。富羅見來得人多。心上迷迷糊糊的醉得更是不堪。在樓上搶了方纜放下的那根木棒。走至房門口。將身一立。大有逢人便打之勢。麥南子多二人。休想勸得住他。子富因賈維新也在幫着富羅胡鬧。急忙將他攔住。不能兼勸富羅。抬許行雲出局來的兩個龜奴。不知何事相打。因行雲尚在房中。恐防有失。衝開衆人。搶步進房。被富羅一人一棒。二人彼此喊聲。阿暗。祇得退了出去。楊小蠻的抬轎龜奴。也因小蠻未去。認做是賈維新在房鬧事。手中提着楊字燈籠。也要搶進房來。被維新瞧見。正是酒在口頭。事在心頭。暗想正好藉此出氣。在樓面上搶了一隻玻璃酒盃。向房外擲去。祇望擲中二人。還好的是偏了些些。種在門柱之上。咯琅一聲。碎做滿地。把二龜奴嚇得倒退數步。小蠻見賈維新漸漸尋事到他的身上。急扯麥南號救。幾乎哭將出來。天井中間看的人。見富羅賈維新二人好似發瘋一般。多說租界上的規矩。不論華人洋人。不能酗酒滋事。難道洋人酒醉打死了人。沒有罪名。何不快快報巡捕房去。亂哄哄的嚷成一片。麥南與金氏弟兄聽了。俱因體面有關。相顧大驚失色。正是

焚琴煮鶴因何事。

折柳摧花太不情。

要知富羅與賈維新這一鬧怎樣散場。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許行雲耐心服禮

夏爾梅受氣發標

話說金子多請麥南在兆富里柳青青院中飲酒。富羅與賈維新吃得酩酊大醉。任意毆人。旁觀咸抱不平。聲稱報捕。麥南與金氏弟兄俱因體面有關。心中大窘。還是麥南有些主意。搶步至房門口。用盡平生之力。將富羅一把扯進房中。捺他坐下。操着西語責備他道。今天金子多賺得起你。請你到此飲酒。你爲甚醉到這個樣兒。與人尋起事來。這是子多做的相好地方。即使阿彩有甚開罪之處。也不該在此胡鬧。如今阿彩與相幫的多已平白地被你打了。我勸你不要鬧罷。再鬧人家要投報捕房。那時看你怎樣。我不願意陪你削色。先要走了。往後你酒性不改。我一定與你絕交。免得眼見你酗酒滋事。你須子細想想。富羅聽了一句無言。麥南說罷。又操着中國說話。手指賈維新道。賈先生。你是華人。富羅酒醉鬧事。打的是華人。雖然是些下賤。却也是四萬萬中的同胞。你在旁邊袖手不勸。已不能够盡你保全種族的義務了。怎的反幫助着他。借着外人勢力。有意欺殘同胞。難道維新宗旨。竟是這樣的麼。不是我今天說你。照你這種行爲。幸在貴國。看了你剪辮改裝的表面上。俱錯認你是個志士。若在敵國。竟是我下流社會中的下流。虧你羞也不羞。若再幫着富羅胡鬧。我定與你個下不過去。這幾句話。講得聲色俱厲。賈維新雖然酒後也覺得無地可容。祇因麥南是個西人。又見富羅受了他的說話。尙還不敢還口。怎敢答他半句。祇呆呆的兩眼直視富羅。看他怎樣下場。麥南說完了那一番話。叫跟楊小蠻的娘姨。先把小蠻攙扶出房。乘轎回去。然後叫柳青青喚許行雲的相幫進來。問阿彩打得什麼樣了。現在可還在外。相幫說打了一記耳光。有些青腫。因怕再要打他。現已不知何往。大約逃回院中去了。麥南道。去了也罷。你門快擡。先生回去。相幫唯唯答應。行雲好如得了恩赦。向麥南謝了一聲。跟着相幫向外。富羅見行雲要去。立起身來追他。行雲嚇得往麥南身畔亂退。麥南問富羅追他則甚。富羅立住了脚。行雲見他不追。又與相幫往

外富羅又追了出來。麥南高叫行雲莫怕。快些上轎。行雲無奈。飛也似的搶出房門。富羅也已追至房外。賈維新也跟了出來。行雲匆匆上轎。富羅扳住轎槓。不許搖動。兩個相幫發極。儘力往前一衝。富羅酒後力弱。拉他不住。兩手一鬆。那身子往前一碰。但聞拍撻一聲。跌下地去。街上衆人齊齊的發一聲笑。賈維新急忙攙他起來。已跌得滿身灰土。與他拍拭一下。看那許行雲轎子早已飛也似的去得遠了。富羅將手一指。又向賈維新一招。一同追將上去。裏面麥南等聽說富羅跌了。恐怕跌壞。大家出來看他。誰知已與賈維新跑得影多不見。子多很不放心。要想去趕他回來。麥南搖手止道。酒醉的人愈鬧愈醉。且自由他。我瞧富羅一人。鬧到酒意醒些。也就沒有事了。奈有賈維新幫着。那可說他不來。且等他們鬧得甚麼。要去我們再去。並不是有意看甚冷破。此時去也枉然。倘然鬧得個真沒收場。院中叫了巡捕。我們同在一處。不曉得底細的人。祇認做也在其內。那時同到捕房。豈不聲名喪盡。還是保全名譽要緊。富羅賈維新這兩個。以後漸漸與他疏遠些兒是了。子多聽麥南叫。他不必追趕。回身重新進院。開消過下脚洋錢。叫相幫把檯面收去。又叫娘姨將房門口的碎玻璃杯掃淨。略坐一坐。定了定神。麥南因方纔富羅沒寫局票去。叫行雲。問子多怎的會來闖下此禍。子多道。想是富羅在他院中吃好了酒。帶局來的。局票果然未寫。麥南道。早知有此一關。我們何不早些散席。子多道。這多是賈維新不好。富羅一到檯面。又叫他喝了兩大杯酒。纔有此事。算來他是個罪魁禍首。柳青青道。怎的不是。此回他二人追到西安坊去。祇怕向要大鬧一場。我替行雲有些放心不下。可要差個相幫去打聽打聽。沒甚事情最好。有事還須你們去解勸解勸。子多道。差個人去打聽一下也好。究竟是我請他們來吃酒而起。青青遂叫帶房間的阿小快去。阿小不敢遲延。急即出外。訪問動靜。沿路有人說起。見有兩個酒醉洋人。追着一乘轎子。那轎子棧得如風捲殘雲一般的速。兩個洋人。磕磕撞撞的。怎想追得上他。却把路上行人悔氣。倘被二人撞着。就是

用力一推。不知推跌了好幾個人。更在大新街的轉彎角上。撞倒了一個水果擔子。一部空東洋車。多因二人俱是洋人。不敢發一句話。追至西安坊弄內。那乘轎子抬了進去。兩個洋人也追進弄中。抬轎的到了門口。停下轎子。想把大門關閉。不放二人入內。二人已經追到。休想關得住門。被他開將進去。上了樓梯。鬧得院子裏人人躲避。個個驚惶。現在不知曉得怎麼樣了。阿小知道這一關。真個比在兆富里更是利害。因趕至西安坊再去細細的探聽。遇見許行雲院內相幫。說行雲今夜。其實受了一場大驚。阿彩更是吃懸不起。自從富羅與一個會講中國話的洋人上樓。他悄悄的溜下樓梯。出後門逃走了。富羅到得樓上。舉起手中那根木棒。隨處亂打亂揪。打碎了兩塊玻璃窗兒。三隻茶杯。一對棹花。那個會講中國話的。口口聲聲。定要找尋阿彩。行雲大着膽子。問了句尋他做甚。這人立刻動盪。便要毆打行雲。幸被房間裏人攔住。沒有打着。這人就與房間裏人爲難。本家發着了急。進房跪在地上求饒。這人說。我們外國人不喜叩頭。要限在他的身上。交出阿彩。本家說。阿彩方纔跟局出去。沒有回來。凡事總求看在我的分上。寬恕些兒。並請了一個懂得幾句外國話的中國客人。問富羅爲甚生氣。富羅却又說不出來。後來自己誤踏了樓板上的碎玻璃片。滑了一交。割碎手指流血不止。那個會講中國話的。更是暴跳如雷。現尙在房喧鬧不已。富羅却因碎了手指。撇下木棒。靜了一回。躲上樓板上面睡了。不知睡到幾時纔醒。那個會講中國話的。不知鬧到幾時纔去。真是受累。阿小得了這個消息。回至院中。訴知青青。麥南聽了。大不爲然。祇說由着他們吵去。金氏弟兄。心中焦急。俱想到西安坊勸住他們。柳青青與許行雲。素要好。也勸子多速去。子多馬立要去。無奈麥南未去。不便撇他在此。祇得勉強陪着。又坐了半刻多鐘。盼他動身之後。始與子富一同趕至許行雲家。其時富羅依舊睡在樓板上面。尙未清醒。賈維新嘔吐狼藉。口中喃喃不絕的。仍要本家交出阿彩。惱了那個會講外國話的客人。退出房中。與男本家說。外國人凡是守規

矩的。莫說中國妓院不到。連外國妓院也俱不去。如今二人鬧得這個樣兒。真是洋人中的敗壞。況那會講中國話的。看來尙不是真正洋人。何不索性報知捕房。派個外國包探到來。把二人攆他出去。或竟拘入捕房暫禁。明日把富羅解送該管領事。那假洋人到會審公堂。問他個假冒西人酗酒滋事之罪。你可大着膽子辦去。包你沒事。男本家聽了這話。膽壯起來。當真要出外報捕。恰好金氏弟兄進內。被子多喝住他道。打毀了房間裏的東西。明天酒醒之後。自然照數認賠。休得混帳。否則富羅與姓賈的。倘有差池。定當惟你是問。金子多在洋行裏頭久了。租界上有些手面。男本家見他出場。連忙縮住了脚道。金大少這樣分付。怎敢不依。但姓賈的在房胡鬧。必須大小二少勸他回去纔好。子多道。那個自然。遂與子富上樓。走至行雲房內。賈維新見金氏弟兄到此。認做也是尋事來的。連說來得正好。阿彩被本家不知藏到那裏去了。我在此問他要人。你們也來問他。子富道。本家把阿彩藏着怎的。休要與他混鬧。賈維新把眼睛一瞪道。不是被本家藏着。這人却到那裏去了。子多見他醉極不堪。祇得順着他道。阿彩一定被本家藏着。你把這人交我。待我叫他尋去。維新拍手道。這纔不錯。你一准要他交出人來。子多遂將本家一把拉出外房。叫他快走。本家飛步下樓。子多回身。復至房中。說本家現尋阿彩去了。大約須兩三刻鐘可來。你何不在炕榻上畧息片時。賈維新道。歇息可以不必。我還要問行雲爲甚把富羅絆跌一交。決不與他干休。子富道。那是富羅攀住轎槓。自己跌的。不能怪他。賈維新道。你瞧見麼。我偏曉得是破行雲絆跌他的。子多把眼睛向子富一斜道。富羅方纔跌這一交。果是行雲不好。維翁現要行雲怎樣。方能消你心頭之氣。賈維新道。他敢藐視洋人。須知我萬萬容他不得。必要至至誠誠。替我服一個禮。或肯。方可饒他。子多道。你要行雲服個禮麼。服禮之後。是否並無別話。賈維新道。有無別話。且待他服過了禮再說。子富道。這麼樣罷。叫行雲與你磕了個頭。便將此事消去可好。賈維新道。照了外國規矩。服禮不必磕頭。祇要他

與我攪幾攪手。親幾個嘴。也就完了。子多道。這有何難。待我與行雲說去。遂將此話告知行雲。令他快與姓賈的行敷一下。免生事端。那知行雲因並沒開罪於他。并且也沒得罪富羅。執意不肯。子多勸了又勸。子富也這說一下。真是委曲你的。往後我們有好客人。一定替你做幾個媒。補你的情。否則這兩個酒鬼。鬧到何時纔了。行雲始勉強答應。金氏弟兄大喜。將行雲牽牽扯扯的。走至賈維新面前。子多執了行雲的手。子富執了賈維新的手。彼此攪了幾攪。賈維新覺得樂不可言。伸過頸來。與行雲親嘴。行雲耐着性子。由他怎樣。那知賈維新早也不吐。晚也不吐。這時候忽喉間一陣作逆。那張酒臭直衝的臭口。與行雲脂香噴溢的香口。剛巧湊在一處。頓時狂嘔起來。行雲回面不迭。竟吐了一頭一臉。賈維新拍手大笑。行雲急喚姨姨取水洗臉。連頭髮內多吐得骯髒醜陋的。急切洗不淨他。衣裳上也被濺及。行雲想到做信人這種苦處。止不住流下淚來。子富見賈維新吐的穢水。滴了一地。富羅睡在地上。尙如死人一般。漸漸流至身邊。慌與子多將他喚醒。攙了起來。其時富羅罌已清醒。見金氏弟兄喚他。擦了擦眼。問二人這時候有幾下鐘了。又見賈維新嘔吐狼藉。笑他酒量不佳。吃了如何會吐。子多問他。可知道自己追打阿彩。及在此臥地之事。富羅竟迷迷糊糊的一點不知。子多道。此刻已經一點鐘了。可要回去。富羅問賈維新吐了怎樣。維新一吐之後。心下也覺稍清。對子多說了聲。我們回去。便與富羅脚步歪斜。一同向外。金氏弟兄深怕二人再鬧別事。跟着下樓。直至出了院門。替他們叫好車子。送上了車。方始放心各散。行雲見賈維新等已去。心中恨極。叫姨姨在他與富羅所坐的椅上。各燒了一張白紙。以爲破除不祥。又叫把樓板上所吐穢水。收拾潔淨。悶昏昏的正思安睡。聽得樓下相幫的喊聲。行雲先生堂唱。姓夏的叫到兆貴。里花娉婷。家行雲恨道。人家要想睡了。偏來叫個斷命堂唱。這是那裏說起。喚姨姨問阿彩可曾回來。姨道。阿彩方纔逃了出去。沒有回院。想是在小房子過夜的了。須得明日纔來。叫小大姐跟局去罷。行雲

道。小大姐呢。娘姨道。小大姐已經睡了。待我喚他起來。遂把小大姐喚醒。叫他拿了烟袋。小大姐又至壁間。拿取胡琴。行雲道。此刻是什麼時候了。誰去唱給他聽。胡琴不拿也罷。小大姐重復放下。二人一同下樓。因三個抬轎。能奴兩個多已回去。祇得由一人揹着而行。行雲做姓夏的客人。共有兩戶。一戶是夏爾梅。做得不多幾時。却已有過相好。一戶是爾梅的兄弟。名喚爾蘭。向在洋行爲式拉夫。此人心地誠實。性度和平。行雲叫他吃酒。碰和必定滿口答應。不比爾梅年紀雖老。動輒發標。他在行雲那邊走動。已有一年多了。從來沒住過夜。爾梅看上行雲。也去叫他。爾蘭知道。並不着惱。弟兄兩個同做一人。彼此各不迴避。爾蘭脾氣較好。自然行雲對些。這晚却不知道那個所叫。去至席間一看。見是爾梅。正因隔夜要他吃個雙棧。沒有答應。心中不甚自然。今夜又受了富羅賈維新兩個的悶氣。餘怒未洩。遂一齊發作在爾梅身上。在他的椅子背後一坐。不但沒些笑臉。開口就直呼他的名姓道。夏爾梅。你今天怎麼到了這個時候。還來叫我的局。爾梅詫異問道。此時纔祇一點多鐘。並不會過於夜深。難道你已經睡了麼。難道打斷了你睡不成。行雲道。睡倒還沒有睡。但是我昨夜叫你吃酒。也是一點多鐘。你說上了年紀的人。身子熬不得夜。怎的今夜已一點多鐘。却又在此地吃起酒來。爾梅道。今夜是朋友請的。雖然夜深些。也是不得不然。並不是我自作主人。好早自然早些的妙。弄到更深夜靜。真有些吃耐不住。你心上須得放明白些。莫怪我昨兒不應許你吃酒。今兒與我嘔氣。再隔不多幾天。你院子裏歸帳路頭的日子。就要到了。那時我就替你吃兩棧酒。有甚大不得了的事情。行雲冷笑道。等到我院子裏燒歸帳路頭。你來吃酒。至少尚有半個多月。惶恐你不時在院中來來去去。要你吃酒。這樣爲難。這樣推三阻四的。不肯一口便允。虧你說得出來。況且燒路頭的那天。算我生意甚清。不見得吃雙棧的客人。除了你便一個多找不出來。我想這頓路頭酒。吃與不吃。由你便了。夏爾梅不聽此話。則已。一聽此話。不覺發起怒來。睜着眼睛叱道。你

說怎的。除了我不見得沒人吃酒。難道我除了你就沒有地方叫局了麼。真是豈有此理。行雲道。我曉得你好做得甚多。本來是個闊客人。今夜爲甚不叫別個先生的局呢。爾梅愈聽愈氣。嘴上邊的幾根白鬚。一根根多豎了起來。好像銀針兒一般的硬。口中連呼放屁。叫娘姨快拿局票。另要叫局。花婷婷是榮錦衣做的。這棧酒乃錦衣的主人。席間有平戟三、鳳鳴蛟、熊聘飛、李子靖、杜少牧、甄敏士、毓秀夫、諸人。怎容夏爾梅鬧甚脾氣。不過許行雲似此的盛氣凌人。覺得內中必定另有別故。因急勸住夏爾梅道。我們逢場作戲。不可如此認真。既經叫了行雲。再叫別人做甚。夏爾梅執意不允。一定要叫。被錦衣向娘姨手中將局票奪去。叮囑行雲不可多口。并問他今夜究因何事。欲與爾梅尋氣。行雲並不說明。富羅與賈維新之事。低頭不語。錦衣見問他不出。也就罷了。少牧深恐二人再有口舌。急喚娘姨添上一壺熱酒。與夏爾梅搗拳。滿心忿他開去。爾梅與少牧尙是初次見面。却不得情。祇得勉勉強強的五魁八馬亂喊。搗了三杯。二杯。三杯。乃是少牧輸的。爾梅搗好了拳。又欲與行雲說話。錦衣見他氣尙未平。也與他搗了三杯。三杯。又是錦衣輸的。接下去戟三鳴。岐子靖秀夫五人。也每人搗了三杯。夏爾梅一連輸了四拳。三四十二杯酒。有些吃不下了。錦衣要叫婷婷與房間娘姨代飲。爾梅不許。自己勉強喝了六杯。尙有六杯。併在一隻鷄缸杯內。遞與行雲。要他代喝。誰知行雲接也不接。爾梅這一隻手伸了出去。竟然伸不回來。臉上如何過得下去。此時無名火再耐不住。連說了幾聲可惡。將酒向行雲臉上一潑。濕淋淋的潑了他一頭一臉。行雲喊聲夏爾梅你待怎樣。把身子往後略退。起右手搗了爾梅手中的酒杯。要向爾梅劈頭擲去。錦衣等見他撒潑過甚。大家憤憤不平。戟三來手將杯奪住。端端正正的向桌上一放。說誰敢拿他。行雲見動了衆怒。方纔住手。叫跟局娘姨取過洋巾。將臉上邊的餘酒抹去。那知頸骨內也潑了個淋漓盡致。不但胸口的裏衣盡濕。連一個湖色西紗兜肚。那上半截也如在酒中浸過一般。解又解他不下。換又換他不

來。八月裏的天氣。冷冰冰的搭在胸前。真好難過。比了方纔羅富所吐。又是不同。娘姨伸手進去。抹過了兩方洋巾。怎想抹得乾他。行雲將柳眉連縷。又要與夏爾梅不肯干休。他本是湖北妓女出身。性子非常蠻橫。除了富羅是個洋人。略有三分懼怯。其餘客人。向來沒一個在他心上。這回夏爾梅的大虧。全不想是自己不好。一心祇怪爾梅不應這樣欺人。酒杯雖被敲三奪去。不便再拿。見面前放着一大杯茶。乃是堂唱進來的時候。婷婷房中娘姨。照例斟與行雲喝的。行雲並沒有喝。放在席上。約有七八分淺滿。已經冷透的了。拿起來照准爾梅的面門。連杯擲去。爾梅並沒防備。急將身子一側。雖然茶杯落了個空。咯噔一聲。碎於地上。爾梅因上了年紀。立起時脚重頭輕。自己作不得主。衣服又被交椅兜住。不覺連人帶椅跌了一交。錦衣等大驚失色。急忙扶他起來。問他怎樣。爾梅一時開不得口。將手祇向行雲亂指。敲三見他兩足濕透。原來那一杯茶。盡灑在他的足上。急呼房間裏娘姨。替他把鞋襪暫時脫去。婷婷恐爾梅必不要再與行雲尋事。將嘴對他向外一邪。叫他快去。行雲也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立起身來。一言不發。拉了跟局娘姨。往外便去。爾梅見了。心中大怒。要想趕他回來。責他怎得這樣無禮。無奈足上邊鞋襪盡去。寸步難移。氣得祇坐在交椅之上。拍桌大罵。行雲早已走出房門。去得遠了。錦衣衆人。與婷婷等多來勸慰。爾梅這一口氣。如何咽得下去。聲言停刻。必要到他院中。關他個不得開交。稍洩心頭之憤。戰三終疑行雲另因別事而起。苦勸爾梅。風月場中。切不可焚煮鴛鴦。殺甚風景。況且行雲今夜。說不定受了別個客人的氣憤。在你面前借題發揮。雖是理上不該。究竟他是一個妓女。何妨看破些兒。不犯着與他一般見識。少收知道爾梅做的相好甚多。並不是行雲一個。說他既與行雲不睦。往後不叫罷了。何必與他鬪氣。傷了自己精神。婷婷也說行雲這人脾氣。本來不好。最易衝撞客人。方纔看他進來的時候。臉上早已不甚自然。平大人說得不錯。不知他與那個客人。先噁了氣。纔到這裏諒來。並不是專與夏老爺過不過。

去。僥過了他也罷。爾梅任憑衆人相勸。這氣總覺平不下去。呼房間裏娘姨。快拿局票過來。叫二排局立到跳槽。并想再叫行雲到來。激氣在他的身上。有分教。

平空又鬧無名氣。

驀地相逢倚勢人。

要知夏爾梅這二排局叫得成否。怎的又生出事來。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忿跳槽夏爾梅賣老

怒翻櫃金子多作威

話說夏爾梅在花婷婷席上飲酒。被許行雲無端尋事。鬧了一肚子的惡氣。要叫二排局馬上跳槽。錦衣諸人勸他不住。祇得且自由他。爾梅提起筆來。一連寫了五張局票。催娘姨快些發將下去。也不知叫的是誰。衆人並沒問他。誰知內中有兩個局。叫得與杜少牧大有關繫。一個是雲寓改名的羣玉坊。花笑桃。正是楚雲。夏爾梅向來並不做他。有一天在張園遊玩。楚雲也在張園。回去時爾梅的馬車在前。楚雲在後。爾梅並沒留心。楚雲却知道夏爾梅年紀雖老。乃有名的垃圾馬車。堂子裏很肯花錢。因有心勾搭着他。叮囑馬夫跟住同行。每到轉灣的時候。遠遠在車上邊向爾梅丟上幾個眼風。爾梅是個見色迷心的人。雖然眼光已花。幸戴着副金絲邊老光眼鏡。看得甚是清楚。暗想自己已是五六十歲的人了。難得尚有人這樣鍾情。真是一樁奇事。心下十分歡喜。但不知此妓叫甚名字。住在那裏。必須訪他一個明白。纔好當下分付馬夫。到一品香停車。看他可也停將下來。若然當真停在一處。此妓一定有些意思。正好一同入內。問他一切。并看看他人品如何。倘然開了過去。分明是事出無心。也就罷了。因至一品香門口下車。但見楚雲的馬車也已停了。他脚尖緊上一步。不先不後。恰與爾梅一同進門。彼此打了一個照面。楚雲有心笑上一笑。祇笑得夏爾梅神魂顛倒。體骨酥麻。開口說了一句。你可是也來吃大菜麼。把一雙老花眼睛緊緊一擠。將楚雲自上至下看了個一覽無遺。暗贊他好副面貌。雖是徐娘半老。那風頭尙如十

八九歲一般。楚雲見爾梅與他兜搭，故意把手中的白絲巾，向口上一掩，催同去的小大姐，叫他快走。半句話也沒有回他。爾梅那肯放鬆，兩隻脚便輕飄飄的跟了進去。楚雲揀個客座坐下，爾梅衝了進來。楚雲又向爾梅笑了一笑，始開口問他進來做甚。爾梅祇當沒有聽見，這問楚雲可要叫侍者拿菜單點菜。楚雲微微的點了點頭。爾梅大喜，立呼侍者進內，每人點了四客大菜，開了一瓶紅酒，又替小大姐也點了客雞絲飽魚湯，一客蝦仁蛋炒飯。這纔細問楚雲姓氏里居。楚雲一一告訴了他。爾梅知道了他的出身底細，曉得此人聲名甚大。客人做了這種信人，很有面子。又見他說話間交淺言深，比平日間所做別的相好不同，心中那得不着起魔來。吃過大菜之後，當晚到羣玉坊打了一個茶圍，明日吃了檯酒。楚雲就留他住下。爾梅覺他這樣遷就，過意不去，給了二百洋錢小貨。明日又碰了場和，從此便叫起他來。尚有一人，是個雛妓，住在西安坊內，名字喚葉小紅，年祇十三四歲。夏爾梅去做他，因看上了個打底娘姨。俗語說，醉翁之意不在於酒，那娘姨並非別個，却是當初盛名鼎鼎的顏如玉。他在寶和里做了兩節住家野雞，生意雖不甚好，手頭却又多了二三百塊洋錢。想到做野雞的苦處，每夜客人甚多，身子甚是受苦，却絕沒個上等之人，用用盈千累萬的賺錢，既覺容易，起居又甚自然。因把這二三百塊洋錢，托人在江西地方買了一個女子出來，在寶和里住了一節，親自教了幾支曲子，勉強唱得出口。這節遂在西安坊包了一個房間，取名葉小紅，懸牌應局。自己在生意上做了個打底娘姨，又與先時在小桃源葉題紅處一般。不過從前是幫着人家，此刻是自己的討人做客人，自然比前已結。爾梅本來也沒叫過，有個朋友與如玉有些牽絲，前數天同檯吃酒，把小紅叫來，寫明要如玉跟局。如玉果然跟了同來。爾梅一見，忽又看上了他。當場轉了個局，又約人去碰了場和。如玉知他是好客人，待他十分十二分的要好。爾梅因碰和時細看如玉，見他臉皮黃瘦，頭髮稀疏，這種人妝扮好了，雖尚有些姿色，一卸了妝，祇怕斷看不得。

心上不覺冷了好些。以後沒有去過。今天又叫他在內。無非是湊個熱鬧。並不有心跳到那一邊去。座上却驚動了遇事留心隨處精細的平戟三。他瞧見夏爾梅亂寫局票。在旁冷眼瞧着。見有花笑桃葉小紅在內。等他發出之後。暗向少牧衣襟之上。輕輕一扯。同至外房。告訴他道。今天真是巧事來了。夏爾梅與許行雲嘔氣跳槽發了五張局票。竟把你兩個從前的心上人。多叫在內。你想巧也不巧。少牧聞言說道。戟哥怎的知道。戟三道。我看他親手寫的局票。怎樣不知。少牧道。楚雲改了花笑桃的名字。我也曉得久了。不過到了上海。沒見過面。如玉聽說做了野雞。如何爾梅叫起野雞局來。長三書寓內。從來沒有這個規矩。祇怕未必。戟三道。如玉在寶和里做住家野雞。乃是前兩節的事情。這節已買了一個討人。住在西安坊了。這討人名喚葉小紅。年祇十三四歲。我也新近有人講起他這番蹤跡。尙沒與你說過。所以有一點不曉。少牧微笑道。夏爾梅這樣年紀。怎麼東做西做的。做了無數相好。豈不是自尋煩惱。戟三也微笑道。如今你也覺得歡樂場中。多做一個相好。多尋幾分煩惱了麼。若像從前有人叫了如玉楚雲。祇怕你就有些酸溜溜的。心上不很自然。怎有這樣大方。少牧道。這就叫做彼一時。此一時了。不但我此刻沒點醋意。停回你瞧。二人到了席上。我可還留戀他們二人。講得正甚高興。榮錦衣因他們離席已久。恐戟三天性好靜。不要因爾梅一鬧。坐不住身。糾着少牧走了。心上甚是不安。走到外房找尋。原來戟三等與爾梅俱是初次見面。祇有錦衣曾在別處花酒席上遇過數次。彼此認識。爾梅先曾請過檯酒。所以今日答請於他。不防與行雲鬧出氣來。席中客不甚多。倘然平杜二人走了。未免拆了冷檯。姓夏的面上難以爲情。本來二人與謝幼安最是要好。幼安倘在席間。此人心氣和平。即使二人要走。也能勸得住他。怎奈前幾天接到家信。齊氏因天香死後。幼安感傷異常。雖然現在上海游玩。藉散悶懷。日後歸來。恐他依舊鬱鬱不樂。故在蘇地託人要替他重覓個如花美妾。做媒的得了這個消息。每天有人赴府說親。齊氏因寫

信到申。催幼安即日回蘇。商辦此舉。幼安見信之下。深感齊氏用心。但想娶妻一舉。談何容易。有幾個像桂天香一般的人。一時那裏娶去。不過齊氏既有此意。不得不回蘇一次。叫他慢慢留神。必得自己看上。不可聽信媒婆。或致誤事。倘或沒有看得上的。儘可不必再娶。故此別了少牧諸人。返蘇去了。約定中秋之後。再當到滬。蘇州倘無合意之人。說不定仍在上海討娶。乃是在前天動身去的。今天並不在座。祇得親自尋將出來。戟三見錦衣出外。笑說。可是疑我二人去了。我們今天尙要看兩個人。怎得會去。錦衣道。你們要看那兩個人。戟三把夏爾梅叫花笑桃葉小紅之事說知。錦衣也連稱巧事。遂邀二人重新進內。爾梅叫的這五個局。已有三個來了。並沒楚雲如玉在內。認做兩人多尙未到。後聽爾梅喚着葉小紅的名字。問他你母親怎的不來。小紅回說。有病在床。不能出外。不然夏老叫局。那有不來之理。爾梅問是何病症。幾時起的小紅道。昨日纔起。頭疼身熱。大約是感冒風寒。沒甚要緊。停回用好了酒。你去看看他罷。爾梅道。既是感冒風寒。今夜沒有工夫。明天我來瞧他。叫他自已保重些兒。攪弄一把骨頭的人。怎再生得起病。少牧始知如玉身子不好。今夜不來。又聽爾梅說他瘦得一把骨頭。暗思好端端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爲甚憔悴到這般地步。真是他自作自受。合了可憐不足惜的一句俗話。就是楚雲前在羣仙戲園瞧見。也比先時消瘦多了。近來不知怎樣。待他來時。不妨細細的看他一回。心中正在默想。但聽得一陣脚步之聲。楚雲進來。連名帶姓的向爾梅叫了一聲。在他身旁一坐。便去咬着耳朵。不知道說些什麼。那種做客人的擒拿手段。仍如昔日一般。祇可惜臉色焦黃。縱然脂粉濃施。全失當年丰彩。并見兩頰高聳。一雙鈎魂攝魄的媚眼。覺比從前大了許多。這是面龐過瘦的緣故。又看他伸手去接小大姐手中的銀豆蔻匣。那雙春葱一般的手指。已變得乾盡一般。少牧暗暗嗟呀不已。楚雲却與爾梅密語正濃。尙沒瞧見。直至小大姐上前打斷了二人說話。方纔回過頭來。恰與少牧打個照面。不覺心中吃了一驚。一個

樓面之上。怎好伴推不見。祇得勉強叫了一聲二少。并問是幾時到的。少牧帶笑答道。到了好幾天了。楚雲假作詫異道。到了好幾天。怎的沒有見你。少牧道。林黛玉好好在羣仙串戲的那夜。你可在包廂裏頭看戲。楚雲故意沈思道。那晚果在西包廂內。二少坐在那裏。少牧道。我在樓下正廳第四排桌上。楚雲道。怪不得沒有瞧見。原來坐在樓下。這晚看戲的人甚多。恕我沒有留心。真是失照你了。少牧回了一聲好說。以後遂沒有別話。楚雲叫大姐小玲拿水煙袋裝煙。爾梅見少牧也做楚雲。騁着要他轉局。楚雲口中也說二少可要轉局過來。那身子却坐着不動。少牧道。今天是夏老叫的。不必轉了。過天我自己來叫。裝煙的小玲不知就裏。尚說二少爲甚不轉局。楚雲暗暗以目示意。小玲方纔覺察。裝了兩筒水煙。拿着水煙袋跑回楚雲身邊。並不再說。夏爾梅見楚雲與姓杜的不甚親熱。認做向來沒甚交情。也不去勉強於他。楚雲既與少牧招呼過了。見他臉上邊。甚是和霽。與在蘇州見面之時不同。料着沒事。放膽巴結爾梅。要他散席之後。翻樣過去。并見他赤着雙足。問他爲了何事。難道不怕受寒。爾梅把與行雲嘔氣之事。約略述了一遍。說本來正要翻樣。再把行雲叫到樓面。羞辱一場。藉洩心頭之氣。但不知此刻已有幾點鐘了。楚雲回稱。尙祇一點多鐘。爾梅馬上要走。因叫的五個後添局。尙有羣玉坊花小紅未到。叫相幫快去催他。楚雲更喚小玲叫自己的相幫上樓。令他趕緊回院。問王家姆拿雙絲襪。并取一雙鞋子到來。與爾梅穿。爾梅問那裏來的現成鞋襪。這樣湊巧。楚雲說昨天有個客人。因天公下雨。穿了雨靴回去。把鞋子留在院中。正好借他。一用。脚寸諒來沒甚大小。絲襪乃是你自己前數天脫下。叫王家姆洗的。怎的你就忘了。爾梅笑道。那是我做得地方太多的不好。這雙襪脫在那家。一時竟然想不起來。楚雲道。本來你地方做得太覺多了。以後總得減去幾個纔是。譬如花小紅與我住。在一個院中。起初不曉得鋪房間的那夜。第一椏酒是你吃的。你終算是老客人了。怎麼近又叫起我來。小紅的娘阿素姐知道此事。心上邊

與我过不去。受過他好幾次冷言冷語。說小紅初出來的時節。託我照應他的。怎樣反去奪了他的客人。你想這語受得來麼。今天小紅故意遲來。內中未必沒有意思。要你自己曉得。爲甚一個門口裏頭。既叫小紅。又來叫我。怪不得他不巴結你。好得過節。我要調到別處去了。倘你真個有心照應着我。花小紅這一個局。以後索性不叫也罷。叫了反累我與阿素姐傷了和氣。你心上安也不安。爾梅聽罷。跳起來道。怎麼樣說阿素與你過不去。麼花小紅先生。誰要做他。不時叫幾個局。尙是阿素面上。他與你過不過去。真是雞子和石子鬪了。我不曉得你們吃醋也罷。曉得了。不但往後不叫。今天也不必等他。我們馬上散罷。楚雲假意止道。今天你不等他。顯見得我在你的面前講了話了。何況小紅雖是個小先生。你與阿素姐不見得沒有交情。切不可一時之火。這樣決裂。爾梅指天誓日的道。你冤枉我與阿素有過交情了麼。阿素在小房子內。夜夜不在生意上住。我又沒到小房子去過。怎樣有甚交情。你莫錯疑了人。楚雲冷笑答道。你是出名的石灰布袋。與阿素姐沒有交情。我相信麼。說罷。向檯面上細細一瞧。見爾梅叫來的局。俱已去了。因說除非纜去的葉小紅。尙是初做野鷄肉。或者沒有吃過。那還信得過你。爾梅不解道。葉小紅小年紀。打過野鷄的麼。此話從何而起。楚雲道。那個說葉小紅打過野雞。他的撫蓋娘如玉。不是上節尙住在寶和里麼。虧你好隻法眼。看上了他。但他生過滿身毒瘡。至今時發時愈。我今天關照着你。爾梅錫是沒味道的。以後莫去想他罷。爾梅詫道。原來如玉在寶和里住過。怪不得問他上節在甚地方。他抵說從前在兩背芳叫顏如玉。後來誤嫁了一個客人。弄得不堪收拾。如今那客人死了。這節又到上海。言語甚是支離。你說他生過毒瘡。果然此人骨瘦如柴。體熱如火。頭上邊頭髮稀疏。指縫中疤痕隱約。真個有些意思。本來我也很疑着他。這種人怎樣做得。明天起我也要斷絕他了。楚雲道。怎麼說今夜我這幾句話。你肯斷掉兩個。小紅祇怕未必。爾梅道。你瞧着罷。再叫他們兩個。我不姓夏。說罷。立起身。

來便要散席。忘了腳上邊沒穿鞋襪。噉了一聲阿呀。楚雲大笑。衆人也忍不住笑將起來。恰好楚雲差去取鞋襪的相幫。已經到了。雙手把鞋襪呈上。楚雲叫小玲伏伺爾梅穿好。那濕鞋襪叫相幫帶回院中。交代王家姆去洗刷。其時花小紅依舊未來。夏爾梅再等不及。催着衆人要到楚雲家去翻棧。錦衣等因夜已深了。這種酒吃得最是乏味。大家不約而同的勸他明日再去。爾梅那裏肯聽。楚雲見衆人俱不願去。反說明日一樣吃酒。何必一定今夜也勸爾梅早些回去。養息精神。明天再吃。爾梅見楚雲也是這樣的說。方纔息了念頭。約定衆人明晚八九點鐘入席。必須個個俱到。衆人彼此勉強答應。爾梅便催楚雲回去。自己起身也要走了。那知花小紅到來。說夏老對你不住。今天轉局多些。來得遲了。要他坐下。爾梅睜也沒有睬他。那肯再坐。楚雲見了。忙做個兩面光。道。夏老今天不是爲你生氣。爲的是許行雲。豈有此理。停刻回去。我與你說。你雖來遲了些。夏老怎便放在心上。不要勉強他坐。還是大家去罷。小紅聽楚雲這樣的說。祇得陪着笑臉。向爾梅道。既然如此。夏老下次來叫。准定一叫即到便了。今天真有些說不過去。可要同到院中坐一刻兒。爾梅本想與楚雲一同回去。如今見小紅來了。反覺不便。滿心不甚自然。惡狠狠的答道。天已半夜多了。誰耐煩再到你家去坐。說完謝過錦衣。別了衆人。出房便走。楚雲見爾梅已去。向衆人說。聲明天早些請來。又與少牧說。往後有甚應酬。仍來照應。笑迷迷的伸手攆着小紅。一同下樓而去。少牧聽了他那種說話。見了他那般舉止。覺得夏爾梅着魔的今日。就是自己當初。深憐爾梅年老。不比自己少年。尚能力勘情禪。醒回痴夢。暮年人不迷則已。一迷往往至死不悟。甚是可憫。因動了個現身說法。細細勸化一番的念頭。明天楚雲那邊這一棧酒。當夜散席之時。衆人本想去。反是少牧慫恿同往。我且慢提。再表夏爾梅那夜氣憤回家。想着許行雲待他的壞處。又轉着花笑桃待他的好處。真個意亂如麻。睡在床上。提了心火。一夜天眼多沒合。直至日高三丈。方纔深入黑甜。醒來時。天已過午。略

略吃些中膳。便欲出外。忽覺兩足有些麻木。精神也甚困憊。諒是昨天受了些寒。又熬了一個深夜所致。因在房裏頭一張煙炕上養息片時。並開了一盞煙燈。吸了兩筒洋煙。他的髮妻梅氏素來妬心甚重。自從嫁了爾梅。不許偶然出外。恐怕他閒柳尋花。爾梅也甚懼內。所以五六十歲的人。難爲他風月場中。從未到過。今歲梅氏得了老病。淹纏床褥。管不得他。纔嫖到個不可收拾。梅氏早有些風聲到耳。這日病體略覺好些。見爾梅睡在炕上吸煙。嘖嘖咭咭的盤問他。這幾天究在那裏。白天出去。黑夜纔回。身子弄得這樣狼狽。爾梅聽他說話。有因不覺心中暗暗吃驚。祇得推稱連日有事。梅氏問他何事。爾梅指東話西的說了一回。深恐露出馬脚。當時捉一個空。趁着梅氏在床服藥。一溜煙的溜了出去。梅氏再要問時。爾梅已出外久了。祇把他氣得發昏。頓時又加起病來。爾梅那裏顧他。一口氣跑出大門。叫了鄒東洋車。如飛的趕至楚雲院中。相幫喊了一聲。客人。楚雲至樓梯口相迎。見他走了一乘梯子。有些氣喘。問他可甚吃力。爾梅口中雖說沒有要緊。那兩隻脚却軟疲疲的。已不得進房就坐。偏偏裏房的門帘下着。分明有客在內。爾梅無奈止步。問楚雲裏面是誰。可能使他讓我。楚雲道。你且在此略坐。待我說去。爾梅祇得在外房坐下。大姐小玲絞過手巾。倒了杯茶。爾梅問他裏房的客人姓甚。可是打茶園來的小玲答稱裏房是金大少。也是來吃酒的。今天因是禮拜。他是個洋行買辦。請的乃是早酒。樓面已經散了。大約馬上要去。爾梅笑道。洋行裏做生意的。諒來一定是戶好客。小玲道。客人尙還不錯。不過脾氣大些。伏伺他不容易。爾梅一頭與小玲講話。一頭盼着楚雲出來。那知盼了許久。楚雲沒有出外。祇聽裏房有人高聲說道。那一個要讓房間。他既然要來請客。爲甚不來得早些。我們吃過一樓。難道翻不得第二樓。誰給他起我動身。真是笑話得很。爾梅聽裏面客人發話。不覺呆了一呆。暗想這姓金的。爲甚平白地吃起醋來。此人真不講理。且聽楚雲說些甚麼。說得明讓我進去。說不明祇能與他鬪上一鬪。吃個雙槓。再看他讓也

不讓。但聞楚雲悄聲懇道。金大少是照應我的。外房吃酒的是個生客。昨天預先定下房間。大少再要用酒。明天再用可好。今天給我一個面子。不要使我爲難。真是感情不淺。爾梅隔房聽着。深贊楚雲真會說話。姓金的不見得再不肯讓。那裏曉得姓金的不聽猶可。一聽此話。愈加動起怒來。將手在檯上一拍。說外房不論是哪個客人。要我讓他。叫他休想。他要請客。外房請去。我這翻檯是翻定了。休再多說。不要討甚沒趣。楚雲竟被他將話喝住。再講也講不出來。此時惱了爾梅。那無名火不知冒有多少丈高。說了聲好個闊客。立起身來。狠命的搶個箭步。竟要衝進房去。與姓金的併個勢不兩立。小玲一見大驚。急忙將他攔住。高喊先生快來。楚雲知外房有變。急得也沒了主意。恰好樓梯聲响上來。了一個客人。力勸爾梅不可如此。爾梅方又將身坐下。正是。

莫道是非隨處有。

若能忍耐自然無。

要知勸爾梅的那人是誰。爾梅與姓金的怎樣散場。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杜少牧苦勸夏爾梅

花笑桃痛罵周策六

話說夏爾梅在花笑桃外房。被姓金的在裏房與他吃醋。不肯讓他入內。并且出言不遜。爾梅大怒。意欲鬧將進去。大姐小玲瞥見。一把拉住。慌叫先生快來。楚雲一時間也沒了主意。正在爲難。恰來了一個救星。此人非別。正是要來現身說法。勸化爾梅的杜少牧。他隔夜在花娉娉席上定下這個主見。爾梅約他。今日到楚雲那邊吃酒。暗想正好乘機進語。痛下針砭。那知約的是五六點鐘入席。候到七點多鐘。尙沒有請客票前去。心中甚是詫異。故而獨自一人。特來尋找於他。若是爾梅沒去。不喝酒了。且待緩天聚首之時。再說。倘或爾梅被楚雲所惑。合了句單嫖雙賭的俗諺。獨自在彼飲酒。不請別客。與自己當日在楚雲處跳槽到顏如玉那邊一般。這種酒吃得最是情致纏綿。却最易昏迷不醒。夏爾梅雖是初交。看他人

尚長厚。不忍使年將就木之人。將來死於牡丹花下。何妨撞至席上。切切實實的提醒於他。也不枉晤面一番。稍盡良友箴規之義。所以一片血心的來至院中。相幫在樓下邊喊了一聲。客人上來。楚雲與小玲兩個。俱因一心在爾梅身上。並沒聽見。少牧上了樓梯。走進房門口。將身站住。聽小玲口口聲聲的說。夏老不可這樣。微把門帘揭動。窺見房中正是爾梅。但不知因何喧嘩。又見楚雲站在裏房。將手叉住房門。也說夏老你待怎的。少牧始點了點頭。料着爾梅必定與裏房的客人吃醋。連房間多沒有坐。怪不得未曾請客。但想堂子裏頭吃醋。第一要年輕貌美。第二要捨得花錢。第三要手勢潑天。第四要資格深老。四件裏至少必須占得一件。方能吃得過人。却年輕貌美的最估便宜。其餘尙多趕不上來。夏爾梅如此年紀。滿頭羊灰鼠一般的頭髮。滿口草上霜一般的鬚鬚。滿臉醬煨蛋一般的膚色。滿額燒鴨皮一般的縐紋。莫說楚雲見了不喜。別人也那個喜他。若說他的手勢。無非結交得幾個狎友罷了。並不是租界上數一數二的有名之人。旁人或者謔他三分。至於資格兩字。楚雲尙是新近做起。更是一些沒有。自然四件裏祇算着第二件捨得花錢。他用一百。我用二百。他用一千。我用二千。與銀子鬪氣了。但聞他不過是小康之家。怎能盈千累萬的花得過人。這是如何使得。因在房門口說了一聲。夏爾翁。因甚生氣。舉手把簾門一揭。走進房來。爾梅見是少牧到了。把小玲用力一推。推開了他。指手劃腳的道。杜少翁來得正好。我告訴你。小玲見進來的。乃是昨夜樓面上遇見那個姓杜的客人。叫了一聲。二少。請他坐下。央他勸爾梅息怒。楚雲在裏房瞧見。也出來叫了一聲。二少。笑微微的即在爾梅身畔一坐。說夏老如今你有朋友來了。不要這樣氣急敗壞。且慢慢的講與杜二少聽。可知道這是裏房的客人。不是並非我花笑桃待虧了你。倘看在我的分上。必得要原諒些些。爾梅道。本來那個錯怪了你。楚雲道。雖然你沒有怪我。倘使方纔闖進房去。鬧出事來。叫我怎麼能夠兩面對得住人。不是難爲我麼。不是我今天說你。上了年紀的人。

凡事應得耐性些兒。怎麼比年輕的更是性躁。真把我嚇了一跳。少牧聽罷。問爾梅道。爾翁究竟爲了何故。這樣發惱。爾梅把姓金的佔住裏房不讓之事。述了一遍。少牧笑道。姓金的你認識他麼。可知此人多少年紀。做花笑桃有幾節了。爾梅道。我與他沒見過面。怎的知道。楚雲道。姓金的名喚子多。在麥南洋行做買辦的。年紀三十左右。他有一個兄弟。名喚子富。向來做我。老實說。從天津回到上海。鋪了房間。第一棹酒是他吃的。後來子多也來叫我。子富做了廣福里潘小蓮。我這裏不很來了。子多却做到如今。但他的相好甚多。除了碰和吃酒之外。打茶圍並不甚來。今天白天裏忽來吃一棹酒。內中有個講究。聽說子富遇見了幾個做翻戲的。翻掉了許多銀兩。子多知道此事。央他的洋東麥南。出信官場。告了一狀。風急火急的捉拿那班翻戲。雖然那班翻戲已經走了。不會拿到一個。子多因煩了麥南。昨兒請他在兆富里柳青青家喝酒。不料另有一個洋人名喚富羅。與一個假外國人名字喚賈維新。喝醉了酒。在席面上與西安坊許行雲吵鬧起來。麥南心上很不舒服。當晚不歡而散。今天恰是禮拜。子多因又補請於他。吃的乃是早酒。襟面已經散了。麥南早要回行。子多因在炕上吸煙未去。剛巧夏老到來。令我進去催他。這一催不打緊。麥南却就立起身來走了。子多纔動起火來。佔住房間不讓。二少你想叫我怎樣纔好。少牧聽他把話說完。又向爾梅問道。爾翁在此走到。也有好久了麼。爾梅道。這裏我尙是初做。吃過兩三棹酒。碰過四五場。叫了二三十個堂唱。少牧附耳說道。這就是你自己的不度德不量力了。姓金的年祇三十三上。你比他加了一倍。姓金的從他兄弟做起。已經好幾節了。你又偏是初做。姓金的做洋行生意。賺錢容易。你是個素封之家。不聽見有人說起做甚生意賺錢。你想五六十歲的人。怎與二三十歲的人吃醋。第一件先是不够不上他。祇吃過兩三棹酒。碰過三四起。和可知還沒甚資格。怎與有資格客人鬪氣。若說堂子裏頭。那一個不要爭些場面。姓金的佔着房間不讓。拚得多花些錢。定與他勢不兩立。姓金的真

在洋行執業。並非身無半文之人。你決不可發這歎氣。況且俗語說得好。家資千貫。不如日進分文。你雖積資殷實。究竟用一文短少一文。他做生意賺下來的。乃是活錢。譬如賺了一千。用了八百。尚有二百餘將起來。你又怎能花得過他。凡事須要三思而行。切不可執之一見。我瞧今天還是讓他的三分的好。爾梅聽畢。尚不服道。若照少翁說來。今兒我這棧酒。當真擺在外房不成。往後教我有甚顏面。再在此間來往。少敏依舊笑微微的附耳答道。今天你這棧酒。難道不能不吃的麼。若因約下錦衣衆人。不妨另外改個地方。趕緊寫請客票。關照他們。若因花笑桃面上。答應吃酒不吃。交代不過。也好改個日子。緩天再來。不見得姓金的天天佔住正房。等候着你。爲甚你一點子想不開來。爾梅聞言。躊躇半晌。答不出話。楚雲見少敏與他耳語。不知說些甚麼。却又不便動問。祇得呆呆的望着爾梅。看他怎樣。裏房金子多見楚雲在外房坐了許久。沒有進去。連呼小玲入內。叫他快催先生進來。有話問他。小玲不敢耽延。出房與楚雲說。知楚雲無奈進內。問子多有甚說話。子多說沒有別的。快擺檯面。楚雲因爾梅尚未勸住。不敢應允。子多忽又發起火來道。話已出口。收不回去。一准先翻一個鑊。姓夏的在外房瞧着。楚雲聽子多這樣聲口。一定回不掉他。心中頗甚爲難。又甚可詫。爲難的是今夜這篇文字。怎能做到個兩面多圓。可詫的是子多雖甚有錢。平時倘要他吃酒。確和並不十分容易。今天怎的拚命花錢。內中或者另有緣故。須問他兄弟子富方知。爾與子富使個眼風。叫他走近身旁。低問子多。今天因甚這般動火。子富笑道。你不曉得有一個人在他面前說了話麼。楚雲駭道。是那一個。子富道。是許行雲。楚雲道。正要問你。子多向來不做行雲。方纔怎的叫起他來。子富道。行雲本是外國人。富羅做的。子多看上了他。暗地割了富羅的靴。有過相好。此話足有一個月了。面子上因不好意思。瞞着衆人。從來沒叫過局。檯面上遇見之時。約定不裝水煙。外人那裏看得出來。昨天富羅大醉。再三與行雲尋事。今天富羅不在席上。子多特地把他叫來。要慰

問他幾句話兒。外房那個姓夏的進來之時。行雲正因散席出外。看見了他。重又回將進來。與子多咬了幾句耳朵。大約姓夏的必定也做行雲。纔被他挑起火來。你想是也不是。楚雲點了點頭。始悟子多與夏爾梅吃醋。並非事出無因。尙要與子多富講話。又被子多催擺棹面。岔了開去。外房更聽王家姆高聲喊道。先生快來。夏老去了。楚雲聞說爾梅要去。明知必定受了少牧的勸。暗想這種一把年紀的人。本來還配與人吃醋。走了算他見機不走。也不見得有甚面子給他。大凡做妓女的。做到客人雖然愛的是錢。若遇一樣有錢的人。年紀品貌裏頭。也得分個高下。金子多與夏爾梅比較。怎能比較得來。與其得罪了姓金的。從此不來。還是姓夏的。且自由他。要去憑憑自去的妙。不過說話裏必須講得好聽些兒。使他痴心不死。這回鬧了一肚子的酸氣。往後依舊常來走動。方顯我們做妓女的。擒拿手段。遇到萬分尷尬的時節。仍能够縱自如。因與子多說。你且再坐一坐。外房那老腳爺。曉得鬧你不過。他要走了。待我打發他出去。再說話。語畢。搶步出房。一把扯住夏爾梅道。夏老你要到那裏去。我在裏房與姓金的設法。已有四五分。肯把房間讓給你。怎奈有幾個朋友在那裏和調。姓金的一時間轉不來口。究竟朋友是客氣的。由着他們怎樣和調。停回包你有房間坐。你這樣性急怎的。還不與我安安靜靜的坐將下來。爾梅聞姓金的肯把房間讓給他。不免信以爲真。私問少牧既然如此。你瞧再等片時可好。少牧耳聽楚雲講話。兩眼看着他的面色。不像真心要留爾梅。知道他最會花言巧語。這幾句分明是好看話兒。吊吊爾梅的胃口。使他今天出去之後。不至於一去不來。那姓金的佔着房間。必不肯讓。故在爾梅的衣襟之上。將手輕輕一扯。說雖然姓金的真肯讓。你有朋友在彼和調。決不是馬上的事。我們果要在此飲酒。也何妨去去再來。等在外房則甚。爾梅尚在猶豫不決。被少牧逼着要去。楚雲問了句去了幾點鐘來。少牧越發拿定他心中。憎着爾梅。巴不得他立時便走。微笑回說。去了一點鐘來可好。楚雲道。此刻纔祇八點半鐘。怎要一點

鏡來。爾梅道。說甚一點兩點。從此不來也好。楚雲伸手在他的總頸之內。搗了一把道。你說甚麼。我偏不許你去。少收見了。暗暗好笑。對楚雲道。不要騙了。當真我們去再來。楚雲始說着在杜二少的分上。暫時放你出去。停回倘敢不來。一定給你一個好看。口說着話。舉手把夏爾梅頭上戴的那頂夾紗瓜皮小帽。除將下來。交代小玲。叫他放到房裏頭去。爾梅沒了帽子。雖是八月初的天氣。老年人怎禁得秋風。骨急忙一手搶住。氣急敗壞的道。你把帽子除去。不怕我頭上寒冷。不是要我命麼。楚雲道。且把帽子當個押頭。但要你來。誰要你命。爾梅道。頭上沒了帽子。不但不能再來。且也不能出去。一吹風就要頭疼。楚雲道。不能出去最好。本來誰要你去。少收見楚雲這般做作。夏爾梅已經够受的了。倘然再受下去。真怕將來要了老命。因叫楚雲不必如此。快將帽子還他。不要把他鬧出病來。楚雲祇當沒有聽見。其時小玲尚笑嘻嘻的拿着帽子。立在楚雲身旁。少收見了。在他手中接將過來。交與爾梅戴好。方纔轉身出外。楚雲做意尙要除時。爾梅已走至扶梯上了。楚雲含笑說聲你二人去去就來。回身走進裏房。又去籠絡子多。說姓夏的當真已去。敲他翻了一個雙槓。不必絮表。祇說少收逼同爾梅出了院中。爾梅問他何往。少收道。我們到又一郵吃大菜去可好。爾梅道。停回尙要吃酒。此時吃甚大菜。倘是肚子餓了。何妨到四如春吃些點心。少收道。今天你尙一定要吃酒麼。我有幾句說話。要告訴你。四如春不是講話之所。還是又一郵去。爾梅不便固却。祇得一同前往。少收並不另請別個。祇有二人對酌。席間先把楚雲的出身底細講了一遍。又把昔年自己與他如何要好。後來他如何負心的話。述個詳細。苦勸爾梅。引作前車之鑒。不可墮他彀中。真說到個舌燥口枯。異常剝切。爾梅聽了。不由不漸漸的感動起來。略有些回心轉意。要想割斷情絲。正與少收說得高興。偶倚在洋臺欄杆之上。向街中一望。祇見自己的包車夫阿大手中拿了一張名片。跑得滿頭是汗的向北而去。那形狀甚是慌張。爾梅心下大疑。提起喉嚨。在洋樓上叫了一聲。

把手向他招上一招。阿大聽得，趕上樓來，見了爾梅，連呼老爺快些回去。太太發了暈了。爾梅驚道：「太太今天身子健些，我出來的時候，尚是好端端的，怎會發暈？」阿大道：「你出去不多一刻，他就問起後來肝氣大發，嘔吐了一點多鐘，一口氣回不上來，頓即暈了過去。家中人沒了主意，叫我出外尋你，會到花笑桃家尋過，據說已經走了，不知是那裏去的。累我一連跑了好幾個地方，多說今天沒去，無奈奔回家中，看看太太甚樣，却仍昏迷不醒，必須要請個醫生診治。」纔至書房中，拔了名片，現在要到浙江里請張先生去。打從此處走過，恰好遇見，真是巧事。快些叫部車子回家去罷。我去請了張先生馬上就來。爾梅止住他道：「張先生搬了家了，不在浙江里住，去也枉然。還是就近些另請一個的好。」阿大道：「就近請那一個好？」爾梅想不出來。少敘聽爾梅的妻子病了，急切沒有醫生，說何不快請平載翁去。爾梅也知載三醫道甚是高明，惟不肯受人醫金，門口並不懸牌，請他甚是不易，恐他天晚不來。少敘道：「載三豈是這樣的人。此時料在公館裏頭，快叫貴車夫立刻就去，你也不要在此耽擱，趕緊回府去罷。」爾梅道：「那個自然。」遂喚阿大向少敘問明了平載三的住處，叫他持片快去。自己別了少敘，叫部東洋車，飛也似的趕至家中，見梅氏果然倒臥牀上。人事不知，喉中痰聲微响，四肢冷汗浸淫，竟有些九死一生的光景。究竟數十年的結髮夫妻，向他叫了數聲，想起今天發病多半爲了自己出外而起。天良發現，止不住流了幾點眼淚。祇望平載三早來，或者有法醫治，不然眼見得吉少凶多，誰知等候載三到時，診過了脈，說此病乃由年高氣弱而起。今天一定又因何事觸動肝鬱，以致氣閉痰湧，深入膏肓，不可救藥。祇勸爾梅預備後事，不肯開方。爾梅聽了，祇急得面如土色，向載三再四央懇，求他一個救急之法。且把梅氏救醒，稍延時日，發信至常熟家鄉，好待兒媳輩來。載三始勉強開了一張金匱順氣湯的陳方，說服下之後，倘能神志轉清，尚可遷延數日。否則天明前後，卽防有不測之虞。爾梅含淚將方交與阿大，馬上到藥店配藥。一面

差人關照兄弟爾蘭到來。代爲照管各事。就二開方之後。即便告辭回去。臨出門的時節。堅囑天明時必須格外小心。真個梅氏命盡祿絕。服下藥去。恍如沒吃一般。延至天色黎明。竟然一命嗚呼。與夏爾梅夫妻一場。連遺言多一句沒有。從此一任爾梅怎樣放蕩。那裏再能壓服得他。這是做悍妻的下場。著書的人深願世間悍婦。看了這一回書。用心想透些兒。遇到丈夫有甚邪心。祇宜婉委勸化。把邪心收他回來。切不可用強硬手段。挾制其夫。一朝挾制不住。自己生起氣來。白白的如梅氏一般。白送了性命。不但無益。反把丈夫弄到個臨老人花叢。蕩產傾家。死多活少。悍婦成了個大大罪人。親戚鄰里中有些識見的人。那個不背地裏說他不是。真覺萬分失智。書中閒話少提。仍表夏爾梅於梅氏故世以後。因租界章程。人死不能逾二十四點鐘之外。停屍不殮。祇得發喪親友。翌日置備衣衾棺殮。及至兒媳從常熱來時。早已喪事辦完。他兒子見母親已死。要勸爾梅回鄉。爾梅貪戀上海繁華。那裏肯去。況且梅氏既死。無人管他。正好做一個下半世的信陵君。醇酒婦人。消磨晚歲。把杜少牧前天在又一郵勸他的那番言語。又一句句忘個盡絕。辜負了少牧一片熱心。況且楚雲聞得爾梅死了正室。三朝之上。親自備了一分香燭紙錠。又央人誦了一千卷心經。送到公館裏去弔唁。并叫王家姆勸慰爾梅。請到院內散心。爾梅三朝後。去了一次。吃了棗酒。楚雲千般獻媚。使他將日前金子多吃錢之事。一筆勾消。心中漸又親熱起來。過了首七。打發兒媳將梅氏棺柩盤回常熱。自己仍在上海勾留。暫且按下慢提。再說楚雲自從重到上海。做了這幾節的生意。起初滿望將周策六騙去的財物。在天津時喪掉的金珠。多仍在上海客人頭上搜括出來。誰知珠黃人老。桃花運大不如前。雖然生張熟魏。每節堂簿之上。也有五六十戶客人。吃到幾十棗酒。碰到幾十場和。出到六七百個堂唱。那場面尙算過得過去。無奈好客人並沒做到。節上邊開消下來。多是些硬酒硬局。要想尋個戶頭。敲些竹槓。砍記斧頭。比着登天還難。要像從前杜少牧那般的人。竟然一

個沒有。更兼第一節被策六纏繞。詐去了四百洋錢。到得節邊結帳。連這四百在內。竟虧了六百有零。手頭拿不出來。祇得東移西借。吃的多是三分重利。自不必說。大凡做妓女的。斷斷有不得債。有了便一時輕不起來。楚雲初到羣玉坊的時節。問阿素借了三百洋錢。周策六的四百塊內。有二百又是向阿素借的。節上又虧掉六百。那債重至一千多了。別的並不打緊。利錢每一個月須要三十多塊洋錢。深恐這門口支持不住。那裏敢再住家。恰好阿素因花小紅那節結帳。也沒餘錢。下節要把房屋退租。到別家妓院去。包個房間。風火輕些。楚雲得了這個信息。也想改包房間。遂與阿素商量。阿素因他身上的債欠得重了。放他到別處去。未免有些不甚放心。最好仍舊住在一處。剛巧隔壁蕭和貴院內。下節有兩個先生。調到別地方去。空下三個房間。阿素因與和貴說知。和貴心中大喜。每人付了十塊洋錢。定洋說定過節。准調。楚雲依舊是兩個房間。小紅一個。調了進去。之後楚雲又向本家取了二百洋錢。帶搗。添了些衣飾等物。這債又重了些了。偏偏時運不齊。那生意一節清似一節。愈做愈是不好。這節生意。又因失眼做了一個夏時行一般的荷花大小。被他吃了十數椀菜。叫了七十多個堂唱。八月初一夜。起了手巾。連手巾洋錢多沒有開消。初二起便從此不來。楚雲心上着慌。因他天天在萬華樓吃茶。差小玲一連看了幾次。影多沒見。平時他說住在新馬路上。叫相幫到新馬路去挨家訪問。那裏有這一分人家。始知這人有些不妙。祇因是書場上做來的客人。並沒有熟客做媒。漂了更是無處聲說。心中愈加愁急萬分。看看中秋已經到了。本家處房飯錢賣花人等種種節帳。堂裏頭煤爐司菜等種種零碎開消。至少須有一千二三百塊洋錢。方能過去。堂簿上的局帳。祇有一千左右可收。本來已要虧折。再禁得漂去十數椀菜。七十多局。更有些十收九不足的零星小戶。算算又少了三百洋錢。怎能掉撥得來。雖然新近做了個夏爾梅。看來甚是有錢。怎奈他做得相好甚多。不是個用情專一的人。開口上去。未必三百五百的借得出來。要想

再向阿素加借。却因做了爾梅爲始。心中有了嫌隙。莫說不肯再加。連從前借的。幾次說起下節自己要用。逼着要還。至於再向本家加取帶攜。又因與阿素不和。過節要調出去了。已看定了西安坊的房屋。本家處沒話好說。真個是愁腸萬斛。無計可施。到得八月十四那夜。兩院中別個信人。收進的收進。付出的付出。俱已有七八分清楚。祇有楚雲千瘡百孔。甚是爲難。那夜打烊之後。呆呆的坐在牀前。一張紅木單。藥椅上。盤算念頭。想起數年前何等生意。何等鋒銳。每到節上。收取局帳。除淨開消之外。那一節不多幾百塊錢。所以自從贖身之後。手頭積到許多現蓄。却不想道受了周策六之愚。被他一齊騙去。臨了兒。尙去四百洋錢。以致雪上加霜。竟有今日之苦。真是不想猶可。想起時祇恨策六不在眼前。巴不得尋到了他。活活將他咬死。暗暗的歎了幾口冷氣。和衣向牀上一睡。悶昏昏的竟自睡去。夢裏頭忽把策六大罵起來。將小房間內睡的王家姆。炕榻上睡的大姐小玲。雙雙驚醒。王家姆知是楚雲夢壓。高聲叫喚。更把雙手將板壁拍响。小玲不知爲了何事。在炕榻上直跳起來。眼睛也沒有擦開。下榻便跑。絆了榻前睡時自己脫下的那雙鞋子。噦聲阿呀。拍的跌了一交。楚雲兀尙叫罵未醒。正是

早知今日飄零苦。

回想當年怨恨遲。

要知楚雲痛罵策六。醒來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落帳房笑桃受逼

借乾鋪少收擔驚

話說楚雲因中秋節到。債負重重。想起昔年受周策六騙詐之事。不禁怒從心起。和衣睡在牀上。頓時做起夢來。夢中把策六咬牙切齒的罵個不住。竟然罵出了聲。驚醒了王家姆與小玲二人。小玲睡眼朦朧。下榻時絆了鞋子。跌了一交。楚雲尙還未醒。王家姆祇得跑進房來。把小玲攙起。一同走至牀前叫喚。楚雲方纔止住了罵。翻了個身。歎了一口氣。醒將轉來。見二人立在牀前。問他們緣何至此。王家姆把夢壓之

事說了一遍。勸楚雲事已如此。況且爲日久了。不可這樣發惱。傷了自己身子。楚雲訴道。怎麼說我睡夢裏罵起那沒天良的人來。雖然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不成了個笑話麼。王家姆道。大凡思鬱過度的人。最易做夢。并且夢裏頭不知不覺的叫喚出來。有甚笑話。楚雲道。不是這樣說的。今夜房間裏幸虧並沒客人。若有個客人在此。被他聽破。像甚麼樣兒。這多是我命運不好。當初誤受了姓周的騙詐。纔有今日。想來真是可恨。王家姆又勸道。你怕被客人聽破。往後還把此事丟開。千萬少去想他。想了禁不得又這樣起來。那纔真正是笑話哩。楚雲閉言。默然不答。小玲立在床前。一句口也不開。祇把兩隻手在膝蓋上左右按捺。楚雲見了。問他何故。小玲緊繃雙眉。祇說好疼。楚雲不解。王家姆笑把他跌了一交之事。說知楚雲怪他太自鹵莽。叫把褲腳捲將起來。瞧瞧可會跌壞。祇見左膝上擦去了一塊枯皮。有洋錢大小。右膝上磕得青了一塊。尙幸多是硬傷。不甚要緊。別處並沒有跌損。因令將褲腳放下。快些去睡。王家姆就叫他睡在床上。做伴談談說說。稍解心煩。免得停回睡熟之時。提足了鬱火的人。又要做夢。好容易挨過一宵。這天是十五了。本家蕭和貴。連差帳房上樓。向楚雲催了幾次房飯錢菜錢。說節上等着開消。楚雲沒法。將收下來的局帳。湊了三百洋錢。先自叫他收下。餘約晚間再找。帳房發話道。一共七十二樓菜錢。八塊洋錢一樓。已要五百七十六塊。加上房飯錢。共該七百多塊。此刻先付我三百塊錢。雖是不妨。晚上邊却要如數付清。須曉本家墊不起。楚雲聽帳房說話不對。硬着頭皮答道。晚間自然清。你着急怎的。帳房道。不是我要着急。本家這樣交代。不得不向你說聲。莫要到了晚上。付不清楚。我不能夠回覆本家。說畢。拿了洋錢。下樓自去。楚雲雙眉緊繃。轉了好一回的念頭。要想親自去尋那漂帳客人。明知沒有尋處。要想再向阿素加借。明知斷斷不肯。要想尋些衣飾去當。怎奈箱子內空空如也的當不出來。又想親自下樓去。要與本家商量。停回再付他一二百塊洋錢。其餘過節再付。祇因下節不連。料着本家一定不允。又

想向下節西安坊的 본家先取幾百洋錢帶攜。怕的是場面有關。見了本家。開不出口。一時間心如磨轉。主意毫無。後被他想到從前贖身的時節。杜少敬答應下四百洋錢。鬧糟了事。沒有拿到。多虧向客人處四面移借。纔能勉強成事。此番除非仍是這條路兒。或者有些指望。因與王家姆說知。意欲單身出外。王家姆暗中受過本家與阿素囑托。說楚雲的積虧得大了。怕他節上邊有甚不測。必須格外當心。今聽楚雲果欲出去。怎肯放他獨自前往。祇得情願陪着同行。楚雲知是不放心的緣故。沒奈何換了一件尋常衣服。令王家姆叫了兩部東洋車子。揀着平日稍有些交情的客人。各處去走了一回。也有不在家。沒見面的。也有見了面。說爲時促促。幫不來忙的。也有開口一百借了三十五十的。一連尋了五六個客人。湊不到二百塊錢。夏爾梅處本想不去。祇因王家姆說今夜乃是中秋。吃酒的客人。尙還沒有。最好順便約定一樣。免得冷清清的受人家笑話。雖然下節要調。究竟不好看相。故而老着面皮。也去找他。一來晚間要他吃一棧酒。二來硬頭皮問他借些。看他怎樣回覆。爾梅聽說要他吃酒。一口答應。又聽得問他借錢。因楚雲尙是初做。沒有落過相好。心中不狠情願。祇送了三十洋錢花錢。楚雲不好再說。其時天已過午。王家姆催着回院吃飯。別的客人。也沒處找了。匆匆回至院中。吃過了飯。叫小玲喚帳房上來。又付了三百洋錢。尙有二百多塊。央他過節再找。帳房作不得主。告知本家。本家那裏肯依。說晚上一准要結算清楚。免到調頭那日多一句話。楚雲見一些兒通融不來。再把堂簿翻開。細細的看了一遍。見沒有收到的菜局錢簿。尙還不少。因叫小玲回了一個相幫。趕緊上街。四處討去。直討到烏黑方回。奈欠錢的大半俱是滑頭。一塊錢多沒討到。回覆楚雲之後。楚雲祇氣得手足如冰。一言不發。最急的是本家處沒有弄楚。那些店家來收帳的。又滿滿的坐了一房。內中有一家馬車行的馬夫。等得時候久了。口裏頭講出跟賒話來。對王家姆說。你家先生。既然沒錢。坐怎馬車。自己坐倒也罷了。還要裝場面去請別人。王家姆說

異道。他請那個馬夫冷笑道。難道你還不曉得麼。是長板坡裏的趙子龍。那一次不是到了小房子內。與他同去。天亮纔回。雖然瞞得過你。怎能瞞得小玲。王家姆聽他說出長板坡趙子龍六個字的隱語。始知楚雲從六月裏起。夜間喜歡看戲。原來有此緣故。當面不便說他。背地裏免不得有番議論。漸漸傳揚出去。倒盡聲名。楚雲聽馬夫與王家姆講話。雖不能字字清楚。也有幾句漏到耳中。奈因真有此事。不好發作。祇當做並沒聽見。由着他們講去。不過一個錢沒有開消人家。那些收帳的人。怎能散去。大是爲難。看看天光已經夜了。別個房間裏頭。擺酒的擺酒。碰和的碰和。異常熱鬧。自己房間裏。夏爾梅約着吃酒。恐他也要來了。看見了這一房間討帳的人。像甚麼兒。左思右想一回。在手上除下兩隻嵌寶戒指。又叫小玲開衣箱。拿了十幾件衣服。打了個包。到典當裏頭當去。這時典當門已關得久了。祇好當在小押當舖中。二錢不值兩的。祇當了五十多塊洋錢。拿回向各店夥分灑了些。餘約過節調頭的那日。一准付清。各店夥始勉強回去。恰好夏爾梅到來。楚雲歛愁爲喜。敷衍他吃了權酒。本想這夜留他住下。着實灌些迷湯。等到調頭之日。再好問他開口借錢。三五百不見得肯。一二百却是穩的。偏偏席散之後。來了一張請客條子。乃是杜少牧請他往柳纖纖家吃酒。楚雲叫他不要去了。爾梅說少牧難得請客。不可失了他的興致。一定要去。楚雲見阻擋不住。且自由他。祇叮囑他一坐樓面。即來叫局。爾梅滿口答應。誰知到了那邊。叫了別個。楚雲等到十二點鐘敲過。局差沒來。估量着樓面已散。歎了口氣。暗恨好好的。一個機會。又被當面錯過。本家蕭和貴。因楚雲尚有二百多塊洋錢。沒有交代帳房。院中打燐之後。又叫帳房先生上樓來催。楚雲實苦身無半文。惟有軟懇一法。說今夜真是沒有的了。調頭即在目前。多少到了那天。找結決不能少付一文。帳房仍舊不能做主。叫和貴親自上樓。楚雲又講了好些軟硬話兒。說本家照應得日子多了。索性照應到底。寬情這兩三天兒。最遲十八九調頭出去。那錢萬無少欠之理。現今人在你門口。

裏頭。何苦這樣追逼。難道我花笑桃二百多塊洋錢不值。和黃倒被他說得沒有口開。方樓客應了過節再算。下樓自去。楚雲等他下樓之後。見自鳴鐘已經兩點過了。不見得再有客來。分付小玲把洋燈吹息。悶昏昏的閉門安睡。祇因上了心事。翻來覆去了好一回兒。怎睡得着。在枕頭上盤算調頭的念頭。天明最好把西安坊接生意的黃三姐喊來。與他商議。央他多捐幾百塊錢。纔能出得這羣玉坊的門口。料來黃三姐萬無不肯之理。當盤算定妥。十六一早起來。便叫小玲到會香里黃三姐借的小房子內尋他說話。叫他快來。那知黃三姐到秋月樓茶館內去了。沒有遇見。小玲寄了個信。回覆楚雲。眼巴巴的望到十二點鐘敲過。方見三姐到來。楚雲大喜。請他坐下。正要開口與他講話。三姐氣憤憤的先對楚雲說道。先生方纔差人來尋。可是爲了調頭的那節事兒。這事本來付過定洋。一定百定的了。但我一個人。那裏捐得起一千多塊洋錢。內中尙爲兩個帮忙的人。一個姓何。一個姓陳。說定每人三百。一共九百洋錢下場。缺少再向本家取些帶擔。諒來足夠的了。這是你曉得的。不料今天一早。姓何的與姓陳的。在秋月樓叫我前去吃茶。姓何的說。節前答應三百洋錢。因在久安里內有腳生意。捐的也是三百塊錢。那先生一過了節。要嫁人了。這錢便可如數起出。放到此地。誰知客人變了卦了。沒有嫁成。那錢遂一時間起不出來。要叫我另想法子。姓陳的本來有個討人在百花里。上節因局帳收不甚起。短了二百多塊洋錢。節前答應的三百塊。此刻也拿不出了。至多祇有一二百塊洋錢好湊。我聽了這幾句話。好似半空裏起了兩個霹靂。因爲萬萬對不住你。與二人商量了好一回兒。說他們不應這樣失信。叫人怎能辦事。幾乎破起面來。爭奈二人真沒有錢。破了面也是無益。在秋月樓鬧了一場口舌。八點鐘吃起的茶。直至此刻纔散回家。後飯都沒吃。聽說你差人叫我。特來與你說知。這事真弄得攪不下了。你想怎樣是好。說完把個楚雲驚得如木雕泥塑一般。半晌開不出口。黃三姐見他沒話。反催他快些定個主意。或是仍在羣玉坊接連

下去。過年再調。或者再尋別個有力量的前來接手。楚雲按定了神。將頭搖上幾搖。道：「三姐你說出笑話來了。連下去談何容易。本家已經接了別人。房間那得有空。若說另外尋個有力量的節前付過定洋的人。說話尙還作不得准。此刻叫我那裏去尋。不是今天跌在你三姐身上。這事必須費你的心。與我一個了斷。姓何姓陳的拿不出錢。再找個姓張姓李的。明後天必得調頭出外。否則叫我如何過去。豈不是要急死我麼。」黃三姐道：「姓張的姓李的。找得出來。我也不來與你說了。正因後接手找不到人。我纔沒有法想。莫說你聽了這話。急得真個要死。我也急得儘够的了。」楚雲聽畢不答應。道：「照你這樣說來。難道我這事就罷了不成。那有這等容易。」黃三姐聞楚雲說出硬話。他又轉得軟軟的道：「容易也曉得不容易。無奈錢財兩字。一些兒勉強不來。我黃三姐並不誑你。認定三百塊錢。自然不少邊毫。旁人散了場子。一人怎再搭起來。你也得原諒我些。」楚雲道：「旁人我不認得他。祇認得你三姐。定洋也是你付下來的。倘然真把場子散了。且看你怎樣交代得我。」黃三姐故作躊躇道：「你的話果然不錯。我黃三姐也不是做弄人家的人。最好商量個善全之策。不過姓何姓陳的那兩個人。已是沒有商量的了。祇好待我去再找別人。今天祇怕回話不及。你且不要心焦。明天給你回信可好。」楚雲道：「明天是十七。可有了人。十八調頭出去。尙還算不得遲。倘然沒有人。豈不誤事。」黃三姐略略想了一想。道：「沒有人再想別法。你也得打點打點。看來不能靠在我一人身上。此刻我要去了。」楚雲一把拉住他。道：「去了幾時纔來。」三姐道：「說過明天。一准明天早上。楚雲道：「今天晚上可能再來一次。」三姐道：「今天斷來不及。楚雲無奈。祇得放他自去。小玲見三姐去了。端上飯來。楚雲怎吃得下。問王家姆可知調進來的先生。叫甚麼名字。幾時進場。王家姆道：「聽說是蘇州新上來的名字喚吳秀娟。現住客棧裏頭。明後天就要進來。楚雲又吃一驚。道：「明後便要進來。叫我怎樣來得及。」王家姆睜了楚雲一眼。並不接口。楚雲真覺有苦難言。也不與王家姆再說什麼。祇盼明天黃

三姐到來。但願他覓到了接手的人最好。覓不到。祇好與三姐拚命。要他想個法兒。誰知楚雲雖尚盼着三姐回音。三姐那裏是姓何的百花里生意上起不出錢。姓陳的討人收不起局帳。皆因十五那天。楚雲開銷不出各店家一切店帳。及本家處房飯錢菜錢。這事傳揚開去。當夜即被黃三姐聽見。細細的打聽一下。始知楚雲生意雖還不錯。祇因他喜做年紀輕的滑頭恩客。這一節漂了個不亦樂乎。又新近辦了一個戲子。夜間移樽就教。到他小房子去。這是做信人最忌最壞的事。莫說楚雲年紀已經大了。就是十七八歲鋒銜十足的人。犯了做恩客妍戲子兩件毛病。那生意也斷斷做不出來。這種人如何接得。思來想去。了一夜工夫。十六一早。到秋月樓茶會。與那些吃堂子飯的商量。也是楚雲的花運已倒。衆人異口同風。都叫他這個人莫去接他。還是丟掉了幾塊洋錢定洋的好。三姐遂奔至西安坊與本家計議。本家也叫他不要勉強。并說定下來的。馬上有人接租。不必放在心上。三姐始決定主意。捏出姓何姓陳的那番說話。去覆楚雲。其實姓何姓陳的多聽三姐作主。節前既經答應。那有到期拿不出錢的道理。皆因三姐不願此事。故而忽然決裂。三姐姓黃。排行第三。與姓何姓陳的同做此事。恰合了燈虎中踏雪格的一句蘇州俗語。叫做黃三河陣了。十六三姐覆過楚雲。祇因一時卸不乾淨。又許他十七再去。十七一早。楚雲便差大姐小玲去叫。三姐見他來得正好。索性一口回絕他道。銅錢銀子。乃是勉強不來的事。昨兒足足跑了半天半夜。實在找不到人。並不是我黃三姐不肯出力。這事祇好對不住你家先生。要他自做主意的了。小玲聽了這話。要央三姐同去回覆。三姐推說有事不肯。小玲祇得獨自回院。將話一一訴知。急得楚雲面如土色。馬上拖了王家姆叫兩部東洋車。趕到會香里。親自找尋三姐說話。已經出去的了。楚雲與王家姆坐着老等。同居的鄰舍來說。他是早出暮歸慣的。九十點鐘出去。必要晚間一兩點鐘纔回。你們如何等得。楚雲祇當沒有聽見。坐着不動。等到午牌已過。三姐真沒回來。但見小玲跑得喘噓噓的。

進來說道。本家叫你們快快回去。有話商議。楚雲尙待不走。王家姆因肚中飢餓。不肯再等。趁着小玲來叫。逼住楚雲回去。楚雲到這時候。真有些身不由主。任憑王家姆陪回院中。祇見房裏頭坐着幾個娘姨。原來是接吳秀娟生意的那班做手。秀娟今天要調進來了。楚雲還沒有調出。故找本家說話。本家因此事須問楚雲。始差小玲把他喚回。楚雲見了那一班人。臉上邊烘的一紅。免不得向他們點了點頭。却恨房中沒有一個地洞。最好頓時鑽了下去。免在人前出醜。那班娘姨見楚雲進來。含含糊糊的招呼一聲。却沒一個與他講話。祇央小玲把本家喚來。當着楚雲的面。問他究竟今天調與不調。又說我們做娘姨的。接了生意。已不得早做一天。可以多尋些錢。況且秀娟住在棧裏。諸事不便。不比在生意上調出來的。多耽擱一兩天。尙不妨事。大家必得原諒些些。本家聽定了話。把頭點上幾點。逼問楚雲怎說。楚雲平日雖甚機變。此時也覺一句話多答不出口。夾忙中忽又阿素上來。要向楚雲起還借洋。楚雲見了阿素。明知他近與自己不甚投機。究竟相處得日子多了。人有見面之情。頓時事急智生。暗想還是向他求一個救急之策。或者有濟。因即立起身來。叫了一聲素姐。一把將他扯至後房。淚汪汪的把黃三姐臨期變卦之事說知。要他今天救上一救。阿素微笑答道。我們姊妹是好姊妹。但你外間虧得大了。却教我如何救你。就是問我借的那幾個錢。本來決不催逼你的。無奈小紅這一節生意不好。你也曉得。目今自己要想用了。怎能够放在外邊。你心上須得明白些。楚雲道。你的錢實對你說。倒還不急。祇要有人掙了洋錢。自然不致落空急的。乃是本家處尙有二百多塊洋錢。未付與那些零星店帳。差不多也有二百塊錢。一時付他不來。怎樣調得出去。況且黃三姐連腳影多不見他了。調到西安坊的那一句話。十分中已有九分落空。要調叫我調到那裏頭去。吳秀娟的那班做手娘姨。却又是這樣要緊。素姐你想不是活活的要逼死我麼。可憐我要好姊妹。自從天津重到上海。除了你素姐尙有那個。今天這一樁事。祇能拜託在你身

上。我也沒有別的說話。祇和你叩一個頭。說畢。當真雙膝跪下地去。阿素沒防備着。拉也拉他不及。慌忙雙手扶起。因見楚雲這樣哀懇。竟動了個不忍之心。暫把起洋錢的意思。丟在一邊。要先替他出條出路。想了半刻多鐘。這又不是。那又不通。祇有尋個一綑的人。把他綑了出去。最是乾圓潔淨。但這人一時那裏尋去。自然免不得楚雲暫落帳房。方可慢慢的再替想法。否則斷沒第二條路。想罷。卽與楚雲說知。叫他趕緊回覆本家。今夜便住在帳房裏去。免到明天本家開口。更是沒趣。楚雲聞阿素說出落帳房一法。這是做信人調不出頭最不好聽的結果。心中初尚猶豫。後因除此竟無善策。暗暗歎了幾口冷氣。勉強答應。那本家處却因自己沒面說去。要央阿素代言。并要阿素允定他落了帳房。一准尋到個一綑的人。早些細他出去。阿素想既然要做好人。索性做到底了。遂叫楚雲在後房暫坐。親自跑至前房。與蕭和貴講明情節。說笑桃自願暫落帳房。讓後來的先生進場。和貴道。笑桃在帳房裏住。沒有要緊。但他幾時可以出去。必須有一個人與我保個日子。并保他出門時將錢一概算清。阿素道。自然是我作保。明後天准調出去。和貴喜道。素姐你肯保他。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既然如此。快叫他端整起來。阿素道。包在我的身上。馬上出這房間。你且下去。和貴向吳秀娟的那班做手娘姨說。你們聽見沒有。立刻讓還你們房間。那班娘姨答道。祇要這樣是了。我們大家去再來。遂與和貴一哄的下樓而去。阿素始叫楚雲進內。把東西收拾收拾。自己的十齊。拿到帳房裏去。王家姆與小玲的各人攔取回家。紅木床與玻璃櫃及棹椅各物。多向媒粧店家租來。差相幫關照店家取去。那消兩三點鐘時候。把個房間竟出得一件東西沒有。楚雲愁眉淚眼的退入帳房。那沒趣真是從來未有。這一天自從早起到晚。一點子沒吃東西。夜裏頭相幫的搬上半碟子黃豆芽。半碗冷的鹹菜豆腐。一碗冰冰冷的冷飯。叫他吃些。楚雲着在眼裏。悶在心頭。連筷也不會動得一動。祇顧眠在一張小榻上。歎氣也沒人去理會於他。直至院中打烊之後。阿素方纔進

來說有姓夏的姓卓的姓潘的三個娘姨。情願包你出去。明天早上前來看你。楚雲問可知是那個地方。阿素道。聽見是棋盤街。楚雲聞說落到么二裏去了。止不住又暗暗的流下淚來。阿素勸他一樣生意。分甚長三么二。祇好得過且過。將來祇要做得起色。仍好調到長三上來。楚雲也知事急依人。氣也無益。落了回淚。與阿素講些這一節。因收不起帳。纔弄到這個地步的話。阿素說他時運不好。始有這許多漂帳。客人。然一半也是自不小心所致。以後必須格外留神。纔是。楚雲默然。阿素因夜已深了。辭回小房子去。楚雲在帳房中似睡非睡的過了一宵。明天果然阿素領了夏卓潘三個娘姨到來。與楚雲見面。講了回話。當場說定一千四百洋錢。細他出去。飯後交洋。楚雲算一算開消已夠。答應下了三個娘姨。看楚雲雖然年紀大些。風頭尚好。么二裏去。一定可以做得出來。故而各人滿心歡喜。回去取洋。午後湊齊了數。交與阿素。由阿素轉交楚雲。出了三張借據。楚雲把借阿素的錢。先自還去。借據收回。又將本家處應找的二百多塊洋錢。也煩阿素交給本家。清了阿素的擔保。然後把店家零星各帳。一一算出。一家家多來取去。不過打了些些折頭。店家未免有些壞話。楚雲祇當沒聽見他。一千四百塊錢。頓時開消完畢。楚雲祇剩了一雙空手。夏卓潘三個娘姨。見他已把諸款付清。問帳房裏可有自己的衣箱零物。帶到生意上去。楚雲說祇有兩隻箱子。與些保險燈洋鏡水烟袋等零物。三個娘姨。遂叫相幫到來。一併取去。又打上一肩舊黑布轎子。便叫楚雲動身。楚雲別了阿素。無精沒采的登轎而去。從此墮落在么二妓院。又兼身負重債。恍如做了討人一般。半點子不由自己。做主受那脂粉地獄的罪。一日深似一日。後書再有交代。暫且按下不提。再說杜少牧中秋那夜。在新清和坊柳纖織家吃酒。乃由曾敏士做的新廣寒桂枝香席上。翻過去的。纖織尙是雛妓。近來生意甚清。那晚房中沒酒。故在樓面上。要少牧翻檯過去。做個場面。少牧起初不允。後因纖織再三相懇。說今天乃是節日。沒有棧酒。不但面子上說不過去。并且說不定撫蓄娘

明天責我。少牧可憐着他。方纔勉強答應。祇因在座客少。僅有戟三子。靖鳴岐。聘飛敏士五個。楚錦衣。毓秀夫等。另有應酬。並沒有來。謝幼安尚在蘇州未到。故而翻去之後。寫請客票到楚雲處去請爾梅。暗破了楚雲。要迷夏爾梅的迷魂陣兒。爾梅到了席間。本來尙要去叫楚雲。少牧勸他不必。爾梅遂叫了羣玉坊花好好。後又想起許行雲來。自從那天在花婷娉席上翻了面孔。沒有叫過。後來行雲屢次差娘姨到公館服禮。這事已算過結的了。今天何不叫他個後添局。看他來時怎樣。因又提起筆來。寫了一張二排。少牧看見。又想阻止。怎奈朋友間交情尙淺。不便多說。祇好由他。那知許行雲叫娘姨服禮。並不是心中改悔。爲的乃是中秋已到。爾梅不去。若不差娘姨前往過一過門。恐他不開消局帳的緣故。爾梅却把他當做洗心革面。居然盡釋前嫌。今夜又叫起他來。行雲接到那張局票。冷笑一笑。暗想夏爾梅真在那裏討死。前次這樣得罪着他。今日如何又叫我。既然他自願尋些苦吃。何不給他個空心湯團。索性顯些手段他看。怕他不整千整百的花幾個錢。主意已定。連轎子多沒有坐。叫個相幫擱着。并令小大姐帶了一隻胡琴。馬上來至席間。一見爾梅。便滿面天花的叫了一聲夏老。因見他身背後祇有一張骨牌。凳子花好好先叫先來。已被他坐了去了。遂與爾梅合椅子坐將下去。要把爾梅推在一邊。爾梅假意不讓。行雲趁勢坐在懷中。伸手更在他的腿上。暗暗搗了兩把。祇搗得夏爾梅連聲阿唷。體骨俱酥。合席的人見了。沒一個不暗中好笑。行雲搗了一回。聽爾梅氣喘噓噓的討了幾個饒字。方纔住手。少牧暗替爾梅叫苦。爾梅却甜津津的喘息略定。卽與行雲咬着耳朵。唧唧講話。行雲先把前天花婷娉席上不該無禮的話說了一遍。推稱那晚祇因被個客人騷醉了酒。纔有此事。醒來甚是懊悔。叫爾梅千萬不要放在心上。以後仍舊常來走動。爾梅此時已被行雲的金鐘罩兜頭罩定。任憑行雲怎樣打誑。句句信以爲真。回說那天你原來喝醉了酒。不然我想那有此事。自古說酒能亂性。大凡吃醉的人。怎能作得來准。祇要明白。

你是吃醉的緣故。那個再來怪你。往後自然依舊要來。行雲見爾梅果然受哄。笑微微的點了點頭。叫小大姐拿過胡琴。唱了一支劈破玉小曲。又唱了一支十杯酒。爾梅問他今天爲甚一唱兩支。行雲道。一支是罰我前天未唱。爾梅道。我要罰你多唱支曲子麼。還是罰你多做齣戲。行雲不等說完。假意伸手要打。爾梅又討起饒來。引得房間裏許多娘姨大姐個個大笑。行雲伸回了手。說不打你了。我要罰你今天是個節日。這裏散了樓面。快替我翻過去吃個雙槩。罰爾你幾天不來。爾梅向花好好一指道。吃樓酒沒甚要緊。怎奈先已答應他了。再翻祇怕夜分太深。明天吃。豈不一樣。行雲把臉一沈道。不來了。好幾天今夜。這個雙槩。你想逃得去麼。憑你翻到天亮。也要你去。爾梅見回不掉他。祇能與好好商量。可否改爲明日。好好雖然忠厚。這地方也不肯讓人。祇說已叫相幫的回到院中。交代過了。今夜怎能不吃。爾梅沒法。面約少收等席上諸人。先翻到花好好家。坐一坐。再去與行雲做個場面。少收等口中唯唯。心裏頭俱大不爲然。深怪爾梅這等年紀的人。不應爲行雲所惑。不惜精神。在花好好家翻了一槩。還要翻到那一邊去。分明須到天亮纔休。不是吃什麼酒。竟在那裏拚着老命。爾梅見衆人多允同往。心中甚是歡喜。催行雲先自回去。停回好好處。樓面一散。一定便來。好好留他與自己同行。立起身來。要走。行雲瞧好好是一個尖先生。品貌甚是妖媚。自己比不上他。莫要夏爾梅吃過了酒。被他吃住。不許出來。因與爾梅說。你要叫我回去。我偏不去。難道你那一邊去吃酒。不能帶局去麼。我跟着你一塊兒走。免你停回再來叫局。豈不甚好。衆人見行雲這樣勸着爾梅。明知爾梅在他身上。將來必有不可收拾之日。與叫着楚雲一般。恨不得立時提醒着他。無奈受迷的人。任你千呼萬喚。一時也醒不回來。何況此時不便說話。惟有依着他。先到花好好處翻了一槩。及至再要翻到許行雲家。大家不約而同的。俱說天已將明。一個不去。要爾梅自己覺悟。就此散局。那曉爾梅非常高興。竟會獨自前往。暫且按下慢提。再表杜少收與衆人在花好好

家出來之後。這幾天因他住在榮錦衣公館裏頭。錦衣那夜不在席間。少牧半夜三更進城去敲門打戶。未免許多不便。又兼吃了些酒。覺得懶於行走。心想自己叫的柳纖纖是個難妓。何妨借夜乾鋪。明天一早入城。因此步出了羣玉坊。慢慢的走至新清和織織院中。叩門進內。織織早已睡了。相幫的在樓下喊了一聲。客人上來。他從夢中驚醒。不知來的是誰。側着耳朵細聽。後聞少牧叩動房門。知道是自己做的。客人連呼大姐。阿小妹快快開門。却一時那裏叫得醒他。祇得在床上坐起身來。親自走至門旁。將門門拔去。輕嚙嬌喉。問了一聲。那個少牧見房門已啟。說聲是我。踏進房去。恰與織織打個照面。滿房月色中。照見他汗衫睡褲。媚態橫生。雖然尙祇十五六歲的人。薄睡醒來。別有一般撩人春色。不覺縮住了腳。心下擔驚起來。正是

花底已經醒蝶夢。

酒邊那敢肆蜂狂。

不知少牧既到織織房中。因甚擔驚受怕。將腳縮住。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半夕話喚醒柳纖纖

一場和跌倒花好好

話說杜少牧中秋那夜。一連吃了三椀花酒。結末從花好好家出來。因這數日住在城內榮錦衣公館之中。錦衣那晚不在席間。獨自一人入城不便。又因吃了些酒。懶於舉步。想起到新清和坊柳纖織家借夜。乾鋪明日進城。未爲不可。不料到得織織院中。叩門上樓。房中的人。俱已睡熟。織織聽得親自起來。開他進房。祇因那夜雖已中秋。天氣甚熱。少牧見他上身穿一件粉紅汗衫。下身繫一條淡湖色席法紗睡褲。這身衣服。甚是妖淫。頭上又戴着一條茉莉花條。這花乃是媚夜淫葩。殫人妖草。開門時一陣花香撲鼻。夾着些臉上的脂香粉氣。薰得人色授魂飛。雖則織織尚是難妓。此時覺得別有一種撩人之態。少牧已是個過來之人。反覺打了一個寒噤。站住了腳。定一定神。方纔跑進房去。織織那知他暗中留意。祇是吃

醉了。笑微微的叫了一聲二少。讓他進內。依舊閉好房門。與少牧一同坐下。要叫烟炕上睡的阿小妹起來。少牧止住了不許他叫。并推說有些醉意。自將長衣寬下。要到床上睡去。叫織織睡在後房。織織初見他不許叫應小妹。認做少牧別有意思。後聞叫他到後房去睡。又誤認做有意試他。古語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織織落在妓院之中。每日裏與客人說趣。調情。那情實豈有不開之理。又見少牧人才出衆。性格和平。年紀也還說大不大。那晚吃了些酒。臉上紅噴噴的。越顯得風度翩翩。竟有些情不自禁。等到他睡至床上。說聲可要我來陪你。竟也軟洋洋的眠了下來。少牧一見大驚。急忙坐起身來。把手搖上幾搖。連呼你來則甚。織織尙道是有意與他作耍。索性將身子一側。倒在少牧懷中。面對面的說我當真來陪你睡一回兒。幸虧是近數年的少牧。既有定議。又有定力。把世界上的妓女。一個個多看做如玉楚雲。見織織倒入懷內。急把他向裏床儘力一推。自己跳下床去。想起從前初做如玉。乃在端午夜間。那種擦雲撥雨的情態。也如今夜一般。那時偶然意動。不知花掉了多少銀錢。受盡了多少氣惱。如今怎敢稍涉大意。再罹綺劫。重困情魔。那織織却因少牧下床。始知方纔叫他後房去睡。是句真話。自己不該這般輕賤。祇羞得滿面通紅。乘勢向裏床一睡。連頭多不敢回將過來。少牧見了。又是好笑。又是可憐。暗想他本來人尙穩重。祇緣落在烟花隊中。纔把性質改變。還好的是天真未漓。既然尙有羞惡之心。何妨乘機勸化一回。使他成一朶火內青蓮。將來當有出頭之日。因含笑叫他起來。說有幾句話要與你講。誰知織織羞做一團。一言不答。少牧無奈。假意到衣架上。拿取長衫。穿了要走。織織始發起急來。掉轉身軀。將少牧一把扯住。問他到那裏去。少牧道。要我不去。你快起來。我當真有話問你。織織叫他仍把長衫脫下。方在床上坐起身來。那面龐尙如酒醉一般。紅得異樣。少牧叫他不必要羞。今夜這事。並沒有第三個人知道。我以後決不向人說起。織織低低的道。今夜真是我一時之錯。你肯不說出去最好。說起時不但我做不得人。

并怕撫著娘不得干休。少牧道：可又來。莫說你是討人身體。怎能幹得此事。就是自己身體。做女子的最妙是從一而終。青樓中雖然不比良家。寔不得真節牌坊。身子却也不可糟踐。你想是也不是。織織愈覺面紅頰道：你說的是金玉之言。自當緊記。但我今日原是自己不好。往後祇怕身在煙花。終不免有朝張壽李之日。即使自己要守身如玉。祇怕客人未必能容。你想世上有幾個見色不亂像你的人。少牧道：見色不亂四字。談何容易。標榜上那有此人。即如我今夜這番引避。也是強制之功。倘在三五年前。怎能強制得住。所以你們做妓女的。若存個愛惜身體的念頭。得能早嫁一日。便是早好一日。但願你拿定主意。放出眼光。竟到個當意客人。趕緊跳出火坑。最爲上策。況且年華易逝。別人不要說他。但看我做的巫楚雲。顏如玉兩個。當初何等鋒銳。此時人老珠黃。弄得漸形潦倒。這便是個榜樣。你須要觸目警心。休得忘了我今夜這番勸戒。那就身在花叢。終得頭回彼岸。不致後悔嫌遲了。織織聞了這一席話。連連點頭。頓覺心坎上大放光明。因其時天將破曉。坐在床中。身上祇穿一件汗衫。一條睡褲。未免太嫌單薄。況且少牧說了這些正話。覺得袒胸露足的不像樣兒。因急下床。取了一件舊熟羅衫。一條舊紡綢褲子。從容穿好。見少牧坐在床前。一張紅木單靠椅上。他到壁邊端過一張骨牌杌來。在少牧右邊坐下。問少牧身上可涼。可要添些衣服。少牧道：別的衣服沒有。祇有件長衫在此。織織到衣架上取來。替他披上。二人重復坐下。織織忽然歎了口氣。眼中幾乎流下淚來。少牧不知爲了何事。趕急問他。織織道：今夜你這番說話。怎不教人思前想後。觸起身世之悲。我柳織織今年說大不大。也已十五歲了。不幸幼年父母雙亡。寄養在惡叔家中。十三歲上被他誘至上海游玩。賣入娼寮。屈指今年。已將三載。雖幸撫著娘人尙慈善。並不十分凌虐。但一年年的混將下去。到得十七八歲以後。你方纔說做女子的最好是從一而終。我說祇怕狎客不容。如今想將起來。尙有撫著娘一關。到了這個時候。怎許我守貞立志。更禁得阿英姐等

那一班做手娘姨。似虎如狼。異常凶狠。近來生意略形清淡。他們已在撫蓋娘面前。屢次說是沒做過大生意的緣故。意欲揀一個有錢之人。逼我幹那無耻勾當。二少你想我往後的日子。尚能過得下麼。若說嫁一個如意郎君。一時間又誰來要我。可憐我一個好人。家兒女。將來不知道怎樣收場。說至此。淚波一湧。竟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少敏叫他止住了哭。把自己手中的一條白絲巾。替他將眼淚拭乾。婉委的又解勸他道。你看過京戲裏的玉玲瓏麼。梁紅玉也是個妓女出身。嫁了韓蕪王。名播千秋。戲裏尚有一齣。獨占那王美娘。何嘗不是妓女。嫁了賈油郎。秦鍾。一雙兩好。今古豈稱。這多是極易曉得的古事。可知做妓女的。祇要從良志切。能如梁紅玉般的夫榮妻貴。收成何等美滿。即像了王美娘。嫁個經紀良人。也不失了倡隨之樂。却切不可學那廣東戲。琵琶行中的花褪紅。徒傷老大。猶抱琵琶。慘憶前情。夢啼妝淚。你祇須牢牢記着這幾齣戲。就可當做佛家的醒迷寶筏。渡苦慈航了。至於你說娘姨逼勸。鴛母貪殘。阿英姐從前在顏如玉處。不知與那個娘姨做過替工。我故與他認識。由他幾次在途中請我。說現在新清和坊跟你。故纔叫起你來。曉得他是個極很極辣的人。不必再說。你的撫蓋娘。不知是誰。何妨與我說知。將來到得萬難自主的時候。倘有霸阻從良一切。我還可以替你指點一個絕妙生機。決不使你無出頭之日。你想好麼。纖纖搖首道。撫蓋娘是一個公館裏頭的姨太太。不在生意上住。并且瞞着公館主人。祇有禮拜六或禮拜日。私自到此片時。所以你從未見過。若問他叫甚名字。不說也罷。況且我講過他人。尚慈善。將來我真要嫁人。諒還沒甚阻擋。目今院中各事。多託着阿英姐等經管。倒是這一班人可惡。將來說不定多句話兒。那時你若在上海。再與你商議未遲。少敏點頭道。原來撫蓋娘待你還好。這也難得。你既然不肯說他名字。不說也罷。至於阿英姐等那班淫賤娘姨。本來堂子裏最造孽的。正是此輩。妓女一大半害在他們身上。客人却也有一大半害在他們手中。說起時。真覺令人可恨。纖纖向後面的小房。

間內睡了一眼道。輕口些兒。阿英姐睡在裏面。莫要被他人聽見。少牧道。阿英就睡在小房間內麼。你怎的方纔不說。我早知小房間有人睡着。果你沒有睡處。我已去了。織織道。當真要睡。難道不能與阿英姐在後房合鋪。說甚沒有睡處。如今天快明了。我們索性再坐片時。不要睡罷。少牧此時帶醉已醒。本想不睡。聽織織叫他坐到天明。正對了他的意思。彼此談談說說。甚是投機。少牧又半規半勸。尋些小說書上最易曉得的妓女嫁人典故。如郭英嫖院之類。說了一回。直講到日高三丈。阿小妹已經起來。二人尙說得津津有味。阿小妹見了少牧。甚為詫異。說二少乃是幾時來的。來得好早。織織看了他。祇顧好笑。少牧戲說此刻纔來。阿小妹有些不信。忙到後房想問阿英。阿英尙還酣睡未醒。因又跑出房來盤問織織。究竟少牧何時上樓。怎的一些不曉。織織說尙是昨夜到此。我會連聲叫你開門。你沒聽見。阿小妹道。房門可是阿英姐起來開的。我今天又要受他的埋怨了。織織道。房門是我開的。阿英姐也睡得正熟。並沒聽得。你莫着慌。阿小妹始歡喜道。既然如此。停回阿英姐起來。好先生莫說我夜間死睡。二少上樓叩門。是我開他進來。替我撒句謊話可好。織織假意答道。睡了叫不起來。誰來與你撒謊。且等阿英姐說你幾句。做戒做戒你的下次。阿小妹聽罷。呆了片時。不敢再說。在門角裏拿起一把掃帚。自己去掃地。少牧聽阿小妹要叫織織撒謊。想起夜間獨自進來。不要起了阿英姐的疑心。與織織有些不利。正好將機就計。因對阿小妹道。你真聽小先生的說話。停回我替你周旋過去。竟說房門是你開的。那就是了。阿小妹又快活起來。道好二少。你說了這一句話。照應得我。真是不小。若被阿英姐曉得我夜間不睡。真說必要埋怨。說不定還要告訴我娘。打幾下哩。少牧道。你娘可在此處。阿小妹道。在棋盤街么二裏頭。不在這裏。少牧見阿小妹這般懼怕阿英。知道他平日凶惡。暗替織織捏着把汗。可憐着他。好個柳織織。却從那夜少牧一番戒勸之後。拿定主意。不肯失身於人。要在孽海中做個完全女子。留心跳出火坑。此是後話。慢提。仍說

少牧口中與阿小妹講話。見袋內摸出一隻對時表來一看。不知不覺的已經七點半了。料着回到榮公館去。大門已開。當時立起身來要走。織織因他未用早膳。恐怕受餓。不叫他去。叫阿小妹分付相帶。到淮揚九華樓叫了一碗鷄絲麪來。請他點飢。恰好阿英姐起身。聽得房中有客人聲音。披着衣裳。趑着拖鞋。跑進房來。見是少牧。叫了一聲二少。怪阿小妹怎的不到後房關切一聲。冷淡客人。少牧道。我因昨夜喝醉了酒。二點多鐘來的。阿小妹開我進房之後。本要喚你。因你已睡。是不許他大呼小叫。休要錯怪了他。阿英姐道。既然昨夜酒醉。今天怎的起得甚早。何不再睡片時。織織笑道。二少他睡過覺麼。雖然說是酒醉。與我講了一夜的話。眼睛也沒有閉過。連阿小妹多是一樣。阿英姐道。二少可是嫌小先生的牀鋪騷亂。故而沒睡。少牧道。你在那裏說趣話了。小先生的牀鋪。說他騷亂。難道倒是大先生的反乾淨麼。那是我歡喜與他談談。因此沒有睡得。果他與阿小妹却也坐了一夜。心上甚是過意不去。阿英姐道。他們多是十四五歲的人。一夜半夜不睡。算得什麼。說甚過意不去。二少嘗真歡喜織織。緩天替他碰一場。和了你的心願。織織感情不淺。少牧聞阿英姐要他碰和。口內含糊答應。心中暗想。這真是妓院中的惡習。隔夜纔來吃酒。打了一個茶圍。便要打合碰和。怪不得織織生意日清。原來阿英姐敲剝太過所致。織織見阿英姐要少牧碰和。免不得也說了聲。二少果真幾時來碰。少牧又聽織織開口。知道他出於無奈。這和不能不碰的了。因說昨夜一夜沒睡。今天不必說他。明天晚上可好。阿英姐滿面堆下笑來道。祇要二少得暇。隨便什麼日子。多可。少牧其時。麵已用完。對織織道。一定明天來碰。此刻我要去了。織織不便再留。直送至樓梯口。方回。少牧進城安睡。織織也因天氣尚早。略睡片時。到十點多鐘。起身梳頭。阿英姐說他貪睡。嘮叨不已。織織那敢回答半句。祇能忍受着他。慢慢打算後來的日子。一天易過。明日少牧約了錦衣教士。聘飛三人。旁晚時果到織織院內。碰和。纔碰得三四副牌。圍了三個客人進來。乃是戟三鳴。

岐子靖。因少牧此次到申。從未在妓院內邀人。又過麻雀。今天戟三進城去訪錦衣。遇見榮升。說主人與杜二少爺到新清和碰和去了。戟三想新清和坊是柳纖纖。好不詫異。難道少牧又與纖纖要好。前天纔吃過酒。今天故又碰起和來。俗語說戒癮戒走。似這般走得熟了。莫要又蹈昔年故轍。做朋友的好不可冷眼看他。所以出城之後。約了子靖鳴岐。尋到新清和去。瞧瞧這一場和。少牧碰得可有意思。倘是偶然高興。與纖纖並沒交黏。不妨邀個人來。索性再碰一場。助助他的興致。若有迷戀之處。好趁他迷戀未深。大家勸他及早回頭。故此三人進得院中。少牧起身相迎。并要把自己碰的地方。讓他們不論何人接將下去。三人那裏肯接。子靖祇問既在此地碰和。爲甚早間不約我們。少牧碰完了手中的那一副牌。附着子靖耳朵。聊表說這場和。乃是勉強碰的。已經有了錦衣等三人。集成一局。因而不再約人。子靖尙慮他口不應心。與戟三等坐在一旁。細看房間裏與纖纖的舉動。見阿英姐等應酬一切。並不十分在意。纖纖更落落大方。絕無一些狎昵之態。始知少牧果是實情。並無邪念。看了一圈多莊。戟三問少牧可要寫張請客票到級陸棧。請毓秀夫來。再碰一場。少牧連稱使得。阿英姐自從戟三等進來之後。他見七個人碰一場。和莫說停回吃夜飯時。要費多少酒菜。就是紙烟瓜子等。也要多難爲些。心中很不遂意。今聽又要再碰一場。流水叫阿小妹送上請客票去。頓時眉花眼笑起來。戟三提筆將票寫好。付與阿小妹交代。相幫請去。不多時相幫回來。說毓大人不在棧內。戟三聽了。說秀夫不在。再請那個。少牧道。可到許行雲。或是花好好家。請夏爾梅。此人甚是高興。戟三遂又每處寫了一張。分付相幫快去快回。相幫諾諾連聲。如飛而去。少頃又回覆道。夏老自己在花好好家碰和。不能來了。戟三等正想再請別人。祇聽相幫又喊了一聲。客人上來。並非別個。恰是秀夫。他在外間回棧。見了請客票。馬上就來。衆人說他來得正好。就此入局。祇因少牧等已經扳過位了。第二場祇碰四圈。免得參差過久。碰完之後。結好了帳。少牧當場付了二十

四塊洋錢頭錢。阿英姐照例說了句二少爲甚這樣要緊。又說對不住各位大小。將洋收下。端整夜飯。請衆用畢。各自散歸。不必絮表。如今且說夏爾梅在花好好家碰和。戟三寫請客票去請他的時候。其實正在吃酒。尙沒有碰。這一棧酒。因中秋那夜。爾梅在許行雲處吃了雙棧。被阿珍知道。等他去打茶圍時。叫黃家姆敲出來的。說行雲處吃的雙棧。爲甚明欺好好。一定要他補吃一棧。爾梅回稱行雲是大先生。故吃雙棧好好尙是個小先生。一棧已是不待虧他。黃家姆笑道。小的不會大起來麼。你今夜當真補吃棧酒。包你今夜就大。爾梅是個見色便迷的人。況好好處做得日子久。一直祇曉得他是小先生。沒有法想。今聽黃家姆語出。有因噎着張嘴答道。你這話算得數麼。果然算得來數。這一棧酒。我何妨馬上就吃。黃家姆道。言出如風。那有算不得數的道理。夏爾梅道。既然如此。可拿請客票來。黃家姆見他入港。不勝之喜。立刻催他寫票請客。果真吃了棧酒。客人多已散了。夏爾梅坐着不去。黃家姆說天色尙早。夏老何不再碰場和。爾梅對粧棧上自鳴鐘一看。道。十點多了。碰甚麼和。黃家姆道。好好這麼樣一個先生。難道吃了棧酒。就跌得倒他了麼。起碼再替他碰一場和。爾梅道。這是你方纔自己說的。祇要我補一棧酒。黃家姆道。那是與你頑笑罷了。么二裏的先生。有句俗語。叫六跌倒。尙要破費六塊洋錢。好好是個書獃。一棧酒祇花十二塊錢。便想把他跌倒。怎樣說得過去。爾梅聽了。心上有些不甚舒服。說起醋話來。道。我在他的身上。也不知吃過多少棧酒。碰過多少場和。難道沒有花錢。本想估個頭籌。如今聽你說來。頭籌已彼他人估去。不惱也就够了。怎又這樣爲難。黃家姆含笑答道。從前是從前的事。今夜必得再碰場和。頭籌雖被他人估去。誰叫你這幾天自己不來。不能錯怪人家。今天可知道尙是二籌。你若不是個老客人。祇怕一和一酒。還沒有這樣便宜事情。爾梅道。二籌祇怕不見得麼。黃家姆道。騙你不是個人。你一向信我說話老實。怎的今天疑起我來。爾梅始瞧着好好回酸作喜道。頭籌也罷。二籌也罷。本來碰一場和有

甚大不了事。不過碰起來夜太深了。況且請客費事。這麼樣罷。你們把棧子扯開。大家挖兩圈花。算一場和可好。黃家姆道。好好有人來叫堂唱。怎樣爾梅道。有人叫局。我們就停。黃家姆道。輸贏可算。爾梅道。算幾塊錢。輸贏也好。黃家姆道。一角洋錢一百道。我來贏你幾十塊錢。爾梅道。倘然你輸。可有洋錢給我。黃家姆道。怎麼沒有。爾梅道。好好與阿姐賭得起麼。黃家姆道。他們兩個那得有錢。自然輸贏多是你的。爾梅道。我三個人贏你一個。難道怕你。黃家姆笑道。這是拿不穩的說罷。正要叫阿小妹把棧子扯開。平戰三忽來請客。相幫把請客票從樓窗口小籃子裏吊將上來。阿小妹接與爾梅一看。見是少敏在柳織織家碰和。不好意思不去。要想自己去碰了兩圈。往後叫黃家姆代碰。黃家姆今夜那肯放爾梅出門。所以一口替他回絕。說爾梅自己在此碰和。爾梅沒法。由着黃家姆怎樣做弄。黃家姆見把棧子扯好。一樣叫相幫起過手巾。大家坐下去碰。不過四角沒點洋燭。茶几上不裝盆子。碰到十幾付牌。好好有堂唱來了。黃家姆將牌一推。馬上就停。爾梅把籌碼一結。恰是黃家姆輸了十幾塊錢。故意伸手問他要拿。黃家姆笑了一笑。揚的打了一記手掌道。虧你說得出來。爾梅道。你不把贏錢給我。我在和錢上頭劃扣。黃家姆道。和錢是小先生的。今天本來不問你要。二人扭結固結。好好堂唱去了。黃家姆叫粗做娘姨進來。把棧子排好。收去牌碼。爾梅始在身畔拿了三十塊洋錢。鈔票出來。點一點數。交與黃家姆道。十二塊錢。乃是和錢。餘下的算做下脚。你一齊收下了罷。黃家姆滿面堆下笑來道。怕你今天不拿出來。雙手將鈔票接過。把二十五塊袋在身邊。五塊放在檯上。夏爾梅道。碰和下脚。向例四塊。怎的多一塊錢。可是要叫人到錢莊上充麼。我身邊也有現洋。不必充去。口說着話。伸手又在衣袋之內。挖出幾塊錢來。黃家姆夾手拿了兩塊。說替你把夜廂下脚湊齊了二十塊罷。餘多不要你的。若說碰和下脚。住家本是四塊。包房間却要五塊。內中多一塊錢。乃是給帶房間相幫的。我們前幾節原是住家上節起是包房間了。難道你還

沒有清楚。這鈔票他們拿到賬房。自會去分。不必一定要給現洋。爾梅道。原來如此。我真有些弄不清楚。黃家姆笑了一笑。將五塊鈔票。叫粗做小大姐交代下去。兩塊現洋。向自己身旁一袋。又叫爾梅把餘洋袋好。好好堂唱已回。爾梅說他好快。黃家姆道。今天是你與好好的吉日。他怎得不趕緊些些。好好聽了。假意不答應。黃家姆向他橫了一個白眼。黃家姆道。你不要向我橫甚眼睛。夏老端整着二百洋錢小貨。你可問他要去。講完。又向爾梅說道。夏老可是有的。爾梅不防他說出這句話來。一時沒有回答。祇得說小貨自然有些。黃家姆道。如何。我說夏老至少二百塊錢。再少也拿不出來。爾梅聽得爲數太大。定一定心。對好好道。我明天給你五十塊錢花錢。不要聽黃家姆的胡說。黃家姆道。五十塊錢。他要你麼。我說二百塊錢小貨。你估的尙是二籌。並不算多。怎樣說我胡說。爾梅說出句趣話來道。我每夜見老北門新北門小東門一帶。挨城門進出的人。一個錢多不要花的。怎說要我二百塊錢。五十塊尙是不夠。黃家姆聽爾梅與好好說起。對着好好笑道。夏老把你當做城門。你還不要搗他幾下。好好果真跑至爾梅身畔。一連搗了數把。祇搗得爾梅幾根老骨。寸節多酥。當時一口答應了一百塊錢。黃家姆說他敬酒不吃。喜吃罰酒。叫好好用力再搗。爾梅又答應替好好另外免一隻嵌寶戒指。方纔放手。那時已是一點鐘了。院中打烊。黃家姆叫粗做娘姨關了房門。息了自來火燈。阿招姐替好好卸了頭上簪插一切。大家別過爾梅。多到後房安睡。爾梅此時樂不可支。應了古人一樹梨花壓海棠的那一句詩。明天却被許行雲曉得。祇因夏爾梅年紀雖老。甚肯花錢。不由不吃起醋來。正是

多財能使紅顏妬。

奪命可憐白髮催。

要知行雲怎樣吃醋。能將爾梅把好好處吃斷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許行雲央媒說嫁

錢少恐瞞母冶遊

話說夏爾梅答應了花好好一百洋錢小貨。一隻嵌寶戒指。并花了二十洋錢下脚。在花好好處住夜。他做好好已好幾節了。好好做大先生也非一日。怎的從前沒有落過相好。這天方纔下水。內中有許多緣故。一則夏爾梅是個瘟生。騙他好好是小先生。從來沒疑過心。二來阿珍與黃家姆見爾梅做得相好甚多。好好人太忠厚。倘被爾梅佔着身子。好好一定做不過人。還是推做沒有梳攏。能把爾梅吊成火熟。三則爾梅當梅氏未死之日。不能在外常常過夜。有相好的地方。走得並不十分親熱。好好並不十分冷淡。樂得瞞哄着他。如今却大不是了。梅氏一死之後。爾梅先與楚雲鬼混。後來楚雲調到么二上去。許行雲放出平生本領。吃住了他。這幾時鎮日鎮夜的住在行雲那邊。別的相好地方。不許他去。阿珍黃家姆消息甚靈。得着了這個風聲。二人留心商議。黃家姆說。好好這一下不能再講他是小先生了。依了我的主意。等到爾梅有日再來。不妨用些手法。鉤住了他。把他留上一夜。好歹拿他一百八十塊錢。這是穩的。留得好。索性多留幾日。自然尚有後望。倘然好好沒有本領。一夜之後。留不住他。由他去再做別人。第一夜的一百八十塊錢。不是到手了麼。阿珍贊他真好算計。那天爾梅到院。黃家姆纔如法泡製。那知爾梅住得一夜。已被許行雲打探出來。因他這幾夜行雲處去慣的了。那夜行雲不見他來。甚是疑心。馬上差人四下探聽。並不是愛爾梅年老。愛的是他手內有錢。倘被別人做去。再要收他回來。便覺費事。況且自己曉得色技平常。外間比他勝幾倍的信人。不知多少。怎得不格外留神。怕他做了別人。把自己丟在九霄雲外。差出去那個打聽的人。乃是一個能幹娘姨。名喚阿月。此人甚是能言舌辯。隨便什麼事情。多能探得出來。乃是八月半節後新進來的。行雲處攔着三百洋錢帶攏。自然替行雲辦事。比乘更覺切心。當夜竟被他在好好的樓下房間內打聽出來。果然爾梅住在樓上。花好好處。立刻回院。告知行雲。大家商量一個辦法。行雲聽夏爾梅在羣玉坊花好好家。又驚又喜。驚的是爾梅無緣無故。忽地跳槽。喜的是花好

好最是誠實。做不來客。爾梅一定走得回來。當夜並無別話。次日日未過午。行雲起來喚醒阿月。叫他快
到好好家去。阿月道：好好家去做甚。行雲道：你與夏爾梅說常熟的大老爺到了。有句要話。現在我處等
他。叫他快來。阿月躊躇道：祇怕去不得罷。雖然好好是個好人。他房裏黃家姆何等利害。你曉得的。這一
去。豈不被他衝到個鼻塌嘴歪。說尋客人。那有這樣尋法。此事斷使不得。行雲道：據你說來。難道任憑姓
夏的住在那邊。我們從此不要做他不成。阿月道：不要做他。那有此事。必須想個善全之策。方可弄他回
來。行雲道：怎樣個善全之策。阿月道：祇要他踏出花好好的門口。這又何難。停回到大菜館去吃飯。央人
寫張請客票去請他。名字祇寫一個知字。旁邊再寫有話叙談。立等入座。幾個小字。並圈上幾個密圈。他
接了這張條子。那裏想得到是我們的一定疑心在朋友身上。包你立刻就來。但他既到大菜館之後。如
何把他弄回院中。如何使他不。再做好好。那就很費心思。很費周折了。行雲點頭道：到大菜館去請他
出來。真是一個妙法。比你自己去。果然乾淨許多。若說他到了大菜館中。怎樣弄他回院。我想爾梅這
人。向來他兩隻耳根。好似棉花做的一般。祇要說上幾句。不怕他不跟了就走。至於往後使他不好好。
幸虧好好那般手段。諒來我還够得上他。阿月搖頭道：不是這樣說的好好。是阿珍的討人。又有黃家姆
在房指撥一切。你怎能够估得到他。若然依我看來。祇有一個法兒。或可吃住爾梅。并好弄他兩三千銀
子到手。但不知你心下甚樣。行雲道：是甚法兒。阿月道：爾梅不是正妻已死。口口聲聲想要討一個人做
塾房麼。你最好趁此機會。祇說情願嫁他。叫把債項還去。跟他到公館裏住上一月半月。恁一個搭。尋個
機會。走了出來。豈不是好。行雲聽罷。頓時大悟道：此計甚妙。我怎的想不出來。一准依計而行。快些收拾
收拾。你我同到大菜館去。阿月道：你又來了。此刻纔祇十點多鐘。爾梅向來睡慣晏朝。怎會起來。我們趕
到大菜館去做甚。況你要幹這事。怕你說鬼話說不甚來。難免露出馬脚。必須想個姓夏的親朋友。記

他做個媒人。將來嫁去之時。更由我跟你同去。那幾萬妥萬當。行雲道。將來你跟我過去。自不必說。此時要找我個姓夏的朋友。那裏找去。阿月低頭想了片時道。有了。有了。要做媒人。除非託包大少。但恐此人非錢不行。必得向他許些願心。行雲道。是那個包大少。阿月道。前天夏爾梅在此碰和。不是有個姓包的來找他麼。此人我曉得他的來歷。乃是從前西公和萬金花家客人。包龍光的族房兄弟。名喚祖光。起初在龍光家中管理賬目。後來龍光倒了。他失了業。專替人買賣地皮。做中作保。尋幾個錢。將就度日。說話却甚來得。做事也甚光鮮。所以外人替他起了一個混號。叫包做光。隨便什麼事情。到了他的手中。可以包你做光大吉。不過爲人心很。見了錢。如蒼蠅見血一般。不肯輕易放過。此事若請他出力幫忙。許他事成。重謝包管一說。一靈萬無不成之理。行雲道。事成謝他多少。阿月道。起碼給他個二八提籃。行雲道。二八提籃。一千塊錢。他要拿去二百。不太多麼。阿月道。羊毛出在羊身上。頭。譬如你要弄姓夏的一千。弄了他一千五百。也就够了。行雲點頭。說他講得不錯。又問包祖光住在什麼地方。怎樣尋他講去。阿月道。此人每日四點鐘後。必在昇平樓開燈。祇要你主意定了。我會找他去說。行雲大喜道。但願姓夏的肯來鑽這圈套。我有甚主意不定。停回你且找尋姓包的去。阿月含笑答應。二人商議已定。行雲叫梳頭娘姨。取出梳具。梳好了頭。時光已近十二點了。纔與阿月到海國春大菜館去。央侍者寫了一張請客條子。到花好人家去請爾梅。這時候爾梅方纔起來。因覺身子疲乏。在煙炕上吸了兩口洋煙。黃家姆正要叫他隨意點幾樣菜。與好好一同吃飯。樓下相幫的。從小籃裏邊上一張請客票來。黃家姆要想把他捺起。回說不在這裏。已被爾梅看見。問是那個請客。請的是誰。夾手接來一看。見海國春有人請他。具名是個知字。旁邊又寫着有事面談。千萬速來。暗想這是那一個人。曉得我昨夜住在這裏。真是奇怪。黃家姆見爾梅沈吟不語。問他去也不去。爾梅道。票頭上寫着有事。不去祇恐不好。回他馬上就來是了。黃家姆聽說有事。

不便阻擋。依言回覆請客之人去訖。爾梅懶洋洋在烟炕上坐起身來。叫黃家姆取過馬褂穿好。對好好說。昨天許你的一百洋錢。一隻戒指。晚上帶來。好好把頭點上幾點。別的不說甚麼。祇說了句晚上一准要來。爾梅含笑出房。黃家姆送他下樓。千叮萬囑他早些便來。遲了好好一定盼望爾梅答應向外。黃家姆在他的小辮子上暗暗拔了一根辮線。拿回房去。交與好好。叫他縛在指上。將戒指罩在外面。說是縛了這一根線。能把客人的心思縛住。不向別人轉甚念頭。乃是妓院中壓勝之法。與俗傳將襪布夾灰塗在食物之內。使客人吃下肚去。可以熱血搭心。把愛情用在一人身上。同一搗鬼。其實俱是一無交代的事。休要提他。再說夏爾梅出了院門。從羣玉坊到海國春。祇有半條街。仁里弄堂。並不坐其車子。一步步踱將過去。剛到海國春的門口。聽得洋臺上有人叫了一聲夏老。擡頭一望。乃是阿月。暗想難道行雲在此。那有這樣的早。一定是請客的那個朋友。先在行雲院中請過。沒有請到。纔想起好好那邊寫條再請。却先把行雲叫來。要使二人吃醋。因急跑上樓去。要看看個明白。究竟是那一個人在此弄這許多神通。誰知上樓一看。祇有行雲與阿月兩人。並無別個。不覺呆了一呆。問二人幾時來的。行雲板着面孔。一言不發。阿月道。我們來得久了。怕你昨夜辛苦。不敢早來請你。爾梅聽了此話。硬着頭皮答道。昨天因碰了場。和夜太深了。在好好處借了一夜乾鋪。不要冤枉人家。行雲冷笑說道。借的因是乾鋪。此刻放你出來。若然是個濕鋪。祇怕像黃浦中起了大潮。不知把你衝到那裏去了。還能够見你面麼。爾梅尙想強辯幾句。阿月暗暗搖首示意。爾梅遂不復再言。祇問二人吃甚酒菜。行雲道。你昨夜快活。今天應該多吃些酒。多用些菜。我們肚子裏頭。氣也氣得飽飽的了。還要吃甚東西。爾梅聽行雲句句氣話。祇得央阿月勸他。阿月假意向行雲說道。大菜間不是講話之所。多說怎的。況你一早起來的人。點水也沒有。下肚。我真有些看不過去。多少吃幾樣菜。大家回去再說可好。行雲不答。不肯點菜。阿月替他說了幾樣。叫爾梅開好。

菜單。自己也點了一客鮑魚雞絲湯。一客蝦仁蛋炒飯。爾梅再要他點。阿月說吃不下了。爾梅替他又代點了一客禾花雀。一客捲筒魚。說這是吃不飽的。無非吃些鮮味罷了。說畢。將單交與侍者。侍者接來一看。見爾梅尚沒有點。問他吃些什麼。爾梅笑道。我真被他們纏昏了。菜多沒點。這麼樣罷。照第一張菜單一樣做罷。侍者又問用什麼酒。爾梅叫他拿三杯口裏沙來。侍者答應自去料理。爾梅席間。尋些閒話與行雲兜搭。行雲不去理他。爾梅甚覺乏趣。幸虧阿月在旁敷衍幾句。尚不至沒有落場。草草吃完了菜。行雲起身便走。爾梅取簽字紙簽過了帳。跟着阿月下樓。情情願願的一同回至院中。行雲這纔發起潑來。把爾梅像晚娘埋怨。兒子一般的。很很說了一番。將他藏在房中。不許出去。好笑爾梅若大年紀的一個人。妻子在日。管他不住。偏偏遇了行雲。竟是服服貼貼的。不敢略強一強。那天足足在房內坐了一天。并向行雲賠了許多不是。到得上燈以後。想起答應好好的。一百塊錢一隻戒指。必須送去。要想向行雲掉個槍花出外。行雲那裏許他。挨到八點多鐘。行雲堂唱去了。却留阿月在房陪着。其時來了一個客人。在外房找夏爾梅。阿月差小大姐出房去問他姓甚。那人回說姓包。原來是包祖光。日間阿月到昇平樓看他。與他講明一切。約定此刻前來。阿月聽是祖光到了。連忙接進裏房。祖光見了爾梅。先說了幾句套話。漸問他近來晚上。可是天天回府。尊夫人故世之後。可曾另續良緣。爾梅道。晚上有時回去。有時住在外邊。若說續娶一節。一時深苦沒有當意的人。故而尚未。祖光道。不是我兄弟多口。俗語說無婦不成家。何況老哥這樣家計。雖然世兄大了。若沒個夫人掌管。究竟諸事不便。但我不怕老哥發惱。老哥有了年紀的人。真要續娶。必得娶一個心上人兒。方可知心合意。魚水和諧。不致有甚意外之事。切不可誤聽媒人。娶了個七騾八躑性。情乖戾的女子。那時後。悔莫及。你想此話是也不是。爾梅點首道。正爲這個緣故。因而尚未娶成。阿月聽了。便笑嘻嘻的插口說道。夏老要討那一等的人才。譬如我家先生。情願嫁你。你

可合意。祖光也笑嘻嘻的答道。這話你不過說說罷了。先生真願嫁與夏老。我來馬上替他做媒。夏老那有不合意之理。阿月道。包大少你認我是說說罷。你不曉得先生與夏老的交情。別的不說。他就是昨夜夏老一夜沒來。住在花好人家。先生足足的守了一夜。沒有睡過。守到天色大明。想是決定不來的了。嗚嗚咽咽的哭了一回。怪夏老不該這樣負心。後來歎了幾口冷氣。走到煙炕上面一坐。私自取了客人吃剩下的半盒洋煙。向口便吞。幸我在旁眼快。急忙夾手搶住。當時不但嚇得個魂飛魄散。并勸到個舌敵唇焦。直至答應他。今天一定尋到夏老。方纔息下這個念頭。包大少你想。先生若然不要嫁他。昨天那有此事。我要說說怎的。這一席話。祇說得爾梅信以為真。口呆目瞪。暗想。今天怪不得見面之後。行雲一句話俱沒有。原來合着一肚子的鬱氣。真是對不住他。祖光却眉飛色舞的道。阿月。你這些話。可是句句實言。停刻行雲回來。我要細細問他。若然真有此事。我一定來做個媒人。包使夏老娶了回去。說罷。向着爾梅賀道。爾梅叔。難得你老人家好雙法眼。做到這樣相好。不要豈不辜負了他。怎樣說得過去。爾梅閉言。嘻起了幾根花白髭鬚。祇顧點頭含笑。祖光料着入彀的了。祇等行雲回院。與二人牽合攏來。便好於中取利。隱隱賺他幾百洋錢。等至十一點鐘敲過。行雲回來。却帶着一個客人。一同上樓。此人年紀二十向外。面色焦黃。連頭髮眼珠。也是有些黃的。身上穿的是櫻色縐紗夾衫。元色縐紗夾馬甲兒。足登長雙襪布鞋。看來甚覺土氣。決不是本地客人。行雲與他上樓之後。先叫他在外房坐定。然後自己進房。見了祖光。使個眼風。把他約至後房。又令阿月叫夏爾梅也到後房去坐。始將外房那個客人。統了進來。又把爾梅與包祖光兩個統到外房。爾梅不知爲了何事。祖光也覺莫名其妙。行雲將裏房那個客人安頓好了。方纔跑至外房。與爾梅說裏房那人姓錢。乃是蘇州新近來的。今天要來吃酒。故與你掉個房間。吃完了。一定就去。不知你心上惱麼。爾梅道。說明了。我惱甚麼。行雲道。我本來那一件事不與你說。不像人家

瞞過了我在外住夜。爾梅道：你又要說住夜了。這事包大少俱已知道。總是我的不是。不要說罷。包祖光道：正要問你。昨夜夏老偶在花好好家住夜。你怎的便要吞起煙來。行雲假把面孔一板道：這話是那個說的好。端端吞什麼煙。祖光目視阿月。行雲又假意要與阿月尋事。阿月往裏房去了。祖光叫行雲坐下。對他低低說道：這一件事。我與夏老多已知道。不必隱瞞。夏老人非草木。更曉你是一片血心。理想把你拔出火坑。你心上到底甚樣。行雲聽罷。歎了口氣道：此刻我裏房尚有權酒。不是講話之時。且等那姓錢的吃完斷命羹飯。打發他出去了。慢慢再與你說可好。祖光道：此事本非一兩句話講得完的。你且把姓錢的開發之後。再說也好。我與夏老准在外房等你。行雲道：如此最妙。我暫時要到裏房去了。夏老交代與你。千萬不可放他再到花好好那一邊去。祖光道：那個自然。儘管放心。行雲遂移步進房而去。聽他催那姓錢趕緊請客。等到客人一齊。馬上入席。及至席散。爾梅祇道那姓錢的就要去了。誰知聲息全無。不知在房中幹些甚麼。盤問阿月。祇說姓錢的喝醉了酒。要吸洋煙。行雲在炕上裝煙。却又沒有煙香。聞到約有半點多鐘時候。方聽行雲送客出房。原來房中姓錢的名喚少愚。不是別人。乃前集書中木瀆人錢守愚之子。自從守愚死後。辛苦幹下一番家事。祇有少愚一子。自然多在他掌握之中。他的母親嚴氏年紀老了。管不得兒子許多。祇好由他怎樣。那少愚雖然生長鄉間。祇因自幼看見家中有幾個錢。便很有些執持習氣。與乃父大不相同。乃父一生擔節。少愚却一味浮夸。乃父布衣粗食。少愚却穿的是綢。吃的是油。祇恨鄉間沒有好衣。沒有好菜。守愚在日曾到上海。除了被計萬全騙詐過一次。虹口賭錢很輸過一次。其餘不肯花錢。住客棧是住的小客棧。看戲是看邊廂。嫖妓是嫖的花煙間。雖然許行雲彼時也會去過幾次。却捨不得吃酒。種和無非叫幾個局。打幾個茶圍。已算是大闊的了。少愚却滿心要到上海做個闊少。自從父死之後。便起下這條心思。把每年收的租米。到蘇州去糶與行家。換了洋錢。託人換了許

多鈔票。私自積蓄起來。竟積了一兩千塊。這年隨着老母。仍把到蘇州去糶米爲由。叫一隻小船。裝了百來石租米。先至蘇州糶去。便一溜煙坐了小火輪船。到得上海之後。住在鼎陞棧中。遂把那些鈔票來盡情使用。今天馬車。明天大菜。後天看戲。再後天聽書。凡是洋場好頑的頑意。無一沒有頑到。祇恨缺少一班和綢的朋友。遂天天在茶館煙間裏吃茶開燈。認識幾個。內中有一個姓方的。是前集書中方端人之子。名喚又端。他父是個道學先生。在也是園看見少敬穿了一件汗衫。尙說他不該這樣打扮。如今端人死了。又端却大反所爲。一味的在吃着嫖賭四個字上晝夜考究。手中沒有現錢。靠了他老人家的方正牌子。到處對策哄騙。被他對策哄騙的人多。認做端人在日。管教得兒子甚好。斷乎不至荒唐。所以相信着他。那知世人管教子弟。與其自幼束縛。還是使他略爲放蕩。嘗嘗世味。見見世情的好。方端人祇因管得又端太嚴。從小沒些閱歷。遂致他父死之後。弄得不可收拾起來了。錢少恐在煙館之中。遇見了他。彼此覷面恨晚。竟成了個生死之交。每天必在一處。少愚到了上海。本來要想嫖妓。正苦沒人做個鄉導。自從結識又端。遂由他領至許行雲家。做了行雲。那知從前是老人家做的。行雲並沒說穿。少愚也祇當沒有曉得。前天吃了一個雙棧。已經有過相好。這天又去吃了棧酒。自然又想住在那邊。行雲見他吃酒時。開消下脚。向身邊掏出一大包鈔票。檢了一張。估量着甚是有錢。第一夜錯認他與老子一般。算小。祇抄了三十洋錢小貨。真是便宜了他。今夜怎肯輕輕放過。又因外房約着爾梅講話。不便再留少愚。遂與阿月商量了一個兩全之策。席散後。先把少愚調得火熱。留他睡了一回。要了他一百洋錢鈔票。然後說外房那個客人。就是方纔把大房間讓與你的。他有一個朋友。明天要天津去。天亮開船。故要擺一棧酒。替他餞行。要你把大房間讓還與他。不知你心中可願。少愚嫖字裏頭。本還不甚在行。祇道客人既要在房擺酒。應得讓來讓去。因說我來讓。他很好。行雲見少愚如此好說。猜到他不是內家。索性再與他商量道。

我瞧他們這一椛酒。必須吃到天亮上船。你在外房。豈不寂寞。我想你還是回棧安睡。免得陪着別人熬夜。明夜早些再來可好。少愚聽要叫他回去。沈吟不答。阿月道。錢大少住在後房也好。何必叫他回棧行雲道。你不曉得他們吃酒很鬧。大少住在後房。怎睡得穩。我因愛惜他的身體。故要叫他回棧將息。明夜再來。我有一肚子的說話。要和他說。今夜不是講話的時候。豈不自白的磨滅這一夜工夫。少愚道。你有甚話要說。此刻可與我略說數句。行雲附耳答道。我心中有着這一個。明夜有話與你細說。不是一兩句講得完的。此刻你回去睡罷。坐在這裏熬夜。我真有些替你心疼。少愚聽他說出這些肉麻話來。祇覺得心花大開。那有不肯依從之理。因此點首不迭。口中連說我去我去。立起身來要走。行雲却偏又扯他坐下。喚小大姐倒了一杯熱茶。親手遞至少愚唇邊。到他吃下。笑了一笑道。包你出去沒事。你去罷。明天晚上。一准早些便來。少愚噙開着嘴。心滿意足的出房下樓而去。房間裏人伏臘行雲說他真會打發這曲辦子客人。阿月笑道。曲辦子的客人。祇有這樣辦法。祇要摸准他的性度。隨便什麼槍花。多好向他掉得。莫說姓錢的。尙是初到上海。就是常在上海的人。打發他也甚容易。行雲也微笑道。本來曲辦子客人。最是好做。如今他已去了。我們莫講閒話。快把房間收拾收拾。叫外房那兩個來罷。祇恐夏爾梅心多焦了。阿月道。怎麼不是他。一連問了我好幾次。你在裏房做甚。我祇說客人喝醉了酒。你在炕上裝煙。行雲道。他回得甚好。看小大姐已將房中揩掃潔淨。遂親自跑至外房門口。把手向爾梅一招道。你進來罷。那厭物已經去了。爾梅好似奉了將令一般。把左手將祖光一扯。跑至房門。起右手牽了行雲。三個人併做一連串兒。向裏房便走。祇因得意極了。忘却進門時尙有一個門檻。爾梅絆了一脚。口中喊聲阿呀。一個倒栽葱跌下地去。把行雲祖光一齊帶了一個半跪。行雲也喊了一聲阿呀。蹲在地上。立不起來。阿月與小大姐看見。急忙同至門口攙扶。阿月問夏老可曾跌痛。小大姐問先生可是碰痛了什麼地方。大家

蘭做一團。正是

祇爲興濃難自檢。

遂教樂極易生悲。

不知爾梅這一交跌得甚樣。行雲爲甚蹲在地上。立不起身。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夏爾梅做一月老公

金子富借三分重債

話說許行雲打發錢少愚後。親至外房招呼夏爾梅進內。爾梅得意極了。左手挽了包祖光。右手牽了行雲。一同進房來。沒有跨得門檻。脚尖上絆了一絆。一交跌下地去。把行雲祖光也多帶了一個半跪。祖光不打緊。並沒跪痛。行雲却蹲在地上。喊疼。阿月與小大姐一見。急忙出房攙扶。阿月先把爾梅扶起。好笑他頭上那頂帽子。滾在行雲褲襠中邊。被他坐住。右腳上那隻鞋子。壓在祖光身下。分明跌了三段。幸虧人尙沒有跌壞。慌替他。把帽子拾起。畧拂拭一過。滯在頭上。已癢得不像樣兒。鞋子也拾來給他穿了。然後再扶着他。慢慢進房。向煙炕上邊坐定。爾梅祇喘得上氣不接下氣。甚是吃力。小大姐蹲到地下。先扶行雲。行雲祇顧叫疼。立不起身。小大姐問他。疼在什麼地方。行雲又說不出來。阿月甚是詫異。相幫小大姐來攙他。纔把他勉強攙起。依舊立不住脚。原來左足上蹙脫了一隻高底。右足上也有半隻蹙了出來。莫怪他寸步難移。阿月慌叫小大姐端一張骨牌杌來。等他坐下。顧不得被夏爾梅與祖光看見。祇好脫開鞋子。重新裝過。方能走動。這真是裝小脚的苦處。若然真正小脚。或者索性是天然足。便沒有這一下了。爾梅因行雲這一跪。是累及他的心中。甚是不安。帶喘問他。疼得甚樣。行雲攢眉答道。我這雙燒灰脚。不知怎的一蹙就疼。爾梅伸手要替他撫摩。行雲急忙一縮道。你算了罷。不要來假意疼惜着我。爾梅笑嘻嘻把手伸回道。我假意麼。天在上頭。行雲格致一笑道。天來管你這些事麼。我們閒話休提。且與你講幾句話兒。你家中正妻死後。可當真沒有續娶。爾梅道。那是不能瞞人家的。不信。你可問包大少。包祖

光道。夏老真個沒娶塾房。若然有人嫁他。真是這人的福分。家中財產既多。人又和氣。雖然年紀大些。究竟比他再大的人還多着哩。你今問起此話。可是有終身相托之意。方纔阿月姐已經說過。因你們堂子裏要嫁人。乃是句口頭言語。夏老與我不很相信。莫要哄着他老人家。行雲聽罷。將臉一沈道。你見我哄過多少人。堂子裏要嫁人是句口頭言語。這話說得不錯。也須瞧瞧那嫁人的是個何等樣人。難道一個真的多沒有麼。本來阿月多口。與人說甚嫁人不嫁人的話兒。祖光見他假意發火。也假意賠小心道。行雲你莫着惱。夏老與我無非試試你的心跡罷了。你果然有這意思。夏老現在這裏。我料他一定合意。何不老實說將出來。并且有我在此。還可替你們做個媒人。講完。又與爾梅說道。爾梅叔。你心上可也喜歡行雲。幹成這一樁事兒。爾梅祇顧微笑點頭。行雲看他這一杯酒。已經情願吃定的了。遂放着膽子答道。包大少。我老實對你說。大凡做妓女的那一個不想嫁人。十個裏却有九個難嫁。第一爲的是沒有對意客人。第二爲的是客人雖然對意。又怕拿不出錢。譬如我與夏老。終算對意的了。夏老也不是拿不出錢的人。這事已有七八分可以成功。却恨我欠債太多。祇恐夏老心上不願。說也枉然。否則我這一條心。已經有了好幾時了。怎麼夏老面前。並沒提起。直至今天。阿月纔說。祖光道。你欠人家多少債項。估量着夏老不肯。行雲歎口氣道。至少須得三千塊錢。方能勉強開銷。祖光道。零碎店帳多在內麼。行雲道。零碎沒有在內。不過三五百塊洋錢已够。這却尙好商量。祖光道。你還有什麼人要你的身價麼。行雲搖頭道。還得清債是了。那個要我身價。我是一個光身體兒。父母不幸早亡。纔落在煙花隊中。又沒有兄弟姊妹。說起來真是可憐。祖光向爾梅瞧了幾眼。見他臉上並無吝色。始開口道。如此說來。三千多塊洋錢。說小果然不小。沒有收你身價。連零碎一應在內。祇要三千四百塊洋錢。却又算不得大。上海長三書寓裏的妓女。近來四五千的也有。六七千七八千的也有。夏老也曉得的。祇要你眞有此心。怕甚不肯拿出錢來。

譬如夏老一口答應了你。不知你可有什麼翻悔。行雲又將臉一沈道。我沒有這一條心。今夜這番說話也不說了。你怎的開口聲聲疑我。若然夏老真肯答應。雖然我是一個妓女。向來言出如山。決無翻悔之理。夏老却也不許改變。你能够保得他麼。祖光聽畢。連讚好個決烈女子。回頭將爾梅一把。扯往後房。爾梅不知何故。問他烏黑的進來做甚。祖光附耳說道。爾梅叔。行雲要想嫁你。知他可是真心。爾梅道。正要問你。若照你的眼力看去。到底是真是假。祖光道。依了我的眼光。決定他千真萬真。不知你前世敲碎了多少木魚。纔修到這段良緣。豈能當面錯過。我當真想替你們做個媒人。未知你意下如何。爾梅沈吟道。行雲果是真心。娶他回去也好。無奈三千多塊洋錢。爲數太覺大了。問他可能想個法兒減些。祖光道。夏老叔。你真被行雲猜到底了。他說你捨不得拿出三千多塊錢來。果然一點不錯。但像老叔這般家產。據我想將起來。藥得用掉些些。算小怎的。況且花了三千多塊洋錢。把行雲娶到府上。那時有了個如花美眷。晚上可以不必出來。每夜省幾個局。一個月便是幾十塊錢。每月省幾樽酒。省幾場和。一節便是幾百塊錢。那消一年半載。這三千多塊洋錢。怎怕省不出來。老叔。你想是也不是。爾梅道。話雖如此。究竟三千多塊洋錢。討個信人。不但有些拿手不起。并且兒子大了。將來被他曉得。也有些說不過去。祖光道。夏老叔。你憑起來了。俗語說得好。兒孫自有兒孫福。莫替兒孫作馬牛。你有了年紀的人。極應該看這些兒。顧着兒子做甚。行雲要你三千多塊洋錢。並沒身價在內。多是欠人家的債項。你聽見的欠了債。終要還人。怎能減少得來。爾梅囁嚅道。聽得人說堂子裏妓女的債項。可以打些折頭。不知可有此事。若然打個七折。三千多豈不祇有二千多了麼。祖光道。那是不要臉的客人幹的。莫說七折。連四五折的也有。兩三折的多有。先把那妓女藏了起來。然後喚齊債戶與他們講。那時生米已成熟飯。他們自然沒有法兒。祇好由你打發。但當面雖然不敢怎樣。背後必定罵到個不可收拾。所以略要體面的人。這件事多不肯做。何

況老叔名高望重，更不犯着打這小算盤兒。爾梅道：如此說來，依你之見，要幹這一樁事，必得在三千以外麼？祖光略想一想道：三千果須出關，其實二千也祇不到。爾梅詫異道：既然三千尚要出頭，怎說二千又不到起來？祖光微笑道：老叔祇算出去的钱，難道不算算進來的東西麼？行雲雖然欠債，頭上手上有的，是金珠首飾，箱子裏有的是四季衣衫，至少也值一千幾百塊洋錢。將來嫁你之後，少不得多是你的。豈非花了三千多塊洋錢，祇有二千還不到麼？爾梅聽到此話，不覺心花怒開，在祖光肩上一拍，道：虧你想出這一層來，真個有些意思。二人尚在絮談，阿月躲在門帘背後，聽得甚是清楚，知道爾梅十分裏已有八九分願意的了，急與行雲使個眼風，跑進後房。阿月講了半天的話，講些什麼，這裏烏洞洞的，爲甚不到房間裏坐。祖光答道：我在此與你做媒。夏老真要討你回去做太太，看不出你真好福命。本要到亮光裏細細的瞧你一瞧，我們房裏去罷。說畢，拉着夏爾梅向外，在自來火燈之下，故意把行雲看了幾看，說他真個有些福相。行雲吓了一聲道：包大少別話好頑，這話却不是頑的，不要傳揚出去。說我嫁人，明天登在新聞紙上，豈不是個話柄？你怎樣對得住我。祖光道：包能對得住你，馬上就要高升，怕甚新聞紙上多說。阿月道：先生真要高升，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此刻過了中秋，尚祇半月不到，堂簿上祇吃了七八樣菜，出了一百多個堂差。夏老真要討先生回去，不是我多一句話，真是愈早愈好，免得做到半節裏頭，那就算不上了。祖光道：此刻夏老討先生回去，除了這數樣菜錢之外，祇有本家處認他一節的房飯錢，算來真個尙輕。阿月道：夏老倘然明挑我們，房間裏一節工帳，諒必也要認的。那不過幾十塊錢，够了。祖光道：這個自然，還有堂裏頭的煤爐可來，總算丟堂一切開消，與帶房間的除牌子喜封，夏老那肯少給他們。兩個人一吹一唱，祇說得爾梅噙着張嘴，樂不可支。問祖光煤爐司菜等一共要多少洋錢。祖光道：祇要四五十塊洋錢，多已够了。豈不是爲數甚小。爾梅點了點頭，並不再問。祖光又附着爾梅的

耳衆說道。此事已十分十二分成就的了。但不知你幾時辦事。明後天可要先付幾百洋錢定洋。爾梅道。阿月說得不錯。就悶得日子多了。多吃了菜。要我會鈔。自然極應趕緊些兒。就在這三五天內揀個日子可好。祖光撫掌道。辦事正應該這樣起燥。回頭對行雲道。你聽見麼。如今要恭喜你了。再歇三五天。穩穩的一位夏家太太。我這媒人不是竟然做定了麼。行雲微笑不笑的道。那到費了你的心了。叫我怎樣謝你。祖光道。謝媒有規矩的。起碼送我一副袍套。行雲道。你想穿麼。可問夏老要去。我沒有央你做媒。祖光道。你怎麼說。人還沒有過門。便要賴我的媒禮了。看來媒人真是難做。衆人說說笑笑。不知不覺的天已大明。行雲叫爾梅到牀上去睡一回兒。養養精神。祖光暫時回去。約定晚上再來。商量付定洋揀日子的事。爾梅果在牀中睡了一覺。及至醒來。天已過午。行雲不在房內。動問阿月那裏去了。阿月道。昨夜吃酒的那個土地碼子。一早又來打茶圍了。先生現在外房陪着。爾梅未免發起酸來。叫阿月快去喚他進內。說他不應該再到外房陪客。行雲說掛了牌子。不能夠得罪客人。最好停回付過定洋。索性先把牌子除下。那纔免得有人胡鬧。爾梅聽言之有理。當下並不與他多說。祇叫他坐在房中。不必出去。與他商議出院時甚麼布置。進門時甚麼排場。行雲說出院沒有什麼布置。祇要拿到洋錢。開消清楚。馬上好走。至於進門時的排場。既然把我當做塾房。該用花轎鼓樂執事站堂。像個體面的裏面。爾梅因嫌太覺招搖。要把彩轎改做蓋呢大轎。不用執事。祇用鼓樂。行雲不允。彼此爭執了好一回兒。外房錢少愚坐有半點多鐘。不見行雲出來。祇有小大姐陪着。甚是乏味。起身走了。行雲要出房送他。爾梅不許。由他自去。少愚也不曉得齊樓中向例。客人進出。妓女不應該這樣看待。模模糊糊的。毫不在心。尙想晚上再來。爾梅見少愚已去。叫小大姐下樓。端上飯來。與行雲一同吃了。回至家中。在鐵箱裏拿了五百洋錢鈔票。又向家人要了一本黃曆。揀了個九月初一。正是黃道吉日。端整娶行雲過門。把此事與家人說知。他家中此刻。

祇有些僕婦下人聽得主人續娶。大家想賺喜封。也不問長問短。祇有夏爾蘭在申。必須差人去關照於他。叫他那日到來照呼一切。爾蘭是個無平不可的人。自然也沒甚說話。祇叫他常熟兒子那邊寫了一封信去。使他曉得這事。到期出來。也好不出來。也是由他。爾梅聽說得不錯。果真寫了一封信去。諸事料理定妥。纔至行雲院中。祇見祖光先已到了。開口說。爾梅叔來得怎的好遲。想是在府上商議此事。爾梅道。並沒商議什麼。祇寫了一封家信。選了一個日子。祖光道。寫信諒是關照令郎。叫他出來相幫辦事。是應得的日子。不知選的是那一天。爾梅道。家信正是關照小兒子。日子選的九月初一。祖光屈指算道。今天是二十七了。八月是個大建。尚有三。天收拾收拾。儘來得及。爾梅道。今天我付五百洋錢定洋。想把牌子先自除了。免得有人再來吃酒叫局。你想可好。祖光道。正應這樣辦法。方纔行雲也會說過。今天除了牌子。便好不去出局。打茶圍的客人。自然也不來了。爾梅道。如此甚妙。遂在身旁取出鈔票。點一點數。放在當樓。祖光令行雲收下。又令他喚帶房間相幫上樓。說明緣故。叫把招牌除了下來。相幫要討喜封。祖光答應他二十塊錢。緩天給你相幫答應。立刻下樓。把門首一塊二尺來長五寸多闊金地起花三個許行雲大字的招牌。除將下來。送至房中。向爾梅打了個千。說聲恭喜夏老。又向行雲說恭喜大小姐高升。從此堂子裏人。遂不呼行雲先生。俱呼他大小姐。爾梅見招牌已經除下。心中大喜。令阿月拿張便紙。點幾樣菜。叫相幫到館子裏去叫來。與祖光行雲同吃夜飯。祖光說。如今是夏府上的新太太了。怎好同席吃飯。爾梅叫他不必避嫌。儘管坐下。我們還有許多話講。祖光纔坐了下來。大家談談說說。甚是得意。漸漸講到進門時。甚樣排場。祖光探着行雲口風。一定要彩轎執事。爾梅也就允了。行雲更是歡喜。用完夜飯之後。祖光向來吸幾口煙。睡在炕上吸煙。祇聽外房脚步聲響。來了一個客人。心中甚是奇怪。忙叫阿月去看。是那一個。原來不是別人。又是少愚。他進門時。沒看招牌掛不掛。一徑闖將進來。相幫的不認得他。

祇道是別房裏的客人。所以也沒有阻止。少愚進得房門。幸虧阿月脚快。急忙把他一攔。攔至樓梯半邊。將行雲已經嫁人的話。略略告訴一遍。少愚聽了。甚是詫異。尙想要見行雲一面。阿月說。娶他的人。現在房中。萬萬不便。少愚始收了一場沒趣。下樓而去。尙恐行雲欺負着他。把事告訴了方又端探聽嫁人虛實。不在話下。仍說阿月見少愚已去。回至房中。將少愚尙想與行雲見面的話。向祖光等說。知好笑。他真是一個曲辯子。客人曲到這般田地。行雲道。如今莫說是曲辯子。就是一等的滑頭。到來要見我面。也不能了。祖光讚他真有志氣。像是個夏家太太。爾梅甚是得意。祖光在煙炕上過完了癮。起身告辭。約定初一早上再來。爾梅從那天起。住在行雲房內。祇有白天出去一兩點鐘。料理料理初一的事。晚上並不回家。一來防有客人再與行雲私下往來。二則既經付了定洋。樂得在堂子裏再做幾夜特別大少。真個流光如駿。轉瞬已是初一到了。那天一早。祖光到來。爾梅尙與行雲酣臥未醒。祖光叫二人起身道。今天乃是吉期。這時候已九點鐘了。新貴人怎的尙未升帳。爾梅方倦眼朦朧的甦了起來。祖光問他。府上邊迎新等事。布置得什麼樣子。爾梅回說。舍間諸事。俱托爾蘭調度。諒來當已齊備。祖光道。原來府上有爾叔。費心。怪不得你這般寫意。本來做小姪的。一早便想到府幫忙。因料老叔昨晚一定在此。恐有什麼事情差遣。故而先到此地。爾梅道。來得正好。我那三千塊錢。尙沒有付你。可與我一同取去。取錢之後。這裏我不來了。費心代替開消一切。不知可使得麼。祖光一聽。正中下懷。滿面天花的答道。承蒙信任。實得効勞。此間諸事。一概在我。停回花轎到門。俟新人登好了轎。我來吃喜酒罷。爾梅聽了。不勝歡喜。遂叫小大姐拿臉水來。洗了個臉。點心也沒有吃。與匆匆同祖光回家。祇見家中結彩懸燈。甚是熱鬧。祖光深讚爾蘭辦事能幹。爾梅到房中開了鐵箱。取出每張一千塊錢的三張。卽期莊票。交與祖光。說這票昨天已打好了。又取出一百塊零碎洋錢。央祖光開消除牌。子與煤爐司菜。及一應喜封零用。祖光問娘姨大姐來送。

聽打抽風。閉消過了沒有。爾梅道：閉消過幾個了。一人四塊洋錢。乃是行雲說的。今天再有送來。也是一樣。祖光諾諾而去。先到錢莊。將莊票換了鈔票。把自己的七百洋錢扣頭留起。叫了都東洋車。飛也似的趕回行雲院中。行雲還在那裏洗臉刷牙。尙是初起來的樣兒。看見祖光進房。卽問洋錢拿到沒有。祖光笑道：在這裏了。遂把二千三百塊錢鈔票。一齊放在桌上。行雲與阿月見了。笑得眼睛沒縫。其實行雲身上。祇欠阿月與本家等一千多塊洋錢。一齊開消過了。把借據收回毀訖。又叫帶房間幫幫。把各店家喚來。將店帳算清。一共尙餘一千三百多塊洋錢。行雲因這主意。阿月出的把零數謝了阿月一千塊錢。自己收下。這一個浴。浴得真是乾淨。并且尙有後望可圖。祖光見洋錢已經分好。一面催行雲快些梳洗。花轎午後就來。一面開發除牌子喜封等一切零碎。共花了四十多塊洋錢。餘下的袋了起來。停刻向爾梅報消。祇推在有人送禮身上。那裏能查得清他。諸事俱已定妥。催小大姐端上飯來。大家吃過了飯。夏宅已差喜嬪到來裝新。少停花轎到門。居然旗纓傘扇。熱鬧異常。弄堂裏看見的人。一大半甚是眼紅。却有一大半暗地裏說他作孽。祖光直至行雲上轎。纔與匆匆的趕至爾梅家中。道喜。爾梅說了聲諸事費心。其時彩轎已經進門。一樣的請新出堂。做足墊房格式。參過天地之後。喜嬪將夏爾梅與攬宅精雙雙送入洞房。也有些拍馬屁的親友人等。前來鬧房賀喜。爾梅的兒子媳婦。祇因接信遲了。不及趕到。爾梅心中很不舒服。行雲也存了個瞧他不起的心腸。等到親友散去之後。在爾梅面前講了許多說話。第一天就鬮嘴拌舌。爾梅這段孽緣。怎能長久。所以祇有一個月的老公好做。暫且按下慢提。書中要說那錢少。恐自從那晚在許行雲房外。聽阿月說行雲已嫁了個姓夏的。不許進房會面。心中甚是詫異。暗想莫是行雲掉甚搶花。隔夜有了相好。抄了一百洋錢小貨。並沒說起嫁人。早上也會去過。仍沒一點口風露出。此事甚是可疑。因要找尋方又端問他。偏偏一連找了三天。並沒見面。第四天下午。在萬華樓遇見了又

端的一個朋友。此人就是被花小龍等局賭做弄的金子富。自從輸掉了許多銀子。滿心終想尋到這班賭棍。出一口氣。四下裏託人打聽蹤跡。又端與子富在花柳場中識面。聽見了這個消息。也幫着他逢人訪問。子富見又端待友熱心。甚是感激。因此莫逆異常。不料子富近來荒唐太過。八月半的節上。把家中銀錢一切收了起來。不許子富妄動。說我們弟兄使用的錢。祇有一半是祖上傳下來的。一半是他自己辛苦掙成。照此不分皂白的花去。將來怎樣算帳。子富聽了。沒有話說。祇得東移西補的勉強過了個節。無奈外間虧負甚多。家中拿不出了銀錢。怎能彌補得盡。況且每日裏開消又大。場面又一時倒不下來。沒奈何與又端商量。問他可有手頭寬展的親友。經手暫借一兩千塊洋錢。把各處末了掃一掃。清欠在一處。緩幾天想邀着親族。索性與子多分產。分下來還了人家。豈不比欠了百腳債乾淨些兒。果然又端靠着他從小的牌子老實。尙有人相信得過。南市有個有錢的人。一口願借一千塊錢。半年爲期。三分利息。子富遂着力託他辦去。不過要想減些利錢。至多出到二分。又端爲了這事。天天替子富忙。所以尋他不到。子富今聞少恩找他說話。問他爲了甚事。可要轉言。少恩不使告訴。祇說要見了本人面談。子富因道。既然如此。我今天約他在此開燈。諒必停刻准來。何不在此稍待。少恩點了點頭。因與子富祇在花酒樓面上見過一次。並不十分相熟。另外揀了一張煙鋪。開了盞燈候他。不移時果見又端到來。彼此招呼過了。先與子富咬着耳朵。講了好一回話。道。那財主此刻又見過面。他說空手借錢。比不得有東西抵押。利息三分起碼。并且還要個的實保人。方好成事。否則不能從命。子富聽還要一個保人作保。臉色頓時呆上一呆。說這一句話。前幾天怎的沒有說起。又端道。前幾天他也沒說。故我也不說了。不知怎樣。今天又多出這句話來。子富道。此人平素諒來一定信得過你。依了他三分利息。就願你做個保人。可好。又端道。平素甚是信我。這事方纔他會說過。既做中人。不能作保。必得另外再尋個人。我猜他的意

思。大凡有錢的人。心思最易拘泥。處處防着人家不端。莫非他新近曉得我常在洋場上走動。疑心我有甚哄騙不成。倘若並沒這條心思。還好。當真有了這一條心。祇恐沒有保人。這錢斷借不成。那可不是我肯出力。真叫做沒有法想了。子富聽了。愁眉雙鎖。沒話回答。又端叫他定一定心。細細想個保人出來。停到大家再商。這纔跑到少愚煙炕上來睡下去。和少愚談心。正是

緣與淫朋談債務。

又偕狎友講嫖經。

要知少愚與又端說些什麼。子富可能找到保人。借這一千塊錢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賣田產弟兄反目

施家教母子成讐

話說方又端與金子富講了一回代替借債。恐防不能成功的話。纔至少愚煙炕上。橫身睡將下去。說這幾日有些事情。三四天沒見面了。不知近來與致可好。少愚將頭搖了一搖道。說甚與致。許行雲已嫁了人。難道你還沒有知道。連日我找你問話。正是爲着此事。你瞧他是假是真。又端聽見行雲嫁人。也甚詫異。盤問少愚怎樣知道他這個消息。少愚把那天晚上阿月不許進房的話。一一說知。少愚又問可知他嫁的客人是誰。牆上邊許行雲的牌子除了沒有。少愚道。嫁的人聽說姓夏。牆上邊掛的招牌。也曾留心看過。向來本是四塊。如今祇剩得三塊了。奈我並不識字。不知除掉的可是行雲那一塊兒。又端道。這就一定嫁了人了。姓夏的他本來有這客人。我也曉得。牆上又少了一塊招牌。除了行雲還有那個。幸你做日子不多。交情尚淺。不然真有些心上難過。少愚道。你認我們交情尚淺。心上邊不難過麼。嫁人的上一天。我在他家吃酒。他問我要了一百洋錢。約着明天晚上說話。不知有甚隱情。如今被姓夏的娶了回去。想來真是可恨。又端聽他說出歎話。撲嗤笑道。堂子裏的事情。怎能認真得來。他約你明天講話。乃是一句口頭言語。你去想他做甚。明天既要嫁人。隔夜還問你抄了一百洋錢。他的居心。已可見了。還要

說甚交情二字。錢老哥我勸你看透些罷。許行雲雖然嫁掉。若要行雲那般的人品。洋場上並不是找不出來。後天我再荐你一個。包你稱心。少愚道。你荐那個。在甚地方。今夜有人請我吃酒。便好叫去。又端想了一想道。一個是百花里開炒香。一個是羣玉坊花好好。二人多可叫得。由你自己選去。少愚道。兩個裏那個更是好些。又端道。品貌妙香較好。應酬却是好好圓融。他有個撫蓋娘阿珍。還有個阿姨阿金。不時也到生意上來。雖然有了些些年紀。人材真是出色。比行雲高出數倍。你見了一定合意。我看還是叫好好罷。少愚這幾句話。祇聽得滿心歡喜。馬上要拉又端先到羣玉坊打個茶園。又端因子富尙有正事。不肯同去。在煙炕上吸了筒煙。立起身來。回到子富那邊。問他這保人想到沒有。子富垂頭喪氣的道。保人想不出來。此事看來祇好罷論。又端呆了片時道。保人怎的這樣難尋。子富道。你不曉得。凡是有些面子與我知己的人。我向他開不出口。不知己的開口也是枉然。那就難了。如今我又想出一條路來。不知你可能幫我。又端道。是甚路兒。子富道。虹口地方有三畝有零地基。那是祖上傳下來的。每畝現在足值三四千兩銀子。方單雖由于多藏着。單上的區圖保分戶名畝分。俱還記得。我想開一篇帳。託你兜個主顧。賣掉。祇要有了主顧。我就逼着子多取那方單。拿了出來便罷。倘然有甚支吾。我便請些親友。與他索性分家。大大的鬧他一場。你瞧這樣可好。又端想了一想道。賣地祇恐緩不濟急。況且萬一兜到買主。方單拿不出來。此事大爲不便。我看賣地祇管賣地。借錢還是祇管借錢的好。子富道。緩不濟急。我豈不知。但借錢定要保人。這人我實找他來。所以把這條心就死下了。又端又想了一想。附耳說道。你要賣地。你不會想個法子。先把方單拿出來麼。祇要有了方單。任憑你或借或賣。俱可不用保人。子富被他一語提醒。略一思索。便回答道。這話却甚有些意思。方單由于多放在房內鐵箱裏頭。明日且等子多出去。我向嫂子女去。祇說子多又在虹口買了一塊地皮。今日成交。一樣也是方單。未轉道契。那單子似與家中的

老單不同。恐防受騙。故要取出去比較一下。可以辨明真偽。瘦子是個無用之人。諒來一定信我。祇消方單到手。那時便真有法想了。又端撫掌道。祇要這樣辦去。何愁借不來錢。借了錢再打算賣地分產。這纔是兵法上說的進有所攻退有所守呢。子富讚他真好算計。二人在煙鋪上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天已黑了。子富請又端到大菜館吃夜飯去。又端起身要走。見少愚也還沒去。問他可是等什麼人。少愚道。今夜有人請我吃酒。我說過的。約的是八點鐘入席。此刻還早。故而未去。又端道。請你的乃是那個。少愚道。請我的是個洋人。講得好一口中國說話。名字叫密司得買。乃在昇平樓吃茶認識起的。他要糾我股分開一個什麼公司。據說可以穩穩賺錢。所以約我今天吃酒。又端道。他的名字不是密司得買。祇恐是賈維新罷。少愚道。也有人叫他維新。或者另外有個別號。又端聽了笑道。他要糾你股分。你答應了他沒有。少愚道。尙還沒有答應。可是公司做不得麼。又端道。他那裏是開甚公司。無非是借此招搖罷了。并且不是洋人。也是個中國人。你要結交他做甚。今天這一棹酒。我看也不必去了。還是同我們吃大菜去。將來你有本錢。要想做其生意。我來替你設法。老實說。靠得住些。少愚沈吟半晌道。照你這樣說來。吃花酒不去也好。但吃大菜。靜悄悄的。有甚趣味。你們祇管請便。我要回棧去了。又端聽了笑道。你心上歡喜鬧熱。難道大菜館不能叫局。正好把花好好叫來。我們也叫幾個來陪你。豈不甚是有興。一人回棧怎的。少愚聽大家多要叫局。始也高興起來。喚堂倌村過煙鈔。隨着二人下樓到一枝香。揀了一個座頭。點好了菜。夾又端寫了一張局票。當真去叫好好。又端子富也一人陪了一個。移時好好到來。少愚見他面貌比行雲好看。心中甚是快意。但應酬却不比行雲妖媚。未免有些美中不足。又端已窺透他的意思。吃完大菜之後。陪他去打了一個茶圍。恰好那一夜阿珍正在院中。少愚一見之後。祇喜得心花怒開。暗想世上那有這樣風騷的婦女。雖然年紀已是二十四五歲了。看了他一雙眼睛。色迷迷的。釣得大意亂心麻。行雲那

裏及得來他。就是說話一切。也比行雲又活又圓。非常討趣。當下因點了棧菜。請二人明夜吃酒。二人滿口答應。阿珍見少恐有些土頭土腦。打了一個茶圍。自己就要吃酒。不像個刮皮客人。所以異常巴結。留三人直坐到十二點鐘。方纔各自回去。子富在枕頭上想了半夜的心事。次日起來。吃過午膳。隨着子多到洋行裏坐了一回。看見子多辦事正忙。料他斷斷脫身不來的時候。抽身回至家中。找見瘦子。把昨天在昇平樓想下的幾句謊話。對他說了。要取方單。果然瘦子絕不疑心。取鑰匙把鐵箱開了。因自己並不識字。叫子富向箱內取去。子富大喜。即在箱中檢了出來。一共乃是三張。對瘦子說在這裏了。你把鐵箱鎖好了罷。瘦子點了點頭。親自將箱關鎖。子富不慌不忙。取着單子出房自去。這一喜真喜得如半天裏掉下了一隻金蝴蝶。被他一把捉住一般。一出房門之後。急忙飛步上街。叫了部東洋車。趕到昇平樓去。找又端。又端已來得久了。見子富滿面笑容。估量着已經到手。開口便問他帶來沒有。前途我已約他在聚豐園等候你了。子富道。一共被我拿了三張。多是虹口的地單。你瞧可拿那一張去。又端道。怎樣有三張單子。子富道。兩張一畝有零。一張祇一畝不到。所以共有三張。又端道。那邊的地皮價值。祇拿一畝不到的罷。其餘兩張。留在身旁。包你兩三天內就有主顧。子富道。如此最妙。遂在身畔取出單子。揀了一張。交與又端。又端問他可有糧串。子富道。糧串沒有取得。可還不要緊麼。又端道。買賣方單爲憑。沒有糧串。尙還不妨。但押契却要寫一張的。不知你寫了沒有。子富說也還沒寫。又端道。我來替你代寫了罷。你祇在契尾之上。簽個花字可好。子富連稱很妙很妙。又端遂央堂信買了一個花古柬來。就在爐炕上。七橫八豎的寫了一張。叫子富簽好了字。問他可要一同到聚豐園去。與前途會一會面。還是我代勞到底。你在此間等我。不必前往。子富向他一揖道。不去最妙。本來我有些難以爲情。又端道。我猜不到你的心思。你把這事一齊交我。停刻拿錢就是。說畢。下樓而去。子富甚是感激着他。那裏曉得又端頂了子富的名。

字。加借了二百洋錢。子富面前祇說一千。前途借的却是千二。所以子富昨天要想不借。又端暗發極。今天更巴不得他不去。私自做下一張借契。祇等子富取到田單。到聚豐園當場填寫區圖畝分字樣。說債主因怕面重。故把全權托他。叫他拿了洋錢回去。旁人那裏疑心。子富更是睡在鼓裏。約去了一刻多鐘。果見又端拿了錢來。乃是八百塊錢。卽期莊票。一百多塊洋錢鈔票。說內中除了中金圖保等一切使費。中金本要加一。如今祇算八釐。那二釐是他名下減下來的。自己的要好朋友。斷不能收領中費。子富把票子瞧了一瞧。數也不點。糊糊塗塗的一齊袋下袋去。又端又說尚有兩張田單。也向前途說過。不論要抵要賣。多可使得。明天約他回話。你把主意打一打定。我想今夜不必回去。好得少恐在花好好家請客。我們大家去吃好了酒。同到潘小蓮處商量。免得回至家中。子多曉得你取了方單。一定有場口舌。況你今天沒有回去。明天一定差人四下找尋。那個尋到了你。你就找那個去。與子多講話。豈不是個絕好幫手。比了你去央人出場。真是天差地遠。子富此時把方又端當做智囊看待。語語依從。當下喚堂信叫好了帳。同至花好好家吃酒。及至席散之後。果真到潘小蓮房中商議了半夜的話。又端叫子富拿定主意。一准將地出賣。他想內中掉個槍花。賣了一千。祇交八百。二畝有零地。基怕賣不到六七千銀子。足有一千八百兩。可以唾手拿來。這是洋場上地皮進出。做中人做掙客的常有之事。不過子富是個執袴子弟。怎曉得苦辣甜酸。自然幾乎上起鉤來。子多却隔日從行內回家。妻子與他說了子富取去田單的話。問他虹口買了多少新地。子多直跳起來。回說並沒這事。纔知受了子富之騙。深怪妻子不應把方單給他。夫婦二人免不得吵起嘴來。祇望晚間子富回家。向他說話。那知候了一夜。沒有回來。子多好不着急。除差人到處偵訪下落外。自己身體無暇。想起有個堂房兄弟。名喚子希。此人家庭貧窮。平日受過接濟。何不叫他幫尋子富。討回方單。差人去對子希說了。子希一口應許。他料子富昨夜不歸。必定住在堂子。

裏頭親自尋至小蓮院中。恰好子富起身未久。又端已經到來。正在談那賣地之事。說已有人還了每畝三千塊錢。子希撞將進去。把二人說話岔斷。子希開口便說。子富幹得好事。叫他快些回去。又端因他來勢洶湧。不覺呆了一呆。後見他身上衣衫不甚鮮潔。暗向子富打個照會。把他招至外房。問來人乃是何等稱呼。向來做甚事業。子富說是堂房弟兄。從前也曾做過洋行生意。近來失業已久。又端道。他的光景如何。子富道。不甚光鮮。又端喜道。那就是你的機會到了。此刻他來尋你。一定是子多差遣。何不將機就計。就央他做個說客。去說子多分產。許他事成酬謝。包你定有好音。子富道。倘然子多不肯。那便怎樣。又端道。不肯你便挺身回去。與他吵鬧。祇說虹口的地。乃是祖上傳下來的。我已賣定與人。不見得祖宗遺產。小房裏一些沒分。那時子多定要與你反面。說遺產應得一人各半。不能一人獨賣。你說正要你講這一句話。地皮一人各半。別的也應照例均分。爲甚多被長房揜着。一口咬定他有意圖吞。與他大鬧起來。更說要當官告他。然後子希做好做歹。必使子多把產分了纔罷。不分祇管鬧將下去。子希貪圖酬謝。那有不替你想法之理。你瞧是也不是。子富聽他說得句句有理。不勝歡喜。遂把子希將手招招。也叫他到外房坐下。把話去打動於他。果然財可通神。子希漸漸的轉了口風。說昨天騙取方單。雖然是子富不好。但子多坐擁厚資。不肯分拆。也怪不得人家發恨。幹出這件事來。真叫做無可奈何。此事不妨說句公話。叫子多把家產分了。弟兄依舊弟兄。免得有傷和氣。原是個極好辦法。但要子富一同前去。覺得容易講話。子富起初不肯。又端道。今天不比昨夜。有了子希幫你。正該挺身而去。怎要怕起他來。不過那方單無論如何。決不可交代下去。一交代便全功盡棄。你可牢牢記着。晚間我們仍在此地會面。并請子希一同過來。子富始勉強答應。同着子希起身。一步懶一步的回家而去。又端仍到昇平樓開燈過癮。暫且慢提。接說子富回得家中。其時已將薄暮。子多早由洋行回轉。一見兄弟進來。惡很很的便問他要索回方單。

說他騙得好人。夾着娘子在旁。也說了許多不好的話。子富依着又端所囑。把田單乃是祖宗遺產。不能長房獨得的話。說了一遍。子多頓時翻起臉來。說長房雖然不能獨得。却也不能小房獨賣。例當按股均分。子富就說正要你分。你且把遺產簿拿來檢點。不拿來。我一定不依。二人一句緊似一句。頃刻間鬧做一團。子多性子較躁。幾乎動手要打。幸由子希勸開。說弟兄動蠻怎的。況且俗語說有理不在聲高。這也不是相打的事。有話大家好講。子富見子希當真暗地幫他。遂說老希不要來勸。他敢動手打人。我便出手告去。憑他怎樣發惡。不但方單休想還他。并看他可能安享得去。子多尙欲有言。子希攙着子富向外。令他在書房稍坐。自己重復進內。用話去婉勸子多。約有一點多鐘時候。方纔踱了出來。其時子富獨自一人在書房內指桑罵槐。大肆發作。子希假意喝勸幾句。叫他有話明日再說。子富會意。這纔收下了篷。看看天已黑了。遂裝着怒氣不息的樣兒。憤憤出門。向潘小蓮家而去。滿心想告訴又端。誰知子希先經趕到。又端也早來了。二人先已說得七明八白。不消子富開口。并且又端更曉得子多已經吐了口風。情願約齊親族分家。因子希再三數說子富不好。家中有了這樣兄弟。若不彼此分開。將來難免受累的緣故。子多聽信了他。遂叫他轉約親族。一准定期分產。子希將這話訴知又端。又端見他中計。心中正在歡喜。恰好子富進來。遂把這喜信與他說知。叫他今夜起依舊不必回去。明天更須請幾個衙門裏素識的人。在酒館吃酒。並非真要打甚官司。祇消風聲傳到子多耳中。他怕你當真涉訟。心上一定發急。這事便可趕緊。虹口我叫買主前去踏地。他知道了。也要着慌。這樣兩面夾攻。包你三兩天內。穩穩家資到手。子希也是一般說法。彼此又議論了許多分產時對答的話。叫子富留心緊記。而別。次日子富如法泡製。果然不出又端所料。子多甚是擔驚。到第二天的晚上。便有親戚尋至院中。約他次日回家。第三日一早。子希也送信到院。叫他回去。凡是姓金的長親本族。那天一個個多在金家。像講人命一般的。自朝至暮。足

足講了一天。方能够諸事就緒。立下分家契據。凡祖上傳下來的田房屋產錢錢衣物。一概均分。子多自己掙的。照例不在其內。子富平日用透的錢。也應照例除去。寫好分據之後。弟兄簽過了押。各親戚也簽了花字。子富名下。一共分了一萬多兩銀子現銀。一萬多兩田產。一二十兩衣服東西。那現銀因平日透用多了。除去之外。祇剩得五千不到。田產除了虹口地皮三畝有零。作銀九千。另外尚有老開地方一所。房子作銀四千多兩。子富得了這些產業。向各親族道過了勞。私下酬了子希一千銀子。從此金氏弟兄既分了家。金子多漸漸金子不多。金子富漸漸金子不富。却便宜金子希到手了一千兩酬勞。眼前的金子。倒不希了。閒話少提。方又端打聽得金氏分家已畢。不勝之喜。曉得子富必要謝他。每夜在小蓮房中等候。果然子富也謝他一千銀子。又端面上不肯收受。暗裏頭祇說要翻造一所房子。問子富要借二千洋錢。子富怎能不借給他。四千多兩現銀。謝了子希一千。又被又端借去二千塊錢。其餘祇够還些宿債。手頭依舊並不寬舒。又端不知其中虛實。有意試探他道。前天押的一千塊錢。如今有了銀子。可要贖他回來。子富回說錢已用罄。祇好俟虹口地皮賣成再說。又端正中下懷。費了四五天的脚步口舌。竟把那二畝有零地。基賣了每畝三千五百兩銀子。一共有八千多兩。祇向子富交代了七千兩。說是三千一百兩一畝賣的。子富那裏在心。祇要有現銀到手。便又背背擺擺。酒夜夜碰和。快樂非常。全不想後來日子。又端有了這些銀子。也頓時闊綽起來。兩個人每天總在一處。中間夾着個錢少愚。做得花好好甚是高興。不時請二人吃酒碰和。更甚熱鬧。原來阿珍已訪明了少愚的出身底細。知他是守愚之子。家中很有錢。所以巴結萬分。因他身上穿的衣服。甚覺土氣。叫裁縫做了一件淡洋灰縐紗夾衫。一件品藍摹本縐夾馬褂。送與少愚。少愚非常歡喜。會問他要多少洋錢。阿珍笑而不答。少愚更是喜出望外。那得不竭力報効。所以做了好好半個月。尚沒有滿。已吃過五椏酒。癩過四場和了。阿珍的小房子裏。也曾去住過

數夜。自然受過了特別利益。這叫做老蟹鉗人。不被鉗住便罷。鉗住了就是久歷花叢的人。一時也撇不開來。何況少愚是個鄉愚。更不必說那一條心。每日裏祇在阿珍身上。一日阿珍又要少愚碰和叫他湊滿十個花頭。少愚一口允許。約了子富又端。訂定晚上八點多鐘入局。二人敲過了八點鐘。一同前往。那知千等不來。萬等不到。看看已是十點多了。依然音信杳然。這夜阿珍也在生意上頭。深恐少愚滿身土氣。說他不要在外鬧了什麼笑話。被巡捕捉到捕房裏去。不然。此刻怎還不來。又端笑道。那有此事。阿珍把守愚從前在上海時。曾因沿路小便罰過洋錢。及會香里被計萬全等拆梢。幾乎鬧到捕房的事。說知并言有其父必有其子。故此我有些替他寒心。又端聽了。甚是好笑。子富道。既然你這樣遠感。何妨差個人到馬路上打聽打聽。倘然真有此事。我們好想法子保他出來。遲了祇恐不及。阿珍因為把錢少愚當做財神看待。正要差相幫出去打探。祇聽得樓下喊了一聲客人。少愚已滿頭是汗的跑上樓來。手內拿着一個大皮袋兒。看見子富又端。把皮袋向桌上一放。口中連說。今天真對不起你們二位。二人問他因甚來遲。阿珍親替他把馬褂寬下。也問他往那裏去了。直到此刻纔來。少愚道。再也不要提起。今天我的老娘。從蘇州趕到上海來了。也不知那個通了信息。尋到我棧房裏。噥噥咕咕的說了一大篇話。逼着我就要回去。竟被把身子纏住。你們想可要悶死人麼。又端道。令堂老太太。今年多少高壽。少愚道。今年六十多了。又端笑道。六十多歲的人。管教兒子怎的。兒子省下了錢。他也帶不到棺材裏去。為甚不看透些兒。子富道。世界上的婦女。那個能看透世情。莫說娘管兒子。還有妻子管丈夫的。管得也甚因。他那知有甚用處。少愚道。我的老娘。上次到上海來。不是管過我老人家麼。這回却又來管我。還說老人家被他管好。何況兒子。差不多竟要用家法打我。是我再耐不住。纔拎了這個皮袋。一溜烟跑了出來。他還在後邊追著。幸我向人叢中很命一鑽。纔得瞧我不見。不知此刻那裏去了。阿珍笑道。你一時間避過了他。難

道不要回棧了麼。他既然到了上海。可知住在什麼地方。莫要曉得你住在棧裏。也把行李起進棧來。你怎能永遠避他得過。少愚道行李早已起進來了。正因我要避他。故纔跑將出來。祇要從此我不回棧去。看他怎再尋得到我。棧裏頭雖有些零碎東西。丟掉了也沒甚可惜。好得我新近買了這隻皮袋。凡是要緊物件。多在這皮袋裏頭。子富道。你不到棧房裏住。可是常住在好好這邊麼。少愚尚未回言。又端搶口答道。他怎得住在此地。必定在法蘭西地方。阿珍聽又端說到此句。假意用手來搯。又端道。法蘭西地方甚多。你要搯我怎的。阿珍道。我偏不許你說。子富連連點頭道。你不說罷。我知道了。阿珍問知道什麼。子富道。法蘭西寶興里內。阿珍又要伸手去搯子富。被又端將手攔住道。不要搯罷。時候已十一點鐘多了。要碰和還是快碰。這樣耽閣下去。錢大小有地方好住。我們住在那裏。子富道。碰和尚少一個搭子。可去請誰。少愚道。本來我在棧裏約下一個朋友。因被老娘一鬧。竟鬧走了。費你們二位的心。可能代請一個。又端道。代請有何不可。但是時候晚了。祇恐人家不來。阿珍把少愚的手一扯道。你坐兩份。我來湊個數罷。輸贏多是你的。省得再去請人。少愚道。你湊了數。我叫那個代碰。難道不曉得我不會的麼。阿珍把好好一指道。他可代你。少愚道。如此最妙。遂叫小大姐掇開桌子。點上洋燈。相幫上樓。起過手中。就此入局。子富因八圈。莊太嫌夜深。講明祇碰四圈。碰到十二點半鐘已畢。子富輸了二十塊錢。又端贏了八塊。主人家沒有進出。阿珍照例叫相幫端上稀飯。請三人用過。又端子富各自回去。少愚畧坐片時。等阿珍的包車夫點好了燈。送他到寶興里。阿珍自己叫了部野雞車。跟在後面同行。有分教。

愈教游子無歸念。

賺得痴人更入迷。

要知少愚與阿珍同到寶興里後。阿珍怎樣籠絡少愚。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牙疼咒少愚受魔

心虛病阿珍打鬼

話說錢少愚在花好好處碰完了和。坐了阿珍的包車。阿珍叫着野雞車。同到法蘭西寶興里小房子去。到得弄口。停車入內。阿珍舉手叩門。便有個老娘姨來開。手中拿着一隻洋油手照。把二人照進裏邊。阿珍叫包車夫給過了自己坐的野雞車錢。又把包車拉了進來。將門關好。方與少愚上樓。房中有個十四五歲的大姐。名喚阿招。正在打盹。聽見二人進房。擦一擦眼。立起身來。向阿珍叫了聲大小姐。又向少愚叫了一聲大少。再上兩杯茶來。隨手拿了支水烟袋。點個紙煤裝煙。祇因睡眠朦朧。把紙煤打倒點了。頓時烈烈的燒掉半個。阿珍怪他貪睡。拍的就是一記頭光。倒把少愚嚇了一跳。阿招被阿珍一記打昏。手中那個紙煤落下地去。巧巧跌在自己腳上。他向來赤腳慣的。燙着皮膚。痛不可當。一連叫了幾聲阿。阿珍怪他大驚小怪。夾手搶過烟袋。又沒頭沒臉的打了幾下。嫌地立在眼前討氣。叫到後房睡去。阿招哭喪着臉。一手摸着腳背。一手把地上的紙煤取起。遞與阿珍。出房而去。阿珍接過紙煤。吸了幾筒水。烟叫少愚把房門關了。自己放下烟袋。喝了口茶。已經不甚很熱。少愚要喝。止住不許。親自把涼茶倒掉。換了一杯熱的。遞至唇邊。一口一口的等他喝完。少愚覺得這一杯茶。自出娘胎從未喝過。那心花一瓣瓣的直放開來。阿珍見他愛喝。問他可還要。少愚接過杯子。說不要了。我們睡罷。阿珍道。你可是熬不來夜麼。少愚道。我在鄉間。早睡早起慣的。初至上海。一到夜間。八九點鐘。就有些疲倦不堪。一到早上六七點鐘。便要起來。再睡不着。如今漸漸好了。夜間能坐到一兩點鐘。早上也可睡到十點多鐘。阿珍把妝檯上的自鳴鐘一指道。你能坐到一兩點鐘。此刻兩點鐘還沒有到。要緊怎的。明天早上。莫說睡到十點多鐘。就是一兩點鐘。也可由你。今夜我尚有話說。慢些睡罷。少愚諾諾連聲的道。你要與我講話。我就坐到天明不睡。也是不妨。阿珍笑道。那個要你坐到天明。難道我也不睡麼。祇要講完了話。自然陪你一同睡覺。少愚聽了。更覺得樂不可支。就問他有甚說話。阿珍道。我且問你。方纔你說老太太已到上海。你

和他鬧過了口。不要見面。跑出棧來。住在我處。你想要住多少日子。少愚道。祇等我娘何日回去。我就何日回棧。阿珍道。他倘然尋不到你。在上海住上一兩個月。難道你也一兩個月不出去麼。雖然我決不趕你出門。究竟你是一個客人。旁人見了。不好看相。所以我倒有個主意在此。不知你心下怎樣。少愚道。是甚主意。阿珍道。別的沒有法想。除非明天爲始。你把寶裏這個門口。替我開消下去。我們認爲夫婦。那時不論一月兩月。那個人好說一句話。即使日後老太太曉得。尋上門來。我自自話對他。竟說你已經娶我。且看他怎樣發。否則你老太太何等凶狠。從前爲你老人家做了烟妓。蓉仙與他幾乎拚命。那是上海人曉得的。你是他的兒子。我又不比蓉仙來得。萬一鬧出事來。你怎樣對得住我。少愚聞言。歡喜過望。道。你這算計。真個是再好沒有。但不知這個門口。要多少錢。一月開消。我娘將來曉得。當真尋到這裏。你算嫁與我了。倘要逼了你一同回去。你便怎樣。阿珍道。門口不大。一百塊錢一月够了。你娘真要逼着回去。我們回去也好。少愚躊躇道。不瞞你說。家中早已娶妻生子。祇怕你回去不便。阿珍冷笑道。難道我不曉得麼。我情願做個偏房回去。料來沒事。不信。我可發個咒給你聽。叫我一輩子嫁不得人。少愚聞言。急忙伸出蒲扇般的一隻手來。向他口上一掩。道。你要發什麼咒。我有甚不相信你。一百洋錢一月開消。老實說。我這皮袋裏頭。够得上一一年半載。將來我娘逼你回去。雖然你心上情願。我想還是住在上海最好。且等住過今年。再說。我娘料也沒甚法子。一定來硬做我們。阿珍道。正要問你這隻皮袋內中。可是鈔票。方纔你拿着回來。看來一點子沒有分兩。少愚笑道。本來袋中多是票子。有甚分兩。你猜共有多少數目。阿珍道。一塊錢也是一張。五塊十塊五十塊一百塊也是一張。怎能估得出來。你在那裏說。話了。少愚道。一塊五十塊一百塊的一張沒有。俱是十塊五塊錢的。你可猜上一猜。阿珍隨口答道。可有一千塊錢。少愚道。一千倘要多些。阿珍道。難道有二千麼。少愚道。二千雖然不到。却也差不多了。阿珍假意不

信道。這樣小小一個皮袋，十塊五塊一張的鈔票，怎能放得許多。少愚道：不信。我可開與你看。遂在桌子上把皮袋取來，身旁拿出鑰匙，當真打開與阿珍觀看。祇見一百洋錢一封，足有十六七封。另外尚有一個油紙小包，一個紅紙封筒。那紅紙的顏色，諒來日子過多，有些黃了。阿珍問他這兩包是什麼東西。少愚道：油紙裏是幾粒珠子。我們老人家在日一個蘇州的敗落戶，硬抵下的紅紙裏是幾根金條。乃老人家積錢，換下被我也帶了出來。阿珍聽了，色喜道：珠子有多少大小，金條有多少輕重。少愚道：珠子祇比黃豆大些，金條每條十兩，共是四條。何妨你也瞧瞧。口說着話，忙將兩個紙包一齊拆開，分放在阿珍面前。阿珍見珠子真比黃豆大些，不但光彩很新，粒粒俱甚圓正。一共三十二顆，恰好在女兜上做副勒口。金條乃是蘇金，心中更甚歡喜。對少愚道：你這兩件東西，價值甚是珍貴，不要放在皮袋裏頭。我替你收起來罷。但不知你可放心。少愚道：你放在什麼地方。阿珍將手向床角邊一隻保險鐵箱一指道：這裏頭不穩當麼。賤偷斷偷不去，火燒也燒不掉他。你鄉間諒來沒有。少愚道：鄉間那有鐵箱。我老人家把要緊東西，多鎖在床櫃裏頭，已算是謹慎的了。既然你有這妥當東西，放在這裏很好。就是這一袋子的鈔票，最好連皮袋也鎖在裏頭。我有甚不放心。阿珍微微笑道：本來從今以後，我與你是一個人了。你要不放心，我怎的放心嫁你。老實說，先前有多少人看想着我，皆因這班人靠不甚住。那一個在我心上，偏與你一見了面。這條心就不知不覺的熱將起來。這真是前世結下來的緣分。說也奇怪。少愚道：我聽得有人說起，從前你嫁一個姓鄧的人，可是有的。阿珍欺他先時並沒到過上海，把此事向阿金身上一推道：那是我姊姊阿金的事，並不是我。你纔錯了。少愚道：原來你還有個姊姊。現下可在上海。阿珍道：怎麼不在。因他另有生意。這幾天我那邊巧巧不來，所以你没有見過。往後終要見的。但見面時切不可提起他嫁人之事。提起了一定着惱。少愚聽了，甚是相信。阿珍見夜已深了，將珠子金條，叫少愚依舊包好。自

已在衣袋內取出鐵箱上那個鑰匙。唧玲玲一陣鈴响。開了鎖門。少愚詫做鐵箱裏頭有八音琴。連說這東西真是好頑。阿珍笑而不答。鎖門既已打開。就把珠子金條一齊放入箱中。少愚真要吧一皮袋鈔票。也叫阿珍收拾起來。阿珍大喜。也與他藏放好了。舉手把鎖匙拈動。又是一陣鈴响。將箱鎖好。這纔雙雙的解衣安睡。可憐錢少愚花了這一千七百幾十塊錢。與老子傳下來的四十兩金條三十二顆精圓珠子。祇博得這一夜盡情快樂。阿珍在枕上邊盟山誓海。說盡牢籠。與前數夜大是不同。到得明日。忽然弄出一樁意外的事來。莫說少愚斷想不到。就是阿珍自己。也祇望把少愚留下幾天。慢慢的想個法兒。將他割斷。受用鐵箱裏的珠子金條鈔票。由着他任性使用。并好多買幾個討人多發些財。下半世儘可過度。那知道人有千算。天有一算。阿珍造孽太過。惡貫已盈。次朝忽然生起病來。少愚睡到十二點鐘起身。覺得阿珍的身體。熱得渾如火燒一般。因是一個粗魯之人。尙還不甚在意。把他推了幾推。又一連叫了幾聲。問他可要起來。阿珍這寒熱。是天亮時候起的。此時怎睡得着。正在滿心難過。聽見少愚喚他。勉強開口答道。今天我身子有些不好。尙要再睡一回。你起來罷。少愚始吃驚道。怎麼昨天好端端的。今天害起病來。阿珍拉他的手。在頭上一摸道。不是我發寒熱麼。少愚道。發寒熱可要去請甚醫生。阿珍道。醫生不必去請。你起來了。可喚老娘姨進房。叫他到大馬路虹廟裏去求服仙方。諒來一吃便好。少愚道。如此我便起來。遂無精打采的躡起身來。開了房門。早有阿招拿臉盆水進內。順手帶上牙刷牙粉。少愚這一口牙齒。自効沒有刷過。祇略略洗了個臉。牙刷等叫阿招拿去不用。阿招暗暗好笑。問他可要用些點心。少愚回說不消。祇喚老娘姨進房。與他說知阿珍患病。快到虹廟求取仙方。老娘姨聽說阿珍病了。慌到牀前看視。祇見他面赤如紫。額角上乾焦焦的一點汗都沒有。那熱勢甚是利害。問他可要吃口茶水。阿珍把頭搖搖。口都沒開。老娘姨知道來勢洶湧。必得去開照阿金。遂先到虹廟求了仙方。次至羣玉芳與阿

金說知。阿金因這天房間裏有兩場和約定飯後來碰。白天跑不開來。祇好晚上看他。催老娘姨快些回去。已把仙方煎與他吃了。最妙。不好再議請醫調治。老娘姨遂拿仙方到藥店裏配好了藥。回至寶興里。錯認少愚一定識字。把仙方交與他看。問用的是什麼藥。你瞧大小姐可能吃了便好。少愚道。仙方是菩薩賜的。吃下去那有不好之理。我又認不得字。問我怎的。你祇管煎與他吃了。是老娘姨始叫阿招拿藥罐來。將藥傾在罐中。加好了水。又在外房生了一個火爐。點了枝香。煎到香盡炭完。藥已好了。倒在一隻雞缸杯內。送至牀前。阿珍要想坐起身來接他。那知這身體竟有千斤之重。再也坐不起來。老娘姨叫阿招扒上牀去。略把上身抱起。將藥遞到口邊。吃畢。仍舊使他睡下。蓋好了被。下了帳子。說停刻發一身汗。諒必好了。回身叫阿招將火爐息好。藥罐裏的藥渣傾去。下樓端上飯來。伏伺少愚吃飯。少愚這一日。自晝至晚。這房門多沒有出過。呆呆的在牀前坐了一天。祇恐他老子生病的時候。也沒有這般發急。坐到上燈以後。忽聽阿珍在牀上邊大叫起來。隱隱乃是饑命兩字。少愚不覺大吃一驚。急忙揭帳看他。并叫老娘姨與阿招進來。但見阿珍面色如紙。兩眼直插額上。邊冷汗淋漓。兩隻手在被頭裏面發搐。老娘姨喊聲不齊。這是有邪了。叫阿招快喚包車夫買些錠來。在天井裏趕緊焚化。一面與少愚大聲叫喚。約叫了一刻多鐘。方纔兩手止住了。臉上有些血色。神志略略安甯。見衆人環繞牀前。喊了一聲阿疇。老娘姨念佛道。阿疇陀佛菩薩保佑。如今好了。問他方纔怎的這樣。阿珍將眼四顧一瞧。見少愚也在牀前。有氣無力的答道。我自己也不曉得爲甚這樣。看來我這場病。真是不輕。這便如何是好。老娘姨寬慰他道。這是年災月晦。斷斷不要緊的。你自己不要擔心。今天仙方已吃過了。明天我再到虹廟去求更替你許一個願。祇要保佑病體早痊。將來你親自去還。阿珍在枕上點了點頭。並不開口。那眼睛却不住的望着裏牀。好像有些十分害怕的光景。老娘姨不知他見些什麼。覺得毛骨悚然。低低的對少愚說道。大

少你是一個男子。比我們陽氣重些。大小姐這一場病。一定是陰人纏繞。你們有過相好的了。可到裏牀去陪一回兒。看他甚麼。少愚說老娘姨言之有理。當真扒至裏牀。睡着銅鈴般的兩隻大眼。看住阿珍。叫他心上不要發慌。阿珍沒有睬他。那面孔却又側向外牀而睡。依舊眼光釘住牀角。一瞪一瞪的臉色。甚是不正。老娘姨看病勢這般凶險。正要差包車夫到羣玉坊去催阿金快來。祇聽得門上邊鈴聲響。阿金帶了個小大姐一同到來。老娘姨問了聲進來的可是金小姐。樓下車夫答稱正是。老娘姨說快些上樓。阿金遂與小大姐奔上樓來。看見阿珍那般病狀。阿金心上吃了一驚。說發了一個寒熱。怎的面相就有些些走形。老娘姨咬着耳朵。把適纔大呼饒命之事告知。說此病看來必有陰氣。我疑心他眼睛裏必定瞧見什麼。祇因錢大少在牀前不便細問。如今你可問問他去。阿金道。是那一個錢大少。老娘姨將嘴一斜道。現在裏牀的那個便是。阿金見了。不覺好笑起來。道。怪不得大小姐要生病了。怎的把個土地碼子留在房中。老娘姨道。大小姐先會說過。這人雖然土氣。手中很有錢。昨天阿招睡在後房。聽見他與大小姐看什麼金條珠子鈔票。後開開動鐵箱。大約多在鐵箱裏頭。并聽得大小姐有嫁他的意思。不知是真是假。阿金道。原來如此。我想大小姐怎樣發起昏來。去做這樣一個客人。如今別事慢提。且待我問他到底此病若何而起。眼中可曾見些什麼。我們好想法子醫治於他。遂輕輕的走至牀前。先向少愚點了點頭。笑了一笑。然後俯身到枕頭上去。叫了一身妹妹。將嘴附在他的耳上。細細問他病情。阿珍見是阿金。此時恰好神識甚清。叫他湊過耳來。回說昨夜四點多鐘時候。與少愚一同睡在牀上。早已睡熟了。不知怎的身上邊一陣寒冷。忽從夢中驚醒。頓時發起熱來。祇認是受了風寒。諒來沒甚要緊。所以醫生也沒去請。祇叫老娘姨到虹廟去求了一服仙方。吃了仙方之後。祇顧安心靜睡。滿想出一身汗。定然好了。那知睡到將晚。身上邊的熱勢。覺得退了些兒。心裏頭更一陣不是一陣。好似裏邊火燒一般。那時

偶然睜開兩眼。向外一瞧。不知天光黑了沒有。忽見牀前站着兩個人影。一個乃是少安。一個乃是子通。彼此傷痕遍體。面帶怒容。像要向我索命樣兒。每人伸出一隻手來。多要扼我咽喉。這時我發急極了。纔喊起饒命來。後來就迷迷糊糊一點子不知人事。直至他們大聲喊叫。方纔清醒。此刻那兩個冤鬼。仍沒有去。祇要眼睛一開。多在我的面前。沒奈何把眼睛閉了。他們好似又在我的枕邊。一齊動手扼我。好姊姊你怎樣救我一救纔好。阿金聽他說完。因問是鄧子通。潘少安。陰魂索命。祇嚇得匹支冰冷。一句話多答不出來。後來稍稍定了定神。問老娘姨。可曾燒過長鏡。沒有。老娘姨道。怎的不燒。乃是我叫包車夫去買的。一共燒了三千滿金。方纔回過氣來。錢少愚坐在裏牀。起初不知阿珍與阿金講些甚麼。後聽阿金說起燒鏡的事。古語說。吳人信鬼。少愚況是一個鄉愚。不但信他。更是怕他。看見阿珍這般病勢。心上也疑定有鬼祟纏繞。因接口道。原來方纔祇燒得三千滿金。停刻何不再燒三千。保佑他好眠好睡。阿金等聞少愚說出此話。錯認他坐在裏牀。眼中也曾瞧見什麼。正想動問。其時老娘姨因阿金來了。叫阿招在外房煨茶。阿招獨自一個。坐在火爐半邊打盹。身子往前一磕。震天價一聲猛响。在樓板上跌了一交。把裏房那些心虛的人。一個個疑鬼疑神。嚇了一跳。阿金最是膽細。祇驚得面如土色。兩手牽住了老娘姨。戰兢兢的說。外外房是什麼响。少愚也在裏牀角失張失智的連喊奇怪。直至阿招跌醒。覺得磕痛了。膝蓋骨。喊聲阿呀。哭將出來。始知是跌了個人。大家定一定心。把他喚進房來。問他好端端的怎樣會跌。阿招不敢開口。老娘姨知道他一定是打盹所致。着實埋怨了幾句說話。阿金要打要罵。說裏房現有病人睡着。怎的不小心到這個地步。萬一把病人嚇壞。看你怎樣擔承。阿招兩手摸着膝蓋。祇顧呆呆的一言不發。老娘姨看阿珍睡在牀中。幸虧他還沒有什麼。祇額角上冒了一頭冷汗。兩眼瞧着阿招。好像很是恨他。又苦自己沒有氣力。不能像昨夜打他一頓的樣兒。因叫阿招仍到外房煨茶。切不可再打磕睡。

阿招始哭喪着臉。向外而去。阿金等他嫩好了茶。叫把仙方煎個二煎。與阿珍吃。阿招回說藥渣已於早間倒去。阿金怪他不知伏伺病人。喚老娘姨把原方取來。交貨車夫再到童精一藥店贖去。既然吃了仙方。身子熱得好些。今夜何妨再吃一服。定然好得快了。老娘姨依言分付下去。少頃。車夫果又贖了一服回來。交與阿招去煎。老娘姨因夜已深了。下樓去燒好夜飯。端將上來。請少愚下牀用過。收拾殘筵。自與阿招吃去。等到煎好了藥。仍舊阿招微微的扶起病人。由老娘姨徐徐灌下。阿金說服藥之後。必須靜睡。叫老娘姨替阿珍蓋好被頭。放下帳子。令他安安穩穩的睡一回兒。自己因新近呼上了幾口洋烟。故在炕榻上開了盞燈。身邊摸出一隻三錢頭的白銀烟匣。把外面的湖色綢線打開。將鋼釵蘸了些烟。在燈上燒勁。并叫老娘姨取過一支橄欖核老槍。通了一通。放在烟盤裏面。等那釵上的烟泡發好。裝上槍去。正想要吸。看見少愚坐在一旁。問他可呼一口兒。少愚看阿金年紀雖比阿珍大些。那風頭也還甚健。今天阿珍病了。樂得將他當個替身。與他兜搭一回。解解焦悶。有何不可。因說呼一口兒也好。竟老老實實的睡下炕去。吸了一筒。阿金見他別的並不在行。那洋烟却聽聽的很是會呼。因又再裝一筒。與他吸了。第三筒起。方纔自吸。少愚嗜着張嘴。睡在炕枕上。目不轉睛的看阿金燒烟。竟似從來沒有見過一般。阿金看他土氣十足。暗暗的甚是好笑。其時因老娘姨阿招多到樓下收拾鍋灶碗盞去了。阿珍睡在牀上。聲息全無。像是已經睡熟。阿金口內吸烟。心中甚覺寂寞。姑與少愚講些閒話。問他乃是幾時到上海的。與阿珍怎樣認識。現下住在什麼地方。原籍蘇州何處人氏。少愚一一對答。阿金始知他是守愚之子。守愚從前到上海時。鬧得笑話甚多。聲名甚大。都說他是個有錢不肯使用的人。如今出到這個兒子。把家中積聚的錢。揮霍出來。怪不得老娘姨說。昨夜阿招聽見有珠子金條鈔票一切。交與阿珍。看來真是有些意思。阿珍做到這戶客人。正好很很的敲他一下。怎的生起病來。又想還好這一場病。生在東西

到手之後。若是將來好了。自然多在阿珍手中。不必我替他費甚麼心。倘有三長兩短。這鐵箱怕不由我掌管。那東西豈不多是我的。少愚怎能拿得出去。若然問起我時。我就給他個死無對證。好得他交貨阿珍的時候。並沒有第二個人看見。吃沒他甚容易。料他一個鄉愚。斷斷幹不出甚事來。但他不把這貴重東西。放在棧裏。却要寄存此處。內中當有一個緣故。倒要問明了。他做個準備。纔是因又用話去探他口風。說他這兩夜。可是因阿珍病了。不放心。回到棧房裏住。故而住在這裏。少愚是一個何等老實之人。昨天告訴阿珍說的。俱是實話。今天阿金問他。他也一本直說。並沒半句隱藏。阿金又知是母子不和。跑出來的。愈覺放心托胆。日後吃過了他。想來不但沒人說話。并且他在家中。還要自己瞞起這樁事兒。轉到這個念頭。不覺心花怒放。反把憂急阿珍生病的心思。忘掉了些。少愚却甚盼阿珍病好。與阿金講了一回自己的話。漸漸又說到阿珍病原。一口咬住他。定有邪氣。明天最好請個師娘到家。替他看看香頭。發送發送。或者請個起課的人。起一個課。一來占占他祿命如何。二來叫他判斷。斷是甚邪祟纏繞。阿金點頭答道。這話果然不錯。本來我心上也是這樣的想。且看他明天病勢怎樣。我們大家再作計較。倘然好了些些。祇到虹廟去許個願心。多燒些香。求保他早早平安。若與今天一樣。或更加重了些。自然須要花幾個錢。我們是同胞姊妹。那有不替他想法之理。但他此刻吃了仙方。睡得甚是安穩。或者菩薩有靈。就此漸漸的輕減下來。也未可知。少愚道。但願如此。最妙。二人正在講話。猛聽得病人牀上。接連減了幾聲阿呀。那隻牀忽然搖動起來。阿金大驚失色。急忙撇下烟槍。立起身來。拉住少愚。三脚兩步的回到牀前。高聲叫喚。并令少愚把帳子揭開。且看他面色怎樣。但見阿珍雙眸直豎。人事不知。那手足却又發搐不止。震得這牀格格響。阿金少愚竭力叫喚。好似一些沒有聽見。少愚發急極了。伸手去牽他的手。尚沒牽到。阿珍忽又連叫幾聲打鬼打鬼。將身子縮成一團。頓時抖戰得不像樣兒。祇把少愚阿金兩個。

俱嚇得魄散魂飛。大叫老娘姨阿招快快上來。大小姐有些不好。正是
豈真鬼物將形現。
祇爲人心作事虛。

要知阿珍這回尙能蘇醒與否。老娘姨阿招上樓可有什麼法兒救他。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空搗鬼返魂無術 畏見娘落魄有由

話說阿珍寒熱大作。阿金前來探望。要他好得快些。叫老娘姨把早間到虹廟裏求的仙方。再煎一服與他吃了。自己和尚少慈睡在炕上吸烟。商量明天替他調治之法。阿金見他服藥之後。睡得甚是安靜。認做仙方靈效。已有轉機。那知阿珍得的乃是傷寒重病。仙方上用的藥是竹葉石膏蘆根等許多涼劑。所以第一次吃了下去。身上的熱勢覺得減退。心裏頭一陣不是一陣。皆因熱邪被遏之故。熱邪遏在裏面。自然內欲起來。眼睛裏看見子通少安。口裏大呼饒命。那裏真有甚麼冤魂作祟。多是熱入心胞所致。遂迷迷糊糊的見起鬼來。若說爲甚不見別的鬼魂。見的偏是子通少安。又因阿珍生平所做的事。這一樁最是心虛。俗語說疑心生暗鬼。平日阿珍不病的時候。睡夢裏也不時看見二人向他索命。常常驚醒轉來。如今病裏頭自不必說。祇見二人站在牀前。至於阿金進來之時。爲何忽然神識甚清。却因服藥已久。藥性過了。心胞絡內的熱邪。漸漸又透了些出來。始得神魂略定。不料阿金要好。又叫他吃了第二次藥。這一服真是仙方。吃下去。睡了片時。把五臟六腑內的熱邪。從此一齊透入心胞。休想再能透洩。遂又頓時發起渾來。口中亂嚷亂叫。眼中祇見子通少安。伸手扼他。因而慌做一團。嘴裏頭不住的祇喊打鬼。把阿金少慈兩個。嚇得個膽落魂飛。沒奈何祇喚老娘姨阿招上來。那老娘姨正與阿招在灶間內收拾好了。鍋灶碗盞。叫阿招拿了少慈用的便壺。自己端了一個淨桶。正想上樓。聽得樓上大聲叫喚。心上一慌。竟把淨桶潑番在地。幸虧是個空的。手忙腳亂的端了起來。尙還沒甚要緊。那阿招却拿了便壺。先自飛奔

上樓。走至牀前。聽見阿珍一連喊了兩聲打鬼。心頭一嚇。不覺手內一鬆。耳聽得拍的一聲。便墮地。打做粉碎。阿金少愚。本來已是嚇慌的了。萬想不到阿招手內。拿着這件東西。不知又是什麼碎响。大家直跳起來。俱向房外飛奔。恰好老娘姨跑上樓來。在房門口撞個滿懷。彼此沒有防備。又是大家一嚇。老娘姨伸手拉住二人。問他們跑向外去做甚。阿金嚇得口多開不出來。少愚連說裏房有鬼。進去不得。老娘姨道。大小姐怎麼樣了。少愚道。大小姐祇喊打鬼。想是惱了這個鬼魂。方纔牀前拍的一响。好不怕人。故把我們嚇了出來。老娘姨聽了。也嚇得目瞪口呆。道。有有這等事。如如今沒沒有別法。祇祇好多燒些錠。保保佑放輕鬆他。少愚道。長錠樓下可還有麼。老娘姨道。倘然沒有。我叫車夫立刻去買。阿金此時驚魂稍住。合掌說道。祇要保佑病人清醒。明天一准看香發送。不論說麼鬼魂。不可難爲於他。老娘姨道。金小姐快些許願。我到下邊燒錠。燒好了。再上樓來。說完。回轉身下樓而去。阿金見與少愚站在房門口。頭不是個事。祇得放。大着膽。硬了頭皮。重新回至房中。但見阿招拿了一把蘆花掃帚。在牀前掃地。阿金怪他此時掃些什麼。搶起掃帚柄。要想打他。又見樓板上有許多水跡。壁角裏碎了一個便壺。急問他是甚麼時碎的。阿招回說。即刻纔碎。阿金聽了。始知方纔那聲响亮。原來打碎了這個東西。又是好惱。又是好笑。拿起掃帚柄來。夾背便打。說是打掉些些晦氣。那掃帚柄是青竹的。打在背上。也甚疼痛。阿招幾乎哭出聲來。少愚瞧見。勸住他道。且慢動怒。我們看在病人面上。饒了他罷。阿金始將掃帚撇下。喝他連碎便壺一併收拾下去。停刻車夫買錠回來。叫他與老娘姨一同上樓。你在樓下看門。一則車夫陽氣重些。二則免在房中鬧禍。阿招聞言。那敢違拗。拿起掃帚。又取了一個春箕進來。把便壺一塊塊的拾在裏頭。下樓而去。雖然碎的是個空壺。究竟不免有些臭氣。祇因阿金少愚。正急得昏天黑地。所以尙沒覺察。後來老娘姨燒好了錠。與車夫上樓。始說房中怎的好臭。少愚約略說知。老娘姨叫車夫到灶下去拿些稻柴。

灰來重新掃了一掃。始覺好些。此時大家圍在床前。張看病人。祇見他依舊人事不知。口裏胡言亂語的。祇喊打鬼。老娘姨道。白天燒了一千滿金。人就醒了。此刻足足燒了二千。怎的還是這樣。阿金向着床上喃喃祝道。你們不要難爲病人。但等天光一亮。我馬上去請師娘到來。大魚大肉的供獻你們。再給你們些些盤川。別地方去。老娘姨接口說道。是吓。今天放鬆病人。明天你們上香頭去。好等師娘判斷。若是本命裏有甚尷尬。或是衝撞了什麼神道。明天我們央人起課。祇要課上發動。自然照課行事。求保病體速痊。少恐更暗暗的說。但願病人病好。將來嫁我之後。我當各廟燒香。並替他到上方山做一壇水陸道場。三個人禱人禱鬼。各各禱了一回。阿珍依然昏迷不醒。約闌到天明將近。方纔口中停住了。喊看。他路覺自然些些。各人也俱疲倦極了。炕上的炕上。椅上的椅上。大家把眼睛略閉一閉。養一回神。少忽忽然夢覺起來。在烟炕上大呼小叫。又把衆人驚醒。每人急出了一身冷汗。其時天已大明。遂商量請師娘起課的事情。老娘姨說。山家園有一個黃仙人最靈。隨便什麼冤孽。香上邊多能看得出來。五福弄還有個陸仙人。他附身的是楊老爺。一上了身。病人犯的什麼毛病。幾時起的。幾時可好。都能斷得定他。包車夫道。浦東洋涇鎮不有個肚裏仙麼。他是袁家觀音堂袁家娘娘的乾女兒。眼睛裏天生的雙瞳人。不論是神是鬼。一見便明。聽說也甚靈驗。欽賜仰殿地方。還有個走陰差張三。此人乃是男身。每夜在陰府當差。與牛頭馬面等稱兄弟。森羅殿走得最熟。病人有甚冤家纏繞。他可商通殿上冥役。驅逐得來。并能向掌案判官商量借壽。請他來也甚有用。阿金又訊到起課先生。老娘姨一口咬定大馬路吳鑒光與宋復生兩人最好。包車夫又說三馬路客棧裏有一個賽神仙。能知過去未來。起的文王神課。最是周到。并且這人本是道士。更能替病家禳星拜斗。不比得吳鑒光等要去另請他人。否則龍華西面還有個王道士。專代人家驅妖捉怪。并有一手燒替身的本領。倘使病人死了。他能捉住替死。竟然搶活轉來。起的乃是

大六壬課。比來不同。說一句應驗一句。我聽請他到來也好。阿金被二人你言我語。弄得沒了主意。後來因浦東及龍華一帶出路太遠。阿珍病勢沉重。有些朝不保暮。恐防淹水難救。近火。故此決定就近些些。師娘請了老娘姨說的山家園黃仙人。起課請了包車夫說的三馬路賽神仙。當下向阿珍身畔摸出鐵箱上的鑰匙。開了鐵箱。拿出二三十塊錢來。預備使用。少愚見自己的鈔票珠子金條俱在箱內。本想向阿金說明一聲。祇因阿金急匆匆的取了洋錢。隨手便把鐵箱鎖上。因而沒有說得。阿金也裝做鐵箱裏面不曉得。少愚有甚東西在內。預備將來吞賴。說他阿珍在日。何以並沒提起此事。這且按下不提。再說包車夫等候阿金取出洋錢。拿了請封。立刻去請黃仙人與賽神仙。不多一刻。賽神仙同着先來。在客堂內點了香燭。搖動課筒。起了一課。搖了搖頭。說這卦象。甚是凶險。阿金問他起的何卦。賽神仙說是遊魂卦。若照卦上看來。病人得病之後。一定神思恍惚。坐臥不安。阿金道。一些不錯。不知卦中可有邪氣。賽神仙道。怎麼沒有。乃是病人前天晚上。觸犯了傷司五聖所致。祇恐有時胡言謔語。并且他本命裏星宿不好。應蛇繞足。白虎當頭。七煞臨宮。喪門吊照。急須禳解。禳解纔好。阿金道。這是要禳解的。不知怎樣一個禳法。賽神仙道。最好起個斗壇。替他拜一天斗。晚上邊請位法師。虔虔誠誠的發遣天表。達一道百解星章。再做個水盆報應。占他祿命可好。并把那傷司白虎等兇神兇宿。一齊發送。或能日見痊可。阿金躊躇道。倘然祿命裏有甚隱憂。可還有救。賽神仙道。祿命若有隱憂。水盆報應裏顯了出來。明天再替他發撒翻解。我們本來有道法事。不過差不多些的人家。不肯輕做。阿金道。祇先與他拜一壇斗。晚上水盆報應要多少錢。賽神仙算了一算道。連香燭紙馬一應包淨在內。起碼三十塊錢。阿金道。你住在棧房裏。那斗壇設在什麼地方。賽神仙道。斗壇自然設在這裏。最是潔淨。近來大馬三馬路一帶起課先生。替人家禳星拜斗。就把經壇設在自己家中。樓下有人拜懺。樓上住的人家。不知幹些什麼。怎比得在病人家裏。

的好。大小姐倘然照課禳解。這是風急火急的事。就誤不得。停刻我就請道衆到來。你們別的不要難爲。祇預備些煙茶便了。阿金點頭稱是。賽神仙收了課簡。告辭出外。恰好黃仙人進門。那黃仙人五十多歲年紀。一張瘦骨險兒。天然的一雙大脚。一進門便把眼睛向四下一瞧。連說屋子裏陰氣好重。阿金邀他至客堂坐下。黃仙人瞪着雙眼。向壁角裏吹了一吹。阿金問他吹些什麼。黃仙人道。壁間有個陰兵站着。故把他吹將出來。你們看不見他。我是看得見的。不但是個陰兵。從門口起直至客堂。何止十個八個。不知病人的房間裏頭怎樣。最好待我先去看看。阿金祇被他說得毛骨悚然。遂叫阿招下來。看好了門。自己與黃仙人趕緊上樓。去看病人。黃仙人進得房門。大聲叱喝。一回方纔坐下。說房裏頭除了無數陰兵之外。并有兩個帶血陰人。立在牀前。如今被我喝出去了。你們快把香燭點好。我好下樓判斷。阿金聽說有兩個帶血陰人。一個定是子通。一個定是少安。愈覺得膽戰心寒。立刻叫阿招點起香燭。陪着黃仙人一同下樓。黃仙人又叫老娘燒點了三枝散香。到病人床上禱告一回。說房中若有一切陰魂。多附在香頭上邊。跟着下去。這三枝香也插在香爐裏頭。黃仙人遂在香案打橫端上一隻凳子坐將下去。交代阿金等道。附身的是三老爺。不比別的神道。上身時有些兇險。你們不必驚怕。阿金等回稱曉得。黃仙人坐在凳上。默坐了三四分鐘。打了幾個呵欠。忽然雙睛一緊。發起威來。口中操着藍青官話。大聲喝道。你們請我神到來。可是爲了樓上女子的病。那女子已病到九分九了。本來我神不能救他。念你們一片誠心。且代他向東嶽府求去。若能過得三天。可保太平無事。但須多解錢糧。你們那個識字。我神告訴他抄寫出來。方好辦事。阿金聽說要個寫字的人。忙叫阿招上樓。去喚少愚下來。老娘姨道。可是叫他寫字。阿金回稱正是。老娘姨道。這人莫說抄寫。連字都一個不識。昨天我在虹廟求了仙方回來。給與他看。他會當面說過。阿金道。這便怎樣。老娘姨道。還是車夫識字。各店家的招牌。多能認得出來。阿金急問他可能抄

寫車夫回說勉强尚能寫得幾個。黃仙人在旁催道：你們那個快來抄寫。我神不能就閱。阿金慌叫車夫到隔壁人家去借了一副筆硯，拿了兩張紙來。黃仙人遂分付寫道：檀香五筋，安息香念爐，真燭十觔，元寶五十串，長錠二百球，三牲五副，報恩懺二十部，受生經一千卷，三官經一千卷，高王經一千卷，灶君經一千卷。車夫依言，七歪八欠的一一寫畢。黃仙人又道：陰兵二十八個，須備草船兩隻，長錠五十六球，紙衣念八套，羹飯四桌。今夜送西北方。車夫寫到那個羹字，正在寫不出，忽聞黃仙人將棹一碰，高聲喝道：我神判斷，那個不依，你們休想輕懺，還不早早退去，倒把衆人嚇了一跳。黃仙人見車夫停筆不寫，問他寫完沒有。車夫定一定神，把羹字打了一個圈子，重新寫將下去。黃仙人又道：帶血陰人兩個，另備羹飯一桌，心經二千卷，長錠二十球，紙船二隻，送東南方。說畢，又向香頭上看了一看道：念你們死得悽慘，我神再斷紙洋錢四百，紙箱二隻，紙衣全套，不許多言。車夫又如言寫訖。黃仙人又向空中看了數看道：再備羹飯一席，齋供祖先，他們多在空中保佑，錠帛不拘多少，自己隨心焚化。阿金點頭道：那個自然，祇要保佑病人速愈，定當多燒錠帛。黃仙人道：內中有個老婦，要討衣箱一隻，女衣全套。他在陰司沒有衣裳。阿金對老娘姨道：那是我的娘了，死的時候，果然沒有什麼衣服。黃仙人道：正是你的老娘，他爲了女子生病，向善薩磕頭求拜，可憐磕得頭多腫了。阿金聽畢，幾乎流出淚來。黃仙人又叫車夫另拿張紙，我神再給你個仙方，與晚間在灶頭上叫喜法兒。車夫聽得，要寫仙方。對阿金說：藥名的字，寫他不來。阿金道：祇要記個大略是了，寫不來不妨做個暗記，或是音同字不同的。藥店裏諒能看得出來。車夫始將開好的那篇單子，交與阿金。另外拿一張紙，聽黃仙人說出幾樣醫不好病吃不壞人的藥來，照着寫道：桑葉三錢，杏仁三錢，防風一錢半，荆芥一錢，川貝母二錢，神麴二錢，薄荷紅一錢，麥芽三錢，陽春砂仁三粒，硃砂燈心三尺，竹捲心三錢，鮮佛手二片。車夫依次寫畢。黃仙人又道：病人起病之後，失落頭喜在東北

阿金忙了一朝。有些烟癮發了。睡下烟炕吸烟。聽阿珍依舊連聲打鬼。比天明時又漸漸的不是起來。阿金一頭吸烟。一頭說道。你們有甚冤孽。三老爺已允超度。切莫再與病人纏繞。少愚坐在床前。也一樣的暗暗祈禱。少頭聽樓下邊鏡鉞鐘聲。一齊聲響。養神仙已領了一班道士到家。開過了場。車夫已取了甲馬。賤了仙丹回來。阿金叫把甲馬供在灶上。仙丹立刻喚阿招去煎。并令他藥罐之上。放把剪刀。辟除邪氣。煎好了送到床前。老娘姨仍想像昨天一般的。阿招把病人扶起。灌與他吃。那知道身體已重了許多。休想扶得動他。阿金見少愚是個粗人。一定有些氣力。叫他上床。去把阿珍路路抱起。方纔勉強灌了下去。其時神志愈覺昏迷。除了滿口打鬼之外。別的話一句沒有。飯後及晚上邊。也與日間一般無二。那正氣却更是衰了。連打鬼二字。也多說不出聲。祇睜開着兩隻眼睛。緊攏着一對拳頭。拚命在床中使勁。衆人看他一刻不如一刻。想起自從得病之後。吃了三服仙方。醫生沒有請過。何不請個醫生到來。診診他脈息如何。趁喚車夫連夜去請。送了八塊洋錢。拔號醫金。那醫生尙還有些把握。將病人診過了脈。問昨天請過那個醫生。服的是什麼藥。老娘姨把沒有請醫。祇會吃過仙方的話告知。又將仙方拿與他看。那醫生瞧了一瞧。說了幾聲可惡。將方向樓上一擲。歎口氣道。這個病症。乃是傷寒。怎能吃得涼藥。與這不相干的藥方。如今已是無可挽救。天明祇怕就要去世。世人信服仙方。真是害人不淺。少愚聽醫生說。天明要死。急得幾乎抖戰起來。問他可能開帖。拔藥。扳他一板。醫生搖頭道。病到這般地步。叫我怎樣扳他。你們還是請醫後事。或者另請高明爲妙。說畢。竟連方子都沒有開。向少愚拱了拱手。下樓揚長而去。阿金等大家慌做一團。少愚始怪仙方誤人。老娘姨尙連說罪過罪過。仙方斷斷吃不壞人。大約是大小姐命該如此。阿金也說仙方從來不會誤事。醫生雖然這樣說法。且看天明怎樣。或者三老爺今夜自有法力救他。也未可知。況且養神仙斗已拜完。少停水盆報應。看水盆內是凶是吉。那是極靈驗的。這話尙未

說完。春神仙叫車夫請阿金下去。說水盆報應的句語甚好。病人一定無妨。叫了一聲恭喜。阿金始又放了些心。因見法事已完。把經資開消過了。上樓和衆人說知。叫大家按定了神。莫聽醫生亂說。並端整叫喜的事。老娘姨聲音響些。待他去叫。阿金接應。少愚阿招。在房作伴。車夫在樓下看門。各人分派已定。照着黃仙人的說話。如法叫去。叫得老娘姨和阿金口枯舌燥。甚是吃力。少愚坐在房內。兩眼望着病人。巴不得他叫過了。喜漸有轉機。應了黃仙人與春神仙的說話。那醫生算是放屁。好容易聽老娘姨在灶上叫完。叫至門口。又從門口回至灶間。扒上屋去。抱了烟肉。叫了三聲。正喜他們已經叫畢。忽聽阿珍在床邊喊了一聲少安。因底下那個安字。舌音已不甚清楚。少愚認做叫他。慌忙跑至床前。又聽他約略的叫了一聲子通。頓時扮了一個鬼臉。少愚祇嚇得魂不附體。高叫老娘姨等快來。說時遲。那時快。阿珍扮過鬼臉之後。喉嚨便打起呃來。少愚接連喊了幾聲阿呀。阿金正拿了兩枝安息香。老娘姨端了一隻糠篩。盛着病人的衣服鞋子。步上樓來。聽見少愚極喊。阿金急把安息香在房門的門縫內一插。叫老娘姨端着糠篩。飛步進房。但見阿珍雙眸直豎。一息僅存。喉間呃逆微開。口內的一口牙齒。却咬得格格作響。霎時竟把舌尖咬破。流出滿口血來。眼見他雙足一挺。兩手一攤。一命嗚呼。再難復活。阿金暗暗咬定被鄧子通溜少安活捉而去。所以三老爺與禳星拜斗。沒有用處。老娘姨也覺他死得甚是可怕。內中必有冤孽。嚇得心上跳個不住。手裏頭却還捧着那隻糠篩未放。阿金見阿珍已死。到底是同胞姊妹。少不得哭叫一回。令老娘姨撇下糠篩。與阿招把床上的帳子拆掉。到樓下去化了許多長錠。燒了幾套衣裳。祇恨沒有預備得竹絲燈籠子一切。口口聲聲說是對不住他。却不知道對不住的。乃在誤信着鬼起課。沒有替他及早延醫。真是愚到一個極處。老娘姨燒完衣錠之後。阿金看見天已亮了。便叫車夫到羣玉坊領花好好回來。替阿珍披麻帶孝。扮做孝女。並與老娘姨商量棺殮等事。順便查檢阿珍生前的衣飾銀

錢少愚見他在那裏收管物件。始把鐵箱裏寄放珠子金條鈔票之事告知。要想阿金取出還他。好個阿金聽了此語。祇裝從前沒有曉得。問少愚這些東西。乃是幾時交代阿珍。放在箱中。交代的時候。可還有甚旁人看見。少愚道。前天晚上。交與阿珍。其時老娘姨等都已睡了。並沒旁人。阿金道。阿珍的病。也是前天晚上起的。你怎把東西交代於他。況且又沒旁人瞧見。少愚道。交代他的時候。尙還沒有起病。雖沒旁人瞧見。我親見他鎖在箱子裏頭。第一隻鐵抽屜內。阿金假意謊道。第一隻鐵抽屜。是他自己放鈔票等要緊東西的那有你的東西在內。說完。馬上開了鐵箱。叫少愚一同去瞧。祇見抽屜內有的是三四十張鈔票。幾十塊錢現洋。一副金鐲。并些戒指珠翠之類。少愚不覺吃了一驚。暗想。難道是昨夜記錯。阿珍放在下面的第二隻內。因說上面沒有。定在下面。阿金不答。又把下面那隻抽屜開將出來。內中祇有幾個四八開小洋。與些不值錢首飾。那有金條珠子鈔票的影兒。少愚此時。驚得幾如木偶一般。明知被阿金掉了槍花。乃是黃仙人看香的時候。第二次開箱拿錢。把金條等移藏別處。那時因精神疲倦。在烟炕上打了個盹。聽得鐵箱響動。急忙睜眼看時。見是阿金在彼下鎖。心上並沒疑他。不料他見財起意。存下歹心。如今怎樣向他討取。竟連話也說不出來。看着阿金不慌不忙。將鐵箱鎖好。反說抽屜裏現在檢點過了。沒有你錢大小的東西。將來休要多句說話。俗語說死無對證。我阿金可擔當不起。少愚尙要與他爭辯。車夫領着花好好進房。阿金叫他更換孝衣。料理喪務去了。接着便有許多要好姊妹。前來探喪。送殮。也有挨着腔板。在床前哭幾聲的。也有啼啼切切。盤問死人病情說不下的。一個個背地裏指着少愚。問他是什麼人。少愚覺得坐在房中。又是發急。又是不便。沒奈何跑下樓去。又有許多六色人等。指指點點。看他心上氣悶極了。索性走出大門。暗想。祇好俟阿珍入殮之後。再來與阿金說話。遂無精打采的跑至街上。信步行去。不知不覺。過了鄰家木橋。已至英界地面。本來一夜沒睡。欲到棧房裏去睡他。一覺。養

一回神。無奈老娘定沒回去。一見了他。必有許多說話。甚是可怕。倒不如尋個烟館開一盞燈。畧息片時。再作計較。遂在就近小烟館內吃了錢煙。又至飯店裏頭吃了些飯。想起方又端這兩天沒有見面。此刻或在昇平樓上。何妨尋見了他。將阿珍已死。阿金吞沒金珠鈔票之事告知。此人足智多謀。或者有法取他回來。因即跑至昇平樓去尋了一回。沒有尋見。動問堂信。堂信回說尚未來過。可要泡茶等他。少愚點了點頭。在靠窗口泡茶老等。那知從飯後起等至黃昏。恰巧這天又端沒來。祇遇見金子富上樓吸煙。說起他在三馬路慶餘堂內碰和。此時諒來未散。少愚要他陪着去尋。子富因煙癮未過。一口回絕。少愚祇得會了茶鈔。獨自一人找到三馬路去。却因慶餘堂從未到過。不知在三馬路什麼地方。沿途問了好幾個信。方纔走至寶和里口。差不多將要到了。其時寶和里一帶的野鷄妓女。正當滿街翔集之時。見少愚東張西望。蹊蹊街心。分明是個初到上海的戶頭。大家走近身旁。你我一牽。我也一扯。多想要拉他進去。少愚有事在心。並不去理會他們。忽來了個三十歲左右的雉妓。與一個老娘姨。一個小大姐。一團上前。將少愚團團圍住。不許他走。少愚急了。喊了聲你們做甚。那雉妓向四下一望。見並沒有巡捕經過。大着膽子。把少愚用力一推。竟被他推進弄口。後面老娘姨小大姐趕上一步。一個拉住了他的雙手。一個在屁股上儘力一撥。竟如京戲裏活擒史文恭一般的擒進弄去。弄口開着的人。齊齊拍手喝采。這纔合了兩句古語道。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低又遇打頭風。

要知少愚進得弄去。怎樣出來。那個雉妓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全骨肉謝幼安執言

看戲文屠少霞感舊

話說錢少愚因阿珍已死。阿金吞沒金珠鈔票。欲至萬華樓尋方又端商量。取他回來。遇見金子富說起

又端在慶餘堂礎和。尋到三馬路去。經過寶和里弄口。被個三十歲左右的雜妓。搶進弄去。那個雜妓非別。正是上節西安坊葉小紅的撫養娘。數年前大名鼎鼎的顏如玉。他本來在寶和里做過此項生意。後來手頭又積了些造孽錢。買了個葉小紅在西安坊爲娼。自己遂也跟在生意上任。寶和里的房子。已退掉了。那知小紅年紀太小。品貌不甚好看。曲子又不甚好聽。那裏吃得住什麼客人。如玉又年紀大了。生了楊梅惡瘡。毒入骨髓。不時復發。一個月裏倒有半個月臥牀不起。不但討不得客人歡喜。并且有幾個知道他的。恐防沾染。更是遠遠避着他。所以做了一節。折了三百多塊洋錢。第二節斷斷攪不得下去。沒奈何把小紅轉賣別人。收了場子。仍在寶和里借了一間房子。用了一個老娘姨。一個小大姐。仍操故業。這夜少愚在弄口經過。估量他是個鄉愚。把他拉進弄去。滿意放些手段在他身上。好好的弄幾個錢。那知少愚手中所有。皆已交代在阿珍鐵箱裏頭。身旁祇剩二塊大洋。幾個角子。幾十文的銅錢。又沒有金表。金戒指等值錢之物。如玉看失了眼。將他拉至屋中。先叫小大姐裝了一擋乾濕。又叫老娘姨打合他在此住夜。少愚一肚子都是心事。恨不得立刻出門。尋見又端與他商議。那裏能坐得住身。祇顧板起了那張黃臉。把頭亂搖。口中更是亂嚷亂叫。說他們不該這樣拉客。真是豈有此理。如玉覺着詫異。急忙臉喂臉的去灌迷湯。且把他灌住了口。順便向他渾身摸索。摸到夾褲袋內。圓丟丟的像是洋錢。笑嘻嘻替他拿了出來。共是兩塊。說大少給了我罷。今天當真不要回去。一頭說。一頭又摸別的衣服。一隻隻多是空的。未免大失所望。後摸到褲腰裏頭。有隻搭膊。甚是飽滿。心中大喜。伸手進去。掏了一把。誰知俱是銅錢。與幾個小角子兒。祇因氣他不過。也一齊拿了出來。給與老娘姨大小姐。說是大少給你們買炒麵吃的。少愚被騙不過。祇能且自由他。等他搜摸已畢。聽如玉鼻子裏哼了一聲。將手鬆開。少愚好像得了恩赦一般。起身往外就跑。老娘姨尙要攔住不許。如玉知道沒有看想。與他遞了一個眼風。由他自去。老娘姨

始說了聲大少停刻再來。放他出門。少愚耳朶裏也沒有聽見什麼。一心祇想去尋又端。急匆匆跑出門。找到慶餘堂去。誰知碰和已經散了。偏偏却又跑了個空。此時真是說不出的苦處。退出了慶餘堂門口。信步向三馬路往東踱去。暗想今夜那裏去住。祇見街上邊又來了一羣雜妓。恐防再被拉扯。身邊已一個錢沒有的了。慌忙轉了個彎。定一定神。想到阿珍雖死。阿金今夜必定在家。何不仍回寶興里去。且看他怎樣說話。遂取道往西新橋而行。可憐一夜沒睡。兩足甚是痠軟。欲待叫那車子。又苦囊內無錢。祇得一步步慢慢走去。及到寶興里時。十二點鐘已過。那門關得緊緊的。聲息全無。少愚將手敲了幾下。裏面老娘姨的聲音。問是那個。少愚回說是我。祇聽得呀的一聲。天井裏關了一扇樓窗。阿金在窗上答道。可是錢大少麼。阿珍妹的棺木。已葬在靜安寺花塚上了。我們辛苦了一天一夜。此刻都要睡覺。請你也回去罷。少愚聽了。幾乎氣得心上發昏。祇因沒處安歇。并且還要與他講話。耐着氣兒說道。我也曉得你們辛苦都要睡了。且叫老娘姨下樓開我進來。我有話說。阿金道。有什麼話。少愚在門外不便明言。因囁囁道。我要拿件東西。阿金道。你有甚東西交我。白天不是說過了麼。你交代那一個的。可問那一個。拿了個手。胡鬧什麼。今夜門是不開的了。對不住你。請回去罷。說完了這句話。呀的將窗一閉。從此任憑少愚怎樣叫喚。總不答話。少愚心頭火發。把那石庫門敲得錚錚作响。驚動了鄰舍人家。有幾個不會睡的。俱來動問。少愚沒奈何。將實話訴知。衆鄰見他土頭土腦。不像身邊有珠子金條鈔票的人。也疑是阿珍死了。有意胡賴阿金。那阿金聽得鄰舍開門來。開了窗向衆鄰辨白。說得多是他的理性。少愚竟至有口難分。正在七糟八雜的時候。弄口走過一個夜差巡捕。見弄內有人喧鬧。一手拿了蓋諸萬燈。一手拿了根花插棍。跨進弄來。少愚見是巡捕到了。錯認阿金差人從後門出去。叫他來的心上邊品的一驚。暗想不可吃了他眼前虧。有話還是明日再說。莫要再在這裏講鬧。拉進巡捕房去。始仰着頭向門內說道。

我把你這欺心的惡婦。今夜死不開門。暫且不與你說。等待明天再講。看你這兩扇牢門。一輩子不要開他。說畢。看巡捕從弄口進門。他從弄底抄將出去。衆鄰見少愚已走。認做一定情虛。大家背地裏議論數句。一哄而散。那巡捕見衆人散了。沒甚事情。在弄內兜了一個圈子。也就去了。阿金在樓上邊聽弄中頓時寂靜。既有皮鞋腳聲走動。知道是巡捕到來。竟把少愚嚇走。心中好不歡喜。暗想看來這許多財物。一定吞得過他。不過老娘與阿招兩個。必得分給些些。又想阿珍死後。花好好從此也是他的討人。這女孩子在生意上。節節騰騰。却是一株錢樹。阿珍可謂人財兩空。自己可謂人財兩得。那是各人命運不同所致。誰知他有了這許多財物。又有了那花好好討人。往後便一日不是一日的鬧出事來。也要鬧到個人財兩空。並把性命送掉。能盡情安享。後書自有交代。此時先表一筆。使看書的免說天道無知。偏是很惡的人。偏是這般受用。如今功課錢少。愚出了寶興里弄堂。那時天公忽然起了陣風。下了幾點微雨。九月裏的時候。祇要一有風雨。便覺寒氣逼人。少愚身上外面穿的是夾衫夾褲。裏面沒襯小褲。被那冷風一吹。打了幾個寒噤。又因晚上遶東奔西走。沒有吃得夜飯。肚中甚是飢餓。雖然馬路上邊。尚有幾家炒麵店開着。爭奈身無半文。不能進去。要想脫件馬褂。尋個押店押幾個錢。方可充饑。餘下的做了窩錢。一來禁不得這般寒冷。二則押店俱已關了。那裏去尋。因在馬路上悶昏昏的。踱了片時。想起方纔寶和里那個姪妓。被他抄去了兩塊多錢。野鷄堂子裏住夜够了。何妨回轉去暫宿一宵。明日再說。也是一個事急依人之法。不見得他們推了出來。遂冒着風雨。忍着饑寒。復回寶和里去。那知夜分已深。先已有了住夜客人。又白白的走了個空。此時真弄到個進退無門。除非回到自己客棧裏去。再沒第二條路。也顧不得老母在彼。見面後必有口舌。但願他老人家早經睡熟。這時候輕輕的挨了進去。天明時便輕輕的挨了出來。或者年邁龍鍾的人。避得過他。也未可知。總須明日尋見又端。再與阿金拚命。主意已定。始一

步傾一步的跑回棧去。打開了門。先問老太太可在裏面。管否已睡。茶房回說老太太現在房中。今天發了一天的肝氣病。幸虧蘇州到了個人。聽說姓謝。與老太太認識。特到棧內看他。見他有病。請了一個醫生。吃了帖藥。此刻略略好些。好一刻不聽見他呻喚。大約已睡熟了。少愚聽說已經睡熟。心下大喜。叫茶房不可驚動於他。靜悄悄掩至房中。上牀便睡。果然沒有甦醒。明天一早起身。見娘的枕頭底下。壓着一隻小匣子兒。知道匣內有的是錢。心想偷他出去。躡着脚步。走至牀前。正要動手去拿。恰看他翻了個身。少愚恐被瞧見。嚇得縮手不迭。回轉身往外飛奔。他娘睡夢中聽得脚步聲音。問了一聲是誰。少愚已頭也不回的跑了出去。雖在棧中捱過一夜。出來時依舊不會取得一點東西。最苦肚中狂餓。從隔夜起粒米未餐。如何再耐得住。祇得把馬褂脫下。當了三塊五角洋錢。至粥店內吃了一頓早粥。又到昇平樓去找又端。這時候尙祇八點鐘未到。昇平樓沒有開門。在門口邊立了一回。那天仍是風雨大作。身上邊少穿了一件馬褂。比了昨天晚上。更覺得冷不可當。想到小煙間內暖些。慢騰騰走至石路上。尋了一所煙館。開了盞燈。吸至午飯相近。又到昇平樓去了一次。尋見堂倌。問起又端。堂倌說每天必在上燈時纔來。并見少愚這樣暴寒。天氣祇穿着件禿夾衫兒。估量着問又端借錢來的。今天不甚理會於他。也不叫他泡茶相等。少愚心中好不納悶。出了昇平樓。重到街上去問走一回。在麥家園的轉彎角上。劈面來了四五個人。內中有個父親至交。正是蘇州的謝幼安。他在上海回蘇的時候。原因齊氏見天香死後。丈夫鬱鬱寡歡。央媒物色人才。欲替他重娶一妾。故而寫信到申。催他趕速回去。前書已曾交代。幼安返蘇之後。果又娶了個華氏素心。此人乃是蘇城的小家碧玉。出落得秀外慧中。甚合幼安之意。差足稍解悶懷。在蘇州住了幾時。這次因少甫到蘇遊玩。說起接到少收的家信。在上海結識了一個新友。名喚甄敏士。胸羅經史。學貫中西。心中甚是欽佩。意欲到申訪他。幼安也因少收在申日久。雖比不得前次迷戀煙花。令

人擔驚受恐。却因良朋久別。心中渴念殊殷。遂與少甫一同至申。乃是前日到。二人因不欲再去攪擾親友。俱住在長發棧中。遇見少牧之後。少甫訪了一次敏士。真覺相見恨晚。少牧閒談中說起錢少愚也。在上海。乃是瞎了老母來的。他與老人家大不相同。聽說一到上海。便與方端人老叔的世兄又端。並金子富等結爲至友。每日花天酒地。浪費無度。也不知他帶了多少銀錢出來。現在他老太太已知道了。前天趕到上海。母子見面之後。不免責備了他幾句。少愚忽不知去向。撇下老母住在棧中。上海地方的誤人子弟。真是不淺。必得設法尋他回去纔好。否則比了自己當初的陷溺情形。看來祇怕可險。幼安聽完。因與錢氏世交。出了游蕩子孫。心上甚是過意不去。況且錢老太太年紀大了一個人。住在棧內。不知怎樣。因問少牧可知老太太住在什麼棧內。少愚在外流連的是什麼地方。少牧道。錢老太太住的是鼎陞棧。少愚在什麼地方。這却沒有清楚。須問又端便知。又端的相好。聽說是廣福里潘小蓮。幼安道。既然如此。我想先到鼎陞棧去望望錢老太太。你可留心尋訪少愚。同他回棧。勸他返蘇。少牧道。安哥有此美意。我是個過來人。那有不願尋到少愚。勸他回去之理。就是那方又端。倘然見面。我也想用話去勸導於他。此人先前何等誠樸。自從端人老叔一死。忽然變了性情。這都是習俗移人所致。但他家計不豐。若像這樣荒唐。怎能擔得下去。幼安點頭道。做朋友的遇到這種地方。正應盡些忠告之言。你可趕緊找尋二人。我馬上便到鼎陞棧去。二人計議已定。幼安遂尋至棧中。見了錢老太太。先用好言安慰。說少愚皆因血氣未定。偶動邪心。定能及早回頭。勸他不必生氣。無奈上一天。老太太與少愚鬪口之後。肝疾大發。臥在牀上。哮喘不止。幼安見了。甚是可憐。因馬上寫了一張字條。差茶房去請平載三來。替老太太開方醫治。并叫他安心調養。三日內必把少愚尋回。端整母子返蘇。錢老太太感激不已。當晚服過了藥。覺着身子好些。那夜少愚回來。已睡熟了。沒有聽見。早上少愚要想偷他枕頭下的那隻皮匣。始從夢中驚醒。高

聲叫喚了幾聲。少愚已飛奔向外。也不知到底是誰。祇得喚茶房進來查問。始知出去的正是那個孽子。不覺又是兜心一氣。那肝疾復大發起來。比了隔天更是利害。幼安午飯時候。又到棧中望他。錢老太太把少愚深夜回來侵晨出去。并要偷他牀上東西的話。一一訴知。祇說得上氣不接下氣的甚是吃力。幼安聽了。也覺少愚真是豈有此理。但作量到他回棧取物。手中必已無錢。照這樣子看來。若不早尋見他。將來恐難免流之禍。心中更是暗暗發急。口裏頭却仍安慰數語。叫老太太祇管放心。并告明他現在少敏在外訪尋。諒來必能尋到的話。老太太咬牙切齒。說若把這畜生尋着我拚了。老命不要。定須併一個他。我活若是尋不見他。病在上海怎樣了局。明後天祇好動身回蘇。要死死在蘇州地方。死後不見得饒過了他。幼安聽錢老太太說這些氣極的話。更怪少愚不應這樣傷勸親心。恨不得立時一把扭他進棧。使他在親前甘心請罪。消消老太太那口鬱氣。因勉強坐了片時。想起杜氏弟兄。今天甄敏士請在江南的番菜館吃飯。并有自己在內。何不去找少敏。問他昨日訪了少愚一日。可有消息。就敷衍了幾句。別過錢老太太。出了鼎陞棧。到江南郵去看少敏。問他可曾訪到少愚下落。少敏回說別的沒有訪到。祇訪明他做的相好是許行雲。現已嫁了夏爾梅了。後來做的是花好好。花好好的撫著娘阿珍。昨天病故在寶興里小房子內。聽說少愚也在那邊。我們晚上須到花好好家尋去。或者尋得見他。幼安問這些信息是那裏來的。少敏說是方又端的朋友講的。又端昨天小蓮那邊巧巧沒去。聽說在慶餘堂種和。所以我去討了個空。也沒見他。幼安喜道。有了花好好這個地方。就好找了。我們晚上二淮同去。衆人吃完大菜。大家散席出來。誰知恰好在轉角上遇見了他。幼安最是眼快。立住了脚。叫了一聲。少愚聽有人喚他。定睛一看。見是幼安。心中吃了一驚。急向人叢一閃。要想躲避過去。此時少敏也已瞧見。一把手將他拉住。問他匆匆忙忙到那裏去。少愚見逃避不及。祇得將身立定。面紅頸漲的答了一聲。在街間走。並不

到那一處去。幼安道：你老太太在棧患病，怎的你在街上閒遊？少愚勉強答道：這兩天我沒有回棧，所以並不知道。幼安冷笑道：你是今天一早出來的人，怎說沒有回棧？欺哄我們朋友不該，怎更欺哄你老太太？豈是爲子之道？我們正在尋你，且一同到棧房裏去。老太太祇有一個兒子，豈可使他這樣傷心？少愚聽幼安道出底細，知道他一切事情，都已曉得，不能回說不去，祇好跟着他走。敏士等見幼安少牧有事，拱了拱手，大家各散。幼安少牧陪了少愚回至棧中，幼安令少愚向老太太問了個安。老太太見二人陪了兒子回來，又是感激二人，又是痛恨兒子，把少愚罵了一聲孽障，又氣急敗壞的說道：我祇認你死在外面的了，你還有甚顏面見我？講完了這兩句話，撲簌簌眼中滾出淚來，在牀上放聲大哭。少愚雖然不敢做聲，却也沒甚畏懼，更沒有些懊悔之色。幼安叫少牧向老太太婉勸，自己拉少愚坐下，先切責他不應背母冷遊，更不應母親尋到上海，非但不聽教訓，更置母病不顧，似此大失事親之道。然後把日記故事中韓伯愈被笞而泣的那段典故，向他宣講一遍。少愚始漸漸的自知其過，心下有些感動。幼安又取宣城史鳳閉門羹的那段事情，痛說一番，開導他妓院裏愛的是錢，沒有錢便閉門相向，千萬不可迷戀烟花。少愚恰被他道着隱情，因感生愧，因愧生悔，因悔生悲，不覺也痛哭起來。老太太睡在牀上，聽幼安勸化少愚，正在點頭感歎，難得世上尚有此種道義朋友。後聞少愚痛哭，知他已有悔心，到底母子天性。老太太不過要兒子回心改過，並不是不疼惜他。聽見兒子一哭，自己反止住了淚，勉強在牀上坐起身來。幼安便叫少愚快至牀前，向老太太力陳悔過。老太太尚假做怒氣不息，要他對天盟誓，并待病體略好，一同即日回蘇，不准逗留上海。少愚此時天良發現，語語遵依，果然當下發了個誓。說此後若再不端，必遭天譴，祇等母病路愈，定當趕緊回鄉。老太太始漸漸的收了怒容。幼安少牧，心中大喜，叫少愚仍將昨日藥方撮了一帖，煎與老太太吃。好好同奉他病體，速痊。少愚唯唯。老太太盤問少愚到了上海，外

面可有什麼未完之事。一共花掉了多少銀錢。少愚回說沒怎未完。不過花了一二百塊洋錢左右。並不提起珠子鈔票金條之事。恐防老太太直跳起來。其實這時候若使說明。幼安少牧聞知。必能設法向阿金取回。比尋方又端強如數倍。奈他不敢吐露。旁人那裏得知。後來連方又端也不去尋他。遂使阿金安穩穩的發了道注橫財。也是少愚命該破耗。至於老太太怎樣騙他得過。祇因少愚當家日久。一切銀錢皆伊掌管。所以一時不知其細。直到回蘇之後。想起守愚在日。曾有金條珠子。放在牀櫃裏頭。查問少愚那裏去了。少愚已移東補西。另外兌好。老太太看不出來。始終沒有知道。一言表過不提。當下老太太聞少愚既花了一二百塊洋錢。並沒末了之事。暗喜祖先保佑。沒有花去大財。口裏頭却痛責少愚。一二百塊洋錢。積聚並非容易。何忍隨手浪費。少愚祇是連聲知錯。並稱下次不敢。幼安聞少愚花掉的錢。尚不過多。勸老太太看破些兒。往後祇要小心儉用爲是。老太太始歎了口氣。不復言及。幼安少牧又在棧中坐了片時。向少愚切囑了許多說話。方纔起身告別。幼安因此次到了上海。尙沒聽過夜戲。問少牧近來戲館。那一家最是好些。可有什麼新到角色。少牧道。新到角色。好的甚少。祇有大新街玉仙戲園。如今改了鶴仙。有個清客串貴俊卿。串得好全本打棍出箱。桑園寄子等戲。與小叫天不相上下。其餘天仙裏到了個小桂芬。春仙裏到了個周春奎。從前上海俱會唱過。周春奎年紀七十多了。好條嗓子。仍如大鳥鳴春。不參弱響。丹桂裏依舊是孫菊仙七蓋燈等。幼安道。今天那一家戲好些。少牧道。這到沒有留心。我們可買一張笑林報看。便知分曉。二人遂在四馬路煙紙店裏買了張報。見那夜各家並無新戲。祇有丹桂孫菊仙與小子和串的是二娘教子。七蓋燈串的是紫霞宮。夏月潤串的是花蝴蝶。又與小子和夏月珊林步青帶串整脚大小。幼安詫道。整脚大小是什麼戲。少牧笑道。此戲乃一個嫖客。姓宋名喚得光。爲富不仁。一味貪花好酒。後來家中被火。落魄無聊。竟至拉東洋車度日。因儉拔坐車人的首飾。扭送公堂。

柳賈了案。雖是空中樓閣。但在上海演唱。頗能喚醒世人。幼安道。此戲排在結末。祇恐串他不完。少牧道。丹桂的戲不比別家。排在單上。一定串完。因他開鑼既早。并且唱至十點鐘時。倘有正本戲在後未唱。管班的鬧照趕緊。戲房裏常聽得馬前兩字。所以奉工部局諭。夜戲演至十二點止。及此戲未完。明夜續演的兩塊粉牌。橫上邊從來少見。幼安道。既是這樣。我們今夜到丹桂去。明後天再往鶴仙看貴俊卿春仙聽周春奎天仙聽小桂芬可好。少牧道。安哥有興。當得奉陪。本來我此次到滬之後。晚上邊除了聽戲。並沒別的地方消遣。安哥回了蘇州。我每夜拉着戟三敏士出來。他二人也甚喜歡。幼安道。今天敏士那裏去了。可能邀他一同前往。少牧道。敏士方纔江南邨出來之後。與少甫大哥一同走的。此刻或與少甫仍在一處。也未可知。幼安道。少甫他回長發棧去。難道敏士也在棧中。我們倘未夜膳。何不回棧一行。少牧回稱甚好。二人遂回至長發棧內。果見敏士正與少甫在房中談論理化新學。講得津津有味。少甫因敏士道。今博古佩服非凡。看見二人進內。問他少愚回棧之後。見了錢老太太怎樣。少牧約略告知。少甫也覺放心。幼安見天已黑了。便喚茶房開飯。並叫他添了些菜。就留敏士少牧一同用過。邀至丹桂聽戲。案目因前三排的正桌。俱已有人定去。領至第四排上。尙還沒有坐下。外面來了個人。叫了一聲安哥。又與杜氏弟兄盪手施禮。此人非別乃二集書中娶過阿珍。後來落魄不堪。多虧幼安少牧等幾個朋友資助銀錢。戒掉洋煙。重謀生業的屠少霞。他自從幼安娶桂天香的那日。在歸仁里席上。得了衆人一百五十六塊洋錢。三十兩銀子之後。自己竭力把洋煙戒去。央人薦在一個親戚店中管帳。就把這錢存在店中。每月取他五塊洋錢薪水。一分錢的利息。混了數時。一來是敗子回頭。自己要好。二則他的災星已退。後來做些小夥生意。漸漸的又有了些錢。遂在法蘭西界上開了一所小洋貨鋪。如今那小洋貨鋪。竟然有了二三千金資本。生意做得大了。少霞每日克勤克儉。早晨到店。深夜纔回。英租界上。祇因當初自覺無

顏好幾年沒有到過。近來聞聽人說阿珍已死。心下大快。又聞幼安與少牧到申。飲水思源。昔年若沒有這幾個朋友照應。那有今日。這天因特地到長發棧拜望二人。他也不曉得幼安住的是否此棧。少牧是否住在一處。午後尋至棧中。向帳房內問了個信。知道幼安少甫俱住在內。少牧雖住城中。却也不時到棧。心上甚是歡喜。又問帳房此刻他們可在裏面。帳房回說多到江南。午膳去了。不知道什麼時候回棧。少甫暗想來得不巧。本要馬上回去。且等明日再來。因好幾時沒到菜界。見路上邊已風景稍異。男子裏多了許多剪辮西裝的人。女子裏却多了許多男裝梳辮的人。橡皮車上沒了車鈴。頗覺得耳根清靜。出局妓女人人坐轎。那轎子鏤金錯彩的比前甚是好。看。遂一步步門走過去。竟走到四馬路上。覺着有些脚痛。在青蓮閣吃了碗茶。漸漸的天色向暮。又往杏花樓吃了夜膳。想到馬路上數年不到景物已殊。不知戲館裏頭怎樣。今夜閒着無事。何不到丹桂看戲。見識見識。那繁華景象。又是何如。故而獨自一人。跑至丹桂裏來。戲館中那些案目茶房人等。已俱不認得他。所以沒人接領。由着他躡進裏邊。恰與幼安等衆人相會。良朋見面其樂可知。幼安遂請他一同坐下。五個人剛巧一桌。雖然有甄敏士在座。尙是初見。不便與幼安等說甚肺腑感情之語。那感激不盡的意思。自然流露於辭色之間。幼安看少霞衣服樸素。舉止肅純。比前竟是換了個人。那面色也黑氣全無。紅光微現。顯見得已把洋煙戒絕。可知人貴自新。祇須立志能堅。莫恨回頭已晚。心中甚是敬重於他。暗喜不枉當初看顧一場。當下周旋了數句套談。無非勸導起見。及別來無恙等語。少霞一一回答。少牧更問他近日作何事業。少霞答稱并託諸君福庇。在法界開了一所小洋貨鋪。生涯尙稱不惡。幼安知道他近況甚佳。心下更是欣慰。少霞談了兩天。偶然拿起戲單一看。見結末那齣。腳大小的戲名。雖不知戲情若何。觸動當初落魄時種種不堪。莫要在戲裏頭和盤託出。不覺臉上一紅。幼安眼快瞧見。忙說我們今天晚上尙有小事。看完了孫菊仙小子和的教

子便要回去。底下的戲，不看也罷。少霞一連說了兩個是字，却暗暗關照少牧儘看不妨。一來戲中演的並非自己。二則看了時，很可觸目警心。千萬不須拘泥。少牧點頭答應。二人正在絮談，猛聽得樓上邊一陣鶯鶯燕燕叱之聲，大鬧起來。看戲的人不知爲了何事，大家抬頭觀看。祇見是一個似妓非妓的女子，在那裏指手劃腳，與人尋釁。正是

恰當良友談心曲。

忽見淫姬起是非。

要知樓上因甚喧鬧，那個女子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坐花樓淫姬弔勝

調菊榜伶隱標名

話說屠少霞在丹桂戲園巧遇幼安與杜氏弟兄，幼安請他同桌看戲。少霞正與少牧促坐絮談，忽聽得樓上邊有婦女喧鬧，被他岔斷了話。大家抬頭向樓上觀看，祇見一個二十多歲似妓非妓的女子，在那裏與人尋釁。那女子身穿蜜色外國緞夾褲，雪妃外國緞褲子，頭上邊滿頭珠翠，胸口前繫了一個茶杯大花球，一手牽着個十二三歲小大姐，一手却指東話西的，指個不了。少霞看了一眼道：「這個女子面貌甚熟，好像從前在那裏見過幾次。」少牧道：「這不是許行雲麼？聽說他嫁了夏爾梅，至今未滿十天，到戲館裏來看戲，怎的不與爾梅同來？」少霞道：「正是先前在大興里的許寓，怪不得眼中很熟。」少牧道：「且聽他鬧些甚麼。」幼安道：「乃是與茶房爭個坐位，鬧了好一刻了。你們二人正在講話，沒有聽見。」少牧道：「爭的是那一間包廂。」幼安搖頭道：「茶房起先領他在三包裏頭，因他不要口口聲聲的要坐花樓，茶房偏偏不領他坐。故在那裏爭鬧。」少牧道：「上海戲館除了天仙羣仙沒有花樓，其餘都有。丹桂因花樓逼近戲樓，女客坐在那裏看戲，一來不便，二來易犯俗語說的弔膀子，那一句話，故把他攏了，幾把外國藤椅，收拾做兩間特別坐位，專備友朋小坐，與外來的過路官紳，包廂裏真沒坐處，纔領到花樓上去，交代茶房案目，不准

亂賣女座。那是園主人防微杜漸之意。爲怎許行雲偏要揀這座兒。少霞笑道。他偏要揀這座兒。自然有他的意思。你我那裏知道。幼安聽了。笑而不言。少頃。祇見有個案目。急急匆匆的走上樓去。向行雲說了無數說話。雖然聽不出講些什麼。諒來是招賠他不要生氣。與花樓近來不賣女座的話。誰知行雲執定不依。竟與小大姐手牽手兒。走進花樓裏去。高聲說道。這間花樓。今天我們夏公館裏包定他了。隨你那個來說。一定不到別地方去。除非替我掉開末包。或還稱我意兒。三包四包裏頭。誰要去坐。茶房站在旁邊。尙要與他爭辯。案目見行雲這樣動蠻。暗地眨了兩個白眼。向茶房把手一搖。祇得且自由他。另喚一個茶房泡上茶去。行雲方纔坐下看戲。不再開口。案目派好戲單。又裝上四玻璃盆瓜子水菓。料理已畢。下樓自去。行雲坐定之後。在小大姐手中。接過一個千里鏡來。四下照看一回。也不知照些什麼。後來將千里鏡交與小大姐藏好。叫他拿銀水煙袋點火裝煙。一頭吸煙。一頭看戲。其時戲樓上正演七盞燈的紫霞宮。行雲吸了幾筒水煙。又叫小大姐在身旁。拿香煙出來。取了一支。呼上數口。故意一失手。跌下檯去。喊了兩聲阿呀。滿想引動戲樓上人。大家看他。誰知丹桂裏的班規。後檯最是嚴肅。無論在檯上唱戲。或在戲房門口。向不准與看樓上人眉挑目語。所以值檯的見花樓上落下一支香煙。烟上餘火未息。鼻子裏支的笑了。一笑。輕輕的走過去。熄了火。拾將起來。擦下檯去。行雲收了一個沒意思兒。少教等看得甚是清楚。彼此暗暗好笑。又暗暗替夏爾梅歎息。老年人在堂子裏娶什麼妾。不知將來怎樣下場。不多時。七盞燈紫霞宮演完。便是夏月潤的花蝴蝶了。這齣戲夏月潤比別人不同。多鑽一個外國紙圈。多跳五張檯子。那紙圈尙還容易。五張檯子。算他每張一尺多闊。已有五六尺光景。夏月潤不慌不忙。一跳便跳了過去。真非一朝一夕之功。看的人齊齊的喝了聲采。幼安也說月潤這一套功夫。真是虧他。第二個人沒有見過。敏士道。夏月潤的武戲。本來不錯。先前消閒報上。開過一張文榜。一張武榜。月潤是個武榜。

狀元。那文榜狀元。是在笑他。此報我處尚有。綏天待我翻他出來。大家瞧一回兒。榜上邊有名各伶。算得個名下無虛。甚爲公允。并且尚有一張女榜。那狀元是華仙裏頭的郭少娥。真是一個出色人才。幼安道。這榜是那個定的。敏士道。是個外甥病鴛的所定。乃是安徽歙縣人氏。少敏道。可就是消閒報主筆。周病鴛麼。敏士道。一些不錯。幼安道。周病鴛屢有友人說起。多道他才華卓犖。吐屬談諧。既是此人手筆。綏天定要一瞧。可煩你把這幾張報檢他出來。敏士點頭稱是。少霞見花樓上許行雲像似看戲看出了神。眉花眼笑的瞧着戲臺上。而得意非凡。也不知他眼睛雖在花樓上看戲。心裏另在那裏想些什麼。剛巧演至水戰鴛鴦橋一場。夏月潤初出戲房。拍的花樓上跌下一個香噴噴東西。恰從肩上卸過。乃行雲鈕扣上那個花球。不知怎樣失落下的。大家沒有留神。祇有少霞親見。他先把花球摘下。在鼻邊聞了數聞。假意一個失手。掉將下去。與方纔那支香煙一般用意。好個夏月潤。祇裝做沒有覺得。連頭都沒有向上一擡。莫說有甚眼風。遞到花樓上去。那花球却被他趁勢一脚。不知踢到那裏去了。行雲又收了一場沒趣。若是見機些些的人。也就收拾邪心。再不轉甚別的念頭。偏是他老着面皮。等到月潤戲完之後。尙叫小大姐尋這花球。乘機想與月潤兜搭。那知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不但花球無影無蹤。連夏月潤也面多不見。反被旁人奚落了好些說話。這纔坐不住身。孫菊仙小子和的三娘教子出棒。他竟站起身來。嫻嫻而去。臨去時。尙向戲房內瞧了幾瞧。故意罵了小大姐幾句。說他尋個花球多不會。小大姐不敢回口。攙着他一步三回頭的下樓。那浪態竟浪到一個極處。少霞直看他出了花樓。瞧不見了。方與少敏說多年不到戲館。怎的愈出愈奇。大庭廣衆之中。竟有這種不要臉恥的女子。從前我們看戲的時候。好像還沒有這樣惡狀。幼安道。從前高彩雲霍春祥之事。這多是戲子不好。勾引良家婦女。如今却變了婦女去勾引戲子。真是世風日下。不知變到個怎樣纔住。衆人談談說說。戲樓上串的教子已完。孫菊仙小子和

二人工方悉敵。那小子和唱的青衫。更是一波三折。餘音繞梁。幼安深贊他。真是後起之秀。教子演完之後。便是全本整脚。大小。幼安因投鼠忌器。決計要走。少霞取出時辰表一看。尚祇十一點鐘未到。那裏容他。便去。直看到宋得光拉東洋車子。彷彿替少霞當初畫了一個小照。幼安心上甚覺不安。少霞却甚落落大方。附耳對少霞說。且看這宋得光怎樣下場。祇恐結交的人。沒有安哥與你們幾位在內。斷斷不如我。屠少霞尚有今日。看了這種戲文。令人回想當年。真是愈深感慨。少霞也附耳答道。此戲我會看過。宋得光要偷拔坐車婦人簪插。送至官衙報責。方纔了結。形容人貧志短也。虧排戲的想得出來。少霞歎道。人貧志短四字。真個誤人不淺。譬如我當日志氣短了。今天尚有面目見人。再過得好日子麼。若照這樣想來。無論貧到什麼地步。總是君子安貧的好。做戲原是醒世。這戲真可點醒世人。排得有些意思。少霞點頭稱是。幼安見其時看戲的人。漸漸散去。說聲我們也回去罷。招呼衆人一同出外。少霞自回法馬路去。說明後天再到長發棧拜訪幼安。與杜氏弟兄。敏士也告辭回去。少霞這夜並不進城。與少甫幼安同住長發棧內。商量等錢。老太太病愈。叫船送他回蘇。并找尋方又端。勸他及早回頭。隔了三五天日子。錢老太太病體果愈。幼安替他換了隻船。與杜氏弟兄親送少愚母子登舟。開回木瀆。從此少愚回心轉意。奉母天年。竟然不起邪心。再不想重到上海。并知愛惜銀錢。比幼年大是不同。雖由他經歷了一番世故。勤透繁華。却虧了謝幼安苦口良言。使母子和好如初。纔能够馬勒危崖人歸故里。可知人生世上。釋友真是第一。此事表過不提。再說甄敏士那夜在丹桂聽戲。答應幼安把消閒報上開的菊榜檢出。與他觀看。一日閒暇無事。把這幾張報紙。一張張檢了出來。到長發棧去看幼安。恰好少敏載三也在那邊。幼安見敏士拿着一個紙卷。問是什麼東西。敏士答稱便是那天說的消閒報菊榜。庚子年共是三張。乃文榜武榜菊榜。辛丑年一張。乃是女榜。那文武榜與菊榜。俱是周病鴛屬百花祠主人評定。女榜乃病鴛自己

手筆。幼安聽罷大喜。急忙接在手中。展開與少牧等一同觀看。因武榜適在上府。先誦那榜上的序文道。鼓聲動地。北望驚心。烽火燭天。西巡慘目。干城之選。丸泥詎可封關。易地而觀。藥石未能醫國。盡弼枉憂天下。寂寂此時。題糕已過重陽。栖栖何事。親柳營之技藝。等兒戲於棘門。歎菊部之範圍。見英雄於草澤。淮陰未遇。終屬胯夫。汾陽久淪。難安醜虜。倘欲取彼福相。誰爲燕頤虎頭。若能成我功名。端藉狼腰猿臂。此百花祠主人所以有梨園武榜之訂也。

少甫道。這一篇序。起得好大氣。盤旋幼安道。庚子年正是義和拳鬧禍。國事亟亟的時候。序中所以由此落筆。深有感慨。非率爾操觚者比。我們再往下看。因又同聲讀道。

時則霜滿刀弓。風生劍斨。紅氍乍展。白袷同臨。劇場姑作校場。賭看健兒身手。憂國當思報國。活描我輩肝腸。燕市拋金。肯沽恩於駿骨。蟾宮瀉玉。竟鬪譽於蠶頭。註云。菊榜狀元七盞燈。及此屆武榜狀元夏月潤。自隸丹桂。故云。羨他慧眼。偏忙。纔別燕鶯。更判龍虎。愧我文心未曲。枉教鷄鶩濫雜。鴛鴦然而大戟長槍。斯世未容用武。窄衣短袖。吾曹難煞從戎。不妨紙上空談。如茶如火。等是場中作劇。有色有聲。教士十年。發盡能臥薪嘗膽。養軍千日。阿誰有成竹在胸。反不若優孟衣冠。可晉昇平之頌。伶工劍佩。得增日月之光。爾乃鑿空衡平。辟諸選佛。量才較藝。迴不猶人。網鐵一張。盈得珊瑚。枝無算。泥金十幅。總將銀海都迷。待他年偃武修文。刪除若輩。趁此日徵歌選舞。陶寫中年。吾無間然。因此中大有人在。後之覽者。見斯文必能感生。

衆人讀畢。多說好篇駢體文字。次看那所定伶人名次。乃

一甲 狀元 夏月潤 原評 英 醉墨生加評 英氣勃勃。有俠士風。洵金鷲頂上人也。善演花蝴蝶。獨木關。劍峯山左公平西等戲。

榜眼 呂月樵 原評 雄 醉墨生加評 慷慨激昂。越顯男兒身手。能歌能舞。除韻悠揚。若冠一軍。亦足以服僑羣。善演鴛鴦樓翠屏山。伎子都等劇。兼唱鬚生十八扯戲。迷傳。最爲膾炙人口。探花 張順來 原評 豪 醉墨生加評 超乎象外。得其環中。亦出類拔萃才也。善演四杰村。落馬湖。武當山等戲。使三節棍爲個中絕技。儕輩無能望其項背。

二甲 傅燧 趙小廉 原評 傑 醉墨生加評 個個玲瓏。如梁間燕子。頗得巧借之力。善演余塘園。九美奪夫。開關美少年。似太原公子。楊裘而來。人樂觀之。

以下乃是夏月恒。牛松山。孟鴻榮。孟鴻舉。李少棠等諸人。少敘道。庚子年趙如泉年紀尙幼。蓋叫天猶未出棧。高福安未到上海。不必說了。那李春來。沈韻秋。爲甚榜上無名。敏士道。彼時二人俱不在申。與文榜上譚叫天。孫菊仙。汪桂芬。賁俊卿等無名。菊榜余玉琴。想九霄。周鳳林等無名。女榜上小蘭英。金月梅等無名。同一憾事。這也是際遇使然。與應試士子不及趕考一般。幼安笑道。應試士子一舉成名。當時萬口喧傳。後來那個道及。倒不如這班戲子。被文人開了這幾張榜。或可流傳後世。將來尙說起那個狀元。那個榜眼探花。看來這榜比題名錄反是有用。少甫也含笑。道。你是個勘破科名的人。自然有這說話。莫要說科名中人聽了。說你將他們看得半文不值。戲三大笑道。我就是武科出身。自問日後尙一無表建。怎及這班戲子永遠的菊部垂名。這話真也有些意思。幼安道。我們閒話少提。武榜已看完了。大家再看文榜。遂把那第一張報摺起。看第二張。却是菊榜。開首也有一篇序文。底下的鼎甲是

一甲 狀元 七盞燈 品花 珍珠花 原評 魁 加評 粉黛鬢眉。英雄兒女。皆趨上乘。此如意珠也。贈詩 胡帝胡天思不羣。名香日夕把伊薰。一朝扶上金鷲頂。仙樂歌嘈散五雲。榜眼 小喜祿 品花 虞美人 原評 清 加評 真靜幽嫻。美人本色。發聲處純乎天籟。贈

詩 天籟悠揚洗俗塵。浪持彩筆擬真真。等閒漫漬青衫淚。低首應輸第一人。

探花 小萬盞燈。品花繡球。原評 靈。加評 風神綽約。似仙子凌波。紫束雙鈎。爲個中獨步。

所謂繡球燈兒也。贈詩 小步珊珊上苑來。個儂生是不凡才。倚雲紅杏藏懷袖。端整宮袍替剪裁。

二甲 傳臚 小喜鳳。品花 金錢。原評 豔。加評 皓齒流芳。藏眉入畫。傳神處全在阿堵。

贈詩 嬌喉嫩舌盡交傾。唱到臚聲第一清。從此周郎來顧曲。紅氍毹上幾移情。

以下是三盞燈、東發亮、小德喜、小想九霄、四盞燈等。每人各有贈詩。少牧詫道：四盞燈技在三盞燈。小德喜之上。怎的榜中名次顛倒。這不是主司失眠了麼。敏士道：若依目前而論。四盞燈自然高出三盞燈。小德喜數倍。當時却大是不然。三盞燈、小德喜二人正合了古人小睡了。了大未必佳的話。凡是庚子年見過他們演戲的人。自知主司並沒眼花。停回你看女榜上還有個探花白蘭花。當時何等嬌小玲瓏。那知發第之後。一日不如一日。如今竟聲名掃地了。就是這菊榜上的榜眼小喜祿。傳臚小喜鳳。目今喜祿倒了。類音喜鳳所演各戲。也覺聲容棧步。漸不如前。大約是少年科第。害了他們。也未可知。幼安點頭稱是。語次把第二張報摺起。看第三張。方是文榜。讀過序文之後。見周病鴛有四首五古題詞。幼安高聲誦道：世事原如戲。伊誰付送。承平勞鼓吹。僞孟幻衣冠。縹緲梨雲墮。琳瑯粉墨寒。劇場寒寰宇。我輩愧伶官。儘有凌雲翮。翻飛在一鳴。能爲多士式。纔使主司驚。鶴立羣中孺。龜年劫後情。願渠持此意。更唱報昇平。袞袞看袍笏。悠悠聽管絃。風情消子夜。哀樂雜中年。老眼金鑰刮。新班玉笛聯。何如曲江宴。瀟灑列羣仙。何以遣閒情。梨園寄品評。龍門高可接。燕市價難平。菊部寒花苗。茅檐小草榮。不勝惆悵處。禾黍感神京。

幼安讀畢。少甫道：這四首詩。寄慨深遠。含毫逸然。頗得風人之旨。不知榜中可有贈詩。可也是周病鴛的。

敏士道。方纔菊榜贈詩。乃病篤所作。故傳體小喜風詩。有從此周郎來顧曲一句。而首句嬌喉嫩舌七字。因喜風嘆音欠脆。舌韻不清。正是穰中寓貶。讀其詩如聞其聲。想見運筆之巧。這文榜上也有贈詩。乃百花祠主人的幼安道。原來又是百花祠主人手撰。大家遂從頭看將下去。見上列着。

一甲 狀元 汪笑微 原評 正 加評 得中正和平之旨。盡抑揚頓挫之長。一聲羌笛。飛出秦關。

萬片天花。散落塵埃。冠茲多士。不負奇才。工唱鬢生兼擅老旦。善演取城都。罵閻羅。空城計。洪羊洞。取帥印。陰陽河。一捧雪。目蓮救母。四郎探母。之余太君等劇。胎息陳長庚。睥睨在桂芳。至品度之高潔。才具之優長。尤足冠絕儕輩。蓋由讀書得來。非尋常伶官比也。贈詩 蕊榜宏開萬目驚。梨園重見

魏長生。文明預兆回雲侶。一往滌河潭水情。

幼安道。笑微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敏士道。笑微自大魁後。爭自濯磨。近更善排新戲。如黨人碑。桃花扇。瓜種蘭因。苦旅行等劇。皆頗膾炙人口。當時尙未演唱。評語中故未道及。幼安道是少牧道。我們再瞧榜眼探花傳體是誰。因又往下瞧去。祇見

榜眼 小進生 原評 韻 加評 騏驥之才。瓊瑤之品。色色入妙。簇簇生新。一曲商聲。不自覺其

激楚。工唱文武老生。善演定軍山。陽平關。桑園寄子。割髮代首。九更天。兼善新戲。鐵公鷄等劇。演翠

屏山石秀。一股英雄。很毒之家。真能畢肖拚命三郎。贈詩 九天縹緲繫人思。仙樂悠揚入耳時。彩

微雲環因底事。上林花放苗雙枝。

探花 小桃紅 原評 奇 加評 歌繙白紵。曲唱黃河。桂窟之音。梨園競爽。不圖得之弱齡童子。

特以上苑一枝花寵之。工唱淨面。如草橋關。打龍袍。雙包案。黑風帕等劇。與七盞燈。小真祿。合串二

進宮。人稱三絕。真爲後起之秀。贈詩 歌繙白紵繞梁塵。曲唱黃河見性真。踞坐花前斟玉盞。偏衫

側帽試新聲。

二甲 傅臚 李長勝 原評 洪 加評 聽一聲聲大江東去。如雷灌耳。足副實大聲洪四字。惜鼻韻欠清。不足以膺元選。 工唱淨劇。如劍包勉。劍美案。雙包案。打懸架。劍判官。斷密洞等。聲音之宏。一時無兩。

以下乃是馮志奎、劉培山、謝雲奎、大子紅、謝月亭、夏月珊等二甲十餘人。程永隆、劉廷玉、孟菊奎、諸壽卿等三甲十餘人。而劉廷玉原評是個番字。加評云。嬉笑怒罵。似漁陽鼙鼓之英才。叱咤暗鳴。疑鉅鹿搃金之西主。善唱副淨。尤工武老生。演下河東之毆陽芳。八義圖之趙盾。溪皇莊。八臂廟之褚彪。如天半朱霞。繽紛舞彩。幼安謂其似係二甲人物。置之三甲。似乎抱屈。敏士亦以爲然。少牧道。當時金秀山、劉永春。可也不在上海。否則傳臚一席。李長勝定當拱手讓入。敏士道是。少甫道。探花小桃紅。可知他現在何處。敏士道。小桃紅自從開榜以後。忽然背師潛逃。不知下落。上海有兩個人逃得最是可惜。一個是小桃紅。一個是鬚生劉寶奎。皆係出類拔萃之才。却俱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甚是奇怪。衆人議論一回。正想再看女榜。忽然來了個人。說你們在此看甚東西。這樣高興。可也給我瞧一下兒。正是

欲觀女郎誇及第。

忽來良友佐清談。

要知來者是誰。此人可有什麼事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妓嫖妓擺酒鬧奇聞

強遇強游園約慶團

話說幼安等衆人。正欲觀看那周病氣所定的梨園女榜。忽然來了個人。問你們看些什麼。可也給我瞧瞧。衆人見是錦衣。大家起身相迎。敏士笑道。我們在此看榜。錦翁來得正好。請看可有貴同年。在內。錦衣隨手拿起一張報來一看。呵呵笑道。原來乃是菊榜。敏翁怎的拿我開懷。但我輩傀儡登場。功名本如兒

戲與他們認個同年。却也有何不可。敏士又微笑道。菊榜同年。你可認得。還有張女榜同年。你也能相認麼。少敏搖手道。他本是一個探花。若與女榜認做同年。豈不被他佔盡便宜。此事我可不能依。說得衆人狂笑不已。幼安止住了笑。看那女榜序文。衆人也來同看。見序中有兩大生才。何限男女。中國重鬚眉而輕巾幗。致女教不立。女學不興。四萬萬人民。幾費其半。而惟至微至賤之女樂。近數年來。乃得大有進步云云。俱爲節省費賞。次看那些獲第女伶。是

一甲 狀元 郭少娥 舉止大方。姿態明秀。工唱鬚生。如取城都。捉放曹。舉鼎觀畫。文四關。沙陀國。諸劇。俱擅勝場。至若開山府。打鼓罵曹。洪羊洞。李陵碑。九更天。鐵蓮花。天雷報等劇。尤極激昂悲感之致。能令老伶工一齊斂手。鬚眉巾幗。僅見此人。拔置狀頭。定符衆論。評云。絳山之聲。華頂之雲。雍容華貴。卓爾不羣。贈詩云。鞠部年來細品評。會逢此豸便移情。偶拈彩筆抬高下。爲唱鴻臚第一聲。冠冕萃仙意氣豪。蠻靴窄窄踏金鞵。官場兒戲多如此。似爾還能立品高。替他端正寫泥金體貼。東皇一片心。夜草綠章三叩首。年年休待乞春陰。居然巾幗有鬚眉。誰道男兒勝女兒。黃鶴樓中留好句。阿謙振筆再題詩。

榜眼 張福寶 簡潔精當。絕無瑕疵。工唱秦腔青衣旦。如十萬金。紫霞宮。汾河灣。九件衣等。皆其得意之作。兼唱二簧。如祭長江。玉堂春諸劇。亦能出人頭地。有時唱鬚生。老氣橫秋。不可一世。女梨園中不易才也。使無少娥珠玉在前。則拔冠全軍。亦所不愧。今以第二人屈之者。位置限之。非抑之也。評云。如并州剪。如哀家梨。撩人醉眼。沁入詩脾。贈詩云。個人品格比梅花。合住孤山處士家。墜涸飄首綠底事。旅魂消盡在天涯。聽到當場激楚音。一腔哀怨愴人心。我來顧曲銀燈下。似把離騷細細吟。蒙竹哀絲滌劇場。此兒久把姓名揚。翩翩一鶴驚凡鳥。奮翮秋風獨引吭。偶然短氣似才人。

斯世原難假笑。我有生花一枝筆。可能爲汝脫風塵。

少敬道。這張爾寶。上回治之志和討娶媚香豔香。在聚豐園公分演鬚兒戲。彼時已不在申。此刻不知在什麼地方。敬士道。現聞在漢口演唱。其爲名重一時。幼安道。可知人貴有才。何地不能自立。那與敬翁說的探花白蘭花差得遠了。少敬道。我們看白蘭花當時怎樣評語。於是重又看將下去。見

探花 白蘭花 嬌小玲瓏。憨態可掬。工唱花旦。如桃山洞。麝脂虎鬚。王廟拾玉。錫等。皆當行出色之作。描摹神態。惟妙惟肖。誠後來之秀也。昇以上林一枝。庶足鼓勵後起。蓋賞識於此。壯驛黃之外者。評云。大璞之玉。蘊積之珠。瑩潔可愛。圓轉自如。贈詩云。嬌鳥翩翩出上林。輕啼宛轉引詩心。下

風儂伴何人立。俗耳休來聽好音。此豸娟娟信可人。宜鑿宜笑更宜噴。阿誰豔福深如海。消得真真盡裏身。東牆宋玉賦閒情。活色生香畫不成。綺業未除工綺語。窺臣端底許卿卿。前身依約住瑤臺。底事無端墮劫來。贏得羣仙來顧曲。人人都說可憐才。

幼安道。照這榜上看來。開榜的人。當時何等契重於他。那料他一第之後。便爾不圖上進。這真是深負栽培了。敬士道。怎的不是少甫道。這張榜的評語贈詩。比菊榜等細膩。我們再往下看。又見

二甲 傅臚 金處 唱淨而聲音宏亮。口齒清利。棧步亦雍容嫺雅。不疾不徐。一洗女伶習染。男伶中著名之李長勝。且腔乎其後。善演捉放曹。沙陀國。御果園。草橋關。探陰山。黑風帕。諸劇。評云。熊熊旭日。朝朝天風。唐中之俊。雌中之雄。贈詩云。銅琶鐵板大江東。粉黛登場便不同。幾輩披襟來捉爽。問誰領略到雄風。響遏行雲信有由。還教喝住大江流。一聲長嘯狂如虎。石破天驚我欲愁。震驚俗耳。仗斯人。音繞雕梁絕點塵。畢竟曲高綫和寡。不勞詞客藉陽春。臚聲隱隱上蓬萊。正是文人得意同。宴罷瓊林歌一曲。九天閭闔五雲開。

二名 張貴廷 唱鬚生。逼真男伶態度。善演汴梁劇。殺廟。三疑計等戲。並唱二黃打鼓罵曹。九更天。魚藏劍。探母諸劇。贈詩云。畫眉家世說張郎。靈氣備種綺魂娘。更莫臨風消鬢影。教人撩亂九迴腸。三名 周處 唱鬚生。工演審頭刺湯。坐樓戲鳳諸劇。兼唱淨面。如除三害。劍美案。御果園等。俱能生色。與金處合演雙包案。淘氣珠聯璧合。贈詩云。十年香國久蜚聲。一上氍毹畫畫傾。聽到斬蛟堪發噱。竟將周處自通名。

幼安讀到此詩。不禁狂笑。說天下那有這樣恰好的人。唱恰好戲。遂題出恰好詩來。真所謂巧不可階。衆人也說真個好巧。再看周處以下諸人。乃陳長庚。一陣風等七人。又三甲陸小寶。鴻月娥。王巧玉。小連奎等十七人。而以鬚生吳新寶爲殿軍。贈以詩云。欲把龍頭屬老成。那堪後輩盡蜚聲。借君殿榜非無意。後勁從來要盛名。幼安說他真是位置妥貼。少甫道。陳長庚。一陣風。爲鬚兒戲。武伶中傑出之才。置在二甲。想兩珠玉在前之故。這也罷了。小連奎如何在三甲之內。不與文榜中的劉廷玉同一名次。顛倒麼。敏士道。陳長庚。一陣風。彼時所演各戲。尙不十分出衆。小連奎當初。也不過爾爾。如今却士別三日。便當刮目了。若使有人重開女榜。怕不高撥羸枝。這真是俗語說的。今非昔比。不能責備主司。少甫道。原來如此。幼安道。這幾張榜揭曉之後。一定是衆論紛紛。但不知可有題詞一切。惜乎爲日已久。不能將消閒報一一翻看。敏士道。放榜後題詞甚多。可惜這些報一時間檢不出來。却還記得有一個人。於文武兩榜後。題了四首七絕。乃是集京戲名的。頗甚自然。幼安道。這詩你可背得出麼。敏士想了一想。道。尙還背得出來。遂念給幼安聽道。

狀元譜上認題名也。算風雲會玉京。及第同誇金榜樂。絕勝買蘇汴梁城。何必魁星現寶光。斗牛宮。閃爍文章。做他金馬門前客。一樣瓊林宴玉觴。三百六十進士多。玉堂春滿聽鳴珂。何如翰部羣英。

會。裝狀元開文武科。指日京津戰太平。迴龍閣畔奏新聲。何須更喜封侯賞。高奪秋魁早得名。敏士背畢幼安道。這四首詩集得真是天衣無縫。此人戲名好熟。敏士道。此人戲名甚熟。這幾首詩。不過略見一斑。聞他尚有一部戲迷傳新書。形容官場如戲。書中一名一物。皆集戲名而多。甚至千數百齣。連三十回的回目。俱用戲名作對。真覺別開生面。此書現將出版。待他印成之後。坊間有了傳本。定當送一部來。幼安道。這書諒來定有可觀。將來出版之後。務望賜我一部。少敏也因先親爲快。囑敏士多購一部。敏士點頭答應。錦衣見衆人語畢。微笑說道。你們菊榜已經看完。論詩也論畢了。我今天特地前來奉約。請位晚間小酌。不知可俱有與幼安道。錦哥今夜在那裏請客。錦衣道。上次你們請位到申少甫大哥在徐園賞菊。聯了一個詩社。甚是有趣。如今又值菊花時節。無奈今年花不甚多。園中並未陳設。天樂窩小廣寒等幾個書場。與丹桂拳仙等幾家戲館。却因萬壽將近。各家搭了幾座花山。藉詞慶賀。甚是熱鬧。最奇怪的。是棋盤街么二堂子。年年借着那菊花山招徠遊客。共賞秋光。今年却踵事增華。也借了慶賀萬壽爲名。在各自報刊登告白。說得天花亂墜。聞高陞堂搭得最爲精巧。菊花有一千餘株之多。并有綢緞人物燈彩一切。點綴其間。甚是好瞧。所以今夜想請諸位同去一叙。少敏偶謔道。妓院慶賀萬壽。真是千古創聞。雖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慶賀必須衣冠。難道那開妓院的龜奴。也戴着頂子。拖着翎子。披着褂子。釘着補子。穿着靴子。一樣的三跪九叩首麼。這幾句話。祇說得衆人鬨堂大笑。少敏笑了一回。取時辰表一看。已經四點三刻多了。十月裏的天時甚短。屋子裏將次昏黑。因把消閒報擱在一處。交與敏士收起。向着衆人說道。既然錦哥有意。我們怎敢失與。不知此刻便去。還是另約一個時刻。錦衣道。我們一同出去。聞得鳴岐聘飛秀夫。多在小花園總會。碰和不妨約他同往。衆人多說很好。送出了長發棧。同到小花園。尋見三人。恰好八園莊剛纔碰畢。正要出外。錦衣把到高陞堂去。吃酒的話。

說知。三人也甚有興。大家不坐車子。一路談談說說。不知不覺的已到了棋盤街口。祇見街上湧車馬喧闐。擠得幾乎路多跑不進去。好容易走入弄口。進了高陞堂的大門。衆人因這個所在。俱不甚去。彼此沒有相好在內。照例應喊移茶。隨意選他一個。那知移茶時出來了四五個人。內中有個半老的妓女。將次進房。忽又飛也似的縮了回去。幼安最是眼快。見此人並非別個。乃是楚雲。惟憐得比前更不是了。暗與少牧說知。少牧急忙舉眼看時。楚雲已臉漲通紅。退至天井中間。躲向花山背後而去。少牧要問明名字。叫他出來。幼安不許。說人家潦倒到這個地步。也甚可憐。何苦再去嘲笑於他。始祇向本家老娘姨問了一個名字。知他改名叫謝秋芳。那老娘姨不知就裏。聽見有人問起。祇認是看上了他。連說可要喚他進房。這大小姐是長三上調進來的。品貌又好。曲子又高。應酬工夫更是一等。不知那位大少帶他。幼安連連搖手。叫他不必去喚。并說二少兩看見他年紀大了。尙在堂子裏頭。故而問你一聲。並不是有甚別的意思。那老娘姨始不再言。其時錦衣已選中了一個柳小青。乃是十三四歲的雜妓。面貌尙還清秀。小青遂領着衆人進房。裝上一碟瓜子。一碟生梨。照例將瓜子敬過。一一動問客人姓名。房間裏人。因見錦衣等衣服華麗。舉止大方。知道多是好客。要打合主人家吃個雙樓。錦衣因逢場作戲。乃是難得的事。當下開口應許。并與衆人說起前年屠少霞。在雙富堂賞菊花山。吃了多少樓酒。今年祇有一個雙樓。比較起來。差得遠了。幼安道。講起少霞。竟然回頭是岸。近來變了個人。真是難得。若然今天也在席上。祇恐撫今思昔。不知他懊悔到個怎樣。少甫道。古人說。人生五十。當知四十九年之非。何況少霞。怎得不悔。少牧且不和衆人講話。祇向小青盤問謝秋芳生意如何。小青道。秋芳雖是長三上調進來的。自從八月裏起。祇吃了三五樓酒。碰了三四場和。尙不滿十個花頭。堂簿上的堂差。比姊妹們也最是少些。諒因花運不好之故。少牧聽了。暗暗的歎息不已。嗚岐因么二妓院裏的房間。不比長三書寓寬敞。坐了一回。覺得乏趣。

催促錦衣入席。小書道：花山下現在尚有樓酒，將快散了，對不住衆位。略坐一刻，鳴岐遂與聘飛兩個出房閒步，偶伏在走馬樓的欄杆之上，向下一瞧，大呼奇事。回身跑進房中，告知錦衣等衆人，一齊至走馬樓往下觀看。祇見樓下正是花山，花山下擺着樓酒，那主人不是別個，乃福州路上有名妓女，人人俱認得他的翁梅情。座中坐的西安坊沈寶玉等，有一大半俱是妓女，更夾着兩三個似妓非妓的人。夏爾梅娶的許行雲也在其內，一般的男裝服色。在那裏擺案大嚼，却每人叫了兩個出局，說說笑笑，甚是得情。自己幾乎忘了是個女子。幼安等大家詫異道：上海真是無奇不有。若按鴉標鴉須罰三鞭燈草灰之例，不知妓嫖妓應該罰些什麼。少敏道：席上主人是翁梅情，不必說了。第一椅上是許行雲，第四椅上是沈寶玉，第五椅彷彿是杜素娟，第六椅是錢寶玲，第七椅是潘小蓮，那第二第三椅上的兩個面生之人，是誰。第八椅上這人，雖是面善，却也想不起來。戟三道第八椅上，像是阿珍的姊姊阿金，因他改扮男裝，一時間看不清楚。幼安點頭道：正是阿金。聘飛道：第二第三椅那兩個人，我多認得，一個是金子多娶的天津妓女柳枝青，一個是金子富娶的花蕊紅。從前都在福州路掛過牌子，與阿珍姊妹最是要好。諒是阿金糾着他們來的。衆人正在聚論，忽見許行雲叫來的局，因杜素娟與他調笑，頓時吃起醋來。言語間隱含譏刺，素娟怎肯相讓，也用說話還答於他。起初彼此尚俱半真半假，後來一句緊似一句，竟在席上狂鬧起來。說的多是遊戲子的醜話。原來行雲在丹桂內吊了幾次膀子，沒有吊上，後來換了一家戲館，始吊到一個武生。那武生是素娟第一次在久安里時鈎搭起的，有天與他坐夜馬車，曾被潘少安看見。二集書中早有此事。後來素娟天津去了，那武生却仍在上海唱戲。如今素娟回來，少不得重續前歡。比了先時愈加密切，祇因生意上往來不便，私下在德人里借了一間房子，素娟夜間沒有客人，必在德人里內住宿。那武生的衣食用度，一半是唱戲尋來，一半乃是素娟暗貼，所以這幾節的債項，又一節節重

了許多。房間裏人雖然規勸過他幾次。奈他執意不聽。與武生分不開來。忽然這幾日武生又去研了個人。打聽得乃是行雲。知道他嫁了夏爾梅。仗着手頭有錢。引動得人心中甚是懊惱。今天冤家路狹。偏被翁梅倩請來同席飲酒。正是說不出的恨處。如今恰好借着他先來衝撞的過處。把肚子裏一肚子惡氣。一齊發洩出來。將行雲說得怒氣填膺。兩個人巴不得你要了我的心肝。我要了你的臟腑。梅倩等急忙設法解勸。行雲因叫來的局也已去了。始惡很很站起身來。向素娟說。今天我來看衆姊妹的分上。暫不與你多講。明天你敢到張家花園與我見個高下。我纔佩服了你。素娟冷笑答道。隨你什麼地方。那個不去。明天我倘然畏避。斷不在上海做人。行雲連稱好好。向梅倩等謝了一謝。怒匆匆向外便走。梅倩等也不歡而散。錦衣與少牧衆人。伏在走馬樓欄杆之上。聽得甚是明白。俱說今夜這場大鬧。真比做戲更是好看。的確是海上奇聞。少牧道。他們明天約在張園。不知可要相打。戰三三。這種人隨便什麼事情。多可做得出來。明天本是禮拜。我們可到張園瞧去。看他個怎樣散場。少牧答稱使得。聘飛等也願同往。那時天井中樓面已散。早有相幫的將殘筵撤去。仍在原處地方。擺好了一個雙檯。由小青相請衆人下樓入席。衆人隨意坐定。小青叫娘姨送上局票。請各人寫票叫局。寫至幼安面前。幼安回說從前叫的金菊仙。已經嫁人。沒有別個。少甫道。金菊仙嫁的是誰。你在蘇州方至上海。怎知此事。幼安道。菊仙嫁了個鬍眉才子。算得是美滿姻緣。此人與我素識。怎得不知。少牧道。願天下有情人多成了眷屬。菊仙名花得所。大是可喜。我們因近來妓院裏不狠走動。所以這消息不靈了。敏士道。菊仙既已適人。幼翁豈真沒有相好。我來薦本卷子與你。包管水乳交融。少牧問薦的是那一個。敏士道。百花里內的聞妙香。年紀二十多歲。此人若下評語。乃豔如桃李。懷若冰霜八字。差不多些的。客人不喜歡他。幼翁却一定賞識。戰三點頭道。聞妙香薦得有些意思。遂當時提起筆來。替幼安把局票寫好。發將出去。少頃。却是第一個先來。幼安看他

人甚沈靜。面貌也頗秀麗。不過在席面上不言不笑。遠不及桂天香之纏綿。金菊仙之流利。所以敏士有八字品評。更說他差不多些的。客人不甚合意。正是一些不錯。幸喜他度得好一口。且曲這夜唱了一支入陽。其個是穿雲裂石之音。合席俱爲擊節。幼安當時也贊了幾句。因相幫拿着局票到來轉局。照例說了聲對不住。起身便去。敏士等他已去之後。問幼安薦得可還合格。幼安回說。廉官的眼力不差。薦的果是本沙明水淨之卷。敏士笑道。大宗師批了沙明水淨。那是必舊無疑的了。他時宴宴瓊林。我廉官必定能叨個末座。說得合席之人。個個多道。照此講來。幼安緩天必得請一樽酒。幼安滿口答應。說過幾天一定相邀。當下衆人盡歡而散。次日。少牧因要看許行雲與杜素娟在張園鏖戰。午後約了敏士錦衣同往。三個人一部馬車。到張園停下。祇因去得太早了些。雨下多沒有來。園中冷清清的。祇有十來個人。少牧等往海天勝處。及彈子房。老洋房散步一回。始至安壇地泡茶。但見安壇地外的草地上。來了無數馬夫。也有三個一羣。五個一隊。隨意走來走去的。也有獨自一人東張西望的。也有站在安壇地門口。見有馬車進內。嗚嗚嗚的。少牧私與錦衣說。今天那裏來這許多不羈的人。道言未了。又見園門口擁進一大羣戲子。也有鮮衣華服的。也有短衣窄袖的。也有把衣服披在身上。鈕扣不鈕。用條腰帶繫着的。也有帽子套戴的。也有戴大毡帽或外國帽子的。多是戲園中打英雄的那一班人。並沒個有名角色在內。少牧見了。更是犯疑。敏士低低與榮杜二人說道。今天行雲與素娟兩個。真要鬧出打架來了。你瞧那些馬夫戲子。必是他們約來的人。但不知那個約的戲子。那個約的馬夫。錦衣道。戲子諒是素娟一邊的人。馬夫一定是行雲約來。敏士問他何以見得。錦衣道。素娟向妍戲子。那個不知行雲嫁了爾梅。每日包着馬車。與那些馬夫朝夕厮混。今天故而用着他們。錦衣點頭稱是。少停。祇見許行雲一部馬車先到。與小大姐跳下車來。並不進內泡茶。在草地上兜了一個圈子。那些馬夫見了。有幾個吹唇爲號。各自散伏開。

來。行雲滿口喜歡。方纔步進安壇地內泡了碗茶。恰好素娟也已到了。一共三部馬車。一部是素娟與一個跟局娘黃阿英。一部是同來的阿金阿素。一部是素娟的客人。姓姚。名喚友士。與一個朋友叫孔泰平。六個人下落馬車。一徑直奔安壇地而進。與行雲打個照面。行雲向素娟瞟了兩眼。並沒做聲。素娟也對行雲眨了兩個白眼。在他隔座的一張空椅子上。一屁股坐了下去。姚友士、孔泰平、在前面揀個空座坐下。阿金阿素因與行雲向還要好。免不得招呼一聲。行雲始開口道：「今天是什麼風。把你二人吹到花園裏來。」阿金道：「今天好像是東南風。」素娟在隔座接口道：「今兒祇怕西北風罷。」人家開出口來。所以這樣冷氣。姚友士冷笑一聲。對素娟道：「東南也罷。西北也罷。沒與人家爭什麼風。」素娟道：「今天的風。乃是人家與我要爭。」我杜素娟豈肯讓他。孔泰平道：「與你爭的是誰。」素娟答道：「眼前自然有一個人。」姚友士假意對阿金道：「阿金姐。可是你麼。」阿金道：「姚大少休得胡說。俗語說河水不犯井水。我與素娟妹子。爭些怎的。孔泰平道：「那就一定是阿素姐了。」阿素姐。我勸你差不多些也罷。」阿素道：「孔大少。這真是笑話了。我與素娟妹子。七八年的交情。怎麼與他爭起風來。可要令人聽了嘔氣。」行雲聞衆人借着爭風兩字。你言我語。分明一人離散衆人。懊悔自己祇帶了許多馬夫。沒有約幾個姊妹們來。祇好忍着他們。且待出園時。關照馬夫。行雲個落花流水。素娟見行雲並不還口。估量他一人膽性。索性借着阿素激怒他道：「阿素姐。你嘔什麼氣。自謂我們好當面說的。莫要像死人一般的口多不開。那時氣死了你。我祇當做死了一隻啞狗。」行雲聽素娟把他當作死人。又當啞狗。此時再耐不住。立起身來。戟指罵道：「杜素娟。你在裏面說些什麼。你可敢跟我出去。」素娟冷笑答道：「我與阿素說話。于你何事。若說跟你出去。你敢把我怎樣說罷。」抽身跟着行雲便走。阿英、阿金、阿素、與姚友士、孔泰平等。也俱跟了出來。行雲暗喜素娟中計。這幾個人。攔在那班馬夫手裏。濟得甚事。因此一出安壇地大門。向草地上各馬夫丟個眼風。頓時盡擁而來。好個杜素娟。

不慌不忙。在安壇地門外一站。指着許行雲高聲喊道。你可是糾了這無數的人前來打我。好好好。你們祇管動手。誰知一言未了。斜刺裏擠出一班人來。大罵誰敢打人。又花園門外飛也似的來了一部馬車。向園中直馳進內。行雲見了那坐車的人。不覺吃了一驚。正是

未見兩軍分勝負。

何來一騎太匆忙。

要知斜刺裏來的這班人是誰。馬車裏更是那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救吞煙手忙脚亂

飄吃酒眼笑眉開

話說許行雲把杜素娟激出了安壇地洋房。正想傳個暗號下去。叫約來的許多馬夫。將他橫拖倒拽。至草地上他打一頓。忽見斜刺裏來了一大羣人。大呼誰敢打人。行雲抬頭一看。好像是些戲子。知道他有了整飾。心中拍的一跳。又見園門外如飛的來了一部馬車。直至安壇地門口停輪。車中坐着一個老者。車轆上坐着一個二爺。遠看去不甚清楚。走近了。行雲不覺大吃一驚。原來那老者是夏爾梅。二爺乃是夏福。爾梅自從討了行雲。起初的三五天。尙裝着新人身分。沒有什麼不安靜的事情。到得七八天後。漸漸的作吵起來。今天要坐馬車。明天要吃大菜。後天要看夜戲。爾梅一一依從。無奈行雲嫌他年老。任憑他怎樣待好。心下很不自然。暗中惹草黏花。不但在戲園裏吊着戲子的膀子。看見夏福年輕。也曾幾次勾搭過他。幸虧夏福人尙老成。念着主人家養育之恩。不敢肆行非禮。行雲却因勾他不上。不時在爾梅前說些短話。意欲趕他出去。另外用一個年力精壯之人。爾梅已爲所惑。這幾天每每與夏福尋事。夏福知是行雲搬了是非。遂也暗地裏留下心思。要拿行雲過處。告訴主人。使主人不致偏聽。那夜行雲瞞着爾梅。在高陸堂男裝飲酒。夏福得了這個消息。馬上報知。祇道主人一定發怒。那知爾梅說這是逢場作戲之事。同去的既然多是女子。有甚妨礙。夏福見他如此溺愛。歎了口氣。沒有別話。後又打聽得席面上

與素娟口角。今天約在張園大鬧。這句話不敢輕信。私問跟行雲的小大姐。可有此事。小大姐回說怎麼沒有。今天奶奶叫我關照了許多馬夫。等在花園裏頭。夏福聽了一驚一喜。驚的是恐防打出禍來。必在主人身上。喜的是這一樁事。主人知道。不見得容着行雲撒潑。倘能借着這個題目。把他儆戒一番。約束他的後來。一與主人有益。稍盡報主之心。二則行雲往後再向主人饒舌。主人知他是個遇事之人。十句裏或可少聽幾句。當下因急將情告知爾梅。并叫他快到花園解圍。爾梅尚說行雲並非這樣的人。那有此事。直至夏福發了個誓。說小人若有半句虛言。停刻聽憑老爺驅逐出門。不敢抱怨。老爺不信小人的話。今日不到花園裏去。若然鬧出大事。小人不願見老爺這樣年紀。受其飛來橫禍。情願立刻出門。爾梅始有幾分相信。遂與他喚了一部馬車。星飛的趕到張園而來。尙算他來得正好。這打架還沒有打成。那兩造却已嚴陣而待。爾梅到了安墜地門口。見行雲惡狠狠的站在外頭。那面色甚是不正。忙問你。在這裏做甚。行雲此時驚魂未定。怒氣已升。惡聲回說。我幹的事。你來管我。爾梅聽他說話不對。舉眼向四下一瞧。祇見草地上果有無數馬夫。洋房外列着無數戲子。知道夏福所說的話。果然一句不虛。不由不也動起火來。祇因大庭廣衆之間。不便講話。伸手把行雲一扯。喝聲你我一同回去。行雲把右手一攔。道。你走你的。我幹我的。回去做甚。這一攔不打緊。把個風中之燭的老爾梅。那身子搖了幾搖。幾乎把他攔跌下去。幸虧夏福扶住。那些馬夫。戲子及閒雜人等。齊齊發一聲笑。頓時譁噪起來。爾梅又驚又怒。又氣又急。很命再將行雲一把。拉住了一隻手。喘噓噓的說。聲還不與我上車。那時恰好有兩個巡捕聽得園中喧鬧。走得來查察。行雲認做是爾梅。叫夏福喚進來的。諺言乖人不吃現虧。不要落在素娟等眼內。始勉強由爾梅拉着登車。却恨恨的對着素娟。道。今日便宜了你這騷婦。緩天再來與你算帳。素娟狂笑答道。我把你這隻騷狐。快快跟着老甲魚去罷。還要多說怎的。緩天老甲魚倘再放你出來。老實說俺

這裏決不見得迴避了你。尚有許多不入耳的說話。祇因馬車去得遠了。聽不甚出。行雲坐在車中。尚指手劃腳的向着妾媵叫罵。市面出了花園。轉了個彎。方纔勉強住口。夏爾梅看見他這副行狀。祇氣得一言不發。夏福分付馬夫一徑到家內停車。攙扶爾梅入內。行雲與小大姐先已跳下車去。飛步上樓。叫夏福把爾梅也扶上樓梯。進房坐下。行雲把外單衣服一脫。豎起了兩條眉毛。睜圓了兩隻眼睛。爾梅道：「今天我在張園。乃是那個對你說的。要你趕來做我。爾梅平日一遇行雲發火。他便不敢開口。這天皆因氣憤極了。回答他道：古語說若要不。除非莫。你在外邊說得好事。自然有人對我說起。行雲聽罷。愈加發怒。這算我在外不好。你便怎樣了我。爾梅道：除非你不曾嫁我。或是已經出了我的門口。不姓夏了。那纔因你在外胡行。否則休道我萬事不接管你。雲聞他說出一個管字。索性撒起潑來。把手在櫃子上。一碰道：「你能够管得麼。我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孩了你六十多歲的。有甚好聲。無非拿個個自由自在。怎麼你想管起我來。老實說。我不是個服管的人。你休要錯了念頭。說罷。一個拳頭向着爾梅胸口撞去。口中帶哭帶罵的又道：「當真你要管我。我拚這性命不交給你。多虧夏福因二人吵嘴。尚沒出房。看見行雲回主人身上撞來。急把爾梅用力一扯。讓了開去。沒有撞着。行雲見夏福護着主人。便向他發作道：「我在此這惡奴站在房中做甚。還不與我滾下樓去。夏福此時本想還口。祇因名分有關。又見主人氣憤已極。不得不耐着性兒。祇當做沒有聽見。勸主人下樓稍坐。爾梅看行雲這般凶橫。自恨年紀老了。罵他沒有精神。打他又沒有氣力。再在房中坐着。真是一刻難捱。祇得依着夏福相勸。勉強抬起身來。將手扶在夏福肩上。口中說了幾聲好個潑婦。下樓而去。向書房內一張藤交椅上。一坐。幾如癱瘓一般。行雲見爾梅下去。吵不成了。又勸了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念頭。暗想何不乘此機會。出了姓夏的門口。免得他再來拘管。屈指嫁他到今。恰恰一個足月。手裏頭洋錢鈔票。與前妻的珠翠首飾。足有二三千金。出去很

好度日。不過怎樣把爾梅割斷。須使他死心塌地。自己出口纔好。否則恐防後累。因在房中大哭大罵。想把爾梅罵得火冒。使他上樓。方好尋死。果然爾梅忍耐不住。幾次要奔將上來。俱被夏福阻住。關至上燈。以後。行雲把喉嚨多哭罵。噁了。身體也覺甚是疲乏。爾梅仍未上來。行雲沒有法兒。始想出了一條毒計。叫小大姐暗到藥店裏去買了二錢益母膏。來一匙吞下。散糖上有現成的白玫瑰酒。喂了幾口。叫得面孔紅紅兒的。假裝是吃了生煙。又因爾梅平日每逢交節氣的前後。必要吸幾口煙。助助精神。舒舒筋骨。故房中本有煙具。遂把那隻裝煙的象牙匣子。尋將出來。把洋煙倒在淨桶裏頭。祇剩匣底內有些煙脚。將他在枕頭旁邊一放。自己脫去衣服。睡到狀上。裝一個等死。裝白。不再高聲叫罵。談笑。點口。安叮。小大姐報信下去。祇說奶奶與老爺吵嘴之後。有些肝氣發作。差到藥店裏去買葷。及至買了回來。看他面孔飛紅。好似吃了洋酒。問他。却說不吃。不知爲了何故。此刻似睡非睡的倒在牀上。不知爲了何故。老爺可上樓去。瞧他一瞧。爾梅聽行雲忽然不罵。本已起疑。又聽小大姐這樣說法。攔問夏福。這是什麼意思。夏福也不敢說甚。祇說奶奶既然火氣退了。老爺不妨上去。免得不甚放心。爾梅把頭略點一點。仍叫夏福扶着上樓。走進房中一看。見行雲蒙被臥着。那面色沒有瞧到。先見枕頭邊一隻象牙煙匣。不覺吃了一驚。忙問小大姐。這是那裏來的。小大姐道。這煙匣子。向在煙盤裏頭。不知怎樣忽在牀上。想是奶奶拿過來的。爾梅着急道。照此尋來。莫非奶奶吃過了煙。小大姐道。煙燈沒有點過。那得吸煙。爾梅慌把那煙匣子取起。一看。見匣內的煙。空空如也。又把被頭略略揭開。見行雲面紅如火。口裏頭酒氣直沖。估量他吃了燒酒生煙。但燒酒是那裏來的。喝問小大姐。可曾出外買過。小大姐道。白玫瑰酒。瓶中有難道老爺忘了。爾梅被他提醒。回頭向妝檯上的酒瓶一看。見瓶中的酒。少了好些。急得頓足不迭。喘喘喘。指着行雲說道。你怎的幹出此事。行雲假意裝做有氣無力的答道。死了覺得乾淨。免得人家長

管句。爾梅嚇得渾身抖戰道。我管你尙祇初次。怎麼你就志短起來。行雲沒有回他。把被頭往上一掀。依舊蓋住了頭。假裝痛哭。爾梅伸手再去揭時。行雲把被角壓住。再也揭不開來。爾梅無奈。祇得從下面揭將上去。那知上身沒穿小衣。夏福在旁見了不便。因又蓋了下來。急喚夏福出去。夏福見主人這般發極。低低說道。奶奶當真吃了生烟。老爺看他也是無用。必須設法灌救纔是。爾梅聽言之有理。忙問他怎樣救法。夏福道。吃得倘然久了。別的救法不及。祇好趕緊吃肥皂水下去。使他速吐。否則送到醫院裏去。爾梅道。醫院裏去這事定要張揚開來。可知我顏面有關。還是吃肥皂水好。趕快你去弄來。夏福答應自去。爾梅始用盡平生之力。將那條被頭揭掉。叫小大姐尋件衣服。替他穿上。行雲尙裝腔做勢的不肯就穿。對着小大姐道。要穿須穿紅縐紗壽衣壽褲。停回免得土工動手。後被爾梅用力把臂膊捉住。始得穿了上去。夏福已將肥皂水取來。爾梅叫他快喝。行雲那裏肯聽。爾梅氣急敗壞的講了無數好話。說方纔不該出言過激。致你氣忿不過。萌此短見。往後決不再來說你。諸事由你主意。行雲仍口口聲聲的道。這樣日子斷過不來。誰耐煩活在世上。不必再來救我。爾梅真是沒法。戰兢兢在夏福手中。接過肥皂水來。要想親自灌他。那知剛巧拿至口邊。被行雲起手一推。咯噔一聲。連碗連水。推下地去。濕了爾梅一身。爾梅叫夏福再去取一碗來。仍是一樣。一連三次。並沒有半口喝過。爾梅自知手中無力。休想灌他。要叫夏福動手。行雲始說我因活得沒有趣味。故願一死。苦苦救我則甚。若然真要我活。我有一句說話。不知你聽與不聽。講明了再救不遲。爾梅問他何話。行雲道。倘你放得過我。真要我再活數年。除非從今以後。你我各自分開。我馬上自有地方救去。否則救活轉來。往後仍是一個死字。還是此時不救的好。明天買口棺木。把我盛殮起來。做了夏氏鬼魂。將來你死之後。再到陰司管我。稱了你的意見。你瞧怎樣的好。爾梅聽行雲說出此話。真個又急又氣。一時間回不出來。要答應他從此分開。花了幾千銀子。祇討了一個月。

工夫不但說不過去。并且人家知道此事。甚是丟臉。倘然不答應他。又恐他起了此心。眼前即使救活轉來。以後性命依然不保。始終不是個久長之局。心中怎能委決得來。行雲見他沈吟不語。暗想召將不如激將。必得竭力激他。一激此事方可成功。因又借着爾梅沒有做聲的過處。說他巴不得人家速死。那裏是真心施救。又說若照這樣爛心爛肺。將來一定短壽。促命連子孫也沒有好日。把爾梅罵不住口。果真這老人家。又被他激起火來。回說照了你的意思。一准與你兩下分開可好。行雲一聞此話。在牀上邊坐起來道。夏爾梅你這句話可是當真。我就立刻出你大門。要死也死在別處。爾梅此時真氣忿不過。答稱倘你真個要走。我姓夏的也不稀罕你一個妓女。難道日後不能再娶一個。必要留你在家。嘆氣。行雲暗喜爾梅中計。急忙跨下牀來。對爾梅說你果然放我出去。我却一時不肯便死。還要看着人家娶一個好的。但你我說無憑。把當初的庚帖還我。爾梅道。庚帖由你收着。任憑你帶了出去。我姓夏的決無悔言。行雲更是歡喜不迭。馬上取鑰匙開了箱子。取出那張梅紅紙庚帖。當着爾梅的面。點了個火。頓時燒掉。又在箱子內取出一件保險衣來。這衣乃是一件小袖緊身衣。上四周是袋。行雲嫁了爾梅。叫他喚裁縫做下。說是慎防火燭。可以把它貴重東西多裝在衣袋之內。萬無一失。所以叫他做保險衣。其實豫留下心思。把爾梅前妻的許多金珠首飾。並洋錢鈔票等物。一齊袋在裏頭。此時向身上一穿。叫小大姐開了衣櫃。又取出一件外罩衣服穿上。惡得很。喚小大姐去叫頂轎子。立刻要行小大姐問轎子叫到那裏。并有粗做娘姨上樓。說夫妻淘氣。乃是人家常有之事。勸他不可這樣激切。夏福也怕主人家一時之火。由着行雲出去。日後心上撇不掉他。一定怪到自己身上。今天這一樁事。是我告訴主人起的。因再三相勸。叫爾梅耐性些兒。千萬不可放他出門。爾梅本是個沒主意的。又兼心愛行雲。方纔這幾句話。乃是逼激出來。今見行雲燒了庚帖。一定要走。心上已覺有些懊悔。本願說他回來。仍舊勸他吃肥皂水救烟要。

緊。怎奈行雲滿面殺氣。連催小大姐快叫轎子。好出去趕緊離救。遲了烟毒發作。祇恐性命難保。若明轎子叫到那裏。此刻我已不是姓夏的人。誰來管我。祇要轎夫來了。待我交代於他。叫小大姐不必多問。并因這小大姐是院子裏帶進來的。今天必得帶他出門。叫他收拾一切。跟着同去。小大姐不敢違拗。頓時叫了一乘轎子到來。行雲似笑不笑。似怒非怒的。對爾梅說。聲我要去了。願你將來娶個勝似我的。祇要我做伴不死。待我睜開眼睛。瞧着說畢。扶在小大姐的肩上。移步下樓。竟然登轎而去。爾梅氣得幾乎發誓。多虧夏福與老娘姨百般勸說。奶奶因在氣忿頭上。故而如此。緩天回過心來。打聽他住在什麼地方。差人去請他回家。一定沒有不回來的道理。爾梅無可奈何。不知歎了幾十口的冷氣。晚更酒去請爾蘭到來。告知此事。叫他在外留心。打探行雲出去之後。究竟住在什麼所在。後來打探得他辦了一個馬夫。在跑馬廳西面。借了一所房子。儼如去婦一般。小大姐依舊跟着。那馬夫乃在爾梅家裏的時候。不時坐他馬車。暗中姘起來的。從爾梅家中出去的。那夜據鄰舍說。甚是歡天喜地。不惟吃過什麼牛烟。也沒有請人施救。爾梅纔知他居心刁險。不但那晚中了他的票計。娶他時。先已存下個涖涖之心。不該失了眼睛。把壞人當做好人。真是後悔不及。暫且按下不提。再說少牧等在門圍看行雲糾人打架的那日。祇因爾梅忽然趕到。與杜素娟沒有打成。行雲被爾梅逼着回去。素娟等笑罵一番。也就散了。姚友士、孔泰平保了素娟來的。自然同着素娟回去。邀來的那些戲子馬夫。見雨造已走個乾淨。大家再打個暗號。各自散去。少牧深恨行雲回家以後。不知與爾梅可要生氣。苦於無從探訪。若他訪了出來。行雲欺哄爾梅太過。做朋友的。不妨規勸規勸於他。使他略略警醒一二。免得將來受累。敏士估量行雲數日內必當大起風波。說不定就要與爾梅兩下分開。錦衣也是這樣估他。彼此閒論一回。因見天氣晚了。同回長發棧去尋幼安。把上頭事約畧述了一遍。幼安也說照此看來。行雲必有一場大鬧。爾梅祇怕吃不住他。叫敏

士等留心訪問。果然隔了一日。便有行雲吞烟不肯救治。深夜出門的話。傳將出來。又隔了三四日。更有
人說行雲妍了馬夫。住在跑馬廳後面。并言夏爾梅被他氣成一病臥牀不起。沸沸揚揚的多把他當做
新聞。講個不住。幼安聽了。深替爾梅惱恨不已。又聞他抱病在牀。心中更是可憐。一日約了少牧弟兄。同
去探病。知他得的乃是肝疾。想起從前天香肝病大發。多虧戟三醫愈。也叫他請戟三調治。並說了無數
勸慰的話。爾梅甚是感激。留三人談至薄暮始回。途中遇見敏士。問他們從何處出來。現欲何往。幼安回
稱在爾梅家中望病。現欲回棧。敏士問爾梅病體如何。幼安道。老年人受不得氣。此病乃由氣鬱而成。祇
要安心調理。諒還沒甚妨礙。不過行雲這樣害人。真令旁觀代抱不平。敏士說起行雲。聞他下月又要
出來。房屋借在百花里內。倘使爾梅知道此信。不知更要氣到怎樣。少牧道。行雲妍了馬夫。怎的又要出
來。此語祇恐不確。幼安道。這種人有甚交代。嫁了人。尚要出來。何況妍的一有些心上不合。自然更守不
住。但不知敏翁這一句話。乃是那裏來的。若然真有此事。最好有人與他講去。把許行雲與許寓的名字
改掉。免使爾梅過不過去。否則豈不要把他氣死。敏士道。這話乃是貴相知。聞妙香說起。因行雲借的房
屋。就在妙香間壁。故而甚是清楚。若說叫甚名字。這却還沒有提起。幼安沈思半晌。道。聞妙香麼。前天我
答應在他院中請一椽酒。這心願還沒有消掉。今天我們何不同去。請錦衣戟三等前來飲酒。一則不使
我有失信之謂。二則妙香倘與行雲知己。便好叫他把改名之事。過風過去。暗中替爾梅遮個面孔。稍盡
我們朋友之交。敏士道。妙香是個沈靜之人。向來諸事不涉。與行雲沒甚交情。他房中有個大姐。名喚阿
招。此人很與行雲親熱。叫他過風。甚好。少甫道。行雲嫁過爾梅。當真重入烟花。難消。不能營官控告。却要
叫他改姓更名。做這掩耳盜鈴之事。幼安搖頭道。你不聽見行雲出門的那夜。已把庚帖燒掉了麼。他特
着爾梅手中沒有憑據。纔敢這樣肆無忌憚。當初林黛玉張書玉等嫁人。復出一個怕人告發。行雲也

是一般手法。告他決然無益。敏士點頭稱是。少甫始不再言。幼安與衆人一路講話。不覺已到百花里內。踏進院門。聞妙香是樓下房間。便見房中門帘低掛。知道是有客在內。祇得往後房裏坐。妙香照例向衆人招呼過了。在幼安的打橫坐下。默不作聲。阿招姐見了幼安。眉開眼笑的說道。謝大少。今天是第一。到此。真是難得。前天說要在先生處請客。今夜諒是用酒來的。前房那個客人。就要去了。對不住衆位大少。在此暫坐一坐。幼安聽阿招開口便叫客人吃酒。這是妓院中最壞的惡習。心中有些不甚自然。假意回絕他道。今天原想吃酒來的。怎奈房中有客。明天再吃也好。阿招姐不答應道。裏房那個客人。來了好半天了。謝大少。真要請客。待我設法他馬上讓你幼安隨口問道。裏房的客人姓甚。阿招答道。姓袁。妙香向阿招看了一眼。少敏猜透其中就裏。戲說。祇怕此人姓方。並不姓袁。阿招姐格支一笑道。當真姓方。杜二少。你認得他麼。少敏索性戲他一戲道。不但我與他向來認識。謝大少也是好友。阿招姐滿面堆下笑來道。既然你們大家認識。越發好說話了。我便立刻與他說去。幼安不知那姓方的是何等樣人。慌忙止住他道。既然彼此認識。怎好叫他相讓我們。阿招縮住了脚道。可是謝大少也請他吃酒不要他讓。幼安尙未回言。祇聽裏房有個小大姐喊道。招姐進來。方大少要與你說一句話。阿招低低笑道。想是那姓方的聽見你們在此。故要問我說話。遂向衆人說聲去去就來。回身向裏房而去。衆人好生不解。多問少敏。那姓方的到底是誰。少敏甚是好笑。答稱方纔是句謊語。連我也不知道是那一個。衆人聽了。愈覺狐疑。正是

何來花下生張八。

戲作筵前熟魏三。

要知裏房那姓方的究竟與幼安等認識與否。幼安果否在妙香房中飲酒。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謝幼安託諷蛙虫

金子富狂闖蟋蟀

話說謝幼安與敏士和杜氏弟兄來在百花里開妙香家。欲請戟三聘飛等前來飲酒。祇因妙香房中有客。又因阿招姐開口太急。幼安假意回絕。少敏冒出房裏的客人姓方。那客人恰巧把阿招叫進房去。衆人不知姓方的究竟是誰。彼此猜摸不出。幼安盤問妙香。可知此人叫甚名字。妙香答道。這人但曉得他姓方。混名叫方小鬼。乃是阿招姐引進來的客人。這裏難得來的。名字沒有清楚。少敏道。此人多少年紀。那裏人氏。叫他小鬼。可是吃洋行飯的。妙香道。年紀尚祇二十左右。所以人人叫他小鬼。並不在洋行做事。口音像是北人。却一大半已是上海說話。衆人正在叙談。祇見門帘揭動。阿招姐已拉了那個姓方的客人進來。原來並非別個。乃幼安少敏屢次尋他沒有尋見的方又端。他自從金子富弟兄分產。手頭弄了些錢。每日花天酒地。狂個不了。錢少恐受騙還鄉之事。當初沒有曉得。後來有人說起。深恨那幾天沒有與他遇面。錯了個發財機會。後想少恐這戶客人。乃是薦與花好好的。如今發了這許多財。阿珍雖死。這錢已入於阿金手中。飲水思源。不應把姓方的置諸腦後。遂去尋見阿金。說了許多尷尬話兒。阿金知他來意。送了他二三百塊洋錢。叫他外頭不可多說。又端甚是得意。這幾日所以東去吃酒。西去碰和。甚是闊綽。幼安少敏幾次尋他。想要用話勸化。不可墮了他老人家方端人的名譽。叫他及早回頭。那裏尋找得着。這日也是合當會面。又端沒有和酒。一個人到一枝香番菜館去吃夜飯。覺得甚是寂寞。叫了妙香的局。阿招把他拉進院來。坐得一刻鐘。還不滿。恰值幼安等人到來。又端甚是眼尖。門帘裏張將出去。知道四個人認識三個。本想招呼他們進房去坐。祇因甄敏士沒有會過。不要妙香恰是敏士做的。覺得有些不便。故而沒有開口。後來聽得阿招姐打合幼安吃酒。并聽見少敏說他姓方。始知幼安做了妙香。更防少敏已經瞧見了他。遂把阿招叫進房去。與他說明後房的客。多是熟人。既要在此吃酒。不妨請他進來。阿招恐防幼安不肯。央又端出房自己去會他。又端故與阿招一同跑至裏房。幼安等見了又端。日

來正要尋他，不覺心中大喜。彼此招呼過了，又令與敏士作了個揖。大家問過姓名，幼安請他坐下。又端邀衆人到房內去坐，并說不知妙香是幼安做的，自己胡亂在此行走，真是豈有此理。幼安道：俗稱妓女乃是客裏，有甚拘忌。況我尙是初次至此，算不得一戶客人。阿招姐在旁插嘴道：客人多是初次起的，謝大少初做我家先生，甚是客氣。方大少雖是老客人了，却也客氣非凡。你們既然是要好朋友，往後大家照應照應最好，并且照了我的意思。今夜謝大少可與方大少合擺一個雙檯，吃杯喜相逢的酒兒。又端聽了此言，心下甚是高興。當場答應下去。幼安那裏肯依。關照阿招姐說：本來尙要請客，儘管擺個雙檯。堂簿上祇許寫在姓謝的一人名下。緩天方大少尙要請客，再來用酒。阿招姐許諾連聲的對又端道：謝大少既是這樣客氣，方大少今夜擾了他。緩天你再請還於他也好。又端始不便再說，祇問幼安再請些什麼客人。幼安叫阿招姐拿請客票來，寫了錦衣、鳴岐、聘飛、載三、秀夫、五馬、條子，差相都馬上請去不多時，錦衣、鳴岐等五人俱到。連主人共是十人。阿招姐擺好檯面，衆人入席。幼安替他們寫票叫局。寫至又端面前，阿招姐道：方大少自然本堂，不必再到外頭叫去。又端究因忌着幼安，要想另叫別人。阿招姐拗住不許，少故要看看妙香與又端的交情。因問妙香心上怎樣。妙香道：方大少做的相好甚好，知他喜歡那個，去叫那個。阿招姐將眼梢向妙香一瞟道：方大少不喜歡你，今天也不來了。那有不叫本堂之理。捉住幼安要寫。幼安早已一揮而就。交與阿招姐發將出去。又端倒覺得躊躇不安。妙香照例敬過了酒。唱過一支樓會崑曲，對幼安說了聲對不住，轉局至又端椅後坐下。本來妙香雖甚沈靜，又端自父死以後，大變性情，已落入飛揚浮躁一派，叫了局來，坐不定，立不定的，甚是輕薄。今天却因幼安在座，正能尅那，不敢十分放縱。妙香覺他大異尋常，知是幼安變化所致。暗暗敬重幼安爲人，坐有十數分鐘時候，寫師吹動笛子，唱過了一支官荷。見檯面上叫來的局，多已到齊，起身別過。又端仍到幼安背後坐下。這纔

有些說話。向幼安談談說說。漸見意氣相投。又端祇因這一班人。一個個說不甚來。坐在席上乏味。吸了一支香烟。立起身來。問阿招姐幾點鐘了。幼安知他要走。與少牧使個眼風。少牧會意。問又端道。又端兄可是還要別地方去。近來的應酬好多。又端勉強答道。沒有什麼應酬。祇因天已不早。舍間住在城中。故想趕緊回去。少牧取出時辰表一看道。此刻尙祇十點不到。怎說夜深。我們難得聚首。且再略坐一回。何必這樣匆促。又端始又坐了下去。其時樓面上叫來的局。俱已散去。祇有少牧的柳纒纒尙沒有去。錦衣偶說幾句。真是愈長愈好看了。俗語說一個女子十八變。果然有些意思。幼安借着這話。含笑說。你們曉得一個女子有十八變。可知一個男子也有十八變麼。衆人聽他講得蹊蹺。爭問怎樣變法。幼安道。大凡男子至十六歲爲成了。未經成了之前。不比女子無所謂變。一成了了。却就變化不測起來。讀書的雲程平步。霖雨宏施。變做了龍。講武的八面生威。一方坐鎮。變做了虎。高蹈的泉石忘機。山林終老。變做了豹。這三種人。變得最是上乘。其次是升沈不定。榮辱無聞。變做了魚。便有隨俗波靡之勢。再次是榮情利祿。同情聲名。變做了食。便覺不齒人類。又端道。食是什麼東西。少牧道。那就是官衙照牆上畫的走獸。人家誤呼他做麒麟。其實此獸名食。畫在牆上。乃要官府進出不時看見。使他觸目警心的意思。如今那些官長。有幾個留心在。并且貪財愛賄的多。分明不是畫了隻食。反似畫了官府一個小照。說也真是可笑。講得衆人大家發噱。敏士笑了一回。向幼安道。已經有了五變。尙有十三變呢。幼安道。尙有十三變。多在敗子身上。貪花無度。好色自耽。變做了蝶。敗壞家聲。滅絕世澤。變做了鴉。剝削戚友。吞噬親朋。變做了狼。好作村間。甘爲蜜騙。變做了狗。誘人嫖賭。傾彼資財。變做了毒蛇。欺哄大妯。籠絡信人。變做了惡棍。三節未到。一溜逃走。變做百脚。杜門難出。仰屋興嘆。變做屈蟻。典鬻田產。出賣房屋。變做蛀蟲。說到此句。將口一頓。微向又端看了一眼。十八變中最怕的是變做蛀蟲。不幾到這個地步。還好變了時。祇恐人貧志短。

東摸西偷。還要變鼠。否則窮途落魄。潦倒終身。變做泥鰍。此時鄉黨鄙薄。妻子怨嫌。又變做蠅。見者無不生厭。卒之自戕其生。朝不保暮。必變至蟬。始已。我輩鬚眉男子。縱不能變龍變虎。却不可自變蝶爲始。變至蛙蟲。再從蛙蟲變到蜂蟻。雖說人生如寄。不妨隨處爲歡。究竟也要自己檢束自己。莫到後悔嫌遲的好。你們想是也不是。衆人聽了這一席話。俱知幼安有爲而言。又端自聽他妙變爲始。明明句句說着自己。甚覺惶恐難堪。及聞到變做蛙蟲。因端人南門內有所小小住屋。乃是他積了數十年教讀束修。掙下來的。近由又端暗中典掉。外人沒有知悉。今被幼安無意道着。心裏頭十分驚訝。那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比打罵他更是難受。至於後來的變鼠變鰍一切。雖還沒有變到。祇恐照此變將下去。真要應到幼安所言。不覺悔心一起。慄慄危懼起來。等到幼安說完。他一時間不知轉了無數念頭。却呆呆的兩眼望着幼安。一言不發。竟然想出了神。少牧不知他爲了何故。問他有些怎的。又端倒疊打了一個寒噤。回說不想什麼。我想幼安哥講的這一番話。真覺有些意思。少牧道。安哥是個獨清獨醒的人。講出來的說話。自然深有意義。卽如我上次到申。若沒他提撕警覺。那能够喚回痴夢。跳出迷途。所以他不但是我的益友。更是我的畏友。就是這個緣故。幼安道。益友二字。談何容易。譬如今夜我們在天酒地。益在那裏。不過我謝幼安生平待友。遇到可以進言的時候。從不肯緘默不言罷了。鳴岐太息道。朋友間能盡忠告之言的人。能有幾個。卽此便可當個益字。又端兄你想是麼。又端連聲道是。心中從此敬服幼安。幼安見他聽了方纔那番言語。不但並沒見怪。反有悔悟之意。深幸此人尙可改過。遂於散席後。索性將他邀往棧中。又與杜氏弟兄竭力勸化一回。直至一點多鐘。勸得他把從前所作所爲。一一自己認錯。立志痛改。前非方纔放他回去。并叫他從此以後。家中閒着無事。不妨常至棧中坐坐。一要體察他是否真心感化。二要使平日的那班淫朋狎友。漸漸疏遠開來。別人不甚打緊。祇有那金子富自從弟兄分產以後。他把又

端當做心腹至交。每天必在昇平樓開燈會面一次。忽然數日不見。不覺心下詫異。逢人打聽他這幾天那裏去了。旁人也說面多沒見。子富好不乏與。一日。獨自在昇平樓吸烟出來。遇見一個短衣窄袖之人。一手攜着一個五六寸長的竹管。一手拿着一個小鐵扒兒。一個鐵絲罩子。與匆匆往西而行。子富估量他竹管裏乃是蟋蟀。十月中旬的天氣。正是鬪蟋蟀的時候到了。賭裏頭的輸贏。別的多會頑過。這東西却還沒有。何不買他數盆。到冊場上鬪他一鬪。倘或有些財運。說不定也好贏他幾百塊錢。遂把那人叫住問道。你這竹管裏的蟋蟀。乃是那裏捉得來的。可肯給我瞧一瞧麼。那人聽有人喚他。站住了脚。把子富子細一看。笑嘻嘻的答道。這蟋蟀乃在徐家滙鄉間纔捉來的。足足守了他三個黃昏。今天纔得到手。真是絕好的一隻紫頭黃蟋蟀。譜上有的紫黃常帶三千口。若到冊場去鬪。怕不是一隻無敵將軍。不過已經有了主了。老班倘然歡喜。此道那邊亂磚裏尚有一頭。聲音極好。明後天我可替你尋來。子富不悅道。你說這蟋蟀已經有了主人。那主人是那一個。怎的尚在你竹管裏頭。那人道。這主人說起來諒也曉得。就是一樹梅花館翁梅情。他今年養了無數蟋蟀。這一頭是他預定捉得來的。願叫我四塊洋錢。子富道。翁梅情養了蟋蟀。也到冊場去鬪麼。那人道。鬪不鬪沒有清楚。他祇叫把好的捉去。真個是不惜重價。子富含笑答道。梅情真是會頑。但他肯出重價買你。難道我不肯出價。你且隨我上樓。把這蟋蟀與我看了。他出四塊。我出五塊六塊。也未可知。那人躊躇半晌道。如此也好。子富遂回上昇平樓去。那人也跟着上樓。把竹管拿將出來。遞與子富細看。果見好頭蟋蟀。身軀甚是雄偉。跳躍也甚矯捷。那人又在身畔取出一根草來。向竹管內撥了幾撥。那蟋蟀張牙來嚙。露出一口白牙。子富道。我往常聽得人說蟋蟀的牙紅的最好。怎樣却是白的。那人道。這是淡青蟋蟀。不是紫頭黃了。譜上有的淡青生來牙要紅。與紫頭黃是兩種的。子富道。紫頭黃譜上怎說。那人道。譜上講究紫頭黃。說他頭似櫻朱項似金。渾身雀蠟一般形。

牙銜不論五顏色。圖盡三秋不肯停。老班我要賣你的錢。怎能騙你。將來想你要到冊場去做輸贏的輸了時。豈不怪我。子富被他說得天花亂墜。當下定要買他。給了五塊洋錢一張鈔票。那人不肯。決要六塊。不然情願賣與梅情。免致失信於他。子富祇得加足六塊。并對他說明。後天再有好的。尙要多買幾頭。那人連稱曉得。又笑嘻嘻的說道。沒有請問老班貴姓。府上那裏。緩天有了好的。可以送來。子富答稱姓金。每天在此開燈。祇要送到這裏。還問那人叫甚名字。那人回說名喚黃六。每年靠此爲生。金老班買了我的蟋蟀。將來冊場上可以陪你同去。隨便什麼場子。那個不認得我。老實說。我到了場。他們那班弄草的人。包你不敢作弊。否則祇恐你防不勝防。子富聞言大喜。當下付清洋錢。拿了蟋蟀回轉家中。叫車到缸店去敲開店門。買了十數個蟋蟀盆來。預備緩天再有好。多養幾盆。那黃六却暗笑子富是個戶頭。一隻中等蟋蟀。不過身子大些。却靠了說話來得騙了他六塊洋錢。莫說賣與別人不要。就是賣與梅情。他也要譏貨些兒。有了這種主顧。不發些財。也是沒有日子的了。隔了一天。又到昇平樓賣了兩頭與他。一頭說是粉底皂靴。又名天青地白。一頭叫做白頭銀背。一頭四塊洋錢。算是格外便宜。再隔了三五日。黃六大大小小的更不知捉了多少。一齊賣與子富。凡是譜上有名的紅麻頭。白麻頭。金絲頸。銀絲頸。黃麻頭之類。幾於無一不備。祇消那蟲的頭上微紅。就說是紅麻頭。頭內微黃。就說是金絲頸。諸如此類。信口一河。騙了好幾十塊洋錢。後來又提到兩頭微怪的蟋蟀。一頭顏色略青。身材甚小。一頭渾身烏黑。兩翼似扇。每頭要賣二十塊錢。子富詫他太貴。黃六道。青的名叫正青。譜上說正青頭似菩提珠。你看這蟋蟀頭。不是青而帶圓。宛似菩提珠一樣麼。真是難得有的。黑的名喚彈子。也是奇種。這兩個蟲。老實說。拿到冊場上去。包得住十闔九廬。翁梅情也曾見過。還過我三十塊錢。因我定要賣足四十。故沒有成功。子富其時已被黃六騙入魔道。當真出他四十塊錢。買了下來。問他這幾天外間可有冊場。我的蟋

拜六。法華有個狠大冊場。輸贏一百枝花起碼。禮拜日改在龍華廟。這場上狠可去得。闖的人多是些鄉紳子弟。不比西門內南門外這些起碼冊場。闖到數十枝花。輸的人已要發極。說不定鬧出打架等一切事來。子富道。法華龍華。出路好遠。黃六道。近處地方。查得嚴緊。開不起來。前數天珊家園左近。聽說有人借了場子。頭過一次。不知怎樣滿了風聲。幾乎捉到巡捕房去。如今租界上斷不敢了。子富道。珊家園有過冊場。翁梅倩可曾去過。黃六道。隨口答道。怎麼不去聽得贏了幾百枝花。子富被他更說得心癢難熬。約定明天一准同到法華園去。叫他吃過了飯。在此等候。黃六道。法華路遠。吃了飯去。祇恐不及。早些爲妙。子富道。那鴻可有馬車。黃六道。冊場設在鄉間。離法華尚有三五里路。必須換坐小車。甚是耽擱工夫。後天龍華去也是一樣。子富道。既然如此。我便起個早起。九點鐘你在此等我也好。黃六道。諾諾連聲而去。子富這一夜回至家中。吸了半夜的烟。把養着的數十盆蟋蟀。這盆看看。那盆瞧瞧。甚是高興。却想先拿那錢盆出門去闖。揀來揀去。揀了當日買的那頭鐵彈子。與第一次買的紫頭黃。這兩頭最是心上愛些。初次與人開手。必得要發個利市。主意已定。遂把兩盆蟋蟀。放在一處。取塊白絲巾包裹起來。以便易於攜帶。收拾已畢。方纔上牀略睡一覺。醒來。自鳴鐘已敲九點。慌忙盥漱過了。隨意吃些早膳。開箱子。拿三百洋錢票。叫包車夫備好車輛。取了蟋蟀。與忽忽到了昇平樓。找尋黃六。黃六早已等候多時。子富因馬車不能直到冊場上去。甚是不便。替黃六喚了部野鷄車。自己坐了包車。趕緊發脚。奔到法華。日將正午。二人在鎮上邊。揀個潔淨些的飯店。吃飽了飯。黃六叫把包車停在鎮梢空地之上。要想叫部小車。那知再也沒有。祇得慢慢跑去。約行三里之遙。見有一所高大房廡。像是人家祠堂模樣。黃六說這冊場就設在祠堂裏頭。二人敲門入內。果見屋中聚了一大羣人。放着無數蟋蟀。正在那裏各做輪贏。場主人見

子富身上體面。手中攜着兩個蟋蟀盆兒。知是圍蟲來的。敬烟敬茶的。甚是親熱。問子富盆裏兩頭寶蟲。諒來多是無敵大將。不知是那裏得的。黃六插口道。那是我尋給他的。一頭是鐵彈子。一頭是紫黃頭。真是名件。說着。把兩個盆打將開來。給場主與大衆來看。大家多說好蟲。今天不知可有圍得上的。并不知道要圍多少枝花。子富聽了。滿心歡喜。回說。少不圍。起碼一百枝花。每枝一塊洋錢。衆人面面相覷。說每一枝一塊洋錢。未免太大。沒人奉陪。場主人想了一想。道。老班要圍大花。有個客人還沒有來。且請略坐一坐。此人姓包。單名一個瀛字。最喜歡的。乃是此道。他也有兩個好蟲。一個是蜈蚣變的一個是水螳螂變的。也因圍得籌數太大。并且沒遇好蟲。尙沒圍過。今天正是棋逢敵手。待我馬上差人去請。包管一請便來。子富聞蜈蚣變水螳螂會變蟋蟀。甚是詫異。私問黃六可有此事。黃六道。怕他則甚。你這鐵彈子是鐵胡蜂變的。紫黃頭是灰蚱蜢變的。當初我祇道你曉得來歷。故而沒告訴你。停刻那姓包的到了。祇管放膽與他開圍。拿得定決不輸錢。子富異常膽壯。因姓包的尙沒有來。站在旁邊看人家圍過幾盆。那輪贏多祇三五十塊錢。不在眼內。少頃包贏已到。當真攜着兩個蟋蟀盆兒。當衆開看。那蟲身俱不狠大。頭項却甚肥圓。背脊比衆稍短。而腿最長。顏色一頭是青中帶黑。一頭黑內帶青。這纔真正蟋蟀。譜上有的原本說蟋蟀一名莎雞。又名促織。又名奎。有青黑黃紫各色。青黑爲上。黃紫次之。頭項肥。腿腳長。身闊背短者最佳。生於草上者軟。磚石上者硬。淺草瘠土者性和。亂石深坑者性劣。包瀛那兩頭蟋蟀。若說他是蜈蚣變的。水螳螂變的。這也不過講講罷了。不過的真從深坑亂石中搜捕出來。其性極劣。加之包贏得了此蟲。照譜飼養。每日吃的是鰻魚。菱肉。蘆根。蟲扁。担蟲。熟粟子。黃米飯之類。調養得力。足神完。比子富胡亂給些冷飯清水。真有天淵之判。況且子富這兩個蟲。雖是一青一黑。其實青的產在鄉間淺草之中。黑的產在人家壁間瘠土之內。並不是什麼異品。怎能圍得過人。祇因誤受黃六之騙。遂把他當做世間少有。天

下無雙。却將包瀛的蟋蟀。並不放在心上。包瀛是個慣家。把自己的蟋蟀盆。交代帳房編號收儲之後。將子富的蟋蟀細看一遍。雖然明知他沒有用處。却故意稱贊一回。問他要關多少枝花。子富說關一百枝。每枝一塊洋錢。包瀛笑道。冊場上的定例。每枝花一角洋錢。怎說一塊。你要輸贏大些。可以多關幾枝。豈不一樣。子富呆了一呆。私問黃六怎樣。黃六合笑着說。包瀛道。金老班與你說頑罷了。他到得冊場上來。那有不曉得規矩之理。無非他養了兩頭好將軍。不滿一百塊錢不關的意思。包瀛道。要一百塊錢。不是一千枝花麼。他這兩頭蟋蟀。果然狠好。我的祇恐關他不過。不如減去四百枝花。關六百枝可好。子富聞包瀛這樣說法。愈不肯減。包瀛沈吟半晌。問那個可來幫幾枝花。我就與他關上一關。後來有兩個人。每人幫了他二百枝花。帳房將二人的蟋蟀。照例用蓋數秤過。分兩。包瀛的每頭多祇四釐。子富的鐵彈子重四釐二毫。紫黃頭竟重至五釐光景。包瀛祇願與鐵彈子關。因紫頭黃身。體較重。口口聲聲的不是對子富說。先與鐵彈子關也好。包瀛始叫帳房把自己黑的那一頭蜈蚣變的。與鐵彈子一齊捉入關籠之中。牽草的問明二人並無別話。把中間的竹柵剔開。換進草去。鐵彈子先自開牙猛嚙。黃六說他好勇。蜈蚣變的也開了牙。彼此漸漸惡鬪起來。鐵彈子要嚙蜈蚣變的頸項。沒有嚙到。却被蜈蚣變的在他腿上嚙了一下。鐵彈子吃耐不住。頓時竟變了個溜彈子。銳羽狂逃。包瀛與兩個幫花的人。大家拍掌稱好。子富心中不信。怕是牽草的有甚弊端。正要動問黃六。那牽草的重又將草牽動。把鐵彈子牽近蜈蚣變的身旁。此時兩個蟋蟀。鬪在一團。約有十數秒鐘左右。鐵彈子被蜈蚣變的嚙住頸項。拋出一二寸遠。蜈蚣變的振羽長鳴。鐵彈子受傷已重。扒多扒不起來。牽草的尙恐子富不服。再牽第三次草。好笑鐵彈子這回縮做一堆。動也不動。分明輸定的了。牽草的將草一放。向包瀛稱賀數句。把兩頭蟋蟀。捉了出來。交與場東。各歸盆內。子富氣得目瞪口呆。祇問黃六怎的鐵彈子這樣不濟。黃六沒有話說。祇叫他再把紫頭

黃出手翻本。子富遂在身邊摸出三百塊錢鈔票。一齊交與場東。說一百塊已經輸掉。費心給與姓包的取去。尚有二百塊交與帳房。那個再敢鬧紫頭黃。這回須鬧二千枝花。場東諾諾連聲。交代下去。包瀛與兩個那花的收了洋錢。十分歡喜。彼此商議之下。情願再把那紫頭變的與紫頭黃做個高下。准鬧二千枝花。譬如初次沒有贏過。子富心中大喜。帳房把這兩頭蟋蟀。照前捉入籠籠。若照大小看時。紫頭黃氣極非凡。紫頭變的豈是他的對手。那知道虛有其表。上回的鐵彈子尙能與蜈蚣變的互嚙數口。方纔咬敗。這回的紫頭黃。見了紫頭變的。更如剋星一般。祇被紫頭變的渾身亂嚙。連還口多沒有還過。幾乎嚙到個半死方住。眼見得紫頭黃輸的。衆人多說。這纔應了句小鬼跌金剛的俗語。向包瀛稱賀不迭。牽草的把蟋蟀同籠籠捉出。交給帳房。歸入原盆。場東送了包瀛兩架紙紮的三馬大花。連鈔票蟋蟀盆。叫人送他回府。對子富說。今天金老班財運不好。明天再在府上請幾頭無敵大將出來。我們冊場移在龍華。仍與黃六同來。一定得彩。子富無精打采的與黃六回去。路上不免埋怨於他。黃六把鬧敗的兩頭蟋蟀。尙替子富拿着。子富問他何用。黃六道。我要拿回去醫治好了。再到冊場上。見個高低。試試我的眼力。究竟甚樣子。子富笑道。今天鬧得這般大敗。難道你將來還想他贏。況且蟋蟀是一個蟲。有甚法兒醫治。黃六道。蟋蟀若病積食。把清水拌些紅蟲他吃。立刻就消。若是冷病。嚼牙。要吃帶血蚊蟲。若是熱病。要吃菜豆芽尖。若是鬪後發結。要吃粉青色小蝦。若是鬪傷。用自然銅浸水。點他渾身傷痕。即愈。若是牙傷。用茶膏點牙。若是咬傷。用童便調蚯蚓糞點。若是氣弱。要吃竹蝶。若是身癩。要吃蜜蜂。這多是醫治蟋蟀妙方。載在譜上。怎說他沒有法兒。子富聽黃六說了這一大篇的醫方。忽又着起龐來。接口問道。照你這樣講來。蟋蟀有病醫得好他。倘然沒病吃些什麼東西。可使他鬪鬪有力。黃六道。臨鬪該吃熟粟子。扁擔蟲之類。你昨天可曾給他吃過。子富道。我不曉得這些方法。祇給了些冷飯他吃。沒有別的。黃六跌足道。好好的

兩頭蟋蟀。被你這樣誇門。怪不得要輸與人家。這是那裏說起。我懊悔沒有把養蟋蟀的訣兒。預先告訴。若你。但你不該這樣大意。並不來問我一聲。并且還有一件。我前天捉給你的幾個油葫蘆呢。子富笑說。油葫蘆不會開的。要他則甚。多已被我放他走了。一個也沒有留得。黃六不等講完。連把眉頭皺了幾道。又說。再一番話來。埋怨子富不好。辯明。今天鐵彈子紫頭黃。雖然開輸。並不是自己失眠。把壞蟲當做好蟲。要引動他把別的蟋蟀。明天再到龍華園去。暗中又好弄錢。正是

莫把人言輕取信。須知令字只所食。

要知黃六向子富說出何話。子富再到龍華園去開蟋蟀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十樓酒主人多似客 雙下腳冬至大如年

話說黃六因金子富開輸了鐵彈子紫頭黃。埋怨幾句。還是小害。深恐講破機關。從此不聽他的說話。家裏尚有無數蟋蟀。不敢再到冊場上去做甚。輸贏黃六與冊場上是一鼻孔出氣的人。子富多輸一塊洋錢。黃六多得一塊錢的扣頭。那是預先與場東和包源等說定下的。與做翻戲的差不甚多。怎肯使子富輸了一場。輕輕的便將他放過。因拿了鐵彈子紫頭黃陪他回去。一路上談談說說。想要拿到他些過處。一齊推在他自己身上。一可使他怪不得人。二可使把他說熱了心。再圖翻本。聽見子富說每日給蟋蟀吃的祇有冷飯。這捉住了這個錯處。怪他調養不來。又問他前天的油葫蘆那裏去了。子富回說多已放去。黃六更攢眉惱恨不已。子富因油葫蘆並不會開。問黃六惱恨怎的。黃六歎了口氣。回答他道。我難道不曉得油葫蘆不會開麼。但蟋蟀沒有了油葫蘆。怎樣鬧得過人。你今年初次頑這東西。原來一點子都沒知道。大凡蟋蟀臨開的隔夜。必要先把油葫蘆放在盆中。使他交合。名爲貼窩。蟋蟀的性子最淫。隔夜貼窩之後。當天把油葫蘆捉去。他一定發恨。趁着他發恨的時候。見了別的蟋蟀。祇道油葫蘆被他佔了。

去了。遂馬上狠鬧起來。那時奮不顧身。譬如與人爭風的一般。往往連性命也多不要。如今好好的鐵彈子紫頭黃。昨天你沒有與他貼靈。怪不得今天進了鬪籠。垂頭傷氣的讓着人家。一點子威風沒有。我捉了一半世的蟋蟀。老實說。兩個照子是狠亮的。本想怎會這樣失風。原來有此緣故。那真是可惜極了。金老班不是你今天財運不好。乃是那包瀟灑倖贏的。這一番話。祇說得子富懊悔不迭。暗想不信小小蟋蟀。也會得吃醋含酸。臨鬪時有這個過門。如今說也不及。祇有第二次再鬪的時候。不妨試他一試。看是怎樣。但油葫蘆家中沒有。必須捉上幾個纔好。因與黃六說道。既然照你這樣說法。明天再到龍華去鬪。今夜不論是那盆蟋蟀。必得先要貼靈。你替我捉幾個油葫蘆來。帶回家去可好。黃六聽他明天仍要去鬪。心中暗暗歡喜。同說捉幾個油葫蘆。這裏鄉間最多。有甚難處。可惜天光黑了。恐我照子不靈。你須幫我尋去。子富道。什麼照子。黃六笑道。照子就是眼睛。乃是我們的切口。子富道。你眼睛天黑看不甚清。我還看得出來。且到那裏捉去。黃六道。前面烏沈沈是座墳山。墳山左右。想必有的。二人遂移步過去。黃六立定了脚聽了一聽。在身畔摸出一把鐵扒。揀着有油葫蘆聲音的土內。扒將下去。那油葫蘆便直跳出來。被子富看見。一手捉住。那知用力過重。一捏竟捏死了。黃六笑了一笑。又在身畔拿出個小鐵絲罩。交代子富叫他再見油葫蘆跳出土來。用罩去罩。果然甚是便當。一連罩住三個。黃六說已够了。收拾好鐵扒鐵罩。將捉住的油葫蘆。放在蟋蟀盆內。拿了便走。此時已是黃昏將近。二人走到市梢。子富跑得足力疲乏。尋到包車便坐。要叫車夫再替黃六叫部野鷄車來。祇因天色已晚。一部沒有。黃六站在車旁。回說金老班祇管回府。我還能跑跑幾步。沒有車子不妨明日仍舊十點多鐘。在昇平樓會面。同到龍華那邊的冊場。離鎮近些。不比今天吃力。子富點頭答應而別。黃六看子富去後。重新回到冊場分帳。我且不提。祇表金子富回家中。當夜叫包車夫。竟取量便。如法將鐵彈子紫頭黃。渾身點過。把捉來的三個油

葫蘆分將開來。一個放在淡青盆內。一個金絲頸盆內。一個銀絲頸盆內。端整明天拿這三頭去闌。又買了些熟栗子來。放在盆內。好等他吃了有力。那天雖然輸了三百洋錢。痴望明天穩穩翻本。心中甚是得意。一宵易過。次日起身。吃過早膳。拚湊了六百洋錢鈔票。依舊坐着包車。到昇平樓尋見黃六。同往龍華。今天場上人多已認識的了。見他拿着三盆蟋蟀。知道他要大闖一場。仍由場東請到包瀛。也拿到三盆蟋蟀。一頭名小鐵口。一頭名紫金牙。闌起來多甚了得。還有一頭名獨腳英雄。雖然脚祇一隻。却更勇猛。非凡。子富先把金絲頸闌了一千枝花。是包瀛的小鐵口。闌的。又把銀絲頸再與他闌。也是一千枝花。仍被包瀛的紫金牙。闌去。子富漸漸發起火來。要找黃六說話。已一溜烟不知去向。心中始知被騙。沒奈何。祇拿那盆淡青做個孤注。要闌四千枝花。包瀛取出獨腳英雄。一口允許。子富欺他獨脚。暗喜這回必能取勝。那知淡青竟被他咬到一個半死。方纔放口。牽草的捉出籠來。竟已動彈不得。場東把他放入盆內。連金絲頸銀絲頸的那兩個盆。照例一齊交與子富。此時子富氣得發昏。將三個盆往地上一摔。碎做百片。三個蟋蟀。眼見得也不能活了。他本來少爺脾氣慣的。此時引動火性。伸手又要搶包瀛的蟋蟀盆兒。也往地地下摔去。包瀛大怒。夾手按住。場東見他鬧事。忙用善言勸解。包瀛等那肯讓他。說他輸不起錢。出來闌甚蟋蟀。幾乎動手要打。多虧場東做好做歹。將他勸出門去。心中惱怒黃六不已。恨不立時三刻尋見了他。飽毆一頓。出口氣兒。爭奈不曉得他住處。那裏去尋。因垂頭傷氣的坐上包車。獨自一人回去。途中愈想愈恨。回家後把養着的許多蟋蟀。一齊擗個稀爛。從此死心塌地。再不想發財。祇因分下來的家裏有限。這回輸了九百塊錢。手中又不覺狂窘起來。每天常想去尋又端。商量個生財之法。再向子多說請。偏偏又尋不到他。真是悶上加悶。一日記起又端不見的前數日。叫過百花里內開榨香。莫非近被榨香舖住。不放出來。這尋到百花里去。那天院子裏正在宣卷。各房間吃酒碰和。甚是熱鬧。榨香房內

也有見面。打聽是姓謝的主人。又端也在上。頓覺心中大喜。這在外房站。叫小大姐進房去喚他出來。又端見是子富。請他裏面坐去。子富不肯。回說：「今天自己在這小蓮處請客。因好幾天沒有見你。故而特來相請。可否一同前去。」又端猶豫不決。子富不由分說。一把拉了便走。又端見強他不過。祇得央他放手。說到裏房穿件馬褂。順便謝過主人。大家同去不遲。子富把手一鬆。答稱：「快去快來。我在外房等你。」又端回進房告知幼安與少甫弟兄。說：「子富今夜這個應酬。看來不能不去。祇好畧坐便走。幼安回稱：『使得。』并說：『倘然脫不得身。停刻我再寫請客票差人請你。免得與這些沒腦子的胡鬧。』」久後終弄了局。又端諾諾連聲。叫娘姨拿過馬褂。穿好而別。子富果在外房候着。看見又端出來。手攙手向下飛跑。又端此時已回到小蓮院中而去。巧巧小蓮這夜。也在那裏宵卷。正屏間有個客人。擺着個雙雙棹。外房一個客人。乃是雙棹。子富一到之後。要叫小蓮快催裏房散席。端問子富的酒。可是隔天定的。子富回說：「並沒有定。又端道：『既沒預定。何苦必要今夜吃他。』子富道：『你不曉得我。一肚子說話。要告訴你。尋了你十幾天。總沒有見。』」好容易今夜尋到。那有把你誑了出來。不請你吃酒之理。這酒勸你不要阻我。又端倘要此時祇聽裏房有人高叫子富的名字。請他進去。外房也有客人叫着。又端二人甚是詫異。各向房中一看。原來裏房是洋人富羅與賈維新。外房是夏爾梅與他的兄弟爾蘭。富羅初做小蓮。擺着空架子兒。見他院中今夜宵卷。噉了個雙雙棹下去。本想多請幾個人來吃酒。聞他一問。無奈那些朋友。聽見是富羅請客。頭多疼了。一來他脾氣不好。動不動要亂撒酒風。二來自從認得了賈維新。學了許多壞處。吃酒祇花下脚。節上邊沒有酒錢局帳。更是不必說了。一齊多寫入漂字號裏。人家見他是個洋人。當面真是沒奈何。他背後却咒罵得個不可收拾。這種人與他作伴。凡是甚麼體面的。俱覺臉上無光。所以那夜請了

半天的客。除了賈維新一請便到。其餘竟沒別人。再行許行雲出去之後。發了場病。如今已漸漸好了。心上氣悶不過。每天在堂子裏踏跑。痴心還想再討一個。新近做了小蓮。有過相好的。心中甚是合意。這夜與爾爾兩個去打茶圍。剛巧宣卷小蓮送打合他擡個場面。擺一棹酒。爾梅却答應了個雙棹。祇因裏房沒空。故在外房入席。一共請了四五個客。此刻多已散了。祇留弟兄二人未去。爾梅一見又端。在房門口叫住了他。又端正想進內。誰知被子富一把緊緊的拉進裏房。與富羅和賈維新招呼過了。坐下席去。反叫小蓮請外房的客人。索性進來。我們今夜住個房間。吃一個十全十美。小蓮不解。問怎叫做十全十美。子富道。他們一個雙棹。一個是雙雙棹。不是已經吃了六棹酒麼。我再來擺一個雙雙棹。湊成十位。豈不是十全十美。小蓮聞言大喜。忙喚娘姨把爾梅弟兄。請將進來。子富叫相幫的把席面上現有殘餘撤去。重新擺好棹面。就請富羅賈維新與夏氏弟兄。請吃酒。富羅坐了首位。維新第二。爾梅三位。爾爾四位。又端第五。自己在主位相陪。席上共是六人。子富雖說請客。其實除了夏爾爾真是客人。餘人個個俱做小蓮。爾梅富羅不必說他。方又端上半年再會叫過。并曾有過相好。賈維新做小蓮在先。像過兩三次。局現在讓與富羅。面子上不叫他了。暗地却仍要好。這是潘少安的孽報。生前見一婦女勾搭一個。如今死了。他妻子在妓院還債。做了一個客人。沒一個沒有相好。真是天日甚近。好笑那金子富這雜客少主人多的花酒。請他則甚。他却騙着人家叫局擡拳。十分高興。這席酒直吃到十二點鐘未散。小蓮時笑他。不是在院中請客。分明在席上會親。又端見子富這種混鬧。沒甚趣味。幾次要走。多被攔住。說有要話商量。問他是甚要話。又要散了。擡面再說。心中好不納悶。爾梅却在席上咬了又端的耳朵。把許行雲怎樣不端。怎樣出去的事。一一訴知。又說現在要想爭一口氣。再娶一個。所以新近在此定勸。你看此人比行雲怎樣。又端此時已被謝杜詩人。將他心地變正。不肯再去做弄爾梅。聽了他這番說話。先用

好言勸慰一回。次說雖要再娶一人。千萬不可性急。必須放出眼光。揀個生意清些。性度安穩些的人。若把小蓮娶他回去。難保不又與行雲一樣。那時後悔嫌遲。一誤豈容再誤。阻止到個不遺餘方。爾梅始漸漸的淡了這心。再圖別娶。幸虧小蓮處做得日子尙淺。沒有露過口風。所以小蓮並不在心。否則一定又要施出金鑽單來。把這老人家單一個沒頭沒腦。萬萬鑽不出去。暫且按下慢提。再說方又端與爾梅講了好一刻話。取出時辰表一看。差不多一點鐘了。問子富究竟有甚詩話。講過了大家回去。子富尙在翻着富羅與賈維新叫後添局。富羅已吃得前仰後合。醉不可當。賈維新也滿口酒話。惱着又端要去。高聲說那個想滾。儘管先自滾蛋。在此絮聒做甚。又端知他酒性不好。不便還口。祇當做沒有聽見。暗與小蓮遞個眼風。叫他去催子富快散。若然再吃下去。說不定要鬧出禍來。小蓮會意。走至子富身邊。正想開口說話。不防富羅取了檯面上一隻香蕉。剝去了皮。不偏不倚的送入小蓮口中。塞了一嘴。講不出來。賈維新拍手大笑。子富也笑個不住。小蓮忙將香蕉吐去。在盆子裏搶了一隻橘子。拋擲富羅。富羅眼快。伸手一擋。那橘子拋在賈維新面前的酒杯之上。咯噔一聲。碎做數片。潑了一席的酒。維新把眼睛一彈。頓時翻起臉來。要與小蓮爲難。小蓮嚇得避了開去。子富忙向他陪了幾個不是。方纔沒有發作。又端坐在席間。覺得再坐不住。恰好樓底下送上一張請客票來。乃是杜少牧請他到柳織織家飲酒。又寫着有話面談。務乞速臨。遂借着他做個脫身之計。也顧不得子富有話未講。謝了一聲。別過人忽忽的出院而去。爾梅爾蘭也因夜深。俱要回家。子富方叫李乾稀飯來吃了散席。富羅已醉得在檯面上打盹。娘姨大姐見他是個洋人。不敢叫喚。祇央賈維新把扶他到榻床上睡。維新却也睡了下去。直僵僵的如兩個死人一般。一時休想得醒。子富見二人大醉睡熟。自己反而不便住下。祇得含着一口酸氣而回。此時始悔不該請二人飲酒。花了四槩菜錢。糊糊塗塗的鬧了一場。沒有一些交代。反把要與又端商量的話一句也

沒有講得。祇好幾天再去尋他。并且這幾天兩手空空。連十六塊下脚洋錢也拿不出來。沒奈何。明天取些東西到典當裏頭當去。若不是沒有腦子的人。怎肯荒唐到這般地步。自然一日不如一日。要弄到個家無倚石。漸漸做不得人。雖是後話。預先表下一筆。以後書中再寫子富。便要另換一副筆墨。描摹他變做了一個窮漢小人。與前書屠少霞鄭志和游冶之夏時行等落魄不同。也不是著書的筆端刻薄。皆因世界上儘有此一輩人。書中遂不得不寫他個淋漓盡致。看書的暫莫性急。且看後文交代。如今再表方又端在金子富席上卸身出外。當真走到柳織織家去尋少牧。那夜少牧的請客票。寫的是請又端吃酒。其實乃在開妙香家散棧面時發的。當夜並不請客。明天乃是冬至。這夜織織出局。到妙香席上。要央少牧吃一椀酒。少牧答應下了。祇因幾除將近。各人家中有事。那夜鼓畢之後。俱想回家度歲。所以妙香處散了棧面。少牧到織織處坐了片時。點了一張菜單。估量着又端必來。另外寫下一張字條。約他明夜七點鐘在此叙別。表明即日要動身回蘇。又端到得織織院中。接來看畢。知道少牧已與幼安等一同回去。他也趕緊回城。一宵易過。明日上燈。又端不敢爽約。便至織織院中。少牧恰與少甫幼安到未多時。彼此見面之下。少牧問昨天子富有甚說話。又端把隔夜吃酒的事述了一遍。又說臨散時子富並沒有半句正話。幼安聽了嘆道。子富這樣昏鬧。將來看他怎樣下場。因又再三叮囑又端。叫他此種人祇宜少近。我們回蘇之後。交友必須格外謹慎。不可再似從前鬼混。又端連聲道是。却想留幼安等再在上海徘徊幾時。幼安答稱年關已近。必須要回去一次。說不定明歲再來。又端見他們歸心已決。也不再言。少牧叫織織拿請客票來。寫票請客。仍是載三子靖。聘飛鳴。岐錦衣秀夫等幾個知己。客齊即便入席。但見帶房間相幫頭上帶着一隻紅纓大帽。手中捧了一盆魚翅。端上棧面。把身體往下路蹲一蹲。算是行了個半跪之禮。口中說聲杜二少爺元寶發財。少牧弄得莫名其妙。暗想今天乃冬至夜。並不是元宵。以前吃開棧

酒相幫的照例有此一舉。又見檯面上放着一對雙蓮蠟杆。那蠟杆上插着兩支四兩頭紅燭。兩枚福橋。又在檯子上點着兩支的安息香。分明與新年裏的開檯酒無異。心裏好不詫異。低問幼安這是什麼新章。幼安也沒有清楚。因鳴岐久在上海。必知此事。大家問他。鳴岐笑道：這是近數年纔起的新例。他們引着幼冬至大如年的俗話。所以冬至酒也與開檯酒一般起來。主人家要多費四塊洋錢下脚。第一年祇有趙春坊林寶珠家一先。後來便家家看樣。成了個生財之道。今想娶永遠遵守的了。少收道。冬至大年。本是一句吳語。不信他們竟會從此着想。拿人空變分下脚。也算得挖空心思。但不知近年以來。花叢中可還有別的新例。鳴岐道：怎麼沒有。從前院子裏要客人吃酒。除了燒路頭宣卷打醮之外。祇有端午中秋立夏冬至七月七九月九等幾個節日。必定要擇個場面。如今却連清明七月半夏至十月初都有了。少甫道：清明等這幾個節日。乃人家祭祀祖先的節期。俗傳叫做鬼節。怎麼要客人吃起酒來。難道把客人當做祖先看待不成。聘飛狂笑道：別的祖先可以做得。妓裏祖先。祇恐沒個客人肯做。依我主意想來。這酒還是不吃的好。說得眾人闔堂大笑。少敬又問道：院子裏了這許多新例。那舊例可有減掉些的。沒有。鳴岐想了一想道：舊例客人擺酒。小本家必定出來敬杯酒兒。本家娘姨。在合席上都裝水烟。如今多已沒有。那便是減掉的。還有客人到相好房中去打茶圍。本來泡的是盞碗茶。所以昔人浪游懺悔文上。有鴛子進半沸之茶。那盞茶。稀味淡。這兩句話。如今泡茶的已沒有了。祇倒上一碗便茶。還有檯面上叫來的局。以前必向合席客人問訊。或是擋個通關。如今除了自己做的客人之外。大半不通問問。總總把妓院裏的向例。愈變愈壞。那是有的。改良却恐沒有。少敬道：出局到檯面上。向合席攀話。攀奉。此例想來減去已久。故而我們上次到申。早經沒有。至於打茶圍時。泡盞碗茶。錢家老叔在如玉處燙嘴。嚼唇。正因為種茶的緣故。可知彼時尚有。小本家出來敬酒。本家娘姨合席裝烟。彷彿寶樹胡同謝家前數年尚

有此舉。照此講將起來。真算得是前輩規模了。衆人在席間談說。說甚是有興。祇見幼安叫來的聞妙香與柳纖纖咬着耳朵。講了好半刻的說話。纖纖似乎面帶愁容。默然不樂。幼安最是心細。暗想妙香與纖纖一個。聞他們素甚投機。不知今夜有什麼密切關繫。竟使纖纖失歡。忍不住私問妙香。妙香同說此話甚長。席間不便絮談。且俟散了檯面。可與杜二少一同到百花里去。細細商量最好。叫杜二少想個法兒。莫使這孩子落到虎口裏去。真是可憐得很。幼安聽了。愈加不。此時不便多問。祇冷眼看着纖纖。可與少收有甚話講。却見他低頭悶坐。默不言。其時少收也已覺察。盤頭纖纖因甚一時不快起來。纖纖不肯直說。祇低低的講了聲稍停。但問妙姊便知。并央少收散了檯面之後。與幼安到妙香那邊坐一刻兒。有事相商。少收甚覺滿心疑惑。因見席上酒已够了。分付上乾稱飯吃了些兒。大家散席。妙香尙坐着不去。幼安催他動身。妙香附耳叫他穿了馬褂同去。并囑照少收停刻。來。幼安情知有異。點了點頭。穿好衣服。果與妙香一同下樓。少收開消過八塊洋錢下脚。又叫阿英姐抄了一篇局帳。說不日即要動身。明後天便當把錢送來。阿英姐口中雖說二少爲甚這樣要緊。兩隻脚已走下樓去。向帳房裏抄了一篇帳來。雙手遞與少收收下。尙要留他再坐片時。少收不肯。遂與錦衣聘飛子靖鳴岐等一同出院。錦衣等各各自回。少收遂往百花里聞妙香家去看幼安。要問纖纖方纔很歡喜的。爲了甚事。頃刻間這般愁悶。正是

纔見名花迎客笑。

忽驚嬌鳥背人啼。

要知纖纖究竟因甚事情。妙香要與幼安少收商量。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顏如玉藏裙柳纖纖

夏爾梅思娶花好好

話說杜少收在柳纖纖家飲酒。幼安叫了百花里聞妙香。到得席上。與纖纖耳語移時。纖纖忽覺變形於

色。少牧問他爲了何事。他說稍停去問妙香便知。妙香等衆人散了檯面。與幼安一同回院。少牧出了柳織家。也到百花里去。要把此事問个明白。原來織織的撫善娘。本是公館裏頭的姨太太。平日尙無虐待一切。織織曾向少牧說過。不過沒有講出這公館在什麼地方。主人姓甚。那是織織忠厚。要替他隱惡的緣故。少牧所以也並不再問。如今這撫善娘忽然得病死了。患的乃是癆症。心上甚是清楚。到得病重之日。私自差人把阿英姐喚到公館裏去。將織織交代他道。我這場病。看來九死一生的了。織織在院中爲妓。向來瞞過我家老爺。一點子風聲沒有。萬一我有甚不測。此事如何得了。故而喚你前來。商量一個辦法。阿英姐曉得織織是二百洋錢身價的。問他可肯轉賣。那姨太太聽了歡喜。要他四百洋錢。阿英姐回說多了拿不出來。祇能仍照原價。當日沒有議成。後來病勢一日重似一日。沒奈何收了他二百塊錢。從此織織便做了阿英姐的討人。每日裏要打要罵。與前大不相同。不知受盡了多少冤毒。暗暗的自怨命苦。偏偏這幾時生意不好。看看年節將到。結帳沒有賺錢。阿英姐怪織織不會應酬客人。打罵得更利害。口口聲聲要把他包帳出去。尋個有辣手的做手娘姨。使他狠狠的受些苦楚。織織已被阿英磨折够了。聞說再要尋一個兇狠些的娘姨。包他出去。心中好不害怕。私下不知哭掉了無數眼淚。祇望這個人尋不到他。一日忽來了個面龐瘦削。頭髮稀疏。年紀三十左右的婦人。與阿英姐咬耳朵。足足說了兩三點鐘的話。又把織織左看看右看看。個個不了。織織滿腹疑心。不知此人是誰。又不好向阿英姐動問。祇能急在心裏。隔了兩三天。那人又來一次。彷彿付了阿英姐幾塊洋錢。心中愈加着急。暗地向小大姐等緝聽。那婦人前來做甚。小大姐等都說不知。又問他是那一家院子裏的。小大姐說聽得住在寶和里內。織織聽得寶和里都是野雞妓院。與那些野雞住家。若然果是此人包我。莫問他兇惡如何。將來怎有出頭之日。心上跳個不住。幾次想等少牧到來。向他暗暗訴知。因他從前說過。倘有萬難自主之事。可以與

他商量。誰知這數日不但不來。即使來了。房間裏人多口雜。也不是講話所在。昨夜在開妙香家席上。本想說的。怎奈阿英姐親自跟局。那敢開一句口。真似啞子吃黃連一般。有苦不能伸訴。那肚子裏攪着一肚子的心事。好不難過。這天少牧前來吃酒。滿意抽一個空。與他說上幾句。可恨阿英姐寸步不離。休想有講話的時候。正在滿心納悶。恰好謝幼安叫了開妙香來。妙香與他素甚投機。在檯面上關照他道。外間風聞有一個人叫顏如玉。下節要包你出去。你可曉得。纖纖聽了。急忙低低的接口問道。妙姊這個消息。乃是那裏來的。我正因這一樁事。沒處打聽。沒處商量。好姊姊你既然知道。快快告訴了我。好等我想個主意。妙香附耳答道。我這消息。乃是房間裏阿招傳出來的。阿招與顏如玉甚是要好。他說如玉從前也是一個名妓。祇因年紀大了。身子又有了些病。生意做不起來。故在寶和里擺了一隻碰和檯子。招接幾戶客人。說得好聽些。也算住家。不好聽些。便是野雞。近來因他的身子愈覺壞了。一點兒留不得客。故向姊妹行中。糾了個會。要想包你出去。這話議了好幾天了。聽得前天已經付了定洋。諒必千真萬確。好姊妹你真要早些拿個主意纔好。否則好端端的一個女子。落到了那地方去。豈不要活活斃死。說罷。暗替纖纖唏噓不已。祇因恐被阿英姐瞧出破綻。那面色甚是留神。一些看不出來。纖纖聽說顏如玉真是一個野雞妓女。過節包他的正是此人。此時真如萬箭鑽心。連話都一句說不上來。兩眼看定妙香。幾乎下淚。妙香見了。又是不忍。又是吃驚。慌把他的手指。輕輕捏了一下。依舊附耳說道。好姊妹。你怎可這樣。不怕阿英姐見麼。你要定個主意。倘你一時沒有。不妨留在心上。尋個知己的客人。商議商議。或者有一條生路。也未可知。那不是哭泣的事。纖纖點了點頭。也咬着耳朵答道。知己的客人。祇有吃酒的杜二少。爲人甚是大方。我久想把此事托他。怎奈房中不能講話。也是枉然。妙香想了一想道。二少與你知己。我好替你想法。停回請他到我院子裏去。告訴於他。你看可好。纖纖大喜道。好姊姊。你肯設法救我。真是

莫大之恩。叫我將來怎樣圖報。但恨二少可以到你院子裏去。我不能夠跟着同行。這便怎樣。妙香笑道。二少好叫局的。祇要阿英姐不跟。便可講幾句話。豈不奇妙。織織道。阿英姐十二點後再有出局。向來不跟。此刻已十一點多了。二少祇要叫得晏些。包管他一定不來。這事我便拜托着你。妙香把頭微微一點。故意等些閒話。慢慢的岔了開去。防的是私語久了。阿英姐等犯疑。果然阿英姐疑心甚重。見他二人講得密密。已差小大姐暗地站在織織身畔。竊聽他們講些什麼。恰好二人話已說完。一句沒有聽見。小大姐站了片刻。自去回覆阿英。說他們不講怎的。想來多是閒話。阿英姐遂不放在心。及至幼安少牧到了。聞妙香家。妙香把織織之事。一一訴知。少牧聽顏如玉要把織織包他出去。心中大不為然。痛罵如玉造孽。馬上要寫局票把織織叫來。問他到底接了定洋沒有。妙香阻住他道。此刻且慢叫局。祇怕阿英姐跟着回來。不能說話。要叫須到一點鐘左右方可。并乘機探聽少牧口風。可要把織織娶回蘇州。免使飄茵墮酒。少牧搖頭道。這語若在四五年前。與我說及。本想娶一個人回去。如今情關勘破。再沒有這個念頭。雖說織織這人面慈心善。照了他的為人作事。將來嫁人之後。斷不至如許行雲花豔。香花媚香等的。有始無終。但我杜少牧近來野草閑花。不思攀折。何苦要娶他回去。還是替他想個法兒。拔出火坑。等他將來嫁個如意郎君的好。古人說。護花恩比種花多。我少牧今天就是那個意思。這一席話。說得妙香暗暗歎服。不信世上尚有這種熱心俠骨的人。並不要討要織織。却肯替織織出力。幼安也暗暗佩服。竟與初次到申之時。變了個人。三人談談說說。不知不覺的報時鐘已鳴一下。妙香取上筆硯。叫少牧寫了一張局票。因院子裏的規矩。除了碰和吃酒狎客。開消下脚。照例差相幫叫局。今夜並無和酒。未便使喚他們。因叫房間裏一個粗做娘姨。拿了去叫。猶恐阿英姐犯疑。叮囑粗做娘姨。若然問起之時。祇說杜二少與謝大少在此碰和。二少輸了。要叫織織來代碰幾副。祇因院子裏一夜相幫。有人叫局抬轎去了。故此差

他前去。若使沒有問起，不必多說。那粗做諾諾連聲而去。妙香尚怕說了鬼話。小大姐跟局到來。房中並沒碰和。此事有些不妙。故意把櫃子擺開。櫃上邊放了副牌。祇點了一枝洋燭。像是已經碰完。還沒收場的光景。方好騙得過人。沒些破綻。幼安說他懂得周到。惟恐房間裏的阿招多口。又與如玉認得。問妙香可要他把調撥開來。妙香道：「阿招雖然說話多些，我已叮囑過他。此人尚還受我約束。料來沒事。但請放心。況且留在房中，俾回我尚有用他之處。」幼安道：「如此甚妙。衆人布置已畢，叫局的粗做娘姨回轉。說織纜馬上就來。」少放話他。阿英姐可會問些什麼。粗做娘姨答道：「阿英姐已經睡了，並沒問起。」妙香道：「不問最好。自古說言多必失。何況粗做娘姨。又不是個能言善辯之人。」微俸阿英姐已經睡覺。真是甚巧。停回跟局來的，必定是小大姐。我自無法調遣於他。由杜二少與織纜二人細細講話。少放道：「但願如此。」房中語尚未完。織纜已與小大姐上來。進得房門一看，織纜也甚乖覺。便說你們可是在此碰和。難道已碰完了麼。二少爲甚不早些來叫。我心上正想打幾副牌。狠好替你碰幾圈兒。妙香接口道：「二少本來早要叫的。祇因值夜相幫抬轎去了。差不出人。等了好一刻兒。纔差粗做娘姨前來。既你心上歡喜碰和。大麻雀雖已碰完。我們又幾副小麻雀頑頭也好。謝大少杜二少與你兩個。豈不恰好。四人織纜想了一想道：「二少怎樣。」少放道：「八圈莊方纔碰完。身子甚是疲乏。我不碰了。你們來罷。」織纜道：「二少既不碰。我們碰他甚麼。妙香做做的丟了一個眼風。向織纜責備道：「我聽你要想碰和。有心助你的興。你不該應拆我冷。撞二少雖然不碰。我們阿招會的。難道成不得局。織纜聽了會意。連忙轉口說道：「既然這樣。好姊妹。你莫要生氣。我來陪碰幾副是了。」妙香又對着他笑了一笑道：「一定要你陪碰。那也不必。我叫阿招代了。二少你好叫小姐姊代的。大家祇碰四圈。阿招與小大姐輸了。多叫二少認帳。贏了是他們的。不知二少可使得麼。」少放道：「你們碰多少底碼。」妙香道：「小頑意兒。一塊底二四也罷。少放道：「一塊底二四。至多兩個人輸了。」

四五塊錢。算是我的很好。小大姐大喜。問少牧可是當真。妙香道：「二少豈肯騙你。我們快些碰罷。遂叫粗做娘姨在棧角上又點起一支洋燭。與幼安阿招並小大姐扳了坐位。坐下碰和。少牧假稱乏力。睡在炕上。緣緣坐在少牧身邊。始得暢談一切。此時小大姐那一條心。祇在牌上巴望贏錢。怎管二人說話。妙香這條計策。使得真甚妥貼。并且連自己房裏的阿招。也把他身體縛住。幼安暗暗佩服。緣緣與少牧講話。先把顏如玉已付定洋之舉。述了一遍。漸漸說到願嫁少牧。方得終身有托。永無飄泊之虞。少牧祇推家規嚴肅。不能娶妾。一口回絕。并問他除了自己之外。可還有甚麼體己的人。不妨乘此機會。成就了美滿姻緣。緣緣歎了口氣。回說心中沒有。又言平日阿英管得凶惡。無論什麼客人。不能夠做得親熱。怎能體己得來。萬一嫁了個葬不住的。那時後悔嫌遲。怎生是好。少牧躊躇半晌道：「既是嫁不得人。祇有贖身一法。不知阿英姐要多少洋錢。我可帮你些兒。緣緣萬分感激道：「你肯帮我贖身。此事似可幹得。但恐阿英姐貪心不足。沒有一千八百塊錢。休想贖得出來。況且贖出之後。沒人娶我回去。仍不是個了局。古語說：救人救急。贖身祇能救得眼前。若說贖了身自立門戶。依舊賣娼。我本是好人。家兒女。焉肯再作此無耻勾當。說着。忍不住流下淚來。少牧恐怕有人看見。替把洋巾拭去。低囑他不可如此。心上邊却甚是爲難。又看妙香和衆人碰和。已經第三圈了。碰完了第四圈。莊夜分已深。諒不再碰。那時不便講話。豈不白白把緣緣叫來。一則救不得他終身。二則枉費了閒妙香一番心力。當下定一定神。子細籌算。一回覺得想來想去。祇有一條生路好走。那路最是萬妥萬當。不但一定能脫離虎口。并且將來尚可放出眼力。嫁一個人。嫁得好。一雙兩好。地久天長。儘有出頭之日。即使嫁得低些。也不失了花燭夫妻。強如到富貴人家作妾。遇了悍潑的大婦。受他凌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甚是苦楚。不過阿英姐不免吃虧。起初所以不肯便說。現見緣緣十分事急。況阿英姐嫌他生意不好。非打即罵。已是不堪。還要把他轉包出去。怎能再行顧

得。因微微的把頭搖了數搖。想到大丈夫爲人作事。不可婦人之仁。始附着纖纖的耳朵。把這條路細細告知。叫他此時不必聲張。緩日依路走去。包管沒有錯誤。纖纖聽了。這纔吃了一服定心丸兒。連連的點頭答應。牢記在心。惟恨少牧不日就要回去。想勸他再住幾時。且等事畢動身。少牧回說此事不必有人招呼。一切儘管放心。纖纖尙要說時。妙香等四圍莊已經碰完。大家立起身來。少牧問阿招與小大姐輸贏怎樣。妙香道。小大姐輸了兩底。恰巧阿招贏了兩底。祇好算沒有進出。少牧道。阿招贏的。須要給他。怎說是沒有輸贏。遂在身畔拿出兩塊洋錢。阿招歡天喜地的謝了一聲。竟然收下。小大姐自恨手氣不好。贏不到錢。甚是可惜。拿水煙袋向少牧裝了兩筒水煙。便催纖纖回去。纖纖沒奈何。別了少牧。又回身辭過幼安。更與妙香笑微微點了點頭。珊瑚而去。妙香見他出去時面色甚是欣喜。已知有了救星。一時不便動問。祇因時候已經兩點鐘多了。留幼安少牧不必回寓。大家在此歇宿。幼安叫妙香睡在外房。自己和少牧抵掌談心。妙香答道甚好。遂喚阿招等收拾牀鋪。并把洋燈洋燭。一齊息滅。點上一隻碗砂油盞。料理已畢。吩咐他們各自睡去。方問少牧替柳纖纖想了一個什麼法兒。少牧問幼安。不知妙香可能識字。幼安道。略識幾個。少牧遂在粧檯上硯盤之內。提起筆來。向手掌中寫了三個字兒。與幼安和妙香一看。卽用舌尖銜去。並不作聲。幼安見了。點頭稱善。妙香也點頭不已。彼此心照不宣。沒有開一句口。防的是屬垣有耳。漏洩風聲。少牧又提起筆來。尋了一張紙條。寫上纖纖年輕恐無定識。我等動身之後。便中相遇。務勸他放膽幹事。萬無一失。不可遊移。這幾個字。又恐妙香雖然識字。文理不甚很明。故將逐句點斷。方纔給與他看。妙香又點了點頭。接過少牧的筆。寫了曉得兩字。把那字條縹掉。少牧見他也會寫字。并且寫得尙還齊整。甚是讚他。妙香回說幼時本會讀過二三年書。如今可惜多已忘掉。於是三人閒談一會。直至東方將白。方始各就寢。妙香受了少牧字囑。緩幾天少不得與纖纖尙有許多說話。下回交代。

暫且慢提。書中仍表幼安少牧住在院中。已刻起身。盥洗方畢。樓下相幫的送上一張請客字條。少牧接來一看。見是夏爾梅請幼安在羣玉坊花好好家餞行。并寫明柳纖纖處也有自己請條。乃是二人的專席。千萬不可却他。幼安見了。詫道。夏爾梅怎曉得我在這裏。却不到棧裏去請。相幫接口答道。聽得請客的說。長發棧也有一張條子。先經送去。因大小不在棧內。纔到這裏來的。幼安與少牧商量去是不去。少牧道。他曉得我們將要動身。請的是餞行酒。不去未免說不過去。幼安道。不知同席的是什麼人。若是金子富賈。維新富羅一班坐在席上。真是乏味。還是不去的妙。少牧道。賈維新等。爾梅與他們也不甚投機。未必請在裏頭。今天有兩個人。我料一定請的。幼安道。是那兩個。少牧道。一個是平戟三。聞得爾梅近來請他治病。又知道與我們知己。那有不請他作陪之理。還有一個是方又端。我看他甚有交情。幼安想了一想道。如此。我們去也好。遂叫相幫下樓。回說馬上就來。妙香因為時尚早。請二人用些早點。然後出去。幼安少牧也怪爾梅在妓院請酒。怎的這樣過早。諒來入席需時。答應吃些早點再去。原來爾梅自從許行雲費氣出門之後。心中氣忿不過。必要在院子裏再娶個人。好向行雲爭一口氣。本已看上了潘小蓮。那曉被方又端一番說話。咬定他斷不可娶。回家後甚是乏興。老年人觸不得心。境心上一不自然。睡在牀中。覆去翻來。休想睡熟。聽自鳴鐘敲了一點。緩緩的又是兩點三點。好像那一夜的時刻。比平日間格外遲慢。又值節交冬至。天氣甚是嚴寒。被窩裏覺得愈睡愈冷。那種孤眠況味。越發忍耐不得。怨一回自己失眠。不該誤娶行雲。恨一回行雲狠心。不合拋撇自己。又想一回世界上的妓女。行雲雖然如此。小蓮也娶他不得。難道竟無一個娶得的人。冥搜苦索了半夜。被他想起羣玉坊的花好好來。此人性情和靄。舉止溫柔。容貌也比行雲秀麗。未娶行雲之日。曾在他院中住過一夜。許了一百洋錢小貨。一隻嵌寶戒指。後被行雲知道。費了一場口舌。不但沒有去過。連洋錢戒指多沒送他。直至節上開消局帳。交代了

黃家姆一百塊錢。那戒指至今未兌。何不明天叫局。把他喚至樓面。試試他心上邊可還記念着我。若因我娶了行雲。好久不去。已不把我當做老客人看待的了。叫了個局。緩幾天開消了他。沒有別的。倘然見我叫局。依舊格外殷勤。可是此人甚是有情。一准到珠寶店去兌隻嵌寶戒指。以爲進身之階。晚上邊去打茶圍。送給與他。一來不食前言。了却一個心願。二則乘機探探他的口風。可有從良之意。說不定天緣湊合。竟把他娶了回來。好使行雲知道此事。從前不許我和好好來往。如今竟然嫁成了我。豈不比娶別的信人。更要嘔氣。當時那一條心。宛似熱灶上的螞蟻一般。愈加睡不成寐。好容易捱到天色黎明。窗子上已有了些些亮光。方得朦朧入夢。那夢裏頭竟把好好叫至番菜館去。深喜他十分冷淡。萬種恩情。一心上竟有嫁他之意。正與阿金及黃家姆議論身價。誰知被一個新來傭婦進房掃地。把房門開得響了些兒。竟將他一驚而醒。心中好不惱恨。祇是說不出來。因把那傭婦狠狠的罵了幾句。懶洋洋披衣起身。還想着這一個夢。做得奇怪。內中一定有些意思。那晚竟到番菜館去叫局。要實做那夢中之事。這真是一相情願。絕不想自己何等年紀。怎樣娶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作妾。無論願與不願。終是造孽的事。好好却是個柔弱之人。又是討人身體。從前不論什麼事情。俱由阿珍作主。如今阿珍死了。悉聽着阿金與黃家姆說話。叫他甚樣。他便甚樣。不敢違拗。阿金本是狠心惡鴛。黃家姆又是積世虔婆。他二人一聞姓夏的。又來叫局。知道爾梅自從誤娶行雲。收他不住。鬧氣出來之後。至今尙沒做到要好的人。當下叮囑好好。這回千萬放些手段。把他鈎住。不可又被別人做去。那是饒你不得。好好聽了。擔着滿肚子的心事。到得番菜館中。自然分外巴結。祇恨自己本事不濟。深恐縛不得人。仍被走掉。因等他吃完了菜。夾着一同回去。好等黃家姆幫同設法。爾梅在番菜館見好好十分親熱。不像多時沒叫的人。心中已甚歡喜。後被他陪同回院。更由黃家姆灌盡迷湯。說他許久沒叫好好。院子裏合院的人。怎樣想念着他。不但是好好

一個。又怪他當初不該誤信行雲。娶了回去。一樣娶一個人。倘然娶了好好。豈不大家有幸。老實說。好好這樣的人。做偕人本領不足。做人家姨太太。却甚合宜。別的不要說他。但看他何等安靜。那有嫁人復出之事。這幾句話。真是句句打入爾梅心坎裏頭。聽見了何等入耳。并且黃家姆一面與爾梅講話。一面差相帶到小房子內。把阿金尋來。再順上些花言巧語。祇騙得爾梅心花怒開。覺着別的地方。再沒有這般體己。又喜黃家姆說的當初可惜。不要好好。可知如今若要娶他。斷無不肯之理。不過此時不便遽說。恐他們索價過奢。轉眼已是年節到了。且等年節下有話再講。諸事容易說些。當下滿懷得意。在房內談談講講。直到十二點鐘已過。方想回去。阿金黃家姆怎肯放他。好好也竭力留他住下。爾梅因這一節沒碰過。和沒吃過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黃家姆猜到他的心底。含笑說道。夏老不要因近來不替小先生做甚場面。不肯在此過夜。你是老客人了。倘然有心照應。明後天吃酒。碰和不遲。方始點頭答應。并想到幼安與杜氏弟兄。將要動身回蘇。落得做個人情。替他們設席餞行。因叫黃家姆拿筆硯來。點了一張菜單。黃家姆問幾時來用。爾梅恐幼安等晚間有酒。定了早上十二點鐘。黃家姆又問可是雙棹。阿金道。夏老不肯用酒便罷。肯用自然一定雙棹。黃家姆始笑嘻嘻拿着菜單。交代到帳房裏去。少頃上樓。又向爾梅提起從前許好好的嵌寶戒指。想是忘了。過幾天可肯兌給與他。爾梅尚未回答。阿金便說。夏老豈是言而無信的人。他的事情很多。所以一時沒有兌得。過了幾天。多兌一隻也好。黃家姆又接口道。夏老嘗真肯兌兩隻。今年的天氣狠冷。我與新來的阿秀姐。俱想做件羔皮馬甲。穿了過年。可肯買兩件送給我們。爾梅嘻嘻着張嘴答道。兩件皮馬甲。值得甚麼事情。明天我叫安吉衣莊上送幾件來。你們挑選就是了。好好的嵌寶戒指。明天也一准與他兌去。阿秀姐聽了滿面堆下笑來道。夏老果真給我們兩件皮馬甲穿麼。真是謝你不盡。阿金佯責道。未受先謝。好個老口。阿秀道。送了東西。先後終要謝的。夏老不是騙騙我。

們的人黃家姆向阿秀取笑道。夏老果然送了你的馬甲。你可把什麼送他。阿金代答道。他馬甲裏面有兩個饅頭。可請夏老吃頓點心。阿秀假意不依。伸手過去攓他。阿金急向爾梅身邊一躲。阿秀的手恰攓在爾梅頸上。爾梅喊聲阿呀。縮做一團。引得滿房的人一齊發笑。阿金假替爾梅不平。牽了他這隻乾薑一般的手。定要攓還阿秀。上身沒有攓到。在腿上攓了一把。鬧了好一刻兒。阿金方回小房子去。衆人各自安睡。爾梅那夜比上一夜差得遠了。蓋的是煖烘烘的被兒。伴的是香噴噴的人兒。聽的是嬌滴滴的話兒。做的是甜迷迷的夢兒。昨夜是寂寞更長。這夜却歡娛漏短。睡得好似不多一會。早是午牌光景。急忙起身盥洗過了。寫了幾張請客條子。交代相幫趕緊發去。請的乃是幼安、少甫、少牧、戟三、錦衣、鳴岐、聘飛、秀夫、敏士諸人。與他的兄弟爾蘭。這幾個人。除去爾蘭與幼安等不甚叙陪。其餘多是知己。並不另請別客。恐防與幼安等意氣不孚。請了來甚爲乏味。方又端本來也想請的。祇因住在城中不便。故而寫好之後。重新抽掉。相幫的接了條子。分頭請去。爾梅吃了些些早點。好好也早已起來。坐在窗口椅上。由阿秀替他梳頭。爾梅在旁看了一回。見他雖然是亂頭粗服的時候。那面色仍似水噴桃花一般。比行雲未梳洗時膚色焦黃。竟有天淵之別。心中愈覺高興起來。叫黃家姆拿馬褂穿了。說到珠寶店去。兌戒指。順便叫衣莊上送皮馬甲來。好好因請客票已經出去。恐有客來。叫他下半年再去不遲。爾梅那裏等得。回說一刻鐘便可回來。倘有客人先到。不妨請他略坐一坐。說完。竟自下樓而去。黃家姆暗地笑他老昏。好好甚爲過意不去。果然不到一刻鐘時。衣莊上先送馬甲到來。黃家姆與阿秀每人揀了一件。俱是元色縐紗心子黑緞子鑲滾上白胎皮統子。每件足值十五六塊洋錢。稍停。爾梅卽回。好好的頭也梳畢了。正在對鏡撲粉。爾梅把他的右手一執。拿出一隻石榴紅嵌寶戒指。一隻魚膽青嵌寶戒指。向他無名指上一套。不大不小。恰巧湊手。好好翻手一看。見這兩粒寶光瑩奪目。問他花了多少洋錢。爾梅笑而不言。祇

問衣莊上可有衣服送來。黃家姆道：已送來了。遂叫阿秀把皮馬甲拿將出來，并令穿與爾梅觀看。覺得甚是稱身。阿秀姐正要脫下。黃家姆把他攔至爾梅身畔，要叫爾梅照着昨夜所說的話，吃他馬甲裏兩個饅頭。阿秀急把身子一扭，跑出房去。黃家姆尚要追他，爾梅大笑一回，對阿秀說：饅頭晚間再吃不遲。此刻我們要吃酒了。請客的回來沒有？可曾個個請到？阿秀道：請客的已經回來，長發棧三個客人，祇有杜大小昨夜住在棧內，謝大少杜二少多沒回棧。餘人俱說一准就來。爾梅聽幼安少枚不在棧中，始另外寫了兩張條子，叫相幫的到聞妙香柳織織家去請。纔把二人尋見，到了十二點鐘將近，乘客陸續到齊。幼安少枚也已來了。祇有少甫尚還沒至。正要再去催他，樓下相幫的喊聲：黃家姆客人上來。先頭一個正是少甫。後面更同了一個人來。爾梅甚是歡喜。正是

漫向鏡中悲白髮。

且從席上醉紅顏。

要知與少甫同來之人是誰，席間可有什麼事情，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柳織織求救濟良所

花好好受辱迎春坊

話說夏爾梅痴心想要花好好爲妾，在他院中住了一夜，竭力報効，免了兩隻嵌寶戒指與他。替黃家姆阿秀姐買了兩件羔皮馬甲，又吩咐擺了一個雙棧。一來與好好爭個場面，二則謝幼安與杜氏弟兄不日回蘇。正好借此餞行。幼安等俱已來齊，祇有少甫未到。正想差人催請，聽得相幫的喊了一聲客人上來。爾梅至房門口往外一看，但見樓梯上走上兩個人來。前面的正是少甫，後邊這人身材短小，一時望不清楚。直至走近梯口，纔看得出是方又端。爾梅喜道：正恨沒處請你，怎的你與少翁同來？又端道：早間我到長發棧去，祇有少甫大哥在彼，恰好你來請客。大哥本不想來的了，因是請他與安哥二哥的專席，不便掃興。甚是爲難。我想安哥昨夜不在棧內，或在聞妙香柳織織家，故與大哥先到織織處尋了一回。

知道安哥隔夜在妙香那邊睡和始又尋到妙香家中。誰知他們都已來了。故陪大哥一同來的。爾梅道：「來了最好。多一個人。多些興致。」遂請二人進房坐下。便叫黃家姆起手巾入席。阿秀送上局票。照例請衆人寫票叫局。爾梅提起筆來。寫了兩隻眼睛。替每人寫了一張。尙要勸衆人湊個成雙。大家多叫雙局。鳴岐道：「夏爾翁。你體諒些罷。這時候十二點鐘。纔過的先生。祇恐尙還沒有起身。害他們手忙脚亂。則甚。」三也說爲時太早。尙去叫局。他們多要梳起頭來。十分侷促。無甚趣味。爾梅始放下了筆。把局票交代阿秀。吩咐相幫叫去。席間動問幼安幾時起程。幼安道：「大約再緩四五天。定要回去。彼時恕不到府告辭。」爾梅連稱不敢。又問幾時再到上海。敏士代答道：「明年元宵以後。我要赴外洋遊學。元宵日想做個留別大會。彼時他們一定到申。幼安與杜氏弟兄。彼此點頭稱是。其時幼安叫的妙香。少敏叫的織織。不先不後。一同到來。阿英姐因早堂差向來不跟。仍由小大姐跟局。織織得與少敏妙香又講了無數說話。算得真是湊巧。及至酒闌局散。各人告辭。爾梅祇留爾蘭與又端略坐。有話談心。把想討娶好好之事。與他二人商量。又端看好好人甚穩重。並非娶不得的。爭奈爾梅年紀太大。此事若成。真是五百年的風流孽障。却又不便用話攔阻。祇使了個緩兵之計。叫他留心察看。且待明歲新正再說。爾蘭本是個唯唯諾諾的人。一點子沒甚主意。要又端這樣說法。他順着口風。講了些好事慢圖的話。爾梅心下十分得意。竟從這日起。把好好的房間當做公館一般。三天有兩天住在那邊。好好與阿金黃家姆阿秀姐凡有所求。無不滿口答應。也不知花掉了多少錢財。滿望一過新年。便把好好娶回家去。暫且按下慢提。且說幼安與杜氏弟兄。揀定十二月初一日動身回蘇。月底那幾天。鳴岐聘飛戟三錦衣秀夫敏士又端諸人。無不紛紛置酒話別。甚是忙碌。初一日。衆人送至船中。又有妙香織織也來親自送行。并送了幾色路菜。妙香因重幼安爲人。故而有此一舉。與尋常送客及恩客不同。織織去送少敏。本有一肚子的說話。無奈

有阿英姐在旁。半句不便開口。祇向少牧說了聲明年再見。心中却想到明年不知再能見面與否。竟如萬箭攢心的一般。少牧答了聲後會有期。急忙目視妙香。催他上岸。妙香會意。向幼安說了聲旬前途珍重的話。與纖纖手挽手移步上岸。各自回家。甄敏士於臨別時再三叮囑。明年留別大會。必須先期到申。幼安等唯唯答應。方叫船家打了扶手。送衆人上去。解纜開船。少牧在船中想起纖纖之事。頗不放心。與幼安少甫商量。寫下一封書信。託載三子靖二人暗中打聽。若有爲難之處。助他一臂。又另外寫了一封淺近的信。寄與妙香。叫他始終指引一切。俱於到蘇之後。從郵政局寄申。載三子靖。接了這信。自然暗地留心。妙香於同樣面的時候。又向纖纖關切了好多說話。并告訴他濟良所的所在。虹口師善里有四扇長玻璃窗的便是。日後投所之時。不必到師善里。竟到四馬路分所內去。所中有個女畫。乃是西人。一個老年司事。乃是華人。不妨把因營投所的緣故。告訴他們。他們自然好好收留。明天到了一次公堂。便發到總所裏去。學習女紅。并操作一切。一年期滿。便可嫁人。嫁的并且是必定花燭夫妻。不准作妾。外間諺言投所女子。怎樣受苦。怎樣爲難。那是龜鶩造出來恐嚇的話。二少與我說過。叫你千萬不可信他。纖纖聽了一一的緊記在心。真個流光如駛。轉瞬年關已過。倏值新正。院子裏紛紛定局。夏爾梅要娶好好。阿金要他八千塊洋錢身價。先付一千定洋。爾梅問好好心中可願。阿金說好好由我作主。我既答應下了。他敢說半個不字。爾梅祇因身價太昂。一時磋磨未定。纖纖却由顏如玉付了洋錢。打聽得馬上就要他到寶和里去。此時祇急得渾身抖戰。除了到濟良所求訴。並無別法。又因租界上新近頒了一個禁令。凡十歲以上妓女出局。俱須坐轎。不准相帮的揹着行走。坐在轎子之內。那身體祇能由抬轎的作主。怎樣到得濟良所去。甚覺六神無主。眼巴巴盼至天色昏黑。要想等房間裏脫人的時候。私自溜將出去。房中怎得脫人。看看報時鐘已是七點多了。這幾天時值新正。叫局的又甚稀少。並沒有局票到來。祇好呆呆

的坐在房內。像了天打木頭人一般。幸虧阿英姐因閒着沒事。糾了羣玉坊的阿金。與黃家姆等在院子裏。又小麻雀消遣。沒向織織留神。大家俱未覺察。後來黃家姆輸得狠了。把麻雀牌忿氣一推立起身來。說今天的牌這樣不好。我不乂了。要頑還是推幾方小牌九罷。我來做一個莊。五分洋錢起打。半塊洋錢封門。你們可俱有興。阿金第一個最是愛賭。開口答道。推小牌九我先做莊。一角起碼。一塊封門。好算些兒。黃家姆微想一想道。你先做莊也好。便叫粗做娘姨把麻雀牌拿去。換了三十二張骨牌。就此入局。起初是莊家贏的。後來一拿兩個別十。轉了莊風。漸漸的輸將下去。竟把阿金輸出火來。叫下風祇管重打。改了個沒有封門。衆人聽了。愈覺高興。這時候無論賭的看的那精神。都貫注在賭檯之上。怎還管及別的事情。織織暗喜這真是天假之便。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因把膽子橫上一橫。輕輕的掩步出房。尙恐堂裏頭許多相幫。見一個人獨自出門。必要盤問。依舊走不出去。故在樓梯口向下邊聽了一聽。也聞得有骨牌聲响。原來院裏頭那些龜奴。也因新年裏沒有轎抬。沒有客請。俱在那裏賭錢。織織這一喜真覺喜出望外。急急下落扶梯。往外直跑。竟然並沒有人看見。被他十數步跑出院門。從新清和坊至四馬路兆貴里口。那是一直的路。不須問信。并且爲時尙早。路上邊來往行人不絕。如織織織雜在人叢之中。向東行去。約共四五十家門面。早已是兆貴里了。在弄口站住了脚。向着對面望去。祇見大觀樓茶館隔壁。果有一幢房屋。四扇頭玻璃長窗。那窗一齊掩着。門闌上有四個大字。雖恨識他不得。大約是濟良分所四字。想來不錯的了。戰兢兢走至門口。舉手推門。這門兒原是虛掩着的。呀的一聲。推了開來。便有一個五十多歲年紀。司事模樣的人。動問是誰。織織按定了神。喊了一聲冤枉。那人把織織一看。問是那裏來的。織織回說是新清和坊。我的名字叫柳織織。因平日受惡搗虐待。現在又欲轉包與野鷄妓院。心中不願。故此特地到來。求師老爺轉稟女董事超豁。那人點了點頭。叫他到裏面去。遂帶他見過了女董事。又

把投所情由。子細訴述一番。女董事說聲可憐。略略安慰了幾句說話。令他安心住下。明日須俟到過公堂之後。請華官發所留養擇配。緣緣這纔放下了心。又見女董事性情和藹。言語溫存。愈形膽大。遂在所中住下。祇盼明日到堂。阿英姐妓院裏頭與阿金等推了二十多方牌九。阿金贏了一百多塊洋錢。現洋已罄盡了。要回自己院中再拿錢來翻本。方纔大家歇手。阿英姐贏了幾十塊錢。叫纖纖拿小官箱來要。想放入箱中。一連叫了數聲。並沒答應。認是走了開來。提起喉嚨連喊帶罵的。又叫了兩聲。依然沒有聲。响。方問小大姐與粗做娘姨。纖纖那裏去了。小大姐說諒在別的先生房中。我去喚他。登登登的跑至各房。聞內尋了一遍。尋他不見。尚恐他或在樓下。又往樓底下叫喚一回。多說沒有見他下樓。這纔詫異起來。回房報知阿英。阿英大驚失色。急將洋錢在身畔一放。親自到各處訪問。人人回說上燈之後。沒見過面。阿英情知有異。然想他偷然逃走。難道出門口的時候。竟沒相幫看見。急把衆相幫細細盤問。相幫又一口咬定沒見出門。阿英問你們方纔在堂裏頭做些什麼。粗做娘姨回說。他們也在賭錢。阿英跌足喊道。完了完了。我道你們坐在堂中。有人出去。自然看見。既然也在賭錢。不是被他逃走。還有怎的。這是那裏說起。你們還不與我快快尋去。衆相幫聽了此話。祇嚇得面面相覷。一個帶房間的阿小。更覺萬分着急。回轉身往外飛跑。口中連說我去打聽。其餘各人也俱分頭出外尋找。約有一刻多鐘。阿小回來說道。別的沒有風聞。祇聽路上有人說起。濟良所卽刻有個信人進去。年紀與纖纖相仿。不知是也不是。少停又有別的相幫來說。也與阿小一樣。阿英第一個信。尚還有些疑心。祇道他沒有這個膽量。或者跟着什麼客人同去。一時打探不及。慢慢的必能根究出來。後來聽見人人都是這樣的說。又想纖纖平日並無恩客。此事十分裏頭。竟有九分相像。遂叫人請了許多熟人到來。問他們可有法想。那班人異口同聲的說。若是果在濟良所內。明天必要解赴公堂。莫說想法子弄他出來。祇恐尙要提撫善娘與本家究辦。亂

哄哄鬧了半夜。後來有個姓管名喚閑士的人。答應阿金明早到公堂觀審。且聽堂上怎樣斷法。再作計較。阿英遂拜託了他。約定午前准有回話而去。阿英等那姓管的去後。把阿小與小大姐粗做娘姨。很很的罵了一頓。又自恨不該與阿金等賭牌。以致疏於防範。闖下此事。那一夜睡在牀中。怎想睡熟。天明時即扒起身來。先到阿金院中。把昨夜之事告知。問他可有法想。阿金也說沒法。祇答應他也叫個人到衙門口去打聽。并當着好好的面。痛說織織不應該自投羅網。管教他儘够受苦。頓時造出無數謠言。爲的好好也是討人。要使他聽在耳中。記在心上。日後可以不萌此念。阿英隨口順了幾句。并咒織織照此行爲。往後永無好日。到得午牌將過。阿金差去的人。來說昨晚投所。正是織織公堂已經判斷下來。把他送入濟良所擇配。如今已到師善里總所去了。阿金尙要問他別話。阿小氣急敗壞的尋來叫他回去。說昨天那個姓管的人。現在院中等着。阿英祇得別了阿金。回至自己院中。管閑士把公堂聽審之事。一一訴知。前半與阿金差去的人大同小異。後半說公堂須提辦阿英。馬上恐要出牌拿捉。叫他趕緊定個主意。阿英祇嚇得膽戰心寒。面無人色。先謝了他費心打聽的話。次託他到衙門前設法一切。倘能無事最妙。管閑士原意要乘此機會。弄幾個錢。故來管這樁閑事的。應承他儘力辦去。不過說這件案子。乃是下風。雖然天大官司。我這裏有斗大銀子。但恐官長清廉。書差不敢舞弊。辦不到也是有的。那時白白的花去了錢。不能怪人。阿英滿口答稱不怪。祇問閑士要多少錢。閑士道。少了不夠。須有二三百塊洋錢。方可勉強打話。阿英沒法。湊了三百洋錢。與他。閑士接着。急急聲言向衙前而去。晚上必有回話。那知等到晚間。閑士自己不來。差了一個朋友。覆道。衙中打點不通。牌票已經簽出。早晚決要拿人。叫阿英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還是早些跑掉的好。阿英聽了。嚇得魂不附體。問姓管的爲甚不來。衙門既然打點不下。不知拿去的三百洋錢。究竟花去多少。難道一個錢沒有剩回。那人說姓管的因另有要事。不能前來。洋錢並

沒說起。祇能你自己去問他。阿英道：此刻我還出去得麼？那人把眉頭一皺道：若是打算跑掉，須待深夜纔興。此時不免膽小。若要去尋開士，夜深了那裏去尋？祇好由你自定主意。說完往外便走。阿英尙不省得受了管開士之愚，呆呆的等到十二點鐘敲過，掩至羣玉坊與阿金商量。阿金旁觀者清，知道姓管的事有蹊蹺。忙喚日間差他到公堂上探案的人，細細問他，始知真有提辦之事。案成鐵鑄，無可挽回。遂勸阿英快些遠避。莫至鐵索隨身，悔之已晚。阿英想到人財兩空，含着兩眶眼淚，懊悔平時虐待織織，以致有此結果。却已遲了。阿金見他如此，勸他止住了淚，快快回至院中，收拾收拾，早離上海。阿英本是蘇州蕩口人氏，上海立不住脚，祇有回轉家鄉一法。果然當夜返院，瞞過本家與房間裏人，略略取了些兒衣飾。黎明時先至親戚人家暫躲。午後搭輪赴蘇，從此不敢到滬。後在鄉間住了數月，背肋上忽然生了兩個碗口大的搭手惡症，膿血潰爛而亡。這纔是做惡鴛的報應。新清和院子裏頭，自從阿英去後，便有衙役到院提人。本家受盡大累，不但織織一節的房飯錢與菜錢沒有拿到，并且阿英走了，衙役吃住了他，要他交出人來，費了多少口舌，方纔得保無事。那院子已是開不起了，祇得盤頂與人，不必絮說。顏如玉於織織之事，一到堂便有風聞，馬上去尋阿英說話。阿英約他晚間回覆。那晚如玉又去，阿英適在阿金那邊，沒有會面。等到兩點多鐘，粗做娘姨勸他回去。明日再講。那知明日來時，阿英早已不知去向。衙役正向本家要人，如玉深恐牽涉，不敢開口，而回後來打聽得本家因這件事，院子已閉，阿英毫無下落。粗做娘姨等俱已散夥，沒處找人講話。這一氣真氣得死去活來，漸漸的惱成一病。後文自有交代。此時按下慢提。書中且說羣玉坊花好好的撫養娘阿金，他見織織投所，阿英受了一場大禍之後，祇因好好也是討人時時防他看樣，管得他比平日間更是嚴緊，并叮囑房間裏黃家娘阿秀人等，格外留意，寸步不離。又因夏爾梅雖要娶他，出不到八千身價，甚是悶悶不樂，却並不怪自己心很，祇怪好好不會放些手段。

出來。把爾梅騙到個心服情願。不知說了許多責備的話。一日。爾梅叫局到迎春坊柳絮春家。和絮春是賈維新做的。維新好幾次約爾梅打牌。爾梅因他賭品不好。贏的是現。輸的是欠。沒有答應。這天維新講了壞話。口口聲聲說爾梅失他的興。分明看不起人。并願碰現錢輸贏。大家不欠。爾梅方纔勉強依允。同到絮春院中。維新又去約了富羅子富二人。子富因這幾日手內無錢。推說生病不來。富羅雖然一請便到。他會碰的是圈的溫。那麻雀牌却弄不清楚。維新因叫絮春替碰。輸贏由富羅算帳。祇恨尙少一人。沒有請處。三缺一最是乏味。爾梅又要動身走了。維新激起氣來。叫房間裏娘姨阿蘭坐下去碰。爾梅問輸贏怎算。維新說自然我的。爾梅問碰多少底碼。維新說五十塊底。爾梅因他一個人坐了雙分五十塊。輸贏太大。輸了怕他拿不出來。祇肯碰二十塊底。維新不允。爾梅沒奈何他。祇得坐下去碰。纔祇四圈未滿。爾梅輸了一底有零。多是阿蘭替維新贏的。爾梅因要叫局代碰。寫了一張局票。把好好好立刻喚來。其時爾梅已輸兩底光景。看見好好一到。馬上叫他換手。好好坐將下去。說也湊巧。第一副就和了副八十和。萬子一色。乃是賈維新的莊家。分明敲了一下。爾梅看了大喜。說他手氣很好。維新却大不為然。好好和出一副大牌之後。那牌風自然便轉旺起來。輪到自己做莊。一連和三副。到得第四副上。又拿了副。索子一色的牌。上家坐的阿蘭。料定要吃索子。一張不打。維新坐在對家。也已估將出來。祇有下家絮春。祇顧自己。不顧別人。最是軟些。維新發極。連喊他莫打索子。偏偏絮春打了一張一索。被好好一碰。維新跌足抱怨。後由好好自摸嵌五索。和了下來。三蓬清一色。十八和起翻。一共一百四十四和。把爾梅輸去的許多洋錢鈔票。漸漸翻了轉來。維新眼睜睜看着好好。恨不得立時喝住了他。不許他碰。口中却又說不出來。好好又連第五副平和。第六副又和了中風發財。雙蓬的八十八和。直至第七副方纔發莊。維新眼見他不但輸。反贏了幾十塊錢。心上愈加惱怒。祇想拿個錯處。叫他罷手。仍換爾梅自己來碰。古語

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後來有一副牌。維新打了一張五索。好好本要碰的。却因一時失眼。沒有看見。阿蘭五索不要。摸起一張一索。想吃。好好方見五索在檯。說聲要碰。拿了過來。叫阿蘭把一索放下。維新見了。借着這一個錯。把臉一沈。喝道。人家牌已起了。那有再碰之理。你麻雀牌可曾見過。怎的一點沒有牌。規快與我滾了開去。好好被他這樣一說。漲紅了臉。縮手不迭。回說。既然如此。不碰也罷。叫阿蘭拿一索快吃。維新把牌一按道。一索吃不吃。由得阿蘭。要你費什麼心。好好見維新有意尋事。分明恨的是贏了些錢。不能再碰。急忙立起身來。耐着一肚子氣。對爾梅說。我不碰了。自己來罷。爾梅尚未回言。維新已一把抓他坐下。好好祇得坐在爾梅身畔。不敢開口。富羅見好好不碰和了。走至他的背後。動手動脚的。與他盡情戲謔。好好正在氣忿時候。未免有些受耐不住。把富羅說了幾句。其時爾梅恰又和了一副二百多和的大牌。維新怪好好在旁吵鬧。致把牌風愈鬧愈大。與他大不干涉。差不多動手要打。富羅更從旁附和。好好又驚又惱。起身別了爾梅。要想回去。誰知爾梅很不見機。偏還不許他走。好好實是再坐不住。不聽爾梅的話。向外便跑。此時爾梅又生氣起來。說好好發什麼標。維新見好好要走。伸手將他儘力一扯道。夏老不許你去。你敢發標走麼。我今天給你一個好看。說畢。一記耳光。向好好打來。好好叫聲阿呀。退避不及。粉頰上着了一下。富羅見維新動手打人。也擎起蒲扇一般的大手。向着好好要打。嚇得夏爾梅與柳絮春并房間裏人。一個個手足無措。急忙上前相勸。正是

絕無惜玉憐香意。

偏有摧花折柳心。

要知好好被維新打後。更被富羅打着與否。這一鬧怎樣散場。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惡鴿二打花好好

賭龜三寶葉素素

話說花好好在柳絮春房中替爾梅碰和。因反贏了幾十塊錢。觸怒買維新不許他碰。誰知爾梅又和了

一副大牌。維新又怪好好在旁，與富羅吵鬧所致。好好本要起身走了，偏是爾梅不許，說了他一聲發標。維新遂借題發揮，把好好拉他回來，打了一掌。面子上幫着爾梅，暗裏頭原是恨着好好。富羅見維新動手打人，他也伸手要打，嚇得爾梅與絮春並房間裏人，多來相勸。爾梅此時，纔覺不該把好好留住，惹出禍來。却因年紀老了，沒有氣力去攔阻富羅，祇在交椅上氣急敗壞的，把兩手亂搖，連說莫打莫打。絮春也祇起身遙喊，因怕富羅是個洋人，不敢近身，尙虧阿蘭膽子大些，并且還有些力氣，搶至富羅身邊，將他兩手一抱，搗個正住。口中說富大小不可這樣，回頭叫好好快走。好好此時臉上又疼，心中又急，止不住放聲大哭起來。跟局的那夜，剛巧不是阿秀，乃是個蘇州新到上海的小大姐，見維新打了好好，早嚇得魂不附體，抖做一堆，不但不敢開一句口，連路多一步走他不動。一手攙了好好，一手拿了一個煙袋，不知怎樣纔好。絮春見阿蘭搗住富羅，好好祇管哭泣，並不趁勢出去，深恐維新再打，忙把好好用力一推，將他推了十數步路。小大姐這樣覺察，戰兢兢的對好好說了聲：我們快快走罷，便拉着七跌八碰的往外飛跑。維新尙還不捨，要想追趕出房，并被絮春拚命扯住。好好方始得脫重圍，下樓而去。阿蘭一鬆手，放了富羅。大家坐下，維新怒氣不息，又把好好罵了一回，說他不受擡舉，擅敢在客人面上發標。今天打他一次，警戒警戒他的後來。假意討好爾梅，爾梅究竟也不是個獸子，豈有看不出維新發這脾氣。爲着好好贏錢而起，這種人斷斷不可與他賭錢。祇因這場和將要完了，又有個一無道理的富羅在旁，與他們多講什麼，沒奈何耐住了性，反向維新勸了幾句，叫他依舊坐下碰和，直至八圈碰畢，結好了帳。爾梅一共贏了五十多塊洋錢，二十多塊現洋，其餘仍是欠帳。方纔起身告別，暗想從此再不與他有和酒往還。維新却還老着面皮，要留爾梅吃些稀飯。爾梅答稱肚內不飢，叫車夫點了車燈，忍氣出門。本想到花好好院中看一看他，打得怎樣，然後回去。那知老年人擔不得驚，着不得惱，一驚一惱，那身子就要不

甚自然。初時提起着全副精神，並不覺得。及至坐上車子，打了一個頭眩，便天旋地轉的再坐不住。像要跌出車去。因喊了一聲阿呀，叫車夫慢些跑動。在車中閉著雙眼，定一定神，又覺胸口邊一泛一泛的要嘔吐出來。暗暗說聲不好，祇得喚車夫拉着回家。好好處不便前去，且等明日再說。這原是爾梅的萬不得已，並非惱恨好好，故而沒去。好好却這一夜因爾梅不來，又受了一場屈氣，被惡鴛打得無處伸冤。原來好好自柳絮春家逃回院中，黃家姆見他面龐紅腫，淚點淋漓，心中吃了一驚，不知閣下什麼事情。急問他爲甚這般模樣。好好一五一十將上項事說了一遍。黃家姆祇手裏頭拿了一支銀簪，剔着牙齒，絕不作聲。直至好好說完，尙還哭泣不止。他把銀簪在頭上一插道：別的話我不來問你，祇問你走的時候，夏老怎樣動氣。知道他確完了和今夜這裏來也不來。好好帶哭答道：夏老因我要走，起先勸住不許。後見維新富羅多要打我，沒說什麼。大約並沒生氣。停刻一定要來。黃家姆冷笑答道：小先生你做生意不是第一節了。大凡客人與先生嘔氣，終要把客人的氣驅平下去。方好散場。夏老要你多坐一會，新年裏堂差不多。正好巴結些兒。怎的忽然要走。賈維新與富羅打你，倘然你沒有差處，怎樣與你尋事。夏老眼前是天字第一號的客人，難道你不曉得麼。如今你嘔起身來一走，若像這樣脾氣，那個客人受你。倘然姓夏的因此生下了氣，經不得姓賈的與富羅從旁添上幾句壞話，他竟從此不來。那時你便怎樣。還不快些轉個念頭，把夏老趕緊請來，哭些怎的，不見得賈維新一記耳光。此刻臉上還疼，好好被他這一席話，說得啞口無言，祇得止住了淚。要叫小大姐去請爾梅。小大姐怕維新與外國人再要打人，不肯去請。好好急得沒了法兒。央黃家姆出個主意。黃家姆勉強叫阿秀前去。少頃回說房間裏和已碰完。夏爾梅回去久了。黃家姆向好好說了一聲如何。埋怨到一個不可收拾。至夜半後方纔住口。好好擔着一肚子的心事，那一夜睡多沒有睡熟。及至天明後，朦朧入夢。小大姐忽至牀前叫他起來，說大小姐在小房子

內喚他快去。好好在牀上吃了一驚。祇問小大姐幾點鐘了。黃家姆可在房中。小大姐道。九點過了。黃家姆已出去多時。好好暗想。這必是昨夜的事。被黃家姆告訴阿金。故要叫到小房子去。心上邊跳個不住。阿秀又跑至牀前催他快些。說大小姐叫包車夫拉了車子。在街上等着。好好無可奈何。在枕頭上流了一回眼淚。趲起身來。略略梳洗。一過硬着頭皮。走出房門。便由帶房間相幫陪至街上。坐上包車。如飛而去。阿金的小房子。自從阿珍死後。就借在寶興里內。不多時早已到了。好好進得門去。見阿金與黃家姆坐在一處。不知指指點點的講些什麼。看見好好進內。阿金將臉往下一沈。高聲問道。怎的。你這個時候纔來。可不要睡死麼。好好那敢回話。祇在他身旁一站。低低的叫了一聲。黃家姆道。你可是纔起身麼。爲甚來得好慢。怪不得大小姐等着生氣。好好仍嚇得不敢開口。阿金又道。我且問你。昨夜出堂。差到迎春坊去。怎樣客人生氣打你。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跑了回來。快與我說個明白。若有半句謊言。怕不要了你的小命。好好始戰兢兢把如何替爾梅碰和。如何贏錢。如何維新不許他碰。如何富羅肆意戲謔。如何爾梅自己。和了大牌。如何維新遷怒於他。如何坐不住身。要與小大姐回院。如何爾梅不許他走。如何維新打他。如何富羅也要幫打。仔仔細細的講了一遍。阿金聽完問道。你替夏爾梅反贏了幾十塊錢。乃是一副大牌贏的。還是幾副牌上贏的。好好道。因連了好幾副莊。方得翻本出贏。阿金把眼睛一豎道。可有來。先生替客人碰和。祇要得了些些風頭。就該叫客人自己去碰。免得輸錢的人憎嫌。偏你碰得高興。一直替將下去。那怪賈維新在旁恨你。這真你自取之禍。不然怎會討打。黃家姆嗤的一笑道。大小姐你不曉得他近來的脾氣。真是有些蠢變蠢壞。替他和替出禍來。無非是不見機些罷了。最不該的。富羅與他戲謔。他竟膽敢與人叮嘴。沒福命做閨閣千金。纔落在煙花院中。偶然有人打趣。極應湊趣。纔是怎的反去衝撞人家。夏爾梅不肯在他身上一千八百的花。也爲他不善湊趣的緣故。我已說過幾千幾百回。

了。奈何沒有聽我半句。若像這樣掩將下去。生意怎得會好。我受了大小姐的重託。不敢隱瞞。你今天既然叫他回來。必須使他把這副性格趕緊改去纔好。否則將來一定吃苦。大小姐你想是麼。阿金不等說完。把頭點上數點。一手在烟盤裏拿起一根毛竹烟槍。一手把好好用力一扯。惡得很問他。黃家姆的說話。平日爲甚不聽。以致這般大膽。昨夜鬧出事來。今天若不打你一場。以後你這囂強性兒。還當了得。說罷。聽的向好好左肩上打了一下。好好躲避不及。祇打得疼痛難禁。淚如泉湧。黃家姆又夾手將烟槍奪下。假意勸道。大小姐你可是跌了。手中拿了這重笨東西。豈可打人。萬一有甚失手之處。這便怎好。說罷。又好咬着阿金的耳朵。不知講些什麼。阿金立起身來。關上房門。加好了門。把好好捉雞也似的。捉上床去。好好不知他怎樣惡打。祇急得面無人色。阿金一手把好好衣服剝開。一手在烟盤內搶了一支鋼杆。走至床前。喝道。我把你這不學好的東西。今天叫你吃些痛苦。看你往後還敢使性。照着好好的粉嫩肩窩。一扞刺去。足有三四分深。好好狂叫一聲。疼得在床中亂滾。阿金說他裝腔。索性叫黃家姆揪住身子。掩住了口。自己跨上床去。騎在他的腰內。把鋼杆隨手亂刺。虧他好一副很毒手段。一連刺了十數下兒。尙沒罷手。好好的一件湖色衛生絨衫之上。前半襟斑斑點點。不知染了多少血跡。口中祇喊得饒命兩字。却又被黃家姆將口掩着。出不得聲。這一下真痛得死去活來。可憐那有人來救他。阿金直刺到手中無力。方把鋼杆向着他喉間一點。要限他三日內把夏爾梅請回。嗣後無論什麼客人面前。不許再有使性之事。黃家姆的說話。一句不許違拗。否則下次刺你咽喉。休想活命。好好那時已哭得如深人兒一般。除了滿口答應之外。別的話也一句說不出來。阿金氣噓噓將鋼杆向床外一擲。這纔騰身下床。叫好好也起來穿衣。那知好好已被刺受傷。動彈不得。黃家姆祇認他不肯起來。又說了聲見機些兒。不可再受沒趣。被阿金聽見。在地上拾起鋼杆。搶步床沿。重新要刺。好好嚇得熬着痛楚。勉強起身。黃家姆替他把衣

服鈕好叫他坐下。忽又叮囑他道：大小姐今天管你，乃是要你學好，有了做客人的本領，可知你自己受用。將來不論那個客人，不許告訴此事，告訴了一定不依。這幾句話，乃是黃家姆的金鐘罩兒，想把好好罩住，使他不敢逢人亂說。原是做惡鴿的秘訣，却把阿金頓時提醒，豎着眉毛喝道：他敢向客人說一句麼？我再打個樣子他看。說畢，又向好好臉上，一掌打去。好好急忙低頭躲過，並沒打到。却因阿金手上帶着一副絞絲金鐲，那鐲子在眼梢半邊，碰了一下，頃刻間紫腫起來。黃家姆攔攔不及，暗暗埋怨阿金。討人須要留心，不許傷他面部。上次你打了好好一記耳光，那時二小姐阿珍還在，我曾背後囑咐過他，叫他關照你以後留神。怎的今天又是這般大意？別地方隨你重打，多不要緊，傷了他的面部，你想如何？出得堂差，做得生意，況且被人看見，必道是撫著娘怎樣凶狠，打得這般模樣，那可豈是頑的？這席話講得阿金自恨粗心，沒話回答，却把一腔惡氣，漸漸的消了許多。黃家姆回視好好，見他右手掩着眼梢，左手在那裏撫摩胸乳肩脅等處，那眼梢上的紫腫，已墳起了四五分闊，一寸來長，眼兒得已經破相，不是三天五日便能平服得來。心中好不懊惱，低下頭想了片時，忽被他想出一條計來，與阿金說：何不如如此。如此，阿金大喜，當下開了房門，叫包車夫進來，把好好攙扶出去，送他回院，叫他儘管在牀上睡着。今天不須起身，晚上有人叫局，也可無須出去。自有阿秀姐回覆，客人有人問起眼梢上怎樣受傷，不許講是。此刻打的，祇說昨夜被賈維新打壞。當時並不覺得，回院後紅腫出來，倘然夏爾梅前來看你，更要裝得萬分相像。好待黃家姆與他講話，若有些破綻露出，小心下次再打。祇恐你性命難保，好好此時也顧不得他們鬼祟什麼，祇含悲帶淚的滿口答應。隨着車夫回去。阿金尚要不許他哭，黃家姆把手搖搖，說有了這一條計，由他怎樣哭去，斷沒要緊。并且親自送他出門，在門口邊說了幾句，客人倚勢橫行，打得人這般狼狽，令人看着可憐，難怪他看見了娘，這樣痛哭的話，遮瞞過鄰舍耳目，回身又與阿金過意高聲。

說道。姓賈的客人。既是這等無禮。我與你尋夏爾梅去。阿金會意。也假意把賈維新高罵一回。與黃家姆一同出外。到後馬路當真去尋爾梅。在黃家姆的意思。原想移花接木。將眼梢上毀傷之事。推在維新身上。維新是個滑頭。與他尋不得事。夏爾梅却是一個好人。他曉得朋友打傷了人。那禍根是代他碰和而起。怎能過意得去。定須拿出裝傷費來。很可弄幾個錢。并能使爾梅不請自去。不記好好隔夜之嫌。那知到得爾梅家中。爾梅的包車夫說。主人昨夜碰和回來。嘔吐大作。臥牀不起。今天早上至今飲食不進。甚是沈重。看來今天你們不便會面。祇好俟明後天好些再來。阿金與黃家姆大失所望。不覺呆了片時。後來阿金定要進房去探望。探望車夫勉強領他進內。祇見爾梅睡在牀中。哼聲不絕。身上蓋了兩條棉被。一條絨毯。牀前生着一個圍爐。那身子兀尙嫌冷。分明是嘔吐之外。尙有寒熱。病勢非輕。阿金在牀前叫了一聲。爾梅把眼睛畧畧一睜。有氣無力的點了點頭。並沒半句說話。阿金問他身子怎樣。爾梅又搖搖頭。並不開口。看他很是厭煩着人。竟是一句不能講話。阿金沒有法想。在牀前立了片時。祇得說了些尋常保重的話。退出房來。將病情向黃家姆說知。黃家姆也無計可施。叫阿金回至院中。再作計較。二人因沒精打采的叫了兩部東洋車子。回到翠玉坊下車入內。阿秀姐迎着說道。大小姐與黃家姆來了。小先生回來就睡。沒起過身。想是大小姐責打了他。故在那裏使性。阿金並不答話。與黃家姆走至牀前。張看但見好好面如金紙。比早間煞似變了個人。阿金暗吃一驚。低問黃家姆這是怎的。黃家姆看好好睡在牀上。蓋着一條歐綢棉被。那身子尙在發抖。因伸手去摸他身上。可在那裏發熱。好好在被窩中縮做一團。低呼渾身疼痛。觸手不得。黃家姆遂在他額角上邊按了一下。覺得乾焦焦的寒熱大作。纔了纔眉。叫阿秀姐替他加上一條紅縐紗厚被。由他且睡。回頭與阿金遞個眼風。招他同至炕榻上坐下。說好好早間捱打之時。脫開衣服。今天的天氣甚冷。想是受了寒了。現在身上很熱。晚間涼來不能起牀。有人來叫

堂差。你想怎樣發付。阿金道。好好當真發寒麼。今夜有人叫局。本來你說不要出去。且等明天再說。黃家姆搖手道。本要哄騙爾梅。故叫他無須出局。如今爾梅病了。豈可這樣。能把堂差冷場下去。豈不與生意大有關礙。我看必須央一個人暫代數天。外間仍說好好被維新打傷。臥牀不起。且俟爾梅病好。與他算帳。最是上策。再不然。有個十三四歲的女子。情願賣身。可要買上一個。一來這幾天好替好好代局。二則爾梅病愈之後。倘然哀憐好好。果出入千塊洋錢娶回。便好接做下去。不知你心上怎樣。阿金微微的想了一想。答道。你叫我買進一個。一時那有這樣湊巧的人。況且一進門就要代局。必得是熟手纔好。否則怎能出去。黃家姆微微笑道。倘然當真要買。現在恰好有一個人。乃是無錫昨日到的。聽說曾在蘇州做過。年紀足十四歲。五百洋錢身價。故我特地問你。阿金喜道。那有如此巧事。這女子要買五百洋錢。諒必是個上等人才。不知你見過沒有。黃家姆道。人才尙沒見過。聽說是瓜子臉兒。皮色甚爲白嫩。并且四寸不到的一雙小脚。曲子唱的是小喉嚨。更說得好一口蘇州話兒。阿金道。你曉得這樣仔細。來手的人是那一個。靠得住麼。黃家姆道。來手的人。昨天本是我找你來的。諒靠得住。阿金訝道。是誰。黃家姆道。這人名喚王三。當初二小姐在日。曾在王家庫潘少安家拉過包車。阿金道。是潘少安的包車夫。江北王三麼。少安被鄧子通洋槍打死的那夜。正是他拉的車子。後來到衙門裏去過堂。吃了半個多月官司。官府因他是案外之人。開釋回去。好幾年沒到上海。怎麼忽有這不明不白的女子出賣。你說他靠託得住。我看有些情跡可疑。黃家姆道。我也料到這層。昨天盤問過的。他說這女子乃是另外有人託他。我問此人姓甚。他祇說是無錫人。現住在鄭家木橋小客棧內。大小姐倘然要這女子。可先領他前來看過。將來託他的人。出立紙筆。他不過做個中人。阿金道。王三可知現住在什麼地方。黃家姆道。王三現與這無錫人住在一個棧內。馬上可以叫得到他。阿金躊躇半晌道。據你說來。這女子果真買得他麼。黃家姆道。若

照我的意思。倘然真要買他。須看出紙筆的究是何等樣人。此時喚他前來看。却也沒有什麼。阿金始答應道。既然這樣。你且把王三與那女子喚來。再商量買與不買。黃家姆道。如此最好。待我立刻到鄰家木橋喚去。原來王三隔天到院子裏尋阿金的時候。阿金沒有遇到。見黃家姆在房間裏。拿着大權。把此事向他說知。應允他賣成之後。前途情願給個九扣。黃家姆故向阿金十分慳意。又因妓院裏買討人最是不易。偶涉大意。便起出無數風波。那敢不格外小心。不要買一個根脚不清的人。弄出事來。第一自己脫卸不淨。第二難對阿金。故又說買與不買。須看出紙筆的是誰。再定主意。那是黃家姆老到之處。誰知道這個女子。雖然年紀十四。却已被賣了第三次了。那女子母家姓趙。父親單名一個業。乃是無錫縣中的刀筆秀才。生平沒有兒子。祇生這個女孩。夫婦甚是溺愛。不料那女子十三歲上。父親故了。母親又因吸了洋煙。每天睡至飯後起身。家事弄得不可收拾。絕不去管束於他。由着他每日裏東遊西蕩。此女雖尚年幼。身材生得甚是長成。看去已如十六七歲一般。面貌更其嬌豔。祇因在外遊蕩慣了。隨便什麼事。他多曉得。漸漸招蜂引蝶。鬧出些不好事來。他母親依舊祇顧吸煙。一些不覺。後來被個萬惡不赦的周策六。在上海做翻戲。翻了金子富許多銀子。瞞過花小龍藍肖岑包燦光等。逃回無錫。看見了他。竟與他勾搭上了。一個瞞着母親。一個瞞着妻子。私下裏走得火一般熱。其時策六手頭有的乃是銀子。暗中花了些錢。在一個做媒婆的王好婆家借做歡會之處。外間並沒半點風聲。約有一個多月光景。周策六的妻子刁氏。忽然生起病來。乃是後頸內一個茶杯大的對口癩兒。策六不知費了無數洋錢。替他請醫調治。終沒見效。眼看他淹淹纏纏的。竟是死了。刁氏並沒生過兒女。策六妻死之後。成了個子然一身。翻戲裏翻進來的不義之財。俗語說坐吃山空。又值妻子病死。看看用到個一錢不剩。沒奈何。左思右想。又起了一條很毒心腸。誘那女子一同逃走。到得蘇州地面。借住在一個小客棧中。不上幾天。資用乏絕。策六

遂與女子商量。把他賣入青陽地妓院。約定兩月之內。再行設法同逃。放他妓院中一次鴿鴿。那女子見事已成。祇好任其所爲。策六遂託人賣了三百洋錢。將他送入火炕。取名葉葉。懸牌應客。院中鴿婦人等。見他生得貌殊不惡。當做一株錢樹子兒。自從進院之後。請了一個烏師。朝夜教他度曲。并令屏除。鄉白專習蘇地口聲。難爲他甚是伶俐。不消一個多月。竟學會了幾支小曲。那蘇白也。已有了五六分兒。祇恨院子裏管束得甚是嚴密。策六約下同逃的話。不但無隙可乘。連消息也。一些沒有。葉葉心中。以爲絕望的了。那知又是數日。策六在官衙內。花了些錢。動了一張呈子。把葉葉認做堂妹。控告龜鴿買良爲娼。官府准了狀詞。把葉葉提案質訊。葉葉見原告乃是策六。竟然心照不宣。在堂上一口咬定是他兄長。說是被人誘拐出來。現願跟隨回去。承審官不加細察。竟將他當堂斷領。還要嚴懲龜鴿。并追誘拐之人。那時龜鴿有口難分。雖有賣身文契呈堂。無奈並不是策六親筆。也不是周姓出名寫的。乃是趙姓。官府遂要他交出那個姓趙的人來。龜鴿供稱。當時有中保經手。須提中保究交。無奈俱已畏罪逃避。一個也沒有提到。那官司遂吃重在龜鴿身上。好容易上下打點。不知花了多少銀錢。方纔做了一件塌案。並不根究下去。已弄得人財兩空。受累不堪。暗罵策六設此圈套。喪盡天良不置。策六却領了葉葉逃至杭州。見這樁事幹得甚是得手。便想再做一次。却與上次不同。在杭州借了一所房屋。放出他倒脫靴的手段。勾引些有錢子弟到家賭博。故意很輸一場。將葉葉認做蘇州新娶的小老婆。賣與一個同賭的富戶。作妾。得了四百洋錢。由他當日領去。隔了幾天。再賭。把輸去的翻了回來。又贏了幾百塊錢。要把葉葉贖回。富戶面子有關。那裏答應。策六遂又交通衙署。進了一張持勢誘賭勒逼賣妾的狀詞。大凡有錢人最怕涉訟。何況狀紙上面這八個字何等醜惡。那富戶怎吃得住。祇得央人出面。急將葉葉送還。並不取回半文身價。但要他把控案求消。策六糊答應。當夜領了葉葉。一溜煙離了杭城。再去消什麼案。少不得難爲。

富戶。又要在衙門口花掉些錢。方得沒事。這真是他大大梅氣。暗把策六咒罵得不亦樂乎。策六與秦秦出了杭州之後。此時手中差不多有了千金左右。心下甚是歡喜。這纔同到上海。滿想再做些翻戲。度日却怕金子富的案子隔得日子未多。風波尙沒大定。上岸後因住在法蘭西地界一個客棧裏頭。心想打聽明白。再作計較。誰知策六造孽過甚。天地不容。借居的那個客棧。早間住了進去。晚上邊一場大火。祇燒得片瓦無存。策六和秦秦兩人俱逃了個光身體兒。一點東西沒有取出。秦秦大哭不已。策六也沒有法想。始同到鄭家木橋小客棧去。商量再把秦秦賣掉。這一賣却須又在妓院裏頭算計。下過了數時。叫他借着凌虐爲名。當官控告。官府必定發堂擇配。那時節仍可想法領回。重圖歡聚。最是妙策。秦秦祇聽策六作主。任憑他東賣西賣。祇要將來仍在一處。沒甚不可。策六遂想四下託人。恰好棧中遇見王三。因他從前替少安拉車。本來認識。近已多年沒有見了。策六問他。一直可在上海做事。王三說自從少安死後。陪着少奶奶打了一場官司。回到江北搖船。近因生意不好。前天纔到上海。仍想拉車度日。祇因一時沒有主人。故在棧中暫住。遠因策六幾時到的。因甚住在小客棧中。策六假意歎了口氣。低低答道。這今年休要說起。無錫的少奶奶。夏間生病死了。在蘇州妓院裏娶了個姨奶奶。年紀雖輕。人才甚是出色。一向住在無錫家中。近因到上海謀就。姨奶奶一人在家。不甚放心。故與他一同到申。并將家中一切東西。也都攜帶出來。想俟謀定了事。就在上海居住。那知到申之後。住在法蘭西地方。遇了一場火災。燒得寸草全無。事情却依舊沒有謀到。真是那裏說起。王三道。姨奶奶也在棧裏頭麼。你吃了這場大虧。幸還過得下去。那是不容易了。策六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再是十天八天。祇怕就有些支持不下。所以我說到這一句話。將眼睛向四下一看。叫王三附耳過來。始窺視膜腆的說道。所以我實不相瞞。要想使姨奶奶走條生路。免得兩口子一同流落。但恨一時沒有地方。王三驚道。怎麼說你要使姨奶奶尋路走麼。姨奶奶的

心裏怎樣。策六道：姨奶奶嫁雞隨雞。自然由我作主。況且年紀甚輕。他見眼前要衣食不給。那有不願走開之理。我已與他說過了。不論什麼地方。祇要有得吃飯穿衣。他都情願前去。我想你從前替少安拉車。熱的乃是妓院。不知可有人要買討人。姨奶奶本來是個妓女。若使他重操故業。也沒有不可的事。雖然他嫁我一場。如今我也管不了他許多。若得事成之後。我酬謝一個八扣媒金。王三聽罷。利欲薰心。躊躇半晌。求把葉蓁一見。并問要多少身價銀兩。策六將嘴向景裏面的鋪上一努。說睡着的那個便是。身價最少五百。王三把葉蓁一看。見他雖是亂頭粗服。那面貌生得甚是嬌豔。微微的點了點頭。回說倘然真有這一條心。且待我向相熟人家問去。明後天當有回話。策六聞言。暗喜。當下重託了他。王三遂訪知阿金妓院內去。向黃家姆說合。滿想與黃家姆共派這八扣媒金。每人各得一成。却沒有把周策六名字說出。所以阿金聽了黃家姆之言。叫他到鄭家木橋。要喚王三與葉蓁前去。書中既將葉蓁的來處表明。便好接寫黃家姆找見王三與葉蓁。同到羣玉坊和阿金會面的事情。有分教。

蕩女行蹤難再隱。

刁徒罪案忽推翻。

要知阿金見了葉蓁。可要盤問根底。這討人買得成否。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周策六兩案并發

夏爾梅一病深纏

話說阿金叫黃家姆到鄭家木橋小客棧內。去喚王三與那女子到院。黃家姆走至棧中。見王三正在鋪上打盹。黃家姆喚醒了他。把阿金叫他與女子同去的話說知。并問女子叫甚名字。現在那裏。賣他的是女子。甚人。王三把手向裏面一指。道：坐在壁間矮凳上的。便是在蘇州做生意的時候。聽說名字喚葉蓁。賣他的人姓周。是他的小老婆兒。祇因新近在法蘭西遭了火災。不得已出此下策。此人也是極好出身。你看他雖然落魄。不是尙穿着一件元色舊縐紗長袍子麼。你在門外暫等一等。待我與他們說明了。

話。傾這女子出來。黃家姆點了點頭。退至門外站着。却把眼睛向裏面看去。先見養養坐在凳上。好像在那裏想甚心事。那面目果然生得不錯。雖是不施脂粉。却顯得妖冶非凡。再看那穿元色舊縐紗長袍的人。年紀甚輕。起初反剪着手。在這女子身邊踱來踱去。也似擔着滿肚子的心事。後與王三答話。那副聲音笑貌。好像甚是熟識。必在那裏見面。細細的想了一想。因王三說過姓周。記起春間在好好房中。騙取下脚洋錢吃酒的周策六來。不要竟是此人。祇因穿得衣服破舊。并且面龐瘦削了些。故而一時看不准。他不覺吃了一驚。暗思。若然果是策六。這女子定有些來路不明。怎好買得。此事須要留意纔好。正在狐疑滿腹。見王三已與女子走出門來。王三把嘴脣略略一欠。黃家姆心中會意。起身便走。王三與女子跟了上來。鄭家木橋到羣玉坊。不甚路遠。那女子也並沒坐車。祇與王三慢慢行走。黃家姆一路之上。盤問王三那姓周的可曾到過上海。王三回到說。黃家姆這纔咬住他。定是策六。心下懊悔多此一行。這女子萬不能買。王三却不曉得內中底細。尙還稱讚姓周的。從前在無錫如何有錢。如何規矩。後來也在上海住過。借的房子在新馬路。主人潘少安娶顏如玉。與他同住一處。因此認識。萬不料時運不濟。有此一日。說來正是可嘆。與黃家姆嘮嘮叨叨。講個不了。黃家姆祇含糊答應着他。說話間已到了羣玉坊。黃家姆領着進內。阿金見那女子來了。先把他渾身一看。果然是身材嫵媚。相貌娉婷。次問他年歲籍貫。聽他說的是七分蘇白。三分有些無錫口音。覺得也甚入耳。再試他在蘇州做生意時學的是什麼曲子。聽他一一回答。伶俐異常。暗喜此人若果買成。日後必定大有出息。不比花好好過於忠厚。沒有巴望。再兼王三在旁慫恿。說得滿口天花亂墜。阿金竟要一口價還他四百洋錢。幾乎說將出來。黃家姆察言觀色。知道阿金看上了眼。急在他衣襟之上。暗暗的扯了一把。阿金方纔縮住了嘴。對王三說。你們略坐一坐。我與黃家姆講一句話。遂跑至外房間去。黃家姆也跟了出來。阿金連說好個女子。黃家姆低聲答道。女子

雖好。祇是買不買要你自己主見。我不敢說。阿金聞言說道。這是什麼意思。黃家姆道。自然有個講究。我與你說。遂附耳將葉素素的如何來歷。一一告知。阿金聽他說畢。不覺呆了片時。纔開口道。既是來根不穩。這事如何做得。虧你緝聽得十分周到。否則買成之後。豈不受累。黃家姆道。因恐後來受累。故我不敢相勸。如今可隨意還他一個價錢。由王三領着回去的好。免得有甚意外之事。阿金點頭稱是。二人計議已定。先後回至房中。王三便問黃家姆道。大小姐看了怎樣。黃家姆搖頭道。人才尚還合意。祇是身價不對。王三道。他肯出多少洋錢。我好回去與姓周的商量。黃家姆道。差得遠哩。我不好說。你去問他。王三祇得自問阿金。阿金還了二百洋錢。連一半尚還不到。王三大失所望。勉強裝着笑臉答道。這樣一個女子。怎的祇值二百洋錢。真是說笑話了。大小姐心中要他。好好增添上去。我叫姓周的減去些兒。方可成得來事。阿金回說不能再增。王三想叫黃家姆再與阿金說去。黃家姆答稱先在外房講過好一刻了。看他斷斷不肯多花。這女子的飯糗。諒來不在此地。我不能就悞着你。還是替他另尋別路。王三見黃家姆這樣回絕。沒有法想。又在房中略坐一回。祇得說既然如此。過天再講。領着葉素素要走。阿金恐王三白跑一次。心中懷恨。給了女子一塊洋錢的花粉錢。由王三與姓周的怎樣去拆。王三接着皮笑肉不笑的謝了一聲。與葉素素出門而去。阿金尚還可惜這個女子。落在姓周的身邊。不敢買他。不然竟是個頭等人物。黃家姆究竟是老狐狸。覺得不賺這媒人錢。心中反為安樂。一些沒有懊惱。祇與阿金說要買討人不在一時。將來倘有妥當之人。再買不遲。我與你留心尋訪。包你有人。阿金又說周策六不知怎樣弄到這個女子。這來路想來一定不正。黃家姆說。管他正與不正。我們不買最好。買了便要担心。且不說二人在房叙話。再說王三領着葉素素出門。院子裏那些相幫人等。早已一人傳兩。兩人傳三。多知道這個女子。情願賣入妓院為娼。便要有買討人的人。打聽王三住處與那女子來歷。很想買他。這是周策六惡貫已盈。那天

把葉素素交與王三領出之時。祇認是到小房子內看去。沒問明乃是堂子。王三更沒有說是羣玉坊花好好家。所以毫不在意。誰知這地方最是人多口雜。阿金沒有買成。並不打緊。那風聲却頃刻間傳播開來。傳到一個有關繫人的耳中。此人姓鮑。別號北平。陽湖人氏。寄居申江。爲人一片熱腸。甚是正直。與趙業有些戚誼。因見他作事不端。不時馳書規戒。無奈趙業不聽。故並不十分來往。後聞趙業死了。他妻子烏氏嘗吸洋煙。不理家務。好端端的女兒。忽然背母潛逃。暗歎天日甚近。這是趙業的一生效報。那烏氏因失女之後。託人四處找尋。杳無蹤影。想起北平住在上海。發了一封書信與他。央他在滬上留心察訪。北平接到這信。已好久了。也曾隨處打探。怎奈沒些下落。那天巧巧在羣玉坊弄內經過。聽見一班龜奴在那裏說長道短。稱讚葉素素的相貌人才。并說無錫地方。不信竟有這樣女子。那個買他下來。生意定能出色。北平偶然觸到數句。覺得事有蹊蹺。在院門外立住了脚。側耳細聽。又聞一個龜奴說道。這女子既是無錫人氏。爲甚說的是蘇州口音。忽聽又有一個龜奴答道。他在蘇州做過生意。自然會講蘇州說話。這倒並不稀奇。最奇是那個姓周的。去年夏天娶得起他。怎麼今天就要賣起他來。雖說住在法蘭西。遭了一場火災。究竟有些家計。有些骨氣的人。也不至驟然間到這地步。況且姓周的聽說也是個無錫人。無錫離上海不遠。難道並沒親友招留。竟住在鄭家木橋小客棧中。那便是形跡可疑。怪不得人家不敢買了。北平聽到這幾句話。愈覺得疑心滿腹。暗想趙家失女。正是去年夏間之事。姓周的既然也是無錫人氏。莫非竟是被他拐逃。但怎的又在蘇州做過姦女。此事甚覺令人難解。必得見過此女之面。方知他究是何人。即使並非趙氏女兒。去年既經嫁過了人。分明已出火炕。如何又墮孽障。我鮑北平不知此事便罷。知道了。何妨訪他一訪。若然此女遇人不淑。心中不願再入娼門。儘可設法救他。隨意資助些姓周的銀兩。叫他不必人貧志短。早些領女還鄉。極是一樁好事。倘便真是趙業之女。趕緊打個電報。好叫

烏氏出來。使他母女相會。根究此事底細。不負烏氏相託一番。心中定下主意。遂也不再去再聽別話。依了龜奴所說的鄭家木橋客棧。假做訪尋朋友。一處處挨家去問。問到橋下相近一家棧內。有見一個女子。與一個無錫男人講話。那男子的臉相甚是刁薄。女子姿容秀麗。態度苗條。想到定是方纔所說之人。定睛向他子細一瞧。那上半部的面貌。竟與趙業生前十分相像。不覺心頭一喜一驚。喜的是此女有了踪跡。驚的是這無錫男子。雖然不認得他。估量着決非好人。要領此女。必費無數唇舌。因在門外將身站住。定一定神。暗想此時不必進去。且到電報局打個電報。快叫烏氏到來再處。但恐姓周的要賣這女子。說不定一兩天內有人成交。須得棧中有一個人做線纜好。賣不成。等着烏氏賣成了。祇好馬上告知包探。投報捕房。將他扣下。這人一時那裏去找。正在低頭盤算。猛見自己的包車夫李四拉着東洋車子走過。在那裏尋找主人。北平暗說有了了。遂向李四將手一招。跳上車子。先到四馬路外灘電報局去。打了個令媛在滬尊嫂速來的急電。然後令李四將車子拖回公館。不必伺候。并附耳叫他扮做借棧之人。從今夜起。住在鄭家木橋方纔上車地方的小客棧內。暗中看住姓周的和那女子。有甚舉動。速來報我。事畢之後。必有重賞。却不可稍露風聲。李四曉得主人恠性。說賞定賞。心中甚是歡喜。自然依着吩咐。留心幹去。北平這纔放下了心。祇等烏氏來申。算定他當夜接到電報。明日趁小輪船到蘇。再從蘇州換輪。後天午前一准可到。果然第三天的早上。烏氏已來。行李起在鼎陞棧中。先在棧內吸足了煙。到得午後兩點多鐘。方至鮑家求見。此時北平等得十分焦燥。祇道他早間不來。隔天沒有動身。雖然李四住在棧內。並沒回來。大約此女尚無買主。究竟早些下手的好。深怪烏氏萬不該這樣大意。一聞他登門請見。急使妻子迎進內堂。烏氏說了些家門不幸。以致鬧出這樣醜事。連累親友。費心承蒙發電關照的話。北平把怎樣在羣玉坊聽見風聲。怎樣訪至鄭家木橋棧內看見。怎樣現差車夫李四暗中看住他們。細細向

烏氏連了一遍。烏氏道：「目今我已到申，該往棧內會面。還是出手告他。」北平道：「我已仔細想過，你到棧中不便，恐防姓周的詭計多端。女流家制他不住。若說當官控告，一怕遷延時日，二怕事機不密，得信脫逃。最妙先赴捕房報知，立派探捕捉拿，方可萬無一失。好得這是拐案，可以徑由捕房拘人。明天解送公堂訊斷。況且西人辦事公正，一來不要使費，二來不肯耽延，三來不受囑託，你可大膽報去。包你一告便准。一准便可捉人。」烏氏聽說是巡捕房，不免有些懼怕。一時委決不下。北平又向他開導一番，并說事不宜遲，真是愈速愈妙。烏氏始謝過北平夫婦，起身告辭，硬着頭皮，竟赴捕房控訴。北平恐他初到上海，不識路徑，特差一個妥當家丁，陪着同去。烏氏感之不盡，到得捕房之後，一一稟訴實情。由門差捕緝做西語告知捕頭，將控詞落過供簿。捕頭因見案關拐賣，立派中西探捕，帶同烏氏到小客棧查明提究。烏氏不勝之喜，一同趕往棧中，恰好一男一女都在裏面坐着。那女子見了烏氏，躲避不及，大吃一驚，頃刻面無人色。烏氏看見他正是親女，搶進門去，叫了一聲阿因，說他怎的却在這裏，一手扯住不放。眼中止不住流下淚來。周策六雖然靈變，看見進門的乃是烏氏，不知怎樣尋來，這一驚也非同小可。明知事已敗露，暗暗喊聲阿呀，回轉身想要往外奔逃，却被包探攔住，問他這個女子是誰。策六見勢頭不好，祇得立定了脚，勉強答道：「那是我的小妾。去年在蘇州妓院娶來，你們問他則甚。」包探又指着烏氏說道：「那個婦人，你認識麼？」策六尚硬說不認得他。烏氏與女子究竟是情關天性，已相持大哭不止。包探見此情形，估量策六拐賣情真，喝聲幹得好事，將一千人帶回捕房。且待捕頭發落，捕頭在寫字間略問口供。策六到此地步，任憑巧言善辯，怎禁得策六已與烏氏認爲母女，那能強辯得來。捕頭訊畢供詞，喝將策六押下。明日解堂審辦。策六照章先送公堂，暫交官煤。烏氏叫他明早到堂聽斷。當下烏氏感激不盡，退出捕房，回至鮑家灣上項事細述一遍。北平早由李四及家丁回來告知梗概，并曉得車夫王三，因見策六捉去，恐防

累及。早已連夜脫逃。其實王三並非案內之人。祇因圖賺媒金。深慮牽涉之故。北平聽了暗自好笑。今聞烏氏所說與李四家丁大略相同。更喜姓周的已經收押。心下甚是暢快。要留烏氏住下。明天早些到堂。烏氏因吸煙不便。決計不肯。北平叫李四拉着車子。送他回棧。又因李四辦事不錯。賞了他兩塊錢。李四歡天喜地的整頓車輛。把烏氏送回棧去。北平再三叮囑。明天必須早起。不可失曉。而別。一宵易過。次日捕房把周策六解堂。北平也到堂觀審。遍尋烏氏不見。知他尚沒有來。暗恨吸煙的人幹不好事。幸虧堂上審的別案甚多。大約尚有一二刻鐘耽擱。忙叫李四趕緊到棧中催去。李四跑得滿頭是汗。纔把烏氏催來。恰好剛要提審此案。烏氏上得堂去。見堂上坐着兩位官長。一位是中國的會審委員。一位是西國的副領事官。也不知他是英國的。是美國或德國的。戰兢兢喊了一聲大老爺伸冤。站在一旁。中西官先把巡捕房解去的案卷看了一下。問烏氏這個女子。可是親生。喚甚名字。幾時走失。烏氏答稱正是小婦人親生之女。乳名阿因。去年夏季。被周姓拐逃。小婦人祇此一女。求請訊明給領。并將周姓重辦。中西官點了點頭。喝傳阿因問供。阿因此時嚇得一句話也說不上來。祇供了句烏氏正是生母。會審官聽他開口有些蘇白。問被姓周的拐逃之後。可是一直住在蘇州。阿因欲言不語。堂下差役人等。連喝快供。始把被姓周的在蘇州賣入娼寮。涉訟領出。同赴杭州。設計賣與某姓。後來賭錢翻本。仍從某姓索回。欲至上海居住。不料在法界被火。故而又欲出賣的話。一一直招。並不會捏飾半句。會審官聽了大怒。喝把女子帶下。提訊策六口供。策六尚思狡賴。無奈阿因已供得七明八白。休想賴得分毫。會審委員想這是華人案件。照例可以晚堂發落。但口供俱已問明。何妨就此定斷。免多拖累。遂與副領事會商之下。判周策六監禁西牢十年。趙阿因替母私逃。更隨奸夫串放鴉鴉。本應懲儆。姑念年幼受愚。其母祇此一女。且新律免責。着烏氏具結領回。嚴加管束完案。烏氏叩了個頭。正要領女下堂。入羣中忽又有人大喊伸冤。烏氏

不知是誰。向那人看了一眼。見他二十多歲年紀。衣服雖不華麗。也尚整齊。擠上堂來。在策六身畔經過。低低說他害得好人。不料也有今日。旋至堂口站定。供稱姓金名喚子富。拐匪周策六。又名竹一。向與花笑儂何煦仁等同做翻戲。春間被翻去銀六千餘兩。並鑽戒金表等物。更遭勒寫借據。前曾報案未獲。今幸到案。求請嚴懲。并拿同黨究辦。道言未絕。又有一個差役模樣。一個包探模樣的人。同稟本官。周策六正是賭棍周竹一。春間承緝此案未破。求請吊卷重辦。會審官聽又是一案。且有原卷可查。與趙家母女無涉。一面分付烏氏。此案不干你事。趕緊領女回鄉。一面飭承吊卷。面諭金子富下堂聽審。周策六仍舊帶回捕房。烏氏纔領了阿因退下堂去。具了張結。尋見北平。同至鮑家。母女二人雙雙叩謝北平。叮囑阿因以後不可放蕩。又囑烏氏洋煙祇宜少吸。男子且然。何況婦女。此次回去之後。宜與阿因趕緊聯姻。將來有鼻。烏氏諾諾連聲。遂領阿因回棧。耽閣一夜。明日搭輪回鄉。我且不必細表。再說周策六拐逃一案。已定了西牢十年。再禁得翻戲案發。此事前由金子富的洋東麥南寫信出手。此刻策六到案。子富仍懇子多求麥南出了封信。定要與地方除害。重懲策六。嚴辦同黨。中西官將策六審了一堂。究出各賭棍真實名字。把花小龍。何煦仁。藍肖岑。包燦光。一個個訪拿到案。策六改定了西牢二十年重罪。自然是有死無生。足報他一生惡孽。其餘也有是五年的。也有是三年的。因那班人多是煙鬼。一進西牢。休想苟活。少不得先後斃命。除了洋場上幾個害人壞種。不過金子富輸去的錢。一個也沒有追得回來。無非是出口惡氣罷了。在他這場官事。本來想不到周策六冤家路窄。那天忽在堂上見面。因近來手頭緊乏。子多不肯周濟於他。故在衙門口與一班書差來往。要想做弄子多。却不道遇見策六。得報此讎。當時想追輸錢。向子多轉求麥南出了封信。後來追不出錢。真是無可奈何。祇得仍想與子多尋事。此是後話。暫且慢言。書中又要說花好好自從被阿金打傷。一連兩日臥牀不起。到第三天。始能勉強行動。阿金那天到院。有

人告訴了他周策六的事情。與黃家姆談論一回。深喜這女子沒有買成。未曾受累。又幸好好傷痕漸愈。雖然眼梢上那塊紫腫尚未退盡。已好出外應局。有人問起怎樣傷的。仍說被賈維新所打。外人那裏得知。黃家姆更說夏爾梅這兩天杳無消息。不知他病體怎樣。好好既能出去。今天可去看他一次。若是病勢好些。便可照着從前的定計。乘便進言。倘然依舊不好。祇算是好好牽掛着他。特地前去探病。以表平時相好之情。有何不可。阿金連說正合我意。遂叫阿秀姐快與好好梳頭。由黃家姆陪着同去。好好那敢違拗。等阿秀梳好了頭。換好衣服。祇得與黃家姆一同出門。可憐他走路之時。兩腿尙是搖擺無力。遍體尙覺疼痛難禁。阿金怎去顧他。祇叫包車夫推了好好。黃家姆叫了部野鷄車。快去快回。二人唯唯而去。到得公館門口。祇見門外停着兩乘轎子。一部馬車。門房裏堆着許多行李雜物。亂嘈嘈的像是到了什麼外來之人。黃家姆因不時進出慣的。跳下車子。給還車錢。領着好好往內便走。並沒向人問話。走到客堂之內。見東首書房中走出一個二三十歲的人來。問他是那裏來的。有甚事情。黃家姆把那人一看。並不認得。見他衣服華麗。舉止大方。估量着必是夏爾梅的親戚。當時放下笑臉。叫了一聲大少。又說我們是羣玉坊來的。知道夏老有病。小先生很不敢心。故此特來探望。不知夏老這幾天可已好些。那人搖手道。夏老病體十分沉重。你們不必上樓了罷。他老人家怕煩得很。黃家姆仍帶笑說道。請問大少貴姓。夏老是府上何人。既然病勢甚重。醫生怎樣調治。可說他沒有要緊。那人道。我也姓夏。今天纔從常熟到申。夏老是我的老太爺。因他病得凶險。昨天打了一個電報。故與少奶奶一同出來。醫生說他年高氣弱。令我們分外當心。使他靜養第一。故叫你們不要上樓。黃家姆點了點頭。又道。不知夏老請的那個醫生。倘然本領不濟。必須趕緊另延纔好。否則倘有邪祟。或是本命不好。大馬路宋復生的起課極靈。可替他去起一個課。判斷判斷。那人將手向內一指道。不是一個醫生。恐他不濟。所以請了兩個。在那裏會議藥方。

麼。至於起課發送。少奶奶和老媽子們也曾說過。停刻定要辦去。黃家姆尙欲有言。忽聽樓上邊一片聲喧。高喊少爺快來。像是爾梅有甚不妙。那人答應一聲。急急上樓而去。書房裏兩個醫生。嚇得榻下了筆。面面相覷。黃家姆見了這般模樣。知道爾梅的病果甚兇險。在此守着則甚。與好好遞個眼色。祇得無精打采的一同回去。正是

可憐白髮情鍾客。

將作黃梁夢醒人。

要知夏爾梅這一場病可便要死。爾梅死後。花好好如何結局。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平戟三治疾發箴言

夏爾梅臨終授遺囑

話說黃家姆與花好好到爾梅家中探病。正值爾梅病危。請了兩個醫生看治。樓上忽然大聲叫喊。爾梅的兒子飛步上樓。兩個醫生在書房內急得彼此毫無主意。黃家姆與好好遞個眼風。祇好回去訴知阿金。說爾梅的病。看來九死一生。不能進房講話。阿金無可奈何。祇怪好好先時不會騙他。拿他幾千銀子。如今已是。不及惱恨異常。免不得又把他抱怨一回。我且按下不提。仍說爾梅那一場病。雖因在迎春坊柳絮春院中。和賈維新打了好好。受了氣憤而起。其實他在許行雲身上。氣成肝疾。此次乃是舊病復發。起初尙沒要緊。那知回到家中。忽又寒熱大作。這便變了病了。乃因平時吃酒。確和必至一兩點鐘纔回。暗中受盡風寒。同時發洩之故。更不好的。是自從在好好處有了交情。絕不願自己這般年紀。尙要不時住在院中。把身體消乏得枯而又枯。這真是自速其死。合了自作孽不可活的兩句古語。此次一經得病。便覺一日重似一日。漸有些朝不保暮的光景。家中傭人等。因小主人不在上海。大家心中發急。遂馬上打了一個電報。把他兒子媳婦趕來。那兒子名喚少梅。甚是孝順。看見父親病重。憂急非凡。當下請了兩個醫生到來。一個姓溫。頗有時醫名譽。請出門八塊洋錢醫金。拔號尙要加倍。轎錢兩洋四角。其實

一無本領。還有一個姓翁。就是從前替久安里杜素娟看傷寒病。胡亂開方的翁郎中。不知怎的尚沒有死。還在世界上做那不操刀的劊子手兒。二人不先不後。來到夏家。診過了脈。會議開方。尚沒寫好。病人發厥起來。二人一聽。大驚失色。一個說老年人氣血兩虧。萬厥不得。一個說這一厥分明是上了痰了。宜趕緊用漂石滾痰丸。一個說漂石滾痰丸太霸。還是竹瀝滾痰丸和平。一個又說滾痰丸我想不好。不如用金匱順氣湯穩妥。頓時七張八智的沒些定意。約有三四分鐘光景。喜聽樓上聲息漸平。少梅走了下來。說病人暈了一暈。幸而即時回過氣來。求二人重新上樓診脈。二人暗暗說聲好險。沒奈何跟了少梅上去。覆診了脈。祇因這一下意見不合。下樓後。將會議未成的那紙藥方毀去。大家重行定案。各自開方。一個是滾痰爲主。一個是順氣爲君。那醫案却一般的寫得甚是兇險。要叫病家另請高明。少梅接來看過。見兩方絕不相同。深恨自己不明醫理。不知服了那一張好。頗覺躊躇不決。二人因方已開好。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彼此起身告辭。少梅祇得相送出門。回來拿了兩張方子。沒做主意。與他的妻子商量。他妻子想出一個法來。令在灶頭上點對香燭。寫下兩個醫生的圖子。拈到那個醫生。便服那個的藥。少梅正要照辦。此時爾梅神識甚清。叫傭婦把兒子喚至牀前。問他醫生怎樣開方。少梅把二醫用藥不同。想向灶神取決的話說知。爾梅在枕上搖了搖頭說道。病到這般模樣。藥不對症。定是枉然。搗鬼求神。更是無益。據了我的意思。還是差一個人快到平公館去。相請平戟三前來。此人指下精明。前數月我一場大病。多虧他用心治好。此次若還有救。央他另行開紙藥方。或有一線生機。倘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得他決上一決。你們也可整備後事。口說着話。眼中似欲流出淚來。少梅聽了。十分傷感。一面善言安慰。一面叫車夫拿了爾梅的名片。飛也似的把戟三請來。先在書房路坐。少梅尚是初見。深深的打了一掛。叫了一聲老叔。戟三知他是爾梅之子。還叫了一聲世兄。問他幾時到申。令尊之病。從何而起。可曾請過那位醫

生。少梅道。小姪今日纔到家。嚴的病。前三天在迎春坊。碰和回來所得。初時嘔逆氣喘。後來寒熱大作。今日竟至發暈。雖曾延醫診治。無奈服藥無效。故請老叔到來。諒有妙方施救。戟三聽少梅口述病原。縹眉答道。病從嘔逆起。始令尊本有肝疾。那夜碰和之時。或是與人嘔了些氣。觸動舊疾。也未可知。後忽轉成寒熱。乃是外邪乘虛發洩。若年人氣體已虧。怎禁得內病外邪。一時俱發。此症已殊可險。今日甚至暈厥。不知是熱勢內煽。還是寒痰上升。須俟診過脈象。方可取決。少梅連聲道是。遂請戟三上樓。爾梅在牀見戟三進房。點了點頭。低低的說了聲。戰戰費心。戟三叫他不可勞動。儘管安睡。定睛先把他氣色一望。祇見目眶下陷。臉若淡金。鼻管扇動。額上縐紋。甚形板滯。心中早已吃了一驚。及至細診兩脈。已起歇止惡象。暗思此病無救。但在病人面前。不可驚嚇於他。祇說偶爾感冒。決無妨礙。但得服藥靜養。保可轉危為安。起身告辭下樓。與少梅至書房坐下。少梅急問病勢若何。戟三搖頭道。此病已成油乾燈盡之象。雖由觸發肝家舊症而起。一轉寒熱。已變時邪。今日發暈一次。皆因正氣大虧。邪氣上襲所致。俗語叫做虛脫。醒時必有一身膩汗。豈是草木所能奏效。並非我責備令尊。此乃高年不善養身。縱情酒色所誤。大凡人至五十以外。精力日竭。萬不能再以酒色自娛。譬如一株樹木。去用雙斧伐他。此樹即使枝葉茂盛。尚有伐倒之日。何況老人是株枯樹。且且伐之。焉有不倒之理。令尊自命先堂下世。不該妄許行雲作妾。種下病根。行雲下堂求去。彼時肝疾大發。我曾再三諄囑。將來病愈之後。須知元氣已傷。第一宜懲忿節慾。方能頤養天年。那知他老人家病體一痊。依舊忘其所以。乃有今日不治之症。雖說修短有數。令尊年逾花甲。可算得順受全歸。究竟彌留得宜。安見人定不能勝天。必無可延之壽。世兄你想想。歷少梅聽父親的病已難救藥。撲鞍鞍淚流滿面。求懇戟三道。老叔話雖如此。必得竭力救治。小姪父子銘感厚恩。戟三歎道。世兄說那裏話來。古言醫家有割股之心。何況令尊與我素來交好。祇要有藥可投。那有不為施治之

理。無奈人生至寶。乃精氣神三者。今令尊脈象已現歇止。精氣神消磨俱盡。縱有奇方聖藥。能益垂暮之人。却不能奪垂危之命。這叫我如何圖救呢。少梅尚不信道。家嚴雖然酒色自耽。但他中年以後。常服參者補品。怎的一經抱病。便爾百藥難瘳。老叔還須細察。或有妙劑可施。戟三浩歎道。喜服參者補品。何嘗不有益於人。但害人亦復不淺。假如有貧富兩人。富人常服補劑。貧人衣食難周。焉有餘錢。滋補。那知道貧人的筋骨。偏比富人能耐。貧人的體氣。偏比富人強健。此豈補藥毫無功效。祇因富人錯了念頭。他自以為有藥力調養。這身體比衆不同。遂爾狂淫縱欲。無所不爲。積日累月。不把身子淘虛不已。今尊今日正坐此病。世兄那裏得知。少梅聽他說得有理。祇急得目瞪口呆。眼中淚流不止。戟三見了。雖喜爾梅有不負他爲人忠厚之報。但恨不能替他治病。坐視少梅這般哭泣。也覺傷感異常。在書桌邊凝神半晌。正想用話相勸。并勉強開張方子。安慰於他。再叫他端整後事。祇見爾梅的堂弟爾蘭適來探病。看少梅哭得眼胞紅腫。戟三默坐書房。知道兇多吉少。他們弟兄向甚要好。搶步進內。急問病情。戟三向爾蘭看了一眼。見他也滿面晦滯。深帶病容。慌問爾蘭近來可好。爾蘭道。本來賤軀尙適。祇因家兄得病。舍姪未來。前數夜在此作伴。略略勞頓了些。今天甚覺四支乏力。大約上了些些年紀之故。戟三道。爾蘭今年高壽多少。爾蘭道。今年五十有九。比家兄祇小二歲。戟三知道他與爾梅犯的正是同病。兄弟二人一般年紀。一樣風華。爾梅病已不救。爾蘭倘能急於勇改。或者尙可多活數年。因用言箴勸他道。爾蘭兄花甲未周。怎說偶爾勞神。便覺尊軀委頓。此乃平日之間。與令兄同一不善保養所致。令兄的病。可憐已將不起。爾兄忝在知己。莫怪小弟多言。此後尙宜格外珍攝。爲是。高年人七情六欲。須知皆合屏除。方爲延齡秘訣。若使終日花天酒地。效那少年浪子所爲。任憑你鐵骨銅筋。祇恐消耗也甚容易。何況貪花不滿三十古。人曾爲少年痛下針砭。少年尙且知此。老年不同可知。所以花柳場中。必得看破些些纔好。爾蘭聞言訝

道。怎麼家兄的病，竟是不起了麼？除了載翁設法救他，尚有那個醫生可救？至於我近年以來，雖與家兄俱喜冶遊，自幸精力尚好，今日偶爾不快，諒來無甚大病。載翁何出此言？載三請他坐下道：你且在此稍坐。待我先與令兄勉擬一方，再和閣下有話細談。少梅聽載三願意開方，心中大喜，急忙在抽斗內取出一幅東洋箋紙，雙手鋪在桌上，又替載三磨墨。載三回說不消，當下用盡心思，開了一張扶中益氣斂腎培元驅邪散鬱四面都到的方子，遞與少梅，叮囑他道：此方服下之後，今晚倘能安睡，尚有萬一之喜，否則心中且莫惶急，快替他預備身後事宜，恐三日內或有不測。少梅接了藥方，連聲稱是，立刻交代車夫，快到拋球場蔡同德藥店贖去。藥料較衆頂真。爾爾看載三開好方子，坐在一旁，覺得身體甚是疲憊，比了初進門的時候，竟有些一刻不如一刻。那背脊上更一陣陣寒冷，非凡，暗想冷過以後，必要發熱，難道真有大病不成？因俟載三放下了筆，與少梅講完說話，便要求他診脈，把此刻身子發冷的話告知。載三點頭道：爾兄你可相信了麼？你方纔說並沒有病，此刻忽而發冷，須知那病不是因服侍令兄得的，乃是深更飲酒，澈夜碰和，平時積受風寒而起。一朝發洩出來，上了年紀的人，便比壯年不同，覺得分外吃力。但風寒乃是外邪，尚可施治，不比內疾難醫。且診脈象如何，便可畧有把握。少梅見爾爾忽又病了，雖說不關服侍爾梅所致，究竟心上不安，急忙在桌子上取一捲書當做脈枕，等載三診過了脈，驗過舌苔，問他病勢怎樣。載三道：病根雖與令尊無異，病勢却幸與令尊不同。令尊如大厦將傾，支撐不易，令叔如小舟遇險，倘得急於傍岸，尚有挽救之方。此乃後天較強，真元未竭之故，但得服藥靜養，諒來可保無虞。爾爾叔姪聽了，始覺稍少放心。少梅又取出一幅東洋箋紙，請載三開方。載三伏案凝神，開了一張方子，起身交與爾爾。又再三叮囑他道：此後貴恙得痊，千萬要記自己年尊，不可再學少年蕩檢，却也不必服甚補劑，祇須服古人包承齋的獨睡丸妙方。昔包承齋年已八十有八，精神矍鑠，實似道問他平時服何補

餌承簪答稱服了五十年獨睡丸。可知老年人當以遠色第一。所以俗語說服藥千朝。不如獨眠一宵。爾兄必須省得此義。爾爾蘭接方在手。連稱承載。載三又引司空圖。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常相窘。更忍垂危自着鞭。那一首詩。念與他聽。并因爾爾蘭是生意人。文理不甚通暢。故又替他逐句解道。昨日流鶯。是昨日乃是春天。今日蟬。言轉眼忽便是秋天了。起來又是夕陽天。乃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的意思。言入暮境。倏而已到。六龍飛轡。言光陰窘我。快得好如飛馬一般。更忍垂危自着鞭。是流光既如奔馬。那裏再忍自己加鞭。自速其死之意。照了此詩看來。高年人宜若何猛省。爾爾蘭又唯唯稱是。載三一頭與他講話。一頭觀他神色。但見身體搖幌。坐立不安。知已寒熱大作。叫少梅喚了一乘轎子。送他回家。自己乃是包車來的。依舊坐車回去。少梅不敢相留。送爾爾蘭登轎出門。又送載三上了車子。回至樓頭。那時車夫照藥已回。少梅親自檢過。交與傭婦煎好。送至牀前。一口口伏伺爾爾蘭服下。吩咐房間內侍病的人。大家不許聲張。好待病人熟睡。誰知爾爾蘭這一帖藥。雖然對症。無奈病勢已重。吃下去仍如未吃一樣。心腎休想得交。自然休想得睡。不過氣分略覺順些。不似先前喘逆。額角上的虛汗也覺少了些兒。分明借着藥力。硬扶了些正氣上來。少梅坐在牀邊。見父親翻來覆去。不能成寐。明明應了載三的話。心中好不着急。直至時交半夜。方見他朦朧合眼。有些似睡非睡的樣子。正喜或可略略安眠。忽聽大叫聲喚起來。說即刻得了一夢。見有無數猙獰惡鬼圍着追他。故被一驚而醒。少梅知是神虛所致。少梅的妻子。女流之見。深恐有甚鬼祟纏繞。許了明日起課發送。爾爾蘭見媳兩人多在房中侍病。并有十歲孫兒梅孫。也還沒睡。微微的歎了口氣。暗想子孝媳賢孫順。人生有何不足。極應於妻死之後。早回常熱樂叙天倫。奈何留戀繁華。獨居上海。今日這般病勢。欲思歸正首邱。已嗟不及。真果是悔之恨晚。因在被窩裏頭伸出一隻手來。顛巍巍執住了少梅的手。現身說法。自訴生平。並囑咐他的將來一切道。我今

天吃了錢三的藥。不比前番見效。看來這一場病。萬分無效的了。我有幾句說話。交代於你。想我生在富厚之家。自幼住居常熟城中。衣食無愁。何等自在。祇因你母性情太劣。以致琴瑟不甚調和。負氣遷居上海。那知你母也尋了出來。仍與我不時滋鬧。我遂尋花問柳。借此消遣悶懷。那知迷戀花叢。雖不致蕩產傾家。却也數逾鉅萬。今年你母死了。愈覺漫無拘束。竟致婦人醇酒。現將斷送殘生。這多是夫婦失和而起。可知夫婦不和大非家庭之福。說到這一句話。把手將少梅一鬆。又斜睨着媳婦說道。今幸你們小夫婦甚是和睦。將來與家立業。諒必大有可圖。但願始終愛好。勿致稍有乖離。這便是絕嫖秘訣。守業良方。你們必須千萬緊記。切勿蹈我們老夫婦覆轍。我死自當瞑目。言訖。又執住了少梅的手。唏噓不已。少梅夫婦聽了。彼此唯唯受訓。並勸他病中靜養。不可過於勞神。爾梅點了點頭。少頃。又向少梅囑道。難得你少年老成。所以平時父母愛憐。親朋欽敬。但我下世之後。急宜盤桓還鄉。切不可在上海耽擱。上海花花世界。誤盡多少青年。若在此處久住。以後倘有失足之處。令我死後不安。是為不孝。何況閒花野草。決無可取之材。但以許行雲為前車之鑒。便知若輩手段之辣。心術之邪。我已後悔無及。你須常加猛省。纔是少梅聽父親提起行雲。知他一定生氣。急思用話岔時。但見他打了一個呃逆。早已氣往上衝。幾乎又發起厥來。少梅大驚。急忙攙開了父親的手。伸至被窩內。替他在胸口撫摩。并叫僕婦倒上一杯霍石斛茶。搗至枕邊。慢慢的呷了幾口。方得平了下去。爾梅又要說話。少梅恐他再提心境。勸他養息片時。有話明日再說。爾梅那裏肯聽。趁著三寸氣在。把所有遺產交代。常熟某處有田若干。有屋若干。某人欠錢若干。上海某處有存款若干。某店有股份若干。某人借錢若干。鐵箱內共存現洋若干。鈔票若干。大約尚有四五萬金產業。不失為小康之家。因爾梅雖是近來濫用。不時做些金子火油等買進賣出。老運尚佳。時有贏餘之故。若換了不做生意儘用的人。祇恐怕坐吃山空。不堪回首。然他的心地甚好。將各產交代少梅。

之後。復說常熟上海所有一切欠欸。倘使欠錢的人境況有餘。不妨向索。若是近況不好。休去逼勒。祇算我少遭了這些銀了。并叫把極貧極苦的幾張借票。在鐵箱內檢將出來。付之一炬。即此甚是難得。宜乎他有孝子賢孫。報施不爽。爾梅囑咐已畢。窗榜上已天色微明。少梅叫車夫起身。到平公館再請載三到來覆診。少梅的妻子因見爲時太早。叫他先尋起課先生。請他到家起課。然後再到平公館去。車夫奉命果然先請了一個起課的人。次到平公館相請載三。其時尙祇八點多鐘。載三早已起身。與幾個朋友坐着講話。乃是謝幼安與杜氏弟兄。因動身時甄敏士訂定元宵。以後即須遊學出洋。元宵日開留別大會。衆人不可不到。故於這天早上來申。方纔起岸。便至載三處問候。載三正把柳織織投所擇配。夏爾梅病在垂危的話。一一訴知。忽見車夫入內。忙問他昨夜主人病勢怎樣。車夫道。主人一夜沒睡。故此小主人差我前來。要請平老爺速去轉方。載三太息道。既然病到這樣。轉方也是無益。但念你家小主人一片孝心。准定立刻便來。你可先自回家。車夫答應自去。載三又把少梅天性純孝之事。與幼安和杜氏弟兄說知。幼安聞爾梅抱病。本要去探望於他。又聞少梅是個孝子。更思見他一見。故欲與載三同去。杜氏弟兄也要前往。因此四人同至夏家。載三上樓診脈。幼安等也至房中略坐。彼時爾梅尙能一一招呼。看他神氣還好。載三診過了脈。同衆人回至書房。這回決意不肯開方。說病人雖然神識猶清。氣機似比昨日舒暢。無如脈息愈壞。此乃燈將滅而復明之象。俗語叫做回光返照。決無生理。叫少梅趕備後事。看來今夜難保無虞。少梅尙痴說道。即刻會延星士起課。據說過了明天十二。便可稍痊。載三搖首道。星士之言。如何聽得。世兄不該迷信。幼安等也說星士起卦。無非哄騙世人。還是端整後事要緊。即使令尊或能痊愈。不妨備而不用。少梅聽萬分無救。當下哭得如淚人一般。衆人看着。個個凄然。大家悶坐片時。起身告別。少梅尙哀求載三必要立張方子。載三無奈。祇得聊盡人事。將原方加減數味。分付煎服一劑。却估定着

這一帖藥斷無效驗。少梅接方。仍叫車夫趕快贖去。一面相送衆人出門。果然載三指下高明。說定爾梅晚間有變。到得夜半以後。竟然一命嗚呼。拋棄合家長逝。少梅大哭一場。翌日發喪大殮。所有飾終典禮。備極豐盛。祇因身居客地。親友不多。爾蘭又大病在牀。不能幫辦諸事。多虧載三及幼安杜氏兄弟等俱來送殮。願便代爲料理一切。少梅謹遵故父遺囑。擇定神回之後。便要扶柩還鄉。這數日載三等敬重少梅爲人。每日必至夏家一次。一來勸少梅節哀順變。二則商量舉喪事宜。到得三朝那日。載三等正在書房與少梅叙話。祇見隱隱約約天井中有兩個婦女。在那裏張頭探腦。要想進內。又像是不容進內。幼安眼快。將手一指。問少梅外面何人。少梅向外一看。因玻璃窗好幾天沒有措擦。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問聲外邊是誰。一個婦人應了一聲是我。移步向內。有分教。

玉龍劈破難鴛喜。

鐵索飛來惡鴛鴦。

要知來的兩個婦女何人。與少梅有何話說。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一封書名姬脫籍

三尺法惡鴛游街

話說幼安等與少梅在書房叙話。忽見天井內進來了兩個婦女。向外望去。不甚清楚。少梅問了一聲是誰。一個女子應聲而入。衆人看時。乃是羣玉坊花好好家的黃家姆。尚有一個。正是好好。因問二人來此做甚。黃家姆把手向好好一招。叫他也至書房。見過衆人。開口答道。我們有兩三天不到公館來了。小先生記掛。夏老身子不好。特地前來探望。怎的客堂內這樣排衙。大少又穿着一身素服。難道夏老極好的。一個好人。有甚變故不成。少梅道。正是他老人家已歸了神了。黃家姆裝著滿面慘容道。可惜可惜。夏老正好享福。怎麼竟一病不起。這是那裏說起。我家小先生好不命苦。少梅詫道。夏老故世。與小先生什麼相干。不知何出此言。黃家姆向好好一指道。夏大少。你那裏曉得。夏老在生之日。早要把小先生娶回公

館。小先生所以一心一意嫁定夏老。別的不說他。但看他臉上傷痕。便爲幫着夏老碰和。被夏老的朋友賈維新所打。小先生看在夏老分上。萬般忍耐。並沒與姓賈的說過半句說話。祇望他身子好將起來。與他細訴衷腸。早成眷屬。如今却竟望了個空。還不是他命苦是甚。少梅聽罷此言。向好好的臉上一看。果見眉梢邊現出一大塊紫腫。暗想姓賈的怎樣下此毒手。心中甚是不忍。又見好好人甚馴良。頗信黃家姆之言。不似無端捏造。黃家姆見少梅看了好好。沈吟不語。暗揣他已經受哄。接下說道。夏老少你是很明白的。夏老當初既要把小先生娶回小先生的生意。自然不問可知的了。但不知夏老病中。可曾提起什麼。少梅搖頭道。病中並沒提起。黃家姆假意躊躇道。既然沒有提及。小先生一片真心。可憐付於流水。此刻說也枉然。不過夏老有些局帳。體貼小先生是個討人。緩日可能算上一算。這話今天本不該說。因夏老有了娶小先生的意思。去年年底雖然付過些錢。沒有揭算。大約連今年尚差二百多塊洋錢。院中大小姐將來必要追究小先生之故。望夏大小必須原諒我們。少梅不知此話虛實。祇能含糊答應着。他怎知黃家姆的來意。原是與阿金商量下的。若是爾梅病體稍愈。叫好好移禍江東。向他索取傷費銀洋。倘有三長兩短。便與他兒子冒算局帳。俗語說死無對証。不怕不拿他一百二百塊錢。估計得甚是穩妥。祇壞的是好好忠厚。臉上邊裝不出哀怨之色。口裏頭打不來荒誕之言。雖然少梅被黃家姆所賺。幼安等旁觀者清。已俱看出破綻。幼安更是心細。見好好眉梢上那塊傷痕。紫血凝滯。好像是竹木所傷。又見車夫倒了一杯茶來。好好伸手去接。看他先將衣袖往下一扯。像是怕人看見兩臂的光景。暗思莫非臂上也有受傷之處。甚覺情有可疑。因此假與他握手戲謔。輕輕把衣袖褪上寸許。好好縮手不迭。露出幾點血痕。已被幼安看見。問他這是什麼。好好盈盈欲淚。向黃家姆那睨一眼。祇說患了身天泡瘡。新近痊癒。幼安明知不是瘡疤。因黃家姆在旁。不便再問。將他衣袖放好。並無別話。却與少梅遞個眼色。故意

尋些正話。和少梅叙談。使黃家姆坐不住身。與好好告辭回院。幼安等他出去之後。始把適纔種種可疑之處。一一說知。叫少梅下次黃家姆再來。大可不必睬他。好好却須暗訪他究竟因何受傷。切勿認爲賈維新所打。戟三也說爾梅在日。各處局帳。節節開濟。那有拖欠好好之事。此話莫去信他。少梅聞幼安說花好好不但眼角有傷。臂間也有血痕。狼藉他素知阿金生性很毒。莫非被惡搗虐所致。把從前搭救柳織織的一片熱腸。又移至好好身上。定要想一個偵探人員。探明此事始末。把好好救出火坑。幼安笑道。倘要偵探此事。你與好好不甚相熟。必得爾蘭前去方好。少梅道。爾蘭爲人誠實。怎能充得偵探人員。幼安道。正因爾蘭誠實。阿金等方纔不防備他。別人休想去得。況且好好也是個誠實女子。遇見了誠實的爾蘭。必須傾心吐露。若在他入面前。諒還不敢直說。戟三點頭道。安哥此話甚是有理。但恨爾蘭臥病在牀。不能前往。少梅聽了道。家叔連日服了戟三老叔的藥。病已稍愈。昨天到過此間。寒熱已經退淨。不過身子乏力。大約不妨事了。戟三喜道。令叔昨日來過了麼。他感的乃是外邪。祇要寒熱一退。身體便能日見健旺。決不妨事。但不知他今日可來。少梅道。昨天曾說要求戟叔轉方。大約今日必來。請位在此畧坐。我叫車夫請去。少梅道。如此甚好。快差車夫請他速來。說我們有話面談。并可煩戟哥順便轉方。真是一舉兩得。少梅連聲答應。正要差車夫去請。恰好爾蘭已來。與衆人見過了禮。深謝戟三救治之恩。戟三先替他診過脈象。驗過舌苔。轉了一張調理藥方。囑咐他再服三帖。不必多服。此後祇以保身第一。定可百病不侵。爾蘭唯唯受教。少梅見戟三方已開好。遂把花好好和黃家姆即刻到來之事說知。央他到院探訪一切。爾蘭道。梅哥要娶好好。當時果有此言。年終未算局帳。想來萬無此事。至於被賈維新毆打一節。當日我也略有所聞。但眼梢上算是維新打的。臂上傷痕。從何而起。此事真個大有可疑。待我馬上留心訪去。戟三道。爾翁去訪此事。怎樣一個訪法。爾蘭道。自然老實去問好好。戟三笑道。怎樣進門。爾蘭

道。祇算是打個茶園。就進去了。戴三道。好好向來你做他麼。爾蘭道。好好是家兄做的。我沒做過。戴三道。既沒做他。平白地打甚茶園。阿金等豈不犯疑。此事必須借着揭算令兄的局帳爲由。祇說是少梅重孝在身。不便出外。託你去的。算一算共有多少局錢。可以開消他們。他們纔能不動疑心。得向好好乘機問話。你想想麼。幼安道。戴哥講得不錯。爾蘭照着幹去。必能訪出真情。但花好好最是膽細。盤問他說話的時候。須先好言安慰。祇說告訴之後。決不轉訴別人。他信爾蘭誠實。必能吐露出來。倘然並沒口風。你說他沒有真話。梅叔這筆局帳。知道是有是無。將來不能開消。祇恐難免阿金責備。他怕阿金爲難。自然諱實直陳。必無隱諱。爾蘭此去一定有功。爾蘭聽了大喜。當下辭過衆人。就要羣玉坊去。衆人說尙嫌太早。必得晚間十點鐘後。爾蘭始又坐了下來。大家講了一番閑話。幼安等至天黑告別。約定明日午後。仍在此間會晤。爾蘭就在少梅處吃了夜飯。又叫車夫拿了藥方。到蔡同德贖好了藥。先自回家。自己候至十點已過。坐了部野鷄車。到好好院中而去。其時好好堂唱未回。阿金黃家姆俱在房內。見了爾蘭。甚是巴結。與他講了回爾梅的病情。漸漸說到局帳。爾蘭道。今日正因此事而來。夏大少因白晝好好與黃家姆到公館去過。曉得他老人家尙有局帳未清。但不知共有多少洋錢。自己因重孝在身。不便到此。故此央我前來。開個實數。明後天好照數開消。阿金聽罷。笑逐顏開的道。夏大少這樣體恤我們。真是難得。又要二老費心到此。更是不安。夏老所有局帳。並不很多。是大約二百洋錢左右。待我叫帳房裏抄篇帳來。便知明白。語罷。叫黃家姆到帳房抄帳。不多時。拿將上來。帳上寫着去年結少洋一百三十元。本年菜錢四樓局三十五個。另外在迎春坊柳絮春家碰和。借洋五十元。共計二百有零。三百不到。其實四樓菜錢與三十個局。乃是真的。以外多是混帳。爾蘭接來看過。假意說聲爲數不多。向衣袋裏頭一袋。正恨好好怎尙未回。祇聽得樓下相幫喊一聲。客人上來。那樓梯上前面走的是皮鞋聲音。後面又是一陣木底聲音。

皮鞋聲是個客人。木底聲正是好好。乃在樓面上一同翻樓過來。要在好好房中擺酒。所以那個客人上樓之後。見房間內門帘下着。便問可是房內有人。爾蘭聞有客人進來。因自己不做好好。不便估着。祇好讓他。阿金口中雖說二老儘管請坐。眼梢却向黃家姆一斜。暗叫他。把爾蘭掉到外房去坐。黃家姆何等。在行。笑迷迷將爾蘭一把。拉至外房坐下。說了一聲對不住你。要他千萬坐坐。再去。爾蘭因尙要與好好講話。見裏房有了客人。估量着。阿金黃家姆必至裏房應酬。正是絕好機會。因遂軟綿綿坐了下來。黃家姆在旁敷衍一會。聽裏房那個客人坐定之後。便喊拿請客票來請客。黃家姆說好好自從夏老要娶他。弄得生意甚清。今天難得二老到來。偏偏有人擺酒。這是二老腳氣好的緣故。以後但願你長來走走。夏老既已故世。你老人家來叫叫小先生也好。爾蘭聽着含糊答應。少頃好好至房。忽忽的向爾蘭叫了一聲。回身即去。不便講話。直至房中坐好。檯面好好第二次出來。黃家姆到席面上應酬去了。阿金煙癮發作。睡在裏房後面的小房間內吸煙。爾蘭方纔捉到個空。細細盤問於他。好好雖信爾蘭老實。因畏阿金兇惡。初尙半吞半吐。不肯盡說。爾蘭照了戟三囑咐之言。向好好恐嚇數語。方始一五一十的細訴出來。并將身上傷痕。略略揭與爾蘭觀看。却叫他在別人面前不許提及半字。祇勸少梅將洋付下。算是前世少欠着的。免得抄了局帳。不來開消。阿金將來定要難爲。非打即罵。抱怨我不會弄錢。爾蘭聽了這番說話。並見了身上傷痕。心中又是氣忿。又是可憐。尙要再盤他。阿金毒打之時。除了黃家姆可有別人在旁。恰被黃家姆進房銜住。爾蘭因已緝出真情。對好好說。裏房有客。快去應酬。自己起身回去。黃家姆尙要留他再坐片時。爾蘭不肯。回答緩日再來。黃家姆遂與好好送至樓梯口頭。并招呼阿金出房。向他咬耳朵說了幾句。拜託把局帳交與少梅。請他付洋的話。爾蘭一口應許。下樓回家而去。一宿易過。明日起來。覺得隔夜又服了戟三的藥。身子格外舒適。吃過午飯之後。便到少梅家中。等候謝杜諸人到來。把探

明明好好被虐之事。從頭至尾。細細告知。並將那篇局帳。交與少梅。說內中祇有四種菜錢三十多局。真是有的。其餘俱是說帳。少牧聽了大怒。說世上那有那樣惡鴿。自己打得討人這樣。還想移禍旁人。要央爾蘭再往院中。開導好好。叫他如柳織織一般的。到濟良所鳴冤。幼安止住他道。此事無論爾叔。不便再去。好好非織織可比。阿金更不似阿英姐。疏於防範。能容好好一人出門。祇恐畫虎不成。一定翻受其害。少牧道。阿哥這樣說來。難道是罷了不成。幼安道。據了我的意思。這事須要仰仗載哥。向新衙門。出一封信。提案究辦。方為穩妥。載三沈思片晌道。出信未嘗不可。但新衙門沒有原告。不能憑着一紙空函。提人究問。此係定章如是。不如先向濟良所寫封信去。先使虐妓之事告知。使所中據函查究。然後面謁新署。職員務請他按律重懲。總得萬無一失。少甫道。濟良所中不知載哥可有熟人。載三道。所中辦事。一秉至公。雖然並無熟友。既有公信前去。必定立時查辦。決無置諸不理之事。少牧聞言大喜。見書案上紙筆現成。隨手濃磨香麝。輕吮文犀。寫出一封信來。遞與衆人觀看。見上寫着。

蓋聞啼煙泣雨。飄零莫慘於流鶯。折柳摧花。很毒憤施夫惡鴿。太息胭脂狼藉。薄命誰憐。可堪血肉模糊。傷心莫訴。此

貴所所以有濟良之舉。嚴虐妓之懲也。脫萬花於慘劫。彼美蒙麻。懷三木之刑章。惡人知畏。望風頽首。恩重護花。祝露傾心。感深勳秀。茲有羣玉坊。妓花好好者。年華瓜字。碧玉出自小家。蹤跡蘋飄。飛瓊請來天上。祇以雙親早逝。誤墮火坑。遂教百苦備嘗。難離綺障。屏間記曲。屢遭赤棒之施。帳底留歡。頻強紅絲之繫。生涯路淡。呵斥交加。酬應偶乖。鞭笞立至。受假母阿金姐之虐。又茲剝膚。遺傷婦黃家姆之讒。語堪毀骨。適以莫須有之過誤。竟受不忍言之摧殘。鋼杆亂刺。可憐逼體。隣傷。煙槍猛揮。不顧當頭肉綻。驚得鵲魂幾碎。躲避無從。致令雞骨難支。淒涼垂斃。僕等尋春海上。偶為拾翠之遊。

選勝花間得悉愁紅之事。相敬爲花請命。代乞餘生。不教飛絮傷春。竟摧弱質。憐香心切。謹陳借箸之背。臨穎神馳。不盡繫鈴之望。專肅布達。祇候

鈞裁。諸惟

慈鑒不宣。

衆人看畢。俱說這一封信。寫得甚好。共議在書尾簽名。戟三居首。其次爾蘭。以下乃錦衣鳴岐。聘飛子。精秀夫。以士諸人。雖然並未到場。這是公信。列名的人愈多愈妙。況是公德之事。不妨先行署上。緩日關照他們。結末方是幼安與杜氏弟兄。少梅因苦次不便。沒有書上。少牧提起筆來。一手寫畢。又向少梅要了一個信封。問戟三此信可要送到師善里總所內去。還是四馬路分所。戟三道。送至分所便捷。那邊有司事檢查。少牧點頭稱是。當下繕好信面。加好了封。問衆人可叫那個送去。少梅道。待我叫車夫馬上就送。不知可要請張回片。戟三道。倘有回片。請他一張。沒有却也不妨。少梅遂叫車夫進內。將信交代與他。叫他速去。送回少牧道。所中接到此信。不知三日內可要發覺。戟三道。祇恐不消三日。明後天就要訪查。少牧等深喜阿金黃家姆惡貫已盈。花好好災星將退。心中大是暢快。少頃車夫回來。說信已送去。交與一個老年司事之人。那人說不須回片。回覆老爺們收到便是。衆人曉得。很是妥當。俱甚放心。各自散歸。翌早杜氏弟兄起身。因聞三馬路半齋總會的心甚好。因尋打好好。經濟良所查知。昨夜被中西包探拘去。今早即須解堂訊問。少牧聽了大喜。用過點心之後。與少甫至羣玉坊左近。打探一回。果有其事。趕緊回棧。告知幼安。約他同往新署觀審。順道至集賢里將公信列名之事。向子靖說知。並央他轉告錦衣等衆人。幼安答應同往。三人先至李公館。將事訴知鳴岐。鳴岐聞得懲辦惡鴿。也願同去觀看。遂雇了四乘東洋車子。同

赴新署。這天各巡捕房解的案子甚多。好好那一件案。尙未訊到。但見好好與阿金黃家姆俱在堂下候審。好好戰兢兢的看他甚是擔着心事。阿金黃家姆面龐失色。分明是懷着鬼胎。忽見金子富也在堂口。身上邊衣衫藍縷。混在那些差役中間。與人講話。幼安見了詫異。對少牧道。子富怎的一寒至此。在那裏與差人等講些什麼。子靖低低的答道。金子富自從與子多分產之後。境況大不如前。聽說近來萬不過去。在新衙門告了子多一狀。說他分產不勻。第一張稟單沒有批准。進到第三張。方得勉強准詞傳訊。却遭沒有落地。大約與差役等商量的定是此事。幼安與杜氏弟兄聽了。暗暗歎息。俱說本來很好的一份人家。怎鬧到這樣收場。這多是子富狂嫖濫賭之誤。將來這場官司。祇恐不至兩敗俱傷不已。此種人真是不堪回首。各人正在談論。祇見堂上邊已審到好好一案。先由濟良所西董上堂。稟明阿金黃家姆虐妓情形。並把那封公信呈閱。中西官飭傳好好訊問。好好上得堂去。因見阿金黃家姆跪在旁邊。嚇得不敢吐。會審委員傳諭差役。叫他不必要害怕。儘管直說。好好始說了一句。求大老爺伸冤。會審委員見他眼梢上果有一塊紫腫傷痕。問是什麼打的。好好低低的說是煙槍。差役叫他高聲些兒。好好始放胆說。毛竹煙鎗所打。會審委員命他走至案前細細的看了一遍。因新署向無官媒驗傷。又叫他當堂把衣服略略解開。察視一過。見渾身針孔甚多。乃係鐵器所刺。兩臂兩腰兩脇兩肋之旁多有。并有腐爛地方。會審委員大怒。立提阿金與黃家姆詰問。二人尙思抵賴。說眼梢上乃磕睡跌傷。身上係患天泡毒瘡所致。不敢凌虐。中西官以傷痕鑿鑿。豈許狡供。彼此會商之下。判將花好好交西董帶回。發濟良所留養。照章俟一年期滿擇配。阿金黃家姆。交官媒管押。聽候過堂覆訊重辦。好好這纔叩頭謝恩。隨同西董下堂。到虹口師壽星總所而去。却還不知道是誰人寫的公信。救出火坑。直至到了總所之後。遇見柳纖纖也在所中。說起此事。纖纖替他打聽出來。方曉得是少牧等衆人所爲。并知夏爾蘭那天抄取局帳。乃是來打

探實情。心中感激不置。暫且按下慢提。再說幼安等見好好發所。阿金黃家姆管押候辦。各人大快。堂上尚有別案訊問。不去看他。大家出了新署。取道而回。少牧想起戟三未悉此事。故欲趕緊訴知。好待他拜會。讞員嚴辦。惡鴿以爲懲一儆百之舉。使將來打討人的稍知敬畏。極是陰功浩大。因又雇車至平公館去。豈知戟三早已外出。問他底下人是那裏去的。回說即刻榮錦衣榮大人到來。同至新署拜客。原來方纔錦衣到此。戟三談起寫花好好公信之事。恰好隔夜有人請錦衣在羣玉坊飲酒。得知阿金被拘。今日一定解訊。既然公信列名。這是地方上公德的事。何妨與戟三偕赴新署拜會。請承審官執法嚴懲。故此馬上雇了一乘馬車。一同前往。少牧既悉是新署去的。深佩戟三言而有信。并仰錦衣同抱熱腸。甚是難得。也不等二人回來。折回棧中。告知幼安。少甫說阿金黃家姆這回必定重辦。明後天看各家報上的公堂案便知。果然錦衣戟三拜會讞員。讞員也因惡鴿虐妓。最爲惡習。本欲辦個榜樣。庶幾稍革澆風。又得二人稟白。立時傳諭原差。將此案晚堂提審。新衙門的定例。早堂與西官會訊。概不用刑。晚堂華官獨斷。却與地方有司衙門一律。雖然刑部有改除刑訊新章。彼時尚未頒發到署。所以審案時仍動刑責。阿金黃家姆。自持着口齒來得。任情狡賴。讞員判每人掌頰五十。打得面龐紅腫。牙齒內出了無數鮮血。兀尙熬刑不吐。讞員惡他刁狡。喝各人鞭背一百。黃家姆是個鄉婦。尙能勉強承受。阿金柔筋脆骨。打得殺豬般的。在堂狂叫。始悔當初不該忍心害理。毒打討人。今日自己受刑。真是報應。祇得連稱情願實招。把怎樣用鋼杆亂刺煙鎗猛擊之事。一一承認。讞員恐他並非初次。追問以前有無別犯。阿金深怕再受極刑。索性把第一次責打也招了個毫無遮飾。讞員又問黃家姆口供。黃家姆見阿金已招不能再諱。也就一五一十的據實直承。讞員深怒二人殘忍。當堂又喝每人掌頰一百。判於明日爲始。派差協捕。押令在福州路一帶遊街三日。滿期遞解回籍。應在公堂拍照存查。永遠不准再到上海。判畢叫官媒把二人帶下。

退堂。阿金黃家姆見此案辦得很嚴。黃家姆無法可施。抱怨阿金不應一口遽認。阿金有的是錢。回到押所之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央人把現辦的婿夫尋來。將家中鐵箱上鑰匙交代與他。託他馬上請個律師到堂翻案。律費不拘一千八百。明日必要他發信與官。免得遊街出醜。稍遲即便不及。那婿夫接了鑰匙。滿口應許。趕緊辦去。誰知這案情犯得不好。有些名望的律師。人人不肯承辦。沒有名望的。請他出場。又恐無用。況且爲時又甚催促。東跑西走了半夜。竟然請不到人。細想明日若與阿金見面。無言可答。倒不如罄其所有。收拾出門。暫避數時。且等阿金起解以後。再回上海。這一鐵箱的金銀鈔票珠翠首飾。連錢少恐處硬吃光他的在內。大約一共有五六千金。豈不多是我的。落得盡情受用。遂拿定了這個主意。半道後回至寶興里內。與傭婦們祇說替他打點官事。竟然席捲而逃。臨行時。叮囑傭婦。倘然官事打點不好。阿金不能回家。你們祇好各散。把屋中動用器具。變些錢鈔。付給房金。餘下的算做工錢。不必在家等候。使他們也有些便宜可估。將來無人追究鐵箱之事。況且這些重笨器具。不甚值錢。正好做個人情。這人那樣算計。也算是精絕的了。却不道人有一算。此人原籍天津。小名阿溜。本來是個烏師。如今得了這注橫財。回至天津。想要攏前班子。買了好幾個女子。後來竟因買良爲賤案發。也吃了一場官司。把這些錢花得半文不剩。阿溜依舊是個阿溜。仍是一隻空手。窮賤終身。一言表過。往後不提。仍說阿金與黃家姆押在女所之內。滿想着俗語說得好。那怕天大官司。俺這裏有斗大銀子。祇要請到律師辯護。此案定能輕減。明天決不至斷斷遊街。所以那一夜吃了個空心湯團。並不十分愁恐。那知次早忽來了四個差役。一個攆着塊犯由牌。一個拿着一面金鑲。一個執着兩根鐵練。一個捧着兩面蘆席小棚。進得所中。將鐵練向二人頸上一套。牽着去見本官過堂。領取枷上封條。並在犯由牌上標碓。阿金一見大驚失色。急問早上可有什麼律師寫信到衙。請翻此案。差役回說並無其事。阿金始知所託非人。與黃

家相頗大哭。差役豈容二人延推時刻。催逼起行。二人沒奈何。鐵索琅瑯。跟着原差。見過本官。判下枷條。標好犯由牌。并由巡捕房派出兩名華捕。押同至福州路一帶遊街。一個差役鳴鑼前導。一個差役高擲着犯由牌。緩緩跟隨。中間乃是阿金黃家姆二人。最後是兩個華捕彈壓。所過之處。人山人海。萬目自來。阿金因那天不防備。竟要遊街。身上尚穿着一件元色花緞羔皮緊身。二藍縵紗薄棉小褲。看的人沿途喝采。俱說好一個體面犯人。平時打得討人惡毒。今日正是現世惡報。阿金聽了。粉頸低垂。愁蛾雙蹙。從衙門內出來。行過了垃圾橋。大馬路等處。將近石路四馬路了。看的人愈聚愈多。并因黃家姆是個鄉婦。年紀又老。沒一個人愛去瞧他。那些眼光。多釘緊在阿金一人身上。阿金好不難受。祇恨街上邊沒個地洞。頓時鑽了下去。再三向差役相懇。纔在洋貨店內買了兩方絲巾。一方兜在頭上。一方圍在頸中。畧畧有些遮掩。及至石路之上。偏又煙癮發作起來。再難行動。又向原差哀懇。始吞了兩個煙泡。勉強往前行去。到得馬路止。暫在濟良所階前畧坐。此時哄動了無數游人。一層層圍繞攔來。偌大一條馬路。幾乎不能行走。兩個彈壓巡捕。竭力彈壓。方纔放出一些路來。此時幼安和杜氏弟兄也在棧中得信。同往觀看。祇因人多擁擠不上。在大觀樓泡了碗茶。憑闌下視。祇聽那些閒看的人多說。阿金自作自受。正合了可憐不足惜的一句俗語。并贊官府把他辦得很好。足使虐妓的一班龜鴿。一個個觸目驚心。祇有那些妓院中人。看見了不發一言。俱有鬼死狐悲。物傷其類之意。少收正在眼觀耳聽。見差人等催促阿金黃家姆起身。要往東首而去。第一個差人將金鑼鳴響。巡捕喝叫閒人站開。忽然人叢中鑽出一個披頭散髮的婦人。走至阿金面前。放聲哭道。你怎知道也有今日。快快還我人來。看的人見了。大家詫異。少收定睛往下一瞧。也甚驚訝。撇了幼安少甫。跑下樓去。正是

纔見狂花愁陌上。

又驚敗柳泣風前。

要知那個婦女是誰。爲甚向阿金索人。少教下樓何故。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顏如玉九曲橋發瘋 巫楚雲百花里絕命

話說少教在大觀樓洋樓上面看阿金與黃家姆游街。正見差捕人等催促二人還行。忽有個披頭散髮的婦女。在人叢中鑽將出來。奔至阿金面前。向他啼哭索人。看的人俱甚詫異。少教望了一眼。也覺十分驚訝。撇了幼安少甫。獨自跑下樓去。要想看個明白。原來這婦人並非別個。乃前爲名妓。後做野雞。中間曾充打底娘。現住在寶和里內的顏如玉。他自從議捐柳纖纖不成。纖纖投濟良所擇配。阿英雄等逃避無蹤。白白的花了許多洋錢。弄了個人財兩失。祇因這錢是借債糾會來的。滿望着捆了纖纖替他整百整千的賺將進來。以免自己人老珠黃。又兼渾身暗疾。無人顧問。如今忽然望了個空。心上怎得不惱。不時咄咄書空。竟氣成了個失心之症。見人不是說還我錢來。便說還我人來。雖會勉強延醫調治。無奈患的既是心病。沒有心藥。怎能醫得好他。起初尙還時發時愈。半醒半迷。近來愈發愈不是了。一發時指天畫地。漸漸的盡味本來。向人笑啼並作。他寶和里的屋內。祇雇著一個傭婦。並非此人有些義氣。見主人病了。沒把生意辭掉。依舊陪伴著他。因一時沒有人家。又見如玉雖然貧苦。究竟尙還有些衣飾。正好乘此機會。慢慢的運個盡絕。然後各散不遲。所以尙還耐心厮守。却急壞了同居和鄰妓人等。深怕因瘋肇禍。多要他趕緊搬遷。幸虧那傭婦做好做歹。說有事多在他們的身上。勸衆人行些好事。由他在屋內閉門養病。決不出外榮事。故得至今並未遷出。這一天如玉又舊病大發。那傭婦因衣飾已俱運盡。再住下去。沒有着想到薦頭人家託薦生意去了。出來時沒將房門關鎖。如玉遂也跑出來。一路上忽啼忽笑。從三馬路折至四馬路。走近濟良分所門前。見環繞着一大堆人。說是惡搞遊街。擠進去向阿金一望。頓時觸動心事。把他當做阿英。因而大哭。向前說他也有今日。要他快快還人。差役見有人囉哩。不知是個瘋

婦認做另有別案發覺。一人向如玉喝問。一人詰阿金此婦是誰。阿金聞有婦女尋事。也覺吃了一驚。及聽差役盤詰。微微的抬起頭來。向來人看了一眼。始知乃是如玉。放下了心。回說這是寶和里的瘋妓。雖然與他認識。你去睬他。那人尙還不信。聽那盤問如玉的人。盤他一個仔細。果然前言不對後語。真是一個瘋婦無疑。始將他驅逐開去。押着阿金黃家姆起行。如玉尙還不捨。連說不把人來還我。必須還我的人。錢。今天豈肯放你過去。意欲上前攔阻。被兩個彈壓巡捕大聲喝斥。方又退縮開來。此時那些閒看的人。大家不看阿金。爭來觀看如玉。但見他頭上邊七長八短的幾根頭髮。蓬得好如亂草一般。一半披在肩上一半掩至眉心。身上穿一件元色縐紗舊羊皮緊身。外罩芝麻呢衫。下身芝麻呢的夾褲。雖然不甚破碎。渾身垢膩不堪。一隻腳上纏着條白洋布腳帶。一隻腳上纏的乃是青布。那襪套頭俱沒有穿。腳底下的一雙黑布鞋子。後跟已經統裂的了。虧他怎還跑得來路。兩隻手並不拿甚東西。祇在那裏東指西點。口裏頭因怪巡捕驅他。不知說些甚麼。因爲人多聲雜。聽不清楚。衆人正在驚看。但見西面又來了一個走街巡捕。因租界上的定章。凡有瘋子在街胡鬧。不管他男婦老幼。俱須帶入捕房。送至醫院療治。或傳家屬認領。一不使瘋人失所。二不致擾害行人。那個走街巡捕。本在福安居茶館的轉角嘴上站着。因聞有人說起大觀樓門口來了一個瘋婦。這是他地段上應管的事。故而走將過來。分開衆人入內。要想動手拘拿。如玉雖已心地模糊。見又來了一個巡捕。好像有些懼怯。把眼睛邪了一邪。也不顧衆人在前。七跌八碰的向着鼎富里內一鑽。竟被他鑽進弄去。巡捕也即進弄追趕。他已轉了個灣。抄至石路那邊。出弄如飛而去。巡捕捉了個空。本來還要追拿。無奈人多擁擠。開不來步。如玉所到之處。人人知他是個瘋婦。避讓著他。所以斷趕不上。祇好由他自去。且寶善街一帶。另有巡捕拿捉。誰知如玉在兆貴里被巡捕一追。心下忽然略覺鎮定。繞到了石路之上。沿途不言不語。一直向南走去。竟走過了鄭家木橋。少牧在

大觀樓下來的時候。他正鑽進了兆富里去。沒有看見。後來少牧跟着閑人進弄。又跟到寶善街上。與如玉相離甚遠。依舊瞧不清他。直至跟過了鄭家木橋。看的人漸漸稀少。方見他真是顏如玉。一點不錯。不覺歎了口氣。暗想絕好的一個女子。怎弄到這樣下場。這真是青樓孽報。世界上做惡搞做娘姨的。見了阿金黃家姆。可爲前車之鑒。做妓女的。見了如玉。也當及早回頭。又想方纔如玉對阿金哭泣。口內向他索人。分明誤認做阿英姐。這病根由此而起。可知妓女老來圖買討人發財。也不是椿好事。倘使顏如玉當初並無織織之事。今日何至這般狼狽。一半乃是他自己尋煩惱。然他倘能早日從良。此時還要討人做甚。這樣一想。妓女當以從良第一。切不可自恃色藝過人。蹉跎過去。久後終非了局。心下一頭思想。那身子信步行去。早已到了老北門城河浜上。看看將近要進城了。暗笑今日因甚事情。跟着這個瘋婦。竟走了許多路程。不如早回大觀樓去。免得幼安少甫盼望。後來又想既到了老北門。離城隍廟已不遠了。前次在上海過了一個新年。鎮日間鑽在妓院裏頭。別地方沒有頑過。不知風景如何。今年到了上海。也沒有到城內去過。何不入城走走。再行回北不遲。何況自從大觀樓出來之後。不知不覺。時光已有半點鐘了。幼安少甫。難說他們相等不及。已經回棧。又何必急急趕回。因索性過了弔橋。竟向城中而去。初時見如玉也在前面。彷彿先已入城。及至進了城門。祇因行人雜遝。街道紛歧。如玉城腳邊轉了個灣。少牧是一直大街到穿心街。始轉灣的。兩下裏各自走開。沒有看見。少牧却也不在心上。且自由他走。完穿心街。便是北香花橋五老峯了。這是城隍廟的後背。俗名叫做後園。那天乃正月十三。正是上燈佳節。路上邊游。人如織。夾着許多婦女小孩。往往擁在一處。擠做一堆。此處街道本窄。已是不能行走。怎禁得街邊弄口。又擺列着許多小本攤子。或是買花燈的。或是買花炮的。或是買耍貨的。或是買食物的。鱗次櫛比。更覺得寸步難行。中間便有那些搶物的流氓。剪竊的賊徒。混在人叢。故意闖鬧。希圖乘機下手。雖然地段上。

新近辦了警察。時有巡士巡長等沿路梭巡。無奈若輩終難絕跡。以致婦女遺簪失珥。與小孩帽子被搶。手鐲被奪之事。時有所聞。少敏在這五老峯街上。擠了好幾分鐘。因前面有一羣燒香女子。被人擠住。那後園門林想進去。深悔早知似此熱鬧。不合前來。後幸有兩三個巡士巡至。排開衆人入內。把幾個女子引領出園路上方纔鬆了些兒。少敏始得勉強進園。在鶴汀凝暉閣桂花廳迴迴樓等處。兜了半個圈子。再走過去。是文昌閣星宿殿及城隍廟大殿。到了那邊。鬧哄哄多是香客。前去做甚。因從綠波廊取道內園。心想進園去游玩一回。那知閣上邊園門緊閉。不能入內。祇得過了園外的那條石橋。來到香雪堂門前。此處稍覺行人稀少。見左首小橋堦下。有所茶肆。滿擬閣中取靜。進去稍坐片時。誰知這茶肆乃是個珠寶茶會。進去吃茶的人。多是一些賣珠寶的。與蘇州周王廟一般。喧聒得十分可厭。休想坐得住身。因又過了小橋。由迴廊下繞至點春堂。萃秀堂等處。點春堂有些園亭景緻。萃秀堂有座極大假山。堆疊得路轉峯迴。十分得勢。上次到申之時。俱曾與幼安進去玩過。可惜今日多沒開門。沒奈何在萃秀堂門外閒立片時。見空地上多是一些賣西洋景。賣拳棒。變戲法的。鑼鼓齊鳴。鬧得人頭疼腦脹。左旁正是春風得意樓茶肆。那洋臺上茶客甚多。幾無容足之地。對面是九曲橋。正中是湖心亭茶肆。登亭可以遍覽一園景色。無奈望將過去。也覺人多似蟻。那裏有甚隙座。祇有右偏有所亭子。名喚鶴亭。也是一個小小茶肆。這亭子僅容得四五張小桌。却一邊傍岸。三面臨流。頗有些兒畫趣。亭外另有兩間房屋。雖然也有茶客泡茶。比了別家較為幽靜。遂決計到亭子內暫坐一下。即便出城。一步步緩行過去。進得亭中。但見窗欅板側。原來這房屋久失修理。乃茶肆主不善經營所致。四壁廂祇有五張茶桌。吃茶的不滿十人。壁上邊却掛着一幅墨水畫的鶴亭圖。雖已款識模糊。的是名人手筆。旁邊那副聯語。乃四大皆空。坐片刻無分爾我。兩頭是道。吃一盞各是東西。句意頗似禪機。書法也甚入化。少敏點頭暗想。不信小小茶亭。倒有這幽

雅筆墨。比了滿壁硃箋金字。相去遠了。閑看一回之後。見鞦韆湖心的一張桌子。恰好空着。暖堂信略把檯凳拂拭。坐將下去。泡了碗茶。倒覺得別有閒趣。遙見隔水九曲橋上來往的人。綠女紅男。不絕如織。橋邊更有無數孩童。在那裏施放數寸長的絲綫風箏。也有是人物的。也有蝴蝶蜈蚣等蟲豸的。居然直上青雲。頗覺自得其樂。又有許多十五六歲的童子。在橋捩手拽風鈴。嗚嗚作响。忽而拋至半空。不啻天籟。發聲異常清越。少頃。墜下地來。那童子將麻綫從容接住。依舊拽得聲韻悠揚。絕無間斷。也算他很會頑耍。少牧正在臨流。閑眺。猛見橋旁又湧出一隊小孩。笑聲大作。中間簇擁着一個赤體婦人。和着那班孩子說話。這婦人不是別個。又是如玉。自從進城之後。不知怎樣將衣服脫去。鬧至城隍廟來。其時癩性大發。身上一絲不掛。兩隻手高高擎着。把大拇指與第二個指頭。裝做兩個圓圈。從橋堦飛步上橋。那些橋上的人。男的譁噪異常。女的掩面不迭。少牧看了他那般狼狽。心上又着實哀憐。但想不出兩手裝着兩個圓圈。這是什麼意思。後見跟着的那班孩子。也學着他把兩指裝做圈子。口中大呼洋錢洋錢。那陣喧鬧聲。音從風裏。頭直刮至耳朵邊來。始知人爲財死。如玉到底氣癩在財字之上。少頃。祇見他走至半橋。相近湖心亭畔。其時恰有個似花非花似葉非葉的女子。有人替他拿着一隻香籃。彷彿往廟中燒過了香。款步閒游。打從這橋上經過。正與如玉劈面相逢。躲避不及。被他攔腰一把抱住。祇嚇得那女子大呼救命。旁邊游手好閑的人。更齊齊的喝一聲采。一擁而上。把這條九曲橋。竟擠得個水洩不通。橋上頓時兒啼女哭。沸反起來。少牧在隔水看了。也替那燒香女子擔驚。後來幸有兩個巡士。瞧見拚命上前驅散。開人一個。將如玉拘住。一個將那女子硬拽開來。早已鬢亂釵橫。面無人色。後邊那個拿香籃的。連呼大小姐。不必驚恐。我們快些回去。少牧仔細望去。見那女子並非別人。好像從前嫁過賈逢辰的阿素。因呼堂信。至內急忙付了茶鈔。迎上去看個清楚。果見真是不差。阿素嚇得癱化在九曲橋堦下。兩眼向人直視。

恍如木偶一般。身子抖戰不已。休想行動得來。那個拿香鑿的沒了主意。向人千央萬懇。覓到一乘轎子。方把他扶入轎中。抬起出城而去。回看顏如玉時。已由巡士押過了橋。大約送往警察局去。因問旁人。城中獲到瘋婦解局。以後怎樣安插。有人說局員畧問數語。有家屬的。令地甲招家屬收管。不許再出肇事。罪坐空長。倘然沒有家屬。必送西門內普育善堂醫治。醫得好方准出來。醫不好便死在堂內。少牧聽了。倒覺得甚是放心。惟念如玉這病。萬難醫愈。當初相交一場。如今眼見他這般受報。雖然是自作之孽。究竟何處不做些好事。且俟出城之後。託人打聽他真個發堂。不妨向堂中助些經費。請於病死之後。買口好些的棺木安葬。以盡從前相好之情。主意已定。遂從後園門抄條近路。一直由新街至新北門出城。回到長發棧內。見幼安少甫多已回來。動問少牧方纔那裏去了。這好半天。少牧把親見如玉發瘋。及阿素被驚之事。述了一遍。少甫說這真是天日甚近。幼安聽了。甚替如玉可憐。并說阿素今日這樣一驚。難保不回去受病。少牧道。我也因可憐如玉。故想情人打聽了發堂的下落。助些經費進去。你想這事託誰去辦。至於阿素這一場病。真恐他萬不能免。明後天必定有人說起。幼安道。你肯助些經費。此舉甚好。何妨託方又端去。他在城內熟些。此人勇於改過。近來作事一切。看他大異從前。不負端人老叔一生古道可風。子孫雖已變壞。依然變好回來。少牧道。能托又端甚好。馬上我便寫信托去。叫他明日至普育堂打聽。幼安點頭稱是。少牧遂在行篋內取出紙墨筆硯。寫了封信。貼了一分郵政局人頭。交代茶房投入信箱。明早自然送去。一宿無話。次日午後。方又端到棧。說那封信已接到了。曾至普育堂問過。昨天警察局內。果有個瘋妓發下。因無親族認領。暫由堂內醫生療治。據醫生說受病甚深。恐難救藥。少牧聽罷。歎息不置。當下開箱子取了五十塊洋錢。交與又端。叫他便中代繳善堂。轉囑司事。將來作為如玉棺殮之資。又端接了。甚贊少牧此舉情義兼至。又在棧中閒坐一回。幼安談起甄敏士的留別大會。訂期明日元宵舉

行。本來設在張園。嗣因太覺嘈雜。改在老閘徐園。早間已有知單到此。又端問單上共有多少人名。字。幼安道。除了你我之外。乃是錦衣鳴鼓。聘飛戟三秀夫。與杜氏弟兄等。凡是知己。些的多在其內。大約共有兩三席人。又端道。你們什麼時候同去。少敘道。知單上是申刻。自然傍晚同去。又端道。知單上雖然申刻。我們不妨午後便去。聞得敏士新近把我們在上海游歷之事。編了好幾齣戲。生旦淨丑。都有我恨從前所作之事。不甚大方。不要把我編做了個丑角。豈不笑話。少敘道。不信敏士有此閒情逸致。竟把我們在上海的事。編成了戲曲麼。但不知他怎樣編法。明天真須早些瞧去。衆人正在叙談。忽有茶房來報新聞道。是寶善街的百花里口。聽說昨夜有個妓女路斃在彼。此妓有人認識。從前名巫楚雲。又喚做花笑桃。書寓裏很有名。後因虧空了許多債項。掉到么二上去。那知多了幾歲年紀。生意甚是不好。他見沒有出頭之日。姘了一個客人。混名叫做畢三。去年九十月裏。借着叫局爲名。雙雙私自逃走。杳無下落。近來道畢三不知他死活存亡。巫楚雲又漸漸出現。尙想找班做手。捐些洋錢。再做生意。人家因他逃走過的。上手未清。那個敢接。多回說他沒有洋錢。楚雲急了。要想自立門戶。擺隻碰和棧子。怎奈也要些本錢。置備樺凳衣飾等物。這錢那裏弄去。遂致流落洋場。白天不知隱藏在什麼地方。到了晚上。手中拿着一支胡琴。在四馬路一帶弄堂內。唱曲乞錢。已有好幾天了。尙恐么二堂子裏本家知道。尋他說話。每夜必至一兩點鐘。各弄中打烊之後。方敢出頭。天明回去。昨夜不知怎樣竟死在百花里口。旁人說他因半夜後下了一陣春雪。天氣嚴寒。受凍不住所致。却也是擬議之詞。不可爲據。今天一早爲巡捕瞧見。報知捕房。飭傳地保到來查問屍屬。若是有人在滬。叫他馬上備棺盛殮。倘然沒有。便當把屍首昇至虹口斐倫路驗屍所內。或是報官相驗。或報善堂給棺殮埋。做了半世名妓。這樣一個下場。你們想他慘也不慘。少敘道。他一口氣把話說完。嗟歎一回。對幼安道。顏如玉那般孽報。我祇道世界上已是一無二了。那

知巫楚雲又是這般結果。真是可歎。那個茶房聽少牧這樣說話。又插口道。二老班這等說來。那巫楚雲認識他麼。旁邊另有一老茶房笑道。二老班不但認識此人。當初在他身上也曾花過無數銀錢。彼時你還沒有進棧。所以不知。那個茶房又道。既然二老班與他相識。不是我今天多口。倘他沒有家屬在申。何不做個好事。給他一口棺木。并把他葬到靜安寺花塚上去。免得睡在善堂裏的施棺。必往義塚掩埋。那個死去的人。豈不感恩非淺。少牧聞言躊躇半晌道。買口棺木。乃是小事。但叫何人去買。更叫何人抬往花塚埋葬。那個茶房又道。二老班祇要真肯發那善心。我便立時關照地保到來。對他說有個巫楚雲從前做過的客人。見他死得可憐。願代買棺收殮。并叫他殮過之後。馬上雇些人夫。把這棺木抬往花塚。這有何難。少牧聽畢。將頭微點數點。回說如此甚好。你可快把地保喚來。我給他錢。那個茶房難爲他也甚好善。見少牧真願拿出錢來。一連答應了幾聲。曉得回身奔出棧門。如飛找尋地保而去。少頃竟把他尋至棧內。說巫楚雲的屍身。因無屍屬認領。已照章載至斐倫路去。身上並無傷痕。的是路斃無疑。本來無須報官。可請善堂棺殮。如今二老班既願大發慈悲。真是再好沒有。少牧問楚雲身上穿甚衣服。地保道。這樣寒天。可憐祇穿件元色洋綢破舊夾襖。內襯一件破絨布衫。下身元色洋布破舊夾褲。內襯破白洋布小褲。昨夜這般下雪。怎能受耐得住。難怪不凍死街頭。少牧道。照你如此說來。這人竟是凍死的麼。地保道。此人死後。骨瘦如柴。面白如紙。若非凍死。定是餓死。總之必因飢寒交迫所致。並非另有疾病。我們見得死屍甚多。倘說是病死的那面色另有一般惡狀。不似這個樣兒。少牧聽了。想起他從前做妓女的時候。身厭羅綺。口厭膏粱。一件新衣服。穿了不多幾日。不是說他花樣不好。便說身材做得不稱。拋棄了另做別件。一碗好菜蔬。吃得不多幾口。不是說他烹調不潔。便說滋味燒得不鮮。退下去再換別籍。如今弄到個衣食全無。凍餓而死。此乃暴殄天物之報。愈覺感歎不已。當下叫地保畧待。在箱子內取了

一封洋錢。約有五六十塊。要想交代與他。祇見少甫丟了一個眼風。約他至房外說道。你還記得溫生甫助殮花小桃的事麼。生甫給了一百塊洋錢。多入了惡鴿的腰袋。臨了還是草草收成。雖然地保非鴿母可比。但想世間吃那公門飯的。有幾個真是好人。悟得到公門裏面好修行的。那一句話。不要把洋錢交給與他。也入了他的袋內。死去的人。一點子沒有實惠。你這幾十塊錢。花得有甚交代。依我想將起來。必得派一個人。同去監視。纔是少牧爲難道。這樣事情。那個前去。少甫道。我瞧報信的。這個茶房。爲人一片熱心。甚是誠實。何不把洋錢交他手內。叫他同往。并且另外給幾個錢。酬謝他們。好使他們踴躍從事。少牧始點首道。如此甚好。遂復一同進房。把洋錢封打將開來。取了六十塊錢。交與茶房和地保兩人。叫把三十塊錢買口棺木。三十塊錢購些衣服被褥。另外又拿出十二塊錢。五塊酬給地保。五塊賞給茶房。尙有二塊。以爲人夫扛材之費。地保拿了洋錢。滿面天花的。連說二老班這樁好事。做得當真不小。那茶房不肯接取。說這是什麼事情。敢拿二老班的賞賜。直至少牧再三給與。那人始說。既然二老班這等有意。不妨權且收下。停回代買些錠帛。燒化。但願死去的人。保佑二老班增福延年。少甫等陪發世間。莫說沒有好人。這個茶房。可算得一介不取。真是難得。少牧既將洋錢交訖。催促二人快去。二人領命。到虹口壽器舖去。當真三十洋錢買了口材。又到衣莊上買了一件半舊的毛綢夾襖。一件半舊的縐紗棉襖。再到西方店內買了一床最起碼的被褥衾枕。一身紅綾小棉襖袴。以及紅綾小靴之類。一共花了三十三塊洋錢。照了少牧給的原數。已不够了。那茶房遂在這五塊錢上貼了三塊。尙餘兩塊。果然買了些紙錠。把屍首入殮之後。棺木抬至花塚埋訖。將錠焚在塚上。而回。二人辦的。竟是清公。絲毫無染。地保事畢之後。不再到棧。由茶房拿了買東西一疊發票回去。消差。少牧見他此事辦得甚是清白。非但沒受謝洋。并還賠了幾個車錢。心上過意不去。又給了他兩塊洋錢。說是償還他的車費。那茶房仍不肯取。說二老班有錢。

積些陰功。我們沒有錢的。合該出些氣力。修修自己後來。這賞賜決不敢領。少校爲發救他爲人。暗想祇能動身之日。多給他些酒錢。暗中貼補還他。今日暫且不必。因把那兩塊錢當場收了回來。少甫問花塚之上。近日葬有多少棺木。那茶房說這個花塚。創於數年前。一個名妓。名字喚金小寶。爺們多曉得的。如今小寶不在堂子裏了。塚上之事。沒人經管。葬的棺木。並不甚多。少甫道。金小寶有此善舉。却也陰功非淺。幼安道。小寶創辦花塚的時候。我們也在上海。很有幾個客人。幾家報館。竭力贊成。這事真是辦得不錯。少甫道。當初久安里的花小桃病故。記得此塚已成。不是也葬在那裏麼。那茶房道。今天巫楚雲的棺木。正葬在小桃隔阡空地之上。小桃塚旁。有個客人替他立了一塊石碑。上鐫着花小桃墓四字。所以曉得。少甫笑道。這一塊碑。必定又是溫生甫的手筆。倒叫小桃留名後世。衆人談談說說。那茶房回畢了話。正要出去。祇見老茶房進來。喚他道。外邊到了兩個客人。快些去搬行李。又對幼安與杜氏弟兄說。這兩個客人。知道三位在此。馬上便要進來拜會。幼安問那客人姓甚。從何到此。茶房笑微微將手一指。答稱不必細問。已進來了。衆人急忙起身相迎。正是

分襟有客將成別。

攬袂何人忽遠來。

要知那兩個客人是誰。見了幼安和杜氏弟兄。有甚事情。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百回書歸結繁華夢

一本戲演出過來人

話說警夢痴仙著海上繁華夢。這一回書。已是後集結末第四十回。全集中的第一百回了。書中凡有未經收結的人。俱應一一結住。那有閒情。上回忽說長發棧內。又到了兩個客人。難道痴仙故弄狡獪。臨了兒還要引出什麼人來。顯得這一支筆。尙覺遊刃有餘。或因全書結他不住。故要另外添上一兩個人。結在他們身上。落那畫蛇添足的惡套。其實痴仙做這部書。遊刃有餘。並不見得畫蛇添足。却也不至於此。

若問那兩個人是誰。一個是鄭志和。一個是游冶之。俱由揚州到此。從前初二集的書上。本來俱是要緊人物。後集內向沒提起。並非著書的把他拋在一邊。祇因二人自從回轉維揚。跳出情天。脫離綺障。書中無事可記的緣故。後來志和折節讀書。留心經濟之學。見國家已經廢了科舉。各處設立學堂。將來人才蔚起。皆從學堂出身。自恨年將三十。未便隨着那班少年子弟。再去受業門牆。惟有自恃着博聞強識之功。隨在着幾部科學新書。以冀稍增智識。近忽想起了古人蘇老泉。他到二十七歲。方纔發憤攻書。後人何嘗不能效學。不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各處學堂初立。苦於難得師資。除非遠涉重洋。方有名師可訪。因遂起了個出洋遊學的念頭。幾次與冶之商量。要往日本游歷。叫冶之一同前去。冶之於學問一道。荒棄久了。起初並無這個意思。後見有些來往東洋的親戚。做買賣獲利甚多。暗想當初與志和在上海失足。彼此花去了許多家業。幾乎流落異鄉。如今敗子回頭。志和既有求學上進之心。自己何不出洋去。做些生意。或能够收回名利。稍蓋前愆。故於家人面前。微露此旨。家中見他近日行爲。大非昔比。一口允許。治之大喜。告知志和。志和遂稟明了老太太。決計起行。惟念老太太年紀已高。因說此去多或半年。少或三兩個月。一定便回。老太太見兒子有心向上。甚是歡悅。對志和說。男兒志在四方。趁此尙在青年。正應出外求些實學。將來博個耀祖榮宗。我雖年老。深幸近來身體尚健。不必掛懷。但此去東京。遙遙千里。勿與治之再涉荒唐。是爲不孝。切須緊記。志和聞言。感懼交并。當下在老太太面前發了個誓。始與治之擇定正月十二動身。共到泰興。趁招商局輪船抵滬。一到碼頭之上。便有那些客棧裏的接客夥計。紛紛至輪兜攬。什麼全安棧。泰安棧。新鼎陞。老鼎陞。新椿記。老椿記。級陞。晉陞。祥升公。同慶公。佛照樓。名利棧。的鬧個不了。二人因上次至申。住的長發棧。此次仍擬在長發暫住。棧中或有熟人。諸事周到些兒。遂叫定了長發棧的接客。把行李一切交付與他。一同上岸。既進棧房之後。那老茶房認得二人。急忙上前招

呼。暗想他們當初回去的時候。聽說弄得個十分狼狽。如今又到上海。依舊行裝顯赫。可見回頭是岸四字。正是渡迷寶筏。二人問那茶房。可有幽靜些客房空着。茶房回說第五號房今天纔空。二位老班。從前住過。諒必合意。併且鄰號房內。恰又是蘇州謝老班和二位杜老班住着。故友相逢。很不寂寞。真個好巧。志和聞幼安與少甫少敏也在上海。不勝之喜。問他們是幾時來的。茶房答稱前天纔到。志和與治之等。不得安頓行裝。便一同進內拜訪。茶房跟至房中。通報幼安與杜氏弟兄。見是揚州的鄭游二人到了。急忙起身相迎。讓至裏面坐下。方又端尙還未去。與二人乃是初見。不免說了幾句套話。幼安看志和語言誠實。舉止端方。竟比從前大是不同。治之也覺彬彬爾雅。絕無浮躁氣象。心中暗喜。執着子弟。竟能這般勇於改過。也算難得。二人與幼安漸漸說到別後事情。問他近來府上可好。桂姨可曾一同到申。幼安聽提起天香。不覺微微的歎息一聲。把已於去年亡故之事說知。二人聞言。也甚代為嗟悼。不置。少敏恐幼安傷感。忙把別話岔開。先將花豔香、花媚香、姊妹。因天津亂匪已死在德州道上的那一節事。述了一番。使二人閉言。心頭暢快。又把阿珍病故。阿金游街如玉發瘋。楚雲路斃各事。一一訴知。二人俱說照此看來。世界上那班惡毒婦女。白白的使盡心機。臨了兒還是害人自害。真是何苦。彼此講了多時。茶房來報行李一切。俱已鋪設定妥。可要開夜飯上來。幼安因難得故友重逢。約二人至又一部番菜館接風。請杜氏弟兄與又端相陪。不必在棧夜膳。二人也不推辭。大家出了棧房。至又一部找個座兒坐下。幼安寫請客票。請載三子靖鳴。破聘飛到來。大家暢叙一番。錦衣因公館住在城中。路遠不便。沒有去請。衆人在又一部直飲到月過花西。方纔各散。席間鄭游二人說起此次到申。一個要赴日本游學。一個要到東京貿易。幼安深贊二人有志。少敏聞二人東渡。把自己第二次至滬。結識新友甄敏士。才華經濟。師事有餘的話。述了一番。又說此人日內也要動身赴東。你們何不結伴同行。沿途有此良友。既不寂寞。又可討教一

切抵東後他說得好一口東語。識得好滿紙和文。更能諸事便宜。受益不淺。二人聞言。喜出望外。便問此刻可能寫張客票去請來一會。或是明日特去拜他。幼安道。此人住在西城。今夜請他不及。明日一早可到公館拜去。午後他在徐園開留別大會。遲了恐要出外。志和躊躇道。明早我與治之去拜。彼此素昧平生。不知他肯見麼。少牧道。明天我弟兄陪你前往。有何不可。幼安道。明兒我也一同前去。二人始滿心欣慰。回到棧房之後。又在幼安房中談了片刻。方始回房安睡。次日。少牧叫茶房喚了兩乘馬車。志和治之坐了一乘。自己與少甫幼安坐了一乘。同到西門外拜訪甄敏士去。一來是志和治之與姓甄的有些夙緣。二來學化氣質。志和已人極文明。治之也功深閱歷。敏士見了。自然便看得上眼。三則敏士前聽幼安等說起二人。深惜他們美質未學。以致墮身情障。如今敗子回頭。忽圖振作。乃是難得之事。心中不但並不鄙薄。并還欽敬着他。所以觀面之下。甚覺十分投契。便留衆人在公館午膳。將作伴東遊之事。一口應承。志和治之十分快意。飯畢後二人告辭。敏士說今日在徐園開留別大會。徧宴知交。二君既將同赴東瀛。也是會上之人。正合一同前往。何言告辭二字。二人知敏士襟懷豪爽。不便推却。遂不約而同的答了聲。既蒙愛召。當得奉陪。少牧看時辰表已經兩點多了。對敏士道。我們現有馬車在此。何不早些前去。園中甚是幽靜。頗可煮茗清談。敏士道。便去也好。我們今日大會。正該叙個盡興。所請諸客。諒他們也不至遲來。少牧遂喚馬夫駕好了車。自己仍與幼安少甫同坐。敏士與志和治之一車。路上談談講講。甚是有興。不移時已抵徐園。相將入內。原來這天園內。因值元宵佳節。尚有個梅花會。鴻印軒桐韻仙館。各處擺列着無數梅花。冷豔宜人。幽香撲鼻。地遠心偏。齋二難四美軒。惜陰書屋及曲榭等處。更有些洋水仙花。十色五光。異常絢爛。與中國水仙花不同。衆人路畧遊玩一回。因見鴻印軒內。頗有些紳宦婦女。在那裏頭澹茗賞花。不便雜坐。遂抄到二難四美軒去。祇見裏面也有一男一女在內看花。男的年約三旬。風神

灑灑女的因背向着外。沒有聽見面貌。衆人正欲退將出去。那個女子恰巧回轉頭來。正與幼安打個照面。乃是百花里內的聞妙香。看他衣飾樸素。儀態大方。分明業已從良。與在妓院中爲妓之時不同。幼安倒覺得呆了一呆。退出了二難四美軒之後。低問少枚可知妙香嫁人之事。敏士附耳答道。聞妙香是這節纒嫁。同着的那個男子。便是娶他的客人。此人姓名華別號斐君。博學多才。性情瀟灑。朋友中很有認識他的。妙香立志嫁他。算得眼光不錯。幼安聽罷。大悅道。如此說來。那聞妙香可稱名花得所的了。敏士點頭道。怎麼不是。少枚道。本來妙香那般人品。應該嫁一個如意郎君。方不致辱沒了他。少甫道。妙香在院子裏的時候。聽說本是自己身體。生意甚是不惡。這種人散蕩慣了。不比得做討人吃過苦的你。瞧他嫁人之後。做了籠羽樞花。不知守得住麼。少枚道。雖然上海妓女。凡有些名氣的人。嫁人復出。習以爲常。多因犯了驕奢淫佚四個字的大病。但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也不能一概抹煞。譬如安哥當初娶的桂姨。何嘗有甚不安於室。妙香雖非桂姨可比。若說他再要出來。我看決無此事。衆人一路談講。已行到地。遠心偏齋內。祇見方又端獨自一人。在那裏泡了碗茶。倚窗閒眺。敏士趨步進內。說又端兄來得好早。又端連忙立起身來。招呼衆人入內。回說來了好一刻了。因你們尙沒有到。故而在此閒坐。少枚見了又端。想起他昨天說的甄敏士把衆人在上海游歷之事。編成新戲。恐怕自己做了小丑。遺臭萬年。故要早些前來。索他的脚本觀看。因向敏士問起此事。敏士笑道。那不過文人游戲。把你們所做的事。隨意填了幾套詞曲。譜個戲名罷了。那有真正編成新戲之理。幼安道。既有戲名詞曲。難保不後來傳入梨園。竟至登樓演唱。雖說借譽世人。未爲不可。但有關鑿名譽所在。似宜刪節爲是。那脚本尙在身旁。何妨取出一觀。敏士道。脚本現在舍下。沒有帶來。其間半崑半京。并幾雜些梆子調兒。詞句並不十分精警。現有張角色單子。與這全本戲名。昨夜方纔脫稿。今日尙在身畔。不妨大家一看。說罷。笑微微在衣袋內取出兩疊紙。

來。一疊的封面上寫着以文爲戲四字。一疊的封面上寫着現身說法四字。衆人先看現身說法的那疊稿兒。見寫的正是許多戲中角色。第一個就是正生謝幼安。以下多是巾生。乃杜少敏、鄭志和、游治之、杜少甫、屠少儀、方又端、夏少梅與敏士自己等人。又端見把他竟編在巾生裏頭。頓時放下了心。暗暗連呼僥倖。再往下看。是梆子。小生溫生甫。武生平戟三。鬚生榮錦。衣靴秀夫。淨面李子靖。鳳鳴岐。白面鄧子通。經營之金子富。副末方端人。夏爾蘭。老外夏爾梅。蘇采香。青衫桂天香。梆子青衫花小桃。作旦聞妙香。花好好。柳穠穠。老旦鄭老太太。屠老太太。丑旦錢老太太。烟妓香仙。黃家姆。張家妹。阿英姐。小妹姐。寶珠姐。等。老丑錢守愚。小丑潘少安。周策六。賈逢辰。計萬全。夏時行。宋桓吉。包龍光。包燦光。包祖光。藍肖岑。施礪仁。花子龍父子。金子多。錢少愚。方又端。又端一見大驚道。巾生裏已有了我了。怎麼小丑裏又有名字。可是錯寫的麼。敏士道。又兄不可生氣。因你生平所幹的事。一半角色應是巾生。一半却應小丑。好得先是小丑。後是巾生。人貴改過自新。有甚不可。又端不快道。分明是一個人。先後用兩等角色扮演。歷來戲劇中有此例麼。少敏道。怎麼沒有。崑戲三國志中的曹操。連環記內議劍獻劍。尙是小面。捉曹放曹爲始。便改做白面了。京戲綠牡丹中的余千。鬧揚州。鬧嘉興等戲。俱武二花。四杰村一齣。因他救主情殷。且是正戲。改做武生。又兄難道沒看見過。總之這個小丑角色。後來既改巾生。便與你無傷盛德。儘可不必介懷。又端終覺心中不快。敏士恐他懷恨。有礙朋情。祇得呼團丁借支筆來。把小丑上的方又端三字塗掉。又端戲謝了一聲。筆下超生。始轉愁爲喜。和衆人再看下面許多花旦。乃巫楚雲。顏如玉。潘小蓮。杜素娟。阿金。阿素。諸人。那花媚香。花豔香。許行雲。冠羣芳。却在武旦之內。阿珍。王月仙。俱刺殺旦。顏如玉。阿素。刺殺旦內也有名字。少敏詫道。武旦與刺殺旦可有別。況且媚香姊妹。死在拳匪亂內。許行雲有大鬧張園一事。冠羣芳有被姚景桓打房間一事。應用武旦扮演。阿珍。王月仙。何以俱要刺殺旦扮。又有顏如玉。阿素

在內。敏士道。武旦是京班角色。刺殺巨寇班與梆子班內俱有。崑班演的是刺虎劈棺盜令殺山之類。梆子班演的是大劈棺烈女傳。紫霞宮。紅梅閣後本之類。與武旦微有不同。阿珍有新馬路潘少安行刺一場。王月仙有會香甲內捉姦一場。應點綴幾個勛斗。故用刺殺。顏如玉發瘋一場。阿素火燒一場。俱須跌撲。亦非刺殺且不可。因而這兩個個人。須用兩種且角兼串。方能各盡其妙。少故道。原來如此。幼安笑道。敏翁的心思很好。因戲三是武探花出身。派了他一個武生。怎又引出許多武角色來。竟有武戲在內。敏士也笑道。武角色尙還有哩。豈但這幾個人。你們再往下瞧。衆人又見武二花劉夢潘安清。富羅開口跳白湘吟。姚景桓。潘少安。乘武行義和團匪衆流氓等。雜角大拉斯。白拉斯。烏里阿蘇。格達。麥南諸人。宮女旦么二妓。粵妓及女本家娘姨大姐等人。跑龍套男本家相幫等人。少甫道。白姚二人。似俱小丑身分。怎用開口跳串。幼安道。白湘吟被人打死。姚景桓重在大關東尙仁一場。果然開口跳合宜。潘少安有久安里跳牆一場。與被獅子通槍斃一場。故而先是小丑。後又是開口跳兼串。與顏如玉阿珍後改刺殺巨寇。同一用意。敏士點頭答稱。正是。衆人正當看得高興。平戟三。季子靖。鳳鳴岐。榮錦衣。毓秀夫。等先後到來。大家動問看些什麼。衆人把話告知。彼此重看一過。又看那以文爲戲的這臺稿子。見第一張上是八分書的花花世界全本六個大字的總目。以下乃是許多子目。俱用京戲名暗合。第一齣是夢游上海。下注從入夢起至遊過止。第二齣金蘭會。下註集賢里訪友起至丹桂茶園看戲止。第三齣大標院。下註昇平樓過王月仙起西蒼芳吃花酒止。第四齣打茶坊。下註此戲專演第一樓折槍事。第五齣大跑馬。第六齣龍華寺。多是本地風光。第七齣趕會。乃觀高昌廟賽會。過白湘吟。冷之道。這趕會可也是齣戲名麼。幼安道。此戲一名涼亭趕會。又名劉二姐趕會。正是京戲。又看第八齣。名於中取事。下註從白湘吟局賭起至謝幼安還鄉止。志和道。於中取事這齣戲名好生。敏士道。那就是全本借東風的化名。衆人復看第九齣。二

美爭風。下註賞端陽夜宴起顏如玉拜師止。第十齣游張園。下註也是園議計起張園吃醋止。第十一齣
孟蘭勝會。下註廣登山莊打醮起居少霞吃雙雙棧止。第十二齣胡然天地。下註點戲一百齣起錢守愚
初入花叢止。第十三齣大發財源。下註杜少牧得中發財票起大拉斯等打房間止。十四齣中外通商。下
註大馬路看洋龍會起會香里踏仙人跳止。聘飛道。胡然天地。中外通商。本來是什麼戲。少牧道。這兩齣
戲。都會見過。胡然天地。丹桂打的滑頭新戲。中外通商。一名中外和約。乃楊家將宋遼聯盟故事。恰好把
他借用。衆人又看第十五齣。巧得雙美。下註花媚香姊妹嫁人起杜少牧復修前好止。十六齣青梅宴。下
註此齣專演大關東尙仁事。十七齣美人計。下註溫生甫被圍起鄧子通出險止。十八齣萬花獻瑞。十九
齣丑別密。一是雙富堂賞菊花山。一是阿珍嫁屠少霞與潘少安在小房子泣別。二十齣羣英會。杜少甫
徐園開九秋社事。二十一齣淤泥河。錢守愚虹口賭負投河事。二十二齣坐樓鬧院。下註潘少安跳牆起
顏如玉借屋止。二十三齣蘭花院。乃榮錦衣老旗昌開應事。二十四齣冤冤冤。乃花小桃打胎身死事。二
十五齣小夜奔。乃花媚香姊妹雙逃事。志和道。小夜奔那個小字。借得很是貼切。原本這一齣戲。係林冲
夜奔黃河渡。不知戲園中何以要加個小字。敏士道。原本夜奔乃武生正戲。童伶學串武生。先串此戲居
多。戲目上加個小字。係標明重串之意。別無講究。志和點頭隨着大家又看第二十六齣。巧姻緣。乃謝幼
安娶桂天香事。二十七齣貪歡報。下註鄧子通槍斃潘少安起杜少牧孽海回頭止。二十八齣游虎邱。下
註巫楚雲悔嫁起與潘小蓮赴津止。二十九齣林黛玉逃難。下註團匪肇亂起花媚香姊妹遇害楚雲等
到申止。少牧大笑道。這齣戲名。真個是天造地設。但方纔那張角色單紙上。黛玉何以並無名字。敏士道。
黛玉並非戲中正面。所以單上無名。又端忽指第三十齣。打野雞。丹桂新戲。打野雞。敏翁把他拍合到
顏如玉身上。豈不血再巧沒有麼。少牧等俱說。真是很巧。復看到三十一齣的戲名。是烈女傳。乃桂天香

替夫告天乞代身死事。幼安甚覺悽然。三十二齣觀花燈。乃藥材行賽燈。三十三齣富春樓。下註花好好。羣仙客串富春樓起柳纖纖。邀少敬吃酒止。三十四齣打杠子。乃阿金初打花好好。三十五齣一本萬利。下註周策六遇金子富驅賭起至滿載還鄉止。三十六齣不伏老。下註夏爾梅發標起至討娶許行雲止。聘飛道。不伏老的原本戲。可就是伐東吳中黃忠代箭。敏士回稱正是。衆人又看三十七齣吵吵家。乃金子多與子富分產事。三十八齣望兒樓。下註錢少愚瞞母出游起錢老太太客棧望兒止。三十九齣看香叫喜。乃阿珍病死事。第四十齣大鬧棋盤街。乃長春堂許行雲等嫖妓事。四十一齣女三戰。下註許行雲張園決鬪起至吞烟出宅止。四十二齣京調大會審。下註顏如玉議捆柳纖纖起柳纖纖公堂發所止。鳴鼓道。這京調大會審原本。可就是六部審。敏士道。大會審乃是真劇。敘劍記全本。近日京班中翻做京戲。故加京調二字。並不是六部大審。鳴鼓又指着下面四十三齣鬪牌打架道。這齣戲是什麼化名。敏士道。此戲幼年見小丑秃扁兒演過。原名竟是鬪牌打架。幼安等連稱好巧。復看那戲名之下。註着富羅鬪牌打架起阿金二打花好好止。四十四齣案中案。乃周策六兩案并發事。四十五齣歎骷髏。夏爾梅病中自歎起至啼呻止。四十六齣大快人心。乃花好好脫籍阿金黃家娼遊街與顏如玉發瘋巫楚雲斃命。結末一齣順風舟。結到敏士開留別大會出洋。將一本戲收得乾乾淨淨。衆人俱說這些戲名。引用得巧。本可陪。又端問內中萬花獻瑞與歎骷髏。原本是些甚戲。敏士道。萬花獻瑞就是富貴長春。歎骷髏乃全本蝴蝶夢。第一場梆子老生正戲。京班昆班俱有。近來割去不唱。所以知道的人少了。志和道。敏翁把各事編成戲曲。我祇道必有唱山歌一齣。描寫冷冶之與我當時落魄情形。真堪慚愧。怎的戲目上並無其事。可不儂律。敏士道。本來有此一場。并有屠少霞整脚大少拉東洋車一戲。因嫌刻劃過露。故事不曾編入。今日是脚大少。上次安哥與我到上海。正與少霞看過此戲。羞得也面紅過耳。敏士不覺。如今

和治之諸人。此後。學界。商業界各有進步。敏士祝少收。就三秀夫等前程。遠大。量頌禱。大家。散。因公司船次日放洋。敏士即與志和治之及諸同伴登輪就道。幼安等送上輪船。直至汽筒三。握手言別。在馬頭上看那輪船鼓動輪機。如飛而去。見敏士等隱隱的猶在船頭舉手示別。幼安諸人也俱舉手相答。移時輪船去遠。幼安始與杜氏弟兄回棧。收拾行裝。也於這日回蘇。子靖鳴岐戟三聘飛錦衣秀夫各人在雅叙園設筵公餞。午後復至棧送行。幼安等算清棧資。少枚另外給了茶房四塊洋錢酒資。便令他押送行李下船。和幼安少甫別過衆人。登舟返里。後來甄敏士與鄭志和在東京學成回國。又一同游歷歐洲三年。志和出仕爲官。頗著政績。其時鄭老太太尚還康健。板與迎養。歡喜非凡。敏士淡於仕進。回華後與謝幼安杜氏弟兄鳴岐聘飛子靖諸人往來蘇滬。詩酒自娛。並以著書立說爲事。所著新書。風行四海。人皆謂其學有本原。非徒拾滿紙新名詞其實一無取義者比。卓然爲一代通儒。治之在東京數載。大與商業。滿載回華。重振家聲。復成鉅富。錦衣秀夫歷任顯官。饒有政聲。惟平戟三與幼安敏士一般的不求聞達。晚年潛心醫學。合了范文正不爲良相便爲良醫的這一句話。至於花叢中那幾個人。柳纖纖。花好好。在濟良所期滿擇配。俱嫁了個克實商人。花燭夫妻。白頭偕老。潘少安的妻子潘小蓮。在妓院中混了數年。替丈夫還清了風流孽債。得患瘵疾而亡。天津一同到申的錢寶珍。在上海生涯落寞。復赴天津。不知所終。許行雲屢嫁屢出。且因愛辦戲子馬。以淫蕩過度而死。沈素娟與子思了。胡亂辨人後患言毒而亡。阿素自從在九曲橋被有。

如五一驚之後。回家竟也得了個失心之症。淹纏數月。把手頭積蓄的造孽錢用罄。連討人花小紅袋他不起。賣掉與人作妾。所得身價銀兩一齊花個精光。方纔一命嗚呼。不再在世間造孽。警善痴仙著書至此。有詩一律。總結這前後一部繁華夢道。

六百回書信手編。是實是虛徵影事。

細將綺夢寫花天。即空即色悟情禪。

甜酸世味嘗難盡。繁華過眼都成幻。

險詐人心揭易穿。何必費場浪擲錢。

上繁華夢新書卷之八終

